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二四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廣義四卷首一卷

〔明〕鄭敷教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廣義四卷》提要

周易廣義後序

周易廣義者吾師鄭士敬先生蒐輯衆說之異同折衷於朱子之本義而會通於四聖人之精微者也德宜方弱冠即從先生遊先生品爲世重學爲世師於書無所不窺而易尤稱專家謂書詩春秋禮樂孝經皆原本於易自羲皇一畫易凡三變夏易首艮連山八萬言商易首坤歸藏四千三百言文象周爻孔翼更四聖而後成言象言數言理殊塗同歸莫非陰陽莫非太極由魯商瞿以下至田何丁寬而後施孟異指周韓殊學九師之說五子之書言人人殊學者講說愈繁而經學愈晦先生究心於此蓋已有年於是集漢魏以來諸說辨其得失壘几充架晨夕披閱彙成四十餘卷名曰大易全書如濟川之有舟楫適路

之有指南煩炳麟麟咸大觀矣廻復於余
書中抽繹精義由博返約審異致同取其
合於朱義者輯爲何讀以便後學其於全
書不過全鼎之一臠江河之一滴然而大
旨微言無不囊括卽此片羽吉光先生之
澤被於天下後世者遠矣初因先生無意
成書二稾並存家塾兹遇
聖天子振興文教講繹羣經既以四書尚書
講義頒示天下近又刊行易義於是諸同
門在京師者咸謂先生此書誠爲探其淵
源綜其純粹必有深契乎
宸思者因亟請先以廣義行世俾德宜序之
德宜竊懼謭陋不足以表章師意謹述大
略以識於後時
康熙歲次甲子仲夏朔旦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加二級受業年姪朱德
宜謹序

周易廣義後序

吾師鄭士敬先生爲名孝廉四十年著書數十種而易經一書是先生以此起家以此教授生徒以此安身立命者也吾鄉自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導理學一時文章節義稱極盛焉如吾郡文文肅姚文毅以館閣重望立朝侃侃不阿居鄉矯矯不流其孝廉而隱然負時望者人必曰楊鄭

維斗先生慨然赴國難人皆服其節烈鄭先生則退老東郊僧衣道帽雖在城市瓢然世外遂得終老所謂箕山採薇之節不是過也先大夫少從先生遊論學取友匪朝伊夕晚年又如方外交先生嘗呼先大夫爲老友猶憶壬午歲先生館於家渭陽形隨先大夫負笈於先生先生一見而器之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歿已數年矣先

大夫亦相繼捐館舍感念疇昔能無痛悼甲子夏彤讀易於雙泉堂至困卦夫困者君子不得志於時也身雖可困道則常亨困思困之義不必不遇時而爲困雖遇而亦有困者不必人困我亦有我自爲困者能讀書樂道雖困而不困所謂心亨也方自以爲得解適先生令嗣仙俊貽書于余曰先君子一生苦心在易經廣義一書今

某老矣恐手澤之不常也付之剞劂而問序于余余受而卒業因歎曰易之道廣矣大矣昔孔子刪定六經于詩于書則刪之于禮于樂則定之未嘗下一註脚獨于易則有十翼伏羲文周三聖之精義已傳似不煩程朱之註解蓋易愈解愈不明非不明也其理微也漢魏以來學易數十家如王輔嗣之註孔穎達之疏列之十三經其

他如京房氏之易管公明之易雜以讖緯術數陰陽災變此不言理而言數姑勿論矣至有宋諸儒如周元公之太極圖邵康節之皇極經世無一不本於易要必以程傳朱義爲宗明洪武定科場條格兼用程朱兩家永樂中大全頒行亦程朱並列而程朱亦有未合者故舉業家專取本義實不知程傳不可廢也即諸儒之說亦不可

盡廢也吾師窮年考索探天人之奧究性命之旨取程朱兩家與諸儒之說融貫而出其異者則削之其同者則存之而又恐學者之重複則同而不必存者亦削之又恐精義之未詳則異而終同者亦存之雖曰廣義其辭約其理備爲後學津梁舍此安歸仙臾能讀父書又廣爲流傳不獨孝子親亦有得於經學不淺也彤故樂爲之序首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夏六月下浣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講受業門人繆彤謹撰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有宋元符二年巳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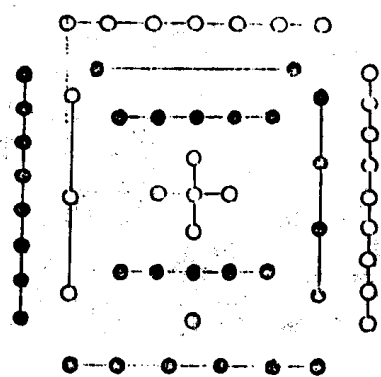
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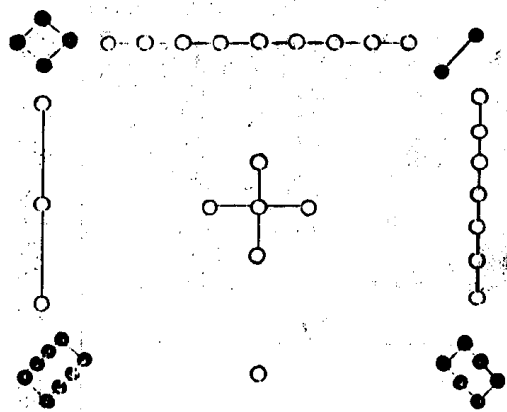
周易廣義總目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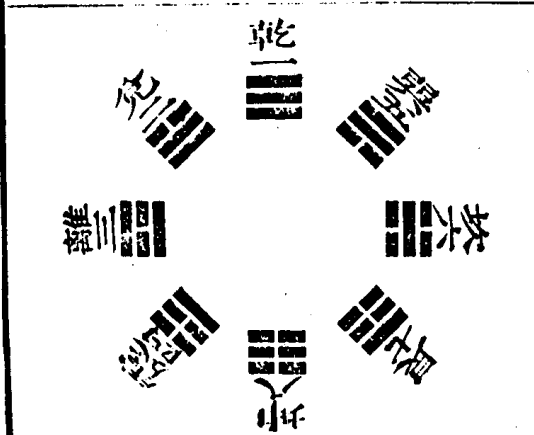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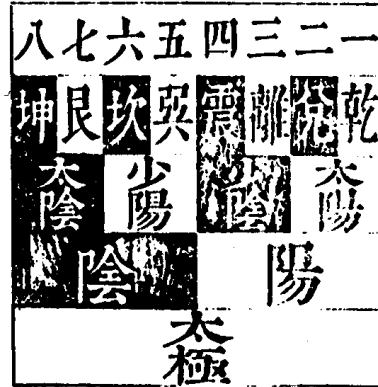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周易朱子圖說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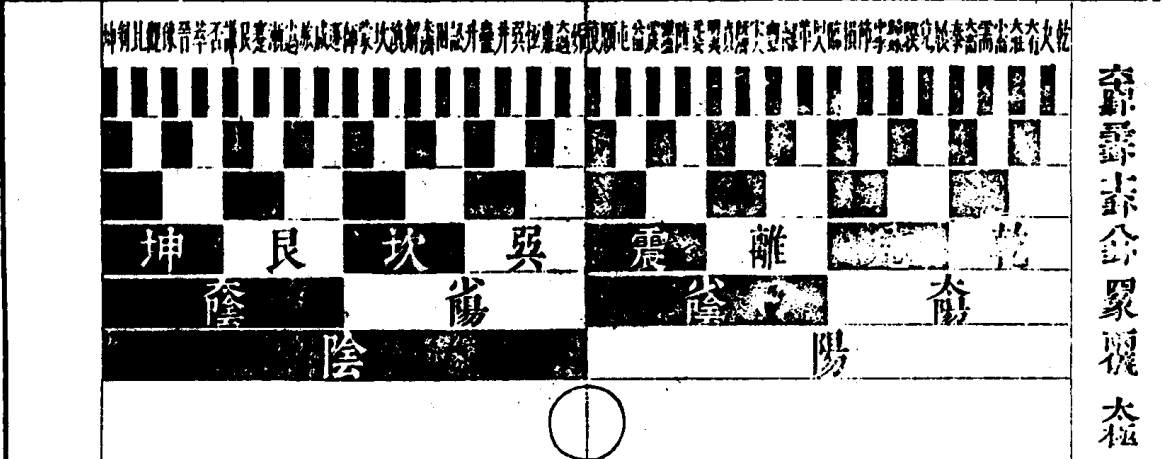
河圖以相生爲序故左旋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而復始於北

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洛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而復始于北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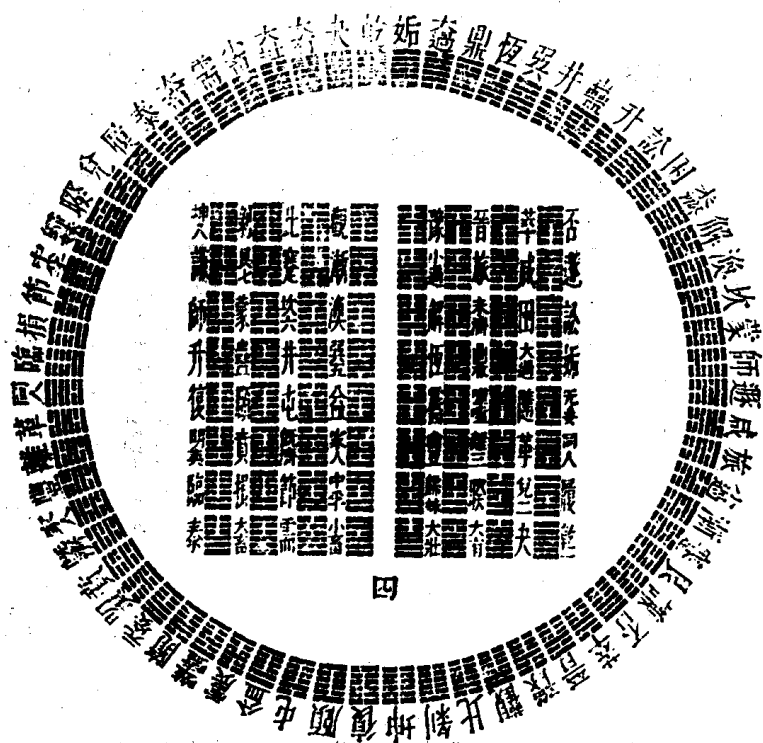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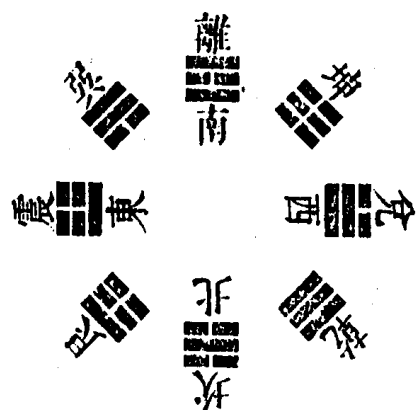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八卦
太陰		少陽		少陰		太陽		四象
陰				陽				兩儀
太極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伏羲八卦方位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為陽方于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四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無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恆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無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筮儀

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臺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為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為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埽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于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耦奇者三而耦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

置于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為上後放此 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耦奇耦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為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于版 掛扐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耦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

則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 -所謂拆也掛扐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X所謂交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筮儀畢

卦象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旣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卦象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旣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于損旣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晉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係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于是

右卦變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旣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右卦歌

乾三連 ☰　坤六斷 ☷
震仰盂 ☳　艮覆碗 ☶
離中虛 ☲　坎中滿 ☵
兌上缺 ☱　巽下斷 ☴

右八卦取象

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旣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旣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于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

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于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于下也坎始於中也達于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也生于下而上達陽暢之盛也陽生于下而不達于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

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盛于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于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

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于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旣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于陰也二體皆坎陽生于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

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于男乃陽陷而爲陰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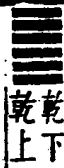
无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周易廣義卷之一

程頤著傳　朱熹本義　後學鄭敷教廣義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一者偶也陰之數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天道也亦君道也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斂利以歸於貞貞下又起元也在人主體乾以為治施為注厝純以天德用事而始終无間也傳曰惟乾有此四德他卦則隨事而變焉○胡氏炳文曰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文王之易首乾為明大分而作也觀先天橫圖乾居一圓圖乾居前義易固已如此矣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乾初象潛龍蔑微陽也天之用地也必下水之治火也必深神之精也必伏羲之先物也必沉聖人之大明也必潛邵子曰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于此見聖人之心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音現下並同

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是聖人出而居輔相之位如龍見于田雲雨之澤及于物也是固盛德之大人而天下所快覩者君利見之以襄文明之化民利見之以被德施之澤○管氏志道曰利見大人惟二五焉而君臣之分定矣然世有飛龍之大人必能下見龍之大人故舜禹匹夫而有天下世有見龍之大人未必遇飛龍之大人故孔子終身而為素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夕惕之象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厲而无咎也三四人位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他爻不言乾而三[illegible]言乾乾也上乾終而下乾繼之故曰乾乾○[illegible]下未有龍德而不從惕中來者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亢而惕者湯武也詳字義是心易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四陰居下之上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龍之所宅也[illegible]之德與時宜躍矣而曰或焉无利天下之心也故无咎進則禹退則益進則武退則文聖人毫不

以已與揩之天命人心而已此爻蓋以革命言傳曰舜之歷試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二帝三王以之〇利見大人如所從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爲天際之極龍之居杳冥而不能爲雨者故曰亢物極則反故有悔也亢者時之亢也亢亦龍之一位位在則道在湯武征誅伊尹放桐周公負扆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皆知其亢而不避曰有悔聖人不辭也若慮其悔而先處于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爲豈龍德哉至如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則聖人所爲知退知亡而不終于悔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老變而少不變用九用六用其變也獨于乾坤言之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于此發其凡也兼六爻言故曰羣龍六陽皆變剛而能柔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見其无爻不吐不茹吉之道也〇傳曰用九者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蓋羣龍取極剛之義无首取不以剛先人之義非變剛爲柔之說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謂之彖傳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全章見天之道卽易之道故以天道明乾義惟天爲大惟聖則之故以聖人配天造化以元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以時御天而生成萬民元亨利貞其極一也〇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皆釋元義也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氣機一動而萬有隨之故萬物資之以爲始也又非止爲物資始而已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〇管氏曰資始始萬物亦始天地此元爲生天生地之太極若養生之仁乃愛統于資始之元而生萬物者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釋乾之亨也雲行而雨施則品物生意漸漸呈露形者形色者色如川之流而不可止也言品物而不及萬者植物易見也楊氏萬里曰雲行雨施卽氣之亨品物流行卽形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卽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龍以行天道如輪轉轂運无不如意是乃聖人之元亨也〇乘龍御天有位者

之事也蓋聖人在天子之位亦有時當謹密處是時潛而潛或時乎布德澤以及物是時見而見至于兢兢業業思患預防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時而動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如闢明堂受朝賀之時時亢而以亢處之如堯禪舜舜禪禹與凡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爲時乘六龍乘六龍卽是御天孔氏疏曰上文以至健元始總名乾德故云乃統天此言乘駕六龍各分其事故云御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四時俱有此獨自秋冬時言天地一大通復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于乾元者至此而各正保合各各自也正正而不偏也性命各正一物各具一乾元也保者保全之意合者凝合之意太和保合萬

物統體一乾元也流形變化之交役坤勞坎之際非剛健无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以釋利貞之義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謂之象傳孔子之言也六十四卦皆曰以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乾坤不言重異于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于坤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六爻所逓皆以聖人出處明之陽謂九下謂初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與曰君德言雖未得君位而其德之所施已普矣龍在田則雨澤普潤之象故曰施普王氏註曰比初九勿用見其周普也若比九五則猶狹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復音覆

反復重復踐行之意乾德坤業通乾于坤故名道○有反有復方得貞下起元天行所以不息在此九三下乾之終須在此際反而復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而曰或无必進之心故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許猶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于天下萬世者大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者時之亢也亢則盈矣其何能久盈虛迭用易所以變而通通而久也○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也乾道首出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于首萬物也惟信變化如環无端方顯天德之妙用人為資才所使見為九所用不能用九矣○管氏曰伸五帝而抑羣臣見飛龍之為首也軒仲尼而輊堯舜見見龍之為首也謂就湯可以就桀者必首躍謂避人不如避世者必首潛貴氣節薄勲庸必躋亢于飛之上為進脩緩錫類必推惕于見之先羣龍于是有首矣皆由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為首則紛紛之見悉屬我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長上聲

文釋也言謂舊文即彖爻辭是也乾坤獨加文言以其道之大也全章以天之四德屬于人性而一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也○此以天德之在人者言元亨利貞天道而以仁義禮知配之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于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得之最先而兼統萬善故曰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于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吾性中有无體之禮敦而崇之三千三百一齊恰好故曰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義之體嚴似嫌于不和和則利孰大焉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于人則爲知而爲衆事之幹木冬惟幹莖葉盡剝一實而已知之藏用也亦然此以長釋元義以會釋亨義以和釋利義以幹釋貞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謂至健之人所謂行此四德者也元者善之長長在理也體仁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亨者嘉之會以美所聚爲亨也然性中有嘉之會而不能嘉其所會于禮何當焉嘉會以合禮觀會通以行典禮是也利者義之和是即義以明利利物以和義又因利以成義也貞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爲貞貞固以幹事又謂貞能立事也一體仁已該四德天下惮禮之精也而嘉會以合之惮義之嚴也而利物以和之見謂疏通者能幹事而不知不貞不固終必敗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指元亨利貞君子行此四德者則君子一乾也因上文未明言乾而此結出之直指以明經文非以人合天之說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聖人之德也不易乎世不隨世而變易也不成乎名不以一善成名也不見是人不以之爲是也樂行憂違即用行舍藏之義確乎如傳云確然示人乾道也不可拔堅確之貌此一句統上文而申贊之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有以顏子當之者非顏子只揜得復卦不得乾卦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以二五爲中正中正當下卦之中也傳曰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蓋言德也道止于中中寓于庸非庸即邪信謹者誠也蘇氏軾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自其誠之純粹而言曰善自其善之被及而言曰德潛龍遯世見龍善世遯世不損善世不加何伐之有化者正己物正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大臣處危疑之地非德業之進脩无以勝之忠信立誠進脩之條目知至知終進脩之功夫也主忠信所以崇德也人心之誠易散于言辭脩辭以立之言行相顧所以居業也天下之理无加于忠信故曰至知忠信之爲至而求所以至之微彰剛柔无不洞徹而可與幾矣至是而德其有不進乎天下萬事皆一誠所包裹故曰終知立誠之爲終而求所以終之精義入神所以致用而可與存義矣至是而業其有不脩乎註曰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有時舛天位之意曰邪羣即萃龍離羣是違衆也曰非曰欲發九四所以或之之心內卦以德業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南巢牧野之事聖人日用進脩工毫都誓師甲子昧爽又懷或躍之心亦非所以爲聖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作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利見大人也同則類也自同聲相應至萬物覩正意已盡又以親上親

下之理廣言之而詠歎其盛也○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同聲相應也月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鍼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正蒙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此動植之分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位乎天德爲有位非君非臣故无位也聖作物覩爲有民純陽无陰故无民也自四以下皆賢人皆從九五故无輔曰動而有悔甚言處高貴之非得已而動必與悔俱也人豈有不動之時動而有悔難乎其免矣項曰處上卦之極而不當位故盡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蠱上曰高賢人可能乾上曰高非聖人不與。

潛龍勿用下也。

陽在下以氣言此以人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上聲

言有君德而未爲時用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于吾心非他人所能與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猶云上聖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謂亢災謂有悔○亢之後非但不可以飛亦不可以見矣必也潛乎四岳逃得周公明農其式也亦有亢而不可潛者比干以宗臣剖心張仲以國老飲鴆傷哉乎窮之災也然不可以爲龍德之累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而冠以乾元謂其有統天之德而後九爲所用也人君體乾之元用乾之九不剛不柔布政優優而天下治矣飛龍言上治用九言天下治聖人在上何以治天下而用九者治天下之道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主氣運言微陽潛蓄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无餘○潛亢二龍已立聖地而最難識何者潛龍之用藏而亢龍之道窮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見龍在田如日方升雖未中天其光悉備矣○子曰文不在茲乎不得志脩身見于世孔子以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行无息九三之進脩亦與之不息故曰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三與四俱在兩乾合體之間以乾變乾乾道乃革然何以獨革于四也三猶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有窮通易轍侯王易位之象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其幾微矣安得而不慎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龍在六龍之世而做到底者也亢之與時偕極愓之與時偕行皆所謂時乘也亢亦是天則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則也天則之見見正无首之見也○吳氏桂森曰乾元用九曰天下治曰見天則有如初之潛何以能治天下觀荆蠻一逃而詩頌之曰載篤之慶載錫之光則八百周基泰伯所開也潛龍之雲雨觀矣上之亢何以見其天則觀東山一避而詩咏之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則破斧之征災悔何如然周公不能自已也亢龍之天則觀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復中首章之意而歸重于元又去元而專言乾以深著聖人體乾之極功也○乾有四德而元統之統于始也始則必亨有漸次无斷續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之初性情方動至此則全其所受之質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發生也象言性命此言性情言性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四德屬乾不屬物始亨性情聖人教人于物上認取四德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上文明言元統四德此則直承而贊之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天何言而時行物生自乾元資始而已然故統云乾始之能事而贊其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大矣哉贊乾始也大哉乾乎又重起贊歎以引下文體乾之化也此就氣機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之剛以體言專一而无所屈撓健兼用言循環而无所間斷一氣流行各循其序曰中分限有定各司其職曰正純者不雜于陰柔天下之至剛至健也粹者不雜于邪惡天下之大中至正也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語乾而歸之于精所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微言之曰精顯言之曰情情即性情猶言用也傳曰爻象以情言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義也彖釋四德曰六位時成此復言六爻爲時乘六龍而設也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爲九五言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情旁通于六爻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時乘御天聖即天也雲行雨施以比聖人之德化也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行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時乘御天體元也雲行雨施亨也天下平利貞也此節咏歎聖治无爲自然而至氣象錯綜前文化工得意之筆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成德已成之德也龍德而隱未如二之見也故德成而行未成是以雖日可見而弗輕用也文言排六龍爲六格不以時乘之義盡之龍雖時潛而潛豈无終身但乘潛龍者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叢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寬者廣大其心胸以羅萬理萬象也有優游自得勿忘勿助意仁行即天行一條生意貫徹于其中而无間也○禮記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與在田之義通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推原三四所以惕與疑之故三四俱大臣三其伊呂而四其禹益乎惕以勝上下之任疑所當疑以觀天人之交所以其要无咎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不中與九二正中相反本時位言即爲德性易言中不中通例如此在天五也在田二也在人謂三三四皆人道人下近于地上遠于天三近二是下近于地爲人道四則上近于天下遠于地非人所處故云中不在人或以迹言疑以心言胡氏曰下乾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

及乎中過則變不及則疑惟任剛用事之人能變能疑明其爲乾也惟乾能疑坤則不疑坤疑則戰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先去聲

文言釋利見之義此併以德言之明其所以爲大人也以合德天地爲主下又專言天以明乾也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謂闔闢慘舒之用合吉凶若福善禍淫是也天地間未有之事皆天地間固有之理以其創于事所未有曰先天弗違是天合大人也以其本乎理所固有曰後天奉天時是大人合天也蓋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天曰天且弗違承先天言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喪去聲

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事也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必聖人然後不至于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正則不至于有悔矣非聖人其孰能之○上言聖人當時之亢則惟知進知存知得而已如湯武伊周進則動業格天退則置身何地哉又如逄比夷齊存則眷戀宗國亡則殺身何補哉而聖人不知也然則豈與不知乎子路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晨門日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聖人者不過依乎至庸行于至正盡其神明變化之德而已故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乃

逄音

爲聖人之知進退存亡非兩人非兩時也聖人不居作覩之位其難爲如此文言於初上二爻一則曰潛之爲言也而言君子者再一則曰亢之爲言也而言聖人者再處潛亢之地者可以思矣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去聲

乾坤爲易之門乾純陽至健坤純陰至順地道也地之爲體能生萬物各得亨道故云元亨與乾同也乾之所利於萬事爲貞坤惟柔順故言牝馬也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馬雖於龍爲劣而亦能廣遠象地之廣育也君子以下以臣道明之先後猶言倡和任己先物則致迷居後則不失其要主於順以從君而已行所无事曰利孟子言故者以利爲本是也西南陰方而柔嘉

爲倡則得同類之應東北陽方而剛強是與則失同心之助凡此皆所謂牝馬之貞也安意守之而不變則吉嗚呼詳味此辭反覆致戒危非謹守爲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爲不安貞者之戒矣○西南東北以文王後天卦位言西南乃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坤居之故謂之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居東北則非女之朋矣故曰喪朋也不言西北避乾也不言東南爲上不及巽也若先天之位巽居西南震居東北從長男長女分陰陽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上言坤德君子攸行以下言法坤之德也乾言天道而配以聖人坤言地道而應以君子○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始者氣之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乾德无疆坤之厚載有以配之天覆地載其雖有兩物而同一氣子思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蓋言合也但見其合蓄於中者弘而光發於外者大品物以之而成亨所謂合无疆者如此○傳曰以含弘光大四名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含包含弘寬裕光昭明大博厚也但坤此元不得大名若其衆物其實大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釋牝馬之貞而及於坤德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即此以觀坤德坤之順承天施柔順也坤之生物有終利貞也此謂順而健者也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以德言則爲柔順利貞其言利牝馬之貞而象直曰利貞以明四德具備所謂合无疆者如此君子攸行宜知所法矣○龍馬負圖而易作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上言坤之合德於乾此以下言君子之合德於坤也坤之道以順爲常居先則迷而失坤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之常往西南陰從陰類而得朋往東北從非其類而喪朋然知朋之何以喪而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不釋主利者順即利也得常則得主矣類行如牝馬地類而行地也○何氏楷曰凡言得者多吉言喪者多凶孔子恐人誤認其意故釋之曰陰當從陽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耳不能有生物之慶也必離類絕朋而求主於東北得乾爲主乃終有慶也參同契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妹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如居後往西南之爲貞而安之是地以安而貞若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安於貞者應地之无疆所謂攸行者如此○彖有三无疆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人君法天人法元人臣法地法貞二者皆法乾坤而已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地形不順其勢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君子體之其博厚配地乎○蘇氏曰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勢宜爲臣者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履有見物興思之義上若子履之若弗若了則亦不能識微而知著矣李氏鼎祚曰陽生陰殺天道必以漸積著爲本故著此微言永爲深誡欲使防萌杜漸災害不生開國承家君臣同德也九家易曰陰始消陽在於此爻故聖人愼之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謹微者謹之於始陰之始凝危乎其危乃不防而馴習之以至於此爻曰堅冰至要其終也象曰至

堅冰原其始也褚氏曰陰陽之氣无爲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爲不可不制其節度愼終於始也○附霜不殺菽无冰春秋皆爲紀異故曰風雨露雷无非至敎註曰始於履霜至於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然文言又曰至柔而動剛方卽剛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順之極也不直仰枉如其直而出之則方要於動處見之乾動也直以方乃能配乾而成其大不習者大而化也化故光含萬物而化光地道也二坤之正位故以地道歸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六陰三陽內含章美有章美而能含臣道之正也故可貞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胡氏曰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爻內故聖人皆於乾坤之三爻其辭獨詳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託名於韜晦而生規避也故特以時發表之發與含似相反而實相成也

知音智

傳曰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昧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含之則爲章發之則爲光大象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以藏之囊象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四重陰本過愼之人而不中當閉塞之會爲大臣者凡事謹密斂藏不敢輕動如括囊然則无咎而亦无譽矣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譽者咎之招也故乾初亦曰不成乎名○章見全坤化光之美囊其全坤承載之量大過九五之无譽少辭也此无譽多辭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處多懼之地不愼則害隨之矣○三有官守四有言責曰時發曰愼若可以言而不言不得其言而

不去阿諛竊位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流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猶以黃爲裳然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求其人則周成康漢文帝庶幾矣○上衣下裳五雖尊配乾而爲下矣李氏舜臣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皐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其堯舜皐夔之遇合乎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皐陶益稷三謨是也坤六爻无君位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見於外也六五以陰而有陽故曰文在中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此所謂著履霜之禍於其終也龍以乾言陰盛之極至與陽爭陽不能平而與之戰說卦曰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於野陰傷故血兼玄而言以危君子驅致之自也此因以陰陽之勢言實借爲臣疑乎君之戒○坤之有馬乾馬也龍乾龍也此坤卦也陽爲不著坤物不使坤主其卦也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於野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道至於窮極龍自不容已於戰矣然而驅致其道者誰也

用六利永貞

永貞者永守其貞也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

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朱子曰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傳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利在常永正固○用九用六朱子主變言剛變爲柔則羣龍无首矣柔變爲剛則永貞矣程子主本卦言九者剛之極宜以无首戒之六者柔之極宜以永貞戒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定分也然未有合於正而不大者用六永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更无分別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總贊坤道之順也至柔至靜言順也中二節正詳首節之意末承上文而贊歎之○此釋牝馬之貞也柔无爲剛能動靜无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然剛即是柔之剛方即是靜之方蘇氏曰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其蓄而不發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爲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

乾道如始坤不得而先施乾道斷制坤不得而專此主居後上利其成遂萬物者亘古不易而有常此釋坤之利也曰後得曰主利何其柔且靜也然有常而不變則剛而方矣○疏曰陰主卑退若在事之後不爲物先即得主也是爲坤道之常若以人事言之君爲臣主夫爲妻主後即得主利莫大焉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即象辭含弘光大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坤含萬物以化生之光輝而不可掩夫曰含何其柔且靜也而光則剛而方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健順者天地之大分也時者天地之大機也天氣未行爲後爲含安得而先之天氣既行爲常爲光安得而後之時乎時乎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於此○坤學一言以蔽之曰順乎乾而已首言至柔至靜即至哉坤元之至錯舉而傳而中言之不必以貞利亨元分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餘慶餘殃必之於所積而特發於坤初德莫大於陰禍亦莫大於陰然人但知天災人禍爲殃而不知弒逆之慘在堂簾骨肉之間以漸而致可畏哉由來者漸罪臣子也辨之不早責君父也順當作慎○傳曰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錢氏曰凡臣子之心稍有不順於君父處

使謂之坤初之霜是弑逆之萌而堅冰之漸在秋
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加許止弑父訓人以子
道皆除惡於微
早辨於漸之意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其正也正謂本體方言其義也義謂裁制此
六二已成之德下文敬義其功夫也轉正言敬者
纔敬則心必正人之生也直以敬守之也方者裁
然而方非以義爲質不能方也人心爲物欲所引
不能自立敬爲體義爲用體用植立而德不孤不
期大而大矣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
疑乎○內直與乾同體外方與乾同用能與乾作
配故曰不孤乾一畫工夫惟一誠坤兩畫便分敬
義夫子論顔子只一克己復禮語仲弓便
有敬恕兩件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蓄者矜也有大美而
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弗
敢成者有懼心焉成功而能懼可以爲
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以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道變化一歲之變化也天地變化對閉言乃貞
元會合之變化草木蕃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
蕃殖也賢人隱洪範所謂百穀不成俊民用微也
○賢人是天地閉闔啓鑰之人亦天地緘縢扃户
之人聖人不然闢
之斯乾闔之斯坤

君子黄中通理

通章總對中德之妙黄言中也中言内也言中德
在内通理以表中德之蘊通貫通有圓融變化之
義通疑於混淆而又脉絡
分明曰理釋黄字之義也

正位居體

正乎五之位而能居下體蓋未有宅中建極之主
而不御下有體者如溫恭下士平易近民爲人君
之體釋裳
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鬱而必暢積
而必發四支事業通理之符也豈非美之至哉朱
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
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曰陰雖有

美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
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故美在中而發於事業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陰不抗陽分也何言乎戰言戰者陰疑於陽也疑
謂鈞敵而无小人之差也疑則必戰必者言由來
有漸无足怪者罪陽之辭也其稱龍何也爲其嫌
於无陽也爲者周公爲之之陰曰中无陽故稱陽爲
龍若曰陰也犯順而能戰之之不許陰爲敵也其稱血
何也陰敢戰陽忘乎其爲陰矣不知陰雖盛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以醒之謂之曰血則受傷者在陰
矣血曰玄黄陽之正色爲陰所汙天地之雜也當
其雜也玄黄似乎莫辨而不知仰雜之中玄者天
黄者地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鳴呼此易正名

嫌去音

當物之始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內卦震其象爲雷重之得坎其象爲雲爲雨爲水雷奮而雨從有晦冥充塞之義象曰雲雷屯此伏羲觀象之本也而於卦德下動上險亦有取焉其在人事爲洪荒初闢世艱方殷之日也文王序此卦於乾坤之後而繫之辭以爲天之降下民作之君此其事也屯爲人道之始備乾之四德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止戒以勿往所以守其貞也居斯時也有繫天下之望者建以爲侯責其與輔乃爲利焉○周建侯文王所繫論其時之所宜至周公繫爻遂以初九當之蓋四聖人之易各有發明朱子以爻義及彖傳之意釋卦名辭全漏下文而四聖精意此而同之甚爲疑也朱子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卦辭只是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尙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思按此論最喫緊惜晚年未暇改正今悉本此意酌爲刪略又按伏羲觀象法遠取近取始作八卦凡釋卦名當以大象所取爲主餘悉屬後人議者宜致詳焉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合二體而成屯也首出御世以後了聖所經營莫非是難焉抑洪水周公膺夷狄孔子成春秋皆難生中乘乾坤始交一治一亂日在患難中矣

動乎險中大亨貞。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難生之時能无動乎亂動依大亨而在險中非才智權謀所能濟歸之於貞而後爲能善其動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言險難之世猶如造化之初以二體之象互人事而釋其辭也天造猶言天運造始也從始交而言也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蘇氏曰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寖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之蓋草略荒昧而已聖人之求民也豈人人而求之亦付之諸侯而已然以爲安而易之則不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雨將作之前布爲密雲結塞絪縕於天地之間此屯時也作則其氣解矣開闢之初君子治之必有大第總其大綱而經以引之舉其條目而綸之以理之正亨貞之略也按雷雨滿盈是天地經綸之日繇大有不寧意思在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成卦之主曰磐桓即所謂勿用有攸往而利貞建侯卦辭之義皆備焉磐桓難進之貌亦自得之貌陶潛云撫孤松而盤桓是也即此爲守已之貞而所爲人居正以正天下者亦在此初若躁動先時自失四安得求之五安得建之故居貞乃濟時之本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孔子志在斯民者恐初之磐桓爲忘世故以志行正表之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爲屯者[illegible]之志也惟其如是故能以陽之貴下民之賤而大得乎民民之所附孰能去之此其利建爲侯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卦之假辭也邅屯而不得進曰邅一車兩馬爲乘班分布不進之貌此二句言不得進與五合也字許嫁也二五君臣之分已定如女子之有家者然而初求合於己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此人情所最難却者二以從五爲貞不字於初而字於五難進之十年而首弗恤也豈非貞女之行純臣之道與。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初之剛而與五遠是其難也雖在今拒而曰六二之難爲失其常也十年必反君子第患守正之弗堅而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當屯之時无德无應妄有所取因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惟之爲言決也无倖免之理也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女子貞君子幾濟屯大本領惟[illegible]體能之或曰人多乘馬而三逐鹿畜反覆諡名守之流猶史所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者。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以我從禽言其貪而不顧也往吝則於屯无濟自取困窮。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上一爻坎體四有濟屯之責而无出險之才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是婚媾也求而下之與之共往以翼戴天子則吉无不利求者四求初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初九有建侯之義四求之而往以事君出則濟育入爲卿士上賢其助不明而能之乎一說求者陽下陰是初求四也初下二曰婚媾二之不字非應也初下四亦曰婚媾四之往者應也士有不待求而往者讀二四爻辭亦可愧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如小而偏安則守正猶可獲吉以圖大業則雖正而不免於凶○按經綸草昧正所稱上古

之世膏澤未易光大也庖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耨之利始興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衣裳之治乃顯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欲以一人之知獨憂而大正之內之道也惟禹治水稷教稼而正之則吉程傳曰大貞正之小貞漸正之亦此意若如上說則後世之事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式豉反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爻言乘馬班如者三二班如得五應也四班如得初應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无聲而出涕曰泣泣盡而繼以血也漣泣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天下之生久矣屯爲之始能不求可長之策耶。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古毒

利貞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內卦坎童之得艮
其象爲山泉曰山下出泉蒙此觀象之本也而於
卦德內險外止亦有取焉其在人心爲不學不慮
純一未發之初也文王繫辭以爲天降下民作之
師此其任也物穉有必亨之理發蒙有致亨之道
故曰亨下則言其所以亨也故者无求於學者然
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
入此自重而不往教也初筮而告爲其誠耳再三
而不告爲其瀆爾此迎機而不輕教也而明者之
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凡告以治其德性使歸於中
正而已蒙者之求道於師猶筮者之求告於神明
也故曰筮坎爲水爲溝瀆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
濁之意故曰再三不能如初之專一也我二也童
蒙五也文王但言以幼沖之主受教於師傅而周
公以二五當之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艮山下有坎水之險
蒙之地也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達蒙之意
也○一說人心惟危如山下有險知識稍開智慮
深阻而艮能止之不爲物欲所遷此蒙爲聖基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
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

當其可也時中指敎學言如時雨化之時中道而
立之中志應者五之志有相應也因其應而後與
之非有求於蒙也剛中者以剛而中爲覺天下之
主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
告者亦瀆矣其必利於貞者何也神聖之傾總歸
一正乘其蒙以養之保護勿失作聖之功實在於
此然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就童心可証
聖體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此一節皆言九二
也○註曰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
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撥天造物於冥昧之
時聖人造
物亦然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山靜泉淸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可以果決其行而涵育其德○坎在諸卦爲水在
雷上天上爲雲雷
下爲雨山下爲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音脫

二爲卦主師道上剛亦有教人之責皆餘四爻皆
受教者也蒙之初日發初者發之之際也發之之道
當痛懲而懼咎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咎蒙難
開而終不能發免而无恥可教者之吝也在足曰
桎在手
曰梏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明刑所以弼教也蓋後之論
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剛中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爲能有所包
容之象所謂有敎无類也就包容中有昏愚之甚
如婦人者亦且歸斯受之爲納婦之象大二之於
五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子也二能克承其任

以廣教於天下爲子克家之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二之剛而反柔能接之乎非太甲不能作商家之衡公非成王不能奠周室之鼎以剛柔接之離其所感深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去聲

人生而爲氣稟所拘行爲物欲所汨不可教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徇欲喪心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故婦可納而女不可取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順當作愼

素行不愼以至徇欲喪心所謂自暴自棄雖聖亦无如之何矣○傳曰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并凡三吉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三見利而動則本性之拂逆多矣故曰不順

六四困蒙吝

困有二等困而學之困而不學也六四陰柔爲困於蒙近於不學自吉而向凶曰吝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二剛中實德足以開發人而四獨遠之言獨以振其恥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應於人也卦有之童蒙而有初筮之誠者吉可知已艮爲少男故稱童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以巽入乎二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爻著其象彖著其任人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爲擊蒙之象然攻必太過攻治之深則必反爲之害是爲寇禦蒙也何利乎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蒙者之寇自我而禦乃爲利耳○易爲二五童蒙至尊之位而任人之責實成漢昭之類是也上以剛陽居師保之位經主霍光之流是也禦寇者乃心王室以管蔡誅上官故曰利若爲寇如羿莽則失忠順之道適以自禍故不利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因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下皆順所以爲利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爲卦以乾遇坎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其在人事爲素位而行居易俟命之學也能需之義乎貞盡之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惟有孚則光亨矣孚信之在中者也亨者遇窮而心泰也實心能需則雖處貧賤患難之中更无隱昧不可對人之事故曰光然亦有心踐實而事或失其正者惟貞也處常則治定功成而吉履變則轉危爲安而利涉大川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者須待之義卦德坎險在前時所當須也然非剛健則不能易以知險乾道也通卦專爲陽剛之

人說法又專重五之能需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健則又將出險矣剛健而不陷兼九五言下又明其正中之德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居得為之勢而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无欲速之謀中則心思安靜无喜功之念故能孚貞利涉是乾大川是坎往有功是乾有功也然亦在九五言之蓋一卦辭通上下言此則言純王之心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

至而已王在在鎬愷樂飲酒是也○蘇氏曰乾之剛為可畏也坎之險為不可易也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敬之則吉抗之則傷二者莫能相傷也惟得廣大樂易之君子則可以兼懷而兩有之故曰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能恆於其所此高潔遠引之士世莫不及身名俱泰何咎之有○恆即孚貞需以實能需為恆豫以不溺豫為恆益以不求益為恆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悲難人所時有可危在犯之耳處下不忘進若悠之常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公以能久為恆子以乾道上進為常

難去聲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或訾其濡滯或議其坐視者有之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故得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凡人一履危地躁急求免之心勝寬裕自得之意少二則從容寬綽以立於險中无入不得雖小言而終得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此是入危亂之邪不能見幾而作以致禍敗者致之一字罪在三矣○按于沙于泥皆欲涉川而漸及於險者三因剛健不陷而為上六不速之客者也犯難而行雖于

泥致寇而非凶與負乘之致寇懸矣故象告以敬慎不敗而上六亦曰敬之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災在外已迫矣宜其于泥也過剛鮮能敬慎故告之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周旋于傷危之地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卯能惕以處之存能濟其國以保其身故又為出自穴之象穴者別有一條出路也自如納約自牖之自謂從此而出得免于血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順以聽乎時之自然也剛之能需健而知險也柔之能需順而知阻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註曰需之所須以待達也已得天位暢其中正无所復須故酒食而已獲貞吉也卦辭所謂貞吉者如此○需者相須以共濟以九五爲主也彖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五亦曰需于酒食可見五爲需主之義楊氏曰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婾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節象云以正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險居險極有陷而入穴之象是委曲行備以圖涉川之功入乎險以求出險者也下應九三九三與

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上能敬之豪傑並起以圖功名始雖重困而終得吉也○穴與四同出者要其終也入者本其始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三人原爲九五而來上又非速客之位語意如此註曰初上无陰陽定位蓋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六爻皆濟險之人下三爻以不入爲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以能出爲義故雖居坎體而有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辨也伏羲取天水相違之卦名訟與需反對需貞乾所造者天其坎天德之孚也故亨貞而需訟貞坎所由者人其坎天德之陷也故孚窒而訟上古聖人已用知訟獄之情僞而苦之卦名此人道之患而衰世之意也文王乃分別言之中存危懼則吉有終訟之心則凶見大人以資明斷則利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如涉大川則不利丘氏富國曰需乾在坎下剛健而不陷故利涉訟乾在坎上健无所施故不利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下以分言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一說上謂上卦下謂下卦以二體言險而健訟乃釋其所以成卦之意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則是強而能忍直而能溫以此處訟與險健者異矣故有孚而能惕也成謂窮盡其事尚中正五所尚者中正也淵川之坎窞也蘇氏曰夫使川爲淵者訟之過也雖未有不起于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爲深而已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始本一氣自分于形遂有相違之勢人物本同一體浸生爭競之端謀之于始慎其相違之幾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猶冀其不成訟也凡訟多以言爲階小言則易釋終吉者在訟爲不終故能以吉終也○六爻俱貴无訟之意以埋言有各指應爻爲訟者非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辨非爭辨訟不可長險健者不知而初獨能辨之於早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剛來而得中固能以理自勝者而上應九五君臣无獄故爲不克訟之象退歸而避自處卑約示屈服之意也三百戶邑之小者苟據大邑跡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耦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周禮悉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春秋衛侯與元咺爭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君臣无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

咺音宣上聲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逋亡自全爲竄二不克訟宜其歸而逋竄也不然以下犯上患之至也直掇之耳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人之好勝皆起于不安本分三不言訟惟守舊居正心存惕厲則終得吉三蓋以无爭處天下者其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亦不居其成不與人爭功也人臣忘競于利祿易忘競于功名難故并示其訓坤言有終而此不言者訟固非可終者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上則患從上則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不克訟與二異二爲險主本欲訟者以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四則明義理能變而安于理之正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則吉也諸爻中未見有作事謀始之君子若論改過四可謂能復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欲訟即不知命不守貞是其失也復而安焉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可以幾无訟之化故大善而吉○毛氏璞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无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人君于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叅可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小事其不必聽者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音盤褫音恥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設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其能安享乎曰或見其无命賞之理曰終朝見其有必敗之時甚言訟之不可終也鞶帶大帶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帶所以束服爻曰帶象曰服互言之也公以爲必見奪子以爲雖不至奪亦不足敬思其不足敬之故甚于三褫蘇氏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于无眚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

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禍服
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卦德坎險坤順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故于師有取焉大師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于事之危豈可苟乎爲民禦寇爲天下除殘兵出有名斯貞矣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有戰勝之吉而无窮黷之咎愼之至也○荀九家曰文王得非熊之占起太公望于渭濱知其爲丈人也故于師著之于彖蓋將以詔命武王焉詩有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變伐大商會朝淸明應斯占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去聲

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正謂仁義弔伐也能左右之曰以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也能以其衆歸于正王者无敵于天下也卦以師出有名爲正屬君此以節制爲正屬將二爲卦主彖專指二言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剛而得中仁勇兼行恩威並濟而權又不患于中制如是則行險而順矣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而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者如此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伍兩卒徒之衆容之所以畜之如水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政者正也九代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軍藏于六卿非謂軍將藏于六卿非謂將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糾于刑官之士師此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兵不爲不預何待徵發期會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先儒作不

律謂號令節制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甘誓牧誓將出師則以節制誓其衆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自偏裨以下逆其命皆謂之失律蘇氏曰師出不可不以律也否則雖臧亦凶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吳氏曰聽吹律之聲以占師之或臧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爲黃鐘之本故曰凡師克而和人和者卽師之正紀律在其中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卽此意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失律則凶立見矣否律无臧故以失律代不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爲卦主所稱丈人者也在師之中所謂運籌帷幄之中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初出師四左次皆承大將之命者也在之爲言有不動聲色而威服三軍之意吉无咎與卦辭同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于三者隆其柄權以率衆也○周禮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車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未有寵任不專而能成功于外者曰天寵推其自也王必循大春秋之法懷萬邦所以重將帥曰懷見王者用師本意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可爲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矣愚按輿尸如後世首級多者爲上功之謂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猶是輿尸中事輿文王伐崇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氣象殊遠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殘民命而損國威所喪大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兵家尚右故以左爲退陰柔无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恐人以退爲怯故明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于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執言奉辭也聲其罪而討之所謂貞也長子九二也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任之曰長子弟子三四也蓋名義固不可不正而命將尤不可不專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蘇氏曰以柔順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則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參之此多疑之故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中行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見其當任也輿尸而曰使不當則非中行之罪也命將者愼之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九二錫命必曰王上六有命必曰大君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世之通義也開國封之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也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

金帛可也傳曰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凡上爻多有此例○李綱上高宗曰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誠以寇懷外患有可掃除之理小人在朝蠹政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可爲小人勿用之鑒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有功而不賞與賞而不當其功則僥倖怨望之心生矣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挾功以逞勢將難制故曰必亂邦○蘇氏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嘗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

勝其人豈可與安民哉師伏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略而先王耀德不觀兵之意又能至于其中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音避

比親輔也伏羲觀水地之象而名卦子夏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盡其義矣卦惟一陽有君道上下无陽以分其民天下歸心一統之象文王序卦乾坤既列凡歷六坎而比不言險此發樂之殊也故繫之曰吉夫民之比我比于德耶必再筮以自審有无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

而无咎王慶无外莫大乎元元莫貴乎永貞不安者方來歸于元也後夫指上一陰言後夫以正其怠緩不恭之罪來者自來後者自後此固王者大公之道也○以再釋原何也文王世子篇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註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又漢立原廟謂又立一廟也與原筮義同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寧

象曰比吉也二字疑衍

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易故曰吉加也字有味歎意

比輔也下順從也

一剛在上如車合坤衆而順從于下如車之有輔從而曰順无思不服之謂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元者善之長通此不息爲永守此不雜爲貞非具天德之剛而粹然一中者不能他卦六爻貴乎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故曰上下應傳曰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謂上下相應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窮而求比誰其親之○剛中于原筮見之聖人專求已而薄責人既爲人所親附矣又必省躬責已再三審度如質神明者然取元于乾取永貞于坤非九五之以剛中顯比不能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瀦行于地中爲師散行于地上爲比建國親侯建公侯伯子男之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

此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特云先王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殷之革夏也推亡固存謂之造邦周之革殷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謂之建邦夫天下既比于一人則王者亦必有以比乎天下故曰封建者勢也亦久安長治之道也建萬國而親諸侯使諸侯各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親而比道光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于五者故皆言比之比之初而能有孚勿欺也何咎本此有孚者積之至于盈缶自始至終宜有他吉也今人希寵要榮則此信任寵榮皆其思維夢寐中物周公說一他字勘破萬古純臣心法缶无器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胡氏曰初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言有他皆謂非應但

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本乎內之所有者比之幼學壯行爲得正而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徇人者失己比之自內則違不離道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

此與僚友比肩事主而所共非人者匪人何世无之領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亟責三也或曰匪人謂

上六○大人首繫于乾二五未有不剛健中正而可爲大人君子首繫于乾三未有不日乾夕惕而可爲君子小人首繫于師上則知戈矛鬬怨无不爲小人矣匪人首繫于比三則知依阿洩涊无不爲匪人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惻然憫痛之辭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貞吉楊氏曰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非一人而无二者與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或曰此造邦冢君及八百諸侯之象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明九五之爲賢也曰上昭大分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光明洞達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邑者居邑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喻上之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王者之世未无悖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其象如此○田獵之禮刈草以爲長圍置旃以爲門獵者自門驅而入曰三驅者開一面而三面而置網也置網而不驅亦无從得禽故曰三驅也但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故曰失前禽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之尊位在五而德正中也舍逆取順正中之作用也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傳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逆來者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舍順取逆如田禽之執舍逆取順王者度量之洪也重在舍逆云取順者叶句成文耳

上六比之无首凶

以陰居上有无首之象而无比下之德故曰比之无首獨夫紂是矣○註云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上六不能率衆以比于君之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則无終矣。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德之畜音蓄畜止之畜音觸卦名從畜

小陰也畜止之義也內卦乾直之得巽其象爲風爲木風行天上无所施及爲小畜若天下有風萬物皆遇則爲姤也又卦惟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其在人與爲君子受制于小人之象也亨者陽道可爲之占下二句陰道未行之象蓋小人之制君子也固然後可以爲害猶陰氣之畜陽也固然後成雨今則雲雖密而雨未成何也以其起自西郊也西郊陰方陰先倡也陰先倡而陽不與和故不雨也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爲西方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前後皆憸人終不能止之以此知文王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下三陽受四之畜而應之上二陽助四爲畜而應之曰應非君子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有可亨也其德健而巽內有秉道嫉邪之心而外无恃壯用罔之失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權未盡移于小人志可得行也當小畜之時而陽可亨乃以此此一節君子勝小人之本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陽也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施未行陰也謂未能大展其施以肆虐于君子所謂彼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上曰志行此曰未行爲君子幸也然亦危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使日月清明光華之氣不舒所爲畜也然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記曰文以君子之德懿美也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或曰君子致美于威儀文辭細行必謹使小人不得議其短而畜之之術无能乘間而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居下得正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陽升而上曰復自道以自己道義爲開不隨人進止者若以他途進則爲自失也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據義而斷之以吉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心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于陰能與初九牽連而復朋來无咎亦吉道也復自道似不遠復牽復似休復彼則于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于下此則于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達于上者也○傳曰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註亦云二牽五變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謂剛中爻止言牽復之吉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亦者承上爻義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无可貞之守而密比于四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此所謂以愛相攻者也輻與輹不同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蘇氏曰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節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乾之欲去于巽必自其交之未深也去之則易初九復自道進而嘗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則无咎九二交深于初九矣故其復也必自引而後脫蓋已難矣然猶可以不自失也至于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復則脫輻而與之處與之處可也然終不能自革其健而與巽久處而无尤也故終于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一陰而畜衆陽不爲氷堅之血則有憂惕之心難乎免于害正之咎矣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可開其補過之門者故公爲之戒曰必也其有孚乎其畜君子也不以虛文相結而以眞誠相感爲君子之所共亮則憂傷可免而得无咎矣○說此卦有二義以乾體言則四獨當小人之位以巽體言則五上皆畜乾之人是四所謂畜衆陽者下三陽也在九五則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在上九則曰畜極而成所謂合志也依象傳則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是五上皆在所畜之中二說並存讀者詳之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旣有孚則五上皆與之合所以惕出而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孚衆志而屈羣力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言能左右之也朱氏震曰四五同巽體君臣合志故俱言有孚也鄰猶臣哉鄰哉之鄰陽實爲富四虛五實能以富用其鄰也○五雖巽體實爲陽爻鄰謂四陽也有孚攣如與四陽不膠漆而固也如是則臣鄰自附而共富厚之力又實能左右之使之駸駸而尚往焉所謂剛中而志行者如此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固者曰不獨所以歸重有孚也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向之不雨者旣雨而尚往者亦旣處矣蓋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然在小人亦何利哉如婦抗夫雖正亦厲如月幾望盈則必虧理所必至也君子于此亦不可以有行矣爲上九者何防之不蚤而尊尚之以致此耶處止也載滿也曰尚罪君子也此爻皆歸咎君子而戒之之辭味一尚字反目一爭猶存丈夫之氣○自古无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于小人當其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卽或決而濡若不許入而亂羣夫藏君子之鋒者幾也避小人之鋒者權也不入小人之黨者介也不忘小人之間者本志也一謂之調停而君子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夫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者惡足以當小人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而曰積其所由來者漸矣疑即陰疑于陽謂鈞敵也柔畜既盛必敵剛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直結反

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八卦惟兌爲至弱乾爲至剛以至弱而躡于至剛名之後此危道也文王取諸卦德而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能使之不咥乃爲亨也文王當殷之末造嘗遭其咥矣宜其親切而有餘思焉不然胡爲乎上天下澤而即以履虎尾名其卦哉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象曰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謂所履者乾也而履之者兌也非以六三一陰爲成卦之主爲柔也○履非剛于涉于泥反致陷矣登山多喜而乘流多懼者情也故君子樂事決主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承上言所謂柔履剛者乃是說而應乎乾恭順而不失其正有以霽主威而行素願故亨乾體剛健非徒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說之无患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指九五也帝位危地也古人以爲投大遺艱于朕身非易稱也而五以剛中正履之故不疚不疚故光明所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也此卦外之義亦以見應乾者所由得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非有所強之使然君子因之而制禮所謂禮之用和爲貴者以此傳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中庸素位一章此爻畫之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胡氏曰禮本于質故冠冕始于緇布衣裳始于韠韍器皿始于汙尊飲啜始于太羹玄酒是禮之始率以質素爲本往則踐履而行之之謂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初之素履二之幽獨得其本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履道而說坦坦自由雖處富貴不蹈危機此惟有幽閒澹泊之心者能之曰幽人貞吉美之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心安靜不以利祿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illegible]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如眇自以爲能視跛自以爲能履果于自用也以此履乾必見傷害又如剛武之人立于民上豈能久也武人不學无術者也无遠見而謂能見不可行而謂能行終于見咥而已曰咥人凶象占備矣又曰武人以明所咥之人爲武人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示戒深矣○卦書不咥人見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自謂能視實不足以有明自謂能履實不足以與行位不當者才德不足罪其自取也志剛所以取禍○楊氏曰聖人之于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彼夫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至剛之間而欲履

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于吾君甚剛而欲有立于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罪之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音率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以陽乘陽威能震主爲履虎尾之象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凡言虎尾謂五也愬愬畏愼貌三多凶四多懼故吉凶異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在格君愬愬而後志行欲行其志者爲已苦矣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夬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錢氏一本曰夬履告乾兌相交之卦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故爲无所疑礙之象以上天下澤天下之正理言之亦爲人君英明之過變亂舊章顚倒自用之象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于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丘氏曰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疏曰處履之極是其不墜于履而能旋反行之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吉所以爲慶元所以爲大在上故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來者爲主故大者吉而亨以人事言之則小人疏遠而君子用事之日也○否泰反其類然同是此乾坤乾在內卽成泰坤在內卽成否所爭惟一往一來之間所以聖人論泰否正在不定處論斷得旋轉乾坤手段按此易言往來之始否泰反對可以反對言往來非指卦變言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否卦同。

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所以啓泰運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君臣所以成泰和也。此開泰之自也。明此于陰陽以觀造化之泰，則陽明用事而陰慘爲之不行矣。明此于健順以觀人心之泰，則天德爲主，而柔邪爲之退聽矣。明此于君子小人以觀人道之泰，則國有賢良，而僉壬爲之屏伏矣。易以天道明人事，故總歸于君子小人之消長，消長者道也。君子之道陽也，健也。○蘇氏曰：陽始于復，而至于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楊氏曰：極治之功，幽至于天地，明至于人物，無不泰而

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愚按：由前之說，其道廣；由後之說，其指嚴，不可偏廢。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去聲，財裁通。

天地之理，大和生于通，大戾生于隔，故以交不交分泰否。然天地交而爲春，閉而成冬，此常然也。不得爲泰否。泰否之交不交，乃治亂之候也。故后因之而興治功，財成以制其過，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

限，是也。輔相以補其不及，如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是也。元后開萬世之泰如此。○天地亦有不正不交之時，而人主以爲法天地者有之矣，故非泰不可。是堯舜命羲和、契夔龍之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音汝，彙音胃。

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茅根也。彙，類也。以者，初以之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外。所謂志同者以此。○拔外，即內外之外，泰初草茅士，固未敢一日而忘三陰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爲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庶幾合于中行，而泰可保矣。四者俱兼人與事言，尚，尚之也。○一說包荒爲大川，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馮河之與包荒似相反而實相成也。不遐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當容而容，當斷而斷，行之中也。熊氏曰：尚配也，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中行謂五，所謂中以行願者是也。五歸二，尚卦以上下交爲泰，故繇以尚中行爲辭。得尚者，慶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明相臣之心也。專言包荒者，泰寧之世，非決斷之難，而包容之難。扶植本根，培養元氣，此則持遠慮而存大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音皮

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爲之戒曰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小往其復反掌此理之必然而可信者也夫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必也艱其心慮貞其施爲人事无咎而泰寧之福可享矣○一說孚指六四不戒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惟嚴于自守以防之則福可其食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如唐虞之際天地之交際也天地之交際不能久知其如此而克艱守貞可也○註曰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巳過乎中泰巳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以者四以之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下復者復來爲主于內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日失實者明翩翩之故實如名實之實泰否之時以內卦爲當權用事居外者爲廢閑不用之地三陰居陽爻之上名曰在上而實則无當焉故曰失實彼其中心固未嘗一日而忘下復也故時有可乘不必戒而自然孚蓋出于中心之所願故易集如此○一說實謂陽曰皆失實則知小人已失意于君子矣故初曰志在外正欲外之三陰不至失意于君子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言人君保泰之事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巳下應九二爲帝乙歸妹之象帝乙指六五以帝女下嫁其象爲下賢也以此而受福祉吉莫大焉治泰之事皆九二上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巳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及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事君臣之相與有成如此福所止曰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任賢保泰人主所願然有不能行者讒邪貨色爲之累也五有中德清心寡慾以行其願故能受祉而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積治道以成泰猶掘隍土以成城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時勢至此不可力爭但當反巳自治脩其政令以維持之耳然不能圖之于未亂乃欲守之于既壞雖貞亦吝深戒人主當預防也巳所居邑曰邑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是也隍城下池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音痞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文王以爲天地本交泰所以成否者人非其人之故人之本來俱可以開泰所以致否者皆自入于匪之故故曰否之匪人君子之貞乃人道也于匪人之世何利哉大往小來蓋推其自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楊氏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甚于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道消道長必先之以陰陽柔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約也節也歛也收歛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辟音避 難去聲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不利君子貞旁人危否之辭君子之貞固不可一日无也小人而能貞即為君子所許與之以吉亨彼且欣君子之當為而不樂為小人之无益此變小人之微權也○楊氏曰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于君子之類進也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于進以窮為亨于亨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畝不忘之義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則亨嗟乎于外君子中為休否大人猶易于內小人中為否亨大人更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于小人之羣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蓋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此即所謂羞惡之心故无凶咎之戒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言其才不足也使位一當羞肯終包乎又有為君子危之之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否泰之變皆天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會君

于于此必有九過而後可為禍而後可為嘻離之
禍○陰麗于陽為離凡陰肯麗陽卽為福之所由
故泰五以歸妹吉祉
否四以疇離吉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天人交至濟否
之志于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吉也然
又當戒懼若亂亡將至者而後國家安固之道如
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
其固尤甚○鄭氏曰五剛中正時否居休與之遇
養與之優游四凶在朝見之兆與元愷在下見之譽
弗亟夫非常者之時乎有否焉畢天下而並休息卽
之也抑非有祇
祇威威之心焉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正則有濟世之德當則有濟世之權蓋否終復泰
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讀泰至上三爻皆有
危辭讀否至上三爻皆有吉辭天人倚伏之際不
可不審也然須知上三爻君子皆當大往之日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者如水之傾否于此盡也上之時當傾九之剛
能傾楊氏曰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以喜
泰為後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
○翩翩不富之時其可畏也初之拔茅正翩翩氣
色二承三羞包藏禍心何等不測儉德辟難以存
否道志在濟時人萃不亂可見竹曰之間市鄉之
內陽氣未嘗一日而息至于君相造命集
社凝休廻思翩翩之日而後喜可知也已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火之
之辭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與人同者
以天之健為其量以火之明為其照故至大而无
私伏羲觀象而命曰同人取諸此也于野而亨者
大同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謂雖在朝
市以于野之心同之也心力既同何險弗濟故涉
川而利也利君子貞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
同迹而求同心言所以于野者惟守此正而已○
此槩言聖賢大公之心也劉向曰衆賢和于朝萬
物和于野自朝及野自
人及物君人之道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位德之正也得中德之中也柔謂六二乾謂九
五不曰應五而曰應乾者同人之道非柔弱所能
必以天德行之故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為同
人此卽所謂中正而應但槩釋同人名義不主君
臣正應言也○同人之義以少者同乎多者故取
六二一陰為主馮氏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之卦
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
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指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全象以乾為主凡陰柔者多
懦弱而徇私陽剛者必大公而无我以乾而行故
能于野而成涉川之利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
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內外人已皆君
子之正道也夫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得其
所謂正卽得其所謂通而天下之志莫能外焉是

謂利君子貞○通上節言宜以六二爲主凡以柔
爲卦主者類必從陽全象重在應乾健以知險利
涉大川乾之行也二中正而應乾故能附乾以有
功是爲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也然則柔非從剛不
亨非從剛不貞君子所以
能通天下之志者可識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後天離居乾位觀
一與字而同義自見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
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
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
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
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有通達之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
无繫應故有于門之象如是則无偏黨之咎○于

門于郊有出近及遠之義于門者出入是
門拜正守禮之士故夫子以出門廣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
謂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黨也侯果曰謂宗五也惟同于五過五則否故
吝言所同雖吝亦妻臣之道愚按先咷後笑君臣之
間或泣或歌比于風人之哀不傷樂不淫亦過矣
可以知二之吝也胡氏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
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
○象曰中正而應是統後笑之旨而言爻曰于宗
正說先號之際周公繫爻在先孔子象傳在後也
又如大有六五則健應天豈不足于威者而爻戒
以威如亦
是此例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于宗則雖公而
近私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
之見攻故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
二之動將以攘二而敵五而五
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謂敵五也言敵剛恐其謀以爲攻二
也五不可敵安能行也言徒勞无益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
故爲乘墉以攻之象墉謂三乘墉以攻是乘三以

攻二非直攻三也幸其居柔自制于理故有自反
而不克攻之象是能改過而吉也○六二成卦之
主宜爲上下之所同獨不許三四者何也楊氏曰
三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四恃三以爲墉
一伏于下一乘于上以伺過九五之尊其志皆不
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寧乎已也六二肯我同而
後九五之勢孤而後三四之捷合二乘中正之德
與君同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墉將何施焉桓溫忌
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
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高陵
三歲不興者也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乘墉之勢
也外則悍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
疑其弗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此所謂弗克攻也
嗟乎六二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三四兩剛強之
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深愧其一而使之自
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
弱之不
強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曰其吉危之也聖人予人之知反也深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平聲咷音桃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克勝也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此乾行之能事也昔九家曰成王惑于流言而疑周公王既感風雷之變乃悟而迎公此先咷後笑之象大誥東征四國是皇此大師克相遇之象由此觀之則于宗之吝亦疑之者過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咷後笑者以中正相應理本直也師直爲壯故克相克而後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上无應孤介獨行如沮溺之流自相爲耦故曰同人于郊如此无所累于心焉所悔于中耶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得志則協恭和衷同人于朝不得志則漁樵耕牧同人于郊上九蓋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耶吾傷其道之窮也李氏曰世无同心之朋大賢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同聖人不取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易以陽爲大大有者一陰爲主而奄有上下諸陽也擬之王業其車書一統玉帛

萬國之會乎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此言所以保有者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居尊執柔建中立極而上下皆應蓋一統若斯之盛也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不言尊言大者君臣之分也上下應而不得尊位者小畜之六四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主以柔中致治者也蓋有其德焉內剛健而外文明一如天道之時張時弛時晦時明而君德與之相應司馬君實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五應天故上下應五是以能保有而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遏之使不燎揚之使不熄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其惟剛明應天者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交如物交物之交害如人心亦皆有害之害當大有之時一交涉于世故害卽隨之无交則无害匪致咎之道也然不可以爲匪咎而易心處之道在克艱常守其无交害之初心則无咎也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自初至終皆當如此乃知君益柔而臣益艱又聖人之微旨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惟大有之初九所以能无交害也何不愼終如始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爲大才德象以載爲大責任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載者然誌曰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在何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但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明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九二以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傳作享

亨謂朝獻也古者公侯之于天子朝則必有獻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二大臣四近臣九三蓋諸侯君公之職故爲亨于天子之象感知遇而盡獻納嘉猷入告猶公之覲天王而方物畢陳也曰小人弗克專其責于公也○一說有朝享之享有宴享之享三以剛正之德而承柔順之主勲名一時莫過焉用以受宴饗于天子蓋桓文之業也後世假此名以樹權者有之矣故曰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惟公當用亨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音龐

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彭盛貌匪其彭者不自居其盛也夫然上安而下從之何咎○彭以鼓聲遠聞爲義傳曰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汶音問湯音傷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以其明而辨于盈虛之理甚晳白也皆指離言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大有之時人心易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不足以有執故必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以象傳其德觀之剛健文明孚自有威貞誠所結交不以迹交之至也德威所及威不以形威之妙也所謂无繩約而不可解不怒而威于鈇鉞故曰如五自有之非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厥孚交如上下之志兩相交也象則推本言之曰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周易廣義　卷十　大有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故孚而利用威也○蘇氏曰處羣剛之閒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以陽居五之上天之位也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爲人助之上一爻上應也爲天應之之謂五也吉无不利皆稱五蓋徵諸大傳矣于卦終言卦之盛猶師上六之言大君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應天而天祐之故以大有上吉終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舊說尚賢爲六五則如比四外

比于賢以從上也之說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止乎內順乎外謙之意也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行无不得故亨而君子所以有其終也孔子曰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虞翻曰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謂三也○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于下者

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卦之本指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一而施其道下濟于地而化育之功光明顯著地兩而承其道卑處于後而效法之氣上行于天无心之謙自然之亨在天地有如此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惡好俱去聲

又從天地言之廣說謙德之美以結君子能終之義也天道以氣序言日月之中昃盈虧陰陽之屈伸代謝是也地道以形體言變損盈高以流布滂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鬼神與人尤易見者

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一天道之下濟而光明也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一地道之卑而上行也此君子之終也○歐陽氏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日天地不可知爲其可知者人而已天吾不知吾見其盈虧于物者矣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于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禍福者矣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好惡參而會之无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无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未有人心悅而天意怒未有人理逆而天理順者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體之知人之處世不可以自高而卑人人情上人之心嘗多務裒而去之下人之心嘗寡務增而益之以權衡于人己之施而得其平也蓋人之一身處于上下前後左右之

間施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本无不平自人不能謙不能克盡其盈以就其謙而施于物者始有不稱有不平所謂君子有大道必驕泰以失之也去其矜高之心以益其冲和之氣而物无有畸焉者損高增卑以趨于平謙之用也○地中有山與木猶人身有骨與血山有脉如木有源其根發于地中故曰地中有山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而又謙君子之行也謙退居後者或疑其不能有爲故言用此道以涉川亦无不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

稱施俱去聲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謙而不貞卽近于邪佞故明之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慮以下人邦家必達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曰君子有終與象辭不易焉事功曰勞○倪氏元璐曰鳴謙者著教也周公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成告孺子王周公不敢曰已有徽言曰受諸人也聚謙于已而以其道予孺子周公之道多于孺子益孺子寡也勞謙者著功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不敢曰予旣治之曰乃之休也聚謙于已而以其功予皐陶帝舜之功多于皐陶益皐陶寡也无不利撝謙積謙崇尤撝以予人无不得益者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固无不利矣然居多懼之地又在勞臣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功不及三而位在其上爲謙不爲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謙之得人心豈在富厚之力哉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胡氏曰舜之格苗也益贊禹曰謙受益謙之一字始于此六五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于不服者征之抑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又言謙非特利于征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謙者也曆師以掠其境曰侵聲罪以致其討曰伐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見聖人无黷武之心又見謙之爲用非待可以致萬民之服亦可以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而以征已之邑國也上爻有上公象邑國卽邑之在國中者古者諸侯各自爲國其大夫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曰邑國以別于五之侵

伐也舞干苗格六五以之因壘崇降上六以之○陰陽相激而成聲二比三而鳴上應三而鳴豫之初亦應四而鳴也謙發于言二之鳴謙發中之得上之鳴謙聲人之罪故曰志未得與二不同矣又坤爲邑爲衆凡言國邑征伐多是因坤豫行師合坤衆有震雷之驚謙行師合坤衆有泰山之安不謙不豫爾之悁忿之師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人以居高爲得志上六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若是而行師以德服人何不利之有故利爲可以望斷之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內卦坤重之得震雷出地奮豫此觀象之本也而于卦德順動有取焉夫濟大事以人心爲本人心和樂則以之建侯行師何不利之有建侯取震長子象行師取坤衆象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是大臣負天下之望而朝野悅服也順動以卦德言動于一身而喜怒哀樂皆本之于中和動于天下而禮樂政刑皆出之以公正此則其所以致豫之本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如之謂天地如我而不違非指三光六符之效也然中和致而天地位焉亦在其中矣建侯行師固人事之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故曰而況建侯行師乎楊氏曰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

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日月不過以晷刻言四時不忒以氣候言惟不過故不忒刑罰曰清言刑措也惟刑清故民服獨言刑罰者豫之時最足干和者刑罰也封建禮樂兵刑一豫該之凡專言時者重時時義重在義時用重在用言其時之義與用也○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六十四卦時而已矣豫隨遯姤旅事若淺而有深意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則奮動而鼓天地之和豫之象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作者制作崇德褒崇其德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殷盛也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故曰盛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冬至祀上帝于圜丘而配以祖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考以季秋成物之府也○思文之詩所以配后稷于天也我將之詩所以配文王于帝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朱子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帝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矣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意得志滿以誇耀于人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錢氏曰雷自發聲地自靜鎮四動有得初順无失是謂志應四動初動雷鳴地鳴豫不可鳴如地不可震故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故凶也卦初非窮地故以志表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
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
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崔氏曰二居坤土之中
爲有與九四无應上交不諂也初應四而二不與
同下交不瀆
也故曰知幾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言德決惟有介于石
之明而後有不終日之決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吁音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六三
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爲事當
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上悔是悔悟下悔是
悔吝○蘇氏曰神亂于中而目盱于外矣據靜以

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
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
且雖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
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自處不當
失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豫由我致故曰大有
得至誠不疑不爲物我之私則朋類合而從之矣
盍合也簪聚也取聚髮也○九四大臣以人事君
乃心王室不惟初之鳴于四无尤即五之疾于四
无戾也正如文王率叛國事紂而商受不悛以
曰焚其身无救于死亾要之貞而不死中而未亾
九四之力爲不少矣荀九家曰四以一陽而主五
陰是居盛位大有權以得民也必以其民朋附于

君周公足以當之負扆可疑三監可疑公皆
不顧惟握髮吐餔以合天下之朋此志也夫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楊氏曰大禹興治水之大
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决東征之大議此皆
大有得之事
故曰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沉溺于豫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
之象貞疾猶言痼疾也幸其得中遺風善政猶存
位號空懸天命未絕故又爲恒不死之象○貞正
也常也傳曰居得君位貞也言貞而有疾常疾而
不死也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
不言失政而于五乃見其強偪者四本无失故于
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
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

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
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亾也

以柔主而乘四剛權歸于下故疾也
以其得中故幾亾而未亾耳危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逸樂之事成矣
以其動體故能自變而爲有渝之象渝以補過震
无咎也日夕爲冥正
與不終日者相反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渝之貴速也○豫之世君以柔廢事大臣以勢
自專士多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諸爻多戒辭焉
茍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
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卦名有三義雷藏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以少女隨長男隨之義也卦德取諸動說動而隨人非說不可也文王以王道言之以爲德果足以致人之隨則治化洋溢當得元亨然必利于貞乃爲大公无我之道而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說音悅

剛指九五下柔謂應二即所謂孚于嘉君臣隨于朝也動而說則本其所以致隨者自古人主奔走一世豪傑皆以愷悌和易得之出于精神之訢洽非出于名分之約束也○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蔡氏淸曰剛來隨

柔退居陰後也妙在下字凡尊有時而從卑貴有時而從賤舍己從人皆所以隨時也註曰剛來下柔謂震處兌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

動而說易流于驩虞故貴乎貞時之所在即貞也時者窮變通久之理王者因勢而利導之天下不能外也故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

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其大○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偏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時有不可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凡兩相克之卦而大象言有者皆不絕之義也然雷雖不絕于澤而在澤中則雷无光而息矣君子體之嚮晦則入于內而宴息以藏其用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息必歸心綿綿若存爲天地根外若滅息內則生息息之爲理微矣○雷藏于澤爲隨雷入于地爲復嚮晦入息所以養陰也至日閉關所以養陽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故以官言之官即孟子所謂心之官渝之爲害是心失其官不得其正故惟要于貞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

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有渝非吉道矣惟從正則吉也出門而交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不失猶因不失其親愼辭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隨先于近二陰柔不能自守故爲之戒曰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四五君相稱丈夫初九守正論交嘉尚厲飾之士以正己之大人視之爲小子而已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此必失彼豈能兼與乎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士人大病莫甚于求三之于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失其正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人之取舍決于志三志既係于四則所舍必在初矣見失之者乃其本心非徒勢弗兼與之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惟當誠積于中動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上不疑而下不忌可以无咎獲是獲乎上有道之獲○後世人臣處危疑之地從任衛

數或巧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解使去已表暴心迹以自明无他聖人一切不用所用以自盡者有孚在道而已非智中光明磊落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君太易雖未必危而有危之理故曰其義凶也明于其義有孚在道天下歸功焉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二本有中正之德繫近乃其迹并明上相其形迹釋其猜疑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婚曰嘉禮配曰嘉偶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剛居剛爲正在兌體之中爲中此以德言所謂取人以身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享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王者之得民有如此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自周而言岐山在西人心固結大亨貞而天下隨之其太王遷岐文王發政之事乎或曰此人臣事君之極則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以自後從前爲義民心至上更无所往故曰上窮窮極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

爲有事之象于卦德巽止又有取焉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曰元亨當其時須奮涉川之勇以圖之先甲後甲乃其事也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蠱極復治如殷之纘禹舊服周之反商舊政皆因前人已壞之緒而復治之有繼統之義若如爻義以幹父之蠱爲言則殷高宗之于小辛周宣王之于厲王亦蠱之時用也故其占曰元亨監前毖後自新丁寧此聖人治蠱之律令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則內

靜止而外卑巽漸
之吉又輿蠱反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治蠱而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一說元亨
與大有元亨同義治蠱之道大善也往有事勇往
以濟艱險厲不辭悔不避必不弛之以裕也先甲
後甲雖云人事然終有始天運當然原始要終研
于未治之先審于已治之後所以法天之行也○
吳氏曰數曰以甲者以其爲十日之始也先乎甲
之三日者辛也由辛歷壬癸而十日終終則又始
于甲歷乙丙以至于丁而爲後乎甲之三日矣終
始循環天之運行也治蠱者亦
當終前事始後事如天之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
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是其義也振者作興彼
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
一說俱治民之事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
聖人施爲氣
象可見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
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
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又
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考成也父有成德稱考
父在亦得言考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禮亨孰
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
謂孝也已此初之所云有子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偈出意字見忠臣孝子先須
辦一片堅確至念方是幹蠱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有子幹母蠱之象母者陰尊
之稱如稱王母稱祖妣皆謂六五也以剛乘柔而
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蘇
氏曰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
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
義以是爲至難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
剛之迹可以免矣孟子曰
不可磯不孝也正此意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不可貞
即中道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振刷太過更張无漸故小有悔巽
德之制于事勢人情不大拂戾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聖人最喜人有爲值以終无
咎許之亦猶初之繫終吉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而
往徒見吝耳強以立事爲幹怠而誘事爲裕故爻
可以垂裕于後而子不可以寬裕
于先○此兩爻說悔吝最分明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有事乃得之以
裕而往豈有得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在九二以五爲君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勵精圖治以光先王之令緒所謂中興賢主聲名洋溢中外矣若太甲成王是也○用譽幹父之蠱而成父之譽也如禹以蓋愆而有天下卒配鯀于天終夏之世皆頌鯀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不特不見父之過且見父之美若一德相承然者○舊謂九二承之以德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今從考定承上一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治蠱者子任父事臣任君事也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是賢人君子當天下之壞亂而獨善其身以維持世教者故爲此象不事王侯之事而高尚其事其事何事也曰尚志大人之事也陽剛在天地之

間人君所賴以扶持人極者也若伊尹太公之始曾子子思之徒也抑亦殷之伯夷周之泰伯仲雍其人與○王以天下言侯以一國言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品之至高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不事之志眞足廉頑立懦爲百世師法也大抵世道之蠱祇爲在位者无爲在野者无志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天地臨于澤取上臨下尊臨卑之義今不取陽在上爲臨而以陽在下爲臨蓋以在下者其勢方長而又有知危知懼之意焉夫天下之勢當盛于方長正人用事吾道發舒當得元亨然必其所臨者一秉于道義之正利于貞焉要之

消長代謝時不甚久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蓋臨十二月二陽浸長偪四陰至觀八月四陰浸長偪二陽則臨之二陽至于觀而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上聲

謂二陽也浸長有不急驟意有方來未艾意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說則剛壯不形于面目順則施爲不拂乎時宜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在己有強毅不過之才在君有知人善任之遇承上言雖挾剛長之勢而又有此善此臨之正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夫內外人己而一于正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道也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无陽卽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不注意于君子然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惟此正不正之間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之道合以天道原无不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浸長而驟消大可畏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教而曰思作人之心无

竆言其深也容而曰保謂容受而保養之无疆言其廣也

初九咸臨貞吉

六爻以上下相臨爲義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咸皆也以陽統陰而凡羣小之類皆其所變逼而擯斥之者也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傳云咸感也謂以咸之道爲臨廣大而公普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欲行正道于天下故徧臨之而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君子正應以相與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小人未順君子之命也正明所以咸臨之故吳氏曰二爲卦主剛浸而長全在于二故夫子于此發一卦中大窾係无不利者就剛中之德言感之者盡善也象就四陰爻位言陰方處盛其應之未全順也指憂危于進長之時故特繫此象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初二爲君子臨小人六三以小人臨君子陰柔不中正居二陽之上自處難容而媚說以自結于君子爲以甘悅臨人之象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固无所利矣若能憂而改之去邪從正則无咎也憂之爲言關示小人者至矣○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君子不以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身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推甘臨之心也爲其居二陽之上所以用甘爲臨以冀免也既憂之則能以誠自處而咎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

下體三爻主君子小人言卦義也上三爻但發明君相之道大臣親賢曰至明君任賢曰知君臣協心君子用而小人退則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以敦臨終焉○遠得其位下應初九是大臣下賢情意懇篤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四皆陰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以柔居尊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大君之體固宜如是吉之道也何以言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好察拜昌言而已○蘇氏曰見于未然之謂知臨之世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鋭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却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于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不自用而任人是爲宜是爲中若曰所謂大君之宜者在行中而已非必在獨物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厚于臨以深仁厚澤淪浹乎天下者也故吉而无咎此王道之成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王者之志以天下爲度內也有上下賢說者內謂內卦○卦發君子臨小人之義象發君臨民之義六爻則以上下相臨爲義其說同乎曰同也蓋臨之勢由二陽浸長而得此君子道長之卦也然臨之爲道實因四五而成以四五在君卦之位故也蓋至于敦臨則天下皆變而爲君子矣故屯取夫立君革取夫革命隨爲彼此相從臨爲上下相與其辭皆曰元亨利貞皆凡以其卦之大也然相與有相治之義則臨者又屯革隨之政教也至于消長之故扶陽抑陰則无卦无之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音 盥

上示下瞻之謂觀四陽之卦名曰大壯以陽盛言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豈不可以陰盛言而名之曰觀取二陽在上爲四陰所仰此伏羲扶陽之旨也文王繫辭以身教言謂觀化在民爲觀在己故其彖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戒人上常如是也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者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猶中庸之言篤恭不顯其敬也卬首曰顒詩曰其大有顒又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凡祭者必有盥而不薦之時此時胷中是何等境界凜然肅然一毫妄想雜慮容着不得爲觀者須常如此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斂愈純愈收愈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文王不顯亦臨无斁亦保正此意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其德內順外巽而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不徒曰觀而曰大者合巽順中正以爲觀而後大也順者和平而不躁動巽者沉潛而不浮露所以養成中正之德也中正觀天下之本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 如字

釋卦辭也不釋二句之義而以下觀而化釋之其義已盡于順巽中正也上有精潔誠敬之德則下有觀感而化之民仰是爲神道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天之神道不言而四時行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所謂中正以示人喻之以意而不言天下亦喻于聖人之意而化而服之也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爲教正與愚天下以神有殊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先王體之以省察方俗觀民風而設政教也省方之典備于虞周或一歲分巡或五載巡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爻觀字俱如字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不能有所見也，可與同被風化，不可語于達觀，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以厲君子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潛谷曰：初柔在下，日用不知，惟田爾田，亦宅爾宅，出作入息，饑食渴飲，明王之道何知焉，是固民之質也，小人道也。二處中闈，言不出梱，行不踰閾，惟壼政肅祗，于外事何知焉，是固王化之基也。禮流觀曰淫，闚觀其有淫乎，貞已。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所以激丈夫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巳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楊氏曰：六三似漆雕開。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而本于觀我，則其進其退，我得而主之矣，未至于失道也。○三五同功，進則生五之生，而君子之道行；三上正應，退則生上之生，而君子之道明，槩非下民之可儔。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名物，粲然明備，故曰光。六四最近于五，得于親炙，故有此象。此固六四不世之遭逢，而亦豪傑奮庸之嘉會也。故疏逖之臣，利用朝覲；草莽之士，利用仕進，作賓王家，斯可也。蓋古者朝覲之臣，則賓禮之；賢能之士，則賓興之。傳曰：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于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用賓者，言用作賓于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禮而用賓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賓禮之道，而後可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大觀在上之君也，將何所觀乎？亦惟先觀我身之所行中正，以觀示乎天

下，无愧于君子，則无咎。項氏曰：觀本小人侵君子之卦，但以中正九五在上，羣陰仰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陽剛居上，是以君子之道師天下者也。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如甘盤之在殷，箕子之在周，雖遯在荒野，而天下之觀仰故在也。故自觀其所生，亦曰君子无咎。自言曰我，從他人指我曰其。觀之非爲觀于天下者，五也，故正言之而曰觀我生。上九无位，亦爲下所觀，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

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三去五相遠又不爲觀于人故不嫌于同辭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當陰長之世而有憤世嫉邪之心志固未能平也夫以未平之志處陰長之時豈可有纖毫瑕累不慎爾瞻者耶故觀其生爲虞虞也○蘇氏曰乘車于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厚自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夫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獄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乃所以噬也故曰利用

且卦名以口齧物爲義凡折獄用刑者其才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正如人之齧物其齧物有利鈍之殊而爲物亦有堅脆之異故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此爲去間之卦君子在上有小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奸間之則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軌不服之國則除之蓋至于道德仁義之化有所不及用惟曰利用獄而已此聖人之不得已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嗑曰噬嗑物在頤中而不噬則人身之咽喉塞矣梗在要害而不去則王者之敎化塞矣刑罰所以濟德禮之窮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辭曰亨者噬之而合亨不得言也下正言其所以亨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卦體剛柔均分剛不暴而柔不縱矣卦德動而明威足以斷而明足以察矣及觀雷電合章之象而威明又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柔剛又相調也故雖六五以陰居陽爲不當位然用以治獄足以去間而无不利也○柔得中謂五也從容和緩以求其情惟柔而中者能之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別于豐之離居下也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也故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无非以中用刑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雷電當作電雷

雷電合章之物言雷電即爲噬嗑之象法如律罰如條例國家未嘗无法而持法不堅則有借法以

行私者由初定之條不能信必也故法不可不勑而勑法必本于明罰○先明而後勑者如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惘惘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于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主治獄者言屨着也校足械加校于足猶納屨然滅者沒也遮沒其趾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所以行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然有膚鼎膚者豕腹之
下柔軟无骨之肉噬而易合者六二以中正之德
治人如噬膚之易而遇難治之人必須嚴刑峻法
以服之故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滅鼻劓刑也滅趾
不傷至滅鼻也教化威嚴並行不悖何咎○焦氏
竑曰滅亦沒也噬膚最易入故入之深至沒其鼻
也如史言曹操佻易无威重歡
笑至以頭沒杯案中即此意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乘初剛也用刑于剛強
之人噬雖易不得不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腊下從日肉之晞于陽者也雖柔亦
堅矣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
象如噬腊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
口也占雖小吝然懲暴詰姦自是正法于義為无
咎噬為治獄之象膚
肉腊胏為獄內象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五雖不當位而柔得中君用其柔
臣用其剛三柔不中正宜其遇毒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干 胏音子

合一卦言則四為間以六爻言則亦去間者四位
近君乃大司寇掌邦刑之任者也胏肉之帶骨者
與臓通離為乾卦故四五皆言乾火所乾也骨而
又乾至堅難噬者也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
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
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固則
吉艱者其難其慎惟恐有不盡之情也貞者无黨
无偏不狥情不畏勢也○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
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
人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

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治之不至
不入束矢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
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
書使獄者各齎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
也不券書不入金則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
取其堅也三十斤為鈞鈞金劑也金有五六五所
得乃為黃金必使入鈞金束矢者正以費之也費
之者難之也難之者使不輕于訟也此制法之仁
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謂不能大畏民
志使无訟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黃中色六五柔
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
然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訟則出矢獄
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矣四于訟獄兼得大小兼
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
于庶獄是也故獨取得金必貞厲乃得无咎明王
者治獄之心也四先艱後貞五先貞後厲者何也
人臣之勢屈謂法易執法之為難故四難艱而利
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
之為難故五難貞而利用厲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柔以居五本非當然能
貞厲故用獄則得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音戶

何負也若械之制上不及耳今以其罪惡之大何
至厚之械掩過其耳而耳不見也怙終賊刑謂非
為人上者所致不可故曰凶
所以戒治獄者之不早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明罰勑法彼獨罹之罔聞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內卦離重之得艮文明則藏于內有闇然在中之文爲實則止于外有敦厚輝光之文故爲賁夫混沌初分太樸而已羲皇劈頭說一賁字道破機關遂開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質而趨文也易自文而返質也雖文王繫辭至此憂其至于濫觴也以爲有實而加飾可以亨矣亨之下卽繼之曰小利有攸往當文王時歷唐虞而夏商宇宙人文宜洩將盡思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故設此戒○家語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之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謂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此可以明小利攸往之義

象曰賁亨亨字疑衍

疏云由賁而致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旣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柔來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天德之剛質在无文柔自外來而文之郁郁彬彬初无致飾之意故亨若大兼本自文分剛上而文之是分天德之渾全以增人事之華彩文爲主而質輔之故小利有攸往夫文者自然之文卽此柔文剛剛文柔剛柔雜而成章者是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柔來文剛也月星无光借日爲光分剛上文柔也原文于天以明其所自始也○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用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維之蓋文勝則史則憊反不成文矣故剛上亦曰文錢氏曰賁以剛柔相文原非有所加飾故曰无色柔來文剛艮原光明離麗之卽爲文剛于剛无加剛上文柔離原文明艮止之卽爲文柔于柔无加

文明以止人文也

以卦德言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體以相接是爲文明截然有分以相守是爲以止止者極而不變限而不過之謂一文之一止之而人文以成禮以接文爲訓卽此意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極言賁道之大也天文以剛柔之來往言日月代而晝夜以時變星辰運而寒暑以時變時時有變時時宜察故曰觀天文以察時變人文惟止五典以敘五禮以秩人得其文得其止故曰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觀者持世運之聖人觀之上言天文人文意在起此二句觀卽就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曰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君子體此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法離之照也法艮之止而无果敢于折獄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言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于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電者暫明于

幽闇之間不以爲常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秉剛正之德其文明之體以末與之文自賁于下舍車而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蘇氏曰初九自潔以答六四之好故其象如此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夫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謂剛柔相須以成賁也須如詩卬須我友之須近而相得因不失其親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指三興者興起人文之化也附三而後興見賁須非苟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濡如夫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而賁于二陰慮其以文滅質故戒以永貞當離之終而預告以止之意如此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如少陵長之陵相賁者而至于相陵則剛之自失也永貞者陽之守也或曰文治不至于陵夷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大臣求賢之象也皤白也未獲賁也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此又原三之情以明四之不動于情以失義也其亦可嘉矣○註賁如皤如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卜子夏曰皤如猶云素絲昇之也乃潔其儀乃白其馬與舍車而徒者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遠于初而近于三在嫌疑之際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尙實以樸儉先天下者故有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象夫人主患不廣大當賁飾之時而儉約若此爲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傳曰帛未用則束之戔戔淺小之意此蓋晋論爲國之道不尙華飾而貴儉約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不惟一人之慶賁貽斯世之福也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夫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于五明寧儉之吉又于上見反本之爲无咎也○此正分剛上而文柔也陽剛所在柔實利之自受其賁也若謂柔能文剛在是理耶是故舉世皆從後進而夫子獨從野其孰能賁之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正當馳騖紛華之日定有一點厭薄之志居賁之上反而得其太素太樸之眞心故曰得志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故君子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何以名？陽氣剝落而无餘也。所以剝之者陰也。五陰上進，而欲變乎上之一陽，謂去君子而易以小人之黨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曰決。小人之去君子，必萋菲浸潤以浸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小人長已盡，不利攸往之義。下以卦德申言之，教君子所以自處也。順止者，順時而止。此就君子言，而言君子觀象而得之，有見而然也。天行，又明所以順止之故。大凡君子之出處，視時運之盛衰消息盈虛，皆氣數使然。君子存心斯理，而能順之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于剝獨言之，爲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則陽之消而至于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地山者，地蘊夫山，有深根于內而爲謙。山地者，山聳于地，有崩壞之虞而爲剝。夫山託于地，君託于民，惟其地厚，所以山安；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書曰：本固邦寧，是也。此象反剝立義，以明治剝之道。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爻以上一陽爲君子，凡言牀與貞，皆謂陽也。君子者，小人之所藉以安也，故取象于牀。剝自下起，初陰在下，而欲剝上九之陽，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蔑，猶蔑視也。象之以蔑貞而斷其凶，戒小人也。○牀有二，如陳元龍自臥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是臥牀也。若謝尚據胡牀，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是坐牀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人之不安，自下始。滅，浸沒也。此罪小人而危君子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二進而上，其勢漸盛，猶自牀足而上，剝至于幹也。蘇氏曰：

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剝牀以足，止及其辨矣，猶未直以爲凶也，曰蔑貞而後凶。小人之于正也，絕蔑无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言二陰猶未至于五陰之盛也。小人之爲惡也，有人與之，然後自信以果。方其未有與也，則其愧而未果之際也。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六三亦在衆陰之中，槩而曰剝之。然三獨與上應，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下四爻辭所謂剝，皆剝上一陽也。然更有說，卦本純乾，柔變剛，是從初剛變起，至五剛也。初之蔑貞，其姤之時乎；二其遯乎；三其否乎；四其觀乎；而五以宮人寵止當剝之時也。然則六三所謂剝之者，三自

剝也剝之何以得无咎三與陽應雖同一剝也然生氣不滅試以草木觀之風霜氷雪有經一番摧剝而遂湮滅无存者生氣不存者也有經一番摧剝而依舊發榮者生氣不殘者也愈剝愈新剝之何害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謂四陰惟其失四小人所以得一君子與之深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

言剝牀而及于人之肌膚也上言蔑貞云貞猶无蔑至此貞道已消故直言凶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一云膚謂薦席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已及身切而且近爲危辭以儆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五不取君位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如貫魚然順而統之以宮人獲寵于君則无不利魚宮人陰類謂下四陰也以者五以之也剝牀自足而膚陰以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亦以次而承陽與其以次剝陽而至于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一說姤遯否觀雖皆陰進之卦尚未剝及五也五君也并君心而剝之斯剝矣蘇氏曰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于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貫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也夫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矣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如責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言此以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弘量○註曰剝之爲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人似宮人而已不害于正則其寵雖衆終无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爲碩果不食之象此化生善類之種也造物能无意乎當其時君子有得輿之慶小人有剝廬之凶快之也輿猶乘君子之器也得輿得君子常分有以自安也一不食之君子足以剝小人之廬而有餘君子之關世運如此舊謂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如小人必欲盡去之以爲快世安有君子盡去而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剝其廬而已○何

氏曰此君子之秋也所謂一不爲少夫觀有二君子爲雖劉牛李之黨所自起也又曰君子守道固窮人亦无如之何也或曰民之望也不可殺或曰不足殺及乎事過又不可得而殺也是以常在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下民承載乎上九之一陽君子愈孤民心愈歸也曰終不可用小人竟何利哉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復之復與來復同音又作覆

復陽復生于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此後天序卦之次也先天卦圖復從中起太極動而生陽陽其本也聖

人重本故以陽爲復天地間惟有一點陽生爲造化主宰一動則漸長盛長盛則漸衰落衰落又復萌動元會運世循環不已其一動處則是根底命脈也故伏羲觀象而名之曰復其在世運則正人始進君子有爲之占也亨不待言故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斯道有大行之慶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疇離有獲祉之休又以消長之道反復迭至者推之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天之昌人有如此者何往而不利乎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陰陽之消息本是如此非有人反復之也七日者自古來復之期也卦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月者有以爻爲日者以卦配月自姤建午之月歷遯否觀剝坤至復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日豳詩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陽言日陰言月故臨言八月○一說卦言造化之復爻言人心之復出入如萬物之隨帝以出入傳曰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

彖曰復亨剛反

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曰剛反惟造化必反故萬古生機常在人之難在此一反能反便與造化同復復自然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所以固前日之生機養方來之全力俱在于此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消長之際未嘗一日而不以順行也吳氏曰此全在動上剝一陽五陰皆剝陽之人復剛一反從下震動群陰俱動皆來而從陽都是帝出乎震陽生令何故云无疾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反卽剛反之反復卽來復之復反復其道猶云其道反復占其期當以七日耳

天行无消而不息之理君子有轉亂爲治之道知天行益知順行之不可已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

上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此云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夫子誠通造化識達玄機故于陽復之卦既釋其辭而復形諸歎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故程子以動處爲天地之心詳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大全朱子曰須說得見字親切萬物生

時一物有一天地之心若善會者能于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當復時萬物皆未生祇有一個天地之心昭然著見所以易看若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入而收聲之雷不得言在出而奮地之雷亦不可言在惟半夜雷蘊藏于大地之中而有回陽大地力量故爲復出地爲豫先王以之作樂在地爲復先王以之參贊也關者四郊之門商旅往來所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閉關休息所以順陰而固陽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休息爲事蓋欲地上安靜以養地下初動之陽亦皆象雷之在地也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者蓋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分者春秋各九

十月而二分居其中以陰陽均故曰分至亦各居九十日之中周禮五月日長至日長之極陽極陰生也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日短之極陰極陽生也今呼冬至爲長至以陰極陽生短極長至爲義三禮義宗云至有三義一明陰陽之氣之至極二明陰陽之氣之始至三明日行之南北至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之一陽即開天一畫所謂乾元也初九爲復之主動念即覺念覺即消與乾元不遠故曰不遠復傳曰震存乎悔復之不遠何祇于悔祇抵也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一陽爲主形色皆天則于修身者當如此而修

六二休復吉

休如心逸曰休之休一切向外走作易動之心盡歸銷歇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復于仁二能下之人己相觀而善不亦休乎象又本其能取于人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能存心危厲則无咎也高順曰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訒訒事豈可數愼毋恃改過爲德而漫无絶私勝己之力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之至于頻者以易心處之也故揭出厲字以明无咎之義○六爻皆以自復言二休從容以求復也三頻急皇以求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與衆俱行而獨知之地惺然不昧爲中行獨復之象言中行即言獨中立不倚也○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然則二五之中中也或以三四爲中隨時以取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所謂有道仁人也四與初應故能從之于二言仁于四言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惟初九當之

六五敦復无悔

以柔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厚于復不以攻取移不以始終易焉復以自知曰无祇悔乾道也敦以篤行曰无悔坤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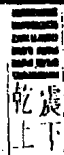
自考如視履考祥之考中以自考本未發之中以自體驗此敦復之學帝王所稱允執者與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眚生領反

迷復非迷而不復亦非旋復旋迷迷其爲復如齊宣不忍一牛豈其不復不能察識擴充究謂之迷而已故內而天災人眚雜然而至也用行師以下言雖有克治之功終不能欲淨理還而有成功非大敗則災其國以猶及也則災其身國君爲天君之喩十年不克征正七日來復之反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陽剛即君道坤陰賊之故曰反君道也○按卦以陽生爲復陰生爲姤六合之氣天陽氣初生爲土

地陰氣後凝爲客陽本包陰然其分時司令則氣皆平分陽生于子月至巳而極陰生于午月至亥而極復者上宅其姤者各繫而至此命名之本意也然自有天地以來陽氣无一刻不生之理原无失而後復之說七日來復其間原无斷續朱子曰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乎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乎彼而生于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其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其已華之善而獨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馳于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爲卦震下乾上動以天不動以人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无妄天之道也卦

言人由无妄之道也故四德與乾同其者別設戒辭聖人又慮忠信之人偏執信果則自以爲无妄者乃妄之根也特以匪正戒之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是則道心爲主而動无妄念其所存者正而无妄矣卦德震動而乾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所主之剛不以應而私也此之謂大亨以正降之皇畀之帝故曰天之命也天之命猶云誠者天之道自其在人者言也匪正之眚亦自謂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往誰則知之曰天命不祐所以做萬

古之蔽而塞其端之門也○按震初一剛无妄之主无妄外乾內震初九得外卦乾剛初畫以爲內卦之主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其實道心原无外內外心即內心覺則復而爲主于內不覺則放而爲客于外是故姑設內外之辭曰動而健者當本心發動時如入井而惻隱蹴啐而羞惡通天震動直透天體健行不息也剛中即乾體即乾之剛健中正應不同他卦例成已所以成物時措咸宜之謂道三句就一人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生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皆驚蟄時第一聲雷雷聲一動而含生萬有之天俱動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茂對猶言殷薦盛也對猶詩言以對于天下對時所以育物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致中和而萬物育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故不著他辭而直言无妄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如无惡于志之志非以行之利順爲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側其反畬音餘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則望之心蓋聖學无所爲而爲者也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終于畬不耕穫者不力耕而仰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力菑而仰望其畬也耕菑是必有事焉思穫思畬便是正忘助之病則字最緊切人情有所冀望則昏而窒无所冀望則誠而通利有攸往與卦不利有攸往正有意无意之別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涉于世故者多及之二去天未遠未及冀乎功利之私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以邑人謂六三也卦之六爻皆无妄者六三處不得正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三之謂與二破趨利心三破避害心人只此兩心爲病根。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數之也事之出于意外者如此君子惟順受其正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是天德爲主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可以言利貞而无匪正之咎胡氏曰可之云者有謙之之辭。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天以正而立命乃我所固有亦惟固有之而已矣○聖人之道對時育物有者正物之德而固其命貴乎謹藏慎閉月令曰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可貞是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若疾自己招當須治療无妄之疾勿治自復素問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疾去曰有喜凡病者必愁思慘憺而不樂如將瘳也其人必自喜曰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凡三言之虛云此假病象以喻人事若堯湯之厄災非己作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正九非有妄也但自以爲无妄耳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如此。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有眚无利是其災也豈无妄之災哉以其窮極而不變故致災也上九乾之窮與亢龍同義故小象亦同。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畜勅六反

大陽也畜止也又聚也以艮畜乾爲畜止之義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畜聚之義卦辭以畜聚言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所畜貴乎得正而不雜于異端邪術之陋由是推其所畜以究于用而食祿于朝則道行而可以獲吉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乃不家食以後事此聖賢有體有用之學也卦象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取畜聚義六爻取畜止義。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彖傳以聖學言以上九爲主內乾剛健言乎其本體天德之剛不屈于物欲也外艮篤實輝光言乎其踐履庸德慥慥闇然日章也是以能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其德即剛健之德以篤實輝光畜養剛健亦以艮畜乾之義也○註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殞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者也蘇氏曰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是以剛健日新之德進居人臣之上又遇禮賢之主用徒格君心之非葉百姓之暴非大正者不能也曰剛上者明止健者艮之爲也而非二柔之爲不以止健之功歸于陰小也此聖人之微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后非賢罔乂賢非后罔食人主尚此剛德之賢也豈徒尚之必且養之見安于家食者必无致用之才畜之所以貴大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濟然所以致此者本之君德居多焉六五下應于乾爲應乎天君臣道合何功之不成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音志行去聲

欲取德積于身中故云天在山中君子博聞廣記畜以成德則方寸之內包涵古今如天體之蘊于山中也按天在山中昭昭之多即爲无窮故曰大畜○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稱君德首在于學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丘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山以形畜形則固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已夷止反

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他卦取

陰陽相應則相援大畜之應乃其敵也○蘇氏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慍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无已也至于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六四也

象曰有利厲已不犯災也

提災字惕君子不犯初自不犯之也

九二輿說輹 說音脫輹音福

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輹車旁橫木行則縛之止則說之輿而說輹暫止而可以旋起之義非若說輹之毀其輪也朱氏曰初二之剛而柔能制之知其不可遽犯

而安之時則然也夫氣雄萬夫者或屈于寅賛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臣之畜君也曰畜君何尤九二爲六五所畜以君畜臣其說輹也中心願之故曰中无尤也君臣相說卽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曰讀爲日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用銳進故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于有往也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有名蓋有馬則有輿有衛閑者習也習其車輿與其防衛也艱難守正以致其愼重之道曰閑輿衛以修其進用之資日古作粵發語辭

殳音殊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謂上九與己者見忌同志者弗疑三與上皆陽剛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古毒反

艮體三爻皆以止健爲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蘇氏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也而遂牿之故至于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牿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喜其我无爲而民自化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音文

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豕之剛在牙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此所謂機會也六五以柔居中而當尊位如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機會而已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遂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于偷且亂者順其情而絶其源也○按童牛豶豕的對牛牿豕牙一則牿于未角則爲力豫五不如四之易故元吉勝于吉時不同也一則牙去其勢則從善轉四不及五之廣故有慶勝于有吉位不同也 豭音加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受其福慶也○據傳義自乾體言則以上三爻爲强梗自艮體言則以下三爻爲小人蘇氏解則六爻皆君子以相畜爲相成金氏曰初剛正二剛中非爲惡者四止初曰牿牛五止二曰豶豕何也易道變通者也初二明自止之道四五明止物之道各自爲義也彖二五相應而涉川爻二五相畜而說輹亦猶是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之處也陽久被抑今而大通故曰何許之也賀喜之也或主治化言謂反側盡平大道爲公之盛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所畜者大而後所行者大也○天上山下曰遯賢者遠勢而去也山上天下曰大畜賢者感過而進也然觀之三陽先之以有厲中之以說輹守之以艱貞觀之四五制之以牿守之以牙才不使遽騁健不使遽試至天衢而始利往也有剛健篤實輝光之德者其敢輕言畜乎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夫養之爲道得正則吉然所以考其正不正者豈有他哉在觀其所爲頤而已何以觀之觀其求所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所養之正不正豈人則貽之故曰自求口實○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口體爲之害也孟子曰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得飲食之正即能養其大體能從其大體即是貞故頤之義以觀爲先以求爲要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與象以養正同義養正則身心有主物欲不染故吉也觀其所養以養德言如孟子所謂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者也觀其自養以養身言文王以自求口實兪觀頤中事而孔子以養德養身分釋之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无崇正道而不流于術數養德者在作如是觀窮不屑嗟蹴甚不目素餐不以貧賤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養身者在作如是觀○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自求爲所以自養之道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按言養道而贊之聖人與天地對萬民與萬物對天地以時養萬物聖人以養賢即聖人之時所以贊化育而配天地者以此○瞻氏曰觀頤者觀乎口中之實也世寧有張二陽爲頤羅四陰爲齒如此其大口而口中之實有不與之俱大者哉天地有此大口故萬物者天地之口實天地之自養何

其大也聖人有此大口故賢及萬民者聖人之口實聖人之自養何其大也此觀頤者必觀其口實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止于上其下雷聲隱隱而動頤之象也頤爲飲食之所由而言語亦從頤而動故並言之楊氏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也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採薇不羨林肉○口實非必飲食仲虺之誥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言語爲階養身者合愼與節乃備其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凶之道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四可以觀初初不可以觀四初之觀四徵動于欲求若四之耽耽也而朶頤而慕之亦不免有舍己爲人之意斷之以凶其義嚴矣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亦不足者示其本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上之高者上之象也于丘頤于丘求頤也自上求下曰顛君養民民亦養君父養子子亦養父顛頤何病二之顛頤不若六四顛頤之吉者失在于非正應也丈夫无資身之策人不求我而我求人又无平昔之驩相知之素无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猶曰非其常道而已上雖天下所由以養而我往從之下陵之兆得而上援不亦丧鼎實而羞當世之士乎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專言從上之不可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違自養之正道況溺于利達嗜慾之中雖正應在上未爲不貞而止動異性納上以諂者也亦已凶矣又曰十年勿用无攸利按其于利之本也○拂頤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故雖貞亦凶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者養德養身之道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二以近初爲顛四以應初爲顛二顛在下而望自養四顛居上而觀所養賴初之養以及于民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信任勿貳之象其欲逐逐求而繼也終始无閒之象大臣爲國求賢何咎之有楊氏曰初之于四有朶頤之戒四之于初有虎視之威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四陰爻皆待養于三陽以其不知自求養故非顛卽拂以上求下謂之顛其所與謂之拂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施去聲

上指五大臣能任賢則能以其君之澤光被于天下故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爲常經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拂乎經矣然養賢及民亦君道之正也惟安守此貞則吉若以拂經爲嫌而欲自用以濟天下如涉大川者然則不利也

傳曰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涉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于爲君也于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五與二皆言拂經者二五相應經也今則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養于上也五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言頤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巽順以從上九之賢居貞者居此而已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有已溺已饑之志故必厲得吉所謂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也盡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五賴上九以養人上利涉川故五不可涉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以厲得吉所以養道盡善天下萬世之利也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橈音撓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以時勢言不以人事言設此時以觀行事之得失也夫君子之在人國猶室之有棟也大者既過太剛則折能无橈乎橈者弱而曲也然以剛得過者還以剛濟必也

有所運爲往而有事則行无不通而得亨矣利有攸往與他卦不同是處過之道彖傳乃字空玩○有小過震艮二體皆剛以柔小四爻用事于外而曰小故曰剛失位大過兌巽二體皆柔以剛大四爻合處于中而曰大故曰本末弱此二卦不與陰陽消長之數若以消長言之君子滿朝是爲大壯非大過也大過時四陽居中過盛是君子過剛之氣相聚用事來時過當至于顚仆故曰大過顚也觀大象及六爻分明是松栢歲寒樹木凋枯景色不是泰寧世界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時勢值天地否陂之會帝王升降之衝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棟者四陽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卦以中強故致本末之弱則純任乎剛者非所以濟過也剛過之用易涉于偏倚惟中乃適于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人而又易流于激亢惟說乃調于氣此爲利往得力處乃所以致亨耳卦體二五得中卦德內巽外說然就一人言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能權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孔子于文周所論之外想像時會而歎之也征誅揖遜放桐負扆因其大者當上下无邪之日本末可俱傾柔則廢剛則折時易撓而不爲之撓時无可往而不能不往卒之綱維終始砥柱乾坤必賴之非至大至剛任斯文之統者不足語于此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在他卦皆爲風惟在澤地水火之中多爲木澤潤養于木者也至乃滅沒于木則過甚矣此澤之大過非木之大過也君子體象體乎木也如木立于澤中雖爲澤所滅不爲澤所化何懼之有如木滅于澤中愈浸漬愈融液滅與世而相忘說與澤而俱化何悶之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以濟過言白茅物之潔者藉薦也所以承物也夫物而藉之可謂愼矣必藉之以白茅過于畏愼而无咎者也○初正是本弱以巽體之德言又爲巽而說行上是木弱以全體言之爲柔之害以一人言之不以才弱自委死而後已者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善陰之辭也柔則无豪舉之氣在下則有善入之思所以能敬愼而不敗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陽過之始而比初陰用柔相濟庶幾剛過而中天下事有可爲也象爲枯楊生稊而發育之有機老夫女妻而生育之有賴何不利之有稊根也榮于下者也二在初六之上視初爲老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爲老婦而五爲士夫士未娶者也○蘇氏曰盛極將枯而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則生稊者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傳曰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于常分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用壯違時不能勝任故象橈而占凶○初上二陰不勝四陽之重故曰棟橈本末弱也凶由于本末之弱也然本末不自弱以四陽之重不能柔克所致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與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夫棟之橈者別用木以輔之九三剛愎自用雖有輔拒而不入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隆者隆然而起也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夫二比初則利四濟初則吝何也應親于比志相繫者也九旣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于陰以害其剛則不可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剛柔得中此非柔在下者之所能橈而反有時而籍之故吉也曰不橈明四與三異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其不能相濟有爲可知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有也僅免僨事之咎或可矣何譽之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已非可久之道況復生華是速之也士大夫爲老婦所惑豈不可羞乎坤以括囊爲義況光埋迹弁譽无之而始全過以棟隆爲能件食書諾弁其无咎者而可醜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如涉川者過川其力而至于滅頂殺身而无益于濟也故丁事爲凶于義爲无咎此爻正獨立不懼之學乃見其本之弱龍逢比干窮于无可奈何一死之後其棟橈矣故救大過只有救本一着更无救末一着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氏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故以不可咎此之與王臣蹇蹇終无咎也同義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故爲重險中實爲有孚之象人當重險時果能安于義命而无僥倖苟免之心則外境雖屯而心自亨矣心亨者得喪不能搖禍福不能怵故能出險而行有尚也〇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乾坤者陰陽之純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天地陰陽之中乃造化張本之地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萬事萬化之用也坎本皆陰而陽主之離本皆陽而陰主之太極動靜互根之妙本此

象曰習坎重險也

坎爲險習坎則重險也重險則智愚无可避而後天下之眞豪傑出焉易以知險乾之聖人之事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水字一讀以別險也三句皆言水江淮河濟百川之流水

之正也逆其爲災則氾濫平地而失其故道故流水之爲物不盈其性也萬古此流水萬古此不盈故又爲不失其性卦辭所謂有孚取諸此丘氏曰坎爲水流水也兌爲澤止水也陰靜故止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一說不失其信即就人心言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是坎中一點乾剛天然一實之理不受變于險阻而心自亨也功謂出險之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此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爲紀綱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設爲城池甲兵之備內安外寧國是用守因其時善其用豈不大哉〇王公設險

者何六軍是也天子自將故稱王焉受脤而出故稱公焉且夫兵形象水詩曰江漢滔滔武人浮浮水之象也是故坎爲隱伏兵之情離爲戈甲兵之形坎以習事離以出征乾坤乃定不然易何以謂神武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音薦行去聲

洊重也再至也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至險未夷教不可廢常德行以習之在德不在險亦時用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感二反

以三畫卦言二五陷于坎中初三四上皆坎也以六畫卦言六爻皆在坎中初六陰柔居下在坎之中而又入于坎中之窞載胥及溺不亦凶乎窞坎中復有坎一曰旁入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道如先迷失道之解習坎入坎一步深于一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五陽陷陰中坎之所由名也故爻皆曰坎既陷陰中能无險乎然剛中有心亨之象雖未能出乎險而反求諸已入焉而得夫失不在大得不在小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乎險之中也七日不火而歌聲出金石亦云小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之往也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下坎方脫上坎在前故曰坎坎猶乾三之言乾乾也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至與初同歸不已故以勿用戒之枕倚者未安之意○險而知其險方能出險以險爲何慮而且枕之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與往有功者正相反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缶方有反

貳益之也以樽盛酒以簋盛食而益以誠心取象于缶有孚盈缶是也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約信也言語要結曰約自牖言自君心所明處開之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曰終无咎諒辭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于君則惑矣○虞翻曰貳副也按周官大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有器量缶即酌器也爲樽之副樽中之酒不滿則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何氏曰風俗通云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淮南子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離三鼓缶而歌是也樽酒而貳以簋句樂用缶句質之至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人情共安樂則猜疑易生共患難則倚庇自切當險之時臣切于上交君篤于下應四柔五剛其際不以儀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水以流而不盈爲常不盈則平矣祗既云者適至于平也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以人事例之險中多不平之感平則所謂心亨也九五剛中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雖漸安瀾，猶不忘洚水警予之懼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纆音墨

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所以拘繫罪人者。叢棘，如今之棘寺，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雖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凶何如哉。周禮司圜，公刑衆議于九棘之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與上皆失道而陷于險，辭指所之，蹈險之情狀焉，其懼也夫。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如人主繼明而治，人臣委質于君，皆得正則亨。然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養成至順，如畜牝牛則吉。畜，養也。一說專以臣道言。〇楊氏曰：離者，明卦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

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如二曜經天，草木貴地，豈不足成化乎。傳說上節指君，下節指臣，今俱兼君臣言，但此節統論天地人所麗，以釋卦名，下文方指二五言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釋卦辭，卦之二五有徽柔懿恭之德，而麗乎大中至正之爲，此正所謂重明麗正而化成，得離道之純者，故亨，而牝牛之吉以是耳。〇通章以正爲主。一說重在明，天之精華見于日月，地之精華見于百穀草木，雖言麗而明在其中矣。麗正而成明，內視反照，養其盛德，如畜牝牛然，乃所謂正也。此夫子教人以用明之道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言日也，兩作者，明照相繼不絕之謂。繼明言其德，詩所謂學有緝熙于光明是已。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蓋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與。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

六爻多取麗意，而以善用其明爲義。初九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所履錯然。交雜之貌，詩傳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此咎所由生也。敬以直內，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音避

當履錯而思敬，有以慎所往而辟咎也。辟者，危之之辭。〇朱氏震曰：離以柔麗剛，非剛麗柔。初剛在下，物所願交，三爻四爻交錯而來，爲履錯然之象，非敬慎之至，何以免咎。管寧逡巡于萬乘之招，王丹假蹇于三公之貴，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者，地之中色，麗乎中道，故稱黃離。二正所謂柔麗乎中正者，柔嘉維則，臣節之純者也。二本坤之中爻，與坤五爻同號，曰黃者中色，離者文明。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舉中以該正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云日昃之離者言所附麗者乃日昃之時也缶常用之器鼓缶而歌樂其常也若不知此理則當此盈虛消息之際必生盛衰戚戚之感大耋之嗟情所必至變節晚途喪行末路凶何如哉八十日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人不及時奮發何論傷老徒嗟即附情絲竹竟何爲哉傳曰此處死生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不得火之明而得火之烈者也後明將繼之時九四以剛迫之突如其來飄忽閃爍更張太驟也不可嚮邇故云焚如災必逮身故云死如焚而死猶有爲公論所惜而不棄者至于棄如然後足以

盡禍患之極而不足惻恤也傳曰此九四侵陵六五之象六五涕嗟爲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河反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逼于九四之强臣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沱若涕之盛也嗟若心憂戚而形于聲也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蜚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與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離以附麗爲義五以憂懼得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王指五上承命而行故曰王用嘉節嘉乃丕績之嘉折首者折取其魁首也五用上九專征上能敵王所愾而有折首之勲故王者嘉之也獲匪其醜者言所執獲不及其醜類也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又何咎矣繼體之君自當出征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之爲言正也以正邦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哉

周易廣義卷之一終

周易廣義卷之二

程頤著傳　朱熹本義　後學鄭敷敎廣義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山澤通氣交感而无心故名咸夫感則必通有亨道矣而相感之道又利於正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以取女之吉明貞義○上經重明天道以乾坤象天地下經重明人道以咸恆象夫婦不首損益而首咸恆者何曰損雖二少男不下女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

彖曰咸感也

咸皆也无心之感无所不感也去心而名咸兌取无言之説咸取无心之感其義一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山澤二氣交相感應感之正者也舊以二氣泛指造化則于天地感爲重由矣上文言感不言應于二氣則合言之卦德艮止兌說是感者發乎情止乎理義而應者懽忻喜悅以從之和而不流萬化之經也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樂而不淫人倫之則也三者皆感通之正吉亨之本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感通之理天地以无心感物而氣化形生者徧萬物矣聖人以至誠感人而旣和且平者徧人心矣夫言感必有其所感者所感者正而已于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不曰聖人以心感人而曰聖人感人心聖人之喜怒哀樂即天地之榮悴卷舒同一无心也故下文專言天地萬物而不及聖人○天地聖人之感如影如響无有後先故曰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以虛而受澤心以虛而受人傳曰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感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拇音某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不曰足而曰拇者指雖小動未移其足蓋心感而跡未應也感之尚淺故无吉凶悔吝之辭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者心之動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慮之體也○蘇氏曰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爲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則屨之爲累也甚于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於縲紲人之所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感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亂也爻亂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屨股行心慮口言六職竝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

某拇

拇能屧而不能從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爻各以其處爲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音非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居則艮其腓之謂聖人設兩塗以教之言感以腓則凶居其所則吉動凶而居吉理欲安危之幾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雖有與奪之辭言既凶矣何以居而吉得順應之理自无私感之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是故三雖欲止而不免於隨也

執者務以隨人爲主執而不變也往則吝矣○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而反狥夫嬖御臣僕在下者之私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亦不處惜之至也有陽剛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所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當心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不言心而言思者心之官則思但憧憧之思或有邪焉不得云貞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胡氏曰心主感者也而拇而腓而股而脢與輔則又隨心爲感者也隨心爲感者感則不寂寂則不感皆滯於一物故耳惟心則常寂常感若憧憧朋從則從其小體者也非從其大體者也不可以爲貞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不正之感則有害貞則吉而悔亡未爲感所害也光大言虛也虛生明故光虛能容故大未光大故憧憧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音每

脢背肉九五居說體而象艮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悔生乎動如是何悔之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五居尊位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乃其志也而曰咸脢此孤高絕物者之所爲抑末也故夫子嘆之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口輔也與牙相依頰面旁也輔在內頰在外凡言者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感道其衰矣乎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用

說文云滕水超涌也又張口騁辭之貌○蘇氏曰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傳曰雷風相薄又曰雷風不相悖言恒道也又震上巽下爲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

内人道之常故為恒惟恒則自能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以學問事功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高卑以陳分之常也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動散交承勢之常也巽順震動為巽而動動无逆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不孤娩也四者皆理之常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而必曰利貞者何也所謂正者道而已矣惟道乃可久故以久於其道釋貞義

又言天地者指道之大原以示人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得其常道故終則復始往无窮也此以靜為終動為始如動之生於靜則如利貞之所以利往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得天者往來盈縮循其纏度得其自然之理也久成歲功成也日月有中昃盈虧之不常而照有常日月一恒也四時有陰陽寒暑之不常而成有常四時一恒也利貞久於其道者聖人也窮變通久至誠无息而天下化於道而成俗聖人一恒也大言恒必有其所恒者天地萬物之情雖不可究極而終始循環不離乎正而已矣故曰可見蘇氏曰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震則風發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故為恒夫恒久不易之道所謂方也立不易方即是久於其道孔子三十而立立此方也不易之久故能不踰矩而為方圓之至矣丘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所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浚如浚井之浚如此雖貞

亦凶又何利焉蘇氏曰所以為恒者貞也而貞者施于既亨无咎之後者也上下未交潤澤未洽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相與之始而遽以深求之所謂交淺言深患也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此類也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為不正本當有悔居下體之中恒性不失故得亡也傳曰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者以爻明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中久於中也動而无悔久處而不厭者其惟中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是本有其德而一旦易志于功名富貴者也蓋羞之者衆矣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偏不恒吝何如之○楊氏曰九三以剛躁而處雷風之交二三其德忽忻躁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論上不能以孚其朋雖貞亦吝況不貞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內害猶可逃也以不恒取羞何所容於天地之間乎蘇氏曰善惡皆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無所容

九四田无禽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以陽居陰處非其所貪而无獲如田獵而无禽獸之遇也震爲大塗田象巽爲雞禽象田取震動馳騁之義喻有事也震雖好動而脫巽之位則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其位如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也以陽居陰爲非其位二亦陽居陰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以夫婦明君臣也五柔中而應剛中夫柔婦剛其德符矣守此爲恒而貞固不變是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蓋臣之事君如婦之事夫則可君之使臣如夫之從婦則不可○五居中爲恒其德三不中爲不恒其德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吉而曰貞者從一而終爲婦人之正也若夫子當以義自斷而乃聽從婦人之道寧无凶乎其魯哀晉元之世耶

上六振恒凶

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以陰柔居上是大臣當興而紛擾天下以振爲恒者也振猶言振作王安石新法似之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振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意在要功而不知其无功之人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蘇氏曰陰盛于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去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在衆去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陰在內遯之主也其勢至微而其用至窮窮則其終必勝窮則其心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无與處而思求陽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而亨言能遯則亨也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是君子尚操可爲之勢小人猶有包承之心及

此時而遯見幾明決此遯之所以亨也○當遯之時與時而遯易能也與時而行不易能也傳曰聖賢之與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故曰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長非小人之正故以利貞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處之為難大矣哉非知幾而達變者其孰能知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之與山勢本遼絕自下觀之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觀天而天愈遠此遯之象也嚴者君

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君子如天陳氏曰艮山亦君子象嚴象天包山藏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時義在陰陽進退之間至於六爻則同為處遯之人初六以柔在下見剛者遯亦從而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大遯貴於早尾則有厲況可往而有為乎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中言攸往者有所作為之意遯尾雖危若能晦跡靜俟而不往又何災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失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通脫

象言應正指二執之執應五之志也二以中順固結於五有用黃牛之革之象革皮革也莫之勝說言其從五者固也此君子所以能與時行之本○舊云此必遯之志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將為陰柔所溺而元氣危矣故有疾厲夫出處人節與豢養私恩不同係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人事內之道也或云待小人之道宜如畜臣妾則吉言不可係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言憊以甚其疾也臣妾不可與共一家之事況小人而可與共國家大事乎洵乎畜之貴得其道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否如字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徤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愚謂好即從吾所好之好富貴非吾願其樂天知命之君子无人不得者與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好遯是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偶曰配此正所謂剛當位而應者當遯之時而有乎於嘉之美故曰嘉遯人君之正也吉○楊氏曰堯舜、遯天歷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以陰應陽以臣從君其志當固五以陽應陰以君從臣其志當正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有所係則憊。上無所疑故肥。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遯云小利貞指二陰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姤言女壯此淑慝之大辨。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剛即是大。以剛而動。塞天地配道義。何壯如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言大者自无不正。又並舉正大而極言之。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上言至大至剛此即是直養无害。復見天地之心。壯見天地之情。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疏云不言萬物者壯大之名義歸天地。故不與咸恒同也。一說正大指君子。情猶天地屬意君子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之壯見乎雷。君子之壯存乎禮。所謂自勝者强。○註曰壯而進禮則凶。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六爻之義陽以不乘進爲貞。陰以能退爲貞。故得曰大壯則止。初以陽剛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居下而壯於進。其凶必矣。趾在下。初象。征往也。孚必也。○姜氏曰初與四應。恃其有人以孚信於己。可往而勝陰也。不知以剛乎剛則剛太過而不得其中。凶孰甚焉。故象曰其孚窮。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九二貞吉。
二不言壯。見二之不自有其壯。不同於初三四也。此蓋非禮弗履之士。合乎卦之利貞而得吉者與。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而所處得中。可因中以求正。是九二之貞以其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之恃壯妄爲者也。夫用壯小人之事也。罔如罔以非道之罔。不察其幾而信心一往有類於小人之用壯者。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牡羊。謂三也。藩籬也。謂四也。四爲衆陽之藩者。一以防陰使之不得入而害陽。一以閑陽不使其一決而陷於陰也。三不惟四是從。觸藩而往安得不羸其角。貞厲之占其象如此。或曰藩謂上六也。○楊氏曰九三强之極也。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獸焉喜於鬪而狃於勝喜於鬪。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返。終羈縶其角而後已。用罔无所用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夫何足惜奈何君子而亦以罔也
九四貞吉悔亾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有悔亦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卽其貞也故吉而悔亾夫君子之見阻於人猶之藩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蓋羣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輿有積中不敗之善乾輿本健震力助之衆賢合志若輿之有輹矣以壯輿之輹行於決藩之塗吉悔亾益如此陽進至四漸將自大而乾故二言貞吉四益之悔亡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往決柔也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喪易俱去聲
以卦義言五上二爻爲小人就爻而言五柔道致治之主也羊外柔而內剛善於抵觸五以柔居中爲喪羊於易之象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亾也无妨大喜功之悔矣傳曰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苟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蘇氏曰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陰居陽則不純乎陰有志於助陽矣是以釋九二之陽而縱之人皆爲藩以禦陽而已獨无有豈非易之至也與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无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位毋傷於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象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不言羸角者以上陰无角象也正義曰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艱者及其進退无據而艱難以處之不敢求進不已則吉○蘇氏曰羝羊觸藩卽九三文辭羊謂三藩卽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是以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以理則小人不當抗君子以勢又不足以當君子皆所當詳審者小人不能所以不退不遂徒長其咎也但艱則改圖順陽終極而變不至于長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上離下坤明出於地益進而盛也故名晉民功曰康書所謂康功是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用者用此以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傳曰當晉之時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姚氏曰晝日三接上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象曰晉進也
晉取進義所以不名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康侯何以獲此寵遇哉延功以勝以卦象言明出
地上无所不照其天下文明之時乎居功以德以
恭順之臣事明明之后有其德矣錄功以君卦變
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當五之位以大
明乎天下崇德報功有其君矣當其時有其德遇
其君此康侯之以功而受寵也〇乾曰大明終始
大明之繫獨見于晉者同人大有從乾上摩盪是
明之始事至晉直從坤上摩盪乃明之終事明之
難於終始正難在坤之順耳傳曰凡卦離在上
者柔居尊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以全坤當旭日徧地通明爲晉晝之象昭明之也
君子指六五右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人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凡始進必貪薦引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
摧之象惟能自守以正不汲汲以求進則吉設不

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識得
裕字減多少躁妄之心增多少道義之心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何以摧如以其直己守道獨行正也初居下位
未受錫命故能進退綽綽有餘裕也若居位者廢
職失守以爲
裕則悞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摧自人阻愁自我生二以柔順之臣遇文明之君
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故曰愁如
惟下有愁如之良臣故上有勿恤之明主一德交
孚乃吉而受福於其王母也王母指六五大明之
君而曰王母者蓋親之之辭介大也即
蕃馬三接之類象言錫爻言受互文耳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原其所
自受也

六三衆允悔亡

初之摧二之愁猶有悔也六三與下二陰皆欲上
進是以信友獲上而悔亡也夫必待衆允而悔乃
亡則輕於進者
其悔之門耶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柔進而上行者五也三志在
麗明人皆諒其誠而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晝也鼠性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
以竊高位貪而畏人故有此象貞厲者言位雖得
之公朝亦終必失之也鼫鼠形大如鼠好在田中
食粟豆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〇陸

象山曰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
三陰順從於離明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
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
宜其吉无不利此以見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
亦宜其不盡善也陽貴陰賤剛
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順麗之時九四獨以剛進
无德而居高位豈能久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正柔進而上行者大明之主當順從之時或有
計功謀利之心是其悔也失得勿恤邑人不誠往
吉无不利何悔之有凡先
言悔亡者義多在下文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文言往吉本此勿恤之心以往也爲
方之慶在主心之純與不純而已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明極必窮剛極必觸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此道无適而可惟用之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過剛之不可用如此傳曰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非日中之照故曰未光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伐邑之有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當此時也道在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宜克艱其心而不失乎貞正乃爲利焉嗚呼於坤曰安貞於明夷曰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文王之心事可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豈有時而損但爲地所掩蔽有見傷之象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上釋名此釋其義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患以是德而蒙國家大難是明而見傷也古之人有以之者文王是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有文明則外必有光輝烏容掩耶惟至于明入地中盡晦其明无明可見乃爲艱難正固耳大難外難也六五切近上六身爲宗臣與國同休戚是爲內難正其志謂明不得自見而志未嘗不正也人臣當內難忠君愛國惟有此志周旋而其明旣晦暗黯汚濁之中或因迹而疑其心故特揭一正字表之古之人有以之者箕子是也文王得明夷二體之義箕子得明夷六五一爻之義○商紂之時于文王爲大難于箕子爲內難蓋紂惡在上舉世幽暗非文王一身之難乃通天下之大難也文王爲西伯難猶在外故紂自閉文王自明但盡其柔順以服事殷而已雖羑里之囚終不能傷之箕子爲父師在其國內爲文王之事亦不可爲矣故欲正其志不得不晦其明箕子囚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

也嗚呼可謂正矣可謂艱矣故文王一日在羑箕子一日在朝紂一日未亡必西伯喪父師囚而獨夫之位乃旦夕不能留此二聖心一道同曲盡明夷之貞也胡氏曰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于患難自繫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註曰涖衆顯明蔽僞百姓者也故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君子于此潔身而去困莫能與至于三日不食而有非

禍也。然時運之既，不得而避，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不合而有言，斯道之窮，有如此者。正義曰：懼懼而行，行不敢顯，曰垂其翼，志急于行，饑不遑食，以此適人，人必疑之。○蘇氏曰：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勢均于其上，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于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責于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无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厚也，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既已失其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而適敵，主且以我為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上六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占之，賁之初，不可乘而不乘，義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非皆下離，決去就之義于早者，非明不能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夷于左股，謂傷而未切也。二于天子，為股肱臣，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惟在救之速，用馬壯之疾以拯之，庶可濟于萬一而吉。謂之曰吉，乃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非論也。荀九家曰：夷于左股，文王因于羑里之象，用拯馬壯，閎夭散宜生之徒是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象言柔順，蒙難順者，正處明夷之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上六其紂乎？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夫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豈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之耶？吁，此可見武王觀兵孟津心事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有湯武之志則可，无湯武之志則篡也，乃者慎辭。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為腹，左腹者，幽暗之處。入與出對，六四身處昏朝，漸近闇主，已入于左腹矣，幸其柔正，得出門庭而遠去，乃獲明夷之心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一說陽左陰右，左腹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遂其行也。左腹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醫書謂心在左腹，明夷之心乃在于用晦是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不深入昏濁之朝，不知遠去為得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不言艱，而艱在其中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不可息，故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可保，而其明遂至滅息。明一息，則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不可之義嚴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

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為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為晦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也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外晦而內明不明而晦者强明而終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古亡國敗家始也何嘗不聰明才辯高視遠覽祇為失為君之則故至于入地而後已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先德而為獨夫其失則之驗乎君臣各有則二得臣之則上失君之則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傳曰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故為家人家人之義以內為上故曰女貞利女貞者齊家之君子正之也○葉氏曰女貞之利有天人相須之道焉若夏之興于塗山殷之原于簡狄周家之有太任太姒皆所謂女貞也其為利豈不大哉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由是觀之益有天命存乎其間非偶然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男女以夫婦言正位者女不預外政男不親內職也男女正而歸諸天地之大義即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亦謂二五母亦稱嚴重女貞也男女正位內外故然即此是嚴但自內外言曰男女自家人之主言曰父母此二條已備父子夫婦之義下節承言之而特補兄弟耳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惟嚴君盡統治之責男女秩正位之倫故家有父子而慈且孝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夫婦而和且柔也家道至此无不正矣一正家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定君子觀法于家而知王

道之易也能不以女貞為兢兢云○家人謂父子兄弟夫婦之人而非君臣朋友之人也家人之中奴婢不與焉旅人親寡義取與下則言得童僕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蓋言自也君子知風之自故言行皆謹所以脩身而教于家者也物猶不誠無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則相瀆相夷之悔亡矣不曰正而曰閑閑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豫防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正位乎內者也成事爲遂婦人无專成惟在于中饋所謂徒酒食是議女貞之吉也胡氏曰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爲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

采音菜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本此柔順之德以巽從乎夫也文言婦道象推婦德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音霍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人見其悔厲也而婦之以寬則敗矣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姚氏曰夫爲妻綱父爲子綱曰婦子嘻嘻言綱維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即閑也

六四富家大吉

人君以天下爲家四大臣其家相也以柔正居上位開源節流而財恒足能富其家者也○張氏曰四其一家之母與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味一順字可見順會貨斂皆逆德也○以順歸二四婦道盡矣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于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六二貞吉其治也富者治之極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音格

假至也九五剛健中正正位乎外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身端心誠禮教不忒所謂雝雝在宮是也勿用憂恤而天下定矣詩關雎之詩感琴瑟鍾鼓之樂而知聖人親睹其盛矣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周公孔子歸德于文王故曰王假有家曰男正位乎外有旨哉○蘇氏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于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于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一說假當作感格之格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若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故名睽其在人事則衆心乖異不可大有爲而補偏救弊爲濟睽之計則小事尚有吉之道也程氏曰水火相息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

遇則睽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革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若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皆事之大者也○睽字從日說文云日入也或從目說文云目不相視也爲從目之說者曰主見故諸爻多言見然下卦離離爲目宜從目爲長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澤之睽生乎動二女之睽見乎志火澤同賦形于天地二女同鞠育于閨房言睽者不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爲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曰家人何也家人利女貞利二與四之貞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此象之所以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其所以能小事吉者何也人情不和說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通事理不苟說又說之善也卦變柔進上行以巽柔之資而握大寶之柄有其位矣天下事不可以柔爲也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以虛中之誠而來賢人之助有其輔矣是以小事吉此但就人君言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于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于相應萬物羣分睽矣其事各以類聚極言其理而贊之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象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陳氏曰南乎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睽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初四皆陽爲无應如喪馬然而同德相須故勿逐而自復也雖然當睽之時所在皆惡人而絕之已甚亦我之咎見惡而勿絕之詞如孔子之于陽貨也○楊氏曰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蓋合睽者與其亟也寧徐與其偏也寧宏初之與四上下異趨水火異性初動而下四動而上故有喪馬之象勿逐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九四之火値初而熄初九之水値四則涸又離目也常陽能焦大澤者也故有惡人之象不以辟爲辟而以見爲辟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也按

四以初爲元夫而初以四爲惡人者剛陽之士視權門如蔟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爻曰无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得不辟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楊氏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詩曰邂逅之臨巷巷者道路之臨徑也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于臨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他岐雖欲進之猶將遭之雖欲屬之猶將覿之是其遭也孰得而遁是其覿也孰得而分乎二與一故也此六五得中應剛之誠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應非有邪也亦以絕小人詭遇之羞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上九正應而當睽之時彼此懷疑積疑成見欲往而從上但見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又見受傷于上髡其髮而劓其鼻焉夫二遇主四遇元夫何暇曳人掣人而張弧欲脫亦何傷之有故曰无初有終始雖睽而必合也上于三皆稱見見者三自見也其人御車服牛之人卽三也朱子門天合作而剃鬚也○楊氏曰此掣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蘇氏曰三非六之所宜據僻之乘輿而非其人也非其人而乘其器无人則肆有人則怍矣故六三見上九曳其輪而不進掣其牛而去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居二陽之間迹有可疑故生妄見也剛上九也惟剛者性易疑亦易解三惟善遇所以无初者有終耳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之不相應者惟初與四也故曰睽孤元夫倆云善士謂初九也不遇則孤遇則不孤矣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剛遇剛也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濟睽之志二女患其志不同行遇元夫則志行矣

六五悔亾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同心相倚其合也猶噬膚之易往何咎矣○李氏曰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君臣相應不幸當睽時人臣委曲求遇臣主相疑而至于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乖離而天下之睽无時可合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音脫

上與四皆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于孤也上之見三也以爲塗豕見其汚也其人在車而以爲鬼也張弧說弧欲射而乍止妄見之无定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豕洗其泥鬼奔其車弧解其膠矣吉可知也此上九與六三先睽後合之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亾也

睽生于疑陰陽既和而羣疑以亡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方在蹇中不宜走險故西南平易之地則利東北險阻則不利然必得賢聖之君克稱大人者而見之然後可以濟難又必秉至公扶大義能守其正然後得吉也○艮坎合爲蹇艮東北方坎北方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卽東北對方言之不必拘內有取于西南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見險則爲變常在目前能止則此中常自一定〇險在下而止爲蒙險在前而止爲蹇蹇則知者之事所以反乎蒙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當上卦之中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所謂據其形勝進可戰而退可守也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是陷于險阻无用武之地謂蹇之道窮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成功故利于見大人也諸爻皆往而得蹇惟九五不言往故知其往有功也其曰貞吉者自二以上五爻皆得其正位故曰貞吉以此撥亂整頓紀綱而邦因以正也夫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

豈不大矣哉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〇蘇氏曰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于无難之地而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而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暇其道窮矣然此非爲大人者言也初三四上皆因其勢之遠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爲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于險中而能正邦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見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无疑也上六當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是水激山之象非山出泉之象矣故爲蹇陸績曰水本應在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增脩其德君子處蹇之學也

初六往蹇來譽

往遇險來得譽楊氏曰獲譽于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其中居蹯管寧之徒與〇處蹇者以止爲尚濟蹇者以往爲尚故彖皆言往也然自六四以下皆以往蹇爲病而其來有先後之差焉見難而往難不可犯窮而後反人不以窮而後反者爲讓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窮是以有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此孔子之論美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凡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王在蹇中主憂臣辱故蹇而又蹇

以求濟之執心不回志匡王室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即使不濟亦无可尤

九三往蹇來反

大難之衝非一人所能濟故往則有蹇初譽二王臣反而就之戮力同心可也不往即是來此云反者旣往復反之辭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謂二陰傳曰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九三也。如連諸侯之連。傾心相結。而後可與有為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三陽剛。故曰實。易言遇實失實皆指陽也。言當位貞吉。獨指三者。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蹇者非常之蹇也。非常之蹇。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无往无來。使天下之濟難者。翕然變其來蹇來反來連之迹。而來就九五。雲從龍。風從虎。謂之大人。不亦宜乎。○介甫曰。王臣方其杖策徒步而從也。謂之朋。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而能守。故曰節。此如劉先主。顛沛不渝。而英雄響應者。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丘氏曰。來碩應三也。先言來碩。而後言利見者。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故象曰志在內。三以二陰為內。上以三為內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謂天下國家。曰從貴者。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

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故利于西南也。于斯時也。亂流盡殄。无所往。與則宜偃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所謂利西南者如此。胡氏曰。蹇解西南皆取後天對待。蹇下體艮東北。與西南對。解二體坎震東坎北。亦與西南對。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也。動乎險中。是釋卦辭。言人事也。解險以動。乃釋卦名。難已自解也。蓄伏羲言卦也。難而解散。文王序卦則蹇難而解緩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

吉。往有功也。

坤為眾。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則得眾心而无難矣。得中有功。皆指九二。來復即解之中道。乃者。直指之辭。往有功。謂其本得中而往也。○諸氏曰。世有无事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惟速有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坼音出

極言而贊其大也。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枯者以甲。甲者以坼也。萌芽為甲。分裂為坼。註曰。言難解之時。非言治難之道。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言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當險難時民生易入于罪故過小則赦之而不問罪大亦宥之以從輕

初六无咎

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不爲煩擾何咎之有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爻以解去小人爲義易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僭竊拇言依附隼言悍鷙拇指初小人而欲附倚于四其補過之門也與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與四應柔得剛濟不茹不吐以時義揆之宜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卦九四險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隱伏之物黃爲中矢爲直九二處于險中知險之情能獲隱伏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此九二之貞也吉何如之爻多吉解去小人之事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舉錯得宜爲正辭于好惡不偏之中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乘去聲

宜負藏者而公然乘軒且之爲言偷其竊也貞者謂爵祿出于公朝也傳曰小人而據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自以爲榮而旁人恥之故可醜戎甚于寇也楊氏曰趙高僭泰以致勝廣而高與秦俱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而二豎與漢俱滅咎將安歸可不大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指初而汝也見其爲四所親也私情之交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初非小人但以際剛得无咎是倚四者非四所倚之人也剛爲柔所倚朋疑之矣先儒以拇爲六三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恐四之係于私故以解戒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五也朝有小人爲告匪淺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論而內牽私愛不能大義獨斷者曰維見

一解之外无他術也孚信也小人亦信其必解之志也朋之孚君子信大臣之能解小人之孚小人信人君之能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言君子惟不解則已解則小人自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食亦反隼荀尹反

隼上六也在五之上曰高墉謂之曰射益示人以正于力不勞而成在其中矣○一說公指上隼謂三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名之以悖小人之罪彰矣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在人事爲剝民奉君之象是損非善物也而勢有不得不損聖人于是爲說以開之曰必也其有孚乎信而後損如信而後勞其民之謂則人將諒其不忍之心而有元吉之吉于通變之中而无厲民之咎且行之一時而可以貞之後世以是而往何不利乎○蘇氏曰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推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然其爲名則取一而已何也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又曰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生我也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爲之則其利必有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故可以无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私然哉益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无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若爲問答者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右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簋則又簡矣程氏曰此正見于義二簋之享享其孚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李氏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爲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說卦命名深寓至戒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以一而字明四者之應下專以時釋二簋之義又以卦畫物理推言之也凡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故損之損下益上益之損上益下皆主損陽益陰言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與言物理如此馮氏曰此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惟與時偕行耳○楊氏曰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朱子曰忿者洶湧欲者流蕩皆澤之象必是山以鎭其澤即懲窒之象又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合二義見聖人立象盡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九陽剛居下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但遄之爲言或恐未信而凍以數而疏于已數省損之于四无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胡氏曰量其縮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尙上通四合初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其貞不肯妄進正志潔身儒者之
高蹈也弗損益之言弗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節義之有益于人國大矣○註曰柔不可全益剛
不可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
二履中而復損已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
不可遄往而利貞也進之于柔則凶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中德爲志則在我者重而確
然不可奪所以能守其貞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三人者乾卦之三爻也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
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
而爲三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
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天地開陰陽剛柔鬼神造
化之類皆兩而已故特就此爻發明當損益之故
以示人繫辭傳天地男女絪緼搆精之義聖人不
以釋水火風雷之交而以釋山澤之交又不以釋
咸而以釋損其旨微矣○一說三人初二三也三
人同行則損三爲六故曰損一人以此所損
之一人獨行以應上艮兌合體致一勿疑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疑則不專益解所
以一人行之故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于自
治則有喜故初曰遄四亦曰遄不然彼方汲汲此
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使猶云若使也○楊氏曰
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
也偏乎柔者欲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
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亦者過
望之辭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人君能舍己以從在下之
賢者也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有十朋之
龜之象龜者決是非明吉凶之物賢人能燭幾斷
疑故也合天下之耳目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爲
睿智可謂大善之吉矣陸氏曰損本取民而損益
諸爻未有吉及此賦者獨益之上九而求益而內
亡至聖人之不言有无如此有
以十朋之龜言貢賦者小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歸之
于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
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
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其辭之善門五得
无吉焉无咎以下上兼備之得臣謂得人心歸服
无家謂王者以天下爲家
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惟以弗損爲
益故云大得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
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爲益益下之時何

大心仁愛人君則將出災異以儆之人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然必積誠于內體中而行以自靖自獻感通于上如告公用圭者然則无負于凶事之益矣用圭所以明吾孚也禮之用圭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爲贄所以致信也○楊氏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于哀公是也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之施益風雨露雷並用人君亦然在下者承順受之益益未必得之固益以凶事欲其附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告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于中行則以斯告公何有不從以斯遷國何有不依也依謂依四如太王遷岐盤庚遷亳咸爲民所依也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益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謂遷而依人无有不納也○初本坤而上遷于四故有遷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以益下之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我之益下者皆本于真心即所謂有孚也勿問而元吉可知民謂五也惠不本于心者爵祖之詔日下而民不惠其德今如是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惠我德如耕田鑿井之歌正歸德于帝力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問民疾苦猶近驩虞勿問則皞皞如也志則心之所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聖人見世主有以蘊貨亡國者故垂此戒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躁以有求心不恒也或擊之凶所自致矣○益乃恒之反

象曰莫益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二不求益而或益之上求益而或擊之俱云自外來也嗚呼誰有以來之哉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音　號號　平聲

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傳曰以二體言澤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此觀象之本也夬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小人在君側決之其可易乎揚于王庭正名其罪也孚謂小人之罪明而有孚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而猶存危厲焉勿謂君子之黨盛而有雄心又當自治其私誕敷文命而不可專尚威武則一衆而小人立決利有攸往也復利往往而爲臨爲泰爲大也夬利往往而爲乾也又夬言利往欲其爲純乾剝言不利往不欲其爲純坤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釋卦名義而贊其德夬去也亦云必也速也曰剛決柔大義已自凜然健以斷之説以處之然後得

志于小人。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後世不明此義。健爲黨錮。說爲調停。和氣削而國勢隨之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易于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危釋厲光。君子之道光。尚釋卽戎。窮君子之道窮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而陽道以終也。復利有攸往。曰剛長。夬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小人有一之未夬。猶足爲君子之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去聲

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其德而不施。則忌。忌者。天人所共惡也。○何氏曰

澤上于天。決卽成雨。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象。君子之待小人也。上則決之。下則養之。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故下五陽皆以上取義。亦惟健而能說者得之。初九居下。任壯。徒其志意于一決以自快。非咎也。然使決而不勝。適乃貽害于國家。故告以往不勝爲咎。蓋欲其得必勝之算而後往也。○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有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曰前者。適大壯之辭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而往先者乎。宜其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九二得孚號有厲之道者。不卽戎而有戎。雖變出意外。亦可无患也。莫夜者。小人陰險之象。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中則不恃剛而能儆。故有備无患。象言和。二言中。一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音逵 濡音儒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繫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復六四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夬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獨者違衆自立之辭也。易中凡言雨者。陰陽和也。以其適値

而非本心也。故曰遇。濡非實濡也。故曰若。或視其跡而不察其心也。故曰有慍。其用益密。其幾益深。而其謀必濟。正與壯頄之象相反。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无咎而曰終者。一瀉其委曲之跡。而堅其夬夬之志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次且音趑趄

公于此爻。敎以善進之意居多。戒其競進之意居少。益九四本君子。有決陰之志者。而才德不足。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悔可知已。故以牽羊之言告之。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聞言而信也。此大臣依違。慴怯。而又思功必自已出者。將能競人氣不自克。功難成而易敗。往往坐此。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謂以陽居陰才力之不足也聰雖聽而心不信其如不明何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音險

莧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陸則其所生之地也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蓋小人之據王庭猶莧之附于陸也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激合于中行則无咎矣有必決之心者易趯于一戰故其戒如此○三五皆稱夬夬者三應陰五比陰非倍其力不可又皆以剛居剛而有夬夬之義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象曰其施乃光彼以心之无所肆而光此以心之有所係而未光也傳曰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

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居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吝三包羞夬上无號小人最毒最狠情狀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雖處君子而深所以甚小人也若日無其本至于此者猶有可改乎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夬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姤卦文王序卦之次也彖曰天下有風无物不遇則觀象之卜也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戒以勿用楊氏曰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而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已爲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之也遠之且不免而况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荀九家曰謂以致後世人君之溺于用人也○乾巽相遇小畜稱妻稱婦姤乃勿取者巽志在于應乾巽志在于畜乾巽在外其乾爲主姤乾在外其巽爲主也應君子之小人小人不爲主與之配合亦不可長消君子之小人小人爲主與之配合不遭其堅不已一失脚爲千古恨如此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李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用建一陰用日姓資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是姤主一陰遇陽而爲言也○陽氣幼小故羲陽不用之故曰賓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陰道有長遠之勢然與之長者誰也言此以戒君子也按女壯指姤初引其類則益壯從此而漸而長而觀而剝則取之者過也故曰不可與長不曰女壯者遇陰爲壯也女壯之稱釋姤字義則見女后武氏應之矣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信音伸

論陰陽淑慝之分遇不可有論陰陽相濟之機遇不可无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月而卒與陰遇也燥烈之氣有所滋潤而流形者咸見章美矣造化不可无遇如此蘇氏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之際也易曰萬物相見乎離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指九五人君有英毅果斷之德遇乎中表正之位而治化大行于天下也聖人不可无遇如此○蘇氏曰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由前言之固天人相遇之善也而自姤言之因其時以揆其義一陰乍遇犇衆之所忽而聖哲之君所謂防乎其防者也豈不大矣哉○按大矣哉與他卦極言而贊之同義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爭遇不遇而已矣觀于造化人事之故姤之時義豈不誠大乎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以鼓舞萬物命以鼓舞萬民命達于四方猶風行于天下罔有不遇者也○須知四方既制吾意即小人之奸僞无所施又豈小人之敢意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堅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豕陰躁之物蹢躅跳躑也

蹢躅音鄭逐

楊氏曰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遂其繫之之物矣○或曰金柅剛而止物九二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傳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謂初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內而制之使不得逸于外也故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為害廣矣若謂君子之用也魚薦于賓則使之為有用矣○剝之貫魚陰從陽也姤之包魚陽制陰也一說賓猶言賓禮之也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夫子以義斷之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其責于二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非甘心與初遇者論其心固不肯安坐以隋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故其象與大四同然過剛之性自无陰邪之傷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以初之柔道牽觀之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未為柔道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與四應魚固四之有也二先與初遇故曰有魚而四无魚有者在吾樊籠之中可制也无則不能制之如聽其蹢躅然故凶初曰見四曰起皆危其將至也一說包有魚處之之道也包无魚遠之之

道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爲小人或以爲民以爲小人遠之可也以爲民民不可遠也小象又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包與九二同義凡物必日晅雨潤方能成實以杞包瓜不受天陽制之使不得蔓延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俟之則可以回造化矣自上隕下曰隕有隕自天猶而果不食而剝盡復生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姜氏曰夬陰在上取決姤陰在下取包然包魚之包我能制民之象臣道也包瓜之包我爲民依之象君道也包含字義相聯含章正包瓜妙

用。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即象傳所稱中正推所以能含章也陰陽消長天之命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吉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高而觸物者角也上九以剛居上不能包而能觸者所不免而无適卯之咎○六爻以初陰爲主五陽皆以制取義聖人旣戒初之不可往又于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剛居卦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者窮地與物多違故吝也雖然上九何咎之有吾道已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萃亨亨字衍假音格

萃聚也澤本止水其上于地則有所鍾而聚而卦德坤順兌說皆能萃之具也故爲萃萃聚則其道必通故亨當其時正孝子所以申祀忠臣所以申君也在王者莫大于假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在君子莫先于見大人物旣聚則必統壹于王者又臣子必當聚吾之誠信以爲致身之本也夫如是親親而尊尊所以能亨也而神不享非禮

道不可獨人又必利于貞焉用大牲吉假廟之事利有攸往見大人之事○何氏曰此王者受命而興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事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而利有攸往者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萃之所以爲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此君臣聚會之際也一說民順以從君君說以先民君民之情聚也上則君臣之情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享曰孝享非孝則神弗享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此攸之義也聚以正者明以正爲聚非苟[illegible]

以亂天下也亨貞釋利貞文若以正釋亨者正于利見爲尤切耳天命時而已用大牲則時隆而隆也利往者時行而行也使非時大牲非時利往則逆矣○何氏曰王者身膺天命故備物以事其先天下人知天命有歸故无敢自外于王者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陽唱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神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何氏曰假廟萃道之至也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明乎郊社禘嘗治國如示諸掌以此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不言澤在地上而曰澤上于地爲水方聚之義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備詰戎兵乃其

事也除者除舊而更脩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象言假廟象言除戎萃之大者也○王昭素曰此澤字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意同潤澤之氣盡出于地物得廣聚故曰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爲正應不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夫无守正之節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言爲笑者正以見人言不足恤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邪其志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初之亂三之萃非能聚以正者必引之以萃于五則吉而无咎夫此引萃之心一出于忠愛之實心所謂孚也有其孚誠則薄物可祭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于此者矣曰孚乃利見未孚而略禮則不利也○禴夏祭以辭爲主祭之薄者秋嘗則萬物冬烝則衆物備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謂中心不徇于二陰而變其公忠之心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欲求萃于四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于上可以无咎蓋上亦无應而獨立思援而求朋或嗟戒咎窮則卹也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

陽无位之爻亦可少羞矣曰无咎決其從上之可也曰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一說初與三皆言往无咎即象辭利有攸往之往從二之引而往萃于五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說極能巽以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夫上下之聚固有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焉馮氏曰初應四二比四皆求萃于四者權之所歸也四或私其萃于已則咎能如二之引而歸其萃于上則吉此正道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凡萃者皆萃于一人九五當之卦辭稱王稱大人者五也故曰萃有位无咎然九四下比衆陰以分其萃其非孚者或有之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悔可亡也此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未光謂匪孚擇未光之志于元永貞益務增修其德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嗟歎之辭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憂懼之深也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

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咨嗟悲泣豈過也哉當萃之時萃雖難而志不分故六爻通言无咎焉○一說齎如齎糧之齎齎咨猶云懷傷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五之上不敢自安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木生地中漸而益高爲升之象其在人事士君子乘時奮庸之會也當得元亨元亨如何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文王卦位巽居東南坤居西南故曰南征

彖曰柔以時升

卦以柔爲主柔指巽巽之爲物非能破堅逆強者也萃而遇坤故能從容和緩不躁不競以時而升胡氏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者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謂柔向居乎三今則以時而進乎四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言其所以爲柔者內巽外順是深沈縝密之人能順時而進其德備矣剛中指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爲媚說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南征之獻哉且九二一人言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慶莫大于得君志莫切于行道此柔之巽順爲之而貴剛中之爲之也時哉弗可失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故反觀爲升不象風而象木也君子體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順則可進逆乃退也猶物之進皆以順道也○王肅本順作慎

初六允升大吉

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初六雖陰柔而其于升也蓄誠能之故曰允升允信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二陽皆主衆允下爲二柔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游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彖言剛中而應，其所以自結于上者，孚誠耳。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其孚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呂氏曰：升之時，君才弱，臣賢剛，天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之鬼神且不疑，况于一體者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有慶，慶在君之命；爻曰有喜，喜升志之行。

九三升虛邑。

三之剛陽，其才也；正而巽者，其德也；進臨于坤者，其時也。備此三者，進孰禦哉。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音享

大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故有此象。徐氏曰：王指文王也，蓋謂侯度以服事殷，此岐之王業所以興也，故有吉而无咎。○升惟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二言孚，四言順，其義可概見。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言以順從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貞者，純王之心也。而百年必世，躋斯世于大猷，可階而升。所謂積小以高大也。○先儒以爲踐祚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如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在上而求升，立見其消，豈復有所富益乎。示之以貞，而富有之大業可期矣。○爻言不息，蓋日積日累，得一分進一分，此以知進知得爲升，息而不消之貞也。象言消，是積而能化，進一步化一步，此以知退知喪爲升，消而不息之貞也。其義備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潤于上，水自流于下，兩不相得。又以一體言，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以二體言，坎剛爲兌柔所揜，皆困之象也。亨以心言，貞以行言。坎之維心亨，行有尚，是其義也。大人其能之。既曰吉，又曰无咎者，无入不得，事與理俱慊也。坎行險而不失其信，所謂亨貞者，困窮而通，實有所以自信者爲尚。兌之口，則不惟人不信我，而我所謂不言而信者亦亡矣。○處困者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默。

象曰困剛揜也。

陽爲陰揜，是君子爲小人所抑，而剛大之氣不伸，故名困。○蘇氏曰：困者，坐而見制，无能爲之辭也。

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伐之夫惟伐之是以
陽不能堪而至于戰戰者有危道也而无所謂困
困之世惟不見伐而見揜陰有以消
陽而陽无所致其怨其爲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處坎之險而有兊之說故曰不失其所亨所亨者
何乃孔顔樂處也困之移人因于柔茹成于矜激
惟剛中則不撓而折于困亦不蹙而重其困何吉
如之亨屬君子而以貞屬大人君子之說樂而亨
大人之剛貞而吉非有二也曰尚口乃窮者困未
是以窮我惟尚口乃自取窮矣顧廚俊及標榜盛
于一時而黨錮遂起君子不能復振遣斯戒矣○
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遨時咸之
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
道守正之大人又非可以一端概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所以瀦水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
猶言授命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欲遂其志極之于
致命而後已○象以剛揜爲困困
在坎象以澤无水爲困困在兊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以陰柔處困
之下將欲困之其應而適以自困猶臀困于株木不能
以自安也欲之其應進不獲扶猶入于幽谷三歲
不覿不能以自通也以柔揜剛非理之正長惡不
悛將自及也故六爻別言
之株木无枝葉之木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谷其地也幽不明者其人
也以幽入幽安有明之望耶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厭飫若悁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酣飫
過宜則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畜寵命
愈隆則責任愈重所謂困于酒食者如此二將何
以承之惟利用亨祀以事神者事君則善也困之
時動而得凶故曰征凶然義所不辭竭誠以圖報
效雖凶何咎紱蔽滕也傳曰朱紱王者之服赤紱
臣下之服朱深而赤淺○九二爲二陰所揜賴有
天王聖明九五之徐而說之也君臣各以誠相通
而困者
濟亨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得中應五君臣同德
其福慶及天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以陰體而承乘皆陽小人而志武者也不特揜
二並以揜四然四堅如石二難近如蒺藜進退維
艱禍將及身爲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六三陰
也而居于陽自以爲陽而求配于上六三之應在
上而上六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凶小
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
剛其終初六之臀
困六三之妻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剛謂二不祥即所謂凶也以揜
四非三初心故不吉困于石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自上而下曰來謂四來拯初而徐徐不果也困于
金車乃所以徐徐之故金車指九二四與初正應
而與二同德見困之揜二也棄之則不能欲往則
傷二故曰困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吝然正應相

從必有終也寒士之友窮困之臣各安其正而戶
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困以剛揜
得名而柔亦未嘗不困也柔之困也以犯剛爲忌
以退守爲安剛之困也以動躁爲戒以擠佚爲福
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然柔之困困于
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剛之困困于酒食困于金
車困于朱紱別而言之柔其甚矣
故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五爲上六所揜其[illegible]二志豈樂于爲與
哉以正應之故不忍棄之使之出幽而遷喬如上
六之有悔可與終必相合而
有成也以九居四爲不當位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說音悅

劓刖者傷于上下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
乘剛故有此象是服事我者反得制我猶赤紱臣

下之服而反爲所困矣夫人主見制于羣小而欲
振之多以輕發而敗幸其剛中而說體故能不激
不暴遲久而有說也利用祭祀又以誠感之享祀
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享帝而
祭廣○一說二五剛中卦稱大人爲但五爲陰揜
之故有疑其臣有劓刖之象昔曰臣作股肱耳目
夫既有劓則其臣則前後左右皆左隔左行之人
五雖當宁以臨其臣不亦徒勞矣乎惟下應于二
君臣同德以拯困一誠交孚乃能投之福也二言
朱紱五言赤紱二言享祀五言祭祀其與二爻互
明其
義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謂濟困之志中則不縱不暄順理而直故有
說也二曰有慶五曰受福井大人其說者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柔而牽已者葛藟也陰陽之柔不能自割[illegible]
葛藟也五而有說困者以道則邪窮寒心皇遑而[illegible]
不安故曰于臲卼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曰[illegible]
者思謀之辭也動悔動輒生悔无所不困也有[illegible]
咎前之失也變其所謂揜[illegible]
者則何行不得故曰征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居剛之上而揜乎剛所處未當也因動
悔而有悔心行與吉會不終于困矣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天一之水爲坎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
多以險稱其在卦而得水之貞性者惟井風行水
上亦爲風撓而成渙水在風上風不能蕩水而爲
井是井之爲德有不變之義焉古者國邑之建必
相水泉之所在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也有
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故曰改邑不改井終
日引汲未嘗損終日泉注未嘗益汲而往者其欲
充汲而來者其望滿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此井之
道也以下言人之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
也汲井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總言井有
養人不竭之德汲井者當究其功也以王意言井
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時有改而法
不改于舊章无所增損而人人皆被其澤也汔
至以下又戒守法者不可不敬慎以保其終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井之爲井本水在下
而出之于上從巽取義不從木取義繫井者巽入

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井不動而及物，其出有源，養民而不窮于用者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剛喜于有爲，惟剛而中，故能監于成憲，率由舊章，因可變而法不易也。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去聲相供

傳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也。勞民者，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馮氏曰：木以德言，井以器言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水爲之紀，木爲之行。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于水下，而井爲溫；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于水上，而井爲滄。木氣之出入，惟井爲可見，而坎之爲井。

又自巽而成坎，故曰木上有水。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凡井在甲地者，禽鳥或食其水，杜詩「鸊鵜窺淺井」是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井泥不食，而爲時所棄，異于井渫不食者矣，故曰下也。悲其遇而歎其德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音食鮒音附

井谷者，井傍竇穴也。井未甃之，竇小魚相附旅行爲鮒。射，下注也。謂井傍穴出之水，僅可下注于鮒也。如敝甕然，水下漏而无養人之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行之象，同是剛中而功不上行，象

言无與之故也。或曰：以井言爲谷之射鮒，以汲井言爲甕敝而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謂上无正應。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不停汙也。井渫而不見食，人皆爲我而心惻矣。惻之者曰：此水可用汲也。有其汲之，則王明並受其福。蓋祈望之辭。王者之明，能養賢以及民，民之福即王之福也，故曰並受。聖人深致意于陽剛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不自惻，而行道之人惻之，好賢之公心也。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情切而語傷，所謂巽

乎人之求之與。

六四：井甃，无咎。

以甎甃井曰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雖功不及物，而所以濟世利物者，有其具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居坎體，不患無水，而患无井，故曰修井。然能修治而功不及物，合下三爻觀之，士之能用汲而普澤下民者難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者，清之極。由北方爲寒，乃水之本性，甘潔而又寒冷，可爲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六爻惟五曰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以君德言所謂淵泉時出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去聲

收汲取也晁氏以為鹿盧收繘者也幕覆井之具也孚乃水之性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此大臣師保之位以博濟為公實心實政收井之成者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則水出乎井井成井養不窮之功也象始末揭言上下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矣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傳曰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故為革卦辭以變法言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然必大亨而利于正備乾之四德而後悔可亡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此言水火者澤火也非如坎離有陰陽相濟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惟勝者則革其不勝者葉氏曰睽中女在少女上分離順而心不同猶文王立殷紂之朝三事大夫皆不同志而已革則少女上而中女下倫次失序不相得甚于不同從勢不容以不革也故文王之象睽也自言已事也其象革也所以教武王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說音悅　當去聲

革而信之釋已日乃孚下言卦德則其所以致孚者也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則見理確而不拂于人情故能大通而利于正正未有不當者曰乃亡難辭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天地之革也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此世運之革也順天應人湯武以之可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革故為革象君子體之以推日月星辰之遷易治曆數而明四時于是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動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趨事胡氏曰四時以相生為革離兌之交以相克為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曆者當能明之○大時之推遷變革无不以火為候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民疾火不數變疾必興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火藏澤中夏秋之交陰陽之大分也 數音朔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其名而義不同也陽剛本有可革之才而居下无應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妄動聖人之于變革其謹如此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故戒之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不可者嚴礙理不可爲即所能爲與所得爲皆所不爲矣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卦曰巳日乃孚者君之革巳日而即孚臣待君造始而後代終故爻曰巳日乃革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巳日而君不疑民見信也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故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則亦有

孚而可革也二言征吉巳日乃革之後也三言征凶革言三就之先也革言謂以改革之論相𤕤度也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已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卦巳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故彖所稱悔亡歸之有孚改命乃其所以悔亡也而吉隨之矣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命令也或曰此湯武爲諸侯時也湯曰懋德武曰允良此其所謂悔而天下信之即在此改命即革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毛落于仲夏澤于仲秋亦離兌相革之象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未占謂不待卜筮而信也變革之道于是爲極故以虎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巧稱大人焉蘇氏曰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爲虎君子爲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毀人以自成廢人以自興故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則在我而已炳然自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應矣此豈待占而後信者哉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即煥乎之文章征誅與揖遜同道者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有剏制顯庸之主則下有潤色洪業之臣故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斯時復何求哉若復有所往則躁擾而凶惟居貞不動則吉也蓋觀商周之際而數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羣言譸動胥小比周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君當嚴刑以威之而盤庚雖諄及多士多方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因引之以迪簡至再至三汲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于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至于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務徼聊會哉後世商告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巳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其毋輕變以速禍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文踈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彰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吉字衍文

鼎烹飪之器上古未有火化茹毛飲血而已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故觀象于木上有火而名鼎其在人事則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此鼎之義也故曰元吉亨又鼎之爲物端而重凝而固大而能容古人取之以象大寶之位又古者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庖犧氏與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周衰至

有問鼎輕重者○詁曰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無制亂可待也法制應時然後乃吉故先元吉而後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音烹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木巽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亨烹也飪熟也亨飪不過祭祀賓客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飱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按下陰爲足之解謬也當時只畫此不畫鼎且五陰爲兩耳似矣初陰爲兩足可見何爲而三也程傳亦云制器尚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蓋鼎象也以木巽火是其象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木巽木曰養而不窮木巽火而有養賢及民之用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保鼎以德而位上之賢輔之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有其德矣卦自巽來柔進居五嚴柔而履大寶之位處中而應九二之剛兼此三者故能長有重器而爲享帝養賢之令主也與以元吉○木本助火者只一巽字便成妙用凡聰明人所自有加以意氣即是以薪助火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必正而後可以凝鼎實君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天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否音鄙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以其子是象中取象蓋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猶得妾未爲重有子則可重是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不顛而出亦必有道矣故以顛趾爲悖而不如顛之易爲力也故曰未悖也貴對否言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于惡而爲仇矣五得中而應而初欲卽之其能卽之乎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疾謂初有敗疾也或曰如介疾有喜之疾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之實可以享帝可養賢以及民其可不愼所往乎愼乎始則无尤于終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以陽居鼎腹之中又承上卦文明之腴本有雉膏之美可以爲人之食者也然以過剛不中越五應上以木之極應火之極鼎沸火烈耳雖在五若將革之不可舉也爲鼎耳革之象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雖有雉膏之美不見食矣幸其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陰陽方和而爲雨變盈爲虧悔消而吉至也蔡氏曰此是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于其君者與井九三相類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以義合失其相求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足謂初餗鼎實也雉膏象士人文德之腴公餗象王家大烹之養初未有實則趾可顚四既有餗則足不可折也形渥晁氏曰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錢氏曰此傾敗天祿顚危宗社之象大臣居上任重而不勝其任必有重刑聞者慄矣○傳曰其形渥謂赧汗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事君先資其言以成其信今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于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鉉貫耳以舉鼎者也金鉉以金爲鉉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任賢勿貳是其貞也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相濟言則上爲玉之粹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即鼎有實之實二五俱有中德故曰中以爲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以陽居陰剛而能溫精明出以渾厚故比德于玉焉鼎重器鉉必以金玉所以飾金者也可以奠鼎于不傾故曰大吉无不利○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廢矣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崔仲鳬曰鼎之爲物實而用可重致之者鉉也及其俎陳而鼎設實食而禮成彼鉉者出耳屏人隱莫能名其天下之至德也夫故當其事難君子弗之辭也暨其事去君子弗之

處也是故業崇而風遠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而節之以柔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德爲長子夫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修省亦能致亨下正言其所以亨也震來當震之來時也爲長子者常如震之來而虩虩然恐懼驚顧則必能笑言啞啞而和適自如矣啞啞不欲肆聲狀震驚百里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匕鬯謂能不失其常度也猶舜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也匕匙也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

虩音 啞啞 音厄 喪去 聲

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秬黑黍也鬱鬱金草也
鬯暢也釀秬黍爲酒以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
條暢酌而灌神也○傳曰虩虎謂
之虩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

象曰震亨

震有亨道
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笑言之後不以安豫而失節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出字上脫不
喪七鬯四字

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
中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出如帝出乎震之出長

子出而繼世也曰主者詩曰百神爾主
矣肆類于上帝是也可以者許之之辭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上下皆雷曰洊雷猶坎言水洊至也
恐懼者作于其心修省者見于其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爲雷又爲長子辭與彖同文增
言後者明虩虩而後能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初震來二亦震來猶云洊雷也故益加厲爲當大
震其貨貝而躋于九陵之上常人之情震驚則多
喪失故喪七鬯喪貝勿勿言之十萬曰億盛大之
稱也升高遠望以避之棄其所有而弗惜也然

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喪貝以明
初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九之不以威窮物也七
日得既濟六二同占皆于二言之者自二至上又
自上而二七數也○傳曰億度也以震來之厲度
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
則升至高以避之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初九之剛也初剛方虩虩而二乘
其上能无危乎非謂初來震二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爻俱先言震者謂當震時也蘇蘇緩散自失之
貌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下震以
心言若能震動其行以去其不正則
可以无眚矣蓋因其失而開示之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介上下震之交所處之
位不當中失其所生也

九四震遂泥

四亦震主然亦不正之陽而陷于重陰之間遂至
于泥是以有用之才而淪胥于聲色貨利者一厥
不振
惜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陽而陷于重陰則其光不發
所謂暗昧其陰陋陋其害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陰居君位而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處
經事變无時而不危也如是則更于變故者熟操
于心慮者久矣故能大无喪而有事无喪即所謂
不喪七鬯有事者有事于恐懼修省因多難而興

邪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與吉行反危與行會也文曰億无喪有事大子先察其事言之惟中德以善其事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處震極志氣消索則瞻視徊徨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震不于躬于鄰謀之之蚤爾震字與三同上指遇下指心儆戒豫備可以无咎與三无應故婚媾有言三方蘇蘇上乃索索能无笑詈乎楊氏曰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鬭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

矍然而懼乎震之上六似之然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懼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吳王而晉國弭其知所謂畏鄰戒者與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謂中心心无主則亂雖凶而得无咎者鄰之所戒而我知畏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疏曰艮其背此明施止之所也蓋身動物也惟背爲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背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愚按獲其身則欲動情勝即當變寂而我如何行我如何止都從形骸上起見見其人則感害明從凡有設施而因人有行因人有止都是法界上紛紜不獲其身求其所以爲身者而不得也身无聲色臭味安佚之欲併耳目口鼻四肢亦如无有即目與接搆不見有客感之擾擾矣不獲不見俱艮背之驗也傳曰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何氏曰其庭即艮背者之庭其人即艮背之人既艮其背而外至之物不能獲其身而與之接矣故即有他焉行其庭而不能見其人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行止以應感言動靜以心體言動靜一因乎時而不以我與則兩忘而化于道矣其道者止之道也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行止之止與艮止之止小異艮止之止即下文止其所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謂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即孔子踵之時所即不踰矩之矩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背者止之所
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蓋
旣止其所見得我自有當盡之道无與于人人亦
有當盡之道无與于我我與人終日應終日不相
與何咎之有上下謂上下卦敵謂鈞敵陰陽相應
爲應皆陽皆陰故曰敵應八純卦皆敵應獨于艮
言之者惟艮爲止止則忘于相與故敵應不相與
爲止義若他卦動入麗說之類何嫌于相與耶○
傳曰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仁敬孝慈信得其所則安
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大治非
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立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心之官則思如山
之寂然不動而罔敢踰越故曰不出其位定理曰
所見在日位何氏曰易重時位時位卽道也象言
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无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爲

時中矣象言思不出位則知止无
定位位一止也學之爲素位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在下象趾以六之柔而靜爲艮其趾而不行也
立脚旣定全體无失何咎之有曰利永貞勉其終
也艮亦以人身取象彖曰艮其背止于所當止也
爻自趾而至輔各因所遇之位而吉凶悔吝生焉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乃其正也止
于方動之初故曰未失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當之波蕩之地而不爲動
者在己固能止矣然君子之心必人己兼成而後
快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
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

也○楊氏曰以六二之柔而欲正九三之剛如以
腓而止肯吾知其不能也王曰好色而輒亦曰太
王好色王曰好貨而輒亦曰公劉好貨輒豈不拯
其隨者哉輒之心則不快也六二力不能拯不得
已而隨之又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聽其
上之輕動也君子于艮之六二可以察其跡而哀
其心矣不拯爲
句其隨爲句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
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膂也謂脊骨也古云
膂力方剛氣力所自出列其夤剛強之象九三以
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
下判隔如列其夤矣此蓋剛而止不得其所也其

心豈得安乎告子之學近之○寂然不動者心之
體如之何可以絕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
可以絕物二隨三而不拯是狥物者也三
艮限而隔絕是絕物者也其病皆及于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艮限爲肢體之失耳不知危乃在
薰心也所謂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與

六四艮其身无咎

身爲動物六四以陰居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時
止而止故无咎但不能兼時行則行故不可謂之
艮背矣氏曰艮所貴者不獲身然未有身未得止
而遽可言不獲者也子事父臣事君身先止于忠
孝然後可言忘忠孝四正
從艮身以幾于不獲者與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語曰躬行，曰恥躬，身似形質而躬兼行爲，曰止諸躬，謂其行而有節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易發而難制者惟言，故多悔。言出則輔動，六五能制之于言先，故曰艮其輔。是惟不言，言則如絲如綸，不妄發而有序也，多言之悔亡矣。咸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腑，艮之輔在五而腑不求，何也。腑則背也，卦取成卦之義而曰艮其背，爻則取其體之動者而別其得失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心之靜專安易爲中。正字羨文。○傳曰言以得中爲正，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上九敦艮吉。

止于是而不遷，始終如一，曰敦，如大德敦化之敦。衆止會于一止，而无一止之可名，故直以艮歸之。

而獨許其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其厚于終，无間于始，故吉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上下皆震，獨初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以卦象言，木之高而因乎山，其高有因，其進有漸也。以卦德言，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行女歸之象焉。而又戒以利貞，何也。蓋女歸亦有漸而不正者，如昭公之取同姓，于禮未必闕，而有不正之嫌。在仕進則如朱穆有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是也。○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

辟音闢

咸、恒、漸、歸妹也。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愚按以長女從少男，不若少女從長男之正，然一吉一凶者，男女上下之別也，而止而巽與說以動，理欲之感異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此于晉進也不同者，是以進釋晉，漸則言其所以進者在乎漸也。謂人皆好言進，而漸之爲進也，循序而俟時，如女歸之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曰進得位。得位即是以正，但此就爻位言，故下又申明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夫一正可以正邦，有功若此，進其可以不正乎。此釋利貞之義也。

其位剛得中也。

謂九五也。英明剛毅而无偏私，有君如此，君子之

進而可不以正乎。○上文進得位雖兼君臣，實主仕進君子言，故特以其位提言之。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夫君子之進以正，實本于德焉。止則恬退无求，巽則舒徐不苟，以輔剛中之主而成正邦之功，動寧有窮乎。○咸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漸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咸漸皆以貞艮爲主。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賢字疑衍

山木不可以躐高，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摩而後善，皆有漸之義。賢德謂純美之德。居如寬以居之之謂。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是孤臣在下而未獲乎上者履危蒙譏勢所不免故爲厲有言誚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何咎之有聖人之不急于進如此○鴻字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以位言曰義以明厲位使然非有以取之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也衎衎和樂意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漸以止巽爲義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務進妄動若鴻之漸于陸者何適而可乎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言不可進也爻因象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爲夫婦之所以凶者以爲戒也守正以閑邪是謂禦寇言可止也下三爻皆重止故三之辭如此○夫謂三婦謂四與小畜同義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言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四若以不正而合于三則雖孕而不育如是則凶也是則匪婦也而寇也雖三能以其剛遏六四之柔又有禦寇之象焉乃爲利耳此說本之程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與初二同體乃其羣也離于干于磐而于陸遂衆忘反故不復也野合非偶合不以正故不育也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守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柔不乘剛如鴻不木棲漸于木言不能安也桷平柯也惟平柯之上可以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過剛惟順以巽可以免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之視磐猶堂與階也漸陵者居高之象六二柔順中正衎衎然獨立无營而爲三四所隔如婦之三歲不孕然終不能奪其正也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正邦而有功吉此周公自言已與成王之事也○卦以巽爲女艮爲男而爻以五爲夫二爲婦者取陰陽相應而言也三四亦言夫婦三已孕而不育合之不正也五未合而不孕有待而合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乃人君之所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故有此象。儀，羽毛旌纛之飾也。古者建鳥羽爲準，以爲三軍進退之節。上九之羽，正所以爲士人進退之表儀。漸上之羽可儀，盤上之志可則，蓋百世之師也。鷹揚之烈，不倖于二餓夫；袒擊之功，不加于四老人；麟閣之勳，不宏于一客星。○一說過高則反下，故上復爲陸。上雖高于五，所以降言陸者，若臣之定分也。進而能退，介于道而適于分，是亦儀民者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男不下女，所歸者妹也。征謂不待男而行，其初歸則凶，既歸則无攸利也。○隨與歸妹，兌震易位者也。動而說爲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得男女之正，故无亨利貞。說以動爲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歸妹正有然者。下文一反正以明之。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在家人則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在歸妹以陰陽交感爲天地之大義。蘇氏曰，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烏肯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上文特因歸妹二字，說其正理；此則指名義中所不足之意。以情相說而動，所以爲歸妹也。特以少女說長男爲戒。嗟乎，好莫甚于好色，說莫說于少女，于此說而不妄動，則无不貞之說矣。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則紊男女內外之閑；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義，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嚮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永終知敝，戒其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則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能履而託之乎，跛嫌與嫡竝也。以分自守，故吉。曲禮，世婦姪娣。古者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姪娣從，則娣者從嫡以事人者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久也以久于娣爲心有他念則僭也以此恒德承助其君故有能跛之吉也王氏曰初承二二承
五娣承嫡而嫡承夫故曰相承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稱其君之位而謹守幽觀之貞未能視而託之乎眇不自專也幽人猶言靜女二有幽靜之德而五尚德不貴飾又成其幽貞也○二媵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于初二僩之也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妾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道也故象曰恒曰未變常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人以終隱爲常女子以貞靜爲常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須如相須之須須而不遇急則爲娣之歸而已或曰須女之賤者天官書須女四星織女三星織女貴須女賤○陸氏曰以說而動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其所謂長男而說之者四也然而非其應也徒以情不能含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豈妄待所能定也哉不得不反而歸于上上與三應而皆陰又非以嫡相敬待者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卽彖所謂征凶位不當者獨于此爻明之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四正以長男受少女之歸者剛嚴柔能從容俟時以全其妹之正故愆期三四雖非應然近而相得震男兌女終必相合故曰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幾音機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尙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未歸曰妹已歸曰君君行則娣從娣之袂良于君以表君賢也月幾望在小畜中

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抗也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傳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于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按帝乙指五君指二帝乙歸妹猶云歸妹帝乙耳爲五取二之象尚德不貴飾正指幽人之貞自二言曰眇能視自五言之則曰月幾望吉者君子好逑樂而不淫也卦惟二五有應丘氏曰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則歸妹之主也二不言歸妹則正妹之身也初三乃妹之娣媵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尙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若圭反

女嫁則承筐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之實不成嫁也士婚則刲羊以宴其新婚召鄉黨僚友而食之刲羊无血不成婚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約婚不終故其象古如此○古者婦助祭必有筐筐實蘋藻之類而諸侯卿大夫射割牲取血以祭无實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不曰筐无實而曰上六无實陰柔无實德者也无實則所承者虛筐耳蘇氏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終无敵者哉上六則敵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不績之譏也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象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音格

豐大也伏羲觀雷電皆至之象而名卦又以卦德言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假至也豐之亨孰致之王者致之而至于此也然又有憂道焉勿者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以爲徒憂无益但宜兢業以守之如日之方中則豐亨可長保矣日中言治之盛故稱光爲中天有憂其不及乎中之意于聖相傳只一中字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卦名義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所以致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承豐大也而言王者際此時不期大而自大所尚者然也宜照天下謂王心常在天下擺一世于光明如此方成其大也必言日中者日惟中方能徧照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食虧也按象意有兩層宜日中而照所以張豐大之治而砥尚大之心日中則昃又所以策持盈之心而安長久之計宜日中以王者之心言而日中之時則未可恃也知日之必昃而兢業以持之勿窮于照則昃亦中也亦照也食亦中也亦照也人能操天地鬼神之勝者以此○胡氏曰消息盈虛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機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待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此因天地鬼神之常理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折斷也必折獄而後致之于刑惟明克允也傳曰噬嗑以明在上而麗于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豐以明在下而麗于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而動之資明爲尤急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有尚如尚大之尚明作可以有功震動爲能底績往必有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十日爲旬旬數之極猶日之中也過旬則昃故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是雷電晦冥之日中而非光天之日中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豐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必反見疑曰疑疾者人主之病莫大乎疑也惟在積其成意以感發之則吉發如發蒙之發孚者疑之反發者蔀之反○豐宜日中而雷在其上故有見斗見沫之象二三四爻上二句但言闇君世界如此下則諸爻所以自處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謂積己之誠以發君上之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沬作昧亾大反

沛一作旆謂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九家易以爲斗杓後小星也肱後爲肱右肱人之所用三處明極而應上六則當至于廢棄如折其右肱然遇非其主十三何咎或曰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說文云蔀草覆蔽也公羊傳云草棘曰沛孟子曰沛澤多而禽獸至何氏以爲豐蔀豐沛皆草木蒙翳蔽塞之象更詳之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居豐之時以保豐爲大事豐其沛不可與共濟也爻言折肱咎上之不能用象言不可用以保身之哲訓三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二應五四近五故其象同也夷等夷也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同德和夷宜其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近闇主惟幽故不明明德爲闇主所掩也下就同德猶行者在幽闇中得明者以相引行與吉會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居動體有經綸雷雨之志而或不足于日中之照下四爻剛柔交錯所謂章也若能來致之則有慶譽而吉矣慶以天下譽歸一人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自二之五曰往自五致二曰來○吳氏曰豐多傾危之辭傾危易爲慶譽而豐可保矣自古處豐者皆開創中興之後積累日久時當守成以柔道之主遇之則然而或以見沬見斗之故加咎于五之暗則失象之意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爻以有慶譽爲人主之吉象則以人主之吉爲天下之福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高亢昏暗自絕于人人能與之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當炎炎隆隆之候而[illegible]距人于世之外有三歲而不得一覿者[illegible]○楊氏曰自古小人掩其有之則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illegible]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

攬勸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掩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掩之以奸訣此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掩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巳之屋而巳而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際天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㝎其門而自藏家之掩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炳燿行于室廬鹿游于臺矣豈復覩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翔于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闚適足以蔽其身故曰自藏明照人所自有自有而自蔽之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上之火石火電光不可以久故爲旅當旅之時隨寓而安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吳氏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蔡氏曰此言天子之旅者不然天子以四海爲家巡幸所至謂之行在程子謂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爻不取君義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六五得中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是以柔嘉維則之善而順乎陽剛以資其能以安靜知止之心而見幾明決以善其動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外指外卦以別于六二也一說麗乎明如因不失親之謂孔子微服而過宋是柔中而順剛主顏讐由與司城貞子是止而麗乎明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男子生而志四方懷土懷居者小人也堯舜勲華如浮雲過太虛伊尹復辟周公居東進退存亡如蘧廬之一宿故云時義大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不可久留于山囚不可久留于獄也刑不明則寃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慎過慎則滯故欲不留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猥細鄙屑以自取災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迫自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卽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少曰童長曰僕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不能得童僕之貞信是我之尤也單釋童僕者旅中親寡所謂漸與骨肉遠轉與童僕親是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息浪反象同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行過高而性驕亢故旅次而曰焚失所安也童僕而曰喪失所賴也雖貞亦厲

甚言過剛之不可處旅也。○楊氏曰，二三四皆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羈旅之人而招焚次之厄，庇身无術，亦可傷矣。以旅與下，謂視之如旅人也。待童僕如悠悠行路，安得不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詩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註：處處，居室也。○資所以爲用，斧所以爲防。四既得之，而其志不在乎資斧也。季孟之待孔子以行國中援室，孟子以大，何快之有。我，九四自謂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惟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音石

六五柔順得中，爲離之主，當播遷之會，必求文明之賢以爲助，故有射雉之象。當此時君臣皆失其所，急而求之，雖不无亡矢之費，而終以光顯令德撫回天命，所亡者少而所得者大也。如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五其以一旅興者乎。○舊以人臣言，雖爲六五文明之象。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以羈旅之臣言，則上逮爲君命；以人君言，則上逮爲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三與上應，而體皆剛。三焚其次，上焚其巢，皆以剛心猛氣使之也。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後號咷。始時樂而後悲哀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言輕失其順德也。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註云：居高危而以爲宅，巢之謂也。以旅而處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一說巢所以居也，焚巢則欲止无地；牛所以駕也，喪牛則欲行无資。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在下則以瑣瑣取災，在上則以焚巢致凶，无與鄰皆失也。昏愚之人，身遭禍患，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繇，若罔聞知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在人事則能深入乎義理，有亨

道焉。陰爲主，故亨者小也。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利見大人也。傳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則小亨者，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巽者入也，重巽則深入矣。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則柔順而入人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指九五，以發强剛毅之資，據乎建中表正之極，而其志得行，則九五之爲大人也。柔指順乎剛，順乎此耳。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若徒以一陰潛伏爲巽，而不究

乎陰皆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皆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〇褚氏曰獻可替否其道乃弘柔皆順剛非大通之道然則聖人爲用巽其惟用之于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合大象俱以申命言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古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于天下商之盤庚三篇周之多方多士是也〇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蠱觀姤皆然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軍中之法鼓之進則進鼓之退則退曰貞謂其强力而有功也卦以初四爲主所謂柔

皆順乎剛者進謂進而順乎剛退則安于下也進退者巽陰本性及從陽而變遂爲武人之貞四則用武而有功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强則志治矣〇初貞履六二若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武人爲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一曰志治一曰志剛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卑人之所安也巽在牀下過于卑順有不敢自安之意而叮嚀煩悉其辭以自道達象禱祀者用史曰祝用巫以贖庶可以有靖于天子則吉而无咎紛若禱祀之貌猶言多方也吉又曰无咎者恐有議其爲卑之甚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者用剛巽乎中之謂過于卑順而非諂也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一說頻巽巽而不已非勉爲之而失也則習爲之而過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窮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以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是近臣之能順乎剛者不惟悔亡而反得乎

剛之助如田獵之獲三品也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殺〇註曰乾豆謂腊而乾之以爲祭祀豆實也〇蘇氏曰解曰三狐大小人也巽曰三品親君子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庶爲之多故曰有功四之悔在二陽四之獲亦在二陽故曾曰悔或可以爲功傳謂獲三品者于卑巽故天下歸其功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去聲

九五尊位而居巽體當內省其蹙之餘宜有悔者然剛巽乎中正爲能詳審善制以歸于貞故吉且得因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

謂之庚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申而命之轉移審運于其中而入人甚深其所謂貞者如此吉何如之○張氏曰蠱言先後甲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必言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居中而九得正正則施爲正固中則存主專純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陽爻之能巽者惟二與五而三上皆不能也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者巽之極而不如

變乃欲歸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爲喪其資斧雖貞亦凶一資斧也旅貴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于過甚故以剛居柔者喪之○楊氏曰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變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貞亦凶況不正乎司馬遷之論李斯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漸見上九心事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處卦之上而至于巽牀下巽至于窮極也正乎凶言必凶○傳曰巽本善行故疑之曰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施于治道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无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爲亨而其發說不可以不戒故又利于貞也書曰无咈民以從己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已

象曰兌說也 說音悅下放此

兌本爲說以其說不在言故稱兌耳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先去聲又如字難去聲

此釋利貞之義剛中者剛德在中柔外者柔以應物合之爲說以利貞是以天人皆與之並言天人

之說乎湯武此言天人之所以說在乎正也忘勞忘死又以人情所故難者形容說以利貞之妙夫勸民之與民勸也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大其正也○初與四爲巽之主巽本以陰在下爲能巽也彖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三與上爲兌之上兌本以陰在上爲能說也彖則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陽也云爾胡氏曰二陽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謂附麗猶云連也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講習講而習之論語首言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即其義也

初九和兌吉

和即發而中節之和兌自有和義初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能之○兌本取三上二

柔之說然當說之時陽亦取說義夫兌天地之柔氣也故象戒以貞而爻毋善夫剛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兌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坑一未宇卯行之易流矣○巽之初以陰居之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亾

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謂說者一出于中心之孚積誠意爲媚茲而非致飾于言貌者吉而悔亾○蘇氏曰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于其類謂之孚兌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本于中心而先自信其志也自信而後君信之矣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二陽君子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凶何如哉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本君臣道合者也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從五爲正說三爲邪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豈獨四有喜哉明良會而庶事康天下之慶也楊氏曰六三者佞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指上六言傳曰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矣剝以五陰剝一陽而兌之一陰亦謂之剝者君爲陽剛之主君心一搖則衆正皆敗故也○二孚五故吉五孚上故凶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楊敬仲曰此聖人推原所以孚于剝之繇繇乎門位爲己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履九五有夬之厲兌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抑己而從初二曰來率四五而從己曰引要以引五爲主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謂心術曖昧不可測而可畏者也○楊氏曰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衆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爲懼下有二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上六在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不在于光亨而亂天下也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哉引兌而未光者與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假音格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在世道則民生板蕩之日也渙有亨道猶蠱之言元亨致亨之大者在事也神在安民假廟而鍾簴安涉川而險難濟此其事也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微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僥倖故深戒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如字又上聲

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有所憑藉以爲安而不至困窮濟渙有基矣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四渙其羣者三志與之合而濟渙有助矣得地與人所以亨也剛柔平對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漸卦六二九三渙則六三九二故曰九來居二六往居三也曰得九之位者漸三本位是九也得九之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于四三與四皆陰謂得朋也言傳皆云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若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上同上同于

五也但朱子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不用其說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中謂廟中昭格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發大義布昭皇策畢集也蘇氏曰渙之爲言人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假廟象曰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媮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貿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故萃與渙皆及之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玩此句巽時順勢无所艱難多事之詞也易以巽言利涉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下三卦舟楫之利服諸渙以此○全彖意

王者奏假无言而剛柔之佐戮力共濟乃能不窮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亨作享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尊尊親親之教所以合其散而一天下之心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不可不亟馬壯言其疾也與明夷六二同義涉川用舟于陸則用馬矣坎爲美脊之馬舊說馬人所託也謂九二陽剛爲壯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舉初六者見其才弱不當得吉能順乎九二故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亾机音几

二非陽位而九居之似失其故處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奔就其所安則悔亾矣曰剛來是渙奔也曰不窮是其机也蓋九奔而二机也如周公營雒邑蕭何定關中孔明據巴蜀之類一說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謂初六奔急往也當渙之時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以二爲馮二以初爲机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濟渙之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爲人臣者无以有己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大率渙卦六爻

皆因渙以濟渙者也○渙居諸君子有大蹇必反之思而莫得來連之助則其躬未匪也有來諸君子當小羣旣渙之後而莫收大丘之衆則其躬未渙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得位乎外其志在外也外謂天下國家民其躬止于所當止渙其躬散其所當散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大私黨旣散則公道行矣故其渙也乃其所以聚也衆正盈廷聚而若丘則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夫等夷之見但知不植黨樹私以自潔其名耳不知其吐哺握髮以人事君之盛卽在乎此也胡氏曰高則爲丘指五平則爲夷指下二陰言四能散其朋而聚歸于五非二陰等夷所能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非大臣之心光明正大何以能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時當渙散非號令无以鼓舞人心非散財无以感發人心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令出惟行不惟其反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德居位爲正乎位如大誥武成而散財發粟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者也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一說逖遠也天下之難險之傷也故曰血上九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遠出于湯火之中象中其意曰遠害也

以渙血包逖出矣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散之世遠害先于興利害遠而渙乃濟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水流无窮澤容有限以有限者尤窮有防而不溢之意如以有涯之生而逐于聲色臭味無涯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之以命節性也節固自有亨道然至于

太甚而拂人之所欲以爲正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歐陽氏曰節而太過行于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苦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人君主節言卦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爲剛得中大節道以剛爲主大剛則過峻此則剛柔均分善用其剛而中道得焉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歐陽氏曰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无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于彼雖爲節于節則爲不節也此則苦而至于窮者也窮者通之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對不節者言，則遇險而止，重在險；對能節者言，則說乃爲和，重在說。蓋制節非人之所樂也，聖人以此爲行險，故必和說以行之。操節天下之權者，以此爲節，則其道大中至正，而有以通于天下矣。當位中正，指九五。○卦之得名，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在兌，而其妙在說；說故能通，至于通，又有以流水通止水之義。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正發明中正以通之義。節之道，天地以此成四時，而帝王以此昭制度。夫天地之生財有限，而无度以制之，必至傷財；財既空乏，必至頭會箕斂，以制取于民，而民受害矣。抑非必上之虐取爲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受之以節，限上下，有分名器，有等，如天地之化之不可過斯須，能守中正，以通于天下者也。○此卦適當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當期之日。天以五運，地以六制，五日爲候，三候一氣，氣六節，而時成節，二十有四而四時成，冬後有春，剛節柔也；夏後有秋，柔節剛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坎流水，兌止水。止水在上，流水在下，謙損而不溢，故爲困；流水在上，止水在下，流止猶得自縱，故謂之節。傳曰：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存諸中爲德，發于外爲行，議如議禮之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按數所以辨多寡，度所以知長短，本其意而廣之也。彖言制度，而不及數，則同衰車書倫物矣。○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若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未也。約民于制以爲節也，先民于身以爲制也，故制數度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顏子之閉戶以之。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何咎之有。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塞借水言。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知塞則知通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門外之庭也。戶在內，門在外。時不可爲，雖不出戶庭而无咎；時有可爲，則不出門庭而亦凶。蓋戶在門內，所以視修齊于此，不出是謹密其身之道；門在戶外，所以通出處于此，不出是閉塞其身之道。故其占不同如此。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猶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曰極，甚惜之之辭。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以澤節水，故名節。然陽能節陰，陰不能節陽，故六三以不節而招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與解三爻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同義。○一說：嗟若與離五戚嗟若同，以不節而嗟，豫則不可；以下節而嗟，聖人許其能補過也。象曰又誰咎也，與同人初九同例，若解六三，則爻辭未嘗有无咎之占也。

六四：安節，亨。

節本人情所難，四居大臣之位，柔順得正，能安于節者也。故彖之亨，四亦有之。後世若公孫弘布被，王安石垢衣，僞之尤者，故以察其所安爲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以甘節先天下四順而承之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諸爻之節節在一身九五以中正節天下者也以己之甘使天下共甘之樂易而无難若天下所以受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坎水流而不盈行有尚者也有尚所謂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位即當位中謂剛得中德位兼隆天子議禮制度之盛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亾

此與大過上六同義節之爲吉也重名節者不退夷齊而進景公談忠節者不退逢比而進管仲嚴

其凶而无其悔君子不以爲苦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喪其志也卦象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上六之龜君子以苦節繩一身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爲卦澤上有風風感水受有相孚之象又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虛則一私不存實則萬理咸備皆孚信在中之象也故爲中孚豚魚无知之物至信可感豚魚吉何如之難以之歷風波震撼之衝如涉大川者然而忠信可仗亦无不利也此豈不正者所能非正即非誠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又曰利貞豚魚一物魚以豚得名俗呼江豚是也傳曰豚躁魚冥則似兩物更詳之○問孚與信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于中爲孚見于事爲信因舉字說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內爲中虛洞然太虛之无物也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爲中實渾然太極之本真也卦德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二五一德之孚如此乃化成于邦國也卦體孚以立本卦德孚以達化故爲中孚○凡物兩相遇者必剛其外而柔其內然後相合若貌示謙和而中藏溷疾下必信而上必驕邦國咸疑而抵牾難馴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其信能使萬邦作孚而何物不動乎及者信能及之也蘇氏曰信之及民容有僞其及豚魚不容有

僞也至于豚魚皆吉則言信也至矣乘木有舟象傳曰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在人是以真實无僞之體虛中以遊于世可以應變而不窮也語曰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孚合虛實而虛爲主故柔在內先爲釋利涉而曰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不倚曰得中惟虛故无所忤曰說巽應天者與太虛合也此人主以誠合天之學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胡氏曰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大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何足言信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誠之至者其孰

大于民命生死之關乎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是故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周書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故君子盡心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所謂因不失親者也初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設有他焉交固而心不一窮能燕而安乎蓋四欲絕初九之匹而初亦有貌四之心則失其所安也○虞度也山澤之官曰虞謂主商度山川之事屯卽鹿无虞山虞也此虞澤虞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惟初九故未變一身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僞皆所謂有他者也及初志之未變而防之家人之初並同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上非之美全在九二以立誠之于幽隱之間也子稱以五言爾亦謂五也吾即我二自謂也好爵猶言天爵我爵爾靡二不欲以好爵自私欲君之與我同好也上言二五之交孚下言其所以孚也○愚按昭君臣而言父子如蒙二之子克家固已未行以君爲子者鶴鳴子和聖言千里應違之誠也好爵人爵我謂五五曰我有好爵猶詩言我有嘉賓也爾謂二靡如從風而靡之靡曰與爾靡之者君臣相說孚乃化邪不疾而速也此彷彿其子和之之辭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出于中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作止无恆哀樂靡定也水之在澤也風動若鼓風息若罷風任若泣風徐若歌三澤與風交故其象如此○敵而爲應民順物而无心應而待敵孚猶物而喪己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而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位近于君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初陽爲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不摘私黨而絕之以信于五爲馬匹亡之象功業既盛而不居以人事言而不有何咎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

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初有他則不燕四從匹則有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之類而上孚于五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獨言孚孚之主也合九二爲同德以化邪則民斯從應天則天斯動二曰靡五曰攣皆孚之至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以德言取人以身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君信之極而不如變雖得其貞亦內道也彖言利貞此言雖貞亦內好信不好學正亦滅矣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乃巽之象註曰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九二在險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雞飛易墜雞鳴易絕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此卦陰為得時若陰長之消陽也故可

得亨然必安其分義之正而不越乃為利耳利貞何如用柔非幹理之才但可小事而為所當為不可大事而為所不可為也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鳥飛甚疾聲出而影不留微有遺音耳其音下而不上象人事之欲抑不居亢而居卑如此則大吉謂雖大事亦吉也傳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楊氏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作內之時也何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陽衰而陰盛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必也自揆其才量其力而安處其時无若飛鳥薄山棲美雲翔始乎躁卒乎悔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因其過而善用之亦可以有為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大過有大過之時小過有小過之時時也者隨事以取貞者也不徒曰利貞而曰過以利貞者貞從過而見也過而不貞則于分固上而不可亨矣柔得中以二五言貞也者又隨時以取中者也中則不違乎時而小事无不可為者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以三四言失位則催無不中則德威大時之所在章乎中不中而已中則過而不過故雖柔亦吉失中則過雖剛亦不可○大過以剛大有餘為用剛中之能事小過以柔小有餘為用柔中之能事剛中又巽兌之柔之用柔中又震艮之剛之用又藏逆用柔剛妙理故隨小人而告亨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鳥身甚小而聲甚大有似在小之人而翩翩輕捷者故特設一語曰有飛鳥之象焉程子謂此句不類彖體蓋是孔子發息時事之辭因飛鳥遺音而悟相時逆順之理如邵康節聞鵑陽杜鵑鳴而慨天下之將亂也鳥之音能順風而上不能逆風而上人情物理俯是也順則順時是以大吉○楊氏曰此所謂斥鷃之搶榆數尺鷦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于律九皐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云向廢後聲更苦七國橫議孟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聲從高處下飛鳥遺音亦相似也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

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晁氏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救故正考父循牆之以循墻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節喪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雷伏地下其聲未發曰復出于地上其聲和暢爲豫行天下爲无妄在天上爲大壯今在山上離地而未升天其聲小過而已

初六飛鳥以凶

初在艮下當止而反飛是陰柔不量力而行求上之心者也高位必疾顚如高飛之必速墮也凶如何哉卦有飛鳥之象鳥之權在翼蘇氏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于爻也皆寄之于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于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則六二之得君而善守臣道也陽之在上者父之象二陽爲父四在三上故爲祖五陰而尊則妣也妣在祖上爲尊于祖云似續妣祖蓋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爲妣也六二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君之象過之兩陰相得爲過祖遇妣之象臣謂二三四也二雖過之而柔順中正能守分安于臣道之常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言不敢凌僭于君而下同于二四之爲臣也故无咎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爲妣對六二言則爲君程所欲曰及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淸是已○舊說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此以祖妣當陰陽之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曰不可所以立臣道之防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當小者過時九三獨得位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必將從而乘間抵隙而患生于不虞凶立見矣凡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故于三慮其在閒于四又慮其太任柔惓惓致戒焉○胡雙湖曰弗過防之與弗過遇之同例各兩字爲絕何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戕之者至矣春秋傳在內曰弑在外曰戕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不可如何也絕之之辭內如何也謀之之辭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以剛處柔是知可小事而宜下之義者故无咎弗過遇之言弗過乎剛而適合其宜也若以剛往則有厲而當戒然戒往厲而執柔之過以爲貞將盡化其百鍊之剛亦不可也嗚呼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爲所陷守節則爲所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或曰遇之遇上二陰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剛居柔爲位不當在小過時反以不當位爲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故終不可長言不可長用其剛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挾勢自高澤不下究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穴陰物也弋取六二以爲助雖不能陰陽和而成雨猶可收過奼之功也然則羣陰密布固小之所爲過而羣陰中有二五猶飛鳥之網弋小過之所利賴以爲貞而亨者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己上則不與陽和而不雨矣二曰臣不可過此又言君不可過也○陰陽和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皆不雨也故小畜小過皆有此辭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弗能遇陽而反過乎陽如飛鳥之遠離視初之飛爲益甚矣天災人眚凶之叅

見者也曰是謂明其非无妄也四陰皆過乎陽獨上曰過之者過者勢也過之者其心也或曰離麗也飛而不已將有網罟麗之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豈有亢乎亢卽彖辭所謂逆也陰之過豈陰之利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合二卦言之火炎上水潤下火上水下爲未濟正如天上地下爲否水在火上亦如下濟上行以相反爲相交相用也大濟則自亨至于既濟則盛極將衰但見其亨之小而已利貞利在貞[illegible][illegible]守之也貫于初終之謂貞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佚樂而亂其勢然也故于既濟時深戒之云○蘇氏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鬱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言小者亦亨也此文王本意孔子以小者釋之蓋指陰小言爻有六位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且剛柔正位之中又有柔得中之善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繇于陰者然則終亂之戒豈不以小者亨之故哉此見任事之貴剛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既濟之道所利者貞初三五陽皆居陽二四上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正而當則勵精以圖治而不生事柔正而當則慎重以守成而能有終所以善保其亨也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上釋利貞兼剛柔此專言柔得中者柔正而當對剛言此以柔中有剛爲得中亦貴剛意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言終亂而傳言終止則亂歸于人事見非終之自亂也通治道之窮者貞而已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難平而安樂之世也憂患常生于此君子之體象也方得其相濟之用仰思其相射之患○水火本相違者也然火降于下水得之而滋潤上升始能生物人身造化皆然蓋非有形之質也此

二卦之名皆自水火之精氣言所謂水火相逮者也若質交則相息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輿以輪而行有所牽曳則不前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淺初當既濟之時而有未濟之象謹戒如是无咎之道一說初居濟下志在乘難如車之曳輪憂不前也脅舟從之雖拔足沾泥而不恤勢必至濡其尾縱未逮濟于人臣盡瘁之義何咎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歸之于義見非倖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實心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詩云翟茀以朝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時至則行數極必變不必從物狥外以求之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睽初喪馬勿逐震二喪貝勿逐濟二喪茀勿逐惟勿逐故得〇一說二欲乘車適五三四間之爲喪茀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象所謂初吉以此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以剛居剛內治修而服遠人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內屬于式闒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几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與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與師上六同丁氏曰在既濟之初而遽先代之功以明周內于殷有所

弗革也鬼方者北方國也〇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傳曰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尤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之時則罅漏生焉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衣袽所以塞之有之爲言蓄豫也終日戒者自朝至夕當若坐敝舟而水驟至此大臣之能思患豫防者矣三剛正位當如戰鬪用武之時利用大作四柔正位當如守成右文之世貴先謹守〇崔氏曰美帛曰繻敗絮曰袽繻袽爲袽興代盛矣豈可不戒乎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人惟有信无患所以有患戒生于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西者彼此之辭也祭未有不殺牛者而云殺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用于盛夏時祭也國之常事而殺牛者非時特殺而祭以求福者也公蓋教五以祈天保命之道借兩鄰以爲訓若曰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大抵人君當既濟時事神養賢多崇虛意而誠敬不足故戒之如此傳謂當文王與紂之事而以東鄰屬五西鄰屬二豈服事者所忍言哉且易中言鄰未有指本爻者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人以爲禴常祭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時殺牛而求之而不知時祭之福不求而大來也人之情在難則厭事而无難之世嘗不能安有其福故聖人以爲既濟之主在于安常守法而已求功名于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正近終亂之時而以陰柔處之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濡河濡至于首不亦危乎王輔嗣曰既濟道窮則之于未濟之于未濟則首先犯焉將没不久危莫先焉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許訖反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故爲未濟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如花之未開月之未圓終有必濟之理故亨然所謂亨者必須敬慎以持之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无所利也濟之爲言從坎水取義而分于火之上下故二卦多言涉水事未濟而待濟英少乘權將來者進故取象于小狐而戒之大易首繫乾坤而終以未濟之狐神龍无首而狐不能避其尾言變化者如之○離上坎下一南一北此不易之定體水火交而濟濟則水上火下通身翻轉俱成變化然離下交矣下者能常在下于其炎上者自若也坎上行矣上者能常在上于其潤下者自若也是變化之中有不可變者在則濟之中其未濟者仍在也易不于未濟之後言濟而于既濟之後言未則所以濟之之道倒底无止法庶幾乎乾之不息矣易終于一未文王不已心法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註曰以柔處中不違剛也能納剛健故得亨也○既二未五爲柔得中俱以離言治道貴明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汔幾也幾出險中而未出也濟曰未濟有終濟之理出曰未出有終出之望曰不續終人事之不善也見易而輕忽之遇難而退避有始者不能善其後矣未二句覆解上文亨字之意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終有出險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而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六五用其柔中以與剛應宜

以二五立說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君子愼而辨之使上下貴賤各止于所宜居之方蓋辨物辨其性也如水濕火燥之性居方居其所也如離南坎北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交相濟也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急于求濟而不能濟爲濡其尾之象既初離體如將近岸而濡且以剛決不爲陷故无咎未初坎體如方涉淵而濡且以柔難于不陷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險猶言終也初但知進而不自
審其續終之難也喇之之辭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曰五以柔處尊位而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
地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
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殺其
勢緩其進則得正而吉也○未濟多緣既濟立象
如濡尾鬼方所不同者時位之異故吉凶
分焉二四五俱言貞吉濟之需于貞尚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苟
无一點中心未有恪共于事而守正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卦名未濟而爻獨言于三諸爻皆不當位而象亦
吉于三以其陰居險極也居險極而求進則凶然

以柔乘剛倚伏乎二又上有剛陽之應故利涉大
川蓋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
則用已力此自用不足之象○一說濟有濟之道
不求其道而征故凶雖凶也而有涉川之勇則免
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以非材涼德而擅秩
先天下未有不凶者。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大臣興衰撥亂之事四有濟世之責者而以剛
居柔爲失其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以作其
衰動之氣則吉而悔亡動而用之以伐遠方則有
大功受大賞必矣伐鬼方在高宗爲實事此特借
以張其震奮之威故三年之克于三變其德而于
四嘉其賞也貞而吉悔亡者以此○卦以水火未

交而名故居中者其責重三川坎而承離故
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順坎故以伐國爲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謂濟時
之志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
吉且无悔但見暢四支而發事業禮樂文章煥之
爲君子之光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蓋蘊之爲
孚徵之爲光德容表裏之盛如此○未濟漸濟雖
六五之陰而有輝光既濟漸不濟雖
九五之陽而不能如西鄰之禴祭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光盛則有暉爻兩言吉上言德
下言治象又言其光暉發越之盛故備三吉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
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
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愚按五言有孚
上亦言有孚以其孚信而復濟以俟之于飲酒而
无咎然三陽皆失位而上爲之首有如崇飲而至
于濡首幾于以耽滅離而所爲有孚者失其是矣
人之處患難以爲无可奈何而
放意不反者豈知義命者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限制也或曰節者事之會也飲酒濡首失其會
矣易者時也不可進時而有爲不可後時而不爲
周公繫易于既未濟之終皆以濡首爲失時之咎
其與民同患之意益深切矣○乾坤既列首歷六
坎未濟還以坎終蓄乾易以知險不知險非乾學
故未濟之論不曳乘龍御天虛談也未濟之鬼方

不克萬國咸寧廬談也未濟之光輝不孚大明終始虛談也未濟之坎酒不孚雲行雨施虛談也人終身不免濡首一局首出庶物豈可望乎蓋惟坎險无終窮故乾健无止法惕乎其惕懼以終始易之道也〇馮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廣義卷二

周易廣義卷之三

程頤著傳　朱熹本義　後學鄭敷教廣義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夫子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先而見其如此所謂畫前原有易也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

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此二句孔子贊周易第一語起手提出綱常大分乃文王以服事殷本意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卑爲賤而高爲貴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動而柔靜也方謂事情所向善惡之歸以類而聚物則品行所成君子小人以羣而分修吉而悖凶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日月有往來星辰有顯晦山川之升伏潮汐人物之老壯榮枯皆爲變化其在易中則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造化自然之易如此言定者言易中之乾坤已先易書而定矣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易中所有且不就易說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焉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剛摩于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于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而爲四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

相摩而爲八矣此易卦之小成陰陽之一變一化也由是以乾兌離震爲貞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爲自乾至復三十有二之陽卦以巽坎艮坤爲貞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爲自姤至坤三十有二之陰卦八相盪而爲六十四矣此易卦之大成陰陽之千變萬化也此正指伏羲橫圖言後章因而重之八卦相錯即所謂相盪者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聖人既本剛柔以作易而造化之所有孰非易之所有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莫非陰陽則莫非易理而已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男女无非陰陽則陰陽无非易此男女專指人言知乾坤之道者成男成女而即可以成位乎其中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不獨成男成女而已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易簡者孔子言易之精蘊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乾坤易簡之妙如此兼而體之則存乎人焉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因而不失先聖後聖其心在故可久有功則善與人同南海北海其道公故可大德謂得于已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賢猶賢於堯舜之賢始于法天地終于參天地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極言易簡盡天下之理爲體道之極功也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此可見易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伏羲作易立象畫卦則吉凶之理固已默示其微矣然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於是文周聖人陳設先天所畫之卦觀卦之象繫彖爻之辭以明吉凶而利用之功大焉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原聖人觀象繫辭之由辭因象而繫象又因變而生易之所有剛柔而已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是變化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生矣聖人之觀象而繫辭不以此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中觀象繫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得則吉失則凶
處困而憂爲悔心之萌安樂而虞乃取吝之道蓋
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
之以此辭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中剛柔變化之意而以造化明之運化之後將來
者進成功者退易之陰方變陽猶未成乎陽也陽
方化陰猶未成乎陰也其變化相推不猶進退之
相稱乎往來之運陽明爲晝陰晦爲夜易之既變
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其剛柔
不同位不猶晝夜之不同時乎六爻初二爲地三
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
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天一刻不動則大道

或幾乎息地道亦然人道亦然非六爻之變動不
足以象之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
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
值以斷吉凶也○此言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
具一太極易有太極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此言君子與易爲體下乃詳其功也易之序謂卦
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莫危于消
息持衡之介而君子居之則安莫惕于吉凶同患
之交而君子玩之則樂疏門居而安如居乾之初
九而安在勿用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惕也卦之
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
故君子尤所愛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象與變
一辭與占一但未筮之前爲象辭既筮則爲變占
耳古易象辭皆平居典則而變占則必動然後有
是以觀象玩辭平居須臾不可離而觀變玩占惟
動時爲然動靜交脩易道一天道也道分三極統
之乎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凶悔吝不及焉則
能會其有極而學易之能事畢矣○伏羲仰則觀
象于天聖人觀象君子觀其象先後天天人相接
一心印在一觀字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
指全體而言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是也變指
一節而言比應乘承嚮懼凶功之異是也○按易
所言卦象者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乾爲天
故繫元亨利貞之辭天道也坤爲地故繫牝馬之
貞之辭牝馬地類也推之六十四卦大象无非此
八物文王繫辭多本諸此故云彖言乎象他如即
鹿貫魚莧陸包瓜之類爻之言象極繫非所謂言
乎象者也變非剛柔九六之變乃
緊明六爻之義變易以告人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其指卦爻言曰小疵恕辭也悔未至于吉而猶有
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也无咎者何過而

能補復于无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已上釋卦爻辭之通例已盡矣，此復申言意義之重。位即爻也，卦即彖也，謂是卦爻也。不惟象變由之而明，而貴賤小大之分于此得安焉。易也者，扶陽而抑陰，定名分之書也。至若辨吉凶以明失得之報，則存乎卦爻之辭。此句足槩一章之指，悔吝无咎，皆辭也。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有悔吝，易為人憂之，存乎善惡初分之介，如憂吁豫之悔，在遲速之介；憂即鹿之吝，在往舍之介也。辭有无咎，易為人震之，存乎天理萌動之悔，如震井臨之无咎，在既憂之悔；震頻復之无咎，在能

厲之悔也。二悔字小異，上以事幾言，下以心幾言。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結上文。卦有小大陰陽，而辭之險易因之。不險其辭，則天下懈怠无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天下危疑无自全之策。大之趨于易，小之趨于險，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謂所之也。各因其卦而指之，俾去小而從大，則有易而无險。斯聖人繫辭之本情也。

右第三章

首章盡卦，二章繫辭，此章合卦爻辭釋其通例。重辭上言乎者，以聖人之所示言，是一節。存乎者，自其所言之包含處言，又是一節。末節總結上文，以險易之辭寓扶抑之意，須知此章非徒釋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舊謂此章見先後天合一處，辭本于卦而指其所之，非卦自卦而辭自辭也，似亦未盡。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徧也；綸，理也。兼陰兼陽，合萬為一，无少滲漏曰彌；分陰分陽，一貫萬殊，各有條理曰綸。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說是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著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天地之間著於耳目者，知

其故則並與天地陰陽互根之妙，而知之，非與天準不能觀天，非與地準不能察地也。死生者，形也，而有其說。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惟易之道能終萬物始萬物，而死生之說以易知之矣。陰精陽氣聚而成物，而魂魄附焉，聚極則散，而魂遊為變，變之近于鬼神。易知也，合精氣以為物，以言鬼神則所謂體物不遺者，而其情狀以易知之矣。○或曰化自有而之无，變自无而之有。人身中知覺運動，千變萬化，而不可殫究者，魂之附於精氣而運，所謂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是也，非謂物變而死生也。蘇氏曰：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眾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壹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眾人之死為鬼，而聖賢

之死則爲神志之所在者異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上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相似不違，如孝子之事親，无幾微違忤，至於天地亦不違於我，得乎親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此言仁知之合也。下二句分言之。樂乎天理而能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大全胡氏曰：首句是總，知周、道濟正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不過對不違而言。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味四故字甚合。朱子小註亦云，從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仁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如一氣流行，裁之爲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遠，裁之爲九州及凡封疆之界是也。萬物之生不能自全，聖人曲而成之，如正德厚生、撙節愛養、因性利導而各使之自得是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動靜互根，陰陽无始，直與晝夜之道潛通而无間矣，而有以知其所以然。故聖心之神，陰陽不測，而不可求之以其方；聖心之易，惟變所適，而不可執之以爲體。此聖人至命之極功也，而孰非以易至之者乎？信乎其與天地準矣。○一說易即章首易字。天地有无方之神，惟无體之易可與之準。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自首章至此，逐句言道，則逐句是陰陽，却秘此二字，至此乃顯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止言陰陽，似屬乎氣；一與一爲迭運，便是道。他處言道，多就人事上言，此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只陰陽迭運，一氣滾出來，便有此造化功業。此下每句作陰陽分隊，失其旨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是一陰一陽也，繼靜而動，相續於太虛之中，渾然粹精，何其善也。及凝成於人物而爲物之所受，則

性也。孟子言性善本此，荀之惡、楊之混，奚自哉？○上三句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成之者性也，性下不得定一善字，但從繼之者來，只有一善，故曰性相近也。其實在人物者仁知百姓，則天命已不能不雜於氣質矣。曰繼善，就未生人物時言；孟子言性善，就人物已分時言。孟子不曾推原說上面一截，故才情之說證善愈確，愈有異論。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承上成性而以稟受言之。仁者知者各得是道之一偏，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此與中庸夫婦之愚節相類，言其流動充滿，无非此道彌塞。末句點出君子之道，吟然慨歎，見得道一落人，使有不行不明不著不察之病。

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承上繼善而以化機言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是顯諸仁而其所以化生萬物者機緘之妙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造化乃時時顯者時時退藏循環无端變化莫測所謂鼓也鼓萬物之出入天地因巳自然視聖人身任民物之憂而思所以生成之者為不侔矣夫顯仁者德之發仁盛而萬物以出德斯盛矣藏用者業之本用藏而萬物以入業斯大矣然且一出於无心故歎其至也用對仁不過用即仁之用仁藏而用顯此云然者互根意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業恒於外藏用而謂之大業何也藏萬物之所有而无遺後日機緘一露化工不可限量此因內以知外而謂之大業也語德恒於內顯仁而謂之盛德何也顯萬象之新機而莫掩根本盛大而其出无窮此因外以知內而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旹皆然也此句一章闡鍵與首句相照應前言道以一陰一陽為宗中言易以乾坤為序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言易而以乾坤繼之本義以化機言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究極陰陽老少之數求卦爻之所值因以知未來之吉凶謂占據所占之吉凶以通之於窮變之際謂事事行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總括上文以完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生生之謂易五箇之謂捲歸之謂神亦似在知來通變上見得不測○自繼善成性至此无非陰陽无可執為陰陽也故曰不測若以每句分屬陰陽者泥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音扶下同

中之含蓄无涯曰廣外之包括无遺曰大如遠而千載六合之外易之理无不到孰能禦之靜正即不禦中之真際道而瞬息几席之間不待安排而咸正附闢也盈天地之間上際下蟠易理何所不有故曰備所謂廣大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易廣大之原乾坤以天地言廣大者生物之功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內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易固摹寫乎乾坤者其廣大有由哉楊氏曰專言一直言達也翕言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直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

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
翕言斂闢言散也畐爲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
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爲
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先以廣大配天地結上兩節下又推言其所配也
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陽義配日陰
義配月義也者於對待中指其流行之妙也自易
言之謂之善自人言之謂之德其易簡則一而已
易之廣大本於乾坤乾坤之廣大歸於易簡
所謂遠近天地之間无不備者豈虛也哉

右第六章

首言易之廣大次言天地之
廣大末則合而言其配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智

承上言至德而贊其至也何以見之於聖人之用
易見之有賢人之德業有造化之德業就之爲聖
人之德業而聖人實用易以崇之廣之也窮理之
謂知循理之謂禮知欲高明故知崇如天而德崇
禮在謹守故禮卑如地而業廣○見得理明須一
一踐履故效法之謂坤效天法地皆下學卑謹之
事由坤以
入乾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言效天法地故以天地設位四字承上轉下此
句最有力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則是天地者
易之原也聖人效法之功既盡但見成之者性存
而又存而求之爲道由之爲義道義之門開而利
用出入之无窮也此易字與生生之謂易
同理與書皆然章中兩易字固未始異也

右第七章

崇德廣業一章大綱下言易原於
天地聖人用夫易故易其至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言伏羲畫卦賾雜亂也物理至賾不越陰陽之
變化他人不能見惟聖人有以見之以此至賾之
理擬度其形容而後得其物之所宜自畫卦
之後各有所取象言之曰物宜象卽卦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去聲

此言周公繫爻也賾言物理動指人事會謂理之
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典
爲常法禮爲世不易禮以義起因時制宜不觀會通
則无以神明變化而不能行典禮斷吉凶者循禮
則吉悖禮
則凶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去聲

象言天下之至賾而至賾之中有循理焉何惡之
有爻言天下之至動而至動之中有常守焉何亂
之
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如擬諸形容議如議禮之議變化以人
事言此言人之用易下七爻則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居室釋在陰。出言釋鳴鶴。應之釋和之也。出身加民。兼行言。形容感應之速。即此見樞機榮辱之主。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言行一動而加民見遠。不可禦也。動天地。是論言行之極。擬議斯爻。則知孚信之道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迹若不同。而心實无間。利。堅利也。金可斷。則其堅過於金矣。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擬議斯爻者。當求同於心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一器也。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惟其所藉耳。得所藉。不惟藉之者安。而所藉之物。亦得以自見。故曰物薄而用可重。擬議斯爻。蓋言慎也。

斷音段　錯音措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勤事曰勞。事成曰功。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不伐不德。非至厚者不能。語以其功下人。正釋勞謙所謂不伐不德者也。下文又推其心言。猶永言孝思之言。致猶極也。存位是有終意。擬議斯爻。則知居功當謙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曰動而有悔。欲人議之而後動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出言語以為亂之階梯也。自此以下第爾彼曰階。至於害成則亂矣。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欽若。而彼酒漏言。幾事不密而害成也。語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三曰謀泄。不密之謂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負且乘之人盜之所羞也而儼然載其器矣在上位者殘慢其下在下位者貪暴以媮其上盜思奪之伐之而小人實招之奪而伐之君子不以為忌而小人不敢不服有王者起誅負乘者而盜息矣擬議斯爻當度德而處位也○獨罪夫招之者而盜之所由然則既知之矣作易者其知盜乎是特筆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於聖人之言易可以求變化之端矣猶中庸末章之言詩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

中伏羲則之始為易畫一奇象陽一偶象陰以奇偶配天地而孔子特為分別之如此一者數之始乾一而實二者一之對坤二而虛故曰天一地二天圓徑一圍三地方徑一圍四三四者參兩之所從也五十居中五又居十之中河洛皆五居中而為數之祖故推衍皆用五六者成數之始也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二少比肩故七八有相得之義九十者天地之終始也自此而至於无窮矣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即上文天地之數而分積言之以見其妙也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故曰五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如兄弟之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无間如夫婦之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總計之為五十有五五十為成數五為生數五十數之極而又起五生成所以不窮也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變化如乾道變化就氣機言鬼神即變化之屈伸往來者令人不知變化之道而妄測鬼神之情狀正可謂之言鬼神不可謂之行鬼神行字可畏○[illegible][illegible]變化于五行言詳見前編按五行之說帝出乎震章言之若易中八卦惟坎離為水火之正他如兌金乾亦為金震木巽亦為木坤土艮亦為土陰陽家言之說易者不概及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扐音勒 奇音基

上言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是聖人所推衍而準此以揲蓍求卦者也蓍莖叢生滿百而揲蓍止取五十蓋本諸此大衍者以一乘十則一其十矣以五而各乘其十則五其十也分二分此四十有九之策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所掛者一而所象者三三才以人為主也揲之以四者四四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扐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者歲之餘故歸奇餘之策象之日有氣盈朔虛之數置閏則餘歸有所積策有一二三四之餘歸奇則多寡有所考也扐必以再者何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閏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

後別起一掛也揲蓍法詳見筮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蓍既揲矣各有所象而過揲之餘策亦有所準焉約而言之揲蓍之策用四十有九掛扐三奇得十三策爲重爲老陽所餘不用之策爲三十六此就一爻言也合計六爻爲三十六者六非二百一十有六乎掛扐三偶得二十五策爲交爲老陰所餘不用之策爲二十四此就一爻言也合計六爻爲二十四者六非百四十有四乎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相當焉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此其爲四時之行乎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十有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以二十有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十策合之得此數此其爲百物之生乎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言成卦之序以見筮法之始末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或四與五而成一變之奇或九與八而成一變之偶而易自此成矣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上言一變遂至十有八變故以此句翻足之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言蓍卦之變以見筮法之圓機也引伸觸類是成卦後變占之法因爻以求變引其變之端以展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引伸者觸其類而增長之因變極變以定吉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蓋天下事皆人所能爲聖人成能百姓與能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蓍卦之用有以宜民而贊化也吉凶之理隱於微所謂道也辭以顯之而得失之報明趨避之宜見於事所謂德行也數以神之而鼓舞之迹化酬酢者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門人加子曰蓋有見於夫子學易无過至此有得而喟然發歎也

右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故贊之曰成變化行鬼神法備於聖人由圖而出故贊之曰知變化知神總之變化之道卽是成變化神之所爲卽是行鬼神通章是論河圖以首二節爲主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是以聖人之道尊重吾易指其所之者易之辭聖人之情所由見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

化而裁之者易之變聖人之宜民所由神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家其物宜者易之象聖人之意所由盡也以制器者尚之斯可以成務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聖人之觀玩所不離也以卜筮者尚之斯可以先見矣四者皆聖人之道也而易有之故易爲天下後世重也○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天地亦器也故天地可以準儀造易无所不備制器尚象亦何窮盡之有下繫十三卦亦其事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嚮古響字 與音預

此尚辭尚占之事爲指一身行則出身加民者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

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至精謂辭占之理稽實待虛存體應用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四營成易是爲一變乃多寡所由辨者也于是以兩手歸奇之策參而伍之于凡一二三四隨其多寡而更番考覈之不置則變于是乎審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乃老少所由定者也于是以三變揲扐之策錯而綜之于凡七八九六隨其老少而交互統宗之不齊則數于是乎備矣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耳未成爻也通三變而皆此參伍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不宛然天經地緯燦列而成章者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耳未成卦也極六爻之數而皆此錯綜則陰陽成列動靜已著不宛然事物之象一定而不易者乎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參伍錯綜皆古語借言考覈交互之意○愚按全節變字貫下參伍二句側說參之伍之以觀變而其數錯綜而呈見焉下文推廣言之通其變如通變之謂事極其數如極數知來之謂文曰天地如不僅剛柔上下之交象曰天下亦豈僅卦爻動靜內體外體云乎一理萬殊趣時應變爲天下之至變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二句意在寂感之上非指此爲寂也寂然者蓍未揲卦未求象辭變占隱于无形及其感而遂知遂成遂定故曰遂通也易之神所以无方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朱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是說易諸家借就人上說亦通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指辭變象占四者上備言用易之事此則推言至精至變出於聖人之極研以申章首之意求物隱於无形至深也聖人繫之辭占而極之使彰是辭占之至精乃聖人所以究極其幽深者也易之精一聖人之精也爻象實于未判至幾也聖人裁之象變而研之使露是象變之至變乃聖人所以研窮其幾微者也易之變一聖人之變也神不出精變之外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對聖人深幾之用而歸之神惟極之而辭占一深也遂知來物故通志也惟研之而象變一幾也

成象成文故成務也惟幾與深一神也通志成務豈待疾而後速行而後至哉凡此皆易之所為何一而非聖人之所為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之謂指深幾神而以神為主非深幾神三者不能顯象辭變占四者故言聖人作易而以此結之

右第十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而尊其事于聖人贊聖人正所以贊易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與言易書之用為萬古開聾蒙也為斯世濟民行也統天地人之道而无所不苞也自為問答之辭是故聖人以下言卜筮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以其能冒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言聖人心易之妙為作易之本也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洗心退藏乃主靜立極之本體感而遂通之淵泉也此藏密中吉凶之患與民同之其間吉凶之未動門來知其未來用神而不用蓍吉凶之一定曰往藏于既往用知而不用卦此為聰明睿知神其威武而不假殺伐者夫神武不殺无卜筮而知吉凶皆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伏羲是也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人心之不能藏以物欲之汙牵而引之隙既見疏漏遂滋此无他中無攄柄塵起塵滅无以洗之故也聖人以此三者洗之洒濯空洞善氣充塞絲毫物欲无間而入非特人莫能窺雖鬼神亦不測其際斯謂之密而已矣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言教民卜筮之事以是以發聲本于聰明睿知也神物謂蓍龜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蓍以制筮因龜以制卜凡皆聖人同患之心所使也德即

聖人之德以此齋戒神明即以此洗心之意兩言以此者贊易之辭一說蓍龜自神明也聖人以齋戒之表立制用之法而其神始顯○蘇氏曰天者死生禍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作蓍龜者龜之于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故禮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承上與神物而言見其原于天道而周于民故也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言造化之精藏能孕毓乎神物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言物理之有漸而神物之

生之不偶然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制而用之蓍列四營龜分雨霽蒙驛克之五兆也曰利用又曰咸用者言非獨聰明睿知神明其德之聖人用之而實天下之民咸用之至于民之神與神物之神无間而後知易之至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前後俱言卜筮此提起畫卦者蓋卜筮全憑卦畫八卦中原有預定之吉凶形見于揲蓍求卦之際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儀者容儀之儀陰陽雖狀故以奇偶狀之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指小横圖說○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端天地鬼神之奥神明之原所謂密也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該六十四卦吉亦同悲凶生大業最可思味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懸

上言太極而易之大本以立此贊神物而易之大用以彰六者功用皆大備以形容蓍龜之大也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物者天地自然之所生器則聖人以意而待制者也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章內重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則之即所謂興神物制而用之者也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之吉凶以明天不愛道龍馬負圖而出于河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地不愛寶神龜載書而出于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聖人則河圖以畫卦虛之爲太極分爲兩儀析爲四象八卦而易作矣則洛書以序疇始之以五行次以五事終以福極而範陳矣何莫非造化之自然乎一說則圖而用摩盪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已備則書而用縱横交錯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亦符則書亦以作易大全主此說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明易所以前民之用即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也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有其象尤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恐後世不能與知也繫之辭以告之定吉凶以斷之皆所以終示之之意也聖人作易其原總出于天道其用總利于民生則之效之其原皆天道也以示以斷吉其用皆民故也故曰易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圖書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釋大有上九爻義曰助須有尚主在信順尚賢是主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爻曰天祐此兼人言天道民故合天人者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憂世覺民之意非言所能盡則立象以盡之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

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只此一句答上問指伏羲言設卦照聖人設卦觀象有以下但文周之易繫辭亦書耳因象而繫故能盡言也夫然而易之體立矣本此象之趣時者制之爲筮哉爲七八九六之變而通之于事爲有以盡利也又即此象之變通者以作民行之情而妙鼓舞之術則神矣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无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至此而聖人之盡意爲无餘矣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中明立象以盡意言易一象也象一乾坤也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故以爲易之緼先天立象陽畫在左陰畫在右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无此乾坤之畫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不成此易書則二畫幾于歇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四易字但主書言本義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所謂變化者即易中蓍策卦爻陰變陽化非天地間之變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節正言意之所在推于象先而名道上文成列可見者皆形也試將卦爻陰陽細細觀玩其上而都有一層道理在所謂道也此句截出先有此道而後有卦爻之成器以象之故曰形下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推此變而之于无窮流行不滯曰通舉此變通者措之天下之民開物

成務以成事業而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此結上文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明立象繫辭之事因以起下文用易之端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言用易之事卦即象也辭即爻也極之鼓之謂用易者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曰謂之以作易言此曰存乎以用易言也上言變通而終于事業推易道于民也此言變通而歸諸德行存易道于巳也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默而存之即默存乎神明也不言而信謂其默而成之雖不言而一一皆實也以德行之實而默成乎意言之表非洗心藏密之聖人其孰能與于此胡氏曰自章首至存乎通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存之不言而信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于心爲德履于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身心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右第十二章

通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見聖人作易因立象以盡意後三節見學者用易貴得意而忘象也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節言卦爻之所以立蓋就伏羲畫卦說成列是小橫圖因重是大橫圖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節言變動之所由生象既具而爻既全即是以觀但見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此章言卦爻吉凶已斷于首二節以下節節相承反覆以明之端緒雖繁而意則一貫○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爲乎世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推而言之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動不可不愼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剛變而通于柔柔變而通于剛變以從時趣時者易道之大綱而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在誠不可以一端拔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按貞字活看本義以常字解貞字而含有正意蓋不惟吉勝凶是常即凶勝吉亦是常如大人之否而亨過涉之凶而无咎理所應得即爲貞孟子所謂順受其正即此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以天地日月引起貞一以明吉凶貞勝之理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天下之動其變无窮其根于天理人情之極至而爲萬事萬化之權輿者恒有一是懸爲定則順之吉而悖之凶所謂貞勝者貞之乎一而已矣吉凶无常而一有常此趣時之準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隤音頹

上文汎言卦爻吉凶此特言天地之理以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也確然隤然順貌易簡乾坤之德也上下傳首章之末俱言易簡之德而配以聖人參贊之業曰成位乎中曰大寶曰位其望于後

世有德有位之聖人殷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效象乎易簡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見音現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卽動乎內之變辭卽見乎外之辭此見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功業者用易之能事聖人之情乃作易之精蘊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論卦爻吉凶至聖人之情作易之蘊盡矣復舉聖人經世之事與天地同流者言之大德曰生言天地者莫過乎此董子曰天道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王者之任德不任刑也天地生聖人為仁民愛物之本使之握大寶而居正位曰仁之仁作人曰人曰財曰義庶而富富而教也正辭禁民皆所以理財大學平天下而專重理財其証也以義為利故曰義○蘇氏曰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財故奪民財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賊其位者也其究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國者多矣夫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縻爾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无道之世惟不正名故上有愧于民而民不疵其上令之不行沐之不止其禍皆出于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但曰理財正辭以此二者為一言猶醫之用毒必與其畏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為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自章首至貞一為一大節又自夫乾至見乎辭為一大節後節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諸節而釋其義以見象爻變占悉本諸易簡所為貞一者如此造化功業與易理相關故併及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聖人作易本原全在此節則河圖者特其中取神物之最著者耳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然言萬物而曰情如咸恒萃聚見萬物之情不止在形象也上章神明其德此云神明之德亦須互看○龍馬亦獸之文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張子曰夫子之文章如其已矣觀象觀法觀文與宜伏羲闢為世文字之祖以此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作易豈為制器設哉而制器之理恒取之上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網以佃于山林罟以漁于川澤兩目相承而物麗焉取離之象又取其德也蓋者疑辭或曰作結繩是一事結繩而治是也為網罟又一事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網罟之制匪徒鮮食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斲木使銳而為耜，揉木使曲而為耒。耒，耜柄也。耨，除草也。二體皆木，上入下動，于益之德蓋有合焉。又以利益天下，于卦名又有取也。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始教民耒耜，百穀用成，故曰神農。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古之建國，前朝後市，五十里一市，各相致，各相聚也。日中為期，會則遠近无不至矣。交易而退，各遂其願，又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義，有懋遷有无之樂，无征商之病，故曰各得其所。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音相從也。其序與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同。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全章制器尚象，皆趨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犧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食貨雖足，而禮義未興。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運中天之會，而黎民於變之幾也。十三卦各一事，通變宜民，是帝王經綸。特提一易字，言窮變通久，為易之道。後世論治上者，必祖述堯舜；言易者，必首乾坤。此節是治統道統大歛會匯，曰衣裳之制始于此，為十三卦中一事也。故曰乾坤變化而无為，則知取諸乾坤者，以神化取諸乾坤，不同器象中論也。窮以時言，變主人事，非變不能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註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會，繪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衣裳既垂，遠邇觀化，此二節舟車所至也。刳木剜之使中虛，剡木削之使末銳。濟如濟人溱洧之濟，故能致遠而為天下利矣。渙，木在水上也。若以睽之義推之，渙，散也，不通者濟而散者一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以引重，馬以致遠，隨下動上說，猶物勞而人安也。鄒氏曰：莊子者，知天而不知人者也，以服牛乘馬治埴斲木為失其真性，不知服之乘之治之斲之，皆因其性然而制之也。亦有隨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周禮自天子九重以及都邑廛肆，令設重門，其制甚備。柝者，夜巡行所擊木也。未然而有以備之，曰待。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斷音段。

下止上動，猶臼止而杵動也。杵臼楮榔，使民養生送死无憾。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大過焉。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六師以平邦國九伐
以刑暴亂者胥自此始觀擊柝加嚴矣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則穴居夏則野處所謂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
皆有風雨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言宮下乃避之
也禮記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又曰季武子入宮不敢哭是士
庶人皆有宮稱也棟屋脊檩也宇椽也震風凌雨
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取壯固之意上文俱曰爲
始爲之制也下俱曰易始易其
制也後世聖人仰黃帝堯舜與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以薪藉其下覆其上若衣服然葬之
郊野之土中不近山川也不崇土爲墳不植木爲
識居喪之期无祔練祥禫之日數後世始易之以
內棺外槨以爲送死大事而過于厚○檀弓云有
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瓦棺始不衣薪
也堲周始有槨之象然皆陶冶之器陶冶出于土
及其久必復于土不能无
使土親膚殷人以木易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爲
治至後世巧僞生變患作故易以書契書文字也
契合約也由是劇信道而百官以治工信度而萬
民以察書契易而自治自察猶然結繩之遺也夬
以君子決小人疑取諸此○楊氏曰嗚呼洪荒之
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其服食
也自網罟之作以結繩至結繩之易而書契思至
而爲之謀事來而爲之應其道亦已至矣然非聖
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歷乎五聖
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
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
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然制器皆通
變宜民由于神明之德故以畫卦先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以是故起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辭占也首言
伏羲畫卦所謂立象以盡意此句是冒下文象也

者與彖者爻也者爲一例皆易也則皆象也像謂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故曰圖雖无文而天地萬物
之理盡在其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
人以卦爻貌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

彖者材也

彖之所言衆理具焉如材之皆備以待人
之取用此文王之辭象之統體所由彰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此周公之辭象之一節所由
彰也效放也論語註曰學之爲言效也又呈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作易只要明吉凶悔吝故
終以此句通承象彖爻言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乾純陽，坤純陰，震坎艮索于乾而得者，故曰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索于坤而得者，故曰陰卦，皆一陰二陽。○宋史姦臣傳曰：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正得其義。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奇音稽

陽卦奇以奇爲主，陰卦偶以偶爲主，以之爲主則不得不少，以少御衆者，易之理也。本義謂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而後儒非之，曰吾聞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未聞一偶之可分爲二畫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又設疑問，而以陰陽之大分竟其說也。聖人妙道精義寓于卦畫，所謂德行也。陽謂陽卦，陰謂陰卦。易道貴陽而賤陰，故以陽爲君，陰爲民。一君二民者，一人御極而四海歸心，大道爲公之治也；二君一民者，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分崩離析之世也。此多陰所以爲陽卦，多陽所以爲陰卦也。合而論之，易卦之畫有數有道，惟得數而知道，陽統陰以治其紛，陰從陽而歸于一，而陰陽之大分定于此矣。

右第四章

此章專論六子，以陰陽多寡，而及大小之辨，无非扶陽而抑陰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天下何思何慮一句，此造化物理聖學自然之妙。以天下言之，理之在心者同，而所行之塗各殊；在心者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吾要其歸，執其一，何殊與百之爲，何以思慮爲哉？何思何慮，非老之无爲、告子之不動心，須到窮神知化方得欛柄在手。故不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却將殊塗百慮在下，作不了語，正好于中想見自然光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无莫，而義之與比，何思何慮，而精義入神。咸九四所以爲心學。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伸，下同

屈信相感，屈感而信應也。利猶功也，即指明生歲成言。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蟄藏亦屈也，不蟄則身不可得而存，其能奮乎？造化物理俱言屈之感乎信，聖學則屈信交互言。精研其義，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此亦感應之自然者也。利與情對，有功夫，利用，故身安；若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于凡事皆迎刃而解，則曾中所得益深，所造益遠，故曰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于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神以存主言，化以運用言，猶孟子之言過化存神也。未之或知，即是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凡進退有據，而身名兩全者，既度其身，又度其人。小人欲傾陷君子，則公論不容，盤據要地，則貫盈禍至。不度德，不量力，而憂辱以陷于死亡。○辱在危先。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聖人于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理。爻辭公字，則人也。此人正藏器之君子。藏器然後能成器，能待然後能動。將字重，非順之君子，非无器也，不能藏，不能待。喜有爲，而无成功，往往以此敗。上俱洗言解悖之理。末句釋爻辭。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釋噬嗑初九爻義。恥者，道德齊禮之化也。畏者，政刑之所及也。說到不威不懲，而帝王之權伸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釋噬嗑上九爻義，合二爻道盡小人心事。此見人當慎所積，而不可忽于其微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否九五爻義。安危以位言，存亡以身言，治亂以世言。危者亡者亂者，即其亡其亡之義。此是論其理。君子有見于此，是以永言不忘位安而身安國家可保其存也。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憂盛危明，大抵如此。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釋鼎九四爻義。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小人志在于患得，以人之國徼幸爲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責者，本于不自量而已。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釋豫六二爻義其神猶美大聖神之神贊其人也不諂不瀆言君子知幾幾者動之微吉幾之難知也見幾而作言知幾之速也謂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疏云此幾之速也何以能此哉本于无欲而已介者有分辨介于石言其介過于石也又曰介如石焉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斷可識矣謂其見幾之不待終日也斷可知矣此知幾之本也微即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能見此先見者則知彰可知如石是剛知柔知剛又言其无不灼知也萬夫之望贊辭以終其神之說漢書引此吉下有凶字非也理之先見惟有一吉○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

无上下之交也易有衰世之意細讀此章全是爲後世賢人君子細談幾事斷可識矣以上爲失足權門者說雄或入莽操之羅劉柳陷伾文之黨是也知微知彰以下爲三季衆人若李膺范滂諸君子以盛名高節殺身者立箇榜樣蘇氏曰夫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于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故曰萬夫之望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爲進退之候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近意言近道也以顏子當復初爻惟顏子之心斯常有不善吾人則无矣吾人行後方知不知者多矣一覺便消融不行故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之學乾道也○得一善則弗失有不善則未嘗復行所以得失處俱近道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得氣以成形猶漸而凝實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天地男女以兩而化以一而專三則疑矣致者專致也去其間以致其一言取友者當如是也此釋損六三爻義丘氏曰損自泰來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爻交坤上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緼之象上坤變艮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搆精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釋益上九爻義動謂動民也凡勞民犯難遷國行師之類語謂令也求微求也三者皆貴于恒修者修之平日也全謂益道全也從欲惟危而悍然必行爲危以動惟恐不順曰懼或云易者平易近民懼以語是以恐禍之言威天下也不止于信即爲无交以上下相臨而曰交上之取下而曰求聖人之寓意遠矣

右第五章

舉九卦十爻之辭與上繫七爻皆象傳之文言也于此可悟聖人學易觀象玩辭之法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仕勉反

乾坤指奇偶二畫諸卦剛柔之體皆以陰陽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由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撰稱事也體者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者者也德即合德之德通者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于至微者也此伏羲之易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言文周繫辭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雖紛然雜出而不越乎陰陽之變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其稱名也其字確承上文而接以衰世之意意即立象盡意之意意本先天而其類則及乎衰世也朱子小註亦就卦名說夫易以下通後天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而之而恐亦有誤

夫易二篇指繫辭而言无非以前民用者也彰往即藏往察來即知來微顯即神德行闡幽即顯道也當名謂實稱其名如貴賤上下之屬辨物謂名從其類如飛走動植之屬正其是非之言斷其吉凶之辭此皆文周之易視先天則爲備矣孔疏云開而當名者開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

夫音扶當去聲斷丁玩反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行去聲

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自遠而其文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貳疑也報猶應也先天惟有畫以明失得而民无疑至衰世不得不繫之辭以濟其行易書主于濟民所以始乾坤終既濟未濟義蓋如此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始于履者文王文明柔順蒙難之本履虎尾而終吉者以此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以豉反長上聲稱尺證反

此如書之九德抑揚以形其妙也禮和爲貴知和而和非其至者節之以禮斯至矣德薄而位尊雖尊不光守之以謙則光矣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雖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不厭如淡而不厭隱如費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以如大象之言以先提卦名如云履君子以和行不可云以履和行也和而至禮之本以此和其行發而皆中節也謙以制其禮以禮讓爲閑也自知者擇善之事恒則固執之事一德一其所復之善也損以遠吾心无形之害益以興吾心自然之利歐陽子曰君子者天下繫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

利害也寡怨謂少所怨尤困于憂患爲尤切三陳九卦似各兩句相對此句易出井以辨義惟至靜者爲能精義所謂安而後能慮是已道始于踐履而終以行權惟巽以之○此九卦者爲憂患者言也其意以勵文王與孔子之于文王也見其禮樂讀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爲人曰文不在茲乎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初德次體次用。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遠去聲

書者卦爻之體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屢遷以下皆以卦爻之變言而辭在其中道不外乎陰陽陰陽變動而不居其周流于六虛位之間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時而剛易爲柔時而柔易爲剛夫陽上而陰下固有常矣乾剛而坤柔不可易矣然且无常而相易如此則事之有典體之有要而成迹可定者豈足以喻于易之道哉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惟變所適而已君子于此隨其卦爻以觀玩之不厭而偷可遠乎。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其字指變言出入則其所適也其剛柔之或上而出于外也既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于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于內也亦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于內不可爲典要而有截然之法度如此此就易變推到人事上。使者易變使之也。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獨使知懼而已又明于憂患與所以憂患之故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凡父母之憂其子至无已也人不自知其憂患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有師保廸之而後知其恩也今也則于其故故雖无師保一如父母之臨乎其前以明戒懼之心不待提撕而後覺也此文王周公所以致愛天下之至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已上皆言變而辭在其中隱然指其有典常矣此示人由辭以達變尤以善用其變者望人也方辭所指之向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亦既有典可循有常可蹈矣由有典常以幾于不可爲典要所謂屢遷之道其庶幾乎苟非其人亦何以行之哉王仲淹曰通其變天下无弊法執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右第八章

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變之所爲也。自如臨父母以上。總明易之不可遠。末則以不違易者望人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平聲

質謂卦體。卦必自一畫之始。要于六畫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相雜而靡定也。雖有其德。不得時不彰。雖有其位。不得時不光。時之爲義大矣。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難知易知。就畫上觀。不就爻上觀。初者卦之本。其質未明。故難知。上者卦之末。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者要其終。則卒然而成之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雜者盡其繁。撰者體其實。是與非。物與德之是非也。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昭淑慝之辨。非此不備。○雜物撰德。漢儒多以互體論。如震下坎上。其體爲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因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總結六爻時物之義。而歸重于彖也。噫。咏歎發辭。夫初上盡本末之詳。中爻該物理之辨。人亦據此六爻以要存亡吉凶。則其理居然可知矣。然此特自衆人言也。知者觀其彖辭。而所思已過半矣。此章爲易中卦爻之凡例。言彖止此一語。意味深長。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又更端而言中四爻。皆因同辨異。以盡時物之蘊也。同功。謂皆以柔順爲功。異位。謂位有遠近之殊。其善不同者。多譽多懼之不同也。四近君。有偪之嫌。故多懼。然陰柔之才。而處疑逆之地。名與難于上達。遠何利焉。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夫二之多譽由于中。則知四之多懼由于不中。豈特以遠近之分哉。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升音

三與五同以剛健爲功。而位有君臣之異。三多凶。五多功。以貴賤而分也。而非獨此也。柔則委靡不振。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剛則強毅有爲。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也。雖曰貴賤。抑亦剛柔之分邪。然玩一邪字。知易理之无窮。或有柔居而吉。得其時也。剛居而凶。私其應也。又足以明時物之義。○一說柔危剛勝。專主五言。

右第九章

論卦爻之義。獨詳于爻。而指要在時。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二句是冒有天道焉三句言易書之
所有如此天道陰陽人道仁義地道剛柔其有三
才之道已通六畫言下乃推言當用作易所以有
六者何蓋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兩之兩之故有
六畫是六者非他正此三才之道所由著也總鄭
重說三才之道○本義三畫已具三才是說有天
道焉三句重之故六下
始兼陰陽仁義剛柔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 當去聲

道有變動謂三才之道有變動此與六爻之動二
句倒互相足彼云六爻之動是三極之道此云三
才之道變動是名爻也等謂遠近貴賤之差如列
貴賤者存乎位皆等也物即時物所謂六爻相雜
者剛柔交錯而文生焉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
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无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

而无失而吉凶生矣不當中自有吉凶非謂當即
吉不當即凶也若此者何莫而非三才之道也

右第十章

上以卦言下以爻言
總一三才之道盡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者　之易　以豉

當文王蒙難而演易以其服事之小心處天下後
世之變患故曰周之盛德其辭危若此危辭以垂
訓此句是主所謂辭危者使平使傾而已危懼故
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孰使之易使之也其道甚
大无有一物而能廢之者懼以終始易懼之也文
王之心无非使人知懼而立于寡過之地防乎其
防此之謂易之道也○紂不諱
名周必稱王易中春秋之筆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行下孟反易以豉反阻莊呂反

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其所以為易簡者本于至
健至順也至健至順猶中庸言至誠至聖贊其人
也惟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
簡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
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夫然則不陷于險阻
矣○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險
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
阻知阻者至簡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說悅

亹亹者 侯之二字衍

說諸心者知險知阻心與理會入而後說之也及
其臨事則有以研幾而極深理與慮審此皆乾坤
聖人易簡之妙定吉
凶成亹亹以此而已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言聖人研說之妙本天地間自有之理而非意
想測度之私也是故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為就
變化云為之中有吉之先見者焉著于垂象動乎
四體所謂祥也聖人一心萬理畢具感无不通以
此吉事而觀象之則千萬世已往之事有以周知
而不惑矣以此吉事而占求之則千萬世未來之
事有以豫知而无疑矣所謂知
來藏往為知險知阻之原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與音預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與能者聖人之所爲成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二節正聖人成能之易使百姓與能者也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蓋自畫卦定位剛柔錯雜以告以吉而吉凶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路反

易有象辭以立體必有變占以達用變動是揲蓍求吉凶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利卽變通盡利之利情遷者卦爻之情有消息當否之異而辭之吉凶隨之以下皆情遷之驗也攻情務入而中之也取情欲致而得之也感情有所觸而動也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而以近而不相得者爲凶害悔吝之所集則者遠辭或者發于不及料且者甚其不盡之憂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卽人之辭以驗卦爻之辭也六辭之中吉一而已上繫之末云不言而信此云吉人辭寡總見學易者在乎德行不在言辭若吉人者其亦默成之次足以體易者歟

右第十二章

此章言聖人易簡而納作易之本作易以成天地之能

卷三終

周易廣義卷之四

程頤著傳　朱熹本義　後學鄭敷教廣義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音尸

此章專爲蓍而發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夫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託而易之用行矣疏云生蓍者生用蓍之法非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七男反

此言揲蓍之法其大原出于天地也參兩者聖人參之兩之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于是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而起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二老之數參兩之積也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二少之數參兩之交也○一說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取奇于天取偶于地故以參兩爲言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義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卦爻主揲蓍言數既形矣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或六或八而爲陰而卦立焉卦既立矣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柔而爻生焉言陰陽近于造化言剛柔近于人事也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道德與義合之爲理賦

之爲性，而命則理性之原也。易有以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以合于天道之自然，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此章專重蓍數卦爻，皆從蓍稽末，又因卦爻以替其无所不備見蓍之功用爲大，歸功于伏羲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上言性命之理，自有天地人，即有陰陽剛柔仁義，所謂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者也，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地人放此。是以二字，不着力，兼三才以下，作易以順之也。易有六畫，何爲各也，于三才也，兼而兩之，故有六畫，而一卦之體成，則初二剛柔，三四仁義，五上陰陽，而性命之理，順之于全體中矣。易之有六位，何爲者也，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各半，曰分。初三五陽位也，剛居之，柔亦居之，二四上陰位也，柔居之，剛亦居之，互相爲用，曰迭。用分以爲經，迭以爲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非成章乎，而性命之理，順之于一節中矣。蔡氏曰：細玩本文，兼三才而兩之，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皆承上三才之道言，即性命之理也。下何兩故易露出易字，方就易言，乃順性命之理也。○三才之道，離分陰陽剛柔仁義，要以立人之道爲主，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故下文不復言仁義，見人道地道自人而立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射音石

伏羲作易，始爲橫圖矣，又規而圓之，何也？有對待之體，有交錯之用，又有生出之序，皆可按圖而知也。今觀圖位，乾南坤北，兩儀之位以定。艮居西北，兌居東南，澤氣上通于山，爲雲爲雨，山氣下通于澤，爲泉爲水矣。震居東北，巽居西南，雷因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其勢相薄而相助。離東坎西，水得火而濟其寒，火得水以制其燥，其用相濟而不相射矣。射猶害也。此其對待之體，八方排列，使是世界中萬古一大局。今之天上地下，日東升，月西生，元會運世，有轉移，而此位不移，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此是小圓圖，八卦相錯，則成大圓圖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上數音所，下數音素

此仍以小圓圖言，圖皆從中起，自圖中央而分其位之左右，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如今日計昨日爲順；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皆未生之卦，如今日推來日爲逆。易之生卦，則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次，皆自其已生而進之于未生，故皆逆數也。以列八卦之體，以神相錯之用，皆此逆數者之變化而已。其生出之序如此。上章言理曰順，此言數曰逆，則自无而有，生生不窮，易爲知來而作，故括之曰逆數。○伏羲之作八卦圓圖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起震歷乾之序乎？曰：當以起震之序爲定。蓋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後接以巽之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又陽生，陽盛又陰生，循環而不已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晅況晚反 說音悅

此以伏羲大圓圖中方圖斜對者言方圖之位震巽居中震居右而向于西北巽居左而向于東南是雷以動乎物而發其生意風以散乎物而解其鬱結也此爲始物之功乎次巽者坎而次震者離是雨以潤而枯槁以滋日以晅而陰濕以燥其亨物之功乎次坎者艮而次離者兌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斂節而不過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懽訢交暢其成物之功乎次乎兌而位極于西北者乾次乎艮而位極于東南者坤也乾以君之而凡雷動風散之屬皆統攝乎乾而分職以聽坤以藏之凡雷動風散之屬皆翕聚于坤而乘時以出者也方圖之位有以妙造化之功如此

右第四章

夫子既以天地定位明周易首乾坤之義此章終坤下章終艮又以歸藏連山二易發明圖學其猶夏時殷輅之思乎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 下同

帝者天之主宰夫變化者陰陽也主宰則不變出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陽始于震陰始于巽出者發露之謂齊无不出見又加顯焉役猶使也致猶委也委力效用而代陽有終也有終則說兌則所說之方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故戰而陰卒退陽卒生帝乃慰勞休息于斯焉成言乎艮則止者機也然止不終止至震而復出矣自震至坤爲元亨誠之通自兌至艮爲利貞誠之復帝之出入乘于氣序而實見于卦位如此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乾戰坤役此後天之乾坤乃偏言之與六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八卦所主皆就方位以見時序震居東方于時爲春萬物始生之候巽東南爲春夏之交潔齊鮮潔而均齊也離南方日明于時爲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若會聚而相見也離獨言聖人者重明也與先天之乾大明終始者皆正南面之位也坤言地謂五行之土也土寄王于四時而獨盛于夏秋之交不言方者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于帝言致役者坤于乾有臣道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坤于萬物有母道母之于子故言致養也兌不言西而言正秋者萬實告成欣然各足在正秋也西北秋冬之交陰陽之氣有相搏擊而物亦因之凋敗也退乾于西北震爲長子出而用事也坎于五行爲水天一生水爲生物之源也言北方者水德用事之時乃慰勞之卦說者恬息而得所歸宿也東北乃冬春之交貞元會合所謂靜之極而動之端造化所以流行而不窮者也統而論之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居南北震物生之初兌物成之

候故居東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乾西北坤西南
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艮東北巽東南者
自東南至西三女之位而長女依母為先自西北
至東三男之位而少男依父惟謹也此四者居四
隅也

右第五章

胡氏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方位者
意其本之文王卦離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而知之蹇解卦辭亦然竊謂帝出乎震八
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
皆是解說或古有是
語而夫子釋之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也撓乃飽反熯呼但反說音悅悖必內反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
坤在其中矣凡言造化必言神神何言乎妙萬物
而為言者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
物隨以撓雷動萬物風撓萬物所以動撓則神也
撓者披拂振盪之意火以熯之使堅凝也澤天澤
也雨露之屬水則北方用事之水也澤常收斂之
時而利遂訢暢水乃歸藏之際而枯槁其外潤澤
其中也艮以終始萬物故獨言盛他皆言象而艮不
言者終始萬物不繫乎山也此正後天卦位流行
之妙所以能變化成萬物者下文又舉先天配合
各得其偶者言之不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何以
能變化妙萬物而盡成之乎逮及也上言不相射

此言不相射而相逮也悖害也上言相薄此言相
薄而不相悖也既成也變化之道即神之所為也
○若照上章雨潤兌說是水
為雨而地中之水氣為澤

右第六章

此章合言先後天圖學之妙而歸之一神正
義云動撓燥說潤終始所謂相逮不相悖而
通氣者也故字乃承上接下
之辭初无後天本先天之說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純陽故健純陰故順一陽起于下為動一陰伏于
下為入陽陷于陰陽為主德蘊于中用藏于事為
陷而已矣陰麗于陽陰為主內體文明煇光外露
為麗而已矣艮陽極于上則止靜固定動亦定也

兌陰見于外為說心固和而氣亦和也此言八卦
之性情六子得乾坤之一體不能相兼而各相反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
狗兌為羊

馬性健牛性順龍性動而潛見惕亢以之雞性入
而天之旦晝人之善利始之豕之負塗入笠皆陷
象雉之膏食矢亾皆麗象狗性止羊性說遠取諸
物如此然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
坤為馬而夫子以為牛性情不可假象則惟其似
而已嗚呼人而失其健順之性則牛馬之不如矣
其所止而不得其說則犬羊
之不如取象之意深切矣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在下而善動股順上而善隨耳陽在內而聰目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戶開于上近取諸身如此嗚呼人須體認得乾為我之首坤為我之腹我如不能自強不息而頻屈于物欲之下是无首者也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隘陋以居之是无腹者也手足耳目莫不皆然是踐形盡性之實○人之一身而具八卦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色白反　長丁丈反　少詩照反　下章同

此以文王八卦次序言索求也坤求于乾而得男乾求于坤而得女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陰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陽也稱者尊之之辭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辭也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乃有父母男女之稱夫子此章特解其義以見稱名之不苟殆所謂察于人倫者與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圜音圓駁邦角反

八卦有正象有旁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此正象也其餘皆因正象而起義陽之成形惟天為大故為天運轉无端為圜六子皆其所統為君萬物皆其所始為父德之純粹為玉堅剛為金乾為天而貫四時後天位居西北為寒極寒為冰先天位居南方為夏故為大赤一曰人无冰寒安貴金玉此乾德也純陽而健則為馬健最健最馴德莫尚者為良健最久智莫尚者為老健最堅瘦骨莫尚者為瘠健最威猛力莫尚者為駁言此四者以見純陽无陰異于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木果圜而在上以實承實也若艮為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又言不剝于陰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釜音甫嗇音色

厚德載物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時乎動闢也故布其澤為布而含弘光大一釜之能容也時乎靜翕也能收斂其化為吝嗇而性命各正見賦物之維均也一說地南北曰經東西曰緯中平廣而旁有邊幅為布或曰布謂泉也金玉為自然之寶而釜出于金受成于模範所以為效法之坤與牛順物母牛則又順子母牛則順之至而孳育也三畫虛多所容載為大輿坎虛二畫亦象輿而不得稱大也坤畫偶而以偶為文文在中也偶畫多而以多為衆有土有人也无不持載為柄亦以柔而能執勤于造事而不名其功者與地之土色有五乾南故正色為赤坤北故正色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陽氣奮于地為雷陽性奮于淵為龍乾坤始交兼有天地之色為玄黃陽氣始施為旉萬物畢出為

旉音孚　筤音郎　萑音丸　馵之樹反　蕃音煩

大塗一索得男爲長子陽始進而决陰其動也躁
爲决躁東方之色青筤蓋竹之始謂竹膚之堅質
也筤色青故云蒼筤震東方爲蒼筤竹萑荻葦蘆
竹之類皆下本實而上幹虛也取象于馬善鳴者
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則開口出聲也懸起一足爲
馵作猶詩思馬斯作之作雙足並舉也皆取陽在
下之義陰在上爲的顙的白陰色而顙在上也詩
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顙是也反生言萌芽自下而
生反向上陽在下也凡稼之始生皆反生非變也
常也其究爲健陽長必終于乾也至于乾則陽盛
而草木之生蕃滋而鮮潔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
柔之始也然震一陽其究歸于乾巽一陰其究歸
于震則扶陽抑
陰之意可見矣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諸卦皆先言本象獨巽以木先風者或謂畫卦自
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又木行春春
冠四時木德仁仁包四端故變例先之或云伏羲
以木德王卦其所作孔子尊之也得坤初爻爲長
女巽德之制而斜木之曲以取直者繩也爲繩直
爲工相因取象也白者西方之色白能受采乾赤
坤黑震之青之玄黃皆巽所施也長者風之行高
者木之性行多疑爲進退心无斷爲不果臭者香
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
陽外達爲臭又臭以風傳也陰血不升爲寡髮陽
氣上盛爲廣顙日白爲陽黑爲陰離陰居中爲日
之正反離中爻于下上白多于黑也巽陰在內爲
近利謀利者必于市于市而得利三倍也震爲决
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非躁卦而何巽進退不果
而震决躁究而爲之以相濟也○大雅瞻卬有曰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朱傳曰

賈音

三倍獲利之多也言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識如
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
識其所以然婦人无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
之則豈不爲慝哉瞻卬刺幽王嬖褒姒之詩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
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
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輮如九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

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爲天下之至險溝瀆並言
謂天下之相灌注相流通者皆坎象也陽匿陰中
爲隱伏內蘊精明而外昏蒙也陷而能制爲矯輮
矯者矯曲使直輮者輮直使曲弓輪者矯輮所成
亦相因取象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皆
從中陽取象也陽陷陰中爲加憂坎心亨而曰病

音台

坎爲耳而曰痛者處憂患之道所以不陷于險者
也坎水在人身爲血乾爲大赤坎得其中爻爲赤
設爲血卦秉爲赤心人之貫天日而質神明有此
而已取象于馬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
陽在中故爲美爲亟亟急也性急難御也前畫柔
故首下下畫柔故蹄薄曳亦言馬陷則失健也坤
與平易坎輿行險柔在下不任重也通者水之性
月者水之精陽匿陰中故于人爲盜陰符以人爲
天地萬物之盜太玄以水爲盜坎象也剛
在中故于木爲堅多心堅而又多心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
爲科上槁 乾音干蟹戶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槁

火內暗外明體陰用陽離內陰外陽故爲火日者
火之精電者火之光惟陽爲日而陽中有陰含光

以爲明惟陰爲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爲光此離口而坎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又曰電有常變二義推之有禮樂兵形二義得坤中爻爲中女甲被于身胄被于首戈鋒長兵兵刃短兵甲胄外堅離陽在外戈兵上銳離陽在上也中虛爲大腹火熯爲乾卦鼈陰而靜蟹剛而躁蠃善麗蚌中虛要皆取外剛內柔之象五象皆取諸水而終于龜負書出洛文字之始也科空也木旣中空上必枯槁離中虛外乾也一說凡植物有三種蔓生者草也枝生者木也科生者蓍之類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坤地而隆其上又靜以止者山也徑高山之蹊間小石者山頂之卷石皆取剛在上也一陽連亘于上二陰對峙于下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也又宮門寢門冢門皆名闕果者木實蓏者草實陽在上爲果陰在下爲蓏也閽官閹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入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出爲指爲狗皆言止也鼠剛在齒鳥剛在喙艮剛在前也黔黑也或曰山中猛獸鼠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木有堅而多節者艮剛在上又爲山之所生也又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後凋也

蓏力火反 黔其廉反 喙況廢反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鹵力杜反

坎上下俱虛爲陽水兌上虛下實爲陰水故有以雍于地者爲澤亦有以降于天零于夜者爲澤三索得女爲少女兌上拆口象爲巫爲口舌巫說神口舌說人也洪範五事言屬西方金口舌者所以言也一曰巫口舌之官以口舌說神者爲巫兌爲正秋金氣肅殺而全者以毀剛者以折也疏曰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也柔附于外二剛將決之決躁者有所去而逵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覩而決終必去也水至柔也凝而鹵鹵者出鹽鹵之下土不堅則鹹水滲漏而不可鹽矣故爲剛鹵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如土之下堅剛而上鹵濕也或謂鹵者出金鹵者出鹽離不生物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陰少而賤爲妾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于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爲娣于陰之少者卑之也內剛而外說爲羊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可以類萬物之情學者但得其意而已如序卦所分治亂出處之類亦然不必泥乎其說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此明周易託始乾坤之意生者變化不窮之妙○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由始生而稚原人物之始也物生必蒙以人言雖有良知能而純一未發茫然赤子之心也需小畜順皆言養畜言富之順言養正需言飲食之道此序卦之次第也蘇氏曰義有不盡于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之類也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義盡于名者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此治亂之所由始也小爭以言大爭以兵以衆起〇還以衆定也然非斷比之聖人其孰能一之師爲兵衆自有所比言則爲萬民之衆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此而畜導之而生養遂畜而履秩之而倫理明禮達而分定泰平可致矣此王道之全也履而泰之泰即和爲貴之和蘇氏曰大畜小畜皆取于畜而已大過小過皆取于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此言世運循環无往不復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若終于通則皇帝王不相禪續矣司馬氏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也乾坤十變方泰泰一變即否難易之間可不警哉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此致治保治之道言君心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此以治功言隨生于豫和樂之應也蠱生于隨喜起之功也蠱者壞也事因壞而起故直曰事也一說以喜隨人者溺于晏安必至于蠱蠱則有事可大之業由事以生故次臨臨非大也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云大也若豐者大也則訓大也物大以功業言大亨以正天之道以天道臨人所以可觀功業至于可觀然後終有事者之局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能有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在乎有以文之嘉會以合禮是也致極也亨盡者致飾則文滅其質不可行也故次剝物窮則反剝陽窮于上而終反于下故次復此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之機也以文質之運言若單言剝復則造化之功也〇自屯蒙至泰是聖人整頓初闢之乾坤自否至賁是整頓再造之乾坤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學言始于能復而其體立終于可動而其用行也眞妄必无相雜之理故曰復則不妄无妄

誠也故可畜聚其德而至于大然曰有无妄者不能必之以皆无妄之辭也此而畜庶而富也无妄而畜幾于聖學矣此小大之分也養者涵養之謂所畜旣大然後可優游涵養以至于化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而成大過人之事業故反而言曰不養則不可動惟才與養合而後成其大亦聖人之戒辭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此言人之建功立業者言之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故次坎陷麗附麗也有所憑藉而後險可出以扶危拯溺而不終陷也○序卦傳者聖人因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端之理以序之也一端之理在所略特恐後儒雜亂文王之序卦乃其本意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此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見夫婦終天地生物之功而始人道綱紀之要故從天地說起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而後有上下錯猶施也置也禮義行于人倫之際者也然是摠此道理上下旣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備禮義始有所措設焉是則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者夫婦之所致夫婦之道大矣故曰不可不久○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巳之禍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此治亂之本王化之端故詩以關雎爲風之始而易于咸恒論禮義所由生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此以出處言自遯至晉因君子之退而許其必進下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止也盛滿必概崇高必危遯也者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君子无終遯之理將必有壯盛之時故次大壯物不可終壯動人乘時之思也有危辭焉進而相與以有爲斯不爲徒壯也知進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矣人窮反本

故傷則反其家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夫婦之終爲父母父母旣老乾退西北坤退西南矣止亦不久居其所之義父母退遯長子壯而用事大壯者長男承乾之卦子旣壯當進代父任故受以晉晉必反其家欲其修身齊家以及于治平也自咸至此可一意相承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此以世道言孚或不立家道之窮也以一家之乖異遂釀世道相睽相賊之禍君子可不謹其所始乎也曰難蹇又曰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是混沌初開天下猶未平蹇則人事之失所致也責在乎

解之者耳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用其解者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此以國事言遇險難則思拯救出于險難則生解怠人情倚伏之幾君子畏之損益二卦俱言不已者損益盛衰之始惟至于不已損自有受益之地益自有必決之機決者施祿及下不居其德也或主理學言緩者怠緩故損若人欲日損則天理日益閑中肆外潰決而流布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

此言君子之進退也學至充裕而沛決未有不遇者也夬以決小人姤與小人遇此不本卦義言但取遇義而已君子既遇則必以道而相聚于朝陞聚而上則多賢展采而大猷日升矣升而不已脉進退存亡之幾也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故次井以井在下之物也所謂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井德之地亦取憂患修德意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此以治道言井久停汙法久滋弊欲更化以善流則井道不可不革然變成法非操天下之重權不可故次鼎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指宗廟中祭祀之鼎言曰長子正名分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驚遠懼邇故曰動也此動之因于長子者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以造化流行言震繼以艮動極而靜也艮繼以漸靜極而動也上動爲長子下動爲造化改轉頭項說此傳意之本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此以學問言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學問得所歸宿則德業自然盛大此但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晉者進也有進而已故必有所傷此則妙于漸也或主君道言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夫學以得所歸爲大是大學之得止也馳騖乎治平而忽修致則學非自得而居之不安矣如旅人然主客不相容故次巽巽者虛心遜志以入之也凡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其于理亦若是而已矣故次兌兌者優游泮渙以出之也凡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其于道亦若是而已矣故次渙渙者離也能取不如能舍是其義也一說大槩以人事言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

故受之以旣濟。

此以治法言。受之以節，謂有制度行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渙，不使終離也。夫節非徒制其外而已，誠信之念溢于制節之中，使天下亦信從而不敢越。中孚所以次節也。然事有權宜，信雖就一，君子之于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未嘗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則過矣。一說信賞必罰，乃過人之事必濟。謂能過于物，必可以濟也。注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至于陷者，大過者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天地人物，一切道理俱如此。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南隅兌合而爲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爲恆，四隅反卦爲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旣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爲次，雖非伏羲之舊，而先天一圖大旨則備見焉。夫子作傳，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而他則未暇及耳。又曰：三才之間，坎離最切。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純陽故確然而剛，人主體乾以振攬也。純陰故隤然而柔，人臣法坤以翊贊也。順動故樂，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惟皇建極，惟民從乂，臨觀有焉。又二卦互有求與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賢遍反

屯，震遇坎，震動能見矣，然坎險不行，則善藏其用，雖動而未嘗不靜也。蒙，坎遇艮，坎幽昧則雜矣，然艮體光明，則艮知不昧，雖雜而可進于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謂初九陽動而又利居貞也；蒙以二言，謂九二陽混陰中，昭然爲發蒙之主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艮俱主陽氣言。損下益上，上益非衰，然君孰與足，衰自此始矣。損上益下，上損非盛，然君孰與不足，盛自此始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健本難止而能止者時也，福之出于適然者也。以乾而動而得禍者災也，禍之出于不意者也。然則无大畜而遇時，安知不爲災；有无妄而得災，君子亦靜以俟時而已矣。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則聚于野而不往，升則升于朝而不回也。易以上爲往，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下也。以出處言。謙則虛己下人而輕，豫則意得志滿而怠也。輕如輕身之輕，不自尊大也。以君心言。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色人情所不免，易至于過，有戒辭焉。一說噬以合其間，武以勘亂也；賁以自受采，文以飾治也。

兌見而巽伏也。見賢

兌陰外見，積中而發外也；巽陰內伏，淵默而退藏也。此人心顯微之幾也。○屯見從陽，兌見從陰。

隨无過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過繼治世者其道同守成之主也蠱後當飭繼亂世者其道異中興之君也則字側說

剝爛也復反也

剝爛則陽窮于上復反則陽生于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此以造化消長言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而爲晝其世道熙明之會乎日入地中而見傷其世道昏亂之秋乎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養不窮不求通而通也困剛相揜非所遇而遇也困之于人如仇敵然相遇則阨矣此吾道之通塞也九卦因窮而通此又以遇對通言○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

恒爲首始于乾而終于夬夬盡則純乾矣

咸速也恒久也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爲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爲久此王道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難乃旦反

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此民心也解出于險爲緩又利用寬舒之政也蹇在險中爲難又貴有艱危之思也此國勢也情義乖者疏而外恩誼洽者親而內此人情也否泰以氣運言大小往來正相反卦皆反對獨于否泰見之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則當止而不進遯則不惟不進又當引退也一則使之止于方盛一則使之退于方衰无非爲君子謀耳大壯艮節三言止此云則止者戒辭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所有大者萬邦帝臣而曰衆與人同者腹心戴主而曰親衆則其勢大親則其心一革以釐弊爲義鼎以維新爲義小過乃謂之過然小卽爲過君子其可忽于微乎中孚乃謂之信夫信必由中君子其可戒爾心乎既明且動其故多窮大失居其親寡一云雜卦三言故隨事故革新故之故豐故舊之故反親寡言所謂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是也

離上而坎下也 上時掌反

火陰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也而藏于陰故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小難畜大以寡不敵衆也以和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故行而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長丁丈反

坎水在前健而不陷故不進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若火性炎上而趨乾故同人親也自大過

以下卦不反對今依本文解之大過本末俱弱不勝重任而顛柔遇剛乃小人而遇君子亦猶困之相遇遇之不善者也漸女歸必待男之備禮而行是進之以禮者頤養德養身學術要于大正既濟綱舉目張事功訖于底定也女得所歸則有終所謂天地之大義也濟事者男子之任三陽皆失位男之窮也夬決也正言之曰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則小人憂鬱不舒此等世界其臯夔稷契在位四凶投竄之時乎大過以下如詩樂之有亂繁調疾絃說到道長道消而後已欲使天下有陽而无陰有治而无亂有君子而无小人以畢作易者之意

○大過反頤一顛一正既濟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反夬一陰長而陽消一陽長而陰消胡氏曰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斷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切矣

周易廣義卷之四終

周易廣義四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鄭敷教撰敷教字汝敬吳縣人崇禎庚午舉人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朱義爲主而推廣其說故名廣義凡諸儒之說與程朱合者收之稍有不合者則去之朱彝尊經義考載敷教易經圖考十二卷而不載是書殆偶未見歟

尺木堂學易誌三卷

〔明〕馬權奇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尺木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尺木堂學易誌三卷》提要

學易誌序

易之爲書也自處處世之書也人第知文之明夷周之恐懼孔之削跡其得力處皆本於憂患不知包犧氏寔已先之天下之象陰陽相半而陰擬陽上其取數又多故陽常不勝陰吉凶悔吝反居其三

仍當避吉以止求无咎則聖人之心苦而衆人之心蒙也吾友馬巽倩氏讀易有年高第而中廢廢非其辠以故困衡連忍之後心通眼決發明四聖人憂世之蘊以為自處處世之書窮則通通則變豈有長貧賤之高士乎哉白虎全異旦

所謂類萬物之情則憂患之盲一情而括矣情者情變之情非情欲之情也情不易出故聖人以意出之而云衰世之意又為之開无咎之一途以扶吉而抑凶悔吝則聖人之言易亦若矣人但知趨吉而不知避凶悔吝但知避凶悔而不知

夕徵入鸞坡即爼豆一席血
食千秌而可矣

同里友人王思任題

王思任
季重

敘

諸經皆以事辭顯易獨以象
著象也者像也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言
易者舍象而嵩言理可乎
易自漢疏而後至程朱二子
而其義大明程多言理而朱

多言象故其言較諸儒為更
勝至我　朝錮易于制舉之
業并其理不能盡解有能即
象以詮理者抑亦鮮矣往余與
馬巽倩同硯席聽其談易真
能說心研慮而成天下之亹亹
者其為文也清徹玄奥獨窺
象外之意今時文家之能觀

理于象者其法蓋自巽倩昉
嘉定汪無際每推其文謂將
軼歸董諸公而上之於戲其
可為知言哉巽倩既成進士而
好易滋甚歸坐讀書臺上
朝暮一編為吾輩習舉子
業者所不逮從編絕之餘偶
舉筆之于書遂成讀易誌一

卷予昔聖人設卦觀象立象
盡意之旨邈乎其相接也巽
倩予諸經皆有誌而易尤其
專家故能脫訓詁之陋而自
成一書睎昔箍桶賣漿者
言廢有當矣豈夫一切箋注
者所得而彷之也哉
崇禎辛巳孟夏會稽友弟孟
稱舜書

學易誌序

易之作也以憂患也寧惟於商周之際乎燧巢既降浸淫多故庖羲三百八十四畫觀天察民因貳以濟爲衰世慮之矣文以羑閑狄以喪繫閔千百世之陞阻而吉凶同患洗心藏密此聖人之學易也遘一時之坎窞而樂玩不衰若書叢明此吾黨之學易也余友馬巽倩氏以

大易起家海內推爲歸董于高君忌甫閩仕版鄉羅席嘆在繫者穀月繫維郛舍者三年僚儕不堪賢者未免而巽倩素思閒落若舊度置之披其帷則子一編咿嚘不輟於學子所丹鉛書日有程不中程不已先經次史次集旁及禪觀稗乘綜吟沈想而後著筆竟冊無一華苟辛下者訖讀則筆歲月

簡端間爲論述自娛事句還要
則益隱身竹橋中園扉雙扃
逾年而學易誌成懷以遺予曰
此不敢自誌其憂患中語也爲
我訂之余受而卒業焉披尋研
味咀槀枝葉於點微參妙鷙
獨味余乃廣書嘆曰憂患之釋
人甚哉始余以巽倩才學人也不
圖其進於道也若是賊人所低
眉之歲月巽倩借之以暇瞻四

瞻人所難寡之心情巽倩用之
以摩砥道業天畜予之巽倩肴
取々巽倩善用々人躋抗之巽
倩優游之巽倩善用人精當則
心冥心冥而怡遐巽倩之於易能
勿深乎繫詞傳三陳九卦至於
困則曰德之辨蓋惟困而神々
躁靜罷々狹闊如令受火低昂
立槃如璞付剖磨瑜莫遁大人
君子冥其感憤而以寡怨游於

廣漢乃以得通吳倩以身證易
豈徒如師說家尚口之窮哉經
余嘗與吳倩爲易社一義之豎
尋味累日一篇之出生廣千人
而余尤所心折者于學人為經義
修身所實踐者更彝文如散壁
紀律而吳倩息心於粒守頭冥
畔廻環內外之際而闢闊縱橫
鬚眉不失生筆盈楮一如四子之
文之規萬於高曾也則自有經

義來吳倩一人耳今日吳倩談易
身之所歷詣有直尋息之所躔
雖世獨成矣然余更有商者添
圜曰易以道陰陽後儒祖之易
文從日從月益取象也然不曰象
者像也離象而求尚有畫前一著
傳曰易簡理得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指何所歸義何所究文宜
一生于詩于書于禮如刪輯家而

微存綱領于春秋如點竄家而
別出義例皆可討曰空也獨至于
易則韋編三絶鐵撾三折傍徨
遲久而不敢自信徼天假年而
僅免大過則甚矣易之難深也
巽倩于此更仍以竿頭進余哉
崇禎辛巳夏伏春社弟王亹頓
首拜譔并書

尺木堂學易誌

會稽馬權奇巽倩父著　男如金訂

乾

按正義云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余謂無欲者天之體得不揭出否

勿字有易之之意若文言則云惟龍故潛不必向勿用上詮解

大人君子疊見乾文易明三才之任弘人為先○乾乾象取兩乾之際想見古聖文心○日夕畫然兩際便是人心之咎何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乾之所稱无咎也

風雲之象未便理須靜闕以俟之是故龍門之事一日之奮也然當其幽蟄不知何時何地雖雷霆不得而測之龍之淵固不於其淵也彼自有无往而非淵者莊子曰心善淵其謂此乎○有一世之躍有一日

之躍龍无定喘淵无停流
先正言无惕龍是以有亢龍〻之所以亢不惕故也
尭兢〻舜業〻此豈龍之所能及乎故曰龍之為虫
也可餌而騎也世有君子毋使目為裸虫也哉
吉不見于六位而見於用九則六位之所謂吉者可
思矣○无首者非處於後位也循環无端迎之不見
非自強不息者何以稱焉
時乗六龍在出處上看出始實際當知尭舜之飛未

始不潜覺業父許録偏據一位耳
孔疏云自強勉力不有止息滑之得之聖人設教不
从本所継云思為便須人力何者降衷成性以後維
皇謝事矣息〻皆兢業當權故云敬勝怠者吉文王
小心翼〻昭事上帝蓋言工夫與本體相見也
孔疏云行此四德則與天同功非聖人不可但易之
為道廣為垂法若限尚聖人恐不逮餘下故総云君
子余則謂文言將此檐子推在人人肩上不許迯榧

若云離却當人別無乾道也
不易乎世以下総見龍德而隱者如此德苟不龍人
我是非之間毎多介〻是故有善可録有汚可辟鱗
鱔蛇虺等類未免翹首露尾矣噫聖人所以致嘆於
猶龍也蓋感慨於龍德之絶影矣
何也是亢此中無留餘是亢進退存亡偏據一途是
誰之過歟○君子能惕聖人不亢是一是二
坤

坤以安止為貞不曰不利有攸往而曰君子有攸往
廣示兩端而終論之以安貞吉此聖人之善誘也
遺形而表勢正見原隰逶迤回旋起伏総是順處是
故名巒秀嶽在山猶以矜才市能而地則全冥焉從
此想像勢厚可知
霜之於氷亦天用之不容已者借以立戒生人怵惕
之心○世事不妨有陰聖人弟不許人馴之耳故守
雎節者不以為教按孔疏云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

狎然

思為盡處地道儘自昭回

輔嗣云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然則擅其美者非惟不大先自不光○小智炙炙如火附薪必欲用光遂不可掩已如日如月豈為一物乞照一事索明然而朗然中天之象終古含章至今也

使四有可括之囊一人在咎譽之外未始不可顧以言地道光則未也每憶坡公解驚弓之語輒為惕然

者久之

坤作成物終其職也永終甫完得其職耳若末不符前和不如唱豈第天工鰥曠即乾元分量減削多矣

以字得力

也

長子承乾父之系全乾之詞界爲繼統則亦繼德也

且屯者盈也始交之氣未濡絪緼苞塞元亨利貞固其夙貯者矣

孔子譯也譯旨而不譯文置天運而爲人事益謂始交難生未可為夷庚而不可云危途也唯不寧而始无負建侯之責然則雷雨草昧直是天之正訓建侯者〻

君子不安於草昧經綸正以對治之

嘗字提醒僥倖人人無避心則就邪徑問岐途矣貴耐十年屯邅宇宙正經在吾指顧間耳嗟乎人不待十年之字而徒入無虞之林吝可勝道也哉世所以

又無經綸也

哉惑喪也酧酢當審史謀獲豈可嘗試也者是故庶幾之心不可有庶幾之事不得嘗

讀屯至五竟無足嘗經綸之任者君子吾不得見之矣然則世事一惟天造也乎吁〻

蒙

正爾講學儀云刑人又云桎梏儀云爲寇又云禦寇周孔不苟下筆吾輩當從何處參詳○童蒙者人之

初再三者初筮之反也初筮再三辯極微芒吾嘗囬
言終日初筮告之象也予欲無言再三瀆之象也○
初筮告者如其蒙而告之也彼以蒙求我以蒙應安
所得再三之瀆乎再三之瀆知與識祟之也含兩端
之叩鑿七日之竅後世之不獲有其蒙也大易發慮
之矣○蒙近於初以初筮初故曰初筮書曰勿貳以
二勿參以三是也天龍截郤童子指為其再三瀆耳
○不安於蒙學人之大患也是以聖人教人忠信為

先憤悱次之絶知去識使畜深力到豈不明之足憂
後世教人以明師以我識強授學以狂慧稱解踐履
罔聞棙智百逞所謂明以養正也噫明豈人之所予
又不啻再三瀆而已矣○以正為法知刑人之非殘
人也以實事蹴之者非
女者不婦之蒙婦者已字之女其蒙均也而有見偶
則迥乎異矣然則女有勿取婦何以納乎曰女見金
夫女是未婦而先淫者也聞道之說不敵出見之紛

華久矣與其肥於戰勝不如閑之闥中與其馳於謗
化不如懲於心戰○在不有躬取義所云捨我家珍
羨他多寶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而知之何吝之有○童蒙
蒙之正也不以年論
學問之中云何有桎梏人師之尊云何曰為兎嗟乎
木箇報身慚愧供養謬種流傳貽害奕世所以解粘
釋縛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遇

需

後世則以需為殺事疑志矣而夫子譯之曰剛徤而
不可陷則必恐克濟之旨也天下豈能無陷地貴哉
有不可陷之具耳不然飲食宴樂其去宴安鴆毒幾
何直從剛徤決之○雲山氣也不繫於天上天同雲
亦仰而視之耳古文一字不率下如此○看此與宴
安荒飽之分別云何
不犯字妙所云雲在青天水在瓶也○在難外有不

犯即在難中亦有不犯已不攖物亦不炫才佼往々
坦途郊在我不在境也○不犯難猶之乎不可陷也
衍寬暇優游在需為第二義矣
致冦至人之所怖也周公不以為凶孔子曰敬慎不
敗若曰天下無死地致冦者猶勝致於冦者○自我
致冦我為主也果能以我為主冦不足患矣○敬慎
不敗此先師悲憫世俗特出旋乾轉坤語俾愚頑知
所警省 古今應無敗着

明明險在前矣却云飲食宴樂又云酒食貞吉祗因
聖人道出便不敢詫異亦不暇疑問何也我於此等
於難沒着落
變需而云不速之客此古聖之工於文也險在前而
始需則需固殊途中一途矣剛健而不可陷此不啻
為需設而需之第一義也衍中順聽次焉矣兩者未
能而待助望益唱予和女聊以解憂則不速之客三
人是也○不速之客變需為文需之終也方在需中
以需為主需終待竟義不主需々是客義故云不速
之客

訟

作事謀始乃永所事也僥倖之人心短智短故云不
永所事訟端毛矣
訟而不克歸而有逋甚言訟之無益而損則又損也
訟以能負為吉訟終而三褫求勝不已師繼之矣吁

師

師中表王表君閫外之制猶存天顏之臨乃知細柳
之軍終是武夫習氣文帝借口激勸非衷論也
兵凶事也自宜以忠吉之意行之殘民以逞即僥而
勝咎仍在也
師不可耀九天九地以審棧蒐苗獮狩以寓教皆水
在地中之象也後世之師其決防之水欤波衝湍擊
所壞滋多
失律即凶不論臧否語氣緊切

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〻〻韓淮陰之言暗與易合師之五上皆責成將〻之旨也

處師之終還應所繇始不得不懲創小人何者干戈之餘害氣所伏放牛歸馬不若滌除貪詐此固襄蓋宇宙之事也

比

凡易云无咎均非現據之詞必有以致之也輔嗣曰將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貞乎然則非元永貞其

為比之咎何如

君民之分須著故曰地上有水地得水而流水得地而柔則情在其中矣按正義曰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

弱則云匪人強則為後夫無此不成宇宙撫有宇宙者所以宜競業也○比之匪人即指三也比之匪人也馴之狎之則曰否之匪人兩地一種不可不畏○六陰三陽才性不端居下之上又非民象故直斥之曰比之匪人○浮萍之聚驚鳥之集不關吉凶只个哀憫不亦傷乎乎詞也

三驅不怨後夫邑人豈等前禽聖人於此覺有騶虞之防○田所俘曰禽此與師五同

宇宙若無資始之事與長善之人宇宙久應銷隕矣此道甚大此辯甚微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明〻與原筮元永貞參詳呼應

小畜

慨賢人之不用也漢人云密雲所在下有隱者

乃亨也者有不亨也全賴剛中全繇健而巽○升天為雲墮地稱雨二氣交也雲氣升而不降絪縕而密絕地天之通故云尚往

以何其咎為吉則凡偉而吉者皆易之所咎也其義宇嚴

夷秉夫罪不在妻也不能正室愧死男兒

柔得位此小畜所以為小畜也而首以有孚聞者蓋

上下應之不覺籠罩於有孚之内矣使後世君子於
論誰不曰假名仗義竄竊有孚其意可誅也而大易
反代為之計且以血去惕出欣之若唯恐其不能有
孚也者蓋謂此勝於敗名破義也何不可使與剛中
志行一輩共食有孚之福也

上九之畜乃以尚德稱聖人葢危之矣何者以德自
擾則無瑕以德繩人則有名是故婦任婦性不足忌
也假而有才智之婦於此其乘夫之策必且假道誼
必且托禮義於道葢貞於勢葢危矣朏方欲盈魄更
不死正此尚德之載輶堅輪脂覆轍難誒也此時君
子殆哉岌岌乎吾欽聖人之危詞○尚德載暗應有
孚○德積載儘可疑儘須疑○有所疑疑於德之積
載也君子所以自處者唯德而已而幾望之月貞厲
之婦亦以德聞且以積聞彼六一德也此六一德也
無問道路之人疑君子亦堪自疑矣吁

履

幽人維其心不維其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是
也○中苟自亂則終南太華鬧過市朝什倍如此解
幽人絕宜着眼

我勝者凌物自恃者距人盼能視跛能履曲畫形容
矣天下往往有此一等人吾不怪其不忘視不忘履
也恨其不知盼不知跛耳

以夬為履是決陰之義易之危之者若曰夬六未可
輕用也○此六五陽一陰之體故云夬

泰

治至泰無以加矣庶幾兢業可恃耳嘗讀書見成康
之治得力於頑民者居多然而世易三紀不忘警戒
迹刑措之後便見中衰嗟乎安得聖人不死也○正
義云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通泰多失
其節故不以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
○來也者望之也如其居復其位也
志同也者同所内同所外也世之有泰泰於上下之

志同耳無所謂天時人事之殊
泰也者聖人所喜亦聖人所不敢安也壯丹盛時春光倍宜珍重是故財成輔相非后弗克擔荷○令於財成輔相之道日用而不知也嘗試遡而想破荒之景象即此四時之令人天叶應已不勝奇特矣每讀堯典命羲命和輒數日嘆羨神聖
荒未芟除之世界也是終古清楚不竟之事馮河勇於涉者言敢勇之士也詩云不敢馮河○包荒用馮

河以言其撫世者不避遺朋亡以言其居心者夫人宅心不弘有迎有距有偏有黨逐覺世間有可憤之頑無可容之衆流品太分刪除太甚於是跑跅之才武健之夫不得志而祈別有所逞此盛世之隱憂也聖人懲之故首言包荒用馮河益矜愚宥頑收録翹材壯勇之士泰治之第一義矣然非心胃六合一私不掛者不足以語此○后方財成輔相而二則包荒何也均齊方正斬然一概者治世之大凡若夫變友則剛而宜柔用之矣縱橫泒漫參差不等滌瑕蕩穢藏疾納污所以濟之也坤為大腹方足以承乾之清明嗚呼難矣難矣用字與得尚字緊〻呼應
泰無幾時難得易失聖人恤然於九三辯之爐恐不早○一泰一否為間幾何天地際也可危亦可轉○
帝乙紂父也歸妹卦名所歸者妹非齊眉之室也泰五何取於此倘亦大王與紂之時追憶致否之人而不能不咎帝乙耶蓋微子之母先妾而後室已而從

太史之諫以紂為嫡而微子稱庶兄禹遂致孟津移祚周公親所見聞也因慨天地之際元后其難若曰帝乙歸妹惜乎其不以祉也以祉則元吉矣弟先兄以承宗豈其元吉宜其以不祚報也嗚呼此否之匪人之彙也不然帝乙實有其人歸妹若無指實周孔豈繫無據之詞乎
城復於隍國政崩也曾幾何時而泰已不可據矣聖人勉人致泰不許人享泰財成輔相日不遑暇僅寸

遯不否而已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古今戩觚改頭換面百端千態只此兩語盡之徒爲
君子嘆息而已○非君子貞不利也否之匪人自不
利君子貞耳直頭罵倒繼否者猶自不省
天下无邦向慘泰否相反只易此四字
儉德字深奥多才多藝覺周公未免德奢矣噫周公
之時不可再遇鏟光芟彩守吾樸可也○不可榮以

禄明以禄爲難也聖人亦有激詞乎
大人否亨與儉德辟難地分懸絶居東言念誌此自
寫
古今惟包羞人最不可測此罪恥所不能及柳凶杳
所不勝指者也姬公於此不贅一筆○包羞是深人
如王莽泣金縢一事全不知慚負天地何似壞却世
界恨有此一輩也○位不當之居陰用陽滿腔險阻
一口仁義可若何

否之標大人者二蓋大人德經行權有進於君子者
矣若君子儉德辟難固未能一龍一蛇也○惟大人
能否亦唯大人能休否休意優游醞藉不矜搏擊之
功且併不欲以君子貞治之故吉試想其亡其亡止
危以操心不亟以繩世源本肅穆斛度弘靖三代以
後解其遯矣
同人于野
以否之匪人之慘至於天下无邦不以人類治之不

可也不以人情通人類不可也故曰同人于野此時
禮樂未遑法度不事第以樸遨相向曠然如枝鹿之
世而已
重提同人曰鄭重于野喫緊應乾〻行也古聖文字
定不虛下一字於此可尋義味○同人也者非人同
也有與人同者爲文明以徤中正而應其人其德徽
君子誰歸徽君子誰歸
變爻文以貢義於門出門一字千里

于野之中莽亦不碍陵亦固有無端而伏之戎無端而升其高此同人之變態也于野紛芸於市朝矣嗚呼

于宗示人以不廣是故有莽之伏有墉之攻有先之號咷乃知于野之爲規同人之不退也○同人之用大師猶愛人之必須放流也

同人之文無善詞爲先號咷而後笑異乎所謂喜起者矣大師相遇蓋屡屡乎難之廻想風雷之懼亦痛

定思痛語也

義取同人而每多不同之象曰戎曰師曰克曰弗克同室戈矛肝膽胡越也天一而已而于宗者曰有二天則求同者爲之也求同者不可同如強號者不悲強笑者不懽則莫如任其自爾是以輔嗣云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大有

承同人之後致物之歸者必已具矣明徤中正之德

廣被陰䧹可以數告此大有所繇來也是以元亨之外無爲詞焉

凡言是以元亨朋非是德不足以元亨也

咸如非咸之也乎中之提撕如此

大有之世非天奚繇至此居大有之上而天祐不瞀勅我畏命之所致也小心貽事之意在不見不聞之中則以爲自天祐之如審其自而知非天定也人定而天祐之也知天之爲祐而基命宥密有不容誣賾

者矣

謙

淺人不能謙僞人謙而不能終故爲以君子○謙難到底故兩言君子有終

卑以自牧對鳴勞而𢧐顯矣

无不利以爲撝謙也設有不利則謙之道阻矣

輔嗣云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妙謙中出此義見張弛在心文武適時干戈亦禮義也○能戢服

門已驕心浮氣此大有力量人是故能謙能謙非執
雌守下而已也

豫

利建侯行師則不利者多矣建侯宜審訂行師宜愼
暇此則豫之所優矣故尚繫之按正義云縱恣寬暇
之事不可長行以經邦訓俗故无元亨也遊豫非幹
正之道故不云利貞此孔氏後經以補義也

雷出地奮幽蟄啓而有聲有容先王以通三才之氣爲

鳴處全縣滿滿耿耿若有物爲貯之不能咽之不下
非志窮而何

豫者不可以終日處者也介與豫反節制謹嚴不使
順以動者一往而不可禦也夫人情懽欣之處與豫
相比人世惱逆之事與既爲隣我心匪石可磷可緇
而惰偷窮內昏瞶窮外矣是故建侯行師震動恐懼
之會也借豫順以導之則利亦唯是時事未必盡利
則規其利者爾爾若夫遵彥庚乘淸暇而無堅忍之

椓藉口順動以豫則志窮之凶矜已戒之然則如石
之二凡以砥之柱之也

遲有悔悔猶謂遲也

豫與疑近勿疑所以用豫也

貞疾以疾爲貞所謂豫之疾也然則流水不蠹戶樞
不腐所以治豫之疾乎〇貞疾恒不死分明一生不
生死不死形容豢養餘此皮囊宴安攤此居諸蠹物
蠹物贅人贅人

隨

天下總言隨已應有枉狗之咎總言爲人所隨已有
騅虞之咎故元亨利貞而後无咎也

天下隨時非隨我也御日駕月乘春屆秋有生者所
共也忘知冥識不歸功於大造而大造亭毒虞劉亦
不辭怨咨焉此之謂大亨貞大亨貞爲動而說說也
輔嗣云物皆說隨可以无爲不勞明鑒故云嚮晦宴
息余謂此易之用逆也澤中之雷蟄而無聲君子一

[illegible][illegible]誠之習息深觀妙不役於隨乃爾
因隨而有係隨與係以我卜也丈夫小子以人卜也
噫晚矣○係小子則失丈夫矣秦誓之懲而思黃髮
有以也凡辯言武勇俱小子邉事言下憪之令人慨
涉世之難
得處防失熱處須冷快意處須簡押所云居貞也○
利居貞乃所以係丈夫也不然且為丈夫所失矣
古今往〻有不明之既則功可反焰也

西山得無祝桑榆之妝乎繞華不注而壇馬祈馬非
王禮也且恐詛亦有損○拘之係之維之隨之窮也
修意修事誠庶格之故曰王用享於西山西山亦寓
桑榆之妝意

蠱

蠱非一世之事也故以父子象之有子非具數也考
无咎乃云有子蠱亦未易幹矣
事父易事母難蓋恒以理相格也且母至於蠱必才
智婦人也如以常理幹之有距無迎矣違無以承母
退無以為子曰不可貞深創之也○婦人之性不可
與之競理況母子之間乎不可貞非廢貞也顧宜酌
而用之○余觀古今母之蠱多矣未若父之可以幾
諫可以正導也人子際此直是時位之不幸即使幸
而獲豈可以貞乎
裕則宜吝蠱不可仍也
蠱不可為只有高尚一着聖人係此蓋謂世多爵祿

之蠱也功名之晦蝕則惟是蠱於爵祿者致之使士
大夫不乃心富貴則社有事者衆矣功成才殫何蠱
之足憂○一世芒〻安得無一人優〻者想見聖人
位置處○五爻係以父母此獨云王侯王侯便可傲
睨未聞父母可以高尚也

臨

八月非凶期也因任積漸玩惕居諸至於也責咎將
誰委

天未可全特所恃者道耳勗君子以正自處也[illegible]
于八月有凶危之也不使至于八月必也大亨以正
乎度天道庶幾可以制天運凡天運之推移緜無道
以宰之也天人一道也推之冥冥者皦矣抑贖贖矣
味臨象曰者明臨非徒以位分相蒞也
臨止兩陽不咸臨不可離欲不咸亦不能也聖人繫
詞勗陽人以志行正即使命之未順吾志不失吾正
猶在也吾於是知聖人之不欲決陰也但欲正志嘗

伸而已不然則夬之世也一陽之力猶旺而聖人第
欲以臨臨之何者揚庭惕號在易中亦不以為吉祥
之事也
甘臨无攸利只此五字後世無敢下者何嘗不忠告
小人
知臨在此卦中又別取一義矣
上文申大象之旨
觀

[illegible]天下之象也竟以祭言未始不可且有乎[illegible]
若兼三才而言之也後世以耳目聞見當觀神道設
教兩俱失之
易云童觀乎眼界小經涉少識有所封知有所囿也
邑里井牧之人非所以語詩書禮樂之士也
倚閭外望女子嘗態人之處知亦有類此者多所羨
少所鑒出見靡麗紛華而心戰者是也○童觀勝闚
觀

觀內以閱外有以閱世而不為世所閱如是如是觀
生觀生
噬嗑
噬之而嗑其於人世非佳祥也教之荒其刑之始乎
利用獄於獄外一無利者矣
噬嗑而亨只一字中具多少嗟嘆語氣直下至末
明法勑罰用獄以前有一段申戒教令之事也想見
雷電之下應無必隕之物是道也先王之世有之令

亡矣夫

懲初乃噬嗑第一義凡過之所始必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於薄而後至於誅此係爻之旨輔嗣得之

詳觀六爻之詞皆明法勅罰之意也獄以不用為威使受刑者以滅趾而无咎用刑者以艱貞而无咎噬嗑之矣吾觀噬嗑之世未有不以无咎繩下者而上之人先自處於咎中縣是相率以何校滅耳寧知聰

不明之咎其在此〻者尚可言也先王於此有餘悲焉〇輔嗣云及首非誡滅耳非懲余謂至此併明法勅罰之意亦窮矣獨下之咎乎哉

賁

設教之窮至於用獄用獄之敝至於賁飾噫繫易者其有季末之悲乎

論卦之消息則有天文尚言人之用賁則有人文天人一文也而文明以止則人之所以制天者也賁為此旨而設也

賁承噬嗑而来君子有餘懼焉无敢折獄創深痛巨也

賁于丘園賁下達也束帛戔〻不過物也致飾不盡以吝留之去泰去甚與奢寧儉之旨也故曰吝終吉輔嗣曰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如是如是

剥

剥之承賁亦文勝之敝也嗟乎戔〻之帛終之以白賁聖人之教文勝者亟矣而竟無挽於致飾之盡果逆數耶

觀象以順止人事盡矣而後乃云天行然則世未至剥未可委天即世已剥矣而不順不止猶未可撥天以自弔也

剥賢可也剥民無之而可也諄戒宜領

蔑貞非獨貞者凶也從来犁邪戕正不餘遺力及至

正偩貞銷羣邪何嘗無恙○兩舉蔑貞凶明非貞之
凶也
以宮人寵不使奸預外事也輔嗣云剝之為害小人
得寵以害君子也若能施寵小人似宮人而已不害
於正則所寵雖衆終无尤也○寵小人無寧寵宮人
宮人以女德剝尤勝以僉壬剝也此周公無聊之詞
明出君子小人以告世主且剖決君子小人究竟幸
詞也非兩岐之詞也若曰此際君子復其固有矣若

小人則無宅可安矣○到此小人無所棲泊矣從前
剝床蔑貞究竟出爾悖入東門犬華亭隺千淚萬鑒
○終不可用也悔用之者

復

尚天行也人與天違不可推挽故宜崇奬天行以諄
復順止者單言天行則天不違人矣可以任運也○
天行也六龍在御羲馭方馳七日正途間耳經地下
以昇〻世啓剝不停望之者猶以為遲也輔嗣以為

後之不可遠也如夫如是
人心之不能如天地者以有為累也念動不能供萬
應慮雜不及酬百情是宜貯宴息之幾澄虛室之白
則夫不遠之復七日直以為遲也然則未見天地之
心何以見之曰見之不與萬緣為伍者○復見天心
人所知也并見地心者何地以承天為心者也然則
剝六非地之心也夫
元吉照映不遠

知頻而厲〻則不至於迷〻則不復矣
迷復不復也若迷而求復困勉尚自有期惟其迷而
不已是以凶眚循環而不去如此人決不自以為迷
者也用行師以下總見迷復之凶眚○世道之搶攘
俱從人心之惟危致之曰迷復則惟危景象也人欲
之險微為干戈陰害所釀呈為毀敗心失其官君失
其政皆沒世不捄之事

无妄

戒詞緊切匪正卽有眚也不利有攸往一念欺慊自
與世界相映
剛天德也人人有之時時遇之若夫為主于內則非
无妄不能矣已不克則禮不復子所云四勿此時剛
已為主於內矣天之命也懈人以屋漏諄復人以降
衷再三唱嘆見無可用妄之處
初是卦夫无妄外無庸再着一念若復起鑪作竈非
災卽疾故曰无妄往吉下便指明如耕而祈穫畜而

求畬皆妄也○謀利計功之念冥而未暇起正爲有
事於耕畜而已此云未富
有无妄之利則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得之如
災行人則非无妄之災矣○兩不相期處方見无妄
之災
固有之也便見无妄凡忘而忽憶失而忽得者均妄
也
天下不能无无妄之疾而未始有无妄之藥若藥无

妄之疾是妄藥也○天下時有无妄之災人身亦有
无妄之疾聖賢决不傳无妄之藥蓋凡遇災祈免與
疾為譬者皆妄也不與妄為緣則无妄矣○試藥妄
之尤也○有无妄之疾則有无妄之藥無端正助宋
人芒芒者皆是也若欲攫之驚而弗治忽又獲之喜
而弗恬精進人往往蹈此而不知其在醫家則曰怔
忡其在二氏則云魔障

大畜

大畜是後天學問故勗以利貞而不言元亨也○不
家食便涉大川大畜者元是世上勞人
不家食是養賢者事非大畜之本謀也後世借名大
畜而代養賢者以怔忡易中鄭重申明俾日新其德
者且自日新其德也
前言往行之廣大不啻天也而胸臆之間可以貯之
試觀天在山中而天體自如山可以受天而天不圍
於山以此想多識之畜德先聖不能携之去者君子

全受之而不禁其取也
多才多忌多能多躓此所謂犯災者矣大畜者不與功期自不與災會著此於初明涉川之不獲已也

頤

聖人之養賢從賢者之自養始若非觀頤自求則飲食之人矣飽德飫義全緜自飴自味殆非人之代嘗也是故詩書之膏與謨之胾如中衢之罇焉人人可酌取第無如不食之人何

聖人養賢以及民季世署不賢以剝民夫至剝民以為賢宜不復知有頤之時矣頤之時大矣哉若逆知後世而嘆羨之也
養有以少為貴者靖風波塞嗜欲所養自養而俱得之
所養自養慮人圍於口實也特地推廣之○靈龜噬氣者也朶頤貪狀在目舍則誰奪之觀則誰誘之
六三貞凶謂拂頤之於貞凶也貞則豈有凶哉拂頤者拂貞也違觀頤自求之嘗而眈〻朶頤理既爽矣雖數極不可反也十年勿用寧復有用時

大過

棟橈惜之也利有攸往策之也有大過之材懲本末之弱而坐觽不前亦幾自負亦幾自誤矣因其橈而隆之彼何人哉
古今一愁游荏苒世界也弱者聚族大過之材不數人而已且此數人者能復幾年方剛幾年黃髮坐譤

可惜也審勢亦詎可久也孔明笈表本初笈本初之失時耳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昔嘆廣武者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余則謂英雄蹉跎則真時事之可詫者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君子所以砥弱而示隆也何則懼與悶弱態也龍可潛決不為尺蠖之信虎未變豈甘同不用之鼠獨立者遯世之幹也遯世者獨立之神也舜禹嘗見誚於巢許矣未始不遯世也周召嘗

致毅於居東矣未始不獨立也如此名理請曠觀之
()不可咎妙聖賢辨咎不辨凶

習坎

懷安眈樂士之大患一旦遇險迴不相習此古人所云鴆毒也文王習於羑里不在羑里之時雖然羑里未足言坎也

習坎者無險故坎有險

維心亨心外無逵可亨也此非有孚不能每觀世人極欲徼倖轉入憂怖中百種機械難恃一蕩使倖始知之險知阻人受享終身易簡之福也

天險不可升也在耳目見聞之前六在思慮擬議之表若夫山川丘陵與地為伍手可扳而陟足可履而越何者不欺人以危不市人以殺也然則王公設險居可知矣四維既張可生可死而不可為不義六府既修可兵可荒而不可負君親嗚呼習坎有孚文易一言範圍之矣

習坎妙在坎外入則凶矣○無智人平地中自造坑塹是故江湖風波舟楫可樂而飲食男女之欲人人便安日日鴆毒矣象曰習坎入坎多少悲憫多少譎笑

兩坎相際而以陰柔處之心短才綿絕無撐拒之力笑言玩事袖手棄時險且枕是古今養愚人影神也誰係誰用誰置之耶德有心心有睫天高地厚日月昭明無端造此罟獲陷阱畢世不救之術也奚啻三年不興

離

利貞亨不利貞非亨道也廣徵天地之間無物無麗者然而日月昭臨罔所倚毗百穀草木秀實俱以無情則其正也重明而不麗乎正匪暘則察矣間間役役何時化成曰乃曰是以曰故俱為正而譆復也、不緝奚熙不學奚智大人繼明拂拭古今琢磨人已厥功弘矣

古人戒用光處不能持其後也炎炎之中矜高取而
忽精微鮮不敢矣敬之是識之篤知之嚮也
繼明論德日昃論事德宜緝熙事有消息不可等論
也所貴君子不至大耋之嗟耳○嗟乎人生無待旦
之思日中之學則止有日昃之離而已有生而不有
死知晝而不知夜玩愒平居驚怖一夕流連景光之
心至桑榆而扼腕撫膺所謂大耋之嗟人人有之鼓
缶而歌大易所特表也七十帯索何忝厥生百年大

耋膺詎不死幼而遜悌長而有述不盈陰陽之數咏
然不道之老是吾宗了徹生死之旨
然非繼明之道火用與光其光必燼人用其明其明
必竭古人云處暗當見明中百物處明不見暗中一
事夫既契如焚如安耨不死如棄如乎措乎旭日尚
自有現此診○夏日之日使人畏之容之一羲在重
明中為第一藥

上篇終

尺木堂學易誌下篇

咸

正義云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止云取女吉
則咸之吉述亦寡矣雖然韓康伯有言夫子崇人倫
之始殷勤深述其義故不係之離也不係之離則二
氣感應夫婦之第一義也

取女以後便是夫夫婦婦有何諄復有何申重所以
推廣此義臨之以天地質之以聖人使人知萬物和

柔終乃得二氣感應以相與也○說二氣何其絪縕
膠密說天下何其澹漠溟涬亟須着眼參取○看和
平字絕無感應相與之跡○以和平為情在炎冷之
外

象言感象言受感尚有情可見受則惟虛可概括之
天地萬物俱在虛中相函也○以字是着力字直是
不虛不得

憧憧二語明着悔象○學問人不須論事止難息心

如徃来朋從自是世界所應有豈能辟拒之𣑭室之
外所害者憧々爾思耳意必固我無端格致執理礙
事撥事付理内熱飲冰不特使萬物搶攘煞亦天地
覺其迫塞古古今今生々死々於其中者真可憫也
〇夫人暗室討獲清夜捫心有多少放不下處止縁
悔之不亡憧々爾思便是蹉跌一世者矣如使心靈
忽露眼界頓寛除却現前一歩總付之過此以往来
之或知光景何人可尤何天可怨所云貞吉悔亡者

非乎
咸爻總無吉詞見和平之難而感應之不可瀆也々

恒

恒非執一而已也即以執一言之亦非滞固而不化
湫底而不發者故以利有攸徃終恒之義金以鎔而
彌堅石以磨而不磷
如後世譯恒必曰始而終之耳聖人却云終則有始
環中無窮富有日新不屠泝之未始有始歷之太極

無極也
輔嗣云求深窮底令物無餘縕物猶不堪而况始求
深者乎余則謂仁義亦須有留貽其他更當何如甚
矣好盡之不可也
在天下為道在學道之人則為德不恒其德不道之
人也噫不道之人知以為羞者鮮矣
九三不恒其德則既羞矣六五恒其德又曰夫子凶
㑹也嘻吾以是知易之責重夫子也

遯

遯而亨不遯則不亨也須與以退為進者有異〇不
遯不亨火之見光乃以自焚山之見材乃以自伐處
世之末流時々遯縱得有穩步々々遯縱得有善蹟
英雄才智質此多少尤悔〇龍德而隱述廣旨微若
止在消息上討便時義有限〇遯不在形跡事應之
間儘有深山密林格採若揭日月者矣蔵聲納彩溷
跡韜光市朝屠釣之閒處々可遯也日用行習之内

剝上是遯也

不惡而嚴便終日與小人伍其遠者自在○世間君子能有幾人其交臂而遇者大約小人之徒也使君子小人有角立之形無間君子不得遯即小人欲遯於君子而勢有不能矣嗟乎世道不幸而小人多於君子此時之君子先須有以安置小人使小人得遯而後君子能用遯之時義也不大聲以色則小人始得有其身世矣不矜明於晦則小人始得安其分守矣不惡而嚴大約如此

硜硜之人未盡遯之義而不失遯之時則固志亦遯之一端也

否不然也好遯如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云好與劣緊接緊對君子小人恰於此分途○遯之為義係為最下好為最上夫見幾而作者聲音笑貌未改分毫而六翮已舉矣鴻蜚自冥弋人自慕自非君子誰以為高蹈者宜乎小人之不以為然也嗟乎多情為累

多欲為累世之小人未有不以有所係而為之也已○係與遯反情多累多於何得遯吁此為否為剝之端也

柳浮競以獎恬愉此之謂嘉遯

肥遯者心戰而勝者也

大壯

正大不平始後大者正也之旨益大壯者天地之時大正者天地之命也今雖正大則是天地之時與命合矣擁衛至此而倍覺真切諄復至此而倍覺申重有為而為之有致而致之故曰天地之情可見矣

征凶有孚不待驗之事後也如有德司契云○其孚窮也而征凶之孚驗矣

輔嗣云小人用之以為壯君子用之以為羅已者也是則以明自焚以智自燒之謂矣○大壯之時周孔不許人以壯所謂順勢而逆守之也以壯委之運數而以弱全夫身名此是頂天立地男子事嗟吁大海

揚帆大是險境也

詳盡也持疑不決似乎求詳而子曰不詳直指其受病之繇矣凡人百念忡忡不能自裁總於是非遑際不暇明晰所以猶豫人是終生鹵莽人聖人憫之以咎不長釋吉則易中之吉可推矣

晉

晝日三接非寵衆也廟堂之上俱靄氣班聯之中無暝色方是晉昭之世古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妾之時少不知大易早已爲之矣○柳此語也目擊長夜之娛而懲之也君之荒淫必自不晝不日始女既蠱人則無戒旦之心聲樂承歡每因惰氣而入向使君人得有其晝日則三接不待言矣

裕所以處罔孚者獨行正於摧如見之

摧如愁如俱見難進之意

明夷

桑榆愚谷乃日之息機非日之厄運也怵怵惕惕明乃不熄徐而東方旭旦呈矣明夷艱貞貞其性也艱其定性者也句踐之霸心生於會稽子曰陳蔡之間非丘之不幸也此皆親承文王之旨能閱文王之事者也文王之聖耕於羑里艱貞之訓蓋其已試者乎而後世乃欲以散宜生蓋之無怪乎僥倖之習錮於人心而不可解也○然則文王處明夷而未必艱貞箕子能艱貞而未必明夷乎此先師用故實處亦互見以貢其義也內文明外柔順所云晦其明也

明夷非人能夷之也晦其明何嘗非自昭明德之節度乎日之地中地上是日之自爲纏次非受運數之推移者也○涖衆兩字宜揭出

輔嗣云絕跡匿形不縣運路故曰明夷于飛○明夷之心何心也以晦其明爲心者也入于左腹獲之獲之

不明晦與晦其明全別

家人

家人有嚴君焉家人奉之以為嚴君也誰家無父母
其如不有之以為嚴君何然則父母自有其嚴君也
者而後家人有嚴君也下悉言之○嚴君之嚴自嚴
之也自嚴之也者以正自治也
閑為誰設規矩準繩非徒為物裁也用之者先處其
中焉
嚴君不肯失馭家人必至嗃嗃矣上至家督下至臧
獲使其指事畏觸搖手示禁是猶藥石之生百倍災

疾之疾也當知既翕樂眈全繇嗃〻致之
假有家習於嗃〻安於悔厲也到此方知督我責我
依然顧我復我以德之所貽不等姑息若以夫婦當
之隘矣
反身之謂也到末方出正旨圖繪嚴君膚骨神都具
○利女貞權不倒授也無夫範安得有女貞請看卦
中陽文全無劣詞

睽

輔嗣云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此旨妙小人
能致睽不能用睽古來如是如是○小事吉而時用
大聖人所以用睽也古今無雷同之世界聖賢有互
質之心靈不殊途不見同歸有夷庚
惡人能為睽者見惡人无咎又能與惡人睽者也
世界本自澹漠無奈德心〻睫何則見為之祟也見
我見人見是見非見景生疑見疑生信睽之六三可
謂擬諸形容矣○睽中人又不許人以睽支離困憊

倫極形容
遇後始云群疑見時詑謂實事蓋一機一怛疑猶可
釋也兩明相觸兩智相虞載鬼張弧豈待再計乎嘻
此睽之原本也終之以群疑亡殆孔之慶詞欤○肖
象聪察之人意識之累種〻可笑○只舉疑兩字詮
經奇語也古聖觀察之審向不苟簡如此

蹇

本坤詞以為繇者宜遵坤教也蓋世事之蹇患不知

阻耳以裒簡之道治之蹇之所以得解也

能止處有靖暇之度在有撐拒之力在每當世事倥偬索索瞿瞿視茫聽亂無識以馭之故也從此想見其智○是了義不是了義智矣哉是褒是貶○贊嘆蹇之時用明非一智所能了也○蹇之用若只在世界上見便有限使移以居心操危慮深不懷宴安不樂弛縱則經綸不窮矣

山上有水違其就下之性流既不易渚則腐矣欲還

其澄泓之觀非逆以守之不可此反身修德之象也

修德是有功之資糧反身是修德之鑪鞴

來譽智譽也○宜待也非終焉之謂

王臣兩字叫醒一切搢紳爵肉食鄙夫且得囬面匿形改名誰何○來譽者無王臣之責而可耳業已為王臣矣是蹇中倚賴之一人也無功不可倖功更不可無智不可用智尤不可公命之曰不有其躬則可矣此云蹇蹇○終无尤也譽與喜俱非所願譽易掐也喜亦易名清夜以王臣自省恐人非鬼責不若是痛

內喜之也團圞父子夫妻一家太和遥觀蹇蹇王臣癡亦可笑瘋亦可摘全少一跌忠憤世之蹇也其此輩多耶

解

蹇尚利西南況解乎西南生地也含此無復可之矣

夙吉仍來復之義

解之時大矣哉嘆息此時非天地不能用也一歲之春萬物恒值之一世之春億兆幾能值之耶成周之後數伯餘年而獲一雷雨嗚呼知其義者鮮矣而徒徵倖於時時第天地用之顧不大矣哉○祝網含遂

含垢納荒惟此時為然

獲三狐為解之第一義古云平河北賊易亦鑒乎此○三狐不容倖於解之世蓋赦宥所不及也且懲難之後制蹇之先道宜如此

解之時往〻有負且乘者蓋因款宥而來俾人有庸
安富貴益多庸安功名世之所以不終解也
君子維有解自然有孚于小人孚其無他勝且不深
求之也莊子云魁梧太至則人必以不肖之心應之
況小人乎古來解小人而不孚於小人往〻為戎首
而不暇恤吾是以三嘆斯語○此交正言解之義
獲狐射隼並見於解之世見除奸治悖與款過宥罪
殊科然自不相妨也○悖之一字正罪之名且明其

非過也

損

近來以損下益上為正而以損剛益柔為枝指何也
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當兼二義而言之○曷之用
言損無可用者不得已而商酌其用也想見其躊躕
四顧使後世不得不鄭重於損○按正義云損下益
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者也若
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
无咎而利有攸往矣此義圖映令祖宣公則一隅之
舉也
孔聖於衰始之卦不欲正言之而一委之於時曰應
有時曰與時偕行明非其時而損天人所不許也班
云時猶莊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古本作祀事因二簋而為義也有遄往之專篤而後
可以酌損酌損申重曷之用之意
孔申一三之義彰〻矣經中言一二俱不以差數論

千萬億兆總不踰三總淆於疑
疾元人身分外之蠱損本人世不經之事大易特出
此義又曷之用之苦心苦心也○忿與欲疾之端此
損疾於未疾者也
益不可與也曰或疑之也其曰弗損則益之正旨矣
弗損益之終言損之不可也○大得志也此孔聖之
志也欣快言之故揭前吉利之詞而弗之釋

益

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令按向秀云云則宣公亦有所本

大人不以有貴為惠至治不以驩虞為微苟施生不如天地聖人以為非與時偕行之道也益尚不可施而況損乎

以或益為外來以凶事為固有孔易之銷人倖心則

已至矣○不以凶事為分外聖人之蓋人不淺○世皆居寵利誰肯居艱危艱危固世之所云凶事也遭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倘亦用凶事者非乎昔余戊午罷歸有慰藉余々曰三担黃連非余不能喫盡也請諸君儘嘗甘草耳竊謂此等堅忍頗有微長

沾溉之惠感則有之孚則未也施生之益出於槑衷是名惠心孚惠心者利之不庸殺之不怨以為惠我德不徒以為惠我生○有孚惠我即有孚惠心而深言之也

夬

雖孚號尚有厲也唯告自邑不即戎庶幾有往攸利

噫文王之為夬謀者至矣

決柔之事亦君子不得已而為之者非以快心而往應也悯除邪之扞網恐痛而以王鈇威之如罪四凶竄三苗皆以行其兢業之心耳故曰其危乃光○危與光反而云其危乃光者不偷不肆自淵微章柔剛

一時並炤也○即戎者柔邪之所尚剛以告自邑窮之

往不勝為咎教之以鄭重也不勝而往畧一轉撥更覺精明勝平聲讀

莫夜有戎孤奸集擊往々竊發暗來惕號者以晝道治之也大丈夫對群小須令日月在懷始得○孚號不如惕號孚衆事也惕獨事也

莧陸即商陸本草以為瀆毒之物見蒙引孔疏正義

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唯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為二物今從衆為長

孚號有厲夬之初炎則夬之盛時也如盥而不薦誠意未淌神之所馨遠揚庭之罪已著莫夜之戎勿恤號者不號而惕者亦莫之惕矣夬之勢成矣而易曰終有凶何也噫此非小人之凶而君子之凶也小人之罪已無可加而君子之心覺時而有弛是故天下之戎未有不乘於弛而古今之夬未有不終於凶者

也余嘗嘆宋之元祐不可謂宋之盛時乎彼日之人材微論君子即小人亦其錚錚者矣如使以徒說决和處之何嘗不可襄世於盛明而呂蔡之狡又何嘗不可使鳩化而革耶唯群賢不孚而惟力是競莫夜不惕而異同徒爭其危乃光程蘇俱忘之而況其餘乎此无號終有凶余誦之而有餘凜於君子也

姤

勿用取女是人之所以用姤也當女壯之時豈遂無所以制之者乎先事折萌當機力斷使嗜欲退聽則詠第無靈矣

女壯而長此其勢也無與之長者則稍壯衰老委之時數夫亦何足虞者有人焉為之吹噓則華盛矣假之羽翼則跋扈矣子曰不可禁之也此際有先手在有學問在()凡言遇者偶而值之之謂也一柔遇五剛五剛忽以為無意而留馴至之端忘履霜之戒矣聖人怖其始故曰女壯勿用取女噫誰知一陰之壯

者乎○一陰之勢不能禁其不長至若不與之長則猶然我為政也狄公姊云我止一子不忍其事女主便是人定勝天看不可二字凜凜

姤以初為義故於初詳言之大要欲其繫於一不欲其遇至五抑為女壯者忠告也女壯而至有與長者心力亦幾費盡矣見羸而猶然見凶心力又枉費也()見羸處多少狡偽正其侮慢羣龍處○牵字妙凡柔不能獨立依附邀結是其本性

周孔以義責二欲二以義制初也一陰之遇在二居先若能毅然以義自處拒之擯之其羸尚可制其孚不可市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何者義有等殺臣妾廝役也賓朋儕類也階級截然扳援所不能到若夫梁鴻孟光相敬如賓鴻不與長孟非壯女義仍及之

自二以下周孔差第與長之分數也壯女之遇惑之淺深制之先後援象亦可槩見矣書云義勝欲者從

孔子獨以義予二旨深哉

女壯之勢至五而宜隕矣惜乎世人慼慼有與之長者而曾無隕之者天為政人何預焉周曰有隕自天憫之也孔曰志不舍命誚之也天定勝人相與保持此語而已誰為造命之人乎哉吁吁世之無志也久矣

萃

大人先天後天者也然則王猶未足當之乎而繼之言耶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從此語參之○假有廟用大牲萃三才也上下幽明一氣無間之謂萃

所聚聚以正也正也者為正情而諄復者也如以情而已天地萬物可勝攖攫乎按輔嗣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夫情同氣合遍六合皆太和所薰蒸也此境不易有

令人所以戒不虞者戎器而已矣戎器之外廟攻賭

戒槩乎未有知也而徒謂干戈矛盾可以禦侮步伐止齊可以治衆吁抑末矣輟耕太息者圖縣於鏞兵帶牛佩犢者誰授以戰具然則除戎器安知非齋盜兵乎余直謂除戎器戒不虞者非以戎器為戒也戒在器之外則除者去之云也非治之云也

疑人則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矣易策之以反已故曰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丈夫行已當以有孚不終為咎耳如終其孚則號亦可也即任人之笑無不

可也我是誠存衆非何足道哉
因所據而營私不若正所聚而引之功名之途此易
之鼓舞也按輔嗣云立大功然後无咎嘻必有功而
後可以无咎世之知斯旨者鮮矣
齎咨涕洟咎也若用以省躬悔祇則庶幾无咎

升

升自地起升象可思但令有基有漸推置得失於意
外可也勿恤是升中得力處南征輔嗣以為麗乎大

明
表志行兩字不許人以榮進當升也誰無胸臆誰無
期許當其蟻屈夭矯嘗若目前一旦雲雨可借騰騫
未已反覺祟可陟而高亦可墜紆往枉就轉令懐抱
欝結智慮蹇阻在人世尚以為軒翥在聖賢則已為
墮落也
无所疑詮虛邑深至
離巽而坤不可以木象之矣夷庚曠野原隰相因突

兀一山以陟以躋實地高巍不憂隤墮此升之善而
又善者也據周而言曰岐王用亨者進德脩業以之
質明神可也〇發坤用坤故曰順事與順德眹發
升以漸為階貞是也不貞不吉不階何升

困

君子固窮尚與困偶者也世有不受困之人始云大
人〇君子之於困也祈无咎而已不敢云吉也行乎
貧賤行乎患難豈肯草〻經歷遙想大人知險知阻

知柔知剛別有作用在且實〻以為學問之地也叠
幾先即是吉先全不使淪於悔吝之介故曰吉无咎
〇不怨不尤此自胸中安頓處不許口中念念有詞
〇如窮乃著書以之自信可耳求信於世幾許子雲
人窺之疑
味剛揜也一語不許一切人借口於困也桎梏英雄
英雄乃可以寬桎梏阻撓賢聖賢聖乃可以罪阻撓
若夫悠〻之輩泛〻之徒饑寒困非分外蹇躓亦其

自取困之一字豈容輕援也揄枋荆棘此自當禽擲躅之所安得安想梧桐竹實以自予乎

在幽安幽不敢炫鬻故曰幽不明也

宴樂之中誰知其陷溺榮進之途誰慮其羈絆以此廣困之義類以此微致命遂志之君子

尚烹天醖設不以為聖賢之養何異豢豕飯犢飲之而不以酣食之而不以飽擁胃蕩腹正厭饑吐瀉之不暇而朱紱方來是蓋之災也懼鬼神之概祈馨香以謝之若簪纓黻冕之中有待禳之既而不容已者何則羞素飽恥徒穀士君子之自失也以此為困則天下之困又可知矣○人生不能行胸臆間事徒爾枝官荒飽凡夫之所謂榮志士之所謂困也口厭天庖何異秋荼身居三事適兢春冰蒺藜葛藟莫此甚矣

孔子曰戕祭則受福利用亨祀者錫天下以福之意也

曰不可以云行聖人文字波瀾處輔嗣云思謀之詞○吉行者即悔是吉非以價行也

井

汲不任匱盈不市取井之德也

羸瓶之凶違不窮之養也在井无喪无得而在巽木上水者豈可有汲有羸乎

井不害舊以汲而新不食則不汲矣不汲則不新矣往來不井井君子是有舊井之嗟不待汲而安注供魚之濡沫而已騶虞之政惠而費々而不繼者也

王明並受其福假設懸料正其心惻處○求王明料世無明王也能為福而不能強受福之人故曰求王明

特出一泉字以表淵源

革

革以不孚為悔何者布法守令非以行一人之才識所[illegible]遵變宜民也若高而不可以執俗或亢而不可

以諧衆托言非嘗之原而不釋黎民之惧則無輕言
革也○革者不悔孚者不革必元亨利貞而悔亡則
革之道不爽宜如四時循環宜遵四德○已日不可
為期難之之詞
水火二物孰既足以相尅二女一類氣又不足以相
革則其際不得不革天下事苟不至如此俱非革之
世界也○天地之革漸而有序湯武之革千世而一
升遷也革之時使人習而不覺如四時使人望而有

待如殷周庶幾已日之孚乎不然則冬雷夏氷操莽
接踵之象也
革道已成小人僅可革面商之義士周之頑民周亦
不能革其心商又不能革其面嗚呼噫嘻
鼎
先元吉而後亨此旨須詮按輔嗣云取新而當其人
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乃亨也
鼎嘗器也唯聖人大其用如此者將以收聰明之益

資剛中之應也從古至今世界中若無幾聖賢受亨
則鼎為虛器須知道德仁義非鎛罍彝鬲不足妃之
无咎連以其子讀
從来覆餗之人定自許太過之人信如何也質之妙
震
驚遠懼邇之事主持全在一人一人有則便虩〻啞
啞不妨任之一世矣○輔嗣云懼以成則是以亨便
出得震之精神莊子云淵默雷聲又豈待驚百里而

虩〻耶
明以長子予初是以輔嗣云體夫剛德為卦之先怵
以恐懼脩其德也當知兢業小心非優柔人事
震行无眚於蘇〻中倍加警策聖人勗處震者不許
畏首畏尾也
有事者恐懼修省之實際也无喪猶云毋委
男兒當雷轟電擊時束手無策天下事去已久矣要
當挺身擔荷屏去笑言全副精神奮迅擲躍庶幾震

天快日故曰行事在中
未光也可惜神明汩沒世變中耳若肯奮厲卓犖便
爾心光炯炯
聖人於震之終勗以發見曙戒之道見自初以後皆
于躬之慝慝脩救不違者也
艮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始知五色令人目盲尚是膚革
語也萬形入眼眼不決萬形是云目無患○艮其背輔

嗣云目无患也儘看得深貫得下二句獲身見人咎
府也○止六有咎乎曰坐馳之咎甚於履錯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連綴以宣其義也滚滚
紅塵中自有反視却聽者在如云君自見其朱門貧
道如游蓬户也
止其所也止字一讀其義便見非有所以寓其止當
其止則其所也敵應語重宣此義○寂寂惺惺惺惺
寂寂是云其道光明○下是以字聖人不以光景示

人必與人一下手實際處
洊雷震蕭山艮須知聖人妙於取象嚴於用筆六經
中有文字從此恭尋
行時快心易止時快心難其心不快偏呈禁情制欲
之慝○後世言止祇求息心大易言止却以快心此
一界際天乎淵乎
心屬火動得其時則火爽而見光靜得其時則火韞
而自燠動靜不得其時則薪既不傳焰又不熄燼而

為炯鬱蒸充塞靈府因之若焦故曰厲薰心偪極形
容
薰古本作閽亦有義味閽司門之人也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苦無閽人耳吁安得耶林宗一輩人介紹吾
天君乎不然不啻危矣○止中不許有界際也時止
時行循環無端纔一留住便有境象境象中豈可安
身立命也
止諸躬當以大學五止為注脚

漸

六禮按次而進漸之章〻者女歸也

攬味田甘不可向屠門大嚼人道也鄉諺云脫臭牛撞墻馬兩項却是一串事於此還想止而巽者

世間若無小子省却多少浮言然有丈夫自應有小子有小子之言始徵丈夫之品

只不素飽便仰不愧俯不怍諱何容易吾見世間多少素飽人矣又日日衎衎何也

漸之三公然從軍之丈

用儀之吉有亂之者矣無如其不可何

歸妹

歸妹大易懲女甑也人生嫡妃無暇論色大約以德齒相憐他分既敵猜嫌自少唯所歸者妹長男少女之間不無枉就不無偏脏況妄悁婤態自處本不[illegible]高且脅蛾自妍又捲袖應篤年貌俱供兵梟窺與因而畫策狀第抗塹宴語水火所云征凶无攸利則男女平分之豈耑為女誡孔穎正義得之○正義云咸明二少相感恒明二長相承今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征凶无攸利歸妹之戒也妹從娣嫁須自卑退若妄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只因兌說遂嚴衆升色授之防○女寵不歡席其始不慎未有能終之者是以惕之○柔剛便有制男之勢

牀第之間特宜以紓理處之想到敵處自然愛一頻

一笑○敵有二焉終之不來已實為之此其一也女德溫尤天人俱思概之夏妹嫁褒何罪於諸侯億兆而牝雞之晨至以為執言耶然則天地之大義有制之者踰則為甑如之何弗思○說以動始也柔乘剛終也任其柔剛其終敵矣如何能來

止以時言之則亦無可柰何而安之耳須知愆期遲歸是世間第一堅忍事非有志者不能

帝乙全壘子云商有兩帝乙其一成湯其一湯六十

孫俱因年制名也多才多藝人應不濫用故實揔其
目擊帝乙歸妹必能守約持下不安帝姬之奢華而
擬之為内則耶不然君袂不如娣袂何以稱焉○不
以月之望為吉而以幾望為吉嗚呼辟旻莫先持滿
誰知之誰知之古來長信未必非福始昭陽未必果
善地也盛年美姿誰肯以幾望自安者幾人怨長門
幾人詠團扇安在月幾望吉耶
上六譏嘉禮之不成禮也

歸妹之義俱應以實象象之

豐

弗旻其明故曰宜日中然則消息之機王者所自操
也勿憂于實以為勸勉之詞
正義云孔子因豐設戒勉令及時脩德仍令居存慮
亡也○徒動未可云豐也必明以動而後然着以宇
兩德不平且卦以離為主諸做此○聖人有不受消
息者日中之道在於不歆不滿先盈而發戒當盈而
留餘天地所不能概鬼神所不敢瞰也
有道之世不肆赦折獄致刑期不失平而已矣云刑
措自是史文有妨明動
如何是句如何是過句曹随蕭覘房謀杜斷須有本
領在
疑疾正宜以孚藥之豐蔀見斗形容疑之疾也高明
人往丶如此
古本作祥有義味在豐其屋窮人力也而易以為天

際祥猶云天奪之鑒也璇宮瑤臺謂非夏商之祥乎

旅

再言旅者旅自有旅之貞旅自有旅之吉也且夫旅
不處也而人輙以處處旅居諸不留一似有挽日之
誠陳跡堪嗟又苦無神明之閱安在其旅之貞吉也
晉人旅楚不知晉元旅也行者旅居不知行亦旅也
人我是非貧賤富貴道德功名猶生老病死俱能以
旅處之則心地恢如矣且人即不欲以旅處之何處

是吾廬三徑耶○推廣旅義要見人世中何人是主
人何地是安宅○不以旅處之則旅之時義廢矣第
以旅處之則旅之時義偷矣五倫世界人人過客也
塵〻傳舍也見其空壞捨其繫吝俱守其一隅耳筆
表之乎亦猶朝槿之疑賢劫之修仍貪大椿之蹟大
智慧人總堪聚首大槢荷人總不厭離
瑣〻無之而可況旅乎○瑣〻營〻碌〻也畢世作
計好題目大作用若胸中不瀟洒欲認作不朽據為

我物以道眼觀之直悉瑣〻耳
懷其資深藏若虛也得僮僕有翊有助也百年瞬息
中呈長見美孫立楄心俱非客寄之善以旅與下聖
人不罪僮僕也
到處建立起鑪作灶全無水到渠成之意不獲安宇
那得快心是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巽

巽為隱伏且以行權此不可純任之德也純用之岐

而為術流而或譎德愈下降矣文王不欲張大其事
故曰小亨○作誓作誥俱非聖善所居有命待申德
之醨也小亨者僅詞耳
褚氏云夫獻可替否其道乃弘柔皆順剛非大通之
道所以文王係小亨之詞孔子致皆順之釋此晉人
經術語
重巽無可用處止有申命一事丁寧諄復庶幾不厭
柔婉

表出行事明仁聲仁言非申命本懷也按荀爽云巽
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貴在必從令
行為上故曰行事
此藏巽第一義也進亦利武人退亦利武人不進不
退之間少女伎倆豈男子行徑○武人之貞所云剛
克也
史巫人所云偽也而周公偏以之象誠樸約求奢不
自諱於神明厥蕊猶巽〻乎有誠之一綫焉

兊

兊之亨亨於利貞也忘其說是為利貞○非說以說也甘而不漓澹而不厭是云利貞是云說以利貞

剛中而柔外異乎色厲而内荏者○正義云說以先民下嘆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

既說且貞無以易朋友講習也

售說於人我之間則說為邪媚推說於宇宙之内則說云平康

和不可以說言蓋性而未疑於情者也

輔嗣云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内制外是以未寧也噫大臣之義吾聞其語矣

說近於剝其介甚嚴按輔嗣云剝者小人道長之謂()不曰孚兊而曰孚於剝變文見義是則嗜甘忘毒寢虎忘唖也人情往〻如此周公特為表出○使非正當之位讒諂面諛之人何繇麐至

渙

題出王來所以用渙也假有廟涉大川非王不能○渙在一世繫以一人一人以精神召之雖幽明之際可使不隔而何難拯濟乎

土崩瓦解之世與之馳驟無功可見矣王乃在中從容帷幄運籌穆清不代鳥蜚而有羽翼矣不代馬走而跛康莊矣所謂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乘木有功之舟航所以載水維楫所以濟渡誰謂河廣不容舠誰謂中流可一壺嗚呼

攝合三才是渙時大作用王之先有先王明已然之驗也

初非涉川之時又無用渙之材拯馬不壯逖紆步宭可柰何

人各有其躬則渙矣渙其躬悔亡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不渙其躬悔可知已護惜五官高揭我幢叢尤貽憎懊恨無極

渙其躬斯有其羣矣渙羣自渙躬始渙躬渙羣而有

丘匪夷所思也夷所思〻有躬而已

渙之三四五聖人之借渙以用渙也

節

事有可以礪一人而不可以例一世行有可以高一世而不可以憮一心者皆苦節也何也賢智所表不足以為通逵亢異之軌不足以司衆契聖人訓世不先處於必窮之地耳○聖人廣大易簡總知苦節不可貞請問大衆如何是苦節莫將規矩準繩例做器

獲陥阱

先自處於窮地不待率物而物不率也截定窮之一路然後可以論節不是倒釋

制度之節亦節之一端

中正之通不通於通之一日也不出户知天下於已決其同然者而已○知苦節之不可貞則知所以通矣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同一不出也而二凶於初時乎

時乎

言其當節也夫當位以節豈柔荏人所任哉宜其嗟矣

甘節二義以甘為節一也甘於節二也

中孚

孚者易之嘗訓中孚者此卦之符文也以為繇中而孚不待言矣抑物我相期有無膺約結者耶豚魚全晝子以為河豚魚其至不爽期也想當然

繇中曰孚及物曰信忘信曰天天者人偽盡而後見者也有意市信其天不現矣○有意市信便與作偽為敵此中不虛耳中庸曰誠者自成也不受雕琢亦無可胚胎此舟虛之義

致死與緩死苟中有纖私未可與議也然而緩死可托之好生故特言之

百慮三思猶是無它若煩轉念豈云虞吉

中孚而有不貞者乎執理成我執我礙人不虛不天

堅匏之繫不可用矣匪席之心不可卷矣
中孚之德非可以陽為之者也以陽為之有和有不和矣在陰之鳴不期和而和孚矣哉
孚不積於中則世皆吾敵也夫吾之可以自主者惟孚而已吾既不以孚自勉則一切無克自主鼓罷泣歌何嘗之有○鼓罷泣謌以至性出之仍是中孚只因或處趣興移情便隨在俱成顛倒○人無可自信處隨境緣驗使一嚬一笑俱不自繇設以道眼觀之

賢智愚蒙同作場中傀儡夢寐自欺真堪悲憫
有爾有我有它中孚之藩籬也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之變態也然則寉鳴子和好爵爾靡果足以當中孚否聖人以有他之初得敵之三例而繫之聊為季末之人情誌知來之占事也嗚呼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如此物感〻慨係之矣○中孚初二三皆人境之事聖人以為不虛不天之象也夫虞則有它〻因虞而有者以鳴侯和爾我峙立樹好爵以為表驚在陰以不悟於是而得敵矣鼓罷泣歌豈復同人之雅事淡交之泰宇乎嗚呼天者太虛之本形風雲非其故體也浸假而微雲點綴侵假而雷風相薄浸假而占陰卜情冢廓之元來不可再見矣吾嘗於晨光旭影中一再遇之竊嘆曰此其中孚之天乎此其中孚之天乎

小過

少男主而震重之故曰小者過而亨也在易不以為

盛舉言內微聞嘆息之聲矣小事之過從此體出非本旨也
以不及眣過則小過者愚不肖之行也愚不肖安於日用宜无咎矣
是謂災眚非災眚也已有以取之矣反詰之詞

既濟

既濟之義不宜全領之於世界一身一家有之一事一念亦有之，有既則無終矣能不亂乎特言初吉

令人回想而不敢處於既也

堯舜之盛未嘗有既濟之心亦未嘗有既濟之時也耄期倦勤發思退步亦唯是不敢終止耳終止則半渡而以為既濟○風波之際足以棄人誕登之岸尤非以弛人也然而津梁已獲維楫無庸不知其半途誰何而亂已伏矣是故易有既濟之象聖人無既濟之心○既濟戒人之狃於初吉也初目前也滌之一字追初挽既

既濟之時而有鬼方之伐明外不寧足以歷內之憂也亦以不許其既也小人勿用發戒之矣○時方既濟不敢釋鬼方以為外懼者何與其狃近娛毋寧勤遠略也周公造周八伯年全賴頑民之警狼跋斧缺痛定勿之敢忘如之何不誌此○勤遠略者紲已力幸而克之猶云憊也況未必然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又貢一義

婦第鬼方余丁丑別有義疏

未濟

世多小狐世之所以未濟也濡尾之患載於史乘者多矣後世往往蹈小狐之名而不謝其實以是失之

小狐者何狡獪媚惑以是為計

待人以續終則未濟之時需才之時也必也虎豹龍麟庶足拯小狐之尾乎

震用一怒之謂未濟之時非安坐而待濟之時也輔嗣云伐鬼方者興衰之象也故每至興衰而取義焉

余則直以為震用之象矣

未濟而求濟往往以欲速其功失之有孚于飲酒君子用需之時也夫哺糟啜醨聊以寄托可耳若用以居身又長夜之監也故曰有孚失是

下篇終

繫辭上傳
何氏云上篇明死故曰易有太極又云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是其無也下篇明幾從無入有故云知
幾其神乎
樸仲先師有言易簡二字是孔子之易
天尊地卑章
此章明易簡者學易之宗所以奠三才之位也○貴
賤之位尚不可云成位此處須置思○一吉一凶亦

從易簡處見得原始無甚機々悔吝憂虞尚未萌芽
○是故承變化來所云千變萬化依然易簡也○嗟
乎吉凶之生易簡之失也賴有變化庶幾不紛々於
吉凶之途有豫圖有捄禳皆變化中事也○成男成
女以後乾坤已居無事矣一切知覲從功久大德業
俱男女事也使不成位乎中便不成男成女繞離易
簡衹覺愧天怍地任伊勲猷智解昭々靈々總成様
械是故成女繇於成男簡能始於易知此則吾人所

以潛荷乾坤也○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俱有理在縱
者不可以為橫直者不可以為曲若一造作便多姘
近故得之易簡如血脉之在四骸診戾則為疾理疾
者條暢之仍以易簡為藥也○乾坤定而道已具矣
寥廓中根蒂不爽須知成女成男誰授誰受⊙頻言
乾坤見乾坤宥人々六宥於乾坤也易知簡能纔得
成男成女男女者形而下之器之名也未可遽云成
也○賢人者賢於人也如是則成男成女乎曰未也

翅才跨衆偶於德呈蹟而質之易簡之道未免猶在
形器之間理得之後無理可標成位之時無位特置
於天不跼於地不蹐而已故曰其中清寧貞無可指
別也
設卦章
明吉凶者同患之心吉死不利者先天之學君子所
為不與民同其貿々也嗟乎三極之多險阻則凶悔
吝之塞其途耳棘手而捄屨足而起百不得一焉曾

不如知幾者靜制之於虛室之白也嘗試證之矣旦
晝以後世界搶攘雜沓此凶悔吝用事時也雞既鳴
日始旭盥漱已畢心意齋明神氣清肅分明吉无不
利光景至人通知晝夜止此一念不散耳○只一象
字便見先師提省人處執象逐象已失象旨在象不
象又非象義於此翻空躡實觸類引伸人以象遇之
者居安樂玩而獨見其道矣此則不待觀變玩占蓍
已與設卦者神晤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總

括前一句失得憂虞進退晝夜三極之道已紛錯渾
涵於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全於六爻之動寓之○
明六位成列仍是六虛周流非滯固於象者故云六
爻之動夫明吉明凶千諄萬戒盡意之言也而顧曰
象陰陽九六與時推移設卦之象也而顧曰道乃知
言與書皆象也而道已寓矣象本不默道以日新○
吉凶悔吝雜然並著便到趨避不得地位故曰三極
之道極盡也天地人無容挽回處也君子居安樂玩

俱於動之微覔先見之吉自然不與凶悔吝作緣所
以有吉而无不利此成位其中學問也夫使吉與不
利為岐路便千蹊萬徑不勝險阻矣故曰有吉而无
不利所云易知簡能也居安樂玩不知其所以〻為
自天祐之云爾雖然此非天之所能祐也

言象章

詮易之所以有言也象先繫表即在言際安云忘言
而不知其所存則是未渡而舍筏者也○憂悔吝震

无咎是學易宗旨是同患喫緊處後世以易占卜止
在吉凶一路盤旋反開人以趨辟是予人以咎而使
不知悔也

準天地章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一直追溯事朱子從何處晝
作三段耶且如此分章文理井〻準天地無方體也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道也知之
斯能彌之綸之不違不過不憂範圍曲成此彌綸實

際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又彌綸所繇來也且夫天地之道晝不知夜夜不知晝而有人焉筆之於書其所娓々諄々皆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於以彌綸天地之道不既優々有餘能乎聖人文字如此明白直截無庸以己意撐柱其間且借大題目使人不敢翻動也○死有與死生有與生嘗人貿々一向任運竟爾忘言易中諄々作循環不已講解故云生死之說○太和團聚則為精氣精氣消歇則云游魂有此

情則有此狀鑿々不誣○易將生死鬼神打迸做一片奇絕省絕生死在眼前却要人推求所以鬼神若有若無却為人說得活々現々總之原始反終不在精氣上盤旋了徹時應無游魂一截忠孝人在世間血食千年尚是放不下游魂也○康伯云精氣絪縕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為變也是倏忽間事是循環中事更是日用邊事○精氣為物恐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不足以當之必也圓頂方趾者乎○道不足以濟以天下此聖賢所謂過也裸美於己也膏於世自是仁義中罪譽○天地之道一晝一夜盡之矣死生幽明俱從此出却耿々鑿々晝成兩際若求通知三教聖人於此神聽

一陰一陽章

獨生獨成不可云道是故聖帝體之以乃武乃文顯王司之以一張一弛此是日用邊事不得委之造化推之玄虛也○無纔呈一已際矣一已立偶即峙矣

只此便是陰陽世界因而擴充推盪無二貳三叁之歧無百慮殊途之紛非道而何當知道不孤行太極自居無事每有思為不容不有對待是故一不可屑用也而二又不可訓是故云一陰一陽○生々者一陰一陽之變名一陰一陽無變體也晝夜逝而寒暑推刻々不停七八九六之御度猶朔晦弦望之屆期上推千世下推千世近在目前皆極數通變之作用也○易以日月成文日月萬古嘗見而萬古不蘖光

嗚呼此其所以生生也○只此乾坤占事之間自陰自陽倏陰倏陽儘不可測此便是易中鼓舞盡神處○易一神也六位時成不是排定的陰陽不測只是能陰能陽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不是玄又玄幻中幻也

廣大章

易之廣大本於乾坤乾坤之廣大繇於易簡廣大不可爲也易簡可學而至也專直翕闢止在動靜之間

誰無動靜而以七情當之又以五欲涸之其不乾不坤也久矣宜其不易不簡也○再申易簡理得之旨夫易廣矣大矣若在廣大上馳求何異夸父之逐日○世之罟獲陷阱只在動靜之間動不成動紆回曲折靜不成靜閒寂躁擾能乾乎能坤乎能專直翕闢乎不易不簡繇此不廣不大繇此聖人於此不肯以至德全推予六十四卦喫緊通人以乾坤訊息也

崇效章

易行乎其中矣明明見得七八九六之節度不[illegible]於寥廓之間而了無贅系也一呼一吸足以應之崇可九天卑可九地成性本自存存料媼伏孕鍬者遜辟而不敢當則圓頂方趾之倫不得不假其位信受而奉行之也崇其崇者卑其卑者道門義門置鍵設樞時扃時闢焉庶可矣○明崇德廣業所繇成性固有之也存存則生生不存其存則一念已徂萬化俱盡○易行乎其中指成位其中者而言也上天下地

德業盤際其間矣如使自上自下崇效誰效卑法誰法不已喪天墜地乎是故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當人推不去六十四卦領不來

見賾章

有以見天下之賾不從賾處見也有以見天下之動不從動處見也形容物宜尚在邊際會通典禮道是我法不得道是物形不得晉人云眼入萬形不知萬形來入眼否此語可與參此　○擬議可爲也變化

不可為也六經教人總示人以擬議之端○變化不
可言也以下示人以擬議之凡程子以至誠覘擬議
泝擬議之原始矣長卿語作賦推本賦心至云意思
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悠然如
睡覺然而興如此百日而奏子虛可不云誠則動乎
又況擬議變化乎○居室者在陰之象也可不慎乎
不慎之不可不容以言既也而曰慎之可亦不容以
言喻也鑿棻偷至令人揭日月於在陰陽雷龍以居

室○慎斯術也以往拓開象外纔是擬議○慎密不
在言君子守其宮疾是息深養沉之旨○有允則有
悔不允則不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如是何悔之有
此為擬議者推言之○作易者非知盜也知盜之招
耳竊鉤者誅穿窬固有隙而入竊國者侯放弑六嗣
間而衆人人守其太阿此止盜要着也

四營章

天一處不可置思父母未生我時不覺有此父母已
生我時又不覺有此而已不覺不可無此逆溯順推
洪濛開闢舉目瞬睛無可躲閃生三生萬擾擾一世
誰能以四十有九用之吁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
之不用孤此聖人之節度也凡屬天事渾茫居多凡
屬人事整齊居多乃聖人於筮獨以參差寓其不測
非如六府七政約束裁制之也仍以天之用圓而神
之也○凡應用皆必有一居無事者為居閒靜觀之
象也若全身俱投應用中紛紛總總覺烏蜚馬走不

勝馳逐如何得靈動且如人謀鬼謀酧酢多端四卞
九策中無一在外者居其尊則已潰矣○數至於萬
不舉其餘如萬物之數未嘗一一而數之也處盈者
不詳其察御大者不右其苛○引伸觸類全是人功
顯道神悳亦襄人事自嘗人觀之鮮有不以為神者
而聖人直以為圖神方知心靈之變化道實司之不
許沓冥以為功也末復誅言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宇宙古今豈復有神之所為者哉變變

化化只此道耳道者何天一地二是也

極深章

詞變象占因言動器筮而有言動器筮已足以貢天下之情矣而聖人之道畢已貯此而待天下之有為有行者然則所云四猶云四虛四應非必如東西南北之各占一方前後左右之不易其位也故繼之以至精至變不二不三曰精因物賦形曰變如有四可列則不精矣不精則不變矣末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不以遺四自表著也唯幾唯深不第言動器筮滯於象事即詞變象占亦終於形下矣至人文字不留一跡言下自歸處宜參○此之謂也言聖人之道四非蘆列隅峙而四也亟於幾深中領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天下之至精者也不然率意騁才何所不可乎成爻定象必天下之至變者也不然引繩持墨亦幾幾焉而必問言受命參伍錯綜乎如是則天下之至神

出矣以精叩精〻斯明矣以變稽變〻斯效矣辯之能變〻之能神蟲蟄蝶蜚俱足寫其一端況夫大易之幾深者乎三言與於此者所云兩精相摩兩變相遇也此之謂也此指此

洗心章

爻矣世之求多於易也真有探寡求奢之習如黃裳元吉之繇古賢不憚費詞以幅之然已坊其末流矣夫子慨焉自質自應而曰如斯而已者也則開物成務之外無可置心者更無可問歧者截却人怔營之路然後可示以蓍卦之德也○尚言卦之德則蓍與爻在其中矣尚言乾坤之德則卦在其中矣有退藏之密斯有戶可闔可闢也旋乾轉坤在人一念之間所謂造化生心者誰無動微誰能知幾誰無吉先誰能先見洗心神明獨推聖人是故吉凶同患○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順推之而有序不待言矣而夫子系於乾坤之後則逆溯之也八卦吉凶之世豈不知

太極為何許物於斯字之曰此兩儀四象之祖也何異晉人生長於楚歸晉而示以廬舍墳墓然而晉人悲泣而世人不必然晉人中智等也世人氓之蚩〻者也○是故推原之詞是以申究之詞○洗心退藏便刻下已遇太極矣吾等日用憧〻全身在吉凶大業頭出頭沒何曾得契枘楔縱使忠孝節義顧言顧行已是四象八卦世界也回首太極不覺千里萬里此非太極去人〻也眼前仍在只因吾等不能有之所以據易以有易有太極猶吾等之有也假而虛白極室平旦之氣不為呼吸不以晷刻靜閒不以境界此時此際莫言長於上古也闔戶之坤九地同蟄闢戶之乾九天同曉仰止羲文攜手瀕莅矣○欲人想象希皇以前不係世數莊子云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豈天地渾沌耶○卦爻以前是何境界若令後人指點便墮杳茫却云易有太極分明在人耳目之前此推遡天運者孰主宰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

更覺負融穩諦但詡宋世大儒頭上置頭耳○蓋於之心失得利害攢聚獄濁之聖人以圖神方知之神物惘髮呼寐盪滌羣私澡雪正念所貴以精白之教符潔淨之旨也○開生〻之途不致民於死地故曰神武不殺猶云具能殺能救手也○念〻澄徹日〻升躋離人而天所以神明其德也想象人欲盡時一片虛靈境界出王游衍陟帝左右豈徒人允為伍也哉○繇有之盡推有之始豈有物可據耶即兩儀非兩儀日〻現前○崇高所以為富貴也不崇不高玷富貴矣然則分臣民之功竭臣民之奉可以為崇高否是以聖賢不卻富貴所以致崇高也古來讓王遜國者患己之不崇高豈患己之不富貴也哉

祐助節

孔子明天佑之自〻人之信順則天固不能先人而定也人先天而信順有以召之矣故曰佑者助也天不能於助之外預力也

立象章

同是形也如何分上下還是形中具有還是閱形者等差要知道不陋形器不拒道○事業非一人一家之覘也宰制天下人若從我見上起手便不是事業○象立而意仍不盡是毀乾坤者也乾坤不可毀而世徃〻有毀乾坤之人胥中不受陰陽之氣眼前不解剛柔之用乾坤如故而此人之乾坤毀矣六十四卦從何處安置○聖人立象以盡意〻者云何蓋祈

人究乾坤之用畜之為德行也如使人不神明德不默成併乾坤亦為形下之器矣且夫役〻於六十四卦必貿〻於事業者也搖移於變化司命於鼓舞必紛〻於情偽出〻於賾動者也聖人之意不盡則乾坤息矣易不可見矣故亟提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人不從道而自目為器天下之民則然矣而更無一人爲觀象畫意不言而信聖人之德孤有德之隣絶其恐之乎是故思神明之人懋勉於德行允以悉易之經也

貞一章

八卦成列此天垂之象也使非聖人有以象之龍馬不言河洛之文庸詎顯乎今日者八卦因重矣而聖人之情猶晦何也不易不簡吉凶貞勝之世天下之動終不可一也○天下之險阻未有不成於末流者也其始也易其將發也必簡與其逐動以貞勝不如立本以趣時夫乾夫坤此學問中事非天地間事也

聖人之情見乎詞效此像此而已推之天地之大數之大寶之位懸惻之禁民為非之義允以貞一天下之動也○潛龍履霜之詞提命千古不許人耳頑而一切猷為無不畢具故曰動在其中○天地之大德以下俱寫天下之動也天地聖人得一以貞仍是貞一以動滿世界擾〻總在貞勝中紛芸象爻變詞誰知是易簡作用孔子苦心拈出示人以裂先之吉為天下砥柱險阻也篇中脉理井然○吉凶悔吝者生

乎動者也凜〻乎易人以愼動之旨嗟乎乾坤之户一闢而不闔天下之動其仍易簡者哉何人徒此吉凶貞勝日日憂虞時時悔吝此聖人所悲憫也〇立本者上之上也趣時者其次脩敕貞勝者最下末流矣〇簡從易出坤不敢與乾偶此處想象貞一兩示人所云象在其中矣〇有用則有所實見虛王之所寶非也自非聖人不能理樸則售櫝而已

象法章

觀此則易之幾兆不岀在龍馬矣奇偶純雜之理充塞宇宙而三才俱具其體元不許爲讖緯之祖〇黄帝堯舜不在係易之列而全體皆易取諸乾坤知始作成之用後世聖人疑未足以當之也〇弧矢以上皆垂衣裳之治也水陸通矣暴客不可不防粒食精矣天下不可不威未患而慮周無事而戒嚴勅幾咨女之心不岀在二典也〇仍是決小人之義老子云有德司契君子之謂也〇聖人叙易始於離終於夬

可知古今無日可磨混沌〇教天下利天下威天下經生等閑看過不知此間幾經古今〇自書契以后皆夬之世界也人知書契以通結繩而不知夬以通書契自書契以來其經夬而變通者歷〻可數而至今猶未已也嗟乎書契者世事之盡境也夬者書契之伏機也〇物得其所處煩煩市正煩費政刑利之所在不容不授之以楅也是以獄市相隣取諸噬嗑意在斯乎〇提出王天下明古聖人之治所以守位

聚人者如此此亦萬世之鑿也路史此章讖論儘有觀

象像章

此章爲智者以下說易

陽卦章

兩何也總爲君子小人之道質問非層遞設疑也韓康伯註絶佳

何思章

陳言日月往來寒暑屈伸非任運之旨也溯言乾戸坤戸之開闢絲來遠矣一切思慮憧々不屈不蟄龍蠖且無以自存況天以下之逑之歸乎君子之屈蟄雖何曰精義入神而已一於此一殊於此殊同於此同百於此百君子曠觀於天以下亦於其同且一者致力焉而他非所及也何則德之盛者可以勉未之或知者縱思慮憧々無所庸之也○從原頭看去自是同歸一致何等省要安閑若在百慮殊途上安

排設計天下紛芸安得了手時○以致用也不致於用致於用便朋從爾思無有是處○妙在相推相感處古云水到渠成非假度所能至也要須淵々其淵無泥沙之雜無險阻之壅耳若復孔鑿隄防以為渠終覺費力以此知至人迫而起不得已而應全在相推相感得力是以日之蝕也有侵其光也月之暈也有奪其魄也寒暑之相代也假而八風不宣遞爾焦金石涸江海寔如其來則又何歲功之有○世人不勝憧々總於殊塗問岐百慮增端至於一致同歸一任抛荒曠業而不之理是故急則為末流之補救暇則為名義之襲取所以學問不先立其大事業悉耦會而成徽倖既多攖營日甚季末無真才品良繇此也可嘆可嘆

藏器

英雄舉事每患無可藏之器又患無待時之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須費半生冷眼嗟乎古之藏器不動

白首無時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困據

朱紱酒食非所困也高爵顯名非所據也歇後鄭五作宰相自嘆自喟庶幾不死知此義耳

鼎足

不自知其德薄不肯居智小力小可若何古令之覦積此矣吁吁

吉先

韓康伯云形而上者況之道形而下者況之器於道
不冥而有求焉未離乎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
免乎瀆也能無諂瀆者窮理者也此旨微合○先見
處凶悔吝不足以偶之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絪縕

偶處仍是奇兩處仍是一　作成處仍是知始此微審
義也

二全

君子不難於自處難於世間有此民耳此民蚩蚩無
君子以處之不可概以君子處之又不可莫益之或
擊之蚩蚩者又定哅哅務此三者觸人情之田也

易門

甚矣衰世之貿貿於失得也陽物陰物之用不彰而
民始貳確然隤然之示不靈而易始因貳以濟民行
然則民之失得也民失之又俛得之而易則併其遺
失遺得者諄戒之故曰以明失得之報○人心之悔

吝離居衰世之象也德之二三世之季末正為表衷
○失得之報明失得之為末流也吉先處跣脚便步
步為人世之前車

九德

皐陶時九德便以叙人爵而易中九德乃以寓憂患
即此想見衰世之意作易者不勝咨吁矣雖然憂患
者憂患其不德也是故字如此着落○復中何辯於
物有辯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緜辯之不發辯也○

不設解裕字妙安排遣置總是胸中迫窄耳○以窮
為通也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可不云困乎酒食朱紱
惜也人皆以為通具也○世之所以不罹於凶害者
道揆一法守明則一人有慶是也衰世無君矣刑僭
政濫民不知所辟趣易所以憂患之

師保

易之為道屢遷人將於屢遷求之乎此亦何異捕風
捉影乎是易書不可遠而人自遠之也然則不可遠

者云何曰率詞揆方使之有典嘗則可矣以師保事之以父母依之此人之所以不遠易書也若夫屢遷之道以待神明之人可矣○既曰不可遠又曰道不虛行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嘗急宜着眼

觀彖

此是文中咏嘆明智者之不概見也雜物撰德原始要終總是同患之心憂深慮遠而不容已二與四以下正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旨○學易貴思思非智

者不能用且如過半之思得力在憤悱之間有叅有伍有會有通此真心官得令之時也若中下之人隨文認句已自了了其於原始要終之旨何時入夢

兼三

明吉凶之稟於道也遵道而行不待筮吉凶於易矣第三才不必偷而讓尊於天地是天才地才而人不必才則天道地道而人顧不道也嗟嗟不才不道之名其可受乎故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再醒

一句明易之非徒書也書之非徒筮也道總三才可見吉凶之幾不待乞之冥冥○于寶曰其詞為文也動作云為必考其事令與文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令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

危平

世人之望易者吉爲而已孔子曰不然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如咎之不免雖在吉途而雜居悔吝之間不

覺已墮憂患之塹矣懼以終始自不到憂患之地文王吉人也懼以終始之榜樣也紂凶人也全身憂患中矣殺之末世周之盛德既從此分而所云易之道又豈庸轉注乎○耶之者揣似之詞不宜尚定猶云文王繫而作周易羑里之事子長以為作者發憤之徵似也○不許人在吉凶邊盤旋止要人驅除疚心之事易道綦嚴

知險知阻

夫乾夫坤兩字之以德行此豈向尋易卦中尋求者恒易恒簡蓋體乾坤以學問者也總其已具者言之則曰三才之道從其所據者則曰乾坤之德行也吉先之幾微久而為知始之能事此乾之德行也而坤之德行已作成於其間矣是故易則未有不簡者知險則未有不知阻者知器知來凿凿者望之以為神明而自學問觀之孰知其易簡若此子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言表悲惻隱隱可想○與能與悅諸

心研諸侯之慮之能也諸侯之慮經國大謀如聚人之財守位之人天下之吉凶天下之亹亹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皆徑近之遠以一貫萬易簡之旨言下可挹求其義而不得而曰術者何也豈不聞易者未焚之書耶○孔易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吉事有祥不與凶耦況悔吝乎凡凶悔吝之紛紛皆剛柔雜居以後景象也總不易簡便是雜居便吉少凶多

幽賛

尊蓍之旨也然後世言之參天兩地之數鮮不謂乞靈於天地矣而孰知聖人以之至命其至命也則聖人之窮理盡性也工夫全在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猶書云溫而栗也○幽贊處已通於命矣贊化育曰參贊生蓍倚數曰幽贊言神明之德翊贊於微渺之中也所以尊蓍而聖數也非曰待啓迪於神明也○此章尚言蓍人知蓍之用大天下國家所不能廢而不知蓍之用微窮理盡性至命聖賢之能事畢矣○

正義云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且以兩是耦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兼三

性命本自渾淪三才所不能分據者也渾淪處無所虧聖人之裁寘祗恐因渾淪而瞶昧因瞶昧而舛謬之處不可紊也性命之理猶書所云彝倫順亦

循取之也〇性命本自渾成而中有不可紊者條分縷析處衆人所為以贖〻迕之也理之在人如蕭乂哲謀聖其在世也如親義序別信固其固然還其應得此之謂順性命之理〇天地待立乎誰立天地耶曰立人之道者立天立地者也眼前陰陽剛柔何日不在兩間但使仁義之用不彰則人道不立覺天地亦徒倚而莫之准所以王者在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山川陵阜不騫不崩人道先立也慈陰伏陽所以

報張弛之咎鎮山穨河源竭則吐剛茹柔刑政之濫召之也乃知六畫六位不過周流六虛順性命之理含立仁立義易亦可以不作矣

妙萬物

分明有神在不許說向無邊又不許向萬物踪跡揹點六子正其妙萬物而為言也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從此胎化却又落邊際矣

吝嗇

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固也然則吝嗇不德乎而坤順何以云也嗚呼稼穡作甘此㕥勸誘民天語耳若夫有地之膏始有土之毛致役之勞四時八風之接應其勤其瘁作成者所自知而自慰也安得不樽節而愛惜乎是故一吝嗇也文之以美名則曰儉經之以制度則曰節而聖人不為坤諱者蓋欲心吝嗇之心者分其謗且欲費吝嗇之費者存其餘也

尺木堂學易誌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馬權奇撰權奇字巽倩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王亹序稱權奇才高召忌甫閱仕版在繫者數月縶維邸舍者三年後事白歸里因成是編其說皆詮釋大旨不規規於訓詁間引莊子文中子諸說旁及經史禪乘以證之蓋憂患之餘借抒憤懣固不以說經論矣

十願齋全集易說一卷十願齋全集易箋二卷

〔明〕吳鍾巒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願齋易說一卷霞舟易箋一卷》提要

小引

易以道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益謂此也人生此身不能須臾離數此心即不可須臾離理理外無數數外無理善學易者盡理以乘數焉耳繇此言之中庸居易以俟命易字可作簡易之易觀亦可作變易之易觀壬午秋自燕還舟行凡五十日觀玩偶得輒箋註簡端攜歸蔣子屺望見而錄之成一帙尚未見易亦未成書也題曰霞舟易箋是年閏冬月識于越州之龍首山房

毘陵吳鍾巒巒雉文

卦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
隨蠱臨觀兮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三
十備咸恒遯兮及大壯晉與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
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繼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
兮中孚至小過旣濟兼未濟是爲下經三十四

十願齋全集易說卷之一

毘陵吳鍾龢稱著　男祜之輯　禧之　裔之　較

乾卦☰☰乾下乾上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皆因時以爲隱見也時潛則潛非固也時見則見非徇也時可憂則憂非過計也時可疑則疑非遜而不決也時飛則飛非無徵也非不尊也時亢則不與之俱亢非膠常守轍也初其夷之清乎二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攝政之時乎四其舜禹河南陽城之避湯武南巢牧野之際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不悛乎六位皆以時成也聖人皆乘之以御天也然欲覲聖人之乾道者則亦如九三之進修已矣德已進矣業已修矣可以爲君可以爲臣可以隱可以履危可以處窮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旨深哉

坤卦☷☷坤下坤上

易以道陰陽也論其大分則陰不可以並陽故初防龍戰之禍于其始危之也上著堅冰之應於其終儆之也論其相須之功則陽不可以無陰故三含其章四括其囊陰之翕也二之安行五之中順陰之闢也大抵陰之道一順焉盡之矣以順而爲學敬義之純也以順而爲治黃裳之化也至于時之所當順者則寧爲無成而不可以炫其章寧爲无咎而不可以徼其譽此皆後之得也利之主也西南之朋也此皆所謂牝馬之貞也聖人於陰爻不欲其有爲如此然則

扶陽抑陰之意又不但于初上見之焉

屯卦䷂ 震下坎上

傳曰禍亂之生天之所以開聖人故經綸之責處屯者所宜究心也夫屯豈易濟哉無其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有其志者又輕爲以至于敗無才者既不足爲天下用有其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終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買禍也上窮則變豈曰無時而萎薾不振是自貽之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道如班如之援而竟不足以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夫當智勇角逐之日而獨惕惕然有匹夫匹婦之想當瘡痍塗炭之日而欲與天下之豪傑共成其大功此天下之大亂不平而大事不足辦也有經綸之志者寧遲重無成慎無以剛愎獨任取困哉

蒙卦䷃ 坎下艮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君道也蒙師道也天地既位君師立矣夫師豈可一日廢于天下哉天下之人當其念慮之未雜而導之于善則其教易行及其嗜

欲之既熾而禁其不善則其習易趣故師者所以長善救失也莫尊于君而非師弗詔也莫愚于民而非師弗達也然師果易言耶師果易言耶太寬則縱君子勿爲也太嚴則刻君子勿能也故刑人可用也桎梏可說也蒙可包也擊蒙不可過也此寬嚴並濟之道君子所以陶鑄天下而無異術者也然其要則遏欲盡之矣夫利欲之敵人也至于忘身聖人之防欲也甚于禦寇故尹戒風愆周陳無逸聖人之慮遠矣

需卦䷄ 乾下坎上

余讀需之卦而嘆曰聖人之爲憂患計也其深矣哉夫禍患之至卽聖人所不能無而拂鬱之極至不能堪者卽豪傑之士亦所不免也故有堅忍之操則視險若夷視有事若無事至于數之旣復時之旣順吾可徐焉以享其安無堅忍之操者不憧憧以自擾則靡靡以自傷已矣是故初之恒二之衍剛之善也徙以知險之道也四之順以聽柔之善也順以知阻之道也五之中正剛柔不偏也聖人之能需者也三之致寇其剛之惡乎上之入穴其柔之惡乎然三以敬

處巳猶可以不敗上以敬處人猶可以終吉君子處險之時何嘗無出險之道哉

訟卦䷅ 坎下乾上

予每睹爭訟之家力足以相軋而辨又足以相當故事若鴻毛而釁積丘山甚者糾合黨與以滋其敵交結胥徒以恣其僞不惟無實之事扞當世之文網而不顧卽有實之詞亦往往蔓引株連恬不知止故起釁者兩人而被攝者數十人對敵者兩家而延累者數十家其究也敗者殘瘝勝者破產俱傷而後止然後嘆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人而有欲則不能無爭爭則不能無訟聖人知其然故立之君以治之又爲之辨其吉凶以示之其欲使人無訟之意至深且切也故讀初二三四之爻而所謂惕中之吉足徵也讀五爻而所謂見大人之利足徵也讀上九一爻而初謂終訟之凶與涉川之不利又足徵也訟者而觀此也能無翻然以思惕然以省耶然上苟有元吉之君則初之訟可以無求二四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食舊而守貞卽終訟如上而終不得逞焉是使民無訟者

其權尤在于君也此淸源之意也

師卦䷆ 坎下坤上

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自好大喜功之君逞雄心于一擊而新進喜事之將至棄黔首以貪敵而兵始爲天下禍矣聖人因戒之曰貞曰丈人而復詳于六爻之詞誠重之也是故必由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彼兵出無名若窮山林以追鳥獸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用兵彼以不教之卒無制之師而譁然進靡然退者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而後爲軍之善政彼不度彼已而以一邪敵千鈞者必無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彼三錫之寵不加而舉足不得以自由者是解豪傑之體也故讀師爻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然論其要則莫急于用人焉方其出師也既戒弟子之輿尸而其成功也又戒小人之勿用聖人之慮深矣哉

比卦䷇ (坤下坎上)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統治之有君而立之臣使分理之此上下交相比之義也然比于人者貴公而不貴

私比人者貴正而不貴邪上二爻皆言比于人者也所謂有德則與無德則亡不可爽也下四爻皆言比人者也所謂既度其君又度其身不可妄也稽之九五其堯舜中天之治乎四之外比其皐陶稷契之佐乎二之内比初六有孚之比其若工若釆之儔州牧侯伯之選乎故喜起都俞更相歌詠翌爲明聽吏相協贊所謂太和在唐虞宇宙間也三之匪人上之無首是驩兜之朋黨三苗之負固其不容于堯舜之世宜矣

小畜卦䷈ (乾下巽上)

易之言陰陽詳矣其于陽也復則喜牽復則又喜其于陰也名其爲婦尤其爲厲而深致其不滿之辭焉斯見聖人之心哉然以二陽之復無救于說輻之衰而一陰之孚信攣固反足以成德載之禍始信天下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也要之陰陽消長亦相尋于無窮

履卦䷉ (兌下乾上)

人之有履猶足之有行也無所履而進者是廢行也

履之而不善者是妄行也履之貴于天下尚矣是故履之于始則行其願謂出處之大閑不可輕也履之于終則考其祥謂天人之大機不可爽也下之所履不患其不憂也而患其不能樂故二曰坦坦欲其樂也上之所履不患其不樂也而患其不能惧而憂故愬愬則吉夬履則厲欲其懼而憂也要之有素履之往而後有視履之祥能爲二之樂則能爲四五之憂此造化成始成終之道所以相因而禹稷顏子所以易地則皆然也彼六三者何足道哉

泰卦☷☰ 乾下坤上

世之有否泰也猶寒之必暑也暑之必寒也天也然方其將治則有交孚之誼及其既治則有預防之規所以保其泰而不使至于否者是猶未暑而刈穫未寒而求桑也人也就此卦觀之天地交泰多士彙征孰不謂其既安且治然中行之主不以居尊而忘延訪之規中行之臣不以晏安而廢張弛之政至于平陂之相乘往復之相尋而艱貞之戒且有加無已焉盛世之君臣所以維持世道者其用心固如此也蓋

嘗稽往牒太和宇宙孰若唐虞成周乃上有明目達聰廸知恍恂之勤下有敷教明刑旌淑别慝之忠而戒慢遊于丹朱勤綢繆于桑土彼其治而愈治安而愈安者良有由哉不然進翩翩之徒以塞彙征之路忽天地之際以釀復隍之憂此元狩天保之治所以不克終也讀此者不能無感于世道之變云

否卦☰☷ 坤下乾上

微哉治亂之機乎天人之際乎致否者小人而生小人者天也否極泰來者天而回天命者人也天與人常相因焉治亂之所以異也然天時不能皆治而亂而聖人之心則皆惓惓欲治之心也此卦下三爻小人用事否之時也聖人于初則曰貞于二則曰承至三爲小人之尤者亦但曰包羞而已矣不欲人之害君子者何其至也上三爻否之已極泰之也聖人于四則曰疇離祉于五則曰休否于上則傾否矣其所以幸世道者何其切也至于在下者否之極則又慮其亂于小人之羣在上者休否之後則又慮其忽于其亡之戒其積心積慮惟恐正之復

陷于邪治之復入于亂者何汲汲也噫天地以好生爲心聖人以思治爲心爲人君而知此必思所以杜禍患之端爲人臣而知此必思所以嚴邪正之辨爲小人而知此亦或知所以變矣

同人卦☰☲ 離下乾上

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故于萬人非衆也一人非寡也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也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也邪也寧固而已春秋之

世若丈人若荷蕢者流耦迹農夫而不屑與世俗爲伍豈盡無見而然哉彼見祭伯原仲之徒非君命而樹私交也各道也季孟田常之徒黨同伐異若伏戎之兵乘墉之盜也賊道也故寧爲胼胝之侶而不爲比周之羣寧置其身于恬淡之鄉而不置其身于戰爭之地茲隱士之見寧伏其身而無悔也然夫子則尤其果病其無義而嘆其志之未得矣是故視斯人皆吾羣也視天下皆可易也齊魯宋衛之君可同卽轍環而不爲勞也公山佛肸可同卽試于磨涅而不

爲黨也七十二賢可同卽歸而裁之而不爲私也此言同人之貞者必曰孔子也

大有卦☲☰ 乾下離上

夫人之情處憂患則多思履盛滿則多娛思則致理娛則階亂此古今之恒也出此觀之時曰大有則幅幀之域皆已延袤負固之徒皆已除去四封皆已寧謐綏服荒服之外皆已來賓孰不謂其可恬然以嬉哉乃聖人固危之也初惕其艱也二防其敗也三昭其享也四匪其彭也兢兢惟不共是懼而罔以寵利居成功所以儆其臣者何至也五下乎二而處其無威也上下乎五而幸其不溢[illegible]也惴惴然不敢以崇高富貴驕天下所以儆其君者又何至也益膂觀唐虞之際太平融洽而矢謨陳規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甚則勅之以時幾懼之以叢脞數奏陳試罔敢不共名言允出罔敢不念下有叙歌之勸而上無一日無吁咈之聲然後知盛滿之世固時君具臣之所忽而詛碎察相所亟爲之圖也故曰危者使平唸盡之矣

謙卦☷☶ 艮下坤上

易之言吉凶利害至詳矣夫吉凶之相倚也利害之相伏也如晝之有夜暑之有寒六十四卦之所不能避者也乃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無凶上三爻則皆利而無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卽處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卽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中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

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忘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于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于人故漭泮洪相傾相忌相軋之意于粥粥呐呐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舄至于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豫卦䷏ 坤下震上

天下不可無和樂之時而君子不可有逸樂之心當樂之時宰相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休太平之風充滿宇內其樂極矣然時處其樂則柔曼雅化之欲每易以波蕩其心而快志娛意之觀亦恒情之所甚使者故無論庸君具臣沉酣于逸樂而莫之省憂即元元之衆未有不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于初戒其窮也于三悔其盱也于五防其疾也于上危其不可長也惟二之戒不能熟察乎憂樂治亂之機則爲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治世何切也蓋嘗讀史至于貫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可食未嘗不想其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于江淮煩費海內騷動然后知聖人之慮深哉雖然猶未也聖人于三之悔則欲其速圖于始于上之渝則幸其改正于終其欲人之亟過益惓惓也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其有取焉耳

隨卦䷐ 震下兌上

人生斯世事者君也使者民也相接者長幼朋友也孰能以無隨哉顧從人非難得人爲難慎始非難令終爲難世之英主未嘗無籍衆賢相之思世之豪傑未嘗無得君之想而立名之士未嘗不論行而結交乃往往蹈于失人之咎者非以其始之不擇則以其終之不謹也是故孚嘉之吉幸其介也有孚在道勉其忠也丈夫小子之辨愼其擇也從正拘係虔其始而厚其終也皆隨之貞而無咎者也嗟夫遊戲徵逐下彝投石隨而險者也下車伏謁美新獻頌隨而忘者也洛蜀交訌道俗分爭隨而私者也信乎善隨之難也

蠱卦䷑ 巽下

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彼坐視斯世之亂而漠然莫之理者山林之士不事王侯者之所安也若有憂天下之心豈能晏然而已耶是故爲君者必有用賢之思爲臣者必有匡世之志罔不急治而失之貞亦不緩治而失之裕固不以未治而偷安亦不以旣治而忘危此蠱所以不終于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也盍觀古今之談中興者必嘖嘖周宣而夷考其業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弘矣鴻雁安集車攻儆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功

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旣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無爲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卦䷒ 兌下坤上

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夫以寰宇之廣億兆之衆饑需哺寒需衣逸居而需教者何限吾顧欲以一人之身臨之而且期於無窮無疆而天下臻上理焉是果何道哉蓋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非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是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安然垂衣而享之矣昔者唐虞之際堯舉舜舜舉禹皐益稷共兜之朋黨不足以當百僚之師帥孔壬之巧令不足以當臣隣之弼直故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噫斯其敦臨之極乎

觀卦䷓ 坤下巽上

觀者觀也因人以觀已其名曰反觀以已而觀人其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媺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觀民觀光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

人者也文之烝也遹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内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章觀者安於甫牖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噬嗑卦䷔ 震下離上

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于用刑哉顧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强則角力誇則角辨而其中之桀驁難制者尤爲奸人之魁苟小人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

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胏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戒其終俾平俾窒者輸其情而桀驁者有所制而不得逞耳然此法也非所以論于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於貞厲之防益不恃其明而常有慎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于周禮虞廷吏紛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

原缺第十七葉

剝卦䷖ 坤下艮上

易聖人道陰陽之書也夫陰陽之運行如寒之有煥煥之有寒也天也聖人于陽則扶之惟恐不亟于陰則遏之唯恐不力所以維持世道而回乎天也人也今卽剝之卦觀之五陰長矣一陽消矣斯時也肅殺用事聖人安能禦其来而和煦不行聖人安能保其往乎顧世道升降之機毋係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甚慮之已是故于陽則象之曰床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也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

陽也曰蔑貞曰剝膚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無咎曰無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于上之碩果而得輿剝廬之幾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床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于天下而爲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復卦䷗ 震下坤上

天地之心卽人心也天地不可以終靜而動則其仁昭矣人心不可以終過而動則其天露矣故復者天地人心之至妙而所以維持天地使之不至於廢者

則又在人心也自今觀之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顔聖人不禁人以過而教人以補過當其改於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容遲也其成德于終也如太虛之曀而復清日月之時而復明也甚矣復之不可以已也初之不遠復其克已之顔子乎是賢而希聖者也五之敦復其反之湯武乎是聖而希天者也二之下仁其親師取友之子賤乎四之獨復其悅周孔之陳良乎是賢人之徒也三之頻復其諸子之日月一至乎是希賢之漸也惟上之迷復則如飛廉惡來怙終

而不悛者不惟爲一身禍而且爲天下禍矣聖人於三之頻復猶曰無咎而上則曰災眚曰大敗其亟改過而惡怙終者何切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无妄卦䷘ 震下乾上

誠僞之辨嚴矣誠者天也僞者人也誠則天下從之僞則天下違之此天人之相爲感也然自氣數之運推移不齊而吉凶利害有不可以人力必者故有誠而獲禍也亦有非望之福有不誠而獲福也亦有无妄之禍君子將奈之何哉亦論其理而已是故古之聖人有德足以動四方之風有靈足以致百獸之舞雖苗民逆命亦潛消而自化焉茲非所謂无妄之吉乎无妄之疾而有喜者乎何者其天定也他若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能馴鱷魚而不能弭謗能使四夷問其安否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茲非所謂无妄之眚與无妄之災者乎何者其天未定也乃就君子之心而論則吾之誠可以始可以終可以順可以逆而不可以易其可貞之守其吉也利也吾之幸也而非有所邀也其災也其眚也吾之不幸也而非

有所避也故不惟不耕穫不菑畬而且無所恤於邑人之災茲其君子之用心矣乎

大畜卦䷙ 乾下艮上

大畜上體艮也止乎陽者也下體乾也爲艮所止者也夫君子一身視時以爲進止時之未利則爲利已爲說輹而非固也時之旣利則爲良馬之逐而非狥也君子以其可用者俯之已而以其通塞者付之天如是而已然天下之人衆矣民之熾惡不齊矣君主於道於上而吾輔之於下其所設施措置豈容苟焉

已哉是故豶豕之牙相其機也童牛之牿防其漸也此君臣相與以移風易俗而致天衢之亨者也吾觀漢之趙張設鉤鉅捕盜賊豈不使奸人屏迹哉然君子以爲不若潁川之教化渤海之佩犢何也秦之商君刑棄灰刑連坐豈不足戢秦人之心而懲其惡哉然君子以爲不若虞之化讒說周之化頑民又何也彼趙張之於牛不牿之童而惟治其觸商君之於豕不去其勢而欲制其牙故也噫論治者可以觀矣

頤卦 ☶☳ 震下艮上

頤養也人君欲養天下非養賢何由哉然上之養賢與賢之自養其道實相須而成者賢者必以道重其身然後爲人重君必輕其身以下賢而後爲國家重自養貞也養賢亦貞也此頤之所以貞吉也夫邪正之辨嚴矣人之一身聲色臭味之欲交引於外而嗜欲好名之念又勃然炎起於中倘非以道義自閑而不勝其徇利之心則人主亦何賴于若人爲者至于人主一身天下之中其欲者尤爲不小或以倖中或以佞中或以貨中交中者多則爭伺其意便而賢人

亦何所恃以自結于君也故就下而言靈龜貞也朶頤非貞也拂經拂頤非貞也此君子之所宜擇也就上而言眈眈正也逐逐正也順從正也此明君之所宜守也下以正而結于上上以正而信乎下此所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之養萬物者並隆也吾觀古之人君其善養賢者莫如周公立政一篇周禮一書其所以網羅天下之豪傑而使之獲其養者森然具備而當時豪傑之士亦皆有以自守而各效其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能此養道之所以遠被也至於近

世君不以正養士士不以正自重於是朝秦暮燕游覉結舌日伺人主之意嚮以求便其身而養民之澤微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虛言也

大過卦 ☱☴ 巽下兌上

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茲其大過之時乎夫大過之事拘常守轍之人所望而不敢爲而知時達變之士所以奮然而不顧者也故論其理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愼而過者也即揖讓放伐廢立殺兄斷然爲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愼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

凶也忠而過者也卽抱器存祀佯狂受厚愛其身以有待者亦未始非忠也如無得於理則三思非愼非藉茅也君子以爲固矣溝瀆之死非滅頂也君子以爲諒矣甚矣大過之事之難爲也然事可過也德不可過也過於剛者則爲棟撓之凶過于柔者則爲有他之吝以過剛而比過柔則爲枯楊之華老婦士夫之醜是豈事之難哉則以其德之難耳周之宣王順治威嚴而文武之吉甫不吐不茹之仲山甫實後先之此所以奠棟隆之吉而老夫女妻果能相與以有

成也愈知其過而又知其不可過斯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而其功有不足辦矣

習坎卦 ☵☵ 坎下坎上

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微之造次顚沛中庸論素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無可出之險哉特患人無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于入坎窞淪于險枕束于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値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覩造化之流行忽而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罔之空乏處之疢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露之變卽坎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沮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

覬覦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尤險也亦可慨夫

離卦 ☲☲ 離下離上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者陰陽之中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以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坎之中實在人則爲誠離之中虛在人則爲明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哉明之本在身而其身在國家古之聖人屛之於聲色貨利之防而顧諟常新謹之于在宮在廟之間而緝熈常貫彼豈徒爲是揭精耶良以日新其德俾其

賁草木光四方昭昭乎其無所不照也今夫從飛螢視燭火則燭火明矣從燭火視列星則列星明矣從列星視日月則日月明矣彼一曲之學飛螢之明也文士之學燭火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無瑕其運也無間經之乎倫物散之乎紀綱而無所不在者也故有得於明者明此而爲君則吝嗟於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奮揚於征伐非窮黷也明察其隱也明此而爲臣則敬愼于始進非畏葸也明不可過也持中

于對越非違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臣相與以成文明之治者也無得于明則未治而醲突如之禍不可長也既亂而爲無益之嗟不可救也將進而爲履錯之咎不可解也奈之何而不愼哉

咸卦 ䷞ 艮下兌上

咸之爲言感也人之一身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聲色臭味之交有家庭父子兄弟之親有天下萬幾之煩其誰能一日離感哉顧感者心之用也靜者心之則也世之俗學但知有動而不知有靜故紛紜之感乘之于外而欲惡之情又叢然勃發于中方馳之東而復鶩之西方牽之前而復曳之後終日膠膠焉置其身于百戰之場而莫知所歸者若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皆是也君子以爲外矣間有異端之徒但知有靜而不知有動於是棄人倫於世故守其清虛之說而欲置其身於無何有之鄉者九五之咸脢是也君子以爲末矣進于是者其二之居乎四之貞乎居者居于理貞者貞于理也皆以靜爲主者也夫動靜之間豈易言哉靜非他也循理之謂

也動非他也徇欲之謂也有得于理則深宮淵默固靜也即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無得于理而徒徇于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即稿心一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譬彼太虛澂然無形而天下之物舉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善感也故程子曰聖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盡之矣

恆卦 ䷟ 巽下震上

恒之爲言常也論其不易則窮天地而莫之變也論其不已則更寒暑歴晝夜而其變無端也知其不易則拘於常知其不已則變其常二者皆非也聖人懼人之失其常也故欲其利貞以守之懼人之泥於常也故欲其攸往以通之葢以理處事而不以事膠因時通變而不以變累如是而已自術迹之士昧於處勢之宜依違之見歉於域外之觀於是有浚恒若初者有恒德貞若五者斯人也知常而不知變也非利也自尚通之徒厭恬泊而慕紛華喜功之臣樂更張

而薄持守於是有不恒若三者有振恒若上者斯人也知變而不知常也非貞也他若楊墨若老莊若管商申韓各執其一曲之見以自鳴于天下彼其終身篤信豈不常哉而常於其所不當常詖淫邪遁豈不變哉而變於其所不當變若四之田無禽是也此又貞之賊也進于恒者其恒二之久中乎唐虞曰執中商曰建中孔門曰時中嚴之于危微之防謹之于禮義之幾戒之于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之頃此中之所以萬世無弊也噫斯其可以言恒已

遯卦䷠ 艮下乾上

世之治也賢人君子相與協贊於朝而世之亂也賢人君子相與隱逸于野故九官協恭十二牧交贊君子曰世治之徵也北海東海交避七人交作君子曰世亂之徵也夫亂而有徵固非君子之幸而坐視其亂之徵而不早爲之計亦豈君子之所以自處哉聖人知其然是故避世避地避言避色而且以爲賢也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而不以爲遹也明日遂行至於絕粮而不以爲困也與七十二子講論絃歌至欲

居夷浮海而不以爲勞也聖人豈好爲隱遯哉艮以時之當遯而與之偕止焉耳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東陽夏黃快意於商山而侯生盧生株連于陷阱叔度屠蟠長嘯于山林而顧厨俊及竟罹於黨禍知時失時之效此可以睹矣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卦䷡ 乾下震上

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焉則誠進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無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祥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畧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其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救然有爲於天

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謂之吉也必如是而後謂之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奸其爲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爲害也無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卦 ☷☲ 坤下離上

晉之時盛時也大明作矣萬物照矣守文之主孰不欲熙鴻皞之猷喜功之士孰不欲邁奮庸之會哉然天下之事非徒不進者之足患而惟躁進者之足憂故衆允可進也介福可受也卽晉摧而罔孚亦可裕而不可迫也民心可順也卽失而未得亦不可計也何者進退之機時有適然苟非知進退而不失其正雖日營營焉爲躁進之謀而退固乘之也若上之晉角進而輕者也四之鼫鼠進而妄者也卽未退也已不能以自安而況其終必退耶大抵天下惟係于外者不可必而係於我者所當盡功名外也知進而不知退者也明德我也日進而不日退者也君子惟自

昭明德而進不可已則上而君下而士無所不宜又何得失憂樂之足係其心哉

明夷卦 ☷☲ 離下坤上

夫君貴明也臣貴正也君不明而至於晦固君之失也亦豈臣之幸哉然君雖不明而臣之正終不可以昏君之故棄之也惟其位有遠近傷有淺深而其所以處之道不能不與時推移者初當逸民之位而以避亂爲貞也二當輔相之責而以匡救爲貞也四有見幾之智而當潔身以自靖也固貞也五無可去之

義而當念亂以圖存也亦貞也或去或不去或以其子係宗社之重或以其身爲股肱之職位分不同而其戚同姓之義殊也獨九三向明除暗爲順天應人之舉則當以獨夫言之而不可以君臣論矣不可疾貞者猶冀其庶幾改之之意是雖君臣之大變其亦有弗獲已者矣以商周之事言之上爲紂之暗也五爲箕子之囚也四爲微子之遠遯也三爲湯武之征伐也二爲文王炮烙之諫也初爲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

時乎

家人卦 ䷤ 離下巽上

家人之利女貞也其乾坤之大義乎乾道成男非自爲乾也所以倡乎坤也坤道成女非自爲坤也所以順乎乾也故未有不治外而能治内者亦未有不治内而可謂之治外者天地之道固然也此卦二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飲食祭祀必虔以共米鹽出入必節以縮曰以是爲女紅無曠足矣初比乎二而應四者也故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乎四而應二者也故曰假有家感之也三之厲吉寧以義勝恩上之孚威不以恩掩義閑以身範而愈久愈肅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周南之詠始於關雎召南之詠始於鵲巢葛覃之勤蘋蘩之修樛木螽斯之順桃夭之宜家漢女之貞靜風人所詠于女貞加詳焉文王之教由家及國如大塊噫氣始於太空嘘乎萬竅調調乎其適洋洋乎其無所不之也至於公定公姓一發五豝和氣充塞有不待體國經野而昭然可爲民極矣故曰有關雎麟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睽卦 ䷥ 兌下離上

世之治也其起于人情之合乎世之亂也其生於人情之離乎故同人則亨豫則利而睽僅可以小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者比比也然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天下未有睽而終不可合者試以六爻觀焉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三之上應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有悔爲天劓之傷爲張弧之射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

元夫之交爲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爲有終爲遇雨豈非讒搆之言不能間堂陛之交伏戎之求不能奪斷金之利哉然此猶其處人也至君子之自處猶有可言者唐虞之世都俞交和而不以爲同吁咈相戒而不以爲異此豈有他哉亦要之理而已理之所在卽同固非睽也卽異非睽也理之所不在卽異固睽也卽同亦睽也故鹽梅相和水火相成而和其光同其塵君子竟比之琴瑟之專一而莫之聽也故曰以同而異其旨深矣

蹇卦䷦艮下坎上

聖人之視天下猶身也天下皆安主臣休焉天下皆危主臣戚焉故蹇難之世在明哲之士所以避患而圖存而英君碩輔所以感時而興嗟者也由今觀之是險能止聖人雖稱其智而五曰大蹇二曰蹇蹇孜孜矻矻以濟時艱如越江河冒風波以救陷溺之衆而惟恐少後者此何故哉五君道也民之危猶已危也二相道也君之憂猶已憂也伯夷可避於北海而宣王必不能已雲漢之憂德公可隱於鹿門而臥龍必不能辭渡瀘之險古之身任天下之重者大抵如此也如皆欲效保身之哲而蹈河入海置世事于罔聞知則天下之難孰維而孰持之耶且非直此也若初若上若三四均有世道之責者而或反而安或速而濟或見而碩俱欲舉天下而共理之卽來譽之賢猶冀其有所待聖人之不忍忘天下固若是至也然天下非一人之事也濟天下非一人之能也爲君者固必網羅延覽以收雲合景從之士爲臣者亦必集思廣益以結將相和調之驩此朋來之五不敢以獨

任成功來反來連不敢以獨力求濟也南陽中興雲臺合爽盧陵反祚桃李在門有濟難之責者可以鏡矣

解卦䷧坎下震上

欲解天下之難者必先於解小人蓋天下之難大抵皆小人致之也夫天下猶人身然人之一身血氣中枯肢肉外潰此病之形也而多欲損神則病之實也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實也未有欲之不節而可以養生亦未

有小人之不去而可以解難者也漢唐之禍不成於曹朱而始於奄宦之擅權宋之鼎不移于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小人之禍罔如是烈哉嗟夫小人之情狀玻爲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焉以其勢害也故稱隼焉以其附麗也故稱拇焉以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焉至于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誤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不可使斯人一日得容于朝也噫聖人之慮深矣

損卦䷨兌下艮上

損者損下益上之謂也自下而言則遄往之勤勞助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其有益于吾君吾國也自上而言則損疾之喜賚直諒也十朋之龜屈羣策也弗損之益啓休澤也何也君受益於臣而民亦資益於君也夫損益之幾微矣損乎此則益乎彼其應不可爽也有時宜於益有時宜於損至於剛柔之相推盈虛之相成其權不可膠也有以損而益者有以不損而益者已事可損二人可損而貞不可損也有疾可損而益民不可損也損與不損之間其宜不可昧也然論其要則損所當損盡之矣人之一身聲色貨利紛然而應雜然而發而世之姦邪朋黨比周亦往往易以相眩人欲不損天理不長小人不損君子不合故曰懲忿窒慾又曰損一人噫茲損也固所以爲益歟

益卦䷩震下巽上

讀易至于損益之卦未嘗不太息也夫損之必有益也如日月之虧而復滿也造化之虛而復盈也天也損不生于損而生于上之益益不生于益而生于

上之損者人也漢文帝歲貸田租之半其損若歸于上而粟紅貫朽充溢露積武帝時酒茶有榷舟車有稅籠天下之財物其益若歸于上而騷然煩費幾爲秦續此非損生于益益生于損之明驗乎然致益固難保益尤難是故大作之用勵其志也永貞之吉堅其守也有孚中行練其才也有孚惠心隆其感也此君臣相爲維持以保其益於不替者也不然一有求益之心而或擊隨之終將歸于損矣益其可恃乎哉噫益自外來而其端起于孚貞之惠擊自外來而其

端肈於勿恒之心忠信以得驕泰以失豈虛語哉

夬卦䷪ 乾下兌上

易之書其爲君子謀也至矣於陽之衰則憂其進於陽之盛則慮其忽圖回周悉惴惴然惟恐小人之或乘其後也夫以五陽而去一陰自恒情觀之特一反掌之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義孚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覺治之於內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慮之遠哉葢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詐能伺君子之隙而動

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寛之使不吾疾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羅於彀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戒産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于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莧陸不生化麃頑於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爲牽羊毋爲壯趾寧爲遇雨毋爲次且此温太眞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決而和者也

姤卦䷫ 巽下乾上

易以道陰陽也論其相須之機則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所謂天地間不可一日無此遇者也論其淑慝之分則陽之復也方爲君子道長之機而陰之遇也已爲小人用事之漸矣所謂天地間不可一日有此遇者也夫遇而至于天地間之不

可有則其隱憂甚深其遏孽甚遠而聖人於此亦有戚然不勝其危者故隱約其意於取象之間而深其防於命詞之際自封言之則於女爲壯自初言之則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自二言之則爲魚自五言之則爲瓜瓜可包也魚不可使遇於衆也至於三之次且上之姤角邈然無一遇於世而猶命之曰無咎也若曰此猶勝於小人之遇者也玆其不獲已之心然哉嗟夫極治之世不能使之無小人但制之在我而使小人之終不遇耳共工比周麃頑殄行

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有躪躅之漸而僥明擿記引以並生教告要囚毖於式訓聖人所以化之於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慮者誠有道矣故曰包有魚又曰包瓜噫君子制小人之道罔以包之之道制之矣

萃卦 ䷬ 坤下兌上

夫人之情貴聚不貴散夫人之聚貴正不貴邪今夫一家不聚則第鬩胡格矣朝廷不聚則君臣市心矣天下不聚則輦轂與戎矣如此乎聚之不可以已也

顧正而聚者附離之情堅於膠漆約束之固信如章符不正而聚者則朋黨比周游刺結轍如榛莽之蘊束一或利盡而爭爭而散則嚙矢相藉鏌鎁相推不覺狠奔身窮矣三之嗟上之涕洟散而不知聚者也初之乃亂聚而不知正者也嗟夫孰知不正之害尤甚於不聚也哉聖人知其然是故元永貞固非市恩也牽引以萃非植黨也事求大吉非任數也此上下之間所以交相萃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也不然寧爲踽踽無爲闃然之婚寧爲避世無入招權之門人之非笑有所弗恤已之齎咨有所弗亂盍曰吾得潔其身而不亂於小人之羣足矣噫天下不幸而無大同之風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哉

升卦 ䷭ 巽下坤上

升之時至盛時也古之聖王設爲爵祿以網羅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成其治功升于司徒升于司馬升于樂正士之升也升于六卿升于三公臣之升也王升而帝帝升而皇君道之升也是故初之合志焉而升二之孚三之剛焉而升五之正焉而升茲非上下相

與之盛際哉然權勢之門則人競趨勢利所歸則心易亂聖人因憂之也故於升之終戒其冥升而示以不息之正其重內輕外之心抑何惓惓也蓋觀周之盛也圭璋攸宜分職率屬而士無不升之嘆及其衰也朝秦暮燕遊刺結駟者有之伏在車下泣血孫陽者有之突梯稽滑以叨升斗者有之豈非升而冥也哉是故孔抑干祿之師孟哂趙孟之貴而爲務實之學欲其日升不已焉良以內外之分其重輕固有在也噫爵祿之升可忘也不可戀也學問之升可進也

不可退也是以君子之學息養瞬存銖積寸累其本升也如登山者之循其陛也其將升也如登山者之陟其顛也其既升也如日之恒月之升而莫之變也故曰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噫茲其所以升與

困卦䷮坎下兌上

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而滿處困窮之地則戚然而悲惟大人君子遇逸樂則其心常節處困窮則其處常通蕩其胸中洞然如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真如和風慶雲疾雷震雨漠然而不以動

其中也孟氏論天降大任而必試之以苦志勞筋空乏拂亂之爲至所稱德慧術智往往自疢疾中得之然則困窮之遭固幸於逸樂哉三聖人之係詞固當之也文之羑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當試於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碩膚赤舄而絃歌之樂安然於春夏秋冬之序則其所以處困者誠有道矣至其係詞類皆以其經歷之事而發其獨得之精文曰亨言明也讀其詞而文明之蘊可想也周曰享祀言誠也讀其詞而赤舄之恭可想也孔曰險以說曰中有慶言樂也讀其詞而咏歌之趣可想也此所謂大人君子者也不然則亦株木耳葛藟耳蒺藜耳金車耳縱欲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易其興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世之讀易者能由孟氏動心忍性之思以體三聖人誠明和說之旨則以之處上而權不移於強奸以之處下而寵不衰於人主幽谷不能爲之藏金車不能爲之阻蒺藜不能爲之刺葛藟不能爲之撓而天下事無不可爲矣此文王意也周公意也孔子意也

井卦䷯巽下坎上

井養之重於天下也久矣夫以寰宇之廣林林總總之蹟至于蠕之動蚑而息者舉不能自養而聽命于天天不能自養而委命于君則當其任者不亦甚重哉世之曲學迂儒空以其身爲枯木朽株而無用于世如初之井泥不食者無論已他若狷介獨立之士如四之井甃者履繩蹈矩循循然無惡于天下而試之應用則有時而窮矣原憲之徒是也士之次者也又若瑰瑋自負之才若二之井谷三之井渫者其所

談吐規畫鑿鑿然當于國家之利病而方枘圓鑿所如不合徒使人爲之浩嘆而已孟軻之徒是也士之上者也等而進焉若之寒泉食上之元吉無近功無淺效其帝王之盛際乎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述克明愼徽關雎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事相爲維持八政八則相爲經緯法如此其密也艱食鮮食時屢規戒豳風無逸日進論思慮如此其周也故率俾之化遍于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所謂中正而大成者信惟此時爲然矣意上世之君與民

爲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民無以自爲生至無以爲生而貪泉毒泉之禍遍于天下矣吾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革卦 離下兌上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琴不調之瑟因循積日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鳥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蓋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柄文蔚之治舒徐以覩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蓋觀商周之際然後歎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浮言

搖動羣小比周而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君當嚴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勉簡至再至三汲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至于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發徵期會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秦灰安石之革利弱于手實其始也無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卦䷱ 巽下離上

鼎重器也所以灋承國祚而和理人民者也夫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于君君又不獨承之也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下而雉膏之食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冲焉于上臣不挾其忌心而各效其能于下是故庶務理而鼎祚昌也古今言鼎祚之隆者莫如成周彼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永命

之符後世罕儷焉乃洪範陳謨則曰皇建有極而融其偏詖好惡之私又其沉潛高明之用是黃耳之實也君道也周官垂誥則有公孤有卿牧陳其燮理寅亮之猷熙其分職率屬之功是金玉之鉉也臣道也匪直此也卿棫樸所養愷悌所化濟濟然其可付追琢金玉之任下至罝兔之夫亦可備腹心之選而不以行塞終則其鼎祚之綦隆也不亦宜哉後世有國而不任人與不治同匪人以充位與不任同噫宜覆餗者相踵於世也

震卦䷲ 震下震上

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無憂矣古之聖人當海宇之寧謐而常有蕭牆之慮當重譯之交至而常有烽火之虞蜡通時和而常懷疵癘之憂休徵交至而常懼妖孽之禍故禍亂不生釁孽不作即有意外之變固可從容以杜之矣後世防之不密而隨時葺補邊塵有警而後議兵水旱荐臻而後議財縱支吾一時已不

勝其倉皇之擾況其慮之不周而釁之不可終杜也嗟夫彼其慮之晚也猶愈於拱手以俟其敝也哉是故虩虩於震來致戒于于隣備之早也能苟安者也喪貝之震可得而復也蘇蘇之震行猶可以無青其事在中之震可以無喪備之後也能救敝者也至于事勢愈極而晏然不戒則終于震遂泥已矣然則欲無震之時者必其有常震之心而後可

艮卦䷳ 艮下艮上

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艮非坐定要之

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
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
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無得于理而徒以有心與
之故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
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爲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
學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
咸輔動也何也爲其狥欲也艮止靜也艮腓靜也艮
輔靜也艮身靜也艮敦靜也何也爲其循理也至一
咸其拇者以定寂爲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

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與逐物狥我之
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
爲艮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
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
嘗廢非達于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卦䷴ 艮下巽上

君子之于天下莫重乎其進也夫時有必至事有適
然當其未來智者不及圖斂者不及乘巧者不及奮
而一旦俟至可以安意而享之何者千仞之登非一

蹴之功也五谷之熟非一瞬之力也富貴功名非捷
徑之得也葢言漸也試自六爻推之于干之厲可安也
不可尤也于木之桷可巽也不可強也三歲不孕可
滯移也不可力爭也至于積漸之極則位躋于丘陵
而人不稱盜焉爵安于磐石而人不稱忝焉彼其得
位以正君臣之相與以正邦者類如此也至于于逵
之高安于遁而無求井于止而不進聖人猶以儀羽
許之謂其愈于過剛躁進若夫征離醜之侍耳噫君
子處功名之會寧爲後時無寧爲競進寧爲恬退無

寧爲儇巧斯亦善處功名哉

歸妹卦䷵ 兌下震上

夫男女之交與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
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
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菲食建鞀置鼓而不以
爲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
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
而不相值有若女無筐士無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
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無其

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詔往往爲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無才矣雖然亦傾士之自處何如耳尙之士也貴非人貴之也士自貴也秦之士也賤非人賤之也士自賤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無慫期之待哉

豐卦 ䷶ 離下震上

豐之時可幸也不可恃也尙大之戒日中之防聖人固以喜其盛而慮其衰矣以人力扶國運以人事勝天時其君臣之責乎上六一爻豐其屋而蔀其家是有尙大之爲無日中之慮吾知其中之必毀盈之必食也故始而傷人之明使右肱之折終而傷已之明至不覿之凶豈非自恃其豐以治存于敗而不自振乎五處中以下賢則汝疑疾之益二至誠以發志則成格君之功故一曰有孚一曰來章此上下交以保其豐者也初上求乎四則明得動以爲資四下求乎初則動得明以爲益故一曰夷主一曰配主此人已交孚以成其豐者也大抵當豐之時爲君者固必勞于求賢而後功可建自恃其豐而卑爲柔暗之主者非也自恃其明而不求同德之士非也此可以得保豐之道矣

旅卦 ䷷ 艮下離上

天下之道無一事而非正也人之處世無一日而可離乎正也以羈旅之間非朝廷鄉黨所係孰不謂其可苟焉以處之而聖人貞吉之訓獨惓惓焉豈非道不以細而或遺故耶吾觀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而知旅道之大也是故處得其道則爲譽命之逮爲卽次之安童僕之貞處失其道則一于柔者爲瑣瑣之災一于剛者爲焚巢之凶焚次之厲然則旅之道果易言哉噫達于旅之道則柔而得中是謂沈潛剛克內可以不失已也順于二陽是謂順以從人外可以不失人也有艮之止是謂思不出位可以立天下之大節也有離之明是謂審時度勢可以辨天下之大事也吾故謂旅之事則甚小而旅之道則甚大

巽卦䷸ 巽下巽上

傳曰巽德之制也夫巽以處事則宜巽以處人則順巽其可一日已于天下哉然所謂巽者中而巳是故先庚後庚非過詳也巽之酌其施也史巫紛若非好煩也巽之善其感也田獲三品非喜功也巽之下人而亨其成也此所謂隨時而處中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夫巽之有中也猶權之有衡也權而無衡則輕重逆施矣巽而不中則剛柔異用矣是故過於剛者爲頻巽之吝過於柔者爲進退之疑資斧之喪哉不能

巽哉過于巽皆無衡之權而錙兩鈞石雜然易位也故曰剛巽乎中正又曰位正中噫其旨遠哉

兌卦䷹ 兌下兌上

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和同之異說之邪正所由分也上古之世君臣之間雖然莫逆理之所是則更相都俞而不以爲說理之所非則更相獻替而不以爲睽如鹽梅之相和如水火之相成如宮商之互濟此說而正也君子之風也後世上日驕而下日諂其詞以相昭也厚貌以相逢也苟見其意則先事以迎其機君見其欲則多方以求其中此說而不正也小人之尤也顧邪佞之說易以惑人如鄭衛桑間之音易入于耳雅化靡曼之色易說於觀故不特庸暗者惑之即號稱聰明者往往爲所移而不自覺也聖人於是爲之嚴其防焉是故和兌者爲君子來兌者爲小人孚兌者爲君子引兌者爲小人從君子者則有介疾之喜從小人者則有剝陽之厲邪正之辨亦嚴矣哉吁以堯舜之聖禹益皋夔時幾交儆何有于讒說而猶侯明撻記恐其震驚朕師也以

孔子之聖三代之法俱已備舉何有佞人而猶嚴以遠之懼其殆也斯見聖人之心乎

渙卦䷺ 坎下巽上

世之治也其人心之合乎世之亂也其人心之渙乎然時不可以終亂所以維持其渙而使之復合者則係乎君與臣也吾嘗考治忽之變竊得失之由而知君臣之係于人心者重矣夫大臣樹交則背公死黨之俗熾是故小羣之渙不可後也小臣營私則分猷樹感之念微是故致身之忠不可緩也事分爾我則

同諫臣濟之議疏是故馬壯奔軏不可不戮力以相成也勢隔九重則興利除害之情壅是故渙汗王居不可不爲之所也至于爲君者忘朝廷之貴而日降其德意以通待澤之民爲臣者忘私家之黨而日竭其志慮以討朝廷之安則上之與下關節脉絡通而爲一何患之不去害之不除又何國勢民心之不合乎窓通此者可以權天下之變矣

節卦䷻ 兌下坎上

維世者節也善節者中也夫情欲之溺人也甚于潰

川而節制之難犯也固於隄防斵淳朴日漓儀章日侈巧者思逞誇者思奮力有餘者紛華力不足者效尤非嚴爲之節將安所底止也是故先王詳爲之法黼黻文章足以辨貴賤已矣不求其靚琴瑟笙歌足以合歡定和矣不求其靡宮室臺榭足以辨輕重已矣不求其外約之一身而式之天下其所以防離世之弊者不甚嚴哉是以君有甘節之吉臣有安節之亨品式明而法紀一雖有僭擬無涯之心亦惕然而不敢逞此上下所以相安也後世法令稍弛棄德不修於是有鏤簋朱紘者有山節藻梲者此不節之嗟也君子以爲泰矣間有崇朴之士厭其華而思有以矯之至于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甚則有高臥丘園遠跡侯門者此苦節之窮也失時之極也君子以爲固矣雖然與其苦節之窮也不尤愈於不節之嗟哉吾觀漢文帝惜費露臺至於粟紅貫朽而繼之者一移心焉遂至于封禪土木蕭然煩費宋之仁宗忍餓中夜四十年如一日而嗣之者恬不知節至窮花石之綱以釀靖康之禍有國家者若此而况其下

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中孚卦䷼ 兌下巽上

夫人之心孚則一不孚則二天下之人一則相親二則相軋甚矣孚之不可以已也吾觀隆古之世君以信御其臣臣以信事其主羣侍耦[illegible]之族各以信而相維係是故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肝胆耳目渾而爲一即金石可貫而鬼神可格也四靈可畜而草木可賁也此上世之風也末世忠信薄矣約剤亂矣同衆而相傾歃盟而遽還即要於明神猶不能

相約束也間有厭澆而就寔華薄而從忠者則又膠而不化執而無權如尾生苟息之徒祇爲天下禍而已故曰中孚又曰利貞未有不貞而能成其孚者也嗟夫孚而貞者則戀固相結莫之解也好爵自縻莫之逆也馬匹可亡而莫之有他也孚而不貞者則鼓罷泣歌非所以爲定也翰音登天非所以爲長也此貞諒之辨聖人所以惓惓也

小過卦䷽艮下震上

易之書聖人以時教天下也大過之時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過之時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當大過而爲小過之事者迂也當小過而爲大過之事者妄也皆非知時者也夫時者豈獨人之所爲哉亦天之所設也盈虛之運進退之序天也剛柔之質中不中之性人也天之與人其相須久矣是故知時之不可過而安之者則過祖遇妣于君無失節弗過遇之于身無失動不知其時之不可過而逆之者則爲已上爲已亢爲飛鳥之凶而不可如何得失之候其相戀遼矣時乎時乎其易之大綱乎嗟夫堯舜可以禪受孔子僅中申恂恂于鄉黨之間周公可以致辟顏子僅不違如愚于燕私之頃故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已

既濟卦䷾離下坎上

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焉何哉艮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甞全盛之勢者多支吾于目前之爽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于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爲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牛勿逐堅其守也小人勿用防其微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至于時之過勢之衰又泄泄然人事之不繼則禍歸于西隣不可挽也禍成于濡首不可救也聖人奈何無憂哉嗟夫泰危城隍豐慮日中既濟而憂于亂聖人方盛慮衰之意大抵如此也此易之大綱也

未濟卦䷿坎下離上

天下之物不可以有窮也未濟復既濟矣既濟復未

濟矣未濟之時卽造化之昏而將旦也宇宙之混而將闢也聖人作易不終于旣濟而終于未濟者其亦以寓生生不窮之機乎然天運有盛衰人事有得失古之聖人所以易危爲安轉險爲夷者不徒幸其在天之運而亦人事有以維持于其間也是故濡尾之吝君子曰不敬濡首之失君子曰不節未濟征凶君子曰不當非天運之窮也人事之失召之也二之貞貞以事君四之貞貞以輔治五之貞貞以用賢非天運之隆也人事之得召之也葢方其旣濟也則謹于初而危于後當其未濟也則憂其始而愼其終易之詞何若是其危也噫聖人之情見矣

十願齋全集易說卷之一 終

十願齋全集易箋卷之二

毘陵吳鍾巒巒雉著　男祐之輯
禧之
裔之　較

乾 ䷀ 乾下乾上

四德元亨利于罕言之所雅言者貞字

聖學全體大用盡于潛龍二字

龍而見則用矣用必及物在田田生物之地

初潛二見一體一用大人之事備矣

聖學不說自然話頭開口便下勿字便致戒辭君子所以日乾夕惕

四與初合德躍而在淵用不離體

見龍之剛徤中正不異于飛龍在天之雲行雨施不外于在田此二五之合德也

龍非无首也其首不可見也惟不可爲故不可見

彖辭具足中庸首章義

象首提陽字二三爻德字道字卽于陽字先着眼二

陽之施三陽之復四陽之進五陽之造上陽之盈道

德只一陽字

反復之義不止于重復踐行

盈不可久不息則久

用九仍以勿用爲用其妙在復

仁義禮智下進脩德業爲君子之事行此四德而已

聖作物覩乾坤六子別是一番光景

亢龍有悔分明夫子自道按下知進而不知退豈非轍環心事夫子一身六龍俱備在一時只少一飛然

萬世爲帝王師矣動而有悔動可不慎乎與時偕行欲及時也及則與之偕

乾道乃革乃字妙四爻乃變革之時易于有咎革卦彖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

始而亨亨見始之妙

有君德方可爲大人而爲天下所利見大人之德只得合一大哉乾元

九三之惕九四之疑俱是君子最得力處故免于咎

與時偕極聖人亦不得不亢不失其正貞也

九二大人之德九五大人之位初九之潛立本者也三四之惕躍趣時者也上九之亢憂虞之象也變在其中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曰窮之災也又曰盈不可久

龍潛于淵而飛于天雲行雨施惟其時也時可以進而不進時不可以進而進皆不免于咎或者疑詞疑則不疑故曰進无咎也如伊尹之囂囂既而幡然改可見

龍德而隱孔子直以自任龍德而正中不過庸言庸

行九三進德亦不過曰忠信而已韋編三絕人以爲聖人于易何等探玄抉秘其寔道理恁地平常

坤 ☷☷ 坤下坤上

看坤之直方着眼當在大字即大哉之乾元也象曰六二之動文言曰而動也剛坤之動即乾之動地之光即天之光天地有二道哉

夫天其動也直故六二之動直人之生也亦直本來如此何待于習

三何含四何括五何在中一乾元而已惟含惟括所

以在中不可見也其靜也翕以時而發其動也闢文
莫大焉中庸不見而章本此
陰之道窮窮則變而陽矣故以大終
弑父與君大逆之事而不知其繇于順早辨者逆挽
之于其初也聖人學問只重一行乾云天行坤云君
子攸行一則曰日可見之行一則曰不疑其所行
人之生也直草木之生亦無不直者故以草木與賢
人對舉天地閉塞之時直道不行故宜隱
君子純坤之體總一純乾黃中通理在六晝中虛處

看
玄黃雜則渾沌矣天玄而地黃直是開天闢地
三四爲多凶多愼之地含章括囊亦惕躍之義也或
從王事旣謂之王事要于有終不必其成之出于已
出于人故或之成者成功也告成于王臣何力之有
焉

屯䷂震下坎上

當屯之時必須濟屯之人故利建侯初九當之
始交難生此天地絪緼之際剛始交柔其動也直君
子敬以直內建侯不寧此濟屯心法
以貴下賤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屯之大亨以此得民
二字君子經綸之本也
女子不字之貞可想君子席珍之待隱居求志正在
此時
晉字招後得主而有當看九五其主也三四其朋乎
有不爲而後可有爲君子舍之有不爲也知幾者方
可濟屯六四之明可與幾也
屯非賢不濟賢非求不來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

初九之磐桓亦六二不字之意也
小貞謂六二之不字大貞謂九五之屯膏九五非大
有爲之君六二乃不召之臣何可長也徒泣無濟爲
上六計其亦如六四之求而往乎六四之求初九是
濟屯第一務
乾初勿用屯卦彖云勿用有攸往而初爻磐桓居貞
亦不離潛義動乎險中動字即乾九三之惕孟子所
謂動心忍性也險中不動不能出險
濟屯在于得人故建侯濟屯在于得民故當以貴下

賤聖賢濟屯之志如救焚拯溺豈可磐桓故特用雖
字以點出之
六二君子也屯邅不字其難進如此
凡三居多凶之地屯之舍與乾之惕坤之含一也
六四大臣近君當屯之時亦爲多懼喜其與初應能
爲五往而求賢則有知人之明庶乎可以無懼矣
小貞吉大貞凶小謂二三而守貞無求于五爲不失
身故吉大謂五五而守貞不求于二則爲失人故凶
明乎士之可以不求君而君之不可以不求士也

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可見濟屯之道惟膏澤下于民
而已

蒙 ䷃ 坎下艮上

童蒙求我原只求童蒙之我爾再三瀆者不反性靈
全資口耳教無所施
時中二字孟子時雨化之中道而立二語本此
能自得師必有我師真切相求是爲志應蒙屬陰晦
以剛中者以陽明開發之又恰恰無過不及使其自
得此教法之妙

山下有險人心惟危泉之始達道心惟微養正之功
全在開邪利用刑用禦
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故發蒙爲天
地第一大事天地爲大事而生大人先知先覺九二
是也乾稱父坤稱母故曰子克家
剛柔接也教貴迎妙在接字不接則瀆矣九二之納
婦以善引人不爲寇者也六三之取女爲不善所引
不禦寇者也九二當以六四近之則不終于困六三
當以上九擊之則可順于行擊法定用逆不知乃所

以爲順逆于情方順于理故曰利用禦也上下順也
味卦辭師道之尊嚴如此所謂師嚴然後道尊也
時中剛中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初六發蒙之道在端嚴其軌範活潑其性靈以引其
觸進之誠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恐其強聒也故以往
爲吝
教門廣大包蒙是君子之容衆婦爲內助納婦者助
我啓予惟斅學半之意開來繼往以承先聖子克家
也九二當發蒙之任其象如此

六三見金失奪于外誘德之乖也

六五處中之君能受九二剛中之寔益六四近君而獨遠寔是大臣之蔽賢竊位者其吝可知

上九過剛師道最嚴在朝則爲直言極諫之臣人君一身聲色貨利便佞善柔環而爲寇剛直雖不利于爲寇者而人君用之禦寇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需 ䷄ 乾下坎上

需卦看有孚剛健中正以天德位乎天位是爲有孚

險在前也一語惕然覩爲止行爲遲安得不敬愼惟其敬愼所以往而有功不然飲食晏樂而已矣有涉川而不敗者乎

初九之恒九二之中九三之愼皆爲有孚與九五同得需道者六四上六陰險之爻兩以穴象不我逆而我順不我仇而我敬此象傳剛健而不陷不困窮之義也何憂于險在前乎

需者事之賊以乾剛而能需雖外安酒食之常而中有敬愼之實臨事而懼涉川之與馮河逈然矣

訟 ䷅ 坎下乾上

坎中寔故訟爲有孚雖非無情然非美事阻窒憂惕所必至者以得中爲吉以終極爲凶利見大人如虞芮質成而訟息者涉大川以險遇險訟而不已栽胥及溺入于淵矣

訟非必訟獄凡居下訕上厭舊圖新忮求覬覦一屬爭端皆訟也

九二曰有邑在可歸也六三曰有舊德在可食也九四曰有命在可復也總以息其爭而已詩云受爵不

讓至于已斯亡其上九之謂乎

九五中正使民无訟利見大人大畏民志

好訟者無情而此云孚自不至于終訟矣

九二不克訟而歸逋以上應九五之大人如虞芮質成于文王是也大人中正在上以下四爻皆不終訟

訟起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六三之合舊德以情恕也訟起于橫逆相加不能自反九四之復卽命以理遣也情恕理遣可以無訟矣

近日門户之爭互相報復朝而陞遷暮而斥逐其上

九之三褫乎

師䷆坎下坤上

容民畜衆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九二承天子之命安萬邦之民此元老壯猷卦辭所謂大人也爻辭所謂長子也

六三險居下之上撓主師之權者六四順居上之下用主師之命者聲罪致討能以衆正此王者之師

帥師不使弟子開國勿用小人戡亂致治惟在用人一則曰懷萬邦也一則曰必亂邦也王者之心總爲

民計

將在師中君命有所不受六五虛中以任九二所謂閫以外將軍制而九二必曰王三錫命采薇之詩所謂自天子所畏此簡書也

初六師出以律是兵家之正六四之左次以退爲進當是用奇

長子帥師大君命將已正其人而上六又曰小人勿用如宋高宗之用秦檜可鑒也書生叩馬不云乎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

六四之左次能而示之以不能也

象曰承天寵發大將報主之忠曰懷萬邦發王者安民之志

上六師終戡亂之忠爲圖治之始戡亂在任將圖治在定相秦始皇并天下而用李斯小人之亂邦可見矣

比䷇坤下坎上

所謂永貞不過永貞此元而已非有三也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人之相親比總是乾元合體九五一

晝當之不寧方來下順從也天下歸仁之象

初六比始故云終來有他吉者不期而至誠之所孚無不通也

比之自內外應九五內守中正有以自主故因不失其親

外比于賢非援上也

上之比下非使人比已使人比于中而已上位正中以使下中不待告誠原筮吾之元永貞否爾

上六所居之位當爲比首又爲比終今敢于乘五不

成其爲比無首無終此後夫之凶也

比以一陽居尊位而統五陰此帝王有天下之象聖人樂觀之故直斷曰吉而大象特舉其辭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如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萬國是也後夫之凶其防風氏乎比之匪人謂當比之時其有不比者是卦爲匪人也故特傷之

九五剛中故能顯比書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會極歸極是也

小畜 ䷈ 乾下巽上

小畜其文王與紂之事耶西郊王氣蘊隆如密雲之將雨而文王一點小心畜之以服事殷故曰小畜純熙大介武王之功遵養時晦文王之德羑里之日可謂血惕只有一孚血去惕出矣

三分有二亂臣十人而文王堅守臣節以服事殷所謂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也

以陰畜陽疑於無陽

牧野之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所疑矣彼一時此一時也是之謂易

三陽欲進而六四以一陰止之疑于傷疑于憂疑不能免咎然上隣九五能以有孚合志不敢與敵則血去惕出而無咎矣此聖人抑陰之意

巽雖畜乾然巽往而乾來豈能終畜上九既雨畜極而通旣處者陰往而陽來居上則復其處矣初九所謂復自道也

柔止剛而无咎者以其得位剛爲柔所止而志行以其得中

履 ䷉ 兌下乾上

曰獨曰自在中悅體眞有不可喻諸人者此所以爲幽也幽人非幽隱之謂舜之玄文之穆只一幽人一素一坦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人無攖虎之意虎亦無噬人之心矣

九四以陽承陽夬履之位多懼之地故當愬愬

王天下有三重原只一素其位而行所謂履帝位而不疚本身徵民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履可夬而尤宜厲也

其旋元吉只還一素

乾爲虎兌以和悅而應故不咥人所以得亨
上天下澤以卑承尊禮之象也惟柔履剛之後正剛履柔之上也履初爲素未交于物其質未染此學人出門第一步往可无咎他人尚華已獨襟素不願人之文繡故象曰獨行願也
九二幽人幽有三義居內爲幽安靜爲幽深遠亦爲幽收三之視勿炫其明而灼有真見却三之履弗隱于行而確有定據中無所累坦然而行自无不吉世安能亂我中自亂耳故象曰中不自亂以柔居剛

三所以凶以剛居柔四所以吉跛眇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以柔居剛位不當也
九四不近至尊以陽承陽多懼之地幸其以陽居陰與眇跛自以爲能相反而志原在行故愬愬終吉
初與二是舍之則藏樂在其中四與五是用之則行臨事而懼
九五得位居尊足明足行居正當之位行正當之事坦然無疑故爲夬履然亦須危厲兢兢業業飛龍在天不離潛惕

視已之所履以考所獲于天之祥其旋元吉旋復也復于初之素也
吉爲慶元爲大在上者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復禮而天下歸仁其象如此
履德之基也從寔地起脚自邇自卑履不處也步步進前聖敬日躋崇德之象

泰䷊乾下坤上

上下交而其志同同于以左右民志在外志在上進以左右民初九彙征君子得志同道爲朋以左右民

聖人之喜見乎辭矣九二爲開泰之大臣得坤道之光大坤以喪朋爲有慶故此亦云朋亡得尚于中行
三小本在下而往居上無往不復六四之復以孚數之常也六五之復以中理之常也上六之復則亂理數之變也聖人于此不敢委諸天之命而還咎已之命自邑之吉亦告之以艱貞云爾
願卽九之志九二所同六五能虛中以行之民之福也故曰以祉元吉
泰交之時上下同志如渙之四五君臣合德渙汗其

大號是也泰極將否則上下不交其命亂
大象特用后字對民而言裁成左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泰之時也
九二有治泰之道四焉以之尚進于中而行之光明正大此君子之用也中指六五能虚中以行君子之願
聖人爲戒于方盛之時故于三九致意焉其云艱貞即乾卦之惕若也所以保泰
六四小人道消之象與上二爻皆自知其失實翩然

而下願順三陽出于中心不待告戒此泰之時君子能用小人小人亦願効用于君子也
六五陰居尊而應九三下從于陽故以帝乙歸妹象之
上六泰之將否治安既久紀綱法度政教號令積敝積弛甲是乙非朝令夕改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所謂其命亂也

否☷☰ 坤下乾上

否之時在朝者皆非人類非但不利君子之彙征幷不利于君子彙征所以儉德辟難
天下無邦則無民矣君子道消誰與左右者
天地閉賢人隱不可榮以祿而志在君所以爲君子若志不在君卽爵祿可辭何關于時之否泰
六三包羞小人之尤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君子守道時否而吾道自亨所以終能休否
九四否過將泰聖人喜而曰有命天之命耶天心厭亂之時也君之命耶君聽轉圜之時也民之命耶憔悴更生之時也君子之志行矣

玩休字詩云民亦勞止哀我憚人否之時也觀否泰者觀民而已
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深爲君子喜也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深爲君子危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君子能以儉德辟難豈有黨錮之禍乎厨顧俊及耆于取名非德之儉也
小人彙進志在于祿君子貞吉志在于君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不可榮以祿確乎其不可拔此持世君

于六二否亨之大人其即九五休否之大人乎
六二包承吉開小人以自新之路也上應休否之大人小人亦可化爲君子矣
六三當否之時在位俱寡廉鮮耻之人真可爲朝廷羞故云包羞又況其包藏禍心至禍君子禍民生禍社稷乎
九四不極其剛能善行其休否之志此君子之福故云疇離祉
同人☰☲離下乾上
同人無我也于野無人也有我有人而有門有宗有莽有陵有墉天下之志不能通矣君子之貞君子之元也一元之中何人何我所謂乾行
惟正能通天下之志類族辨物齊異致同君子之正處
九五剛健中正乾爲君而六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君臣之志通而天下之志無不通矣此天下文明之象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子即坤之六二直方大之君子也

同人似不立分別見而大象則云君子以類族辨物此聖人立言之妙
初九爻曰同人于門人之不同只以門戶起見象下一出字最妙
離却門戶窠臼便是大通三四爻伏戒乘墉此門戶相攻之象非九五大師安能克之一日克巳天下歸仁其惟飛龍之大人以大德居天位者乎
大有☲☰乾下離上
有時當思其艱
九二之大車九三之用亨九四之彭六五之交皆大有之象然大有之時恐其易而無備必艱則無咎人道惡盈天道虧盈初之與上皆有而不居其有者自天佑之又何害乎
公之用亨惟正之供也小人則損下益上矣故曰害大車之積志原在發發之大易則易盡而無備故用咸以濟恩益大有之世施恩易于有餘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大君奄有四方之象有德此有人有土有財　無所不有此之謂大有

初九之艱九五之孚愼德之謂上九之祐大德之受命也

大有之卦而初九居下无應故无所交亦无所害將位宜然匪其咎也如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于諸侯一丘一壑而已未爲不可但君子正當於此際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貞不字窮益堅然後可以出而有爲故曰艱則无咎此卽乾初潛龍勿用之學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初九之艱九二之載其无咎一也

公用亨于天子載見求章蓼蕭湛露令德令儀顯允君子豈小人所克當乎封靡爾邦斯害也已

九四近君故宜以匪彭應咎天威咫尺上下之分明矣

大有之時百官奉職萬姓輸將諸侯來享四夷來王人君于此有易心焉疎節濶目紀綱法度恐漸廢弛故以威如吉不預備之則厥孚不交害之者至矣

得人必本于得天故大有上吉

謙 ䷎ 艮下坤上

下濟上行地天之交所以有成物之功不然則亢物亦不得其平矣君子平施民服謙之勞在此

君子有終原當其始中心自牧始于法天之下法地之卑而已

謙爲君子之終君子終身一謙而已

勞而能謙善居成功也至于萬民服則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謙有終矣人道好謙易從則有功

書稱有苗七旬之格繇于干羽兩階之舞而益贊于禹以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爲言可見侵伐行師

于謙之志終爲未得

謙卦彖辭極著謙德之亨爻辭極著君子盡謙之道初六在下因謙而又謙六二則著其謙之由于中心九三有功勞愈謙六四之撝無所不用其謙矣六五上六巳謙而人不服終是謙之未至故雖當侵伐用師然終不自富僅征邑國耳其謙之有終如此

豫 ䷏ 坤下震上

建侯行師皆以爲民順民之心以動無不應也無不服也以至治定功成作樂享帝享親靡不繇之順動

之大如此

羣陰應四爲大有得志大行此方盛之時諸爻曰凶曰悔曰疾曰寘曰何可長所以爲戒也

以豫自鳴者其動之不順可知何以服民故凶處豫如不終日其能守正而吉可知六二有中正之德故能貞吉苟無其德鮮不溺焉六三遲有悔此六二所以不終日也

陰疑於陽必戰一陽志行五陰聚應君子之道也何疑之有陽大陰小故獨著大字六五柔居君位大權

在四故其受制雖貞有疾然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惟其有疾所以不死六五之不死上六之有渝俱以震體動心忍性最難得之于豫樂之時所以六二之介石爲獨吉也

建侯行師未有不本于人心之和樂者人心和樂未有不本于順以動者故坤下震上爲豫而豫可用以建侯行師也

初六小人不可處樂久樂必淫六二君子爲能不處當貴者有介石之操而又有不終日之斷急流勇退知幾其神矣

六三柔不中正乃溺豫者幸其上覰于四庶幾能悔四爲震體震无咎者存乎悔也悔之而能速可同于六二之不終日遲而有悔則無及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恒不死所謂生于憂患也貞以守中故象曰中未亡

隨䷐ 震下兌上

凡人過動則不能隨時往往失中今卦澤中有雷雷

至動而藏于澤中待時而發聖人會心于時中之義故極贊其爲大天下時而已矣君子之于天下一隨時而已矣隨時之義大無不該君子隨之一嚮晦入息之常耳故曰君子中庸

初九陽剛居下震體之主變其凡近之常以爲隨必從正方有功此隨之第一義也六二當隨九五六三當隨九四皆以從其大者爲得九四陽剛雖爲人所隨而九五居尊當以孚隨之明哲保身此爲下不倍之道九五雖爲下所隨而六二柔嘉又當以孚隨之

位應正中此爲上不騎之道上六一爻用享西山此周之時也天下隨之父作子述一戎衣而爲達孝豈非君子之時中乎

臣無以寵利居成功此之謂明功

咈予于嘉有樂取于人以爲善之意最合說體

衆心係維西山用亨人神交應說道之極亦隨道之極象曰上窮也以征誅通之

彖詞大象皆隨時之義初二三爻皆已隨人之義四五六爻皆人隨已之義所隨何事期于有功

官方守在定而不渝然當隨之時又以變爲正此初九之從正出門爲有功也若不舍已從人反不免于有失矣隨時之義大矣哉

陰小而陽大而初九則以在下爲小子所居之位賤也以老成視新進則新進爲小以外朝視内寺則内寺爲小矣

六二以九五爲丈夫六三以九四爲丈夫皆上而從陽不係于下隨道之正者也四與五同體其隨可知故有求而得有獲而孚能居貞在道何咎之有

六二之象言弗兼與發揮隨義極其明切係此則失彼勢不能兼親臣官宮妾之時多則親賢士大夫之時少

九四一爻須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參之

九五孚嘉與二正應聖主賢臣咸有一德之象

上六隨極羣心固結用亨西山未有人心不隨而可以王者

蠱 ䷑ 巽下艮上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剛上者其君剛愎自用柔下者其臣阿諛順從巽者燕雀處堂婦子嘻嘻止者已治已安無動爲大坐視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之所在卦爲蠱亂之終治之始終則有始天工人代治蠱者必將宇宙重新整頓一番與天下更始甲者數之始也終始固是天行先後必須人事

作子之德風振民在于育德蠱以積成積習積敝風以散之

治蠱之事所爲極難故曰厲曰悔聖人勉人治蠱特

上曰終吉曰終无咎
往有事也往未得也圖治之事甚急以務而往豈爲
得乎
初六治蠱之始象曰意六五用譽治蠱已成象曰德
世間惟志于富貴一種人貪位慕祿但顧身家不顧
君國　敗壞天下故上九特標出高尚一流而象著
之曰志可則也往有事也惟高尚其事者能之非處
于事外治蠱正其事也故曰其事
卦之所以爲蠱者以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也上剛則

剛愎自用其臣莫及下柔則讒諂面諛而已下巽才
弱而不能上助上止高亢而不能下交天下之事安
得不壞
蠱之時天心厭亂民心思治聖人觀乎天之道而察
于民之故急緊之曰元亨利涉大川其情見乎辭矣
治蠱之事甲爲事始凡謀事作始必究其先此何以
致蠱慮其後此何以不復蠱然後敝可革而利可久
也
蠱之時政教頹敗民風靡靡當以德振之猶康誥所

謂作新民也亟須重新養育一番故象曰君子以振
民育德
幹蠱以父母爲言者天地祖宗人主之大父母也天
地以生民託之君祖宗以基業託之子孫生民之日
彫日敝基業之日殘日削前事之蠱後起幹之一脉
相承善繼善述帝王之達孝在此爻著有子考无咎
象著意承考承以德得中道書云允執厥中中庸云
大德受命其幹蠱之謂與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蠱之上九乎

往有事也利涉大川此爲舟楫矣

臨 ䷒ 兌下坤上

二陽方長陽臨陰也澤上有地上臨下也故其卦名
臨六五稱大君象稱容保民取人君臨民之義明矣
人君臨民當以天道兌下三卦爲說體初與二皆陽
剛四五之應說以道也六三之卦于臣爲容說于政
爲驩虞皆世道之可憂者
坤上三爻爲順體六四以順應初二有志行之正四
居近君之位能下交以親賢至臨其盡臣道乎六五

以順應二二有剛中之德五具知人之喆不自用而行中知臨其盡君道乎

上六與初二非正應而志則在內于臨爲敦言吉又言无咎深許其能從陽也象致戒于陽之消所以抑陰爻致美于陰之順所以尊陽

陽長之時下說上順應以剛中聖人明其爲天之道此盛世之象也而卽惕然于平陂往復之理故以八月之凶爲戒

敷教在寬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教思無窮兌悅之象

容保無疆地道之博厚也教養並舉君子觀象以臨其民吉无咎矣

四五悅體初與二以陽剛相應故象特著其爲志行正爲未順命聖人之戒妄悅如此

剛之感初雖以正而初位居潛未可躁進故以貞爲吉至二五之應君臣相說則吉无不利矣

六三爲兌體之主主于悅而近于上當此爻者當以道自守憂卽乾卦之惕也惕方是君子否則諂不免爲小人矣

六四處得其位下應初九賢人爲臨之至此大臣之能以人事君者非臧文仲之竊位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六五當之

上六順極而志在從陽以高而下從見其爲敦

觀 ☷☴ 坤下巽上

中庸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云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確是此象註疏

九五上九二陽在上係以君子是爲大觀初之與二

一吝一醜爲其安于小也三之進退未失四之觀國賓王爲其近于大也

于二陽兩言君子于初陰則言小人初曰童小人之無知者也二曰闚小人之陰狡者也爲君子者亦危矣三居上且出卦小人象以道引之四近五能入于君子象以賓尚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如此可見爻辭專以戒爲主

此卦與臨相反四陰長二陽消正所云八月之凶也而聖人扶陽抑陰特取大觀在上之義此立言之妙

也
卦辭爲帝王薦恭之象純是故體通乎神明故彖云
聖人以神道設教惟九五中正飛龍大人足以當之
故大象特曰先王
巽風善入坤地順之先王取象以省方所過者化矣
四陰爻惟近五許其爲賓初與二爲童爲女小不可
以觀大也六三下體之上將近于五令其反而觀我
所行之道爲童乎爲女乎爲賓乎自審以爲進退可
也五與上二陽當四陰方長之時不免于咎君子惕

然爲戒曰咎生于巳者也亦反而觀我生觀其生而
巳象復中之曰觀民我之得失驗之民之應違出身
加民發邇見遠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又復申之曰志
未平無平不陂二陽之消不久矣未可以爲平也作
易者之憂患如此

噬嗑 ䷔ 震下離上

噬嗑下體震上體離食物者先以下頤震動然後用
明以知物之味則口無留物矣治獄者先使下情震
動然後用明以察獄之詞則庭無留獄矣

初九滅趾罪之輕者書所謂宥贖肆赦也上九滅耳
罪之重者書所謂怙終賊刑也六二中正乘剛用刑
人服詩所謂剛亦不吐也六五居中處剛用刑得當
書所謂惟明惟允也六三遇毒小吝九四艱貞未光
皆因位不中正蓋治獄之道以中正也
滅鼻取小人革面之義鼻見于面者遇毒難治之獄
爲權勢所持者彼位居貴執則我處于柔以柔居剛
故不无咎然治所當治終无咎也
此卦義取用獄而象取噬物訟獄之興起于私情間

隔如頤中之有物折獄者噬而嗑之則無間矣
柔得中而上行六五爲用獄之主利于柔者哀矜勿
喜柔而居剛乃得中若以剛居剛不免爲酷吏矣
上體離用以明罰下體震用以敕法獄者民命之所
關大象重其事特屬之先王
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滅
趾者必至于滅耳止之于初可以无咎
六二中正治獄易于噬膚又以柔乘剛故雖滅鼻終
得無咎取象于鼻乃小人之惡之顯見于面難折者

惟以中正治之則甚易也若六三柔不中正不免于過毒矣九四近君當弼教之位其治難治之獄如噬乾胏而秉剛直之德爲得金矢知難守正用以治獄則吉也

六五位尊治獄易如噬乾肉居剛得中而四輔以剛爲得黃金黃中象金剛象如舜爲天子皋陶爲士而貞厲无咎則欽恤之旨也

文明以止文不可勝故以白賁終焉

賁☲☶ 離下艮上

陽實虛則明陰虛實則誠陰陽相助之妙內明外止陰得陽助故小利攸迬

此卦剛柔交錯之義最明地交天則人物育草木蕃地之文天之文也地非天則塊土而已地道不光不見而章天之章也如男得女則有冠婚之文女得男則夫唱婦隨然後小利有攸迬也

文以時變不變不成其爲文況乎人者有許多隨時損益之宜在

折獄賁明而敢則過用其明無敢者止義也哀矜勿喜則自無深文矣

卦主文明而其爻皆無盡飾增華之義蓋繪事後素之意所以坊文之流也

舍車而徒不願文繡義弗乘也可以爲文矣

賁須有含章無成之意以從陽也九爲陽受賁而不受陵丘園束帛從其帛于上也白受采無文之爲至文

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賁此天地自然之文惟聖人爲能觀之以察時變化成天下

大象爲君子以賁明庶政而于獄獨不敢用其明此得情勿喜之意又刑期無刑亦是艮義又獄戒文致吏惡舞文賁可用之庶政而不可用之獄也

卦象文而聖人防文之流特以存質立言故初九之車弗乘爲義

六二之須與上乃與九三之貞不濡而吉六四之皤馬疑而无尤

六五之束帛吝而有喜上九賁極而反于無文存質之志得矣

剝䷖坤下艮上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當順時而止故不利有攸進止或尼之天也

山高而附地以安下剝則上危小人未有不剝下以危其上者大象言厚下小象之滅下其義見矣盍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正剝下者也

子曰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六二之凶象言未有與與字當衍此解

六二獨應陽去黨從正此處剝之無咎者也

六四剝陽益近君子之災亦小人之災也兩戒之六四居卦之上乃小人之將近君側者故云剝膚人主不知其剝已而親信之不至剝廬不止廟墟社屋剝廬之謂也六五如能率其黨以從陽則終可無尤聖人特開小人遷善一路

小人剝極生意幾絕君子體仁不食之碩果也天地之心符焉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與師卦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特爲萬世人君之戒

剝卦小人長極之時聖人特于六三曰无咎以其應陽于六五曰无尤以其承陽初剝足二剝辨四剝膚皆著其爲凶以其蔑貞上九一陽幸其爲碩果之不食生意無窮又爲君子慶得輿尊其爲羣陰所載又爲小人戒剝廬明其剝陽者適取以自剝反覆叮嚀憂患深矣

順而止之其止是君子之道力而順而止之則小人之凶鋒不可犯也

下基厚則宅上安君以民爲基者也止于上而謂下

之我順也而逆施之其可乎

爻于六三六五上九俱不言剝剝之无咎若曰此剝之无咎者也引掖小人之至碩果不食若曰此剝之僅存者耳愛惜君子之深

易于小人曰必亂邦曰終不可用如論語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其絕之嚴且切矣

復䷗震下坤上

六二言下仁則初之爲仁可知六四言從道則初之爲道可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不遠人仁遠乎哉

不遠復也

行師最傷國家元氣至于十年甚言元氣之難復也只想至日閉關先王如何保養這一點元氣君道在仁反之必凶復之爲卦乾初之潛也潛龍勿用而用之行師乎其迷甚矣

復之亨者以剛反也動而順人巳兩得矣天行反復乘道長之時而行利往可知聖人更深有見于復之義又申歎之曰此非特天行也其天地之心剛長則物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

初之不遠修身爲本二之體復爲安仁三之頻復爲從義四之獨復從容中道五之敦復爲德之大成聖學盡于復卦故獨以許顏子

上六遠于初陽重陰錮蔽行師大敗靡爛其民正與天地之心相反君以天爲道者也

无妄䷘震下乾上

物物與之以无妄各有一本來此是天命一毫不假人爲增減稍費安排即是妄矣即非正命所謂匪正有眚也諺云萬事不繇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最得无妄之意人生妄想得失想禍福想生死想六二无妄之獲利豈是計得的六三无妄之災禍豈是避得的九五无妄之疾疾豈可藥愈得的世間得失禍福生死一切皆天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子看无妄極透行人得牛邑之災也象只將爻衍二句妙絕真令人啞然而笑

下動上健以動天安得有妄

此卦要看天之命也命字回也其庶乎屢空顏子之復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之不能无妄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此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之象聖人見時行物生實實光景位焉育焉實實作用天地之心至此暢矣故初九之往象以爲得志

六二之富六三之災九四之固有九五之勿藥總是見得命字真却不是委氣數脩身以俟聖賢定定有所以立命之學當與上復初以脩身也參看

上九有眚與亢龍有悔同象亦窮之災也

大畜䷙乾下艮上

陽為大三陽進盛不可無所以畜之以艮止乾所畜者大初與二受畜賢人之德閑輿衛以待良馬不家食吉大涵養也四與五能畜君相之道制牛豕以行天衢利涉大川大作用也涵養大于巳德無災尤作用大于世道有喜慶

畜道最大以之脩巳則闕疑闕殆寡尤寡悔之學也以之治人則防微制大銷奸弭亂之功也

九三之志與上合者原在于道之大行也

成吉乎艮學之成也學優則仕故不家食吉

六五為大畜之君下應乾之中爻能應乎天畜德之賢可受養而展其所抱事無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初九之利于巳者當潛之時以勿用為用與二之說輹皆能止而不進有合于畜之道者

九三車馬之閑且馳者繇初與二之能畜也畜極而通與上九合志故利有攸往

德之不能畜者最患一種虛憍之氣四五牿牛豶豕紀消于之養難也終日如愚望之似木矣何天之衢其一間之既達乎天下天下歸仁眞有海濶天空景象微

參此卦從復卦脈絡來

頤 ䷚ 震下艮上

聖人立教以遏人欲頤主飲食便覈其動于欲開口說貞吉養正則吉也自養為正養賢正自養之賢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方是頤之大觀只求口寔此小人之養小體者斯亦不足觀也巳

言語飲食皆從口易動愼節取艮止之義六二之顛以自養而凶六三之拂而凶以處動極而求養于人六四之顛以養人而吉六五之拂而吉以居尊位而

待養于上上九陽剛之賢物繇以養者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大有慶

初九陽剛之賢不可求養于六四而六四不可不下而致養于初九上施之光正聖人養賢之意也

上卦有養賢二字此卦聖人之養賢賢人之自養一見王者之共天祿一見君子之不素餐

下動上止口之象也言語飲食出入自口易動難止君子觀象于頤欲不愼節得乎初九之靈龜謂心也心官一失小體是從飲食之人人賤之矣

上下既皆非其類爲六二者正已而不求于人者也
六三陰柔動極拂養正之道欲求養于上九而上以
止體居高不爲其應故象以大悖戒之此貪位慕祿
之小人如詩所刺如食宜饇者十年勿用終不可用
也
六四居上得正而與初應下視于初而欲養之養賢
也所養惟賢則上施光矣在六二以陰視陽則陽爲
賢乃初九以陽求陰則不足貴使能守其靈龜又何
賤之有須活看

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柔故也在下二又不能應
之賴上九陽剛之賢可從之以養天下此象所云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故居貞吉不可涉川亦止義
也若上九天下由之以養止極而行又以涉川爲吉
矣

大過 ䷛ 巽下兌上

陽爲大四陽居中大者過也當大過之時以非常之
才行非常之事擔荷世道如屋之有棟人不敢爲而
已爲之時不可爲而必爲之幸而濟則爲棟之隆不
幸而不濟則爲棟之橈君子于此有何把柄能獨立
無悶亦曰時中而已象不曰剛過而中乎世所謂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者君子原不過以巽順和悅恬然
行之爾過而不過爲初六藉茅之慎可嘗過而過爲
上六滅頂之凶可
九二如衰世之主得膂力任事之臣尚可以有爲
九五如老成耆舊事冲弱之主不足與有爲也主憂
臣辱不亦可醜乎
九三之橈以上之滅頂不可過剛剛則凶

九四之隆以初之藉茅不可過柔柔則吝初六本弱
時有可爲上六末弱勢不可爲矣一如伊尹之于太
甲一如比干之于紂皆大過之事
大過諸爻初六爲本藉茅而吉上六爲末過涉而凶
九二比初陰老夫雖過與而无不利九五比上陰老
婦雖可醜而咎則无九三之撓以過剛九四之隆以
居柔總之剛過之時宜濟之以柔也
卦象剛雖過而得中君子之大過人者無他焉中立
不倚而已

國無道至死不變過所當過滅頂雖凶亦求其无咎
而已人見以爲非常之原君子仍居易也

坎䷜坎下坎上

人中位中坎位也坎爲水水中行爲陷爲險天一生水天下濟水下流流則不盈水無有不下水之信也坎中實爲剛中中于人爲心心之通者信也至易至簡以大德業從此而出故曰往有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人患失道爾不患于入坎中也

九二求小得入于坎中須求大有得處莫小小放過

六二勿用卽乾初之勿用有大用在

六四居易行素蓋巳格人至險處以至平此出險作用

九五將出險之象不盈旣平此坎之常亦小得爾未大也聖人看習坎學問極大

上六陰柔不剛不中處險失道其因若此擔當宇宙所尚惟剛調劑所尚惟中惟此一點寔心可以動天地可以臨鬼神可以貫金石可以格豚魚此行險之道也有孚維心坎之所以爲亨

四陰爲水二陽阻之水遇阻則險此坎之象也

水流不盈盈科放海是其信也君子遇險之時信心信理而行何失之有行險不失君子未嘗不行險但君子行險仍自居易小人則徼幸耳不失之謂自得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須知德行教事以爲常而習之者正是其設險處

初六居重險之下六三居重險之間象爲入窞上六居重險之極象爲係纆寘棘皆以陰柔不能出險失

道無功是故君子剛中之爲貴

六四之納納无咎爲其近于剛中也柔與剛際終得无咎樽酒簋貳用缶眞意相孚何必繁其文乎可見只一朴誠自可出險所謂其愚不可及耳

九五坎不盈盈卽流不失其信水之平也平字對險說

離䷝離下離上

離麗也火麗物而後發人心之明亦必觸物而後見明過用則亢貴在柔中故取象牝牛畜者養其明也

明兩作卽聖作物覩之作書稱作新詩稱作人天下之化所以成也

初履不錯而若錯然戒愼之意也繼明之功在于止敬

黃離者六二臣位以中道附麗于九五之君也

歌豫上之冥也嗟屯上之位也二象俱云何可長也此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歌與嗟豈長久之道非振作不可如六五之涕則一番戒愼一番振作君臣交儆緝熙光明是之謂明兩作是之謂重明繼明是之謂王公之離

明以剛用不畜之以柔中使人無容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用重明以出征征者正也此之謂王者之師

離中虛虛生明重離爲繼明詩所謂學有緝熙于光明大學所謂明明德初九之敬所謂緝熙敬止也化成天下照于四方內聖外王聖學盡此矣

二五之吉以柔麗乎中正而六五之出涕戚嗟初九之敬也戒愼恐懼是爲王公之離

九三下明之極憂其不繼故象以爲何可久

九四上明之始憂其過察故象以爲無所容

離爲火爲甲胄爲兵戈故上九象爲出征出征以正邪亦取柔麗乎中正之義耀武而非黷武也

十願齋全集易箋卷之二終

十願齋全集易箋卷之三

毘陵吳鍾巒巒穉著　男祁之輯

禧之

裔之　較

咸䷞艮下兌上

交感爲咸感則動矣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光明正大感如未感動不害靜妙在無心故居則吉隨則吝居止其所其感爲虛爻隨志隨人其感爲朋從以

虛受人無我也有虛而已可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妙

內三爻俱下體主動主隨故曰所執下九四之貞吉卽六二之居吉此其爲上乎

九四當心不露出心字此咸之微意也聖人無心以貞爲心惟其無心所以能咸人心

思不出位卽六二居字之義朋從爾思感而害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咸之本意也九五當位乃居尊而不能感物止于无悔

故象謂其志末

口舌之感聲色之于以化民抑又末矣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心何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而化育聖人無心而化成諸爻取象于身身之所感不能无私物交物耳故多戒詞初六之拇志雖在外而居下未動不言吉凶六二之腓動則凶而居則吉九三之股隨人而往則吝九四之思貞則吉而感則害九五不能感物其象如脢可以无悔上六則頰舌感人不言凶咎而其吝可知矣總之無

心之感爲咸先聖作易字法最妙

卦詞取女吉謂二氣感應以相與男下女女說男家室和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矣周孔謂男女之際易動于欲又觀象于艮而發止義焉繹各爻詞其旨自見

恒䷟巽下艮上

聖人久于其道法天地之不已終則有始天地也天地有始聖人無終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成性存存存不已久則徵徵則悠遠天下化成矣此恒之極功

乎
立不易方中立也君子時中義以方外與時宜之立
可與權方其義也不易者不易乎世也
巽入也入以漸也始卽求深豈巽之道乎其不能久
可知
二以剛中主應于内卦而六五以柔中應之此夫子
制義之象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不恒其德動而不安如咸之憧
憧往來如離之突如焚如如坎之枕窞罝棘天地雖

大無所容其身矣五以柔中應九二從一而終此婦
人之恒若夫而從婦則失其常矣何可久也
久于其道久于中也初之與上一浚一振皆過于中
安能久乎
恒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久之道在于不
已所謂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而博厚高明之
業起焉綠聖人久于其道惟悠能久初三浚恒求之
急則無利上之振恒動之速則無功九三居陽得位
志從上六不久所而承羞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

田無禽而安獲九二之悔亡以能允中六五之貞吉
以其從一又云夫子凶者恒爲夫婦之道故特及之
日月得天得天之不已四時變化亦不已聖人久道
亦不已君子立其位終日乾乾亦不已
君子觀象于恒居其位巽以入之動而不已思不出
素而行所以無入不得從容坦蕩有道足與無道足
容不恒其德者隨處局天蹐地故象曰無所容也
婦人從夫無成有終夫而從婦不能閑家嗃嗃失節
何可久也

居上位而不能久道天下何以化成有功則可大故
象云大無功也又特標在上二字以責之
遯 ䷠ 艮下乾上
遯爲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遠小人必不可無遯思然
日浸而長未便剝陽天下事尚有可爲者故遯而亨
在與時行與時行是君子之志亦君子之事
莫高匪山而天則仰之彌高不可階而升也君子小
人分際相遠截然如此
初九遯尾便當危厲以勿用爲用用在六

中正爲君子之道執用黄牛固君子之交者固時行之志也

君子當遯之時貴見幾明決以終不可大行其道也若濡滯委蛇于小人之羣徒自困爾

君子好遯豈好爵所可縻所謂不可榮以祿也小人貪戀爵祿安能若是象只平衍二語君子小人之品自見

時行時止爲遯之嘉二曰固志五曰正志高尚其事志可則也方見君子之可大事肥者詩所謂碩人之

寬亦見其異于枯槁一流人陶靖節云樂夫天命又奚疑得之小象

當遯之時似乎爲否爲剝爲蹇而繫之以亨故彖曰遯而亨也遯而亨者以剛當位而應卦之才可以與時而行也特二陰浸長僅可以小小維持不可大有所事耳然正于此時斡旋方見聖人作用此遯之時義所以爲大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者與時消息嚴者剛健中正所以守身與否之險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同

六二執之用革君子合志爲朋九三繫之有疾小人不可與作緣也遯尾之象曰不往何災繫則災必及其身矣

九四好遯辭祿遺榮何等果決九五嘉遯進退餘裕何等時宜四異乎九三之繫五近乎上九之肥

下之上爻比于二陰故有疾致戒上三爻皆乾體位與下絕吉无不利此君子遠小人之旨

大壯 ䷡ 乾下震上

中庸論大哉聖人之道至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

壯矣而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極得此卦象之意

征凶貞吉初征二貞初近二欲避凶當孚于二征則窮矣幸有二可孚

九二以陽居陰不得其正然當大壯之時而能居柔得中則其貞也故吉

九四貞吉亦以陽居陰與九二同

聖人之用原在往但用壯則往而窮故以艱爲吉羊易于觸藩以止物而觸之亦不嫌于進矣喪羊者止

也五中位應剛而止于無悔于位不當雖不可過于
壯而亦不可喪其剛也詳審也失于太易則不暇審
于進止之宜艱者其難其愼之意
陽長勝中卦體壯乾剛震動卦德壯聖人扶陽抑陰
而于陽之壯又憂其太過故雜卦云大壯則止止者
正也君子觀象而以禮節之非禮弗履自不至于用
罔矣
陽長之時道原尚往初九與九四同德相孚四往初
亦隨而往矣但時位居下而躁于進則其孚反窮耳

如九二之居柔處中壯而不過其占乃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以位而言罔訓無冥行而無忌
觸藩羸角是果敢而窒者
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藩決不羸而悔亡六五
以柔居中故喪羊于易而無悔皆善于處壯者若上
六壯終動極便與九三之乾終遇剛同一羝觸之象
矣一戒以窮一戒以艱聖人之愛陽而調劑之如此
晉☷☲坤下離上
晉進也臣道也臣以進爲道晉也康侯用之以受大
君之錫命故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聖主賓臣明良
交泰之象進必以正摧如愁如皆以貞而吉得遂上
行之志明出地上爲大明君子當大明之時自昭明
德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可也
仕重始進故以裕爲无咎獨行正也如否六二不亂
羣之義九四鼫鼠象娼嫉之大臣應不中正恐爲所
摧不急于進四非初之友故罔孚亦得无咎初未受
命與士之不見諸侯同義
六二愁如即商頌勿予禍適之意雝雝冲冲萬福攸

同矣
六五仍可以康侯說詩云維其有章是以有慶章明
也正合離體明于上下之分
六五之失得勿恤如顯比之失前禽
大人明明德於天下而止月伐邑于晉之道爲未光
晉之象進康侯晝接以順麗明臣道也君子難進故
初六裕无咎而先之以摧如六二受介福而先之以
愁如六三志上行而必期于衆允九四晉鼠小人之
位不當上九晉角君子之道未光其惟六五之失得

勿恤乎萧然于富貴利達之外澹然于功名爵祿之中卷舒自若寵辱不驚以此而進其君用之安富尊榮故象曰往有慶也不然進得患失鄙夫之禍人國家不小矣

初六之應爲九四之碩鼠位居大臣不中不正新進之士從之則失身不從而獨行其正則必至于見摧當及未受命之時而審焉避之故以裕爲无咎未受命也君子之重始進如此若二五居中同德則彼此有福慶矣

三陰同進而上從大明之君爲世道之慶上九晉角明止矣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雖用伐邑止于自治故其道未光

明夷 ䷣ 離下坤上

明在天上道之常也明入地中則爲難矣此紂之時事故文王箕子以之明夷利艱貞貞者正也得志獲心曰義曰則一貞而已

晉君臣之際也彖稱錫馬晝接爻稱介福有慶明夷君臣之難也爻中用字取羽翼股肱腹心元首之義處亂世事暗君明傷則道不行三日不食即不可榮以祿舍車而徒之義于飛垂翼有弋之者矣

六二六五居中同志相應當明夷之時皆用明拯傷者

九三爲馬壯六二以順承之南爲離方南狩志在拯傷大首謂君三應上其志在上之應所謂明不可息

六四入于腹則傷之深所謂大所謂内也處之愈艱矣聖人于此只自獲其心此一點貞心耿耿孤明可以告天地祖宗可以對天下萬世出門廷者光明正

大人皆見之

六五爲箕子上六爲紂明不可息明之至也不可息正在晦其明上見所以爲艱貞

以至明居至暗之下明必受晦即受傷矣時晦而晦由在我之明終不可息吾去自靖自獻于先王此箕子之能正其志也故初九之垂翼以不食爲義六二之左股以拯馬爲用九三之南狩志于得首六四之入腹出于獲心總之利艱貞而已

家人 ䷤ 離下巽上

家道之成固繇男子而家道之敗每多繇于婦人故
卦家人利女貞
離巽明先明內外之位家人以父母爲君能盡事親
之道自然友于兄弟刑于妻子而家道正矣未有不
能事其親而能教家者也定天下繇于正家言行君
子所以修其身而正家者也知風之自矣
閑有家防閑內外如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也閑之
于初以定其志
六二居中得正以坤道正位乎內所謂利女貞也

九三過于剛明故嗃嗃柔得位以順致富交相愛也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團和氣此家道之正
處家以恩自治以威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此卦正大學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天
下平也而上兩爻言王假言有孚則誠正之旨已先
發于此矣
卦辭利女貞婦道母儀相夫教子女正位乎內而家
道正矣刑于寡妻其反身之謂乎
初九九三兩爻言閑言節男正位乎外也六二六四
俱言順女正位乎內也女之順女之貞也
上九父母之位也威如之吉然後可稱嚴君

䷥ 兌下 離上

男少女相與爲咸中女少女同居爲睽上下交而
不志同爲泰則志不同爲睽矣聖人之志無一日不
志道之行無一日忘主之遇故初言喪馬而即言自
復二言遇巷而即言未失三言輿曳而即言有終四
言孤而即言交孚五言悔而即言往慶上言孚疑而
即言遇雨爻爻示以不終睽之意

剛大柔小故柔中止吉于小事大事非剛中不能任
也
初與四皆陽剛君子一在下一在上在下者當睽時
宜自安于喪馬在上者當睽時宜求遇于元夫
當睽時初無應宜有悔以四同德終合故悔亡以無
應故喪馬以終合故易復
惡人與己相睽者見之无咎亦合睽妙用辟咎而已
不亂羣也見惡人以辟咎處睽之時爲君子者亦難
矣

二以五爲主五以二爲宗二爲兌體以安社稷爲悅
者也臣道也五爲離體以任賢臣爲明者也君道也
二與五正應本以相遇爲道但當睽時必須委曲求
合惟二之合五難于遇巷而後五之合二易于噬膚
此睽之用也
三悅體與上正應而當睽時相遇甚難牛掣人劓皆
不悅之景
四與初同德交孚然當睽時亦必厲乃无咎臣哉鄰
哉鄰哉臣哉當睽之時臣主相疑臣爲孤臣主爲孤

主矣欲合睽非交孚不可以初九爲元夫則九四當
爲大臣之能允元者
五以二爲宗以柔中應剛中其合甚易可以救時之
睽故有慶
上佐亢九居上又爲亢陽積亢成疑積疑成睽塗豕
鬼車先張後說皆疑象也不知陰之爲陽媾也非寇
也往遇雨則陰陽和矣上明體與三正應而當睽時
塗豕鬼車皆不明之象六三之見以畏生上九之見
以疑生在上者不可使下生畏在下者不可使上生
疑
天地男女萬物體分而志事未嘗不合君子通天下
之志成天下之事必不聽其終睽然當揆之時自有
睽之用亦于各爻見之
兌離同居德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是其同處嚴是
其異處如郴下惠之與偕而不自失是也惟同而異
故見惡人而可以无咎
喪馬自復德之同者不終睽見惡无咎羣之異者不
可亂

九二以六五爲主當睽隔之時其道在巷遇六五以
九二爲宗有柔中之應其合如噬膚
君臣朋友之交惟以信耳信通神明陽長道亨友聲
之求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正直之好則神之聽之
式穀與女而睽涵積疑至于載鬼一車純是陰凝之
氣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所見之人殘忍皆天劓所
見之物穢惡皆塗豕我爲牛而彼曳掣我爲的而彼
張弧君子當此非遇陽剛之主何以有終乎爻象中
初曰見惡人二曰遇主三曰遇剛四曰遇元夫五曰

往有慶上曰遇雨聖人之汲汲于合睽如此

蹇 ䷦ 艮下坎上

君子當蹇之時如只以能止爲智則正邦之功伊誰任之故諸爻俱下往字往有功也六二王臣匪躬而九五大呼朋來聖人救蹇之心切矣

險而能止同知者之見往而利見尤仁者之功反而修德所以往而有功爻中四往字俱往以濟蹇非以入蹇戒其往也

六居蹇初尚未受命故宜待六二則旣爲王臣從王

事矣當蹇之任尚得有其躬乎曰終无尤所以勸忠也

往而曰來者內而求必濟之道合共濟之朋也當位實俱才足濟蹇朋來來字合四爻來字爲一大來也

濟蹇非合大朋不可而九五爲大人尤大朋所利見然後往而有功

山上有水水流下而山阻之激而爲險非舟楫之完同長年三老之得力不可輕往也故濟蹇必反而修其

濟蹇必合力故九五朋之來爲主二之王臣爲助而初之譽三之反四之連上之碩皆來而合力以往天下之難解矣

初在下位譽髦之士未爲臣者待其招而往可也

九五爲大人各爻利見不但上九五當有以來之故五獨言朋來初二三四上皆其朋也

各爻自二以上皆當位相應故合而有功爲濟蹇之用

六二言匪躬九五言朋來而占皆不言吉幾幾乎未

必其往而有功也濟蹇之難如此惟上九言吉則蹇極而將解矣

九五剛中之君而六二柔中之臣臣不及君難以濟蹇故兩爻俱不言吉

解 ䷧ 坎下震上

雖卦云解者緩也天下之難方解而君子亟亟焉獲狐于田射隼于墉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是爲夙吉緩則有不及圖者矣

震在坎上旣出乎險天下之難解矣天下之難勿緣

于君之用小人則不解去小人天下之難終未解也
故必以小人之退爲君子之解
寬則得衆緩則有功
小人用事擅政煩苛赦過宥罪眞如亢旱雷雨
一小人爾媚如獸之狐悍如鳥之隼賤如體之拇醜
如細民之負且乘君子羞與之爲類而人君獨用之
用之而君子之朋不至且致寇至矣豈不悖哉君子
之解小人當先解君心之悖可也
難之解也緜陂而不故利西南難之未解綱淪法斁

政失其常解則復矣故來復吉人情難時則急解則
緩緩必有所失不可不早爲之圖故夙吉聖人于此
汲汲然猶夫濟蹇之心也
震雷爲屯解爲雷雨萬物皆遂其生赦過宥罪君子
體天之心也
初六當解之時柔而剛應之何咎之有九二陽剛
中直之人方可解天下之難小人而在高位上慢下
暴盜思伐之自我致戎誤國之咎將誰諉乎
九四以九二爲朋不解初六之拇則朋必不至六五
以九二爲維不退六三之小人則維必不固故九四
之解拇以朋至爲信六五之維君子以小人之退爲
信
射隼高墉公之所用其黄矢乎
損䷨兌下艮上
天道只一盈虛人事只一損益損益之道酌盈濟虛
惟其時惟其中惟其孚故損下益上上取諸下而不
以爲虐民下供乎上而不以爲厲已當蓄藏之期遵
什一之制而君子一段惠民之心行道之志惟欲損

已以益民不欲損民以益已尤足共信于天下此所
謂有孚也損而有孚乃元吉而无咎已事遄往先公
後私之義也酌損之當就上言
初九民也九二有臣道則當以弗損民益君爲中
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三人損一爲二人一人得
友亦爲二人既云同心人原非二可務致一之旨
陰受陽益則其疾損矣速改從善聖人爲小人喜
人知六五受益之多不知柔順虛中其自居于損多
矣謙所以受益也居上受益之極豈可復損于下故

宜以弗損爲益又須衎無家之臣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則必以聚斂事其君矣欲不損下得乎不惟弗損
而且益之又起下卦

益䷩ 震下巽上

卦損上益下爲益民聚身發不以利爲利自無往不
利損上益下其動人速其入人深于君爲道爲德爲
惠心爲得志于民爲悅爲慶爲無疆爲無方聖人曁
贊之以爲此帝王之時也

遷善改過此無方之益也見卽遷有卽改亦雷厲風

行之象

初居益之始利用爲大作者爲疾力作生財之道益
民之本事也下不能厚集其事勞民勸相全在于上
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卽禹之損上益下因民所
利爲益之大豈區區賑濟之云乎

自外來者上之益下此格外之恩也上益之而曰或
則民且忘其施之出于上矣如天如地益之道大哉

用亨用凶用圭遷國皆國家經費之大無不以民之
財力爲之者而[illegible]損上益下之卦舉之凶六[illegible]
凶荒之事皆異常之事如固有有備矣

六四大臣之位以益下爲志而公從之君臣同心忠
益之大

惠心孚于民而民亦惠我德上下交孚益下之志乃
爲大得

上九居高勿恒失君道之常也

帝王損上益下民說道光無疆無方施生同于天地
此時上以惠心孚下下以大作報上可以享帝可以
遷國卽用凶事如兵喪諸費亦可无咎繇其中行之

志可以公告天下而天下信之故能受十朋之益也
不然立心勿恒取民無制非但莫益而或擊之矣聖
人于損下之卦末爻致意于益于益下之卦末爻又
致戒于損其憂民之情發揮旁通如此

損益二卦皆從下而設下宜益而不宜損也故損而
有孚方吉方无咎方可貞未信則以爲厲巳矣

損又兼節省之義二簋應有時時詘不可以舉盈也
且上人躬行節儉不害民不傷財則所損于下者必
少矣初曰酌二曰弗損六五十之朋益曰弗克違原

非强民以奉上而上九以益下爲得志其曰无家以
天下爲家也聖人之唯恐損下如此上二條損卦恨此

夬䷪乾下兌上

五剛之時正道長之時柔雖乘剛其勢實消君子原
不論勢只自顧其道實有可以對揚于王廷者方不
慮柔之乘我決而和之本若只說決而和便爲調停
矣

九二之惕號告自邑也

居德忌决德貴蓄也

四陽爲大壯況五陽之進豈可復用壯乎壯趾壯頄
皆不能決而和者惟九二爲得中也

小人與君子爲寇故謂之戎

九三與上六爲應正可以用決而和者何必壯于頄
乎

三與上應故有慍五與上比故未光小人之不可近
如此

壯趾壯頄決小人以氣惕號決小人以心

九四大臣之不能決小人者九二爲羊當隨其後
聰不明也不能辨奸

小人易比而難決九五決決惟以中行與九二同德
爾甚矣五之不無二也

九二惕號上六無號小人道消矣君子道長矣聖人
以終凶爲小人戒也

君子正而直其待小人昔疎小人邪而奸其待君子
昔暱一小人能傾衆君子衆君子或不足制一小人

夬當五陽決一陰之時其爲力甚易而聖人恐其往
而不勝也既揚于廷又號于衆孚信危厲中行以決

之何謂中行健而說決而和是也故九三壯頄之凶
同于初九壯趾之咎九五莧陸之決應以九二惕號
之中九三果于決獨行不慍于遇雨九四決以隨牽
羊猶可以悔亡至于上六无號終凶而小人道消矣

姤䷫巽下乾上

聖人惡柔之遇剛惡其長也又喜剛之遇柔喜其生
也見喜剛之遇中正喜二五君臣相遇可以近民而
大行其道也一陰民也夫民可近而不可狎也可近
而不可遠也

繫于金柅以金剛止陰之壯也以羸豕象之惡之云
蹢躅者進而難進之狀亦牽制之義
居上以寬爲中正之道包者容也衆維魚矣包有魚
寬則得衆也故包無魚爲遠民九二以九四爲賓二
遇初則不及于四矣故無魚
杞象五瓜象初民之所依天之所祐也
上九高而無民各道也以不遇者陰亦得无咎與九
三不牽于陰同占聖人之貴陽賤陰如此
陰爲小人爲民其方壯于下不可無以制之其求遇

于陽又不可無以容之二五陽剛中正金柅之繫才
既足以牽而制之包魚包瓜德又足以包而容之君
道也九三無應援次且而不能制九四不中正遠民
而不能容上九居高與初益遠窮于角矣

萃䷬坤下兌上

人之精神渙散至于假見廟見大人未有不聚者故
以爲萃之象用大牲亦物力所聚
萃天下者亦萃天下之人心而已人心之所在天命
之所在也何以順天應人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已

萃利貞初之號三之嗟上之涕皆陰而不中失萃之
貞也其惟二之引乎引而從陽萃乃貞矣
初六爲民萃道在定民志其志亂民不可得而萃也
六二引二陰以應九五誠意上交利用禴者卦辭假
廟之意九五爲大人亦介利見六三與二陰爲萃故
嗟如上與上當指四與順也入也往而從陽得所萃
矣
九四之位逼于九五恐其不正故能大吉方可无咎
以陽居陰位不得其正

九五有位有德而猶若有匪孚者蓋其志未敢自以
爲光也
當萃之時而獨不求萃是爲後夫之凶吝涕未安所
以无咎者以知求萃也
精神聚志氣聚物力聚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假有
廟見大人用大牲三者其象也聖人觀其所聚見天
地萬物之情無不聚于德者卦中九五陽剛中正得
位爲萃之主故爻特以元永貞屬之元者善之長永
者德之恒貞者德之固天命有德大德受命德位並

隆人土財用畀萃其躬矣萃之時大矣哉

初欲其終孚以萃四二欲其引陰以萃陽四欲其大吉以萃五三與上一差一咎皆求萃不得而有志于往所以无咎

升 ䷭ 巽下坤上

君子之志所以不得大行者上交未合不免有所憂疑衛如九二相能格君六五君能任相君相旣孚交而爲泰拔茅彚征之時也何疑何憂有慶有喜用見大人是以大亨

見當其時得行其志柔以時升地氣上行木道乃生

初以二爲大人二以五爲大人大人者君相之位也

初之允而合二之孚而喜三之無疑四之順事五之得志上之不息聖人于升無厲辭蓋志行之意然门以時以巽以順則非其道而升者皆可知矣

升以階級亦取順象

用六永貞不息之貞永貞也坤道也臣道也

冥者升而不知其升也消不富亦坤道無成之意

升以時而進也用見大人君臣合志吾道行矣聖人喜之曰勿恤曰有慶

初六柔順居下從陽而升二孚喜三无疑而初合之故其升爲允二升而孚于五三升而臨于坤四順而升五貞而升上升之極而消當自視歉然而不以爲富序卦所謂升而不已必困冥則困矣

困 ䷮ 坎下兌上

處困之道惟在得中中則无大過可以出困九二困于酒食爲富者言也中則有慶過則征凶九五困于赤紱爲貴者言也中則受福過則取禍不免劓刖六

三困于石爲居者言也非所據則凶九四困于金車爲行者言也來不徐則吝初六困株木而入谷以其始而不明上六困葛藟而吉行以其終而能悔六爻發揮可謂旁通矣

彖辭其惟君子乎正是君子困窮

大人剛中處困而吉當困之時雖酒食朱紱燕樂顯榮亦受困之地非得志之鄉惟以中道處之乃免于咎二五云利用享祀利用祭祀者祭必受福一念中直質諸鬼神此困之所以爲亨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所亨者道也君子之道自亨致命
而仰不愧遂志而俯不怍何困之有
六在下困初不明志入于谷
六在上困極動悔可以吉行
在六三不中正以九二爲蒺蔾象乘剛則不祥在九
四應初六以九二爲金車雖來徐而終與乾卦亢體
云動而有悔此亦云動悔有悔雖聖人未嘗無困如
文王之羑里周公之居東孔子之畏匡是也其動而
有悔處正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處人之失處

坐在无悔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井 ䷯ 巽下坎上

井以水養人養而不窮人人取給無弗足者誰喪誰
得往往來來井非非一井此天地自然之利也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勞民勸相君子特左右之爾帝力何有
于我哉
初與二皆無應與皆未有功一泥一浴原非可用汲
者
君子德足養民功同于井渫而不食以未繘井故未
有功至于羸瓶止或尼之能無心惻明王不作民安
得受福乎上六勿幕有孚其求應矣
有四之甃乃有五之冽脩正脩其中正也井冽方能
養人此井德之中正
井養不窮上井收勿幕行道之人皆用汲焉不復心
惻且並受其福矣井道成也
井養而不窮以上出爲用最有功于人聖人樂觀其
成故特以在上之勿幕爲元吉雖以三之渫四之甃
五之冽亦不爲功初之泥二之谷一時舍一无與在

卦之下不足言矣
大象云君子以勞民勸相是農官之事而卦詞云往
來井井分明鄉田同井景象藹居民衆則用汲者多
戶口逃亡則井爲舊爲泥爲谷矣井渫不食爲我心
惻者非爲井惻也王道復明之時勞來安集舊井重
甃泉冽可食用汲之多至收而勿幕井道之成王道
之成也鴻雁之詩云惟此哲人謂我劬勞易之所謂
明其詩之所謂哲乎

革 ䷰ 離下兌上

當革之時人君欲有爲于天下不可以不用革然必
已能信其志天下亦共信其志乃行而可嘉湯武順
天應人用此道也故曰有孚改命吉
變革非常恐其有悔卦體內明外說已明于革之理
而人說其革之事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初九之革用黃牛九三之
革言三就是也武王伐商作泰誓三篇
變亦取革義去故取新煥然一變
六二當革而革曰征吉上六不當革而革曰征凶惟

其時而已
革以有孚爲主曰已曰乃孚曰其悔乃亡聖人之難
于革如此惟孚于人故難曰又何之矣曰信志也聖
人之決于革又如此惟孚于巳故決
巳日三就革而當者內體之明有孚悔亡革而信者
外體之悅革道成矣
鼎䷱ 巽下離上
聖人重卦至此取象于鼎彖卽言鼎之爲用以享帝
養賢享帝養賢王者之事象故曰正位凝命其道卽

取諸調鼎曰剛柔節而已
鼎之用以享帝養賢正位凝命主器者之用鼎不當
如是耶
鼎爲公餗用之貴者初居鼎之下爲趾爲股顚之出
否以成貴之用四之時鼎實將調初應四爲從貴矣
爲[illegible]爲四顚趾而以出否故爲未悖
陰爲否惡疾惡如仇除惡務盡乃終無尤此遠小人
之道也否爲實仇既出則不我卽矣鼎既有實當愼
所以調之

九三曲盡烹飪之節虧字最妙火候要足虧一分不
得鼎有美寔而三尚在變革之時尚未調也必待其
和乃不失義
初宜應四以從貴而四不可任初以覆餗初在下而
顚顚則覆矣
五爲柔中應九二爲剛柔節六五能得中鼎實既調
則可舉而爲公餗矣
玉至貴美玉以飾鉉鼎實貴美之物故舉之亦用貴
美之飾玉鉉在上鼎道之成以剛柔節不剛不柔剛

柔節也主器之道
卦取象于鼎初陰象足三陽爲腹五象耳上陽象鉉以木入火又烹飪之象享帝享賢烹飪之大用聖人耳目聰明有其德上行得中有其位有德有位以享帝而百神主之享賢而天下之大老歸之大德受命之符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有疐者實有其德也德何如如金如玉不剛不柔則可以定鼎矣

震☳☳ 震下震上

乾之初九人知其爲潛不知其爲震也震之初九人知其爲震不知其爲潛也震之大用藏于潛潛之小心顯于震帝出乎震出爲祭主只此一點小心遠驚而邇懼事上帝受方國懷多福此震之亨也七鬯僅曰不喪猶恐辭云爾
出者從震而出
二之得以厲三之無眚以震行四遂初震主所以未光
善處震者必有事焉蘇蘇索索徙然恐懼無益也有事震之用也在中潛之體也危行以震行也無喪亦眚矣
震于其隣來虩虩也雖凶无咎恐致福也上亦遠于震主陰陽相遇爲婚媾卦主初陽上亦不與之遇所以不免有言
震卦多吉諸爻初言吉二言得三言无眚四止言未光五言無喪上言征凶而卽言无咎象又言雖凶无咎恐之致福如此夫恐方懼禍豈其致福乃恐不與禍期而福至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恐愼修省

君子所以立命象申之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恐果致福後人可不以恐爲則乎
驚遠者忽忽致敵國外患之突來懼邇者時時若肘腋蕭牆之發難

艮☶☶ 艮下艮上

聖人于兼山之卦得心體焉内外皆止六爻不交寂然不動心之體也動指其靜種種有咎以其有身爲趾爲腓爲限爲輔皆身也見欲而動隨物而交吾心危矣惟身無其身旣除我見亦無人見感而遂通廓

然順應動亦靜也行亦止也何咎之有

艮取象于背背爲不動之體止其所不動也至隱至微亦不可見其初九之潛乎潛無首止無身一也

人生只行止二字行則動止則靜靜多吉動多凶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艮爲止靜觀最明自然動而不失故曰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知所則知止矣中庸云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爲何所其天命之謂性乎末章云無聲無臭至矣此謂之知至也

此云厲薰心咸卦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其著不止之害極切痛癢

漸 ䷴ 艮下巽上

聖人觀漸象以爲此得女歸之道女歸爲婦妾道也臣道也進雖可以有功而進不以漸則不以正矣不枉已然後能直人故曰可以正邦也自治治人俱當以漸

少年躁進不知漸義故不免于有言此危道也畢竟以始下爲无咎

六二以柔處中正進以其漸其義吉其道行其願得故飲食而非素飡君子樂之

九三艮體當漸之時以止爲道不宜從而比四三爲夫四爲婦夫不可往婦亦不育以非女歸之吉故凶禦寇亦取止義止而不進各安其常與上巽相保保安也

六四乘剛上進如鴻之集木亦非漸道以其柔順故能得桷

五與二應中正漸近雖三四隔之終得所願此女歸

之吉也

鴻漸于逵雲霄羽毛士品最上不可亂也確乎不拔功名之際堪亂人心

漸之卦似爲士之始進故女歸吉利貞士猶處女也進且得位將以道正邦始進不以正枉已其能直人乎初六言小子少年新進之氣虛驕功名之際方寸易亂詩云藹藹王多吉士上九之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義正相發彼僥幸不次之擢者不占而已矣

僥幸成風最壞習俗君子雖賢而進必以漸其居德乃所以善俗也

歸妹 ☳☱ 兌下震上

咸卦男女俱少恒卦男女俱長一止而說以男下女一順而動以女從男夫婦之常天地大義此卦以少女說長男以長男動少女非女歸之正故曰所歸妹也其歸爲初之以娣曰娣明乎其有君之貴在女正位乎內主饋者爲君故六五之象曰其位在中以娣之賤承君之貴乃義之常未可變者故在娣居卑不

得以視履見其能貞若幽人可也在君居尊不必以袂良姊其飾德如月望可也不然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況家可得而齊國可得而治乎君子知其終之敝必于始愼之何也承筐刲羊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歸妹無之則大義可見矣三四兩爻以須遲歸正江沱待年之說明乎此卦之娣言

妹爲女之末在安娣之常以從君之貴若不安于跛眇而自以爲能視履則變其常矣

豐 ☲☳ 離下震上

明以動王者之盛時也如日中天日中憂其將昃宜繼明以炤于四方明則動動則愈明明之不息在動之不已明動相資故爻以初四相遇爲尚往爲吉行

雷電皆至于時爲夏亦豐大之時

以初明遇四動動資明也二能發五之疑明五闇矣日中見沬明極則暗繇不明故不行爲肱折以四動遇初明動資明也五能來二之章則二孚矣陰柔居豐之極動之終不能動安能明天際翔也動極則藏繇不行故不明爲戶闃

豐爲大明中天之時而聖人有日昃之憂若曰窮簷之下明之所不及者多矣故彖言照天下爻言蔀言屋言沛言家言戶言闃其無人唐詩所謂偏炤綺羅筵不炤逃亡屋者是也王假之勿憂其可以勿憂民乎

旅 ☶☲ 艮下離上

失其居而旅非附麗于人不可旅之道在止而知其所止因而不失可親擇主之明貴矣惟柔得中所以能順剛此止之明也

山上有火其明炤上不及于下詩所云上明不知下
暗也治獄者輕乎動刑與不審而稽滯下情所最苦
慎而不留明之至矣
旅瑣瑣志窮災也旅道之窮以其無遠大之志也
六二柔中最得旅道
九居艮上以上陵下失旅之義
九四與五應初處柔麗下亦小有得所不快者位未
得爾
六五射雉離爲雉文明之象柔爲文德居尊自下而

譽命上逮自天祐之有隕自天天道益謙旅之貞吉
也
上九焚巢之凶喪順德也終莫之聞則亦不明矣上
爻明之終也其義喪其義焚易中多言義字義者宜
也時措之宜易之道也
旅爲行旅行必有所止而又必附麗于所主之人故
艮離合體其卦爲旅明于擇主柔順謙下處旅之道
六二柔中有即次懷資童僕之貞六五文明有射雉
一矢之譽旅道之最得者

男子生而懸弧志在四方東西南北其所有事旅之
時義所以爲大志不在遠大不能過天下之志不可
以旅故初六旅瑣瑣象曰志窮災也
行旅求其安止貴在耳目見聞艮與離合道存于其
中矣射雉一矢文明也先災後號終莫之聞也寘行
而欲无危得乎
雜卦親寡旅也唐人詩云漸與骨肉遠轉于童僕親
易爻可謂曲盡人情矣
巽䷸　巽下巽上

重巽原是以陰從陽之卦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君子
之德風也中正爲君子之德柔皆順乎剛小人之德
草也利見大人此小人之幸是以小亨二五剛中正
中正志行故利往初四任剛剛爲大人故利見柔爲
小旅巽皆柔爲主皆柔順剛故皆爲小亨
重巽順之至也順以申命言順而事成矣君子申命
如順風而呼隨風之象也
六順二陰疑必從陽以主其志否則亂
君子當巽之時雖巽在牀下而亦不失爲中史巫之

用正所以遏其志也不則爲三之頻吝而窮矣
四順五得巽之正如田獲三品以充君庖亦舍逆取順之意射夫獻功故曰有功
九五居尊故爻以申命之事屬之丁寧于前揆度于後凡以求其順焉此之謂巽命先爲丁後爲癸
過巽恐其不斷故上九有喪斧之凶
申命行事行其志也志在于治利武人之貞則志退不疑用巫史之誠則感通不窮至三品之獲則至及于人而有功其先庚而丁寧後庚而揆度者凡以用

其中于民而已命之申也出于已爲仁言入于人爲仁聲重巽之入人其深矣乎

兌 ☱☱ 兌下兌上
剛中則外之柔自非妄說說而貞所以亨也
取象于麗澤以講習此說樂之旨以明友按之初九和兌泛愛衆也九二孚兌親仁也信友也三來上引說不以道損友也四與三各體以遠之爲喜五與上同體以近之爲防聖人之防邪僻而近中正如此
初九以和爲說因居下疑其非中然在初體未可疑其所行也九二剛中其志可信則說之貞而悔亡矣六三來就二陽位不中正不貞之說其凶可知九四介然疾之不待商度然後有喜喜之慶之正所以戒之也說不以道之小人其不可比如此上六與三小人爲羣一來一引相與剝陽九五居尊位尤不可比若孚于剝失其剛中豈君道之光哉其危甚矣
兌說也重兌爲說之亨剛中柔外順天應人而民勸說之利于貞也彖言上下相說說之大爻言陰陽相說說之正大象麗澤彼此相說說之益

渙 ☴☵ 坎下巽上
觀渙象者本于萃未有不萃而能渙者故卦辭同剛來居二得中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五居四上四得位五得位上同同得位之正也九五居君位得中爲王乃在中水上有木又爲風舟象故利涉大川乘木有功
人之萃于我者其心有所說于我也享帝立廟則人心萃矣人人各得其所以萃于我之心天下大說何渙如之先王當渙之時仍用萃道

初謂二爲馬用之以拯險順陽也二謂初爲機奔之以安陽得陰也

志在外志在于出險故與上應渙之以從王事光大之知也三四皆臣道也渙其躬渙其羣而役九五王居之大號出焉如書所云文命敷于四海是也

說而復散之乃發散之散非離散之散故爻言渙躬渙羣渙號俱吉无悔咎而序卦言離殊不可解當是兌說利于貞而所云離者離其不正之私亦可通于渙躬渙羣之義

初用二之剛以爲馬之迫二得初之順以爲機之奔三之无悔以渙躬志外釋有我之私四之元吉以渙羣匪思成有丘之大九五之咎以渙號王居得正位之尊上九之无咎以渙血則以陽應陰未免爲其所累必渙之而險始出害始遠亦渙躬渙羣之義

節 ䷻ 兌下坎上

凡人之情說處樂境處樂必淫多不能節而不知險之在前也故說卦爲節又歸之于中正曰若節不可貞爲說爲苦四五爻曰安曰甘仍不失說意其道不窮故曰中正以通

初九在乾爲潛宜不出戶九二在乾爲見出門交有功之時也失時則凶初九能節九二不善節六三溺欲失之奢不能節六四正節九五中節上六　守禮失之儉過節

節卦九五之當位中正節而能通爲亨節之苦不可貞爲道窮上六之貞凶是也故同一不出而初九不出戶庭則爲知通塞九二之不出門庭則爲失時極其時其位其應當節不當節之辨之別耳六三不節

而能嗟猶可无咎六四承上而能安所以獨亨大抵節道可寡過上六貞凶而終于悔亡以約失之者鮮矣

中孚 ䷼ 兌下巽上

卦中虛爻中實虛故通實故復誠通誠復歸于一中故爲中孚聖人存誠以統天人之極應天化邦其能事也

義獄者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緩其死出于中心之惻怛

信以虞爲吉者質直而好義也義必度而後精信爲
人道之恒定志于初則不變其常矣志貫致一不可
有他
鶴鳴子和如詩之興體以同氣相應與同德相求二
五以中孚之德相爲固結正好爵之縻也以中孚爲
好爵猶以仁爲尊爵之意
三本應上不宜乘二而比四以不中故不孚四本應
初而又能絕三而承五以上孚故得中
巽爲雞翰音雞也雞亦信鳥取喻小信小鳥不可登

天而小信可以應天乎則亦不可以化邦矣
中孚之質上應天下化邦鶴鳴子和好爵與靡純是
眞心固結聲氣應求其象攣如二五同德故也是以
初九戒其有他六四取其絕類至六三之鼓罷泣歌
上九之翰音登天不信之尤矣
小過 ䷽ 艮下震上
事以時行當小過之時剛失其位不可大事非不欲
濟大事時有不可也如行過恭處辟咎之時喪過哀
稱家有無之時用過儉不能衆盈之時總非君子道
長之時以下爲吉以不及爲无咎
山上有雷雷用亦小與雷在天上天上雷行不同過
恭過哀過儉皆謹守一節之小非大事也
初上俱凶戒其過于陽也飛者過之象
五爲妣而二過之二在穴而五取之皆可小事不可
大事之象妣與穴皆陰象
九三戒其或戕九四戒其往厲當陰過之時聖人爲
二陽保護如此
初上二爻皆象飛鳥者初六上六一比二一比五上

下各二陰如鳥之飛而張其兩翅故曰有飛鳥之象
焉
舉大事者必剛中此卦柔中故可小事取象于飛鳥
者中二陽爻象鳥身上下四陰爻象鳥翼飛鳥小鳥
飛而遺音知鳥之過象小過小鳥非垂雲之翼但可
爲榆枋之飛不宜上宜下之象下艮止上震動順而
下止吉逆而上動凶故初六飛鳥以凶當小過之時
行小過之事六二不敢與祖遇而與妣遇不敢與君
遇而與臣遇三寧遇爲防四寧遇爲戒而不遇亢以

犯穴告如飛鳥之上而離縎繳也即六五以柔中居
尊而當密雲不雨之時必弋取六二在穴之陰同德
以相助其不可大事可知矣

既濟䷾ 離下坎上

易以濟天下之事既濟矣亨矣聖人不喜其初之吉
而憂其終之亂曰亨小以柔中也天下之事以剛行
以柔止行則治止則亂制治于未亂其乾行者乎乾
行者以大終也是謂大亨柔爲小惟柔得中故曰小
者亨

曳輪濡尾亦乾初勿用之義六二之喪茀以柔其得
以中得以七日克以三年濟之難如此

既濟之時不可輕于用兵夫以高宗而伐鬼方猶至
于憊況其他乎

四與初應衣袽之戒亦曳輪之意也俱處既濟之得
其道者

當既濟之時以剛居上聖人懼其亢而不順也牛順
物西隣之時時中也以中受福其道不窮初九爲大
來而六二得陰之位能順大之來可謂時矣順則吉

未濟䷿ 坎下離上

天下之事當其未濟也不可以不果于求濟而又不
可以急于求濟惟其中而已果于求濟者其志也不
急于求濟而必濟者其志之行也知極知節知其時
而已

水自流濕火自就燥物有燥濕之辨方有上下之居
當未濟之初而圖濟吝不在濟在濡尾人有不爲而
後可有爲當未濟之時而以小狐濡尾亦不知事理
之極也中爲極九二知之故曳其輪以待五之孚

曳輪守正不召之臣也有孚暉吉大有爲之君也未
濟之亨其以是乎

六柔而不中非濟險之才而三居下之上則可以出
險之時也故利涉

未濟之時而求濟必用震方可以行其志

水火相交六爻剛柔各得正位天下之事濟矣雜卦
曰既濟定也定則止止則苟安而不可以長治故聖
人憂之曰終止則亂又曰初吉柔得中也二爲臣位
貴于剛中亦雖得中而柔故亨小天下之治必得剛

中之臣以濟之而終可以無亂坤之六三不云乎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彼喪亂之時動色相戒靡不有初旣安且寧而善柔之臣相率上萬年之觴鮮克有終矣

六五君子指九二有中正之德五虛中以學于二爲龍爲光此可濟之道也

上九剛而能明乃知極者知極則知節矣

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未濟之象雖不當位而剛柔相與爲應則有可濟之理故曰亨狐小力小幾濟未濟之時其力能續方可終濟聖人危之

九二之曳輪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知極知節者中以行正君子人與六五以中孚之故爲君子之光天下之事濟矣

六三旣去征凶而復利涉川聖人求濟之心如此

九四當大臣之位以陽剛輔文明之主其用以震動其爲以貞固求濟之志行矣

范蠡之濟越也曰節事者與地又曰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又曰無過天極又曰蚤吾陰節宜爲人客其知

易乎

十願齋全集易箋卷之三 終

十願齋易說一卷霞舟易箋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吳鍾巒撰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桂林府推官魯王監國以爲禮部尚書後自焚死乾隆乙未

賜謚忠烈是編每卦摘箋數語止有上經三十卦而無下經似非足本朱彝尊經義考惟載鍾巒周易卦說不著卷數註曰未見而無此書名江南通志儒林傳所載亦同殆輾轉傳聞相沿而誤歟此本前有小引題曰霞舟易箋又題曰十願齋全集以易說爲卷一易箋爲卷二蓋編入文集之中如李石方舟集例今僅存此兩卷耳

易經説意七卷

〔明〕陳際泰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説意七卷》提要

陳大士易經説意序

大撓黔如。容成羲和。二十官各以其意制器。而器不盡猶之商瞿橋庇。子家子乘。各以其意説易。而易不窮也。蓋象迎於目。送於心。而意居迎送之間。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

服棟宇下及民庶應用之
器莫不繇乎意造所以近
代以來文益貴乎形似志
惟存乎深遠體物爲妙功

在密附苟非此者鶩非鳧
鳧非鶩不可强通類難執
一蓋所謂誦先王之遺書
不能聞得其言聞得其言

不能得其所以言者言弗
能言也其有能言之者使
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
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

弗過其任而强牽制焉斯
已矣孔子對子貢曰吾見
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
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

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御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

飾意以爲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鉤而制之也蓋人追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千古之制器造易

皆各仍其自然而謂非有所强可也自今人之談易也守其約説習夫固陋以爲可以近夫立言此俗士

之牽夫達人者也猶鶵鳥之欺孺子也鶵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

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跚膝跪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既有說焉亦既約焉若將可寤

沈序六

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大士之言類多而非多近淺而非淺蓋得一端而多

遠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天下盡矣雖然大士之心苦故其意盡昔有會大士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

沈序七

人說法既能現衆身故飛走之物以至蠛蠓醯雞皆可證道其何之而非意也吾聞讀易三年不解意義

王儉戲云書廚大士讀易獨得意義大士其將爲書之倉書之窟而非其廚也夫

古吳社弟沈國元飛仲父漫題

飛仲

沈國元印

大易說意序

六經皆可言也至于易而言窮易故非言可盡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如以言圖書之事後之人詳焉未之盡也即龜龍有靈奚所容其告語設卦繫辭聖人不得已之爲耳以爲設卦繫辭遂足以盡聖人之蘊非予所敢信也然則大士之說意何居大士固說其意而已矣豈盡說哉先後天之局分門而出得

其意者三百八十四爻畫龜龍靈血耳蔽之以先天一點一畫更蔽之以易有太極四字而易其畫之彼連山三十六策之用歸藏十五策之用去周易四十九策誠無異同所可信者卽狂言之後天一圖文王亦太多說理或然耳如徒以其言而已丁寬之徒其說萬言聖人之意亦未必遂傳可謂易道遼東乎大士於易五官並用萬物兼

舉有通體皆易通世皆易之意其於言亦幾盡之而猶僅足其意之所存曰吾說其意而已未或侈也今試取大士所作易讀讀之一字一句已足爲全部大易發生之本使大士而出其聰明伎倆爲一家言若楊雄關朗京房焦贛諸子羣古今人必無有出大士一頭者大士故弗屑也存其意以盡聖人之意而已矣易之爲敎潔靜精微易

而徒有其說也所爲潔靜精微奚
在恐龍戰載鬼亦幾賊耳雖然大
士存其意可矣大士胡更有其說
大士之說大士不容已之意耳禪
玄之學各分先後天一半非不知

其意不知其意之所在更復有說
卒兩失焉聖人知之知之斯合之
乾坤二用當有歸併斯易知簡能
之理聖人兩得之未見遺焉然則
大士之說誠大士不容已之意耳

以大士之說通之於其意又以大
士之說意衷之於聖人之意而易
度其得而言之矣

年祉弟余日登岸少謹序

易經說意一卷

古臨 陳際泰大士父 著
同社 沈國元飛仲父 閱
松陵 沈宗燿瞷公父 較

上經

乾 元亨利貞

乾以無私得名則亦以貞而得名也即乾而元亨而利於貞矣乾當渾融不可如時說人與天地萬物於此心耳心有私則與物隔心有一毫之私尤與物隔而令且健矣且徤之至矣則無私之極所謂至正也者將見統其天地萬物之心

取內貞者正而問九以下六十四卦卦文詞多用貞字而不用元亨則貞為易之本可知已〇猶出學鵲大原

又何有乎天地萬物之隔故心而藏也種々之命脈胥此栖焉吾之神無少壅而大造之中尚有一物之外其家謐者乎是於穆之穿也而苟私而不正則穿謐之中其神且先塵矣心而運也種々之功化從此派焉吾之誠無少間而不息之微尚有一物之外其陶鑄者乎是大生之化也而苟不正而私則陶鑄之原其誠且有閒矣奚其辨此於是乎有宜於去私而復其貞則致拗以為擊固勉以為功不懼滓精焉而求以合于徙之體乃止於是乎有宜於絶私而純其貞則即偏以會全緣勉以達化不擴許擬焉而求以抵於徒之至乃止何也誠見乎元亨不自致本于徒耳本于徒之至耳而可不

貞以與乾合體也哉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當以天引起而以聖人配之重聖人邊

夫君道即天道也天道之所以派形者各正保合者統之於始以乾之始非徒為資始之始而實合終始而成其為始也

故乾稱大乃道之所以為乘龍者為首出成寧者亦統之始是聖人之始非徒為始終之始而亦合終始而成其為始也故人稱大彼乾元也者若有惺々者照於其光而見萬物悉資于始也蓋已窮見其始終而乘變之々道以為始識而派形此始事也是有為而為者也而聖人之始事實以之則有大明時乘之道在彼乾元也者既以惺々者照於其先而見萬物之必有終也知其即始以為終也而乘々從變而化之道以是終性命以後益以太和此終事也是無為而為者也而聖人之終事實顯之則有首出成寧之道在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外一時即大明萬物之終始亦不外一時能成之

故先以時為運用而合所以經營萬民者以闔闢於其間時
有所必因聖人當有為之時而以無為寘之此以化為變也
因其故不易其常萬國之神不驚焉他日人見其高拱穆清
抑孰知其有不為之為在也則明之所專及於當因者耳時
有所必趨聖人希無為之化而以有為基之此以變為變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萬國之民自宜焉他日人皆見其垂裳九
位抑孰知其有有為之為在也則明之所以遠燭于當變者
耳然則乾之道一元畫之而聖人之道一始畫之所為物得
稱大者如此不然托言玄默妄希推化得乎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

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
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上四句論理次節始是君子體此四德而三節總收
在先者為長而在後者為少能統者為長而就統者為小元
之理與生俱來又生後之理之所不能外者也非善之長而
何美者為嘉而天秩天叙其眾美聚者為會而三百三千其
眾聚亨之理與人為文又人文之貴之不能或外者也非嘉

之會而何義者見於裁制總之以調停物情而綜而唯至於
利則物之彼此不相凌奪不相假借何調停如之而亦即其
裁制之調停處也故命曰義之和事者見於施為要之以循
悉揆宜而始而惟稱為貞則事之變幻自我中含亦自我內
照何洞悉如之而即以洞悉其施為也故命曰事之幹乃君
子何以體之其體仁矣乎吾以為足長人者在是何也外假
治政以為長則為徒法而不足內矯合慈祥以為仁則為淨
慕而不足蕊權體仁是仁即為吾之精神血脈何所不流貫
焉尚有毫髮之瘥痺否蓋人亦吾體也無長之々心自無不
豎及者其嘉會矣乎吾以為足合禮者在是何也外摹擬于

一經一曲則有湊痕而不渾合內暗酌於一節一端則非大
同而不足合該惟嘉會是會已皆吾之經緯規矩何處不慈
彝焉尚有一毫軼越否蓋禮原在性也無合之々見自無不
胎中者君子豈為義不可不和之故而乃為利物以和之覺
此種々不一者原已該生於大造之中尊卑貴賤何可令其
凌遺即欲不利自有不容已者吾利吾物初不知義固宜然
而各得其分之處乃於義實無乖焉是和義即在利物之時
而足也君子豈為事不可幹之故而乃為貞固以幹之覺此
惺々不滅者原已預蓄於施為之先經權常變悉以擲入霧
瑩即欲別為幹自有不容外者吾守吾智初不知事固待此

而知而弗去之中乃於事寔死焰焉是幹事即在貞固之時
而足也夫四德如此君子行此四德又如此而乾元亨利貞
之義實於此焉取之蓋天下種種之人種種之禮種種之物
與事數主爲雖爲合之能而實本無私之念無私而仁在無
私而禮在無私而義與智在源流合應於爲之邊而自操乎
無礙之權在心性中非以至德爲禮即能勉强爲行亦必有所
倚者而後能率循謂以四德爲行則可謂行乎四德則不可
唯心性中純是至德雖成故能從心以行隨其所舉動而自
合天則謂之行此四德則可謂之即四德爲行爲乎可君子
而中植則以行爲行也足者不加也君子而大謀亦以不行

易經說意　一卷　五

爲行也足者自如也然則至德固要矣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獨解潛龍字潛也而爲隱矣龍而潛也而爲龍德而隱者矣夫隱者固爲不易乎世而非龍德之隱方且有成心以爲隱其不易皆濁皆醉之世正思以成獨清獨醒之名彼遯世而無悶非真能謝絕塵世之見是而可藉此以無悶耳固哉其爲德也而聖人然乎哉龍者變化之物乘變化之德以隱其隱也非故意爲此也適時不利吾守吾德與時爲耦而
有隱德耦時爲晦而無隱心無隱心原非棄隱以爲高紫之
行無隱棄抑豈惰隱以成獨介之名彼遯世無悶實不知其
遯世者耳且不知有遯世爲乎藉此博名固不見是而有悶
之心何也人不見是而悶者謂所是在隱而聖人無專是
也可以易進而爲行亦可以易行而爲遯可以當樂之時而
忘其憂可以當憂之時而忘其樂以時爲循不以今所常主
始從所宜處則受轉於時也而受轉之心又不可移也即時
爲經亦不以從所宜處始今所常主則勸會於時也而勸會
之心所難奪也然則其潛也其乘變化之德而隱也哉不必
用不必不用吾乃知初九矣

易經說意　一卷　六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須要曉得若是潛龍有初九之德之濟且難於化既已躍自有九五之化之博且易於德唯不潛未躍如所云見龍在田也者非所稱德施著者耶在天能澤物在田亦能澤物其化等之於君也何以獲此亦唯是龍德之故耳蓋德非盛者倘有隙漏之處而隙漏之處即非溥二則庸言庸行且信謹矣則所收之善之無遺於一世也可勉夫一德每以自喜大德固自渾融則自足固來不足而生而二何有焉以此思

不伐可知已德非盛者猶有疎缺之時而疎缺之迹即非溥
二則閑邪之後且存誠矣則所守之善之無間於一世也可
知夫見盈每以自滿見歉每以自下則自足又乘有餘而生
而二何有焉以此思不伐又可知已其不伐也正德之所爲
博也其德溥也正化之所以爲神也有此德之博隨有此德
之施不必居五之位而有五之澤者亦唯是龍德之故不然
二雖不濟而尚在未躍之中苟德不違君又何化之與有故
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九三所居篤人之上而一人之下豈不甚危苟挾勢位以自
驕則咎之者至而憂集矣九三何以免此全恃有終日乾乾
夕若之功在乃實於進德脩業焉亟亟圖之而忠信之心所
以進德者在是脩詞立誠之道所以居業者在是何也德以
神化爲至而念或不誠將徒從浮氣雖抱空見亦安能詣其
奧如此者隔而不入而進之難業以純粹爲終而事或不實
將徒抗浮詞即執懸解亦安能柢於全如此者淺而不留而
居之難今唯忠信則念之誠處將洞見神化在此我津津詣

進脩業
忌盡說
浮悅然

父字此
偽策斷

之而入於至細之域玄之又玄無不可與造其微妙而從
惟立誠則事之實處將灼見純粹在彼我一一收之而進乎
至廣之途大而又大無不可與存爲酬酢而后已德進與業
脩矣以此而居上位寧有心滝神化而方寸中尤有恐雖之
念也乎而心且有乎稍純且之心者唯此而居下位能令人
君陰鑒其衰可幸無感者亦惟此則進德之功不懈極痺焉
誠見乎痺之乃以安也以此而居上位寧有行柢純粹而動
發聞尤有紫驚之行也乎而事且中行稍純且之條者唯此
而居下位能令人君顯嘉其行可幸無罪者亦惟此則脩業
之學不欲弃焉誠見夫勞之乃以逸也故乾乾內時加惕雖
居上位爲危又何咎也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
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無咎

上下無常即是進退無恒爲邪而閑奸天位即離羣而不安
卿相而四之心不爾也天下時爲耳時未至即所爭在然毫
之閒亦云隔其限而非及此時安生一上之進之之心功雖
高其如後世無君何此其咎咎在貪天故欲上姑下欲進姑
退而欲不先時也如此時已往即所去在肆息之頃已云遁
其限而無及此時猶守一下之退之之心節雖高其如天下
無君何此其咎咎在棄天故不還上不敢安於下不還進不

敢安於退而欲不從時也如此然則或躍在淵者正以必如此乃免咎耳彼為邪雖羣之議又烏知四之心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嘗試統觀相應相求之情流濕就燥之勢從虎從龍之機而知聖人之作萬物未有不覩者何以故從類故耳本天者親上而聖人其萬物之天矣乎本地者親下而聖人其萬物之地矣乎名世之英即許馳驅道德之儒顯沾聖化此同類而為同類者也而無乎不從菸根株之行無彼無此而本原自不殊故握其本自遠始之若此也積流之勢田心向道殊方之俗解辨來王此異類而為同者也而亦無乎不從蒂枝葉之本有良有楛而本一原尚在故操其本自歸宗之若此也其與相應相求者同一情耶其與流濕就燥者同一勢耶其與從龍從虎者同一機耶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君無位民戴之而成位賢輔之而成位上九貴則貴矣吾獨惜其無位其以上九之亢而志太高矣乎志高必蔑視小民民奚其戴志高又蔑視賢人賢其奚輔無民無賢何以成位動而有悔固其所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須一直說下不宜斷

大者元所以大者在乾元可見也乾不可見也蓋謂人皆以乾為資始之道而不知其為統天之道如僅僅資始焉耳豈形從亨時始造耶豈信從利始造耶情從貞始造耶如此則元為一時之氣烏乎云大寧知乾元雖為始物而形與性情實統於此故亨者非他元之形見諸此耳利貞非他元之性情見諸此耳然則乾始之大何可勝言其能以美利而形乎物其能利天下而性乎物其又能以不言之化而情乎物一氣根四氣之用其大見矣顧所以大者寧無主宰是其剛健若此而四氣之施不撓不息其有純之至而精在耶其中正若此而四氣之流無過無偏其有粹之極而精在耶有精主

峯夫是以一元之所運欲始即始欲亨即亨欲利貞即利貞而且行之曾靡停也有精主宰夫是以一元之所旋始不過為始亨不過為亨利貞不過為利貞而且操之各如候也此理也備於易之六爻而體於聖人之一心六爻閑其精而乾元所以大之情昭于指掌聖人蘊其精而一身所以運之道自爾乘時其行施也始于時其發乎也始于時此一元之所為大已實人之所可見者已其所為行施也從何來其所為發乎也從何出此亦乾之所以主其大矣實人之所不可見者矣天道耶君道耶總之一精之所宰耶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此爻易看但成德何以日可見蓋多一重功夫便遲了日子而今德業且成矣夫經綸固其素具者也千日而積累一朝而發舒何易如之則初九固宜用而何以勿用正謂當隱之時德雖成其如時之不可違功何寧有潛焉耳已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吾人之理會於一物而散於物體之間必欲其筆而茹其精散者會矣又必融其痕而通其竅會者渙散矣夫由散而會其為大成之德也可知夫由會而散其為渾成之德也又可知即以居天下亦可豈其佐大君而不足乎學是衆多而多之中真偽參焉何可無辨辨其真者乃為吾之故物已簡此從外而入內外之迹雖錯又從外而合則今合之形難泯於是居其衆理於心而有宜於寬寬者日漸日陶俟其渾化易耳渾化則萬理非從外而湊於我而痕迹忘焉任左性右來莫非此蒔者之流布焉即時措而宜之說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

天地生大人者夫人肖天地形則合而德則合天地之德即其合於萬人之德也聖人與天合故天不違聖人天與聖人合故聖人不違天而千萬人與聖人合故萬物不違而利見一本於也天地曰於穆大人亦曰穆穆天地曰不已大人亦曰無息非睛合也非強合也天地大人不分為二不分為二故合為一耳唯合德若此而作用之間一合何所不合聖即天耶天即聖耶天可先聖亦可先孰知聖先天耶天先聖耶天不違聖亦不違孰知聖不違天耶宇宙中分天之德為

鬼神就能違聖人而况萬物有能違有不利見之蓋本即德也親故不違也是亦本上親下本下親上之說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者時也而抗同有聖人在奈何人有與之亢者夫進退存亡得喪不分為二挾蓋不有進焉知有退善知進者知進之極即退之時乃亢者不知也且知進而不知退不知退在進之中併進亦不知也而安得善處其進也乎二句故此其唯聖人能善處是夫知退者不必退善處其進而已矣知亡者不必亡善處其存而已矣進退存亡若相扶而行今日之途愈遠他日之歸愈勞也進即進其退之路存即存其亡之物聖人於是有所馴銷於先知其極之難逆而預然之可以不至於亢進退存亡原相對而正保其今日之成決無後日之敗也能進更不復有退能存更不復有亡聖人於是有所濟移於后知其極之必捷而善救之可以不至於亢其先天之聖人唯能然乎逆知進退存亡之道當以未亢銷亢為正夫是以預欽之若此也其後天聖人唯能然乎明知進退存亡之道貴以既亢尚亢為正夫是以善救之若此也吁聖人在尚何借極之與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安貞吉

臣道貴順臣道貴常保其順夫英主貴有逕耳之臣何以順為即英主不能無偶夫之舉何以常順為而不知臣道猶在臣主者利用運臣道有在守分者利用順彼坤而元亨者謂能佐主成功以與君事而全在利牝馬之貞蓋臣凌節於當守將謂以下亢上而雖其任之則不可無將順之心而專擅為之臣變節於末路將謂以寵生倨而淮其保之則不可有强範之念而且夕止也然則君子之往以事君也含章與括褒取為我事君之道而黃裳之主毋得先仍以抗悠橫之議此貞之守已者耶非所當安者耶今乖與抗衰取為我事君之人而居體之倅毋結強援以剛植黨之嫌此貞之與人者耶又非所當安者耶彼人君將堅其守已之一念而往與之又佳與其守已之純心無替時心將察其與人之一念而復矣之又疑矣其與人之純心無脫默也佐主成功以與君等寧不吉焉所謂元高者如此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迷舊說把元高利貞分言如乾卦然大謬彼徒見上面[illegible]成

亨為元亨遂有此說不知若要把春夏秋冬分說則下面乾
馬地類怎能分貼秋冬君子於乾四德俱配而此只獨配利
貞乎我說乾君也而坤臣也彼人臣亢馬而不柔順柔順矣
亦皆馬而不永貞此其律已與人之間已乘臣道真所謂君
而佐成黃裳之治是未知坤之所以承乾者何如耳夫坤也
所以稱至哉者亦唯於萬物資生所為順承天施馬耳施未
及有不敢不令者在不敢矯令以光行施一及有不敢不光
者在不敢遲延以後栽且也令則俱令即一物不敢矯令光
則俱光即一物不敢遲延此至原之德與乾之本意無一不
合而坐致品物成亨之功者究唯此乃人臣可無知乎人臣

法坤之厚有退馬處後之意馬是柔順也所謂牝馬而行地
者君子行此而有不為懈柔協承者乎而何難於貞久臣決
坤之厚又有耽之不竭之意馬是利貞也所云行地而無疆
者君子行此尚有或至中衰晚敗者乎而何難於安貞夫且
貞夫且安貞則先迷喪朋之事無一之或犯也者且無先迷
失朋之事無時之或替也者吾想君之所未為者方且與二
三寥乘常守不為之節蓋君先臣後之正當如是吾唯安之
已耳則不為已養代為之心其臣寰寧符暨乎君之所欲為
者方且與一二同實常守代為之分蓋君逸臣勞之正當如
是吾是安之馬耳則代為益明不為之意其成就抑可望乎

坤順承乾而成成亨之功臣順承君而亦成元亨之治成此
元牝無疆之意則其吉信乎應地之無疆矣彼人臣亢馬不
柔順此皆馬不永貞者何不開馬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厚德者深藏之意如中虛萬象宇一統是載物以神也坤載
物無心君子載物亦無心任物之自取而已無所不載與相
因而載此意好玩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
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

利地道光也
人惟未至於直與夫直之未大則有待於習而後中乃利耳
六二已直矣直而大矣太始此念至後來遷而同馬虛溪此
念至發竅遷而同馬夫且不勝特摺其奚直而六二不然其
念々皆還大始皆進虛漢直固大哉舉念皆直不必更舉一
舉念之念也而果何以微之人惟未至於方與夫方之木大
則有待於習而外乃利耳六二已方矣已方而大能自一向
始為方不能即物而當馬能合四向始為方不能隨物而應
馬夫其不勝傾側其奚方而六二不然且事々皆能恰當皆
能泛應方圓大哉行事即方不必後行一行事之事也而果

何以證之則以六二之動而直乎而見其為不習無不利矣乎隨動念即是直圓見無念不直而大尤見非由學習而後直其甚純乎純已無從矜持已則以六二之動而方乎而見其為不習無不利矣乎隨動事即是方圓見無所不方而大尤見非關學習而後方其諸純乎純已無從用勉強已其光不知用凡許功力乃到此隨動直方之地故其后不須用分毫學習即有此直方皆宜之妙二顆交贊之有以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含章也匡道之貞也故其或從王事也亦何敢自決成算

也哉聽天子喜之我惟是奉之以終事已耳而豈不敢有覺才揚己之心矣所以然者何居亦惟其知之光大故也蓋智而不光者徒此俱無見光而不大者見此不見彼六三有見矣且無不見矣誠見乎黃裳之主且欲大成裕而我頗翹然見奇何為者又見乎括囊之相且默守化原而顧負才先人何為者故章美是含不敢先時而鳴王事是從不敢先行而倡吾不徒識三之智而光且併識三之光而大彼徒謂六三明君令匡恭之義與損益除盈之數者見而小者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世有傳名之桐動謂海宇恬康中順之化已成朝野宴然城

訟之好不作方且上萬年之能稱稀大之說以始人主彼不過使中外稱有相如此弼成如此治也於隨衆併集矣而六四獨操之以慎上有黃裳之主則主治者有人而輔治者若可以自寬乃四直挑上易渥恩明之世一小人秘述而君不知日夜圖為閉防計毋令當臣為相之臣定小人蒸始之代時用此以貫罪也奚啻千券於君謂匪明定無憂也下有終之匡則識許者有人而職要者可以稍弛乃四實懷懷馬渥慮同寅之朝一小人詭述而衆不覺求為諧拄計毋令當吾前事之初乃小人釀禍之始用此以致讒也奚啻千券於終謂同寅可自慮也唯其慎也今日即有幾希之欺他日

不成龍戰之惨周公曰無咎非默之也正其慎之之心也孔子曰無咎非幸之也正其慎之之效也可為萬世相天下者法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精一為中無為之之順精一以運天下無為以寧天下則淵涓濩伏之中天地之中焉依天地自然之化更不移添作為以滋紛宇宙之氣脈所謂調停也而海宇忻康又其粗者已凡微宥密之地人心之中存焉協人心本然之和更不妄起智故以叅攪閼閫之神情所為寧謐也而百姓高嘉尤其次者已要緊起譜方淨青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利永貞即是利牝馬之貞之說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處却依本義不淨豈有倒解之理餘三陟尚通唯第二節
主利二字訓做利運之利與經旨大左朱夫子泥矣當如本
卦說去自合大旨
蓋天道專成而主始地道無成而代終藉令攙以有為攙以
多事時未至而必欲居先以攙其宜則越無成之分而一得

言順又含處於畏懦終于退縮時已至而不能含弘以蔇其
化則雖有終之職而不得言順乃坤不然矣天下才名柔者
止謂之柔而已不能剛也坤則退然也而動不可撓柔之至
也天下有名為靜者止謂之靜而已不能方也坤則寂然也
而德不可易無所於易靜之至也試觀其後而不先也含而
不露也雖其貞之豈非其柔且靜者貞之乎試觀其後而有
常也含而化光也雖則運之豈非剛且方者運之乎剛以成
其柔方以成其靜而柔圓順之守也靜亦順之藏也然則坤
道其順矣乎蓋乾道主健〻則純天故時而元時而亨時而
利時而貞以易而循運者也是至剛至方之所為也坤道運

順〻則承天故時而生時而長時而收時而藏以前而來行
者也是至柔至靜之所為也彼後順得常之功寧自有其功
含弘光大之化寧自有其化而動剛德方之守又孰非畢其
無成代終之分也哉總之見坤道之循於順用能配乾德
於無疆也人臣者尚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大抵此爻非一緊不肯學習也先時主義守義之功何如者
但到後了直的本體方的妙用時節再不索用力耳敦窒礙
之意行主心行爭行說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道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
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要曉得慎非退藏與賢人俱隱之意只是說到這個時不便
難撐持有世道之責者安可不慎之於動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

言有已治下如點耶

吾心之中即天地之中也則天下之脉理原相通吾云脉絡可尋纖微必貫者故一中則一中總會之中尚有一物一事之不貫吾而一通則隙隙相貫之處尚有一物一事之或滑吾益至頓至賾自吾心之中而統同之至純至賾亦吾心之中而分列之道固凝矣哉得道者且忘道異形扶道以徵天下得道者不見物又異扶天下以徵天下則有見於垂裳之象而已則有見垂裳之治而已矣在其中矣有心於四夫之暢然動容周旋亦脉理之必通者也而不覺矣之至於四夫之馬耳矣在其中又何心於事業之發然化民成俗亦勝理之必通者也而不覺矣之至於事業焉耳信乎黃裳元吉也哉

險艱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君子抱而濟屯也然才不可恃才不可有才矣有才而不恃矣不先有所主以收人望亦不可故文王繫屯曰元亨佳其才也曰利貞勿用有攸往全其才也曰利建侯欲其有所附以累成其才也孔子讀易至此而曰天下之不可易濟者亦屯天有必趋之運人有發救之權故當始交難生之時即為持重老成之計蓋動乎險中即勢可大為有不得不居貞者

自字長置錄

在一敗則天下大事不可復圖故非緩其事以坐視天下而逸天下之鼓自是長謹如此緩之乃以急也而可謂吾謀已成遂謂吾高枕無憂於乎謂天下已定也哉今天下並名字者不可勝數則天下未定者此時然惟天下並名字者不可勝數則名分未明者亦此時或援諸老臣宿將之言而資其撫衛之力或詢之中外臣民之望而取其師錫之功或訪亡國之遺裔而援之側陋之中或識崛起之英雄而從之遁逃之際藉彼之名伸我之實固我之濟出世之危而處名字者不得逞預雄行力我動乎險中之素志以成其元高者不然虛自安寧亦實稱為名世才哉

不論

說經綸者多論無如此為精切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所為屯者皆始於不能合而後遂至不可合君子思所以圖此矣於是有經綸之法在天子自天子諸侯自諸侯卿大夫自卿大夫上者不得下專下者不得上攬也潤者從而合之則將卿大夫戴諸侯而一國不離為二諸侯戴天子而天子又不離為二上與下為捐下與上為捐也折者從而合之有分乃有合有合即無屯也是君子經綸之說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雷屯時生民無主矣唯初九剛明聰敏天若無意生民必不

鹿生此人也而乃以寡援之故竟盤桓焉若置天下於度外者不知當治世則守分為貞當屯時則救民為貞已無治世之才則貞在隱遯已須濟世之畧則貞在乘權而初之陽剛若是初之震動又若是及此時不從人望不我負古天之意而非真正英雄矣乎故利建侯雖然固見及此矣雖當盤桓之時志未嘗不在天下矣以剛動之才乃志未嘗不在天下其係心於天下者即天下素所係心焉者也大得民如是ヽ不足建為侯耶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是丹心照日月者在寇可却在婚媾不可却一時可延終身不可延君臣系矣而九陽明在智士方有擇君而事之説而二不然民困矣而九剛澤民在仁人方有為民請命之説而二亦不然況主權已散不勝陰禮之至又況臣力已竭屈非旦夕之間而卒守臣節以相遇此毋亦為千載植綱常故能若是及常之嘉也有以哉

六三即鹿無虞唯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無才德無輔佐而乃一人失鹿千人逐之以彼無才德無輔佐若是徒為賢者驅逐資耳不知鹿死誰手而且以身為殉見幾君子寧為此矣而三昧ヽ不舍也何哉從禽之心勝也彼誠見也青之主擁幅員之廣而不能成為君若曰此可取而代也又見得民之士無尺寸之階而向能建為侯若曰彼可丕而顯也利令智昧才既弱而不悟得不失僨身能隕而始進呼何不致君子以致吝窮也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〇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〇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明立教之本意

且人習聞君子有獨為之恥而必ゝ以成人於是於蒙也度其不知向道或矇朧以誨之或諄復以啟之度其不能頓悟或為卑近易行之說要之或為高引曲証之理通之而蒙之高也難也豈知高蒙之道一不可非足矣無往教而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說也無數教而為初筮告瀆不告之說也無異教而為利貞之說也毋曰蒙寔無知不必循以身心致志之誠毋曰蒙寔無知不必阻以高美難登之嘆益教之節度不可貶唯不貶乃有以肅其念以入於道教之儀的不

對的乎意言之間討且盡也

下以唯不然乃有以定其念以趨於道是所為高蒙之道而果何以能此哉彼蒙即厚重不淳然不善發之則入於欲害而也易使蒙即流濁已深然能善發之則止諸理境也亦易而九二善發蒙矣以高行時中矣自其時中而言能使志應而為童蒙之求能持剛中而錯再三之瀆自其高行而言能執至正而為備養之稍能當幼稚而加作聖之功務有中故持教之節度而不可遷回有剛故持毅之儀的而不可降損彼蒙將由志應以謂初筮之誠又將由初筮以請聖誠之城而有欲賁之不遠而理境之雖殊也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經說意　一卷　廿五

山下出泉則前之停蓄者無涯而先天之真純未雕于環取之智後之流衍無盡而後天之功力務調乎甘苦之宜約程於性命即稍漬習染務行而歸焉以從其宗固漸漸乎不以浮慢自安者由是漸焉漬焉以徐咀乎德之精益約程既定雖徐徐為逐宗之舉要不妨於玩愒也是則習染以歸於性命之道然也聽的於聖賢即在顓愚務行而出焉以極其涯漸漸乎不以小成自限者由是日積月累以漸究乎德之量益聽的既堅雖漸漸為極涯之功要不遍於遲鈍也是養顓愚以臻於聖賢之道然也必行有漸君子之體蒙也如此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

教二意濟說已之將剛象文發反意不起雲

也凡人情有所甘焉而遲之固易流於肆情有所苦焉而畏之又從窒其機備在蒙也嚴於物而不遲發之者固不可無所懲然率蒙也拘於法而多畏發之者亦不可無所害故約一刑人也始用之則為利率用之則為吝則以正法之實始終以之從事焉耳故孔子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言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而望頑自後皆如此也余何專行一意併失教之用也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人君為天之子以家天下而大臣復為天子之子代天子以

易經說意　一卷　廿六

家天下一家之中賢不肖雖得決擇焉而後教則一家之中愚不肖雖得優棄焉而不教而九二然乎然人時知二之能為匡也以為子克家也而不知二之獨得君也乃子之所為克家也不然則於包蒙也或類其環植君子小人以為調停之術於納婦也或縱其淳藏垢納污以侵國君之名焉乎得以長布四獸乃爾

六三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順也

天下之人不虞其心之蒙而虞其行之蒙心蒙則天棄也而人力可回也行蒙則棄天也而自作不可救也况見君子而

胃字為不出此

後默然之小人僅匪心而不敢顯有所出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且顯出而豈但僅匪諸心此行不慎所以獨慎于獨不慎者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人非生知即困而知可矣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天下共誰甘之而有不叔然惕豈情乎然究其致吝之由則在於獨遠實夫賢者奎性命道德於一物豈不能啟我之心靈而人皆絕之我獨遠之異怪乎真源之不豁已賢者羅古今綜博于一心豈不能長我之見聞而人皆近之我獨遠之異慾乎耳目之不開也始焉或欲亢以相高今何為卒不能上人始焉或

思借以自形今何為卒不掩所醜毋論去賢者相懸即吝象人亦遠試思量之吝也不吝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且伯而六五其選也純則無雜條一則無二三技色貨利之事一切屏之不膺而獨注意於欽崇奠佳之典憸夫諂媚之言一切閉之不詩而獨清心于脩舊遺德之矣以此心任賢將維繫無不到之處而以此賢國治亦將創建無不到之處故吉也而要之以穀羅賢者病不與俚以貌下賢者又病不順六五巽矣且順巽矣蓋陽為欽崇即多即立讓之像而神已

無內外終始與循究已無偏倚

不洽唯以順出巽然後心始真也偶為衷佳則暫即盡俯就之誠而未必不終唯巽本于順然後心始一也此六五所以得為童蒙而獲吉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人心有必遲之嗜慾一繫之而即迷此利在禦人心有頓見之天倪一物之而反窒此不利在擊然則擊蒙非也而僅屏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可耳何也聖神之與原不可遷責之頗蒙取程于遠而量之必赴不我為高遠之驚乎吾唯全赤子之心而一切交攻直凜凜禁焉以預葆聖神之基足矣而蹶等異為也且聖神之與原不可減削於旦夕取程于近而促

之必就不我為遲速之鮮乎吾唯嬰兒之抱而百爾侵誘直就焉村焉以徐俟聖人之充焉足已而操進奚為也寧如是也而上下不順也哉蓋順云者漸漬為教而不驟致之謂以彼之不暴下也若此則上焉而不驟也即上順也順云者從容為學而不助長之謂以彼之不為上所暴也若此則下焉而不助也即下順也視夫取必大過攻治大深者竟何如而上九之過剛也當戒矣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〇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只多手
字義是

光高字愚見不作敖說只說浮一個有孚的光景相似特繁
一缺而貞字說有孚光高上說言此乃處需之正道不要又
說徇事上來註中則又浮正似贊正道既浮則言矣而利涉
大川亞其所謂吉也如此說便直截
且夫難之我乎也其光幹旋之功不容或待ゝ以緩心則變
且以玩而俟其後承乎之效不容有待ゝ以急心則變又將
以決而起然能需之事可以免而就能需之心難以強而排
借非出於至誠本於自然持見欲不需則事難卒定終需之
則心已速馳方寸中已自惶惑已自周章需之正道已失抑
何以得言亦稱利涉乎今卦德卦體卦象諸美備焉則此心

須出前
令有情

需必上
命自余

毫不汲於功利而孚即心不陳於功利而光非需之正耶而
不可以得吉耶廉濟可以救此心毫不萌於計較而孚即
心不橫於計較而高又非需之正耶而不可致吉耶弘濟實
在是矣甚哉需之貴於孚也乃所以得此者何居吾想天下
有經君子所先畜維之險已屬往事而險也在後唯則徙則
有振刷之力量而能出乎陷其不困窮之義也易知天下有
為君子不能鎮靜之險而屬無形而險也在前唯則徙則有
恣愍之精神而不復蹈乎險其不困窮之義也雖知今需以
有孚之故而得光高貞吉者正謂九五以中正位天位而所
稱剛徙馬耳彼不從憧憧不溶其熱以速遇人之為而無為

諸凡貞
恐淺不
可不深
知

守正從是以貞其用也且從淡ゝ以銷其情以路無涯之欲
而精一執中剛是以貞其體也是有能需之事而從有能需
之心者也則夫抗此以往尚有躁更擾事之弊不險而清靜
和平之福不泰也哉所云不困窮而利涉大川者若此甚矣
需之心貴於孚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當實需也君子以經綸至此從何為哉待其自和耳故救之
歎施與民之耳目不相習則不和乃必強民以相習將耳目
愈駁愈固以不和吾想久之自與政救則服馬者何為而殊
之斷民之神情與上之心志不相洞則不和乃必迫民以相

求海北
源之區
廉几近
之

調將神情愈攖愈固以不和吾想久之彼且自以其心志決
易者何為而迫之此飲食宴樂君子所以用於經綸之從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
咎未失常也

且君子遠引以待天下之清節不高則入于險節不貞則旋
復入于險陽剛如初九可見已彼且能曠遠以為需彼且能
久遠以為需既不以功利動又不以旦夕更周公曰无咎而
夫子曰不犯難行又曰未失常嘉其節之高也猶嘉其節之
貞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

韓琦王允謝安訓詁其事可對參戰拴也

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險未迫其害尤小而刼以刺而中者處之乎陰已迫其寇害大而刼以銳恐遲者處之乎大臣立朝廷之上而位禍變之方殷也周不淨放遠引者之為但當時小人而寇然輕則以語侵君子重則以排擠加君子而君子于小人能靜以持之則其釁自消而卒收安寧之福若動以爭之則其禍彌切而遂貽激變之譏嗟嗟靜需如二即令突在外將旦夕之變可彌況乎衍在中時耶躁動如三即令衍在中將後日之患直

易經說意　一卷　三十

至況乎突在外時耶夫勇與慎一也二戒其勇而以慎勝三將咲其為怯三捐其慎而以勇違二徒翻其無成一曰終吉一曰敗其先二不如三也及後時觀之而差數觀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夫人臣當事變之衝而危懸之非所以為忠也溺而入之非所以為智也乃智以成忠唯柔正之士能之而六四是已所以需于血而出自穴者何居則以其能順以聽乎借使大剛則將一擲以衛僉事之胸揆諸情固為不順而不能聽又借使太柔則將束手以成坐斃之術揆諸理亦為不順而不能聽夫唯柔而不過于剛也夫唯正而不過于柔也則不敢情

念書之時激与忽衡來不詐幕式其人測

可是濟真固入也無盡而已也要焉

于氣之不平而順心以狃之以平靜之念俟乎瑕釁之消消亦不致委於數之莫進而悄理以圖之以艱難之身待乎事變之旋定此所以保身濟君而出穴於需血之時也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當需之時六而該事變于庭外者僅有一初而已匡而激事變于遲驟者惟有一三而已借使天下盡如此兩人五卿欵安乎焉乎安之今且有九二之從容雅撫六四之濟危調護而上六又救英豪以佐恢復則經綸之事有諸臣任之而人事之盡已先時為之此日更不當持以急心後介更以提天下故宜外絕好大之為內斷行陰之念而止且中焉乃為需

易經說意　一卷　三十一

異宋內多出拱祥不且不然此其大若

之貞乃護需之吉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致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致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臣不恃匡以許旋貴有建攬英雄之庶賢人亦不樂匡匡之露祿貴有相心罪腹之減以上六之入穴一何危也不速之客來一何多也而來者且三人又何衆也爲求一生之時則深望于人者急是不容不盡吾之致况無希無冀之心其節當高而求獲于我者少又况莽力羣策之合其功易速而利賴于我若多是術不得不盡吾之致毋曰新故之不能而疑其心併疑其事毋曰主客之不敵而怯其事併怯其撻

之濟就非己之濟哉故雖不當任未大失也蓋許之也

訟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夫訟非盛世事始終無失其有孚之意而已矣諒論之蔽明抑曲之害公其有孚而窒也此而無以自明則積疑起于腹心將令室藏成塞隔之漸者而衆志難明扞拄加于貞亮將全朝廷有同内之非者而羣邪得志奈何不訟哉顧訟求白乎已也非求勝乎人也此惕然戒懼可止即止所以爲吉魏然見舍非終求終所以爲凶也倘大人見爲亦既而親至尊明目心之無他矣而乃猶然駕險以求飛馬則始馬上已覺

緣君之非乃吾之所言哉出于纂誹者之外則上疑其誣于此併釋其冤于彼始馬上已諒受誣者之是乃吾之所述哉及于寃抑者之餘則上灼知其僞予後併抑堅其疑于先是亦不失其有孚之意而奐不勿也者抑何利乎中吉終凶訟者宜戒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長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大抵君子立身行己卓卓不與人搆遂至訟訟無與爲搆其半來是以斷斷乎之餽其耿介足以忤讒媚之心是君子以剛而持乎上也是貞亮之端人思附之而傾險之心人思陷之也况小人之才智最多而深機足以害其勢且力量足以運其謀况小人之黨與又衆而有一人坐以畫籌後有一人勇以任事以此傾君子茂不濟矣以剛而持尤是有孚而見窒也此其所以訟也然以剛來得中之君子遇尚中尚正之大人在我固不欲竣空鑿虛而白心之外別有所陳在君亦不必逮爲累牘而一見之餘旋有所釋嗟我直君明故不煩極力以明心且可以一見而決而小人之計始阻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君子高明每超而之上小人深險每趨而之下判宜落落不合而訟生雖係小人無良乎亦君子有所致矣其于作事也

必始是謀焉蓋人本有爭然而致非于我必有所由召訟之本于我之事事無有爭然而見非于人必有所由蒙者之釁本拾事之始謂人不足忌而爭累于事爲則此瑕瑜不拚之處便爲啓謀可入之門競競攖漾於未作之始必是先當人之心而啓謀消矣謂事已全是而爭累于施爲則此放恣無檢之心亦爲指摘不爭之地故懍懍斟酌于將作之始併行事先詳衆志而指摘化矣其所與違者君子之高也而所與衆不甚逢者循君子所爲善用其高也事之始即訟之端君子宜圖此矣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

得永之速言外理如非大士不能

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天下之訟有居於己者險柔居下之初六是也而初六以拙天下之訟有居于人者陽剛居尊之九五是也而二以拙而人亦何怯哉然而周公曰終吉孔子曰辯明周公曰无眚孔子曰掇患賍人意可知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權者衆之所爭而擅權者君之所忌處必爭之勢而枝居於之心訟所為易起亦易入也六三得杜訟法矣彼安其本分

淋渦附嵎不討訟也

之紛而守其退處之貞則雖居且爭且[illegible]之衝而卒獲全身全名之福何也則以或從王事無成故耳非以畏事之心託尊養為時晦筭守吾之分而無敢借任事成喜事之私非好諉事之心駕首鼠為調停筭盡吾之分而無敢緣生事釀憤事之弊彼益遷而睨于職之內見朝有考夕有稽尚眠越俎而治彼又害而睨於職之外見朝有考夕有稽尚有未治之俎待我而治否其必從王事而不敢違也象不得以避事誠吾不得以曠官諉也而訟請於能食其僅從王事而不敢成也衆不得以專事諉君不得以擅權難也而訟請于舊德之令故夫子曰從上吉謂杜爭與忌之端即杜其訟之[illegible]

本論

立斷者謬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能以氣自負亦能以理自屈其不克訟也非曰如初之才力不給有所屈於己而不訟也非曰如二之勢力不支有所居于人而不訟也吾益有命焉夫天之所命有正理亦有正氣固非靡靡任弱也者然天之所命其正氣原即正理尤非悻悻好剛也者惟于命雖焉而不即便與貞勉焉而不去且有外理而認氣者矣且有外正氣而任客氣者矣其枕于訟焉無惑者而九四且自屈於理之不勝隨徙遷于理以求自勝是所云復即命而渝安貞焉謂之即則與命相守固驗

氣為之患除謂之安則又與命相忘併意氣為之默化句固爭之今固平之也則何固失之今固得之也曰吉曰不失二賍人矣許之云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必曰聽不偏斷合理善則善矣而要非靡爭之化有禁止之煩其視不識不知之氣象何如豈足稱大善哉而九五不然矣彼不徒除乎訟之迹而直清乎訟之原彼不徒全民相戒于三尺之憲全而直全民相擇於一拘之神明是在民不知止己之訟而訟自止在上亦不知所以止民之訟而民之訟自止此毋論操切之

上言的如有可持攫秦物論

致巧事鈎鉅之術者不勝武健之髓即全忠信明決素稱訊
鞫之平者猶頑推鞫之勞孰若銷於未發而上下兩造武故
曰元吉也而何以至此也莫若使民極之歸攝民之師莫若
元君極之建而勿偏黨一生民即以偏黨之心釀為訟府吾
唯是精一執中以全天下無偏無黨矣乎則此精一之神乃
所以潛攝天下之命脉而天下還為自顧自畏者也奚所不
進于蕩蕩而蕢使為也苟反側一生民又以反側之心益為
訟階吾唯是無為守正以全天下無反無側矣乎則此無為
之脈乃所以[illegible]天下之馳騖而天下渾為無思無慮者也
奚所不適於正直[illegible]此元吉所為致訣

易經說意　一卷　三七

兵法之要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曰或錫未可期也曰終朝不待久也曰三褫又行衆也人心
之直道無時而息終朝業且遲矣人心之直道隨人而異三
褫猶見少矣以訟受服亦不足恥況終朝三褫者此乎而訟
之不可終也明甚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且師者非聖人之得已故八政而師后焉乃所以行之者有
二道而淨人尤甚何也非平民戕亂之師雖利勿動故貴貞
非元老克壯之將雖義勿動故貴任丈人以是宿將也而衆
是義旗也自能曉暢軍事使行陣和睦無過惟恃而爲民之

兵之志組點

休無飾功伐而為猴之冠無希內音而為狐之媚無妄殺戮
而為虎之翼能使人主懸柎髀之思者此人也能使人主狀
敵愾之威者此人也故曰吉無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夫師以從為義而貞以正為義非匡諸諱震小之事則不動
非遏鎮蕩撥命之誅則不動非宗室為神器之悍把赤子為
潰沖之嘯聚則不動非暴主獨賊之夷戚強夷敵內訌之
黠計則不動[illegible]也以正也非[illegible]兵介兵恣兵者等[illegible]
謂非王者無義旅[illegible]以[illegible]仁[illegible]師予雖然將尤不可

易經說意　一卷　三八

綱中二字明著

不撓也而九二剛中之才克堪乎六五之寄想其推轂授劍
之時若曰唯我不為兵端敢為加我為應要以懷柔天下唯
爾不為遏剿毋妄掠毋嗜殺莫以兔剿一人而九二直能承
之雖曰兵危道也而寔能順民心也夫行險毒為天下之[illegible]
而順民又安能禁乎天下之從方且有東西南北之然也若
方且有簞食壺漿之迎也者必溥此人乃能副王者衆民天
下之意不然太宗之將方且以王者之義師供一己之敗[illegible]
不能克敵以除民殘也而民病大剿之將方且以王者之[illegible]
師潞一人之貪酷即能剿敵以己為民殘也而民亦病何[illegible]
之者而然覓乎此欲行衆正之師酒剿中之丈人乃可

千觀今退而又
古下世子不何
判嵗日欺御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平時無事而使民占籍以爲兵則民不閒兵之弱兵不閒民之貧弱與貧不相恤而歛之道也一時有急而始僉集民以禍之兵上僉率以名之下畫丈以應之名與應不相當而歛之以容民畜也孰若兵農不分平時不必占籍急時不必名募而容民畜衆之爲愈乎其利有四焉民自推其丁壯以從戎則老弱者納之哉可免利一民先結其比閭以備作則同說欵愜之誼彌堅利二伍兩卒徒之長即比閭族黨之師則上下相馴無逃師譁伍之虞利三國家潛有兵之寔不訟養兵之費則習粟自給無士馬供億之耗利四此容民畜衆先王之兵制良

精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推轂於將將之權轂于律以一人禦百千萬億之衆以一人御百千萬億駑驁之衆非律其誰秉之使一非律又誰攝之使馴以百千萬億退有安全之樂以百千萬億進有死亡之憂非律誰使之舍生不居非律又誰使之走死如歸有律之師其整不可犯也有律之師其堅不可摧也故有律則吉失律則凶如九二善戰之將有律者也如六四善守之將有律者也而六三才弱志剛既不善戰又不善守失律而凶六

命所萬則而之其
將以邦敍爲心非
王爲懷其將若明

王師
之附六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人君御賢將與御才將之術異御才將之術以智無駕馭鼓舞之權則彼將益驕而不降心以爲我用御賢將之術以信無推心置腹之誼則彼無所激而不盡心樂爲我用以九二之在師中也能撫循士卒能懷集人民不戰而屈人兵克敵而奪人氣所謂吳公之善强人意既公之䏏倚長城者賊行事報假便宜似乎擅兵擬盡歸權似乎專在朝貞亮忠于謀國而明不足以鬬外之心者則生疑在朝僉壬巧于閒主而欲陰雖無成之功者則又生忌非人主馳命以安其心歎

馳命以數安其心則自古未有疑忌生于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三命所爲錫也而要之九二非得君固不能成師中之吉六五之優禮亦豈僅爲比昵之私誠爲懷萬邦焉耳曰懷則注念之切豈能以心而釋之然而曰萬邦則該延之廣又豈以身而歷之臥榻側豈使他人鼾睡而卑書不混何爲潢池中寧容赤子弄兵而選類不辯何爲欲張薄伐之功必剿克壯之猷計非文人不可者然藉克壯之猷以張薄伐之勳計非陰遇不可者而萬邦是懷三錫寧靳哉甚矣二之善將故勝而五之善將將故能成將之勝君臣相與以有成也知此夫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犯其所忌而自將以攻人敗道也四三才力俱劣獨四之志不如三之對敵一則不知己不知彼不能勝而敗一則能知使能知己不能戰而守國家得百守將不如得一勝將國家得百憤將不如得一守將四亞于九二乎而三之方四則虜無當矣志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之動師也必天地之仁之所不載也者必父母之恩之所不育也者伐之何咎但老成之將不可使人參尤不可使小人參而僉壬之人不可使之獨當一面亦不可使之共當一面則中者行之後使志剛者與之彼固曰吾虞獨力不支故使一人焉替決機務吾虞獨任成亂故使一人焉參機重權哉則曰有一小人從中參事將弭壆之勢已不尋也有一小人焉從中撓事則掣肘之虞可立見至于師徒敗而歸也人以首罪坐大師謂長子其道矣而不知弟子實致之人以敗師坐偏裨謂弟子其應矣而不知大君寔使之噫知使不當之罪而命將可不慎々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左規右矩之儒不足以任驅馳于是取諸長材負俗之士而小人用其才全德之矣不足以充任使于是取諸一偏一曲之人而小人亦用乃勸亂弟賞其才力互治乎始釋其人品則人將任其勞而不得食其報業以明懸之賞以獄其心今且陰案之黜而負其約則人將怀其退而不乎其心大者不蕩也其實君子小人而開之國承之家乎僅不妨小人以事矣乎豈功能以示賞既足以服其翼望之心解兵柄以龍封乜無何仲其所𢖍之使豢其開承也正其有功也不吝賞併不避賞國見王人直道之行其勿用也虞其亂也酬其功併係其功尤見朝廷曲全之意此自三代以後唯宋太祖釋兵權于杯酒之間遂使能鎮而功臣善始善終者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后夫凶
夫君也擁大寶則尊而必合衆小乃成大握神器則貴而必集衆思乃成神有所比誠吉矣顧民比君也以赫濯之勢挟之而民將即以觸德之仁恩之而民亦携是可不再自審其訣失乃遣罪民也哉夫審而必于自何也仁蘊于中人責之尤歸己戮之彌真也夫自審而必于再何也仁疑于是粗視之之希無窮誹謗之尤屬妄也果仁焉而一念萬念貞之以無息之神乎夫無息之神固人人思可以底而樂享其博厚之

化者也果仁焉而一入萬人胥之以無心之化乎夫無心之
化罔人之思可均被而共遊咸偕之風者也夫至此不守方
來之時而猶有后夫也則聖世乃可以責頑民而以不奉王
朝之罪加之始可耳不然非力焉是濫而不仁即仁焉是黷
而不真民之不比閑其所者奈何薄責也以仁而厚往也以
比哉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
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輔如輔車相倚一體民不可離君君亦不可離民則所係亦
重於從之使從將甚感順之使從乃不携而所以全民順從

易經說意　一卷　四三

者惟自審爲元永貞者何如耳顧安取武卦體剛而在中夫
間斷每乘其柔脆處而入唯剛則一私不雜其天地無息之
運爲何如夫偏黨每從柔邪處而入唯剛則一私不臨其天
地無私之心爲何如而上下有不應哉天下皆歸而一隅猶
阻辟數也彼實與已無境土日感是棄于覆載生成中同窮極
矣即后夫之窮而後知九五之不可不比也亦自后夫之窮
而後知永貞之不可不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天子不忍不親民然天子又不能自親民唯是天子以分赤
寄羣國而羣國以收養報功能所爲建萬國親諸侯是矣夫

礪山帶河猶懼其貪弱而並字之者爲親諸侯計也夫是以
有所建而比也夫分茅胙土君感以厚恩而重托之者爲比
天下計也夫是以有所親如此也此豈一朝一夕之計亦豈
一方一國之恩也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
他吉也

初六得君未深非感恩厚者也夫人臣竭勞亦難矣而況乎
根于心夫人臣感恩而行亦難矣而況夫無所異六而在初
無所異者也六而有孚根于心者也而爲人之所難而以是
比君何從之有願此一時之孚也是一時之尽爵祿而吉固

易經說意　一卷　四四

付之他被初六但知雖守一時之純心焉耳而他何知焉充
一時之孚時王如此也必俟后來而亦忘爵祿也而吉亦付
之他初六但知希守其純心焉耳而他又何知焉彼三錫之
息出於初六之分外也其他吉易知也而一念之純則三錫
之恩初六出之意外也其他吉難知也吁初六真純臣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當顯比之世毋亦爲時事之大孚皆委蛇以爲適也者毋亦
謂主上之神聖詩唯諾以爲通也者而柔順中正之六二不
然恭沃育之誠則閉修哉難于自表而彼固比之顯者也即
閉默淡寂絶無表暴之意自能以顯而燭微是守內修無虞

正之心卒無情此心也能使已歸于何思何慮者也是一人之中也此心也又能使物遊于不識不知者也是千萬人之中也至于邑人之不誠乃以見上有不使之使至于大君之然使乃以驗上人以為中為中而比之道與天道奇所謂顯者如此

上六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

首字終字在上六取言比道壞了上六爻一缺非謂初間卻有比到後來乃無比也蓋此爻無才無德既為諸侯所擯而不與比且為大君所擯而不使比僅與六三之小人引繩批根同為匪朝之棄物耳嗟夫比周黨之共工而卒難容于揚

側陋之朝夫比周之比亦比也側陋之揚即顯也故吾謂唯聖世乃有棄人其六三上六之儔也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上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天下未見執虛其盛而卒以衰者亦未見勢虛衰而卒以盛（發端起總括情理頗奇）者吾獨于小畜見之曰畜言受畜之君子卒不為所畜也如此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畜君子之小人卒不能肆其畜也如此固文王幸君子衰而不衰又幸小人盛而不盛之意果何故也哉吾想一小人握其機權褫君子受其控御時何害也而君子乃不為畜小人乃不能畜也則以剛而巽耳蓋小人無力惧有起而排之者故喜柔而不喜然小人又無識不能洩而察之者故見貌而不見心彼君子唯賴其強發于中而鑄其巽傾于外彼小人方意其巽為才之弱也謂此豈即其黨厚集亦易與耳故二與五交雖而不忌彼小人方意其巽為志之則也謂此輩即其勢家遇不吾畔耳故二與五居中而不疑卒之羽翼成而杈柄操扼其吭而拊其背我意行而上往彼勢阻而難行人但知天翊皇家而君子小人之盛衰出于偶然之數抑詎知剛而巽者其移祚固多[illegible]小人與君子遞盛為消長而小人當其盛故能畜君子[illegible]

子勢猶有消中之長而小人遂不盛故竟不為畜吾甚為世道幸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小畜非力爭之時也與其尚力毋寧尚德與其右武不若右文而要之文德猶貴懿矣毋躁靜需之名而退于恇怯毋托長原之道而遇于容妍則古有謙恭之聖而柔順中自有文明且以仁勇並施者古又有懿德之賢而不侮中自存不畏且以剛柔並行者有文德以善其挽回之術又有餘以甚其之德之施此真可為虛小畜者游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

三爻合考品行高下如列一看書誌

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與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國家之名器本以待君子非予自小人而必求以己也乃初二兩人善用其則而九三一人獨不能善用其與初以且自恃不謟附于余壬若曰名爵吾人所自有我自擅之奚以事謟附而頓客中流二亦以正自附不媚悅于權要若曰祿位吾人所自有我共據之奚事媚悅而矜貽後悔姦守正以據吾自有之位其事未必百爲而百效然揆之理止應如是故曰其義吉守正以俟命自有之位其理且有可爲而可效即試之人無不如是故曰亦不自失奈何有脫輻反目如九

三者哉九三雖君子之羣而與小人合又恃君子之素而與小人爭一入小人敎中則向所疆者必不盡酬其望而生怨心怨則必角以入小人殺中則向微惡者必將急消其衰生疑心疑則亦必角夫豈如初二兩人彼小人即如四竟能及也則今之反目雖非昔時脫輻致之者此其來固在三而視吉與不失者不猶胥大息乎吁處小畜者愼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不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夫九五君也六四相也有臣鄰之義焉不徒合力以畜天抑且合志以畜天下而苟在臣不能虛心以結君則天下

若臣同心則天下之條無志者

强梗宜掣肘中制之相所能丈故其道在有孚如夫子所謂上合志也者是臣稱君以爲助而何難富之有則傷害憂惧之克也唯有孚得君之故也在君不能虛心以任臣則天下之强暴豈紅質慢相之主所能馴故其道亦在有孚如夫子所謂不獨富也者此又君待臣以爲助而又何難畜之有則有富厚左右之能也亦唯有孚消臣之故也蓋始焉臣但懷覆餗之懼而發冀之之小心君不恃富强之朝而事聽之之委任疑注固結千載一明良繼焉端揆有得君之宰而進虜設中書之巽人負衮有腹心之臣而强藩服朝廷之處置馴服辯柔萬里無烽警自古希起之世元首臣隣揚倶無備而

自必謹將過道

三畜互叙漸陽乘俾固能畜之明效大驗則直忠堂產成筌陽一二不逞小人即摩旗喝棒焚竿叫囂將隨熾撲滅矣足煩堅處哉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人之當防其所以積何也小人之始能飾君子之容而使之伊不積無以見小人此小人計之巧君子所以自誤而尙焉者也小人之終能挫君子之銳而使之和不積無以待君子此小人計之成君子所以反德而哭焉者也彼其雨而殷也就非消之至于積之滿然哉雖然去君子非小人之門[illegible]

而德書彼此說更命寄味

說履之道莫加乎此

去在內之君子非復進君子之利益當積滿之時存釣敵之意小人百計欲摧挫君子之氣寧坐失與之缺以恃雄心之一促焉而寧復援引未進之君子以樹之敵君子百計欲解睨小人之寵卒受其孟貫之懷以入桃椺之一網焉而寧可不堅已覆之君子以羅其實故夫子曰既而既廢德積載也悲君子之不能出也又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戒君子之毋戚入也縱之為君子誅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强之君而應以柔媚不可也惧無以救君之失與焉者然

則强之者而不應以和順不可也惧無以成臣之戒惧焉者與之俱履也而回履虎尾明其主之成至誠也曰不咥人柔明小心之翼可柔也乃実于卦之二體焉取之彼其以柔助履則是為以悦而應乾當其英断所發已操必勝之勢吾不明抑而轉之第的其難竟之業俟其氣之平而撓之止焉彼且深諒其衷夫豈以畏事罪之者當其堅果所執已定必止之機吾不明奪而執之柔權其必竟之功俟其意之決而鼓之趣焉彼且微堅其誠夫豈以喜事罪之者此所為廓之不咥而高也唯和悦之故也嘗試觀帝位五危而履帝位至雖倭游寡斷者此者十七八即剛愎自用者亦失者十二三

所止

唯剛中正則既不慕悖大而足振剛之精猶不恭英明而少和平之調是亦稱和悦者用能上維難諶天命下撫烝民心而帝位竟不疚以光明稱夫制臣者君也而制君者天也天威與君威倍赫也則履帝位與履臣位倍艱也而不恃乎剛以履之則易危為矣若此剛和悦以踐强之君乃為其所咥不可以致高乎而臣之所以事君也盡之乎履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天下唯守素乃能葆純白之體天下亦唯守素乃能盡性命之純顔雄墳而誤不禁猶回懷虛須而不逐而姑引以自安

謂之曰行則所入之途頓異窮約而初之素履難矣皆衆而幾清白猶回俱物議相干而姑邑以自愛訂之回獨行率之衆悉染世紛而初之素履猶難矣乃持素子隱微所行素子通顯有純白之體百入而不變初願不以功業而易吾之性真今來遂矣有性命之於百出而不窮初願欲以道德而弘吾之勛勲今又果遂矣周公曰无咎孔子曰獨行願交許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夫心體與境為印而不與境為緣唯印于境也而見于履道矣唯不緣于境也而見其履道而坦坦矣夫坦坦非淋迷以

笑其守

自安淡知希以自貴覺此心起于嶮崎之外則情境自舒決坦坦非默默世之羈紲以自逃非與天之玉成以自厲覺此心主于困厄之先則世路自寬周公曰幽人貞吉閒往其有不桀之極哉而夫子中不自亂之旨若有合焉者何也外之由鎮猶可跟持而中不亂雖即人之相攖猶可勉樹而不自亂雖從拂逆來起以觀心則物原未波宜常以相于者祇自亂耳而彼心不逆計其未臨之境則中之寧謐寧以幻逆而紛焉夫是以無思無慮若此也從拂逆之臨以觀心則物且波而不有豈足以相參者亦自亂耳而彼心不外竊于既臨之境則中之經緯寄以安措而替焉夫是以獨往獨來若此也

吁幽人與素履之夫豈分兩途奈何以冀工自詩之士使之獨善身竟不獲獨行願也時事可知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夫六三非真有識見有力量不過志剛而自謂不能為能耳夫識量足以任事而志或剛矣主猶君哉之既躁遇了無音而志浚剛履主豈容之夫履臣位與履君位同則武人不可為大臣與武人不可為大君亦同而彼不當位稍至則矣即自命能視能履其能免乎咥人之凶也耶

易經說意　一卷　三十五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事中主與事英主異而為遠臣與為輔臣又異當同斷也日懷震主之威人青鎬而之柔矣吾謂非柔之難善用其柔而以剛居之為難消長之數非不引以自善而終不敗畏盛滿之戒逆賊默以謀一人全共之分非不舉以自絕而終不敗暴恃順之風逆諧媚以危四海之勢英斷之主不可忤工工則疑為使權非輔臣格心我諫之道而英斷之主不可樂工工則比于阿徇非輔臣正己匡救之心彼其邀工成誤工觸君又誤逢君也年之太剛者危身太柔者危君而此獨不茹不吐事英主善始善終稱賢終吉志行夫豈一于柔者所武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自古不乏將順之臣而卒不獨斷憤事者唯君非英勇者耳自古又不乏精明之君而卒不獨任成亂者唯臣非優游者耳今唯英勇者與優游者合一則以臣之柔而應也寔意其無能匡襄我而且自任自任則決一則謂臣之柔而應也謬意其無能指摘我而且自信自信則益決始則欲行自行而不為衆所牽詢謀不食同即行事偶合亦成自用之非繼且欲行即行而不為意所牽思慮不詳審即注屑偶合亮成用同之歎夫治各有職上獨則下掣肘是壅塞之階也事各有司此侵官則彼失職是偏廢之漸也故人君創一業嘗一

易經說意　一卷　三十六

事其利必而使天下諜簿書之勞其體發人主絜大綱提大紀其事邊而使宮府有釜蒿之隔其害大貞厲之占是為決履者惆戒至明也而果何以夬履哉開於德則剛健中正其神靈之君乎閒其權則指臂相維其獨運之權乎彼見隨咎之持據畢畫而為不主解也夫雖不駛而思吝矣彼見隨吝之順指氣使而為不如意也夫誅不快而思退矣豈無嚴新戒惡其叅斷履光明之新則禮樂文章燦陵光世之荷何矜察以澈紳操馭强匡戒惡其不嫉衆惡工之匡則異小心自本明添唯謹又何必攬權以致攜猜古所謂洪裳而萬幾自理庶事自康者何居上任人而任事也則其

情而可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履之終也夫履當其終則吝泯之極有行倦欲弛之意焉而檢點之難戲析似有不免者然卒由之熊又有行盡如馳之意馬而自然之途周悉靡有不到者天之仁我不如我自佑祥何必考吾有吾履馬耳以人者我不如我自有我履何以考吾有吾視馬耳磨礪之後難爲瑕矣而家自修証即必瑕也而有微瑕在馬必磨礪之畫而淺愉快粹的之餘難爲駁矣而細自諦察似無駁也而有微瑕在馬必粹而之至而淺即安旋為周旋之義主員者也人有非與于正道而傾

之于旁行者則員處難履也視必視及于此而此處之能履則考執而赴也其善可必已旋有慮旋之義主遠者也人有安步于暇豫而重足于進次者是遠時難履也視必視及于此而此時之能履則從容而出也其善又可知已蓋履之始其戲析處多俟有今日而今日非渡可俟之時則杜其小戲視其大戲猶急也履之終其戲析處必固勝前日耳而前日原無可勝之處則小有所戲視大有所戲軟甚也無戲處即是大善至之大處即爲福處之大處身之祥也而非天之報也

易經說意二卷

古臨　陳際泰大士父　著
同社　沈國元飛仲父　閱
男上　虞之翔聖俞父　叅

上經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道五百年而一泰。明良亦五百年而一興。世家有時值太寧而君臣不合為一德也。者世寧有朝。當都俞而邪正猶雜虞一堂也。者其或忠直之朝不容邪。在此以去為往。其或俊良之選不登於位。此又以不來為往。則朝皆忠直。選皆俊良。可知也。是衆朝皆君子。不令小人之厠于側也。而自錯其國於高泰之安。其或貞元之際。衆逢淳龐。而邪人已屬往古。其式衆靖之。神人歸粹句。而邪人又屬往事。則黎皆淳龐。人皆粹白。可知也。是衆世皆君子。原無小人之厠於側也。而自能登一世於華胥之域。故曰吉亨。誠千載一時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夫天地交而萬物通。皆化為之開其先。而可無（半作一亦見識）人事以成之乎。吾想泰運即剛。無聖君賢相以維持其間。陽明剛健之君子。未必內之。陰邪乖順之小人。未必外之。抑何以操消長之機乎。而令上下交矣。君臣以身聯矣。上下交而志同矣。君臣以心聯矣。夫君相原為君子。本有不內。陽內健以內君子而扶君子。以使之亦者也。夫君相既非小人。未有不外。陰外順以外小人。以抑小人。以使之消者也。使在下之君子小人。更相進用而弊。且環抗於上。偶闢賢良之一途。則恐不肯自阻其機。將鬥心以自悔。又使在上之君子與小人相攻擊。而禍且互搆。唯上自揭彰瘅之所用。則賢不肯各降其分。無交訟以相爭。始則進君子。退小人。繼則盡小人化君子以與悟。泰階治化開先。亦君相善後。乃知天人相與以有成。固如此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丘毛伯此段講得好。渠云古今無二道。而道之用於古今者。有宜於先而不宜於後者。有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故乘時起化之君。通變宜民之后。於是裁成天地之道。當因而因。當革而革。當損而損。當益而益。而所以當因當革當損當益。是即所為天地之宜也。裁成處即是輔相處。輔相天地處。即是左右斯民處。如古文所稱更化善治。通變宜民之說也。自古有一代帝王之興。有一代帝王之治。堯舜際唐虞之太。而封山濬川。明倫敍秩。是堯舜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者也湯文際商周之大而殊君弔民制禮作樂是湯
武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天地原有
生成斯民之道但天地能滿界不能令人潛完能令人默受
不能令人嘿成唯人君為天地民物舉天地之道而為裁成
之令民同天之宜秉彼之利而人人遂生遂性於其間以成
一代之大不然天地之泰天地原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終是
隔缺世界而何以斡旋宇宙創造乾坤而為泰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外也
在上之君子援一君子而在下之君子拔數君子蓋君子與
小人隔而君子與君子連木一故也故一拔俱拔如此也時

易經詳叢　二卷　三

閒平太周有以鼓百年泰儀之綱而時當平初又有以偶一
時向往之志周公於其征即與之以吉宜哉雖然吾猶往其
志也後志不在天下方且以賴相親為撫方且以權相傾為
孅執知援引同儕佈列庶位若此而初九之心也豈公爾國
爾之念也夫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上於中行象曰包荒得尚於
中行以光大也
四句句要見得尚中行非泰合之謂也蓋頤此之時寧無
前食之失過綜刻則傷渾厚之理而非中是山嚴宜廓豪想
之制尤切叢挫之惧太寬大則丟弊倒之神而非中是果斷

宜勤目前之安可狃則急貽燕之謀故聖心衛不以平時洽
忘遠之微而中在遐遠之不遺薪熾之途已閑則遐環植之
震故與世術不以衆正寬周比之流而中在昵比之患化乃
此中於之尚也實光大之心為之者光則無私以降之而真
獨乎宗寂寨容荏苒無衡懷安甚收植黨矣公也中之几扁
弟斷矣大則無私以滯之而其純乎臨於蘊牧拘於濡恐限
於几席局於閨從也中之用臃不神矣唯夫獨不滯如二其
人者居樞拱之位耳柳何辜泰之難保也哉
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象曰
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易經詳叢　二卷　四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
戒以孚中心願也
毛伯講得好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其所隣者何人而緣不
侯富也不戒以孚其所孚者何人而能無所侯戒也君子與
君子為一朋一君子進百君子俱進不進不休小人與小人
為一朋一小人用百小人皆用不用不止此世道之所以自
泰而之否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以行願也
合之不正者歸妹也不正而可以慶明良之遇者吾於坎之
四與泰之五見之納約非取宥之正而六四以之持坎歸妹

非所合之正而六五以之保泰益得出之以與偕過之泰其一時也誠心之臣與虛己之君其一心也持危定傾之士不尚係文憂盛危明之主不事危幅其一道也則夫誠心上交者寧不挽於以使之泰虛己下交者寧不可保泰以遠於坎而忠臣其俾之願有不遂者耶大抵泰之五即坎之四惟以一念之真誠感召乎豪傑而下貽之願與保泰之綱一得供得吾特取歸妹者與自脩者為中興之君臣法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之復否非徒天運蓋亦人事焉而欲救之者當論其所自

夫禮義為人之防而廉恥為閑之維彼其紀綱胡為而廢夷耶彼其風俗胡為而崩墮耶人事固不可與天爭而欲强而持之者過然天運實可以人事挽而乃坐而聽之者亦適斯時也將諉其數於蒼冥然昔溯至之天今何為自平而陂也非天之仁愛之意吾所為即修者自我為之其既開不可挽乎若何不除自修者夫斯時也又將分其責於臣都然昔包荒之宰今何為不中而行也非臣無忠義之思意吾所為俯偶者自我隳之其操率不可法乎若何不而自為綠矣世之自泰而否也當閒其所為其介者若何而介之自治而亂也又當閒其誠自者何若斯時而汎汎修之已不勝後時之吝況斯時而戔悠悠任之寧免乎傾覆之虞然則當命亂之時而可不自邑告命以治之乃謂實天運非人事也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善維否運者惟內固其君子之心而止善維君子者又唯外降其君子之迹而止則儉德而不以祿仕榮也固所由避難者乎泰小人極盛之世而弟以一君子衛之則將犯其所忌不得不為韜光之計正人極衰之候而僅以一君子當之則將移其所寄不得不為劇柔之謀有時與小人處而賤山靈以自封使小人之幣帛無所及毋德之歙也而遁榮於無榮之地有時與小人儕而託遇而以自晦使小人之意慮無所防斯德沉於歛也而遺榮於受榮之中故彼奸究之綱君子不驟之而或入有一君子以委蛇其間彼小人即工於排擠竟莫及焉是君子一儉德而已難避也是所謂善維君子者也且也傾危之禍君子且挽之而使出有一君子以主持其間彼小人即至於衆盛將且消焉是君子一儉德而國難亦遂也是可謂善維世運者也蓋天地不交君子儉其德而欲天地之交實由於君子之儉其德吁君子利賴亦宏矣

小人隱情君子曲用曲當曲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且天理未嘗一日不在人心故祀小人者不當以小人稽之而當以君子收之何也當一小人用事之日其勢恆孤則利用擠之而邪萌絕當衆小人始進之頃其黨厚集則利用收之而利賴害故初六之拔茅連茹也周祀同許及之也以為人心即至愚未始舍利而趨害彼小人甯負不潔之名冀以求利耳既以求利又何戀戀為小人焉唯是順其意而以吉亨歆之又以為人心即至冥頑未始舍善而趨惡彼小人不忍自新之路唯人以善絕之耳既以可為善又何從〻為小人焉唯是反其意而以志君成之此深得收小人法哉詞是而小人之羞者方且包承也鄉面伏承任君子之指揮即君子介然自守大含乎界限初不欲自微其承順之意則唯愛君之念動之耳嗣是即小人之亡者亦包羞也含詬忍術惟君子之願畏雖小人靡然卑弱自容乎才力然束於羞惡之心則惟是愛君之念激之耳唯〻俗非歆以吉亨成以志若彼小人自知已棄於名教特其賞與以相撐則其為禍酷矣何包承包羞之有然後知周祀不梢小人而收之也蓋亦許及此哉

小人性我迷成因逆世滑之不泰當事者可不慎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道無剝而不復之機則天雖開之人實成之如武周勝殷之氣驗而發舒則有所欲而且甚小人之勢又如武周黨與之衆感而起羣則有所恃而陳小人之防此即咎也而何禍之有唯九四不遇剛君是〻則激與情之弊而皆免矣夫哉藉衆君子以為外援衆君子亦藉我以為與主與主不失寔獨我一人是利而羣力羣策彼且還而附之外援不失寔獨衆君子是利而羣力羣策哉且得馭而用之其疇離祉也唯是无咎之故其志可行也亦唯是无咎之故所謂人以咸天者若此宜二匪人交與之云乃所謂疇類者非休否之五乎非傾否之上乎自否壞以來天下不得休息然欲致休息必休乎時之否而後可則一念之扶極木之矣而中正之五能之自否壞以來天下日見傾危傾乎時之否而後可則一念之偕塞先之矣而陽剛之上能之慕百爾為其樞覺所紐之處獨此一心萬念經營其肯綮所着之處獨此一懼言此懼將念〻自惕〻者而懼則廉不到矣有此一心將亨〻自斥〻者而矜慎久廉不到矣乃知其危之念即先否之心

疇字自然不稱分

兩象神天

而後喜之時獲包桑也福位正當聖人以死生為五許也而何可長聖人以離絀為上慶也然而非九四不至此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于野就是君子貞就是中正而應乃實於健而健又本於文明須要看得直聖人以天下為家豈不人之是同顧難言矣同之量以至廣為宇而實微於天覆地載之間使局於此不能復出光情外不復有情而不得為同同之情又以至狹為宗而盡絕夫姬煕妓好之態使出於彼或不勝係戀是情中復有一情亦不得為同故必於野而情廣矣情又淡矣乃得名為同人焉此夫豈至於亨也觀夫同之放也而後思以大同為量獨計即多助之心益以徵夫脈理無可壅塞之處夫是以貞焉坦懷以相應也期為君子之志我斯已矣此夫豈至於利涉也極（一本作淺）夫然之量（一本作世）也而後思氣以大同為心獨計即多助之至達以驗夫同結原屬貫通之神夫是以貞焉忘懷以相進也期為君子之志斯已矣然此君子貞也即君子正也是君子所為將之原與天下通焉者也而何以致之彼六二得位得中以為應非所稱中正而應者耶彼居中得正以為應非所稱同人於野而可以致亨利者耶乃吝以

理絡忘從

開應序說二象審甚

為本於乾行也謂健以去私而眇識不生不知尤本於文明也謂明以燭私而形骸盡撤撤形骸者斷不局昵近以自隘云能齊貫於天覆地載之間者在是中正而應無境見也君子同人之正道原以至廣為宇固如此也無境見而天下於是乎通矣撤形骸者斷不泥情識以自戀云能盡絕煕姬妓好之態者在是中正而應無情見也君子同人之正道原以至淡為宗固如此也無情見而天下之志又於是乎始通矣乃知中而應也乾健先之行而乾健也文明先之不然所見一封情所行隨隘不能於野安得同人而亨利之欲豈可期於世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非漫無分別之謂也良楷裁倫秩然臚列整以成地之大則邪正清然涇離成以傳君子之同唯是類族以辨物焉君子與君子類為一族而辨其與小人異物小人與小人類為一族而辨其與君子異物此其中有所收似乎嫌於植黨而理所宜收君子未始私厚之則據跡而論雖微有係戀乃心實坦乎與君子無涉也又何名植黨以隱其大同焉此其彼有所積似乎嫌於岸異而理所宜積君子未始陰新之則據跡而觀雖微有揮斥乃心固了然與小人不干也又何名異岸異以乖其大同焉不然薰君子小人環植之而調停用

中何類禪特有此理耳得君小紀物所示

依托於同人心適為黨之府彼同人於野豈復無分別云乎

初九同人於門無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心苟無私即同及一二人亦為於門而非於宗蓋同人於門非其廣涯得也心苟有私即同及於萬人亦為於宗而非於門蓋同人於宗非其獨決失也初無私而二有私矣初於門而二於宗矣則亦初无咎而二有吝矣初即渾然共適人且諒無私之度而不咎其爽跡養交使二而為此雖欲進遍天下乎然戀戀之念迹遍而心自局也方寸負疚矣初即塊然獨居人且諒無物之衷而不咎其旅主行世使二而為此雖杜門以息絕乎然煦煦之懷宜止而神自倦也神明抱憩矣一曰誰咎一曰吝道而初與二之品蓋可覩也乎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與五同心者也君臣之結固在先而不在後在中而不在外豈匿匿之間隔能奪者然而九三且伏莽升陵矣九四且乘墉以攻矣一則曰三且有隙可投吾報取乎二焉豈其為五所復有乎而號計百出也吝嗟怵也一則曰四且有尤可然吾縣取乎二焉豈其為五所獨有乎而便利可乘也吾怏心也一匿耳隔之外復生一寇在重險之中遂以獨之節一君之所注耳此寔未已彼又復乘在重圍之後祗以堅其心蓋至於剝計詭於靜明者謀於理或為久之不興或為則之能反然後知自識自矜者計之左而相縮相結者入之深彼悲其離者喜其合若曰吾素所冥念常懷懷惧不復見者今始釋其悲也喜可知也彼力之大者間之離若曰吾素所固結宜匿匿所能奪取者今果徵其力也克可知也蓋君臣之膠固已在遇合之先而腹心之交同實出形迹之外即此便為大師即此便能相克直者在我屈者在人宜其力屈者不與而理屈者自反也吁九五君臣之遇合亦難矣哉九五君臣之遇合亦奇矣哉

上九同人於郊無悔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這個志未得要做得志澤加於民的得志字方好蓋上九在寄之外無民社之寄而超然遠引然逆雖失大同之規心則全同人之妙所謂獨善而有兼善之思江湖而有廟廊之蘊者無心以外天下然遇之使然不能不外天下反之萬物皆

易經說意　二卷　十一

易經說意　二卷　十二

微之畫圖毫無欠缺抑何愧神明之有故曰無悔夫無悔即從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內省不愧即內省不疚內省不疚即無惡於志素位以行無入不得奈何又有志未得患謂正以志未得故同人於郊而無悔惜使得志之秋乃索然無能是有以姑錯杜淵之為吾心原以天地萬物為量豈處如是安得無悔哉故志未得斷作得志之志看乃明同人於郊所以無悔也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者一統之盛必有一統之治吾於大有之卦見易蘊勢以

大有為極而盛則洪圖所屬有以弘無外之基治此光亨為善而益則制作所數有以擴一王之化故文王係以大有元亨而君天下之道備哉乃何以得此也彼六爻發舉偽以握多持黃道以立極車書混為一統而王帛基於萬古此非雄才大略同不能為大之基以於奉天易者此非深謀遠識固不能觸大之幾以於越時焉者而卦德卦體且剛健矣稱篤輝矣且文明矣稱奇至矣以大方隱矣識而撫時接運進會乘機請凡所孽盡供足流唐漂虞發二威五而太和在宇宙間豈與庸庸當發貢貢次第空負此大有之天時者得哉此元亨之治所由致矣則智與勇合之故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統轄既宏則洪與之廣豈能必人人如一心而衆善之中或生一惡者有之太寧既久則猥類之萌豈能必世世如一日而積善之後偶發一焉者有之是有善有惡亦大有固然哉然而君子思有以保之矣若有善而無惡者天之休命所為助順之意彰善而彈惡者君之微權所以奉天之本其始也舉文明之德以燭天下之奸良吉且已之所覺甚於衆之所知而心迹俱制其樂也然剛健之才以行天下之誅賞方且義之所激不顧情之所牽而威福立新蓋五服五章曰天之命五刑五用曰天之誅天之休命原欲人人一心世世一日

而揭離明以繼照發豐日於常中宰令小人戢蹤吾元亨之治者亦吾且遏且揚若此此之謂順天休命也哉吾是以知君子之善保有也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夫大有何時也世臻豐盈則滿假之念易乘物當充盛則惕皇之念易飲而具休如初九有深節於此者夫且未交於害矣憶化之起戒於大滇而技業之心未歆則自能存太朴亦何至宣淫以干天地之和物力之盈思多取而奢侈之念未發則自能節儉奈亦何至淫靡以殘暮赤之命此咎所由無也雖然世臻太寧而遺來以侈心如此者非艱即念存兢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五之所馭者皆陽剛之臣夫才臣衆難馭無推心置腹之誼
明豪傑不樂為驅馳無駕馭鞭策之權則雄悍不甘為拜伏
故六四之交如未盡也則尤貴有威如在下蓋善用柔者當
使孚之可繼必曰信可發志又易用匿匿之威為不知君也
柔惡之過將流為懦匪也渙洽之後將弊為驕孚果可繼乎
挾威如之心即交如之心所以於當底五之交如自不得不
借威以輔之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九自天佑也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有終着一君子字便見必君子謙乃有終耳夫君子之謙是
蓋有道焉非道也雖天地不能外也天道自是下濟地道自
是卑非故為挹損乃祈合於然之機下濟自是光明卑自是
上行非有所造作乃氣機必符之故天地自處如此其所虧
而益變而流可知已天地虧變如此其所損伸利害而福可
知已而況於人乎惡與好有異乎夫人既以惡盈而好謙矣
而尊猶有不光卑猶有可踰乎尊而光即下濟光明之說也

卑而不可踰是卑而上行之說也即至於光即至於不可踰
而君子尤不自盈也是無終而無始也閒然無意於光而光
濟易無意於不可踰而不可踰而君子於是獨謙也是有終
而有始也非君子不能也道者何也乎而已矣裒多益寡稱
物非之而已矣自人與己而言自視常多視人常寡見相對
之物不能稱之而平自己與己而言傲慢常多虛度常寡是
自對之物不能稱之而平自人與人而言有所忽常多有所
致常寡是互對之物不能稱之而平故能裒多益寡則平矣
能裒多益寡而平其施則謙矣夫對傲而為謙非平矣而又
過於床下之巽而後為謙故人見君子之謙君子只知其平

而已是所謂通也不然巧言令色而足恭鞠躬曲跽以明謙
是何足以通天下之志一時彌縫雖可觀日久敗露將難繼
而有終乎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而又謙人以為至矣而又有至者易無毫釐之不到也且
謙而又謙既已日新矣而又有新者易無須臾之或停也其
謙謙也人以為過而君子遵守其常其謙謙而言之人之所
歸而君子遭濟其變人皆驚愕而彼獨伏柔非其天性固然
有所以防之矣人皆安上之節而彼獨已為之節是其天性
自然甚有不防而防之者矣則初之人品固可以多得乎哉

不獨合傳註而引用古註如出一口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之爲言平也水激於不平而鳴人感於平而亦鳴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似與質直者相反疑於不能貞矣而何以獲吉而然宗族稱之鄉黨稱之遂與實勝者網持且可以致吉矣而何雖於貞何也則中心得焉故耳光實而光輝積中而發外實大而聲宏中心自得而何嘗自鳴其得然中心既得而卒不能自秘其得二亦謙謙之流而非堂堂之士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君子有終是謙之旗辭也而獨於九三發者其說云何自古至今立功之臣多矣而能善始善終老死牖下者有幾人哉

此無他功者人之所爭也而矜功者人之所忌也據必爭之勢而挾忌之心此爲易盡而于蔵兔死而狗烹悲夫悲夫三惟有見於此故勞矣而能謙其爲異之隱大樹乎其賓彬之退者乎萬民既服其功又服其德而三能以功名終亦宜矣

六四無不利撝謙象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三康侯也使其武疑我也則必計之曰自古未有姦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倘使不顯示以不自安之意非所以安三也又使武忌我也則必計之曰彼何功而位在我上倘使不顯示以不自安之意又非所以自安也此情也勢也時

也而實則理而已矣非長也猶也屈也而不過概理而已矣一國之安危係於一人吾何得不相下且一國之安危係於兩人吾何得自相爲則四猶加三一等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爻皆言謙而六五獨不言謙者何也帝王之謙與臣庶異衆人之謙易知也帝王之謙難知也夫帝王豈必下同臣隣之列不敢伸其爲馭之權乃爲謙乎豈必恭儉退之夫不敢肆其虐劉之復乃爲謙乎只一不富而可矣蓋人居富於王者富於民庶富於才智富於矜驕富於威命靈異無一而非富者去一富則已自不必別議謙矣至於臣隣惟我左之

右之使朝廷不得亂我之冠屨而不得名之爲賓倨至於叛逆雖我肆之伐之使邊境不得奸我之章書而不得目之爲悠睢則帝王之謙信難之矣此所爲獨不言謙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均一鳴謙而已矣二何以中心得而此何以志未得也意者德不如二之純也微獨才也質柔而非中正者乎均一用師而已矣五何以無不利而此何以僅征邑國也意者權不如五之重也亦微獨才也其柔而滯無位者乎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

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因有五難無民居一爲豫則所謂以貴下賤而大得民者也有七德和衆居一爲豫則所謂悅以犯難而忘其死者也於祀可加勺亦可縮英從之主帝嘗一呼而天下之士麻雲合而景從爲心之衆衆粮相從而濟世之君功成而名立此豈以驚寡之威相詡而敝娟之術相籠乎哉其順以動乎不拂時不拂勢不拂理不拂天心不拂人意其動也可以合天地之德可以召天地之和則其動也何難衆戴之而為王臣亦何難衆畜之而敵王愾蘇順動之效能今日無餉月無胸

易經說意　二卷　二十

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國無冤民獄無犴徑斯民熙熙而蕩蕩不識不知而無反無側其時義之大一至於此而謂區區之建侯行師猶然不利也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地有元音非絲非竹而殷殷焉動於九天之下而升於九天之上者何物也雷乎聖人於是乎竊之以作樂大人之所以成者樂也則德之所以崇者亦樂也樂止矣而未也升中告成之儀非樂無以協兩間之氣禴祀蒸嘗之典非樂無以迎已往之精英蕩滌浮持之德固由此而益崇而變化生成之德亦緣是而深報樂固可少乎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小人之識甚陋小人之計甚淺小人之量甚小小人之氣甚浮快此四不足以處豫能禁而不鳴乎夫盈者造化之所忌人情之所惡而謙謙抑抑如此猶能善其後者哉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凡物皆有情而惟石為無情二息緣念一毫染之想不以入其肺府而惟是也凡物皆可轉而惟石不可轉二無起無纖一切物誘之私不以動其初心猶是也夫鑑之懸也可以鏡好醜水之止也可以燭妍着至靜如二而觸然發不知乎猶然停留稽久而後乃知乎則何也彼其精一執中不

易經說意　二卷　二十二

以念慮無為守正又不以事擾心地已在空明一片境界且可先事而知領有臨事而昧乎甚哉二之得主靜之學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則有仰而阿諛之意焉此褻心之諂之所以獨深也盱則又有仰而望之意焉此真心之悔之所以尤發也夫人心惧沉溺之甚甚則錮之堅矣雖矣是故不遠復無祇悔者上之下此則有悔矣然尤當思不遠之義而於遲也寧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此爻似范文正一般做秀才便有先憂後樂之志而時徒替乎素抱如今環觀四海所為攀懷乎鼓腹乎何人致此乎而

然不能遂邪頤乎其於天下也非小補則其於我也非小得
其於我也非小得則其於天下也非小任天下之援一人致
之而有餘者四之不可不自任也致天下之援一人爲之而
不足者四之不可不任人也是故我推心以置於天下之腹
而不爲私則天下之人亦推心以效於一人之身而不敢吝
[illegible]無責
可挾不以向於而忘灌食之交無能可挾不以君子而植小
人之黨則志不愈行而濟不愈大哉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夫惟己能隨物而後物來隨己能字可玩蓋來隨己已元亨
矣然必利貞而後謂之无咎而後謂之能隨物不然狙詐之
術而已矣人且惡其欺不則媚之術而已矣人且厭其僞
能隨物也乎哉物相隨也乎哉吾嘗一觀卦變矣再觀於卦
德矣合之而見夫[illegible]且抑其銳以使之柔而凡
[illegible]者降其心以與之下有君如此而其動也而有
不悅者乎有臣有民如此而其說也而有不隨者乎有悅而
隨如此而其亨也有不大者乎奈何必貞乃无咎哉雖然
推剛是矣而孰知推守雌之術者且假之以爲籠絡天下之
具下柔是矣而竊脩物無違之說者且用之以爲聳動天下
之機是不可不辨也故不貞即可以愚萬民之耳目而不可
以動四海之心神貞則我即無敎於天下之權而天下實
有觸發於我之意爾而後知隨也者淺觀之即合而相與而
兩相濟似己微隨之景色深求之則必精相喻而神相注乃
是盡隨之竅妙即隨之時義甚精見隨之時義甚大則欲天
下隨我而顧可以不貞乎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者造化精之以驚蟄者也然有時與蟄而俱藏者何也形
太運則疲神太用則竭以天下之至動者猶且節其精力而
況於人也乎哉是故其嚮晦也而入宴息矣日之所爲夜之
所思者爲行者也而入息非不思也但與憧憧之往相別而
已朝而講政夕而修刑者勤事者也而入息非不斜也但與
[illegible]之時相別而已調其天機固可以妙此心之感召周其
[illegible]可以倍宰化之權與直善隨時者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
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

重耕細看識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无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夫人之心靜然靜虛之心也感而為隨則動矣人之心亦擴然大公之心也隨而有主則偏矣吾以恕求之得所從之人而正焉亦可也吾以剛論之得所從之心而大焉則善矣何者有功則可大而換然之際尤未失乎寧然之渥故思術也雖然天下之人且有于小人則昵之于君子則遠之即其弟兄與若僅僅不能守出門交之訓者而要之即以貞從之所係者何人乎則貞之一字蓋亦難言而況刻責之以出門而

交者哉是故有能如六三之得所隨之相不可謂非正也者有能如九四得所隨之君不可謂非正也者一則有所求而即得一則無所求而自獲雖親疏相懸一則貞而即利一則雖貞而尤凶難爽險之相懸然而計此兩人一能以廉介自守既不利此銖錙又能以孤介自持併不植乎黨與一能以純心內盟既不愧于屋漏又能以純節外暴復可白於當宁夫五固佳主也而此兩人亦佳士也以中正之主遇中正之臣其交也拘而係之從而維之既執德而執冠其交也且尸而祝之往而釋之復事人以事神人以為此僅得正而交者也拘係之說固則固矣而未大也則于出門以交之道無當

知詩紛分大貫鎔歸打成一片何等識力

也唯夫天下豈有人臣而可懷二心者乎天下豈有人臣而可植黨與者乎玩舍下之說致須不廣交乃成其為貞者是故三四兩爻去其出門之途乃致以遂得乎交之心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先甲二句極怪極確所謂易奇而法者也左云皿蟲為蠱谷之飛為蠱女惑男風落山亦謂之蠱此似不可治者然天有必回之運而人有必救之權故文王係之曰元亨治之效也係之曰利涉大川治之事也係之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

一總而洪

卞合情形如見

所為治之事以致乎治之效者也嘗試坐論乎昔日之所以致亂者何人而退嘆乎先王之所以隮敗者何事大抵以剛慎之心謂天下事之不足為以高亢之氣謂天下人之不足賴于是積疾以居中動曰高上在上于是乘風以順旨敢不唯唯而從于是堂簾隔九關且固閉以見帝于是宵小乘乎一隙復煽寵以蒙君于冕旒溺之餘而英主權剛以為柔無復長贊遠馭之志于是挫折之後而人臣緘默以保位無慷慨任事之心嗟乎若是乎剛上而柔下而有不巽而止者乎若是乎巽而止而有不蠱者乎啓嘆往事蓋令人有不敢歸咎于天運之自至者焉爲維往事又令人有不敢委責于

天運之向四者易則欲天下之治躋不得不有所事者欲有
所事以應天行之數勢不能外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說
者蓋不創新則將以此弊待諸後人而後人又復然而敗壞
何時得已不了窮以創新則將以此弊禍諸前人而我又復
然而敗壞互見相尋設以一人之身而兼且作且述之屬以
一日之計而為善終善始之局庶欲我前人不開之亂而我
補之乎庶幾哉上天所以之治而我承之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辛者新也當蠱之時而民之德新乎不新已不新而何以
治蠱乎振者動之速也育者靜以需也民之醒者少而衆者

易緯說卷　二卷　二十七

多振則若椎夢者而使之覺然民之昏者少而清者多振則
若鼓寐者而使之動然雖百年必世未嘗不以育之之意徐
俟乎風化之自淳然而振德居勞來之後則亦何時而不振
也故新民如是而止也育有生育之義綿綿若存者固有以
息其機而使之涵育有養育之義皆徐徐至者又有以調其
俟而使之純雖日就月將未嘗不以振之之意提醒乎精神
之所至然育德非在果行之外則亦何時而不育也故自新
如是而止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有蠱矣而考因以咎則為子者當思其在天之靈不可難而

阻之也欲貴幹也有子矣而外因以免明為子者思慰其在
天之靈不可易而為之也故貴善幹也據其隙若反其前人
之所為矣然而人未有故為間敗者或出一時之詿誤人未
有欲其終於間敗者不無望後時之補塞而子克幹之固克
蓋先則即更前人之為前之人必以為然即將前人之心勿
之人必以為然回意承考夫子之意深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以五之柔而不能自振則也蠱之成所為易也以五之柔而
不能無疑患也蠱之幹所為難也婉母直寧遑母並陽為
將順之迹而陰竭其心始有阿世之諛而終收其績其不可

易緯說卷　二卷　二十八

也乃所以為中也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蠱者後甲三日之說不可不講也三乎而何以不丁寧乎
先甲三日之說則不可不講也四乎而何以不自新乎雖然
三尤可言也而四則不可言也蓋人救前人之弊而不覺其
持之太驟且懲先人之情而不覺非穀之過當雖然使前人
性性若此何嘗驟令日之蠱乎使天下人人若此何難起往
日之穿乎其畢器矣謀其彌縫之術也至於四則不然前既
做做壞之而後復當當承之人方汲汲焉之而彼獨悠悠任

爲承之言

之命已受矣而還托於晉權之委鈍責在身矣而自移於遼退之餘斜喩乎此輩無論其無必往之志即往矣以平日耽誅之事其不能自奮可知以平日迂惰之事其不能作奮又可知而回視九三之終无咎者果能詩而執失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前人已壞之事所賴以幹之者誰乎君人所幹之事所賴以濟之者誰乎匪乎我字名而前人之醜必彰則恭誠無用也然我得名而我之蠱必濟則譽非無用之人所能當也矣我之意固所以承考而二之意又所以承我我之幹者父之蠱而二之幹者冊之蠱人遂或謂其不可貞遂疑其姑息

贊方駁竹子注有駁先生

而不知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二果小人乎哉則二果姑息乎哉故能佐五中興者二之德不可忘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上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夫士各有志何相通乎當天行已回天下已治而山林高隱之士方且拱手謂人曰天下從此定矣而何用更出為此隱也可以廉頑可以立懦衆人以有功為功而幹易見此以無功為功而幹[illegible]知其志豈徒沉淵入海者等乎哉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有上而下之勢馬若遠餓然而小人莫可支吾臨有逼而近之形馬若內薄然而小人無容寬假以全盛之勢去小人而既幸君子之有黨何惧小人之有料非塞兎之樗乎然僕惜全盛之勢以去小人而或君子之用固然無固致之開乎故元亨而必利貞者誠戒矣君子之獨盛而不可不慎誠計乎小人之進盛而不可不防雖然臨之時何如一君子進矣又一君子進矣計剛之長也可恃也一二君子進矣諸君子又將進矣計剛之勢浸而長也尤可恃也此政不可不利貞者而卦德則說而順矣抑其氣而使之乎既不治之於一擊

卦體則剛中而應矣厚其黨以為之援又不觸而獨進斯固大亨而正之道也謂非天道之固然哉蓋天既明別小人之衰以扶君子之盛則亦陰欲君子之正而異小人之邪若曰時乎時乎不可失也壯則壯矣何可長也天既僅以一還之時相還我安可不以全勝之道自處不然君子亦以何者充當於天心天亦以何者惠愛於君子而八月之消在瞬息之間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八月有凶天之行也而君子有浸長之思以維之焉遂生向浸性自昔忽惠之長臨天下如是而已矣悠久而慚原自昔

具缺二語體味綫永

咸字決也

烏在去小人便是貞

廣運之量臨天下如是而已矣輔之翼之從與德之能思也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能容也夫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均也而武一人以小人為仇一人以小人為黨不可以言咸咸云者明乎君子無一而不思去小人者也小人均也而我與我為仇皆去之與我為黨者害之亦不可言咸咸云者又明乎小人無一而不思去君子者也夫初九新進之士若勢不足恃者而奈何必決策以去小人也哉其以志行正乎志之所注而凡小人皆與此心相刺志之所奮而去小人豈為權力所阻故貞吉而不害為鼓舞之太過也九二承初九之後若勢可自己者而奈何尤決策以去小人也哉其以未順命乎推折之後而齡齡自如則其惡彌甚蠱猱之夫而浙浙不赦則其計始窮故曰貞吉無不利而不害為攻擊之之甚也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者苦之對也有太甘必有太苦者隨其後而奈何六三之甘臨哉知感矣而不知無心之為咸也諂諂事妍取憐之情況之可以貪懇懇於自樹者之前也知說矣而不知無言之為兌也謂業業若雷如瓷之齒牙之可以獻諂銳於衆正不阿者之側也夫我尚自為甘而我媚者矣夫世相率而為甘而我媚者矣是可憂也是不可不改也是既憂也是又不可咎也

至字訣得一無不臨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甚哉咧其衡衡然有吐握之遺風乎夫臨有至者矣至臨之睹無至之者矣四則不侍乎己之崇高而躬窮下之既與充教者懸不托於外之形迹而心實粟之復與俘慕者懸乎好善優於天下而況咎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丈理審察者智乎而我不得其說至察察以自用則其害於智不小也否謂與其足以有剔而謂之智不若足以有聰而益見其智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而合衆目為目衆耳為耳則搜求無不足而聰明以有餘矣一人之心思易竭而合萬心為心萬思為思則磨智且自至而測識無窮矣夫大君行此豈不甚宜哉雖然大君行此豈不甚中哉蓋彼惟柔中故能執中能擇中故能用中能以我之中符合於人之中能以人之中仰而合我之中而凡中之中不中之中俱為其所採取噫五亦賢君也夫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論者動謂至於八月有凶乃天行一成之數而非人事矣嗟乎然乎豈其然乎借使世運盡焉而人事不能盡其所以馭臨者術然上焉然引之而無阨也人事盡焉而心術以為不盡其所以君臨者猶慄上焉爾焉而不勉也如此而衛王獨不常調乎念慮不常閒乎歡忘志在一已者值乎平之以賴忘嬉娛之視而以晏安耽於戒志在天下者常為成之供需切焉於之於不以能惕懼恭奈八月之數往往為救臨之主不關應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易經說意　二卷　二十三

不曰平旅之觀而曰去旅之觀者何也平赫者萬目明觀之義去旅者而精陰觀之神夫修已安百姓篤恭足以平天下而恭使民若此凜然如大祭之承修無為者且巍乎惟南面之正則觀在事乎在心乎而文王圖欲為天下主觀法也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從事觀之而不得從心觀之而循神不顯有所馳以摸天下繇紜之性亦不陰有所置以弛天下家識之精以此居於民上豈不煌上乎大觀也哉則於卦何所取也一觀於卦德再觀於卦體而知彼不識不知順亦之則其外也無為而守正以此為大觀盥而不薦者乎而天

下圖無自規其觀之跡至於惟玄惟默遊神之庭其中也精一而執白以此為觀瞻有孚顒若者乎而天下既以誂乎觀之上化矣下不必貴如在上者也而何以所過者化豈非所存者神矣天地無為也聖人亦無為也而胡以天下之服與四時不忒一數也則教之脩也以道乎圓順性而猶之乎通之來也以神乎尤妙性而忠之乎惟上觀者以神相灌注故下觀者以神相往來則顯若之觀豈易言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神道設教是矣然必曰吾以神攝天下而已矣何宰稱易則天下有趾踈草野目絕都屋而猶能觀民乎能設教乎不觀民矣不設教矣即云所存者神矣特不過而向化乎故先王必者方以觀民而設教蓋不托神之説而誤易者也

易經說意　二卷　二十四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貿貿然一無所見者小人也童子而已矣規規然微有所見者小儒也女子而已矣惟梨采鬼鬼者童也四方之向彼耳不知是何足以語寰中之務乎細民所守而君子可如是乎惟酒漿是議者女也四方之志彼求何與是烏足以論宏鉅之業乎婦人所規而丈夫可如是乎一則樂井鄉以自適者也一則借居泉以自士者也有君子之心丈夫之志者蔑之

兩不忍句仁人之言

此者人君之用法固欲於雷電而不可闇歉然刑有不明則民且罔冒昧而悞犯者吾不忍也於是輕重之典懸於功令昭然與天下而共見法而不動則民且因需絶而輕犯吾不忍也於是畫一之條垂諸令甲肅然示天下以必遵則民即有不肖之心無耶之意且震懾而不敢遲此又刑期無刑之意人主何必曰禮教防之而諱言法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黃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

以慎刑為本說得聖人之卦之意安置六爻依各四析自是天王

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甚哉聖人之重用刑也其有時為期无之刑止戈之武要亦使人重犯法而皆達以生之心故初之滅趾法也而滅趾以使其不行則法中之仁而法外之恩也即至於訟者甚剛而強梗之抗命縱以刀鋸施之而不為過者若六二然斷者甚懦而處罰之乖方即以當治鼓之而常為咎者若六三然此似乎犯法之人真不足以行法之官亦不可柔者而猶執上難得金矢之四得黃金之五一則戒以艱貞而深咎乎主德之未光一則戒以貞厲而僅許其平反之將皆自非有極惡大罪而上九其人者而滅耳之刑卒置不用則豈非人命至

壹鬼神雖欺鉗網之不如教化而鷹鸇之不如祥鳳也哉是故丹渭赤野之人乃天之所居而聖人之所戒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者文之說也聖人不以文為文故於賁致意焉夫賁曷以亨利哉卦有剛柔文質之辨也兵質者一意於斂無所滋潤而勿穢之化醲為光華則何勿亨焉兵文者一意肩趍无所藏蓄而披靡之後流為淫泰則何大利焉故有渾渾噩噩上彰三光下植人紀而化日盛此根質之文也有燦燦爛爛上

加此評細心可消

燦天地之精下發生人之脈而化日宣此離質之文也適於剛柔之辨審於亨利之故謂修於流濫悖謬使然而文無可救乎哉吾之論文於天雖質也而錯以文聖人之所不能廢文也以此觀變之可知也論文於人雖文也而上以質又聖之不能任文也以此思化之可知也察時之變於文而聖人固曰此江河之所濫而胡可不放令人返質之初焉則天下之化且易敗而為成即察時之變於質而聖人猶曰此震蘖之所伏而胡不可防令人守悃愊之意焉則天下之化且不敗而為成甚哉聖人之能佐成天下之化而為斉道之所賴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人命至重乃爲錯爲綱而不思者則敢之一念爲之也獄情至重而乃失出失入而不顧者則不明一念之爲也而君子明庶政明庶政則於衆小中擇一大易獄是已明庶政則於獄大中加一愼焉折獄是已彼誠洞乎折獄之事之不可廢之以爲輕彼誠洞乎折獄之心之不可乘之以自恣求不折獄也去其敢心而可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世之粗文也人有不自安其分之心於是士驚其大夫大夫驚其諸侯諸侯驚其天子而奢生僭僭生僞僞生亂顧孰有舍車而徒若賁趾之初九哉九蓋安分者也以德爲御以禮爲車且安步以當馬又何用是區區者令人失哉爲貿乘輩哉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者需也有需取之意焉嫌於才而用彼之才怯於智而叩彼之智非是以我之宗能而何以技與又有需俟之意焉侍彼之薦剡而我乃得通名於顯應因彼之游揚而我乃得藉榮於當世非是以我之孫也而何以自與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人但知弃先而惟諾者爲奉我者耳而豈知凡有依於我皆揄楽於我也爲陽我者乎人又但知爭折而取憐者爲援我者耳而豈知凡遠之而即慈即近之而不孫也爲陵我者乎小人之計窮巧能審伺其隙小人之心最耐能徐俟其後曰終莫之陵則君子之自守亦何永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也

四其絶匿也哉素心內炎而不覺其形之惟仲素心內迫而不禁其神之飛馳珀與十年不字之夫相掩映已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世人類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而見丘園束帛之士以爲是阿家翁所居耳田舍翁所服耳何者婦其鄙吝也然惟其鄙吝則氣運人心尚有所維尚有所留蓋至於山川得以固其精江河得以廻其倒而俠喜可知也夫丘園而可稱賁則宜非賁之於白者五色之白居一焉可謂白之獨非賁乎稽有不色而澤不孫而工者矣而必璀璨爲五色中白居先焉可謂白之非所以賁乎始有形所自生色所自始者矣而何以發越爲夫一人耳至能維千古之正脈握五德之循環而志猶不得哉則信乎賁丘園者之終吉也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甚哉變剝之靜可爲寒心也能令君子不敢自著其道德之高而斂其光芒以與小人混又能令君子不敢自守其門地之鬱而更其節槩以與小人鬭此小人猶不長此君子猶可杜哉此時也莫赤非狐矣莫黑非烏矣此等景象而何可不觀乎觀此等景象而何得不止乎蓋消息盈虛之數天數不能違也而順消息盈虛之數天數不然苦也爲身計不得不遯世以藏身爲世計不得不全身以爲世而君子於是乎能處剝已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易經說意　二卷　四十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君子之藉以自安也惟正當而已矣君子之藉以自主也亦惟正當而已矣故雖有牀有足奈何剝而去也夫爲小人之所剝者必有品上者也然爲小人以其易與而先剝之者必其位下者也下諸人之下而何爲賊之夏陽書賊剝亦書滅噫足去而身不守謂即今日之已滅可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小人於君子欲其混而不欲其雜欲其黑而不欲其辨故所忌者辨也則辨而可矣所剝者辨也去辨而可矣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而是非義無所辨然後衆人翕然從小人以攻君子既辨矣惟無良心而甘爲小人之黨與哉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衆人惕而三從中而起則佈朕之謀也衆小人趍矣而三挺後而攻則搆猜之氣也此似乎匿怨而交人似乎食言噴充然揆之獨流之正氣揆之獨性之懲機則六三人品又可以不貴哉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語云衆綿魚矣則小人原來多不可使其與者半不與者半也故貴貫也語云魚不可脫於淵則小人原有權不可使其散而無紀維而不歸也故貴貫也如是而小人得所遮庇而能全其生如是而小人得所收析而不全其惡小人之福也夫

易經說意　二卷　四十二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果既食矣是小人之所尤忌者也胡然而不食也然果既謂之食矣是小人之所難撵者也是故不能食也非剝落之後則芳毓特勝而此果反爲所掩必待剝乃有以顯之此松柏歲寒之說也非剝落之後則性情未堅而此果反爲所離必

待剥乃有以成之此其同幹事之說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亨也天所以人所亨者利有攸往也而攸往何以利也其天人合所以說故係之曰出入无疾已應之也係之同朋來无咎人應之也係之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應之也其亨而利有攸往也同也雖然則及矣以鬱積之久騷而發舒則至激以推抑之甚轉而報復則近私小人之所以衆其激而自之爲邪人以敗其謀小人之所以同其私而斥之爲奸黨以

空其類而天下事去矣即有天行之屈能陰扶君子而使之長乎而何幸卦德動而以順行也理順矣氣順矣其隄防己身甚工不開小人以措摘之端其獲惜善類甚密不涅小人以打盡之隙是不可出入无疾乎是不可朋來无咎乎是不可以應天行而剛長乎說者謂君子之復也見天心扶君子而使之反不知君子之善復也於見天心騰君子而使順君子之承天心與天心之開君子叅兩得之甚哉天人合併以成此復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擴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家見道語益安靜則可以虛此霸含以待其歸安靜則可以培此元神以俟其長安靜則可以固此真精以防其洩安靜則可以格此衆崙以大其生是以先王尚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係調脩矣只脩身上自要好坐看不正之不可以脩身者心復也心復非徒復其欺者而使之端而正亦且復其機者而使之盡而正故不正心身不可滑而脩也不爲不遠復心不可得而正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爲仁必由乎己嘗仁不讓於師固矣然不曰會文之友之所

輔者大而利從之上之所善者多矣乎蓋同仁則其人以成物爲心必不恐相負以寬赦爲道必不恐相強夫上遠若矣而二不然故曰休吾不可多下人安可不復而甘居於仁人之下吾不可多上人既已欲復而焉得獨於仁人之上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以三月不違之士視日月至焉之士與其頻不如無頻也以欲希平旦之士視牿亡旦晝之士與其不頻又不如頻也出見紛華而悅入聞聖道而悅僅僅戰之士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則可哀之民也此六三尤有取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動字異
情出微常
字道切

曰中行則人〻行矣而一人不得獨止也是故與之繼踵而
俱趣也情也人〻行矣且偕人〻行矣而一人一時不得獨
反也乃能背之移歛而側轉也非情也則何故也從道也遁
者無物不有以衆人之嘲而僅我一人之覺且怪其孤其何
滑俯而同之道者無時不然以今日之覺而悠悠前日之迷
吾且訝其晩其何滑仍而襲之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夫復也而三則頻矣吾謂與其頻不如其敦也夫復而悔也而
初則不祇矣吾謂與其不祇不如其無也於則攎蒦以精神而
而中留者必不使其攻取於外欽則徂熟於成月必不使其

退轉於邪而何頻焉又何悔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
中不偏之中不偽之誠誠者人之自誠則中者一人之自成
乃令敦復如此是造化界我如此一身滿足之數而我幸不
至于中虧造化界我如此終身受用之物而我幸不至于晩
敗不虧成矣不敗成矣六五其復之巨擘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
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也其敦復也宜人〻而效之也胡上六迷復乎夫人心僅
方寸耳此處一迷則凡干天之和召人之怨之事靡不爲一
將見禍集於身而不分於人此處一迷則凡一敗爲俱敗一

記行喫
宗

心之從
本發是
捉而誠
之正與

敗而永敗之事靡所不應將見禍分於人而卒集於身甚哉
反其敦復之道其禍一至於此而尚不可爲寒心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
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非正之外又有无妄也大學曰正心者先誠其意則誠與正
非兩物也故无妄之可以无亨者政以有貞在乎不然我以
不正而托之誠人將以眚而報之我甚哉人之不可以僞感
致也貴誠而已矣甚哉人之不可以僞誠感也貴正而已矣
而卦德卦體卦變具有衆善吾殆知先也何也天命之謂性

不知正非致力於心之雖何人天矣戻耶

而我得之以爲主〻權而爲和則衆客滑而交遽至遽而在
外則衆客滑而入權以無主之衆而能動乎即動矣不爲私
挠乎既動而不從矣而其酬應之閒不爲龍散乎不爲傾欹
乎而推其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則以其剛者見之於動
而應自足剛中以其剛者見之於動應而剛中自足大亨此
一主也而猶有妄耶此一主也而猶有邪耶此一主也而猶
與天命相刺謬耶苟不正則无妄亦妄矣與天命相戾矣有
眚矣無所之矣蓋正而无妄將蠻貊可行不然將身前身後
揔屬畏途而蒐戎怒棲於肇穀正而无妄將賅魚可矜不然
將愚夫愚婦皆成疑府而腹心尋讐爲戈矛非其有天災而

乘人青而集而後見天命之不祐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心不與人即不與天乎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身不為人庇即不為天庇然則可浮慕之而詭計之而誤認之以不正還為不誠也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生以茂對時育萬物

造化能令物潛受而不能令物潛究則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非王者之責而責安蹕於是對時而育物易政教號令輕重布之令其陽無愆陰鬱伏蟄不札小不亟者圓見對之育之之化淵默尸居神明運之令其時自行物自生行不倍育不害者尤見對之育之之神先王一天而已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无妄者无所期望而得吉者也動之偽同妄之妄即動之無素而假云爾志等之乎妄乎无妄之初九夫非敢横不散巧偽而一體不誠而[illegible][illegible]徐吾外度天下之志見其同往同來於天地之內而然其攸然順也吾內度吾人之志見其獨往獨來於俯仰之中而覺其快然得也得人心同然即可得吾心本然故曰得志无妄者无所安期望而得利者也不為其事固安之妄即為其事而浸云功效等之乎妄耳无妄之二非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者乎吾遠以計其所往之利雖時之我順而若將聽之也吾近以察其二之心雖時不我獲而若將怠之也正誠而不謀明道而不計故曰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爻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以剛為天德而形容不為假合故蹤而一之而性之所以流行乎也所以不已皆是物矣以健為天行而情境不為幻炎故蓧而究之而天心所以見物與所以全皆是物矣此心也而采外繳也乎哉有也有則不必其无也此心也而果後附也乎哉固有也固有則不必其始有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朝廷心腹也陰陽四肢也德澤皋肉也猛戚藥石也當无妄之時无氣甚究神氣甚狀即有醜虜窮發楚杆叫貰亦疥癩之疾而非腹心之[illegible]靜揮侯之和平養之而天下之呻吟自息天下之氣以付長如曰去疾莫如盡即小醜其何容易而不知調劑之方已大殆矣如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即大創其何傷乎而不知精神之地已大壞矣試且不可而可輕議乎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此爻明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其德則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啓發

言大矣必有大學術而後可以為內聖外王之道故曰利貞言大矣必有大設施而後可以為幼學壯行之儒故曰不家食吉言大矣必有大擔當而後可以為盤根錯節之用故曰利涉大川而要之自利貞始利貞又自則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始蓋則而至於健即不息以徹其不撓是謂真則夫既則矣則私不得乘其罅隙之候而入德之不染於私而新者不絕而遷乎而廓非貞乎篤實而至於光輝即不閑以驗其不虛是謂真實夫既實矣則欲不得伺其滲漏之處而入德之不驕於欲而新者不脈脈而存乎而廓非貞乎由是而可藉手以上公車而膺上賢之典由是而可奮發以遏亂眾而成大正之功由是而以賢能自居受大君廩養之賜而不得斥之以為貪由是而以擴清自任應上天平世之期而不得目之以為僭凡此不家食吉與利涉大川皆利貞之所由也而凡此利貞又則健篤實之所為也雖然是未可拘也德在心矣而不限於心也宇宙死今日始出之理此理無當日遷古之名古之人其言與其人俱往矣然友天下士矣而不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可乎其行與其言俱往矣然誦其詩讀其書矣而不知其人論其世可乎真脈可尋去百世之遁而不隔中心有主涉萬古之往而不禁則多識誰非德象識誰非貞而何必守一牒之有以自拘乎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終無尤也

畜者若羨其銳使之甘而忘去又若羈其足使之入而難去此豈所以處君子乎哉厲者殆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彼曰小人聲勢赫然若烈焰矣然而災者災矣我自不犯為高彼之闇夫自詭酷焰若故焚矣然而犯者犯矣我自不往為高此一已也即抱驪策之材蘊容載之量禮以為御拖以為車者亦不得不姑脫馬非回懷負乘之愧慕徒步之高但小人咸矣誰為金柅之止君子衰矣毋甚金車之周而當止即止則中乎而後死然乎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士君子昂首天衢馳驟皇路一日而致千里而使天下人稱之曰此公家汗血駒也豈不厚幸至願哉雖然逐之一言不可訓也下之逐富貴上之逐功名操一逐之心必有少年躁進之意而論除凍要以求通是不可不戒以艱貞也操一逐之心必有曲學阿世之弊而若操弱舟以求濟是又不可不戒以閑習也以如是之艱貞以如是之閑習而后在上

牿豶彰 初治道 語之義 神

者不得目我為僥進之人不得目我為空疎之人而後可合上志以有為耳則又安事遯遯為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甚哉君相之畜天下不易也太上爲之於豫其次爲之以機而家下者與之爭悲夫悲夫久矣夫天下之不見太平也夫善牿牛者必於童此牿牿者獨無童也乎哉已牿矣已豶矣然此民安知不可徐而為遯角之民也吾先從淳和之俟而為之設禮脈義以閑其奔潰放軼之心則民苦乎而我苦乎不大善而可喜乎是可以致春台之化矣夫畜豕牙者必於豬此倖倖者獨無豶也乎哉已豶矣已牙矣然此民安知不可轉而為豚伏之民也吾惟從肯綮之處而為之制度明教以銷其頑鈍驕驁之性則民亦何嘗至太苦乎而已亦何嘗至太勞乎不尤善而可慶乎是可以臻熙皡之治矣至此而畜道果何如哉見天下廿其食美其服鼓腹而嬉含哺而遊若登華胥之境若遊化日之閒自無一夫不熟遂其顏以雄行自無一夫不恬攖其令以相構是風也能令識者羨其通亦已甚佳其道之大行若相與驚訝嘆息而不能自已抑孰善牿善豶者之致於此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養亦難言矣精而求之有滋養之義焉粗而求之有奉養之義焉養心固養性也養身而得其道焉亦所以養性也而要之自觀始觀則諦察審而正與不正之境自分觀則有察辨而養心與養身之途而得是故頤之為道養正則吉固矣而必係之所以觀不然而以寘寘之心擇其所為養心者而不得必且流於異端曲學之規又不然而以噴噴之心擇其所為養身者而不得必且等於楊師很疾之賊且養道非細也其正與不正非獨閑一己也萬民賴養於天地而天地不能自運不得不以裁成之權寄之聖萬民又賴養於聖人而聖人不能自任不得不以輔相之權寄之賢是故法天地之養以為養之法天地之所不能養者以為養而以養法之賢同以賢之養庸之天下使天下人人正德人人厚生於造及如此其大而背係於大君之一身則養心安可不正而横口而出以滲漏其精神約其言於庸又約其言於謀而所養端矣則養身安可不正而横口而入以銷靡其物力防以儉使之兼奢防以理使之無失而自養端矣如此而懷如此而節即養德養身以養理同以養民而代乎天地之養萬物可知故

龍不可不發審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係詞贊之曰知幾其神乎夫天地之至神而靈者無如龜居惟無欲故能知幾惟無欲故能知靈是安可舍而爲朶頤之賤也舍梧檟而養樲棘則已賤矣豈有舍靈龜而觀朶頤而頤足貴乎哉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順之道論邪正不論多寡二之邪與者何人哉拂順之二與夫朶順之初耳與若輩爲伍其頤之顚經之拂不問而知也而一等無知小人見枉尺直尋者之爲利人或從而喩之彼

且腆顔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自我爲之噫乎此一身一失候跪邪得若丘陵而安所贖羞恥之喪乎玩行失類然是憂從好人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之夫非其廉恥獨毛也亦用世之心急耳有人語之曰弗用則已悖其初心矣又有人語之曰永久勿用則猶悖其初心矣十者數之終十年勿用其終不用可知也則三亦何利於拂經哉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〻其欲逐〻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四觀初九則一剛正之士也相臣任人而人不勝其任者爲之初是也相臣任人而人可任不滑不究其任者順之初是也謀不必其自已出功不必其自已成我無自任之才有任人之才雖賴何妨猶思其任人虔哉犬平下而事求而繼宗哉善形容夫虎與人異類而蛸養已者循也初九能代宰相養人爲宰相之所仰賴有不能〻而不可謂有不逐〻而不可滑者操養人之權者四成養人之功者初成養人之功者初愛養人之名者四則四何爲而不能〻何爲而不逐〻

六五拂頤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英明之主其貞在循斷柔順之君其貞在任人六五之爲君

以獨斷律之則爲拂以任人律之則爲貞既無養人之才又無任人之才其何能濟順以從上爲無才之居別開一般道理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謂之曰由頤則責望重矣不能〻爲自寃之方其何以使天下之不我疑然位望又重矣不凜〻謀自全之策其何以使天下之不我疑故必厲而後可以養天下以全天下亦必厲而後可以全其身以養天下而識者且爲大君慶爲大臣慶爲天下慶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卦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之[illegible]危疑之際國家治亂之關此其時果易濟也乎哉而[illegible]以橈橈也此其時又果終於不濟也乎哉而胡以利有攸往而亨也且大過何以致之非獨天運之平而必致也非獨小人之非而相激也禍緣二君子不氣斂而一調停之術則氣亢而關憤激之端此萃禍以隱實而不足以定傾頼安浮不堤虚憍之氣而更懐砥柱之操其人者以鎮定哉國家乎是故太弱者既不能勝重而然大剛者又以不能和衆而紛亂必如剛中者乃能沉潛而不躁柔能而不激而亨

且利國其所必致乎何者太過之時甚大說者取象於傾木云以剛中巽悅之君子處此外無浮氣中有定操此其心真有牽而誘之而不動舉而推之而不仆者心在是非之外而能究一國之紛紛者必此人也此其心真有斡則照其所而聽之其則削其籍而安之者心在得失之外而能持社稷之傾危者必此人也非乎先得其人可不至於過從得此人可以挽四乎過其為國家之所倚賴豈淺鮮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語曰傾民如承大祭則欲祭之心宗是惕以白茅祭物也以此藉物其誠可知恭柔慎矣柔在下彌慎矣係詞已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易生之物也懴樹之生直樹之生倒樹之生然而置之作九悍不潤之地則天下无生楊是故一暴十寒天下無生物者陰過也而陽過亦然以九二而得初九孜彼之況潜濟此之[illegible]慢天下爭淌可爲終論老夫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者矣夫初六之柔所謂本之弱者而四反因以成事何也則九二剛之太過也太過而與以陰自不妨事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補也

象云棟橈者木末弱以過剛宜與弱反而足勝其重顧亦歸

之棟橈而凶者何也天下事非[illegible]者所能任亦非倖[illegible]者所能支或有人悟初與上曰汝過弱則二爻必弱而能惧者是以一為持重之臣一為死節之臣而竟以功名著乃此之過剛則以從作自喜因以獨任致敗蓋知太弱者猶能輔仁太剛者不能藉人自輔而淺知所過皆因在剛中之士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便是剛中者而或執過以相與之說以處乎此宜乎不宜乎他者對我之稱四任一我而所應者非輔佐之人也下人而已又況所應者非真有相成之意也就我而已則四乎而可有它乎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陰遇弱陽，陽遇亦弱，而弱人相與，其不濟事可知。此无咎與上六无咎同，此處輕重無譽字。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破天下之險易，破人心之險難。是故坎難矣，習坎尤難之難矣，而不知天下之險尤可言也。誠得行尚之人而足矣，誠得有孚之人而足矣。真真信得天有必回之氣運，若晝夜然弗可乘已。其真信得我有必勝之機，摧若取寄然，弗容泯已。既自信矣，則一切機機不窮之心，若或驅之而不足以懼其念慮。況仆信而心亨矣，則一切紛紛雜齊之變，若或淆之而自是以中其竅會，又何習坎之與有？雖然，當習坎之時，一險來了，一險又來，疑於天道之終不可回，疑於人事之終不可濟，而稍自信若此者，何也？不觀之流水乎？不觀流水之行險不失乎？其盈落之數，消長之期，萬古如一日已，而何獨疑於坎險之運而疑之？此君子所為以剛存心，寧耐以俟之，而不罔

章乎方寸也。此君子所為以虛宰心，鎮定以需之，而不憤敗其事故也。此君子所為法天無形之險以設為禮義之防，法地有形之險以設為城池之固，固險以設險以出險，而成其有尚之功者也。險之時以君子之大神力成君子之大作用如此，則有孚之說，豈非濟險一大機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德惧其幼出於耳目之表，故必驗諸耳目之間，而始不為虛已，雖然，未可止也。教惧其深入於性命之微，故必驗諸事為之際，而始不為虛已。雖然，亦未可止也。用奇不若用平，人與我俱如是也；用縣不若用徐，人與我俱如是也。一已封之則不足，而惟德行無之教事，則成已成物之量始完。一時迫之則不足，而惟德行教事期之習，且常則勿妄勿助之功自奏，熟而安之，非君子不能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一居重險之下，一居重險之中，一也，而乃一則凶，一則小得者，云何？凶者，非獨天運也，抑亦人事焉，以此重險即以剛中者處之，獨僅小得而已，而況其陰柔乎？小得者，非人事之不難也，抑實天運焉，以此重險備以陰柔處之，且凶來不暇故矣，而況望小濟乎。

看書到此真活意之悅

如刺其心

六三來之坎〻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〻終無功也

已往之險不必畏也而將來之險有不可測之機方來之險有不可止之勢畏之為難益無倘ㄱ當日予耳故曰終無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所遇之時何時也而猶斤〻事廉文也乎哉六四所居之位何位也而循拘〻修邊幅也乎計惟有棋寸心以為質而已矣計惟何若心以為牖而已矣工煩縟之節者其真誠必薄故必一去而浚推心置腹之哉獨堅存虛偽之

心者其啟沃必疎故必一味事納明之機始熟他日能令君之幽而復悟者必此人也他日能令國之坎而復平必此人也雖然臣也簡略儀節矣而存敬之心者見謂草野而倨傲臣也委曲啓君矣而懷剛愎之心者見謂過而諂名自非君臣交泰已同魚水之捷形迹盡忘莫間斷金之雅四安得終无咎哉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大難之後瘡痍者未瘳呻吟者未息必有首出之主建豎超之功益自坎而之平自平而之盈乃可耳而五也坎不盈祗得既平而已矣既者已事之詞若曰既已如此又當如彼云

云雖可以免咎而未臻盈成自是欠事借令有大涵養為大操作其功業豈僅如此哉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之六爻稱凶者獨初與上耳人以為一居坎之下一居坎之極會值塞刑人誅難工亦安能出坎窞解徽纆脫叢棘而奉濟乎哉雖然是不爾也天下無可挽之運無不可為之事借令存中孚之心光亨之念而循〻無有尚之功亦可借以自解而孚亨之中其濟天下之變佳〻而然則初與上其何天運之辭故聖人於初曰失道而凶於上六曰失道而凶蓋不

安意者寘無據之數以究此兩人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〇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〇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故有君而不事是為孤亢事君矣而不得所為事之〻道與夫蠢所為事君之道是為為富貴所驕而捐生平之學復以道德自驕而捐婿諂之節而亦何以著其離之〻意乎是故毋既已之高而然已也毋恃己之高而然君也其未進也知其雄不敢安自菲薄以陷明時之弓旌也其既進也守其牝不敢妄亢庚以乖清朝之

二語已見於前

離麗也君心可捷而亨矣臣道無疵而吉矣蓋使臣而不必依君臣而不必依君而自可以有為於天下則不必守難匪之節將順之惡匡可而試觀二曜麗天百卉麗土則天下豈有臣而不廢君者乎豈有自恃其惡々之令德謂君印正矣而以吾明々徴之恭相當而不必廢之者乎君雖正無臣固不能獨成矣功臣雖明無君亦不能自成其也即不能不盡廢乎君之道而欲貞而乎則柔正之道不可少也欲牝牛而吉則柔中之須不可少也而況乎君也非徒得正而已以惺々不息之明為妖々不遺之照今日無所不照矣而試之明日明日又復然此境無所不照矣而試之彼掩

說字也　爲錯字　對氣之　矣　誤

彼境又復然重明不賊於照百卉之日月重明不賊於擇正君之臣依有君如此倘懷詭隨之心至照矣倘懷倨蹇之心主照矣則如之何而不貞如之何而不牝牛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慎其進之心者夫人心有偏注且有觸感植木足編珠繽而不午知何者神去之也初之心有急售矣既為此又為彼蓋有百誘而百從者何諸雖若是也為此而此大謬為彼而彼大謬蓋有百入而百詠者何錯失若此也而廉得不致乎虚謬不致以氣然乎致則精明知所揀擇而隨致則傲虚知所鄭重而發夫初固虚明體之士其心豈不曰予智矣而奈

[illegible]

之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故必能致乃可以牌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說者當牝牛則離止一順字而已也噫夫如以順而已矣彼淳慕之士固而牝之於述故必以柔根之於中則從其心而發而順臣即為他臣如以順而已矣彼諂媚之子固而失之於過故必亦慎之於中則將中御而止而順臣即為貞臣同公許其元吉孔子贊其中道有以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雖曰日中而昃理數之常然有日昃不遑之心或循可為耳而柰何人君值此不鼓缶而歌其大耋之嗟乎其鼓缶而歌也是開達化之說而誤焉者也其大耋之嗟也是開覺暢之說而誤焉者也夫人主貴憂其徒聽焉而非矣人主貴修者徒悲焉而非矣徒聽則謝人之咲也徒悲則楚囚之注也均之不能為發而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人情當其晏安則憂傷之念不起而既迫於二陽矣有不涕而成乎人情當其怠肆則安寧之福不失而既迫於二陽而

地萬物皆是散然之形中無總通之要貫者必有周遍之情而後通乎則胡爲天地感而萬物即化生也天地何心也則又胡爲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即和平也聖人無心也即此而思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非散物矣非散形矣有心感以攖其寧無心且以動其真矣則感也可與以心乎不可與以心乎與以心自乎不自乎不自吉乎不吉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之道不徒感者要無心即應者亦要無心即其心則虛而有所容應者亦要無實心實則若有物焉障隔於其間則惺悔弗受即拒矣而弗入實則若有物焉窒滿於其內則驕心不下即入矣而弗容惟虛其物累併虛其客氣乃能爲大舜之好問好察乃能爲顏淵之問無聞寡也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其拇只是至靜中妄想端倪感其腓只是將動時謬增智故未於外者政以明乎此時事固不在外也事不在外果是靜而志已在外果是妄起矣順不害以明乎此時非攖然太公之會乃物來順應之會也非攖然之時果是將動而無順應之道只是謬增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悔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而隨時則心無所執感之上也感而隨人則心有所執感之下也此蓋虛之名而失焉者惟九四則所謂心無所執者乎而異於憧憧往來者乎至於懲憤之欲遂不絕人從世一無所感則雖無咸拇咸腓咸股之悔而視九四進天下之志孰隘而孰宏美憧憧往來者爲妄情所障而不大爲何自封者又一切去其真情而亦不大嗟夫人情何太相隨此且秘真情而不出執意更有滕口說之人視初二三之感又其每下者乎故四尚矣不則寧五焉取節以風乎世之妄感者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恒有本體有工夫恒雖是自強不息之功力然卻亦是至誠無息之真精故君子不要說我能做有恒之工夫便可到至誠然貫通田地矣便能到不積復田地矣須要貞乃可利有攸

貼深細位不如婦重利貞為可治吼久於其道一語有見

往耳昔有人遠越而望寅山者人曰非所以遠越也則曰吾馬疾車輕夫馬疾車輕則遠邇遠而越愈不可至矣彼異端之恒主不會悟而享乎主不純一而無咎乎然說者謂止必害政不可以治天下則往以應世固不可也且異端之恒猷錮愈甚於吾道何有乎背謬轉多於吾道寧無咎乎故說者謂其欲隔離窮併不可以治一身則往以修亦不可也甚哉恒之貴於貞乎而乃利有攸往乎彼其上下雷風而為造化興動剛柔而為人事寧獨恒而已哉而遂可享可免於咎哉亦維貞焉而久於其道耳此道也即貞也天地得之所以無始而無終吾人得之所以既終而有始無始無終故造化

个易非方亦非土

以此成久照久成之運既終而始故聖人以此釀高明博厚之功天地萬物何者非有此至正之道寧之而能恒久若是乎哉信乎造化聖人之功業情由有恒之真精而造非止有恒之功力而即能造則必利貞而乃利有攸往非誣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統一不易字便見君子非拘拘一途之迹者可常可變可織可鉅一切之應迹皆可易而獨不可易此方君子百入而百變要必有瞬息跗足之處而為主者君子百入而百不變要必有端正持身之理而為方者方者恒之本體乎不易者恒之功夫乎

深刻　即註意　而諸更精密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人說非聖人不能用權吾說非聖人不能用恒不能用權而用權必至於太過不能用恒而用恒必至於太固則初其人哉夫恒貴於不貞而過貞又不得為貞不易方之君子似不如是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有悔處是固於面工夫不恒然有悔處亦足驗裡面本體有恒大本體之恒所謂中也九人之悔未有當下即發者故祇悔則謂之遠而輪台之悔武帝老矣乃此中立經於遠謬之迹而猶露於足現之後非久而何有此中乃能發此悔

則有此中乃能已此悔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不恒其事可言也悔可得而已也不恒其德不可吉也中不得而久也此人良心已喪何知自羞真人進之而已矣人人良心不喪何者不進之以羞羞不熱知其誰何而已矣益素無賴者人猶得而稍寬之乃此寬素有恒而樵無恒者人誰不從而衆責之夫承羞而至於或則亦為人也多矣羞者多則容者少嗟夫人何苦於德之不恒哉

九四田無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

子制義從婦凶也
人君任臣豈不貴恒而畀之事柄哉豈不貴恒其德而保畀
之以腹心哉然而中貴有主焉豈我哉爲精明於斷則倐爲
太阿之獨持耶專任焉而不至於旁落五何如主也吾度其
操利器以倒授也況我而識精者斷則能爲舉材之鑑別耶
專任焉而不至於濫用五何如君也吾度其擲名器以畀棲
也彼所謂婦人吉而女子凶者政以從一之謂而加於制義
之主耳則恒貞雖用哉嗟乎必節婦乃吉夫子凶而吾則謂
夫子吉婦人凶合之而義始備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易經說意　三呆　六

恒極而承乎久矣則恒極而瑕疵生矣則恒極而厭苦生矣
則恒極而更張（奈何曰漢武之撥）無矣雖然更之可也更之無則不可也與則
必殊乎衆人之心神與則如昧乎事幾之肯綮突如其來如
人將側而目之曰以人也速成不堅牢入又將逆而意之曰
此惑也則此舉大是無功矣借令不太紛焉其功業亦不可
勝道者哉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以一二君子與擧小人角則必敗揆諧璽隋自全之術當不
如是而身不得亨以一二君子與擧小人角而至於敗揆諧

聖賢見機之智當不如是而遯不得亨且一二君子已少矣
而竟悉與小人角而至敗身敗道耶揆諧聖賢善藏其用以
滄據之於以固剝之果者亦不當如是而也不得亨一遯而
三害消矣亨矣夫害於小人非君子之就斜壹乎君子且非
小人之利則見盡訴小人又豈君子之利乎故歎亨則當遯
歎遯而亨則當畀何也小人雖勉而屬我然蓋之所也不可
情也小人雖勉而自戒然霜之所復深可虞也乎遯焉而自
全固以全道因以全天下是一遯而所全者多矣故曰君子
遯而亨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易經說意　上來　七

君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小人真丘陵而已
矣豈君子之遯非必遠引山林之謂也試觀乎天何嘗日有
所偕象而上之而胡爲乎山亮莫及也則惟其嚴而已矣而
君子可知也君子之嚴又非必峻設城府之謂也試觀乎天
何嘗日有所峻厲而拒之而胡爲乎山亮矣近也則惟其常
而已矣而君子可知矣既嚴而併又惡則似乎相激而構禍
亂不惡而併不嚴則如乎相下而爲調停嚴有廉介之義惡
則忿爭而成庶嚴有謹密之義惡則召釁而爲疎故不惡者
嚴之眞也不惡而嚴者遯之善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

于志未發時者志貴還於初存赤子之故爲人各無心則變
矣渝矣即欲以彼之天還以閑彼而不能志貴悔於一存同
氣之誼焉人各有心則從矣渝矣即欲以我之身位以閑彼
而亦不能然則志未變時固宜早從事已哉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牝柔體受龍黎禍出女子何可遂哉夫女德樞極幽欲遂之
願即禍天下之人盡入宮之能有不足來其遂者矣嫡怨無
終必欲遂其惡即治乎人之害屋亦入之社有不甩究其遂
者矣遂有專事之意若無爲我梳者遂有順事之意若無爲
我遂者遂有微事之意若無爲我已者遂何可言哉此六所

以稱貞而吉也此六二所以稱順而巽也
九三交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一人之家亦家也王者以天下爲富則
一家之富亦富也王者以天下爲家以天下爲富則使能
一切之財物歸之京師非能富家者也天下之聞風比屋便
是家天下之貫朽粟陳便是富而天下亦不貧矣所及者大
矣而人主亦不貧矣所培者大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家有假交相愛也
長孫后之崩也帝曰入宮不聞箴規之言失一良佐蓋后之

立也太后謂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任姒姜嫄同馬鄧竇
佐漢高帝向孟實作宋一刑家一内助所係豈小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所以佐反身之窮人得而知之也威還歸于有孚之妾人
不得而知之也佐孚之窮者威佐之威之窮者則反身哉
睽小事吉
甚哉睽之不可言也睽矣匡宗鄰之業復何望乎睽矣匡
匡補濟之術亦何得過望乎以如是人事之拮据設非直睽
之時焉即無前之功勳且壁立而有餘而況小也以如是人
心之渙散設非所收之善焉即旦夕之粗安且勾管而不足

而況大也甚哉睽之時蓋難言之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
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天下之爲睽也有二天下有黨類分途而衆動落上不合者
睽易知也則火上澤下之屬也天下有形質甚肖如心志往
往頓岐者睽難知也則中女少女之屬也此時也淺者睽以
迷深者睽于心當用何術以調停于此臣也乖情已之明察
而濟乎柔儒之君則說而麗之委曲以相遇而已矣君也無

睽用于常信然

國中有睽消息雖知變人異也

忌俘之剝鼓而思乎上行之說則桑而應之議冲以相求而已矣知此而猜小事吉也則奈何而不知此也然人往往繼睽之名而睽生矣俄而實生矣而究也又難而為卒難而與睽相終始孰知乎或睽者固不在形迹之間有睽之而反以合若天地萬物男女者乎嗟々睽之時義何如其大豈淺夫物云所能測識乎哉善用睽者以和之情同之而善用和者以異之情濟之異不同則稱於岸異而睽之實愈甚不異則又睽於雷同而睽之根亦留夫不同為睽不異亦為睽矣之義信非兩々一途者非同而異之君子為能與於此而愉快也哉

睽通全意通時睽之時有兵之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之時正非可常持也即與小人相調停後世也有人論吾辟咎之心者睽之時直非可常持也即與夫婦之和委曲後世也有人善吾行道之權者睽之時小入而雜間其舊臣之睽者甚多借令一遇濡滞之主則深忌之疑有終身不解者矣睽之時小人而携二其將相之離者不少借不睽心腹之文則深念之志有猶力莫仰者矣睽之時何其所合之難難然未始難也中有所閒則亦挂夢于來全而一值相當也疑臣且可為宗也睽之時何其所疑之衆雖然未始衆也中有所猜則或致嫌于窺鐵而一值睨解之後寵且為可嫉也故觀子睽者而睽之時物見矣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有蹇便之象甚哉其不易濟也其據上游之勢乎其攬崛起之英乎其秉節義之正乎庶幾哉蹇有濟已而非是則將程荊棘之地非所以利戰爭也求田問舍之人非所以寄帷幄也實安寵竊之行非所以使宏畧也是以智者于險在前之時寧止而有待此非真無也于天下也誠待乎可以定中圖治者耳而一隅一偏必窮之道也誠待乎可以輔望建功者耳而一材一技必泥之術也誠待乎可以俟定四國者耳而一詐一力必蹶之致也嗟々蹇之難其何如大則蹇之時其何如大而碩以區々之形勢區々之人物區々之謀畧盱解濟物乎哉故智者必止而有待

陰情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水應反下故曰反身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世之蹇也雖曰天運蓋亦人事焉君子知世不自蹇而實自
身蹇致之身不自蹇而寔一心蹇致之順我為正逆我為反
一切逢意之慾雖時當反用之于策勵則身無垢病之疾
而德修嘀音為往今諸為反一切向時之謬戾時當反而歸
之于他白則身無寵辱之仍而德修反仁反稍反禮且可以
及多福而況僅僅免禍猶有輕于是者乎修政修敎修穰且
可以濟時艱而況禦禦修德猶有進于是者乎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

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
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
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有待之而聖人不謂之無聚者則事外之人也蹇有濟之
而聖人不謂之有尤者則事中之臣也初無論矣二忠臣也
英雄之士非不睚而就之則亦以二盡忠之念激而為喜之
心也三又從忠臣者也乘賤之士殆必往而連之則亦以二
故忠之志舊而無才之選也雖然何以云合景從若此唯是
大蹇之故乎夫蹇既大則孫力而莫勝必存策而易舉唯是
朋來而濟乎然朋既多豈勢術之駕馭寔德義之招徠是以

天下之士非徒賭功伐之私矣而正係王室之念數數乎蹇則
天下之士所為觀天顏于咫尺而濟無推戴之心懍懍乎蹇
之濟也二三臣之力而得人以濟蹇也則非二三臣之力而
為大君之力有君有臣如此即初九且待以出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之時呻者甫止吟者甫息憐者甫起斯時也苟則疲矣
繁則擾矣勞則困矣動則擾矣語曰毋易近民民之必歸之則
蹟為吾民所不歸之事而難不再結乎語曰載以清淨民之
寧一則復為是民所不寧之事而難不再起乎故吾解者始
終無失乎易安靜之意其無所往則復卯有所往則夙至

一于萬萬不容已之役遠徹乎萬萬不歇擾之心真善與民休
息者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
蹇之時見險而止者謂之智哲者曰毋動為接耳蹇乎險中
不動亦何以出於險乎也之時動乎險中者為之貴執者曰
非動幾濟耳蹇乎險後復動毋亦更入於險乎故險中不動
無以免乎險險後復動則亦勞矣而失衆過矣而無功而不

好安靜之說而緩於去奸亦不得赦故過宥罪之說而施之
極惡者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語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夫勞民使傷民之筋
骨取民則已殘民之膏勞民不可不信而取民猶不可不
信乎夫人即甚窮殆而飢食寒衣未嘗自愛其財於自信故
也孚則腹心手足左虛右取右虛取左不相疑也夫人即
其家猶而伯叔昆季未嘗嘶之不爭者相信故也有孚則父
母子兄弟利之所棄而害之相救又不相忍害豈不大幸乎而
無後生之咎乎豈不可貞乎而有攸往之利乎雖然民不忍
損而不得不損損其度支之匱可知也而或者子出不幾愈
蔽耶民不易乎而其所云乎者政不得已之心可原也而竟
濫于用是亦不可以已耶是故雖用享也而二簋可矣一人
之將費其哉損能有幾何然心損以約焉今天下聞而曰天
子何人猶且節儉而惟然相諒矣一事之從約其寬似
又能有几何然去損以道焉今天下聞而曰祭祀何事猶且
菲薄哉損而俞然相體矣此固有孚之道哉而善損者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損而不得其撤則困迫之餘而大肉几爲盜積此內府之匱
也其上行易知也損而不得其積則征取之後而閒左坐見
蕭條此外府之匱也其上行難知也是關係何如重者而不
可孚乎有孚則有愛惜乎君之心即重歛之從而若見爲少
取焉有孚則有愛惜乎民之心即重困之日而不爲多取
焉吉而无咎貞而利往宜矣然民不怨而神可恫乎不虐民
而顧悔神乎先成民而不可致力乎神乎祈年孔風方社不
暮猶不然獲大有之慶而顧反薄之乎自於損可矣柔何二
簋以享神哉嗟乎時當虛即造化常盈者且損矣而況圓子
造化而爲鬼神者耶此所以損也雖然民爲貴社稷次之君
爲社民損而神不得獨豫豈神損而君尚得獨佚侈哉君心
不淸匱匱損民其拾取無幾也君心不淸匱匱損神其哉戚
無幾也忿不懲將興師十萬而日費千金矣慾不窒將形盡
錙銖而用若泥沙矣懲忿窒慾則不耗其財而度支不匱民
故不必損且懲忿窒慾則不決耗其財而真心可原民亦無
妒于損此損之者約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六三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

六爻象對伏履家傳於雜奇比也

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
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道有損而益者為人之初也國忌家公忌私而求以自謀夜
而條且而待而非以自適太銳矣而忍睐矣太迫矣而忍激
矣雖然上下合志即過忠焉而非開機也則初其任者也適
有不損而益者為已之二也我獨清我獨醒而貞可絕俗人
廣碩人主懦而功且維風太過矣而似非合節矣太偏矣而
似非通融矣雖然中以為忠師雖拘焉而寔隨時也則二其
清者也乃天下有此之國人而因以益其疾者三是也不可
終致一之道也何也君子為一暴而小人為十寒則我之心

疑一心以信君子而一心以信小人則交我之心亦疑則離
之不如專矣天下有輔以端人而因以損其疾者四是也不
可無使端之道也何也以平日祓濯之心一旦著所使而遷
慰喜且生于垢之除以平日注赦之念一日淨所使而慮成
喜且生于功之效則退之不如速矣有合天下而益我而我
弗為賄者其五乎諸侯之寶三而我十圭朋之寶小而我大
人格之而不來我揮之而不去而說者歸之于自上佑來矣
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之所與獨民之不與者豁是
理也有因天下而益天下而我弗為恩者其上乎因天時乘
地利而我順之如天覆如地載而我忘之人臨之而弥小我

公之而愈大而說者歸之于大有慶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莫不與之猶能一之者無足理也故
觀于六爻非損也皆求益之道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
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夫益或激矯或減租或緩征利之為物民爭趨焉其嗜利如
飴其走死如鶩矣利之為德民感激焉其利之而不庸其殺
之而不怨矣益至于涉川而可而攸往之利也不怙乎夫涉
大川是民忘勞而忘死其何以故則說道先之也民說則難

光民悅無疆則道大光蓋能下下民已悅矣能自上下下則
民彌說矣夫上有寬恤之詔而下之有司僅為陳言之廢格
上有補助之仁而下之守令徑供餉凝之取盈惟上躬之親
之而不為虐文斯民沾之濡之而大義寔惠此道也非夫務
小務也中正而已矣雖所云中正者非無過不及之謂也當
益而益即為酌其候而中正則中正者時之別名也民富矣
而益因貧而益非時矣務道矣夫聖學當靡焉而怠而不能
鼓而前浮焉而粗而不能沉而入且不處畀以無疆之益夫
造化當專焉主歛而無所數施翕焉主靜而無所發化而且
不遽闢以無方之益況乎人君之益下乃不顧其時遂治之

何居去 凶雷聚 其實長 可久之 益凶凶 天心仁 益用凶 事之宜 發則切

悖懷施之名不當益也哉此于中正何居木道即行亦非虛舟之虛矣善益者慎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迅雷風烈天怒甚矣此即天仁愛之心而益之用凶事者也宋景善言而熒惑退大戊側身而桑谷枯毋謂天道遠日鑒在茲而吾以爲甚近毋謂雷風恒異天太臨而吾以爲太變升惟遷善改過庶幾哉慎無罪慎無辜以無負上天玉成益我之意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大恩惠及于臣隣則常職之賜也恩惠及于布韋則國士之

遇也以國士報之而可無大作乎夫迷而不作臣子信從不悖而已矣而何以作下而不上臣子致欲不過而已矣而何以大作夫其大作也直取羣公卿所當學者而預參之又直取羣公卿所未學者而創始之是非一身一家者矣一不善而関係者何事是非相仍相繫者矣一不善而更端者何人則非元吉而可以免咎乎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大君之賜弗可異也欲避之而不得也大君之賜亦弗可辭也欲却之而不能也則大君使然獨厚之權哉如天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宜絕希冀而凱矣大君恩威不測之權亦哉如天然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則宜聽斷而永矣然而或之心即貞之心也或者有衆而無主之慈焉做心窃許之以吾君當益我耳即此便非貞矣何也貴報者非先事之宜也或者有懸而莫必焉偷心猶計之曰此日當益我許即此亦非貞矣何者顧外者即援上之道也吾盡吾職而于朋之賜吾格拂之所不及且吾盡吾心而十朋之錫吾意料之所不及外者或之說也或者貞之說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心苟局于一偏則執拘襆事竟以病乘天下之著生者患苟封于一椀則以吳意徒存竟無以救乎天下之稻滓者而惟中行則告公也而從矣何也吾能代君而有惠惠則君必曰肯予也能克家也亦惟中行則還國也而利矣何也吾能手時而流惶則民必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不忍離也謹下爲志必不忍偏一己而禍夫以益下爲志又不忍有仁心而無仁政故告公而從者遷國而無不利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夬卦兩个有孚字說

夫民也不感于虛文而感于實心故貴恵然又不感于虛文
而感于實心故貴有孚之恵恵則已感之矣有孚之恵則爲
萬物感之矣蓋至于我以恵性民以恵來子來之際不以分
而以情哉以孚施彼亦以孚報婣姦之誠又不以情而以性
其元吉何如哉而志不亦大得耶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
自外來也

此題俱明只立心勿恒一句與益之事不相干須要曉得且
天下之大山海之饒其所入何限而必爲額外之征致令其
益而繼之以擊哉夫不經之入由于不經之費不經之費由

于不經之心耳蓋不恒則心不能自主而易動而土木而甲
兵而封祀而狗馬種種諸之俱趨而事故叢矣弗恒則心又
不能自主而易操而務東而務西而蘇行而蘇寢種種爲之
不已而物力竭矣欲不過求能已乎過求矣欲不莫益或擊
能已乎始焉欲恒而震恒倏倏改革而不顧材也已律終焉
不恒而幾恒倏倏微耶而不顧民之不堪則立心勿恒也其
凶之原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也　明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夫夬之時在于益之後是物力充滿之秋也匱之之秋固宜
損減於何時也而新然本錫乎不已爲朽靈乎夬之時又
在于始之前是君子充作之會也君德之及固四壁恩澤何
時也而衡然新蓄恵乎不我爲出納乎多藏厚亞天所忌也
身利無厭人所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以初之卑而力不勝以初之躁而操不勝彼以遠而恃勞此
一淵衆而決主而勢不勝操土不勝以決小人吾惡以身能小
人善且以覺能小人又甚且以國能小人誰實爲之而待不

衆小子。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遇剛生過激過激生過恃過恃生過縱而二不然彼其防小
人之心即夢寐之間亦若有聞雖而樂枕木而覺柝籤而儆
者其夢也如是而四維寧不到乎遑恤乎暮夜之戎也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
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殆也非獨不可使小人知併不
可使君子知也孰謂決小人壯頄而不凶也乎哉然則君子
之決當何如夫以五敵一而小慎則衆舉之張不若獨擧之

然以和爲決而小人狃則雷霆之勢不若雲雨之潤非眞悅
也若之而已若眞悅也慍之而已君子慍而小人之心必喜
小人喜而君子也計出成必如此乃无咎而可壯頄也耶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
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天下不可無決小人之才而不可無決小人之志有志則將
一視無才尤若有才也天下既無決小人之才而不可無決小
人之智有智則將視人才尤若已才已胡四不用牽羊之言
竟坐喪羊之易耶豈非才弱而保不明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以陽明之人爲陰邪之睨非至利不能也以此睨之人爲橫
序之拳非至決不能也此其果行何中也何也事固當如斯
矣然亦其行僅中也何也心實尤可議矣壓于義而跡不得
不去事之光也特壓于義不得不去心未嘗欲之去則中之
未光也吾蓋不能無愧焉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黨與盡矣無所號一人以助之者罪惡盡矣無所號一人以
新之者被見号號未始不放其誠心彼見惕號未始不放其
戒懼而亦何無可號何此曰對後日之隨至者爲此日之終
寔對庸小之先去者而然此人爲終夫終矣以此爲貴盈矣

止擬也論

懼之子始共壯小人猶訣

實心也猶寬訣而行命誥不可已

而尚長也乎哉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
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一小人耳安得言壯然試思一小人而能與衆君子遇是何
如體力也使不壯而心獨不壯乎又試一小人而尋以衆小
人終是何如機括也始不壯而終獨不壯乎毋貪其外之柔
剛謂其中之不我嘗毋輕其今之黨孤謂其后之不我角何
也則以柔遇剛而卒不可與長耳不然而以正相遇也則天
地且以成咸章之化聖人且以成大行之功而柔何擇遇之

名哉甚矣數百年之運一小人敗之千萬人之禍一小人致
之迫其所由皆由于始之不慎以至于此則我徵之一際不得
不慄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蓬蓬起西海蓬蓬入南海行而無跡流而無方者其風乎若
子之德風也德之流速于置郵而傳而柔何矯精施命以誥
四方也我夫德之不脩廢禮明矣命之不施則民亦無所于
格矣夫善之不能廢法又明矣命之不施則澤亦無所于被
矣風者天之神也謂四方不必誥則教可無詖也風者又異
之象也謂四方不必誥則命可無申也故后字以形遇不以

天下家与利耳兩者無可易六得不罕爲之所

世忝赤

神明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幺麼一小人耳既微且弛而謂一夫不可狃也遂陵君子也乎至剝廬耳何可不懼然幺麼一小人耳騃短心長而爲罔不復鬥也遂忽小人也乎將寢處戕矣何可不防夫小人之心也未進其爲惡壯小人之進也有道其爲術又深故聖人既爲小人懼之又爲君子防之如此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小人在內也爲主而君子之在外也爲客故有賓道焉夫小

人何以獨附九二也大抵君子道術相高則角意氣相騎則又角于是君子與君子而跪攻于是君子借小人而互援此爲所爲包乎然而尤先咎者剝之耳不然始以外之君子爲賓尊且以我爲賓不一個打盡不已者剝柔何無制也雖然制小人固義之當然也與我同心者何人同德者何人同朝者何人其忽視之角者客氣耳蓋論異同不可偕異類以敗吾岸也嗟乎知此義者尚耳環植君子小人而調停用耳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非有臀膚故有其行之次且何也剝燥之性其爲氣之所不馴可知也剝燥之性其爲物之所不近可知也夫物不近必無舉而衛之者即見舉而輔之者即欲行而何能孤危而何咎三者禍福之關行未牽未足爲病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其意鄙者乎深淵者乎惡而見政其附解者乎任而無功其崇桔者乎魚之無矣凶之起矣民而私乎無則向時應其見解實其上前九陛之隱變至此時而離霧則非伏而爲起也其禍然也民而至于無則他時沼我之宮據我之廟無窮之時應懼此時而開端則非此而爲躬也其樣長也吁此情已遠民致然而然將誰接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

天志不舍命也

小人之在姤也尋且爲遯爲剝而極而至于坤其先小後大往一如是則小人之初起也其猶瓜也夫夫小人愚天而作孽曉乎有所恃而來元夫不惜而退乎然居予順天以默回先務後而不違志與氣而不應乎天之方厭也固無容世上而忘之也而天命必隕也人無容悸而敗之也夫杞之堅實且可操而爲發足君子之陽剛猶不可操而爲和乎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者獸舉之物也始與小人角舉凡此君子角矣角也而能始矣哉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夫萃何為者也。更議而為萃。當享帝立廟之後。經營如故。廟貌一新。祖考之精神其可繼乎。出類而為萃。當賓歡風虎之會。天子當陽。聖人首出。大人之奇。達其可薦乎。書攻廟之室假也。見大人之宜。利貞也。雖然。用二簋而亦可以享。君子固是之矣。獨不同並時與殊時異乎。致孝鬼神為吾所關者矣。見大人而欲建其功。君子固非之矣。獨不同乎泄泄亂世異乎。觀見堯舜伊尹聖之任者也。是故用大牲有攸往何不吉利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民也。順而說。孚君臣也。剛而應乎君。此萃時事也。彼其致孝享矣。聚以正矣。而必大牲伏利之為。汲汲者得非順天命哉。則何也。當萃之時。祖肸肥腯。天將啓之以為和鸞血膋之用。而我固畜馬亦將得無失上天時和年豐之初意乎。當萃之時。皇路清夷。天時將之以為良馬輿衛之資。而我鶩要然坐食。得毋非上天乎泰調燭之初心乎。天命不可不順也。則大牲何不可用。而攸往何不利也。

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天下名隱高隱癡隱之流。備雲霞而演經。謂天地暌而二物暌而萬物各正其所而天下治矣。是不然也。天地萬物暌不能不萃也。夫天地為萬物而果有情乎哉。然而騁觀所聚。又似乎不能無情焉。天地為大夫婦。下濟而上行。若偶矣隨矣。而不相不相睽違。萬物為小男女。並育而並行。若類矣從矣。而不相悖害。天自高矣。地自下矣。物自殊矣。然而睽而聚。一中之相分。其神情不可暌也。天包地矣。地載天矣。物比物矣。彼其各散而類聚。三才之相偶。清清不可暌。況夫天地萬物真有情者哉。而且欲聚若此也。則當格廟之主。恐令大人之弗見。終於隱而已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天下之反側乎。妖么子。聚山啃林。焚杆叫闘。不畫出于離渙之世。蓋萃則離。離則奸人衆隊起矣。故先達之澤物之所入。亦猶之所漏也。故擱火萬里。可謂至樂。人行萬里而不待寸兵。此其時也。而不虞者此。可無戒乎。戎器可無除乎。萃時之所尚者文事。而文事必有武備。何可戒彀鈴之家。萃時之漸革者外寇。而外寇易有內憂。何可恃潰池之衆聚。固足以經天下之變。然而求析之欸。不可緩也。或至伏天下之睽。則其孤矣之戚。尤不可已也。此所謂善保乎聚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夫初六之應九四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萃此時也或有從旁而失其號者焉或有從旁而勸其往者焉彼亦不能從所勸而往也人或歸咎于其萃亂之耳嗟嗟立志一定失我者雖千百為輩亦何能熒惑我乎故非人亂之也有能而已

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夫二臨直兩牀堅小人耳引若而人事君由漢甚焉皆不免柔而乃以為孚利用禴者何也則引之一言當此也二也以為卑上之濱莫非王臣而奈何獨置兩子于度外則閑被引之以事君又以為人有秉彝本乎天性而奈何獨限此兩子于匪人則尤引之以當道此心也可謂忠君矣雖然中未變

易經說意　三卷　三十八

耳蓋經哀樂之地乎以受憐則我已非君子而何以別于小人天命人心之短業已定矣則我且為彼所引而安能選以引乎彼甚哉中之不可已也

六三萃如嗟如無攸利往無咎小吝象曰往無咎上巽也

人若不足於窮交而結強援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安能結乎其始怡怡然遠謂窮交若同其是我腹心其是我與主請從此絕矣其後戚戚然後謂窮交若同親毋失其為親詩投失其為故舊悔過焉此不亦可哀之甚哉而要之許其往無咎者何也則以上巽故耳不然以到眾之人處此將棄文而絶之矣露布而遠之矣若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居倚人北道主吾安能傻為之乎萬三之與上其度量相別豈不遠哉

九四大吉無咎象曰大吉無咎位不當也

上與姤比則有衆主之權下與天下則有植黨之嫌果能有身乎在道乎果能不僭乎明哲乎是謂之大吉是之謂無咎不然此固不可居之功也而古今之能免者幾人乎

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二人失鹿天下群而逐之其間妖么子盜名字者不可勝數顧安有王氣之所在正朔相承如九五者乎其革而有位也何咎之與有雖然名位可以羈天下人之身而不可以聯天

易經說意　三卷　三十九

下人之心且天下所以推擁我者何意所以仰賴我者何心祿無以衆皆懾新我獨慈祥然衆皆閒斷我獨聯貫衆皆姑息我獨太公然是故匪孚之而元而永而貞而後悔可亡也

九五萃有天下光復舊物事已光矣而迎其泰尚有未光者在故又戒其永貞若此

上六齎咨涕洟無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只有一六三且溉而去矣所宜引分以自安者也而乃齎咨涕洟者何居上六有氣人也小人我矣我不安為小人弱念矣我不安為弱短而心長乎溺厭倦然乎是翁偶賢熱一此老獨嶇強乎嗟嗟如上六其人者顧可量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貞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貞吉志行也

升有升進之義有不得不見不得不征者乎慶巖穴而痼疾紫誥徵廟而曉書胙祉非所以為訓也升又有升平之義有見而易于見征而易于征者乎見矣而廣哉有胥小之謗征矣而慮雖成書樣之功非所以為慶也夫升之易同矣謂遶合其時也雖然遶可操焉而急以求售乎遶焉而孫以御合乎風裁未璧漢衆未融知已未過而或以湯拔或以晴投乎如此而欲其升焉難矣今以卦德卦體觀之而且巽而順剛中而應則是何如沉潛也是何如鄭重也是何如抱負也是又何如遇合也挾此四德勝而見大人利南征其為水之樂韓烟之剛圓蔦〻可必者哉蓋至于有慶志行而後知升固不易言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積者理漸〻至于積累有累而高者焉若有始而大者焉積功力漸上至于陞高而至于不可仰焉大而至于化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積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無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甚矣升之之多君子以事君之道事固官者得內人焉初與三是也以事神之道事大君者得內人焉二與四是也是故合志亦難矣而况乎上之志也初而允升初之舒揚用其孚可知也雖然二何如人也彼其懷至實無心以事其上而盡消其粉飾虛偽之心而說者謂其可以殺去雖欲不為之與不可得已無礙亦難矣而况無所疑礙也三何以致此而虛邑也三之不獨任其剛可知也雖然四何如人也彼其懷至虛之心以佐其上而併除其功高震主之形跡者謂其可以明順雖欲不為之屈不可得已以數序而泰二三其功業可勝道哉泰臺可登也仁壽可躋也兩階可舞也太階可至也而要之主聖臣賢時乎可積德也而然則君也而可無貞固之思乎當得志之後而遂盈〻已乎臣也而可無不息之貞乎入浩蕩之鄉而遂冥〻已乎蓋君而至于不固臣而至于冥升則去莘渭而去困近矣得不凜〻乎哉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吾人歷數生平經閱之境自富貴而外得意者僅居一耳甚

易經說意四卷

下經

古臨　陳際泰大士父　著
同社　沈圖元飛仲父　閱
松陵　胡尚賓亞父　參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三代若循環然、教民之政、曰校矣、曰序矣、曰庠矣、而養民之政不可改也。即養民之政、曰貢矣、曰助矣、曰徹矣、而養民之盡不可改也。是故法可變也、法法者不可變也。然法既善矣、而可不遷其始法之人哉。法既絲矣、而可不勉其終法之悉。說乃未備而先處者、何為其然。有二無德、作而已矣、無待守而已矣。仁民之實心、亭蓄已深、則自足以供天下之限取而勃勃而往、其美重之法古之定力、斟酌已審、則自足以破舉擬而不稽、而絕絕之義、其矣開之、亦何無功、有出之有故有時自上下下者焉、而議賄而識賦、其養切古來來有此法也有時意而不貴者焉、而桐之而畜之而集之、其養秋古來櫛康有此法也。吁、君子其改邑不改井者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無禽、時舍也。

所汲之井、不可不當也、而人心之井、又不可當也。所養之原、已泉深而不清矣、又壅塞而不養矣。是故往下可言也、出不可言也、家家纂和而為時舍、猶可言也、祿祿無青而為時舍、不可言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夫井谷、則其有原可知、而殊書也、射鮒、則施及物可知、而殊无舍也。然竟不能大所灌注、而多滲漏者、何為司推較之人少耳。雖然、無正應、君子猶以無引誅之、而初六之此、則云稱

然有赤松遊、紫芝林、黃冠道士、白衣山人之意乎。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王獨無乎、行人與乞人、此數者耳。惻隱之心、彼且有之、而王可無乎。惻隱之心、仁之端、有此福澤蒼生之士、而王不用、責者王不仁乎。是非之心、智之端、有此福澤蒼生之士、而王不知、意者王不明乎。惻者非惻士也、惻王也、惻蒼生也。福者非福士也、福王也、福蒼生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以其僅脩井也、而君子真病其脩何也、充言為趣、其中未必

說出寒者水之本性物然內闢而可與此甚者

有孚主上六心

有也絶近廬舒而已矣何取焉然以其能脩井也而君子始
取其脩何也枕石漱流其人未有害也衆之高閑而已矣何
尤焉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獨有取於寒何也寒有寒苦之義而獨泉之寒萬民服而
甘之其有平易之意乎寒有未寒之義而獨泉之寒四時稱
而一之其有不息之神乎惟寒則惟悴齊火者得之而訣以
清凍惟寒則關耐之既渴者得之而流其微渴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勿幕矣而必有孚乃元吉者則彖所稱巽乎水而上水之意

源說最真工義吉物所孚信亦辭

謂貞字之神

可畏也梨取之恩其恩易窮非溯其源土涸耳烏能大成而
愉快乎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天下之為智者少而愚者多則天下之
慮始者少而樂成者多是欲其不猜忌哉不與隔哉且孚且
亨也計非已日不可者此固見革道之難也雖然殆有甚焉
或見小焉而以實ゝ事或欲速焉而以憤ゝ圖功即已日
人將信乎通乎故必抱高明之識以灼積利積害之原又必
恃慈遠之心以酌不疾不徐之候此磨勵所成者肯綮極矣
民始服若龜蔡而不敢不來行矣此從容所酌者調停極矣

民之信難在已日而上

民始來行若神明而不敢後虎矣必如此而後悔亡則革可
易言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
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用相須而不能以同方者水火二物也火即烈不能
獨守也天下有能相肖而不能以同室者中少二女也女即
烈不能不更也此勢之不得不革者然而必已日乃孚者何
也謂民之難孚非謂革之ゝ後而信也故須革之ゝ善而信
之也而卦德且炳而說矣擬而議矣凡所革皆訏謨也一人

明以信之ゝ消即在革而當有信不過何以信民當之一字真為革之辭義

以為便人ゝ以為便也凡所革皆定命也一時以為便時ゝ
以為便也悔亡矣夫革而當而後悔亡即天地聖人不能外
也四時非革不成天人非革不順且應然系除未交氣候未
滿而遽革即天地且有給伏之病曆數未屬序心未歸而遽
革即聖人且有屬度之亂革之如此而謂非大乎哉革之
大始此而謂可不當乎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夫曆學之不講久矣謂是畀官曆術家言耳而不知天民之
敬且授在焉王卿士尹士之省在焉而可漫不加意乎哉肯
中子平以定其候鐘呂璣衡以察其端黃道赤道以審其行

星界至平近以定一年之變遠以定一代之常可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道亦難言矣成則爲虎敗則爲鼠故虎之將奮也必伏蹴有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而再三以審之耳時未至無論也即當革矣不必守黃牛之約矣然必謀及乃心且幾月焉固似乎信於心而行有嘉也而未也謀及卿士且三就焉又似乎信於諸大夫而更無所之也而未也則必謀及庶人乃改命焉蓋以信乎衆志而何疑乎虎變哉彼未占之先不知用幾許形信兆民之道而後爲此三變也此君子玄黃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以迎其小人矣特服務隆故爾從出晉火避巢利民物一新車書一統斯順天應人之舉乎不然不當革而革當革而不善革則天下離非將虎頭編虎鬚食肉而寢皮者六或懷其半豹而不相下哉即有無余牛而不可得可不凜凜乎哉

註孤會而評

鼎元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夫鼎亦人君宥坐之器也大器有虛而歆中而正益而覆矣惟鼎亦然是故貴正也大歉則有輕浮之嫌而不凝重命將飛而離焉以待其所歸覆則有搖蕩之意而不凝聚命又將散而越焉以他有所屬正則重矣正則聚矣吾愛吾鼎即有奸雄睥睨其側誰敢問其輕重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人之寵者妾也歸妹以娣妾也顛趾則敗矣而至於出否得子是爲敗能履焉夫趾之所顛者否爲之也惟有此否故喜事而卒以任事亦惟有此否故生事而卒以敗事故玩從貴之害初非才弱也亦才弱而志剛者也

家纂兩說之愈合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天下惟實者有以形人之虛而凉德之士則必巧而中之然天下亦惟實者有以待人之虛而凝固之衆則展而相之益此一實也向前無限之積累乃能徐充而益而後無窮之取用悉皆相待而給而得不慎所之也乎

直任二字可了參剛貴之義

全玉貴之對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業已歸咎□□□曰行塞業已歸咎於遇矣曰不食業已歸咎於人矣嗣獨不欲已之張求乎君良之德無所逃行天地之閒天地交乃不交寄寘之不而為臣之乃不足膏澤之不下甚矣九三之不宜久為山澤之象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之不勝其任端可吉也四之不勝其任不可吉也夫相臣之任與百司異百司之任一職而相臣之任一人初惟遇以任賤自許故趾顛四惟過以任人自許故足折說令人主臨軒而問之曰何所自許之信何如則四之板不倒乎衆不遺乎又何必白冠犛纓而造請室乃稱刑罪乎

易經說意　四卷　七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書曰允執厥中執者貞固之說也允者信實之說也古有臣而執法以直著者矣閣其君則執中而知人者也方有匡而阿衡以任術者矣閣其主則執中而大所者也故非中則驕其聰明而有匡不任然非實則聚族形施而有中不閫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初以上為金鉉也而不知其為玉鉉也金精矣而玉則粹也純粹而至精則上益若不敢以至德自居者焉金剛矣而玉則溫也溫柔而不剛立則上又若有不敢以風裁自見者焉其節焉而匪過柔也師道也其節焉而非過剛也臣道也

震一口字是震要是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天下有境震有心震閒暇者猶然有戒時之懼也而況境之震乎先笑者無不狼以後時之號也而恭何不為心之震乎震則挽回無不到之處且震則圍雖無不到之處其先否後喜先憂後樂即有所遇之危而不失所主之重也有以哉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易經說意　四卷　八

修省方見恐懼之實

雖訟

天心仁愛無已亦命而申也其仁愛無已易知也雷而濟也其仁愛無已雖知也母曰雷之震也為天行偶然之數要安焉而不恐懼亦母曰雷之震也為天心厥棄之徵恐懼焉而不修者是故以恐懼之心而修德修政修救又以恐懼之心而省歲省月省日庶幾哉天變可回矣乎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昔太王居邠而狄人侵亦乘剛之時也珠玉不愛幣皮不愛甚且土地不愛而梁山之踰高山之荒大之行道光矣昆夷喙矣而周用以昌周知周公有所指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方蹶而泄泄方震而蘇蘇此殆神氏無主故儆戒不相迎亦緣情氣已已故競惕不休發也語云天災人眚震之來咏戒為之也突也而震泰蘇蘇也則非天為之而戒為之也眚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殷憂可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未開震而遂泥者遂者易辭也亦絕辭也則人遇著這個時分尚有媧獄有國斡閒義家補賜之心而此遂倒交矣則人即有這個倒夬補戒耳撰有儘柳復起死大復然之意而此遂告免矣嗟書騎尚未

光復乃恐今致此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無喪也

往來者源也厲者懼也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圖之變特患中之自喪耳蘇蘇者喪魄遂泥者喪志翼翼者喪氣而要皆出於喪心喪心者中也無喪者不喪其此中之心也震身憂勤之事皆從此幹出去我身中興之事皆從此做成來其危行者事也而要本於在中之大無喪君故不喪匕鬯皆不喪之心為之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無咎畏鄰戒也

夫人中有自得者入夷狄可矣入患難可矣而何索索矍矍之與有既以索索矣既以矍矍矣才已不足以經變矣已不足以應辨矣而輔日入夷狄之患餘者是不稱外也遂最然倏待乎變故之相遁而不早為之謀諸乎蔡辟以遁勝得儺以望罰伐降之戈淩而及我而禍生止於鄰媾有言已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閒身世而不涉者止乎行動靜而不移者止乎是故此一止也凝然不動喀然若忘身出而御實身入而處從受命於止而止之實從何若也是殆欲喪我也身出而揣揣入而構

身棄數於止而止之鑿寂自如也是殆哉喪天下也而聖賢主靜之學毫無虧欠矣故曰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文王緝熙而敬止是止處即熙處也憧憧之意而惺惺之熙亂突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也如是則道尚不光明乎哉蓋初止以乘時而分此止自肖動靜之境以為庶至於惺惺行以而矣乃所分之止光自不知余自不滅也不滅者此而止中之靈明亦不滅矣化時以時止而扶此止

墨而哉之位不而側易能知此貴危有理豈人方而此學

妙動靜之境以若患至於井井御時而行乃所狀之止周自
不識亦自不起也不起者止而止中之塵雲亦不起矣如此
而尚謂止也猶未止其所乎如此而渺來止也猶與相附應
者涉而與乎即擾之身且不相與而林總之象又其後者矣
象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吾於是乎益信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不在我要睹得天下自有當其位思其事而於我何與也
即我有日當其位思其事而於我今日何與也思而當已為
涉思而不當且成妾若予位以外若有戒易以限之而不出
出於不廢位以內修有機焉以化之而不出妙於不知大思

問

貞而知之以永係初之物不可不謹也

可知則無不可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一止可以止衆止則貴處其始也不止乃可以一所止則貴
厚其終也是故止以不動取義尤以不遷得名自非自朝而
中而昃欲刻移而此止不往自幼而壯而老歲月代而此止
不代則一時間雖未逞於物而邪久之且見庭上之有人一
時間雖未著於意而欲久之且覺背前之即見無咎者豈終
永貞也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眾負背快野林快文憲　總曰由析　而教之學更妙

腓者諸動之物也以此為止其非林守之士可知其不欲今
之為林守之士又可知是故所隨者而為之限則之守也之人其心
已不快不能極所隨之人是使不隨為限限守之其心不在
快矣即隨人之意而思之二已非絕草逆世之流即其心關
意而思之二人猶有戒不倘成二受恭何工之不退聽也不快之
既耳而赴淵鐵齒而枕石其不退聽乎二是併欲絕乎六二
之相隨若彼圍以為謝絕營利毋令其薰吾心併欲絕乎六
反出於此中乎炎薰有薰灼之義火也煉於世而柳知薰心者
於世而生內熱然則工之不聽違自危而已矣世而生外憤激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理更深　既諸

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為止境也而不知自不獲其身始益
身者講而入之有二焉曰心也曰意也此而止焉吾人種
之紛紜糾紛矣推而外之有三焉曰家也曰國也曰天下也此種
而止焉天下種種而之萬應稱矣故一家也身遂足吾事也夫使
一身之止誠不足以該心思意慮之字則一生之造詣涉遇
已多不得不別求一說以為之發明又使一一身之止誠不足
以盡經綸治亦之原則一生之體釋撮未完不得不另求
一辭以為之解說而此之艮其身真可足吾事也皆公之心
若曰艮身之說雖賢人復起不易我言矣而孔子之心亦若
曰艮身之說周公豈欺我哉故一則曰艮其身一則曰止諸

存為實心蓋為實舉進為實求者為實績何者不宜實而兼之何上六之不實也將執何者以應世之求而欲天下之人特急屬以來勝德不況難也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天下無百年不衰之國故可憂然天下亦無百年不盡之國故不必憂然勿憂者非謂可慮意也又非謂可安聽也基陽慇以勿憂之言而陰乘以必憂之實翼翼而中則守常且日日而中則守常者又守之以有常夫豈者必果之運也而日中者必至之心也此非深於憂者不至此非善於用憂者亦不至此夫如是則王者身假豐矣而必未始假於豐也又何憂焉

易經說意　四卷　十九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我豐與常豐始終一明而已者明以佐動乃不至實之而決事而天下無不可成之功有明以與乃不至悖之以尚大而天下無不可維之運偏有偏安於小成之心則不能大尚者尚大也以則又無以常保其大是故必有照天下之識乃能日中不然特謂此豐亨之時吟韓稽首屑書揚鍾王帝以萬山呼且三來鶴上壽政惟今日而何謀之日中之是戒焉

是乎息而不得消也所以豐也固時也息而疑復為消也所以不常豐也亦時也大力者負之而趨即二儀亦在顛倒之數而不能以自立為名者移之而去即大造欲覓其跡足之區而戕不自禁況人與鬼神有能保其常息而不消者哉固知豐不易持而日中之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刑者聖人之所不忍言者也而乃云折獄致刑者何居此致以見取人不忍用刑之意蓋獄而敕焉天下之為小人者何事而天下之為惡予者何事具閑以易出之係遭以開其易入之除刑具不勝致矣聖人不忍矣故於獄吟之際析其獄

易經說意　四卷　二十

而不使妄宥以致之刑是死一人所以生千萬人也獄而滯焉天下之已定者何辜少緩須臾而天下之可疑者何辜不見天日且歲月既久而難之饑寒或困而有晝刑具有甚於致者矣聖人不忍矣故於深室之坐折其獄而不使稽誅以致之刑是進一人所以賞千萬人也否故曰此致聖人不忍用刑之意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明動所以致豐也而獨不可以係豐乎毋曰王者之事而匪亦與其責毋曰小子之力而人亦與其動人惟與我才異也故我所以相濟奈何以道之不相同而棄之人惟與我技同

自作孽求將之所

而信為治疑疾是對症之藥

也故我取以相濟柰何以氣之不能下而忌之夫子曰過由異為戒深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疾在皮膚者以普曰之藥ゝ之立有起色矣乃有感以表志者其症為疑疾在腠理膏肓之間而藥石之所不達鍼砭之所不入將柰之何曰此其蔽錮甚矣不利補其衰闢而利發之其中藏此其通達難矣不利發以形色而利發以精意噫噫信以發志是真國手也哉後世枚生之七發於此何當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

一身之用右肱是賴安可折耶

夷字刑卹

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吾悲乎明夷之世夷主肢者入左腹者謂於君臣無當然尤覺其為明夷之世也而不虞當豈之時視彼柳又甚焉右肱一折致令大臣以不可用終此必有任其咎者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初九遠臣九四近臣觀遠臣以其所主得九四而知初之所也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得初九而知四之所也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夫夷何無足取者雖然彼夷人此夷主也

夷主之所為固非夷之所忍者而同心同德不待言矣是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柰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晚哉也所以兩遇以戴此共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之才治世尤患取之而況亂焉者乎且天下之才英主尤亟資之而況惜焉者乎天下人品不同然皆變然成章是當貴注之舉天下賢士自愛萬其傭焉自辭居戒稼斜之眼而來之是矣雖然來章而有慶有眷周也乘之舉不出林康之外備非女慶辟魋民慶室家而委有眷林天下者理來之有致周公制作眷以歆之鼓之也孔子稱作慶以鼓之勉之

有慶人有眷賢才也才慶不才眷倘解也

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詩云比國之屋無人上六之謂矣與明夷之上何異焉夫豐而柔於典明夷同事可畏哉可戒哉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諺云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難借謂旅非難也羈臣當不異中餘而遊子當不慮故鄉矣雖然未嘗難也抑有道焉故欲其小亨而吉也其必以旅貞乎蓋或寄跡旅羈臣或仰令於

我獲則衆矣而乃稱爲衆命何也命者天命也求賢以任職有雍穀之衆此衆出於人得賢而興治有中錫之衆此衆出於天蓋我黙雍闇在之心而綴知天以知人則擇賢而賢巳受故天陰錫明王之衆而既得位所得名將用賢而察有致曰上建上象有遇於天者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上而不下有飛鳥之象焉燕雀之處堂也母子煦然相樂一旦災決棄焚何嗟及矣以卒爵當將所成之構尸而竟付之一炬可憐之極土乃猶人恣々然貴此傳子之下代不

易經說意　四卷　廿五

知亢而不順貴最賓在我於人爲尤矣不知何下尤可言也不知何反不可言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有大卦英明者能辨之巽懦之士所爲却步而藏雜也天下有大人强梗者能亢之順巽之士所爲俛首而受命也故巽矣而猶小亨以利攸往者端由見大人之襲乎是故君子於中命之際不敢執物而衡權也不敢挈財而分理也又不敢與者乎不與者乎亂而兩端也思大人則矣是有才大人則巽乎中正矣是有德大人則巽乎中正而志行矣是又

有權而我也千慮不能當其一慮也何得不使爲以相下矣千人當其一人也何得不俞爲以相從矣文王曰小亨利有攸往而必歸於大人之利見以是之故耳嗟々重巽中命我於進退之不果而一安心於大人遂有攸往也利則人何巢於有用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有沉潛之義而不悉其命之不中而憂其僅止於命之中耳議行矣旋叙繇從議行矣旋又敷繇王令五中徒爲紙上之虛文而一撤萬端何益窮中之實績是故中命貴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易經說意　四卷　廿六

巽之時斷行數果之徒牽制文義優々不斷而扶有以武人之說進步且謂我之毛錐何傾大劍而彼之爲上安及詩書怖執知時有違然事有閣宜武人爲使大君則非利而武人濟此進退則爲貞乎何也治本易路意難志疑則欲行猶罷欲罷猶行而志治則害之所居誘之而不前利之所在阻之而不止武人何爲哉亦以此而已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且論者咏其鬼而參之名也而事君盡禮者人亦以爲諂庸知乎幾於諂者致禮之所爲盡乎是故雖登无龍之德其詳衛壇之座爲君而屈而非爲無頼乎居則牀下與膝下殊且

者何也其以剛中而柔外乎而能說以利貞乎中兑頻胥外兑戾氣光以正大御情而不阿不此者已發於心胸隨以和愉御物而不激不充者已著於有字此等情況致與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變兌乘逸變兌美池而天有不順乎天且順矣而人有不應乎甚且能令民悲勞又甚且條令民忘死而嘗說道為之初乎勞非其物死非樂所也而民又來必喜聞終事之風慄戒仁之志也乃併重任不辭難走死地以如驚殄悉外伏道之使而生道之統此並如家人情喜入婦子播剩剩所致要亦網乎其天動乎其真技其機之所自行而密其情之不容已而一切土國城郭尸港血宿之慘盡相忘於斬

（心位之樂洵行治曉千層百材耳來有時滕之）

易經說意　四卷　廿九

然勃然之頃此亦足明人應之速矣則兑也而可不利貞乎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友切切偲偲而著柔便佞即併之為損乃有取於兌何也則兩澤相麗之說也澤主虛則非實實而難與共者澤主潤則非空空而上於即者此象所由取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九五孚於剝有厲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

（須出五字使讀文為）

未光也

未發之謂中已發之謂和中者天命也天命者兑安也兑安者信也所謂孚也信與疑相反而初九既發而為和亦既著而為行與中不相戾而和則亦與兑安不相戾而信行未疑致以明乎雖已發而猶然兑喜之體也此道也即二依然是矣夫行未疑則行塞悔而二何獨不然其言而悔亡則孚兑之致也乎之情與吾之性不相疑而孚則吾之性亦與人之性不相疑不孚故不必損求通天下之志而光求信吾之志妙哉此而人者俱以已發扛未發說以利貞者孚且於工孫調之術如三悵鼠首之見如四忌魏毒之害如五樣圖引之

易經說意　四卷　三十

許如上三與上務於悅人四與五為悅所中而又何足教以到於利兑之傳雖然抑有群焉小人能來而哉疾之弗受小人能引而為疑之弗乎一則不必遏於自疑一則不必過於自信則未當者未光者有咋香却走矣即不能如初二兩若子亦何足如三上兩小人周知四五可反而貞者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當渙之時鍾簴已積矣廟祀已更矣神州且陸沉矣生民且陽渙矣則格廟涉川固王者之所有事抑王者之名何以稱也然當天人之受而後謂之王然府若師之任而後謂之王斯非盜名字所能襲亦斯非跨偷竊者所能辦帝王自有真

而乘不利貞雖然帝王有以自剔矣先據形勢居上游以爭中原次正名號秉大度以恭天下收羅英雄賢萃策以佐廟算而具也假廟不以委於人而寄孝思於明觀涉川不以專於己而責成功於委任此真王者之作為乎而豈不貞者所能望哉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圓丘方澤之儀禋禰凡從之設不於他人而獨於人主何也匹夫无近接兩間之氣脈亦无承藉百世之流光然不於他

日而獨於渙時何也亂世久缺乎升中告虔之偉觀亦久虔乎清廟駿奔之縟典夫風行水上天下之至文也兩者一設豈不煥乎其有文章也哉而合散不待言矣哉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千里汗血駒也長林不困於短馭方能展其驥足吾欲極天下而奈何不用九二以極哉人但知二之用初而知初固已用二乎而降氣相從致所謂巧用其用之之術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百二千古勝場尺寸兩軍進退則形勢可不把乎哉而二爭及此矣胡功一地耳哉據之以為利人失之以為害是不得不據功一針耳先發之則為勝後發之則為負是又不得不奔不然遲之而為他人所取則在彼堅城自守而戒乘除濟救其悔何及即有擊楫誓澄濟中原之願亦竟齎志而歿以老馬而懷壯心然鼓缺唾壺而已曉何益哉

六四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戒聚矣而使天下十室而九空是已不能饒戒之外府具哉聚而民不聚矣而戒致天下四分而五裂是併不能保戒之內府而安可不出號令以散之又安可傾愴不惡乎旋行旋

聚不能出號令以散之不然瓊林大盈悉為盜資求為守財虜而不可得奈何鑄此孔方之家兄而坐彼出谷之有司以為後世笑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值撥極亂後當顛沛之時危亂中有血可惕也其危易矣而亂震未之底挽不當之功太平中亦有血也尤可惕也其免於難矣乃上或能引退以遂其思或能自晦以污其跡而竟以功名終豈不得智士也哉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有覩者杜易之弊

寧嵩並若羅身於爲己而有拔毛之譏然皆卻自能守也而無濟揹之誚使天下後世賤而慕之曰此由巢之徒若而不可繼不亦猶過於六三俳優賠笑山靈者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有竹實猶者矣豚魚尤無知也似難感也然信有貫金石者矣豚魚尤有情也固可感也無知可感固可以驗其中存之猶至無知可感尤可以推其感應之所通是心也雖實猶而可行矣且是心也之實猶而不乘矣殆內虛之極乎而爲

一物不容者乎殆內實之極乎而爲萬理成具者乎信不而於己也深感海內若有合而將於斧者有入之者矣則一心可以調萬心信不爲斯人也能親岸動且有進而出聽者有及之者矣則實心可以調人心信又不而於常也即當乘危方且信義愈明而定若廩綾之時不然乘除之餘者有應之者矣則人心可以調天心有人而征之極思之物以見信之神自常而發之至變之術以觀信之定妙哉中孚也哉而文王豚魚之係大川識觀其深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物吾與也而猶有豚魚之感即物而人可知民吾胞也而乃

於人之吉剛中號

入岡內之條既生而死何忍縲之而卒不免於死吾且歸之促之而不延其生法何修焉故司獄擬者慎毋曰五日京兆耳而崇之宜先慎毋曰一日是吾事而係之宜晚庶幾哉可高于公之門而況神嚴毋之纂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信者無吟無識者也不宜懷有感之念而猶人以爲他也然信者無二無三者也不宜掃絕恆之心而棄之以之他也說所信者出於所虞則既已修什以繕實而先中實免職貽說乎舍所虞者不文而更交他人則必其慼朋者也大以爲然則必有不燕者矣然則可寀之慮周可避也乎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係辭明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得敵得敵兩個字一般六三孤媚小人急欲同爲悅人之人並無那他的本事都倚馬去出其下風是更無軟心腸的和他做個對頭只憑數被他所恍之人並無識得他的意思都權然打做一團者又更是無硬心腸的與他做個對頭全乃突然撞著一個上九古時節千方百計哄他不得哉要如此他偏要如彼一生只一人不敗成醜到而不覺今日

初一少年不更事者耳而慷慨進之心夫名利奬寵也非有
鶴鳴之雁而自失鴻漸之高如之何其可故在鄭重者必回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安可不慎而在輕浮者且曰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有進而已蓋忽於朝翔於雲漢夕網乎鼎俎而
雖欲與已無患與人無爭也噫亦晚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
不可過也

世之人或曰君父也而祖在父上則亦在君上矣此豈人臣
所敢居其必過之而遇妣乎而臣婦道也婦而杜焉亦非媢
故之道是故有取乎妣既已妣乎而功名權藉且退遜而不

有何敢乎惟辟之威福哉而臣職自安奉遵謹責而已矣既
已然矣而智能佼倆且韜焉而不露何敢分元后之聰明哉
而臣座自守庶無罪悔而已矣此非以妬爽之而有所不敢
抑且以理作之而有所不敢真蓋臣之過者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世固有推赤心以置人腹而反側自安者然爲此者大
要皆當小人之衰而衆當小人之盛故三也過防而後可尊
夫過防非真顧前顧尾如魚鳥深巢穿穴之智也此一防也
以畜縮者視之爲不及以聖賢視之以爲中而以九三微
之人視之則以爲過耳從者速辭或者衆譏夫止於機其

凶猶可言也春秋所書戕鄭子則戕固所謂私鬬而戕之者
也其何如而得不過防也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
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此即過防之意夫小人易嘗斯須忘君子哉何以自勉而无
咎乎其初過於剛而違合其宜乎夫宜非徒行過乎恭已也
小人可計而中之哉百計而防之勿恃其柔以爲媚於我而
不吝於勿恃其弱以爲下於我而實易僨使不解而然焉則
飛鳥小人寄止飽則颺去而駁實取予且將腐鼠此清溉草
其屬何如又安得不凜凜也故其風動氣第善類之以爲他

日明目聰聽之用使天下畢其平柔回此固向時用柔之君
子一變而爲此乎則善矣何必畢自剿復以中小人之禍君
子必不然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
也

密雲陰氣也西郊陰方也在穴陰物也人皆以五爲太弱而
吾獨以六五爲太高何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衆矣蓋有上
臣而无君者矣彼過防者過者孰非公輔之器而竟使之
凜上以避小人蓋虞彼之所長以形此之所短此即便是好
高之心之所爲故天下有太弱而爲太高者六五是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天道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以高亢之心飛翔之志即為天網之所偶殊人世之所偶合而即此一念便是天理人情所不容處故曰是謂災眚言不必別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諺云褰衣涉水至陵猶不止未可以言變而要以處既濟之時則道莫有善於此者夫既濟之時已若渉人之操舟載而登彼岸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以為可令王功之常輝

金甌之兌缺亦何必懐弊梓之心守孰舟之智猶深々若神州陸沉而靡敢少愁至鬪小亨利貞之語寔不揶揄笑為過慮乎而不知車蹄於峻阪而仆於平地此善喩也是故濟水者凌陽侯而過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及安流平濟而人争操柁夫既濟亦如是矣初吉而終亂矣夫世運之言亂猶可言也人心之言亂不可言也夫不能常言則不能常亨々而不常則亨而不大思及此安得不利貞也其剛正也不好大喜功耶其柔正耶且柔中耶不優游巻亂耶然後可常係初之吉而不至道窮以終亂耶吾聞之道前定則不窮句說者謂凡事之貴預君子用此道以持濟焉患毋運之句

守道之士未審夫又何必遷而待秩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復泰道有否而復伸乃見為得哉

在我者莫無貶損當下已兌失矣又何必役々日遲有否而

賤士也逐功名者俗士也而勿逐者爲眞士勿逐則中道之

逐乎不蕩而喪也猶茀喪也逐而得也猶茀得也逐富貴者

之馬相臣能竟我推轂不妨俟逐々之虎而不然者其可自

夫君子所深憂在逐字是故同官能為寂游揚不妨隨逐々

九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而術正途以持濟者何如初故曰義无咎

也是故天下有才力幹辦而无咎者有造化遊俳而无咎者

之心焉夫非先才也是其幾其愼之心也此政係濟第一義

目而深厲淺揭之哉其猶閑乎故曳輪濡尾居濟而懐沫濟

之氣餘自戢乎然既濟之初未前之亂亦近矣猶根葉已經

夫既濟之初未後之亂亦遠矣變故不必及身而馳騁晩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者也

又不在終而在初矣初者預之說也是君子以剛正而持濟

而不恤巻國家之亂周不在初而在終也而防國家之亂則

盱之念慮人睹其迹而不知操心在海宇之權康人咲為迂

泰而否則防以政患人心之自微而急則防以神操事在宵

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氾極字遲他也罷輕進之士如鍾會一般以爲成則得天下敗亦不失作劉備而豈知其究極遂至一敗塗地以國殉身以身殉禍卒爲天下笑者此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行正也

九二之曳輪也人以爲遲就以免禍此特匡道之變者耳而不知其退讓袒損緘爲匡之常九二之曳輪也人以爲悶懼以自程此特張持於外者耳而不知其尺步繩趨直枕絶匡之念此爲匡所爲補與以有濟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濟天下之險易濟一心之險難不可恃一己之獨者天下之險也不可限一日之功者吾心之險也故天下有以弱勝而卒借人以輔己之不及者二是也天下有以強勝而卒借人以輔天下之不及者四是也不徒作獮作蜑樣而已而且用以作舟楫何其无忌心也則及其功一也既非安行利行者矣而不得不出於勉強何其无忌心也則及其成功亦一也大川之利大國之資天下可濟而才稍非所限一心可濟而志行資可羔有以哉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虛心求助非徒助我之事功併且助我之德業德業中之堅越發矣光輝也即四表之被不是過也德業中之盛將厚矣光實也即允塞之德不是過也雖然光與孚畀且分爲兩物乎哉有是會集者闇然而不章即有是發生者暢然而不驟彼所謂光者特此孚之所散者耳然則第患不孚耳其何憂於不光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世之沉溺者往々託於需之言以文其縱事之心而識者識其非遵養時晦而遵養時晦貪千日之藥狂而不知其時之不及診三丕之草聖而遑恤乎首之已濡然々不知節如此猶足以斟天下事乎哉

易經說意 繫辭

上繫

古臨 陳際泰大士 著
同社 沈國元飛仲父 閱
嘉水 沈羅辰君房父 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

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人與天地本無二理专熟三才知此二理說行貫徹一

右第一章

總注精確卻須融會

天地間只是陽健陰順而已此理也是謂易簡之理也說之於易者即其係於吾人者也人皆知易為聖人之自作抑說知既有易以後雖爲寫天地之秘而闡乎心之藏乃來有易之先固以羅列於天地而總具於身心者乎吾何以知之乾坤中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與變化是易書中之天地也而人為僅屬後天猶天地中已有高卑有動靜有方物與形象

是天地中之易書也而造化實屬先天摩之而八卦成未有外天地之剛柔以爲盪者摩盪後而鼓潤運行具於易而不過巧模天地剛柔之合摩盪後而成男成女具於易而不過曲雖天地剛柔之分雖然天地具易人之身心亦具易天地以剛柔者散之於宇宙而大始大成盈而間皆易書矣天地以剛柔者聚之於人之身心而始体易体簡即吾人皆卦畫矣故天之大始本於易吾人体之以存心而求陰陽難知者夫此一念可以聯千古之心而不殊即可以貞千古之忽而不節豈如素隱者之德爲一時之偶偕物情者乎地之大成本於簡吾人体之於躬修而脈奇倂難行者夫此一端可以合

四海之人而共究即可必四海之人而無外豈如奇偶者之書爲一人獨修已見者乎夫心險易〻涵天下之理而大始之理不毀即爲吾位之成彼大始之種〻者皆無形之易而人一心固涵之則易書之具也不獨在乎乾天已身倫簡〻係天下之理而大成之理無虧即爲吾位之成彼大成之種於者皆無畫之易而含一身固倫之則易書之見也不獨在乾坤地矣然則其相摩耶抑亦自人心身而摩之耶其相盪耶其蘊乎天地也抑亦自人心身而盪之耶故謂有易之後而曰寫天地之秘闡人心之藏也可謂無易之先而曰羅列乎天地總具於身心也亦可易本有而云聖人自作哉也

一路串格一氣

融鍊化工之筆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
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舊說象詞變占相遊說去亦甚正大亦甚整頓然格局覺嘗
而硬讀行作方妙

先天聖人但立之象而三極之理於此焉寓矣所贊於繫辭而

後為能利用也乎雖然吉凶之象已示而吉凶之故未彰后
天聖人不得不係辭以明之而要之爻象之辭由觀象而得
使僅有一剛之象僅有一柔之象對主而不遷則變化且息
焉乎有得失憂虞之象而係以吉凶悔吝之辭乃今觀於剛
柔向之處此位者將若有所引焉乃或舍之以去而此因推
乎前向之處此位者後若有所進焉乃或從之以行而後亦
推乎此其陰變陽化所自生耶其得失憂虞所自起耶後之
吉凶特此中得失之象耳後之悔吝特此中憂虞之象耳故
相推之始而剛柔之象未定其一進一退之時乎毋曰此數
之幻化也而不必定之以為觀也相推之後而剛柔之象已

重發有識

成其一晝一夜之的象毋曰此數之糟粕也而不必觀之以
為係也當思剛柔不變異以成六爻而為三極六爻不動奚
以通三極而為之道則其變化中得失具存皆極之所以為
衍而修棟殊乃其應有既則聖人焉得不觀此而係以吉凶
焉而非迂也此變化中憂虞體剛嘗極之所以為明而欲昧
異乃其用遂分聖人焉得不觀此而係以悔吝焉而昧矜也
何也君子身在此境必亦在此境每按節而運焉不至越其
序而身之是所居而安者即為易之序即身即易若能觀象
變而有得居身之準君子澤然其相思亦捏然其有會每以
一柄而融焉不至陽其序而昧之是所樂而玩者即為爻之

詞即心即易若能觀象變而有經葆心之權然而觀象之君
子而尤不廢玩辭觀變之君子而尤不廢玩占彼誠以身心
之名理與訓誡之淳切者兩相迎合則有所提醒而愈虞且
事事對察而念念配命彼誠象變之默具與警戒之顯出前
兩相勘會明有所證質而益傷殆若天贊其行而天誘其衷
君子且然百姓可知也則觀象係詞固後天聖人所以貽三
極之秘而前民用也哉旋謂其為蓍也

聖心右道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
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

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

此章句〻須有妙焉解然亦易解也今不辭要約發之此天數人之作卦也僅有此象耳而大小險列焉僅有凡變耳而貴賤陳列焉辭意各有所之而辭實無所係然非所以曉顯蒙昧未俗也故文王起而作象周公起而作爻凡書凶悔吝无咎之辭昭如指掌而實外卦爻則創〻宗言哉象者言乎象舉凡陰者陽者一一而指陳之也爻者言乎變雜凡陰變陽〻化陰者一一而剖析之也故爻象之言吉凶亦

因乎象變中之得失而係之耳言悔吝者亦因乎象變中之小疵而係之耳言无咎者亦因乎象變中之善補過而係之耳象非言象乎爻非言變乎此固係辭以諭未俗意也此固係辭以曉顯蒙意也是故使〻有變而已則惟辨貴賤者存乎此而所以詳示以前民用者不存焉使僅有象而已則惟齊大小者存乎此而所以貽彬以神德行者不存焉彼辨言凶而使民趨避者則存乎得失之辭彼悉悔吝而使民畏慎者則存乎辨別之辭彼震無咎而使民遷善者則存乎悔吝之辭蓋象變非不寓此三者微示以意而不為之指出僅可以待智者之自觀爻象非從外此象變歟即其默寓而

緣石為流　辭揚者誤　大本大原一日記故

〻〻為之術陳仰可以令凡民之遷悔是故卦有大小而言凶悔吝無咎之指寓焉辭有險易而得失小疵善補之故形焉辭也者非各指象變之所之以為詔世者歟然則后天聖人之係辭也非欲剖一宗言而實不得已也乎此卦爻辭之通例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域中有三大天地易書聖人是已域中又有三大命性理是已理之所統會變為性〻之所發聚變為命無二也天地之理具於易〻書之理具於聖亦然二也天地大故包羅理性命易書亦大故亦得理性命而何不準焉天地之道即其理性命是也猶之而三者外然道猶之而三者中擅〻悉備性理命如是而聖人何以用之聖人於已之理性命有有而遷以為用矣以易為不知用乎凡之理性命處即所以用命

易中所載之理性命處聖人於天地之理性命遍有而捨以為用又參以易為不知用乎天地之理性命處即所以用乎易中所具之理性命處故理所謂域中之一大而淹滿於天地者也不窮不足以貼理之大而廣其用易顧得其淺而未詳其精則內之關未到不得為窮遊於此而未發於彼則外之涯未徧不得為窮聖人知外有之理皆吾故而自觀察以知幽實之故自原反以知生死之說又自物變以知鬼神之情狀而天下之理無不局焉所謂窮理者在是所謂窮理即為用易也亦在是性所謂載域中之一大而同於天地者也不盡不足以貼性之大而盡以用易顧合仁智以盡性之量

而武稱變而易節則性之權處未盡合常變以盡性之神而或稱境而隘持則性之化處未盡聖人知一切之性皆宜然而法天地之常以普濟法天地之變以旁行法天地之自然以樂且安而天下之性無不妙焉所謂盡性者在是所謂盡性即所以用易也亦在是命所謂域中之一大而挽同於天地者也不至不足以貼命之大而傍於用易顧不牢化以神變易處但作用之粗而命之本體未至不牢化以無方之神作用處但為偏曲之化而命之全體未至聖人知天下之命皆吾神而神辨天地則範圍者總體之可見神辨為物則幽成者無體之可見神又拝盡衷之道則通知者無體之可見

而天下之命即載在易所謂至命者在是所謂至命即所以用易也亦在是易與天地準故彌綸天地之道而理性命不物見於遂化之開易為聖人用故能然與易書之道而理性命天不獨具於卦爻之內然則天地也易書也聖人也所操域中之二大矣乎而聖人之於天地也易書也其能用有此理性命之三大異乎吁易在聖心不易見矣三者雖包了豈不是獨而三者名同不恭三者中之種種又不恭豈不是始知同而天地邪種不雖道濟而天也邪秘不周旁處是知行變是仁不流乃為能旁行如天地之有時肅殺而不失生成之心有時笑異而不失仁愛之意一般鼎天與天為渾融就

是一體了凡物屬兩體或陽而不知既融做一體則疾痛痒疼何處不自知命且自我出矣命自外來不知是言不知是凶方有疋若明知他吉凶則任他放膽安意弄不憂慮他了安土只是隨在皆安凡動弱於仁者遇著好處尚可勉力過著惡處便失故步惟隨遇皆安乃見其安仁夫仁未至於安則未到深根寧極所在尚有時濟惟安則初生的時分已是如此深之又深真個深厚矣挹之不滿矣取不竭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
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變通
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陰陽是變的道是不變的轉向陰邊而道在轉向陽邊而道
亦在惟兩家都有使不得執一處言道故必一陰一陽而後
道不偏屬方是道之本體何也陰陽者氣也道者理也使陰
之理是一樣陽之理又是一樣則謂道之有專屬故可又使
止有陰而別無陽止有陽而別無陰則謂道之有專屬也亦
可乃理無二只有一個道字而氣有二卻分一個陰陽字惟
理無二也則陰陽共載此神理而何得言專有所屬若曰道
專屬陽道專屬陰也則天下有二道矣惟氣有二也則道兩
乘乎氣機而又何得言專有所屬若曰道專在陰道專在陽
也是天下止有一個陽而無陰止有一個陰而無陽矣都是
不識道處故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道乘乎陽乘乎陰
以通運而無專在也道之本體始昭々矣夫此道也即太極
也謂繼之時而無道乎善與性胡以稱謂仁智之有見者而
無道乎謂百姓之無知者而無道乎仁與智胡以稱謂顯而
出者無道乎謂幽而藏者無道乎則仁與用而為德業之變

易者胡以稱謂成象者無道故法者無道極數者無道知來
者無道乎而乾與坤占與事又胡以稱夫所謂繼成仁智顯
盛成效極通言事々異而要皆陰陽也夫所謂善性仁智德
業乾坤占事言理々異而要皆謂道也字宙間何在非陰陽
即宇宙間何在非道在々皆道寄以句呈又貫執所在為道
還以專屬故猶一切之陰為道乎則道將與陰合體使々一
陰已乎而非也即偶在陰之時若在於陰俄而觀於陽則在
陰者將轉而屬陽併陽亦不偏其為存有也烏從而測之神
我乎道不得專以陰言也猶一切之陽為道乎則將與陽合
體僅々一陽已乎而非也即偶在陽之時若在於陽俄而觀
於陰則在陽者又轉而屬陰併陰亦不偏其私據也又烏從
而測之神哉乎道矣得專以陽言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謂無陰無陽之謂道也吁道豈倚於陰陽哉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此章衆易遠也則不禦過也靜而正有所謂備於天地之間
而稱廣大焉者於何而本之正以易效乾坤而作也乾天之
大而易之大配之坤地之廣而易之廣配之廣大包變通陰
陽易簡而言之也配天地亦包四時日月至德而言之也易
之廣大配天地如此乃所謂遠近而備兩間者耶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此章當兼實講不可著半分影響語

聖人之性洊於神化豁於窮修非有虧欠而未成也非有斷

續而或息也然必有提撕將一處者而不能不資於易夫易
之理尚不為精入去微而至矣乎而聖人藉以崇德者惟是
易之理尚不可見諸實踐而至矣乎而聖人藉以廣業者惟
是益德起於神化乃非平平而崇而知不起〻矣以真妙故
知崇當如天焉夫易理固為玄微窮之而能令人知崇即能
令人之德造於神化者也而已成之性所謂洊於神化者實
於此益效固之已業過乎倫理乃非為〻而廣而行不著矣
又矣以崇此故禮卑當如地焉夫易理固為實踐一循之而
能令人禮卑即能令人之業過於實踐之地者也而已成之
性所謂豁於窮修者實因此益擴廓之已試觀德之所詣雖

非性之所洊入而今且崇之以效乎性則他日所出之消且
洊此已預涵其時出之宗試觀業之所設非性之所顯出其
而今且廣之以培乎性則他日所行之道且義此已通收其
泛應之用其成性存而道義出又何異天地之定位而變易
行者哉夫至於成性存存道義出乃為真德崇乃為真業廣而
非資於易又焉能提撕此性而愉快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處皆理之散寓伏羲擬焉而畫〻以象之物有純陰純陽
之形則畫奇耦之純者以為象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則兩奇
耦之雜者以為象八〻六十四卦括盡天下之賾即括盡天
下之理而未可惡乎動處皆理之所流周公觀焉而係辭以
斷之統舉動以觀理而即會即通莫不有常行之天則懸與
禮以為則而或修或悖難逃一洞之吉凶三百六十四爻微
乎天地之動即微乎天下之理而能可亂乎大凡可厭惡者
本周至賾而來易雜紊天下之賾而為至賾然而紛紛之齊
者總歸之一理且不見有賾又安見至賾而可惡則象為理

之所存固可供人之擬議矣大凡至紊亂者本因致動而出易雖效天下之動而為至動然而分據不一者總以理為衡且不見有動又安見至動而易亂則爻為理之所斷固可決人之擬議矣故智者從象而為擬議實視卦爻有消有息而言動且隨時仲裁以求協於物宜即為有物有恒而何得於變且化也則先天聖人之所示者深也即有姓從爻以為儀擬顯賾爻辭有吉有凶而言動且稍時變通以求當於典禮寧有必信必果而至不能變且化也則后天聖人之所詔者多也而擬議之例則七爻是已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節寔有深意不可拘住言行發當把精神經業好爵上來鳴和之間得言語相感之迹焉好爵之際得樞機發竅之原焉夫未有言行之先好爵之在中者已含天下而樞固之言行一出之時好爵之在中者已乖言行而顯發之故出而言善則千里應而無踰近夫千里遠矣一言即善而響豈遲達於此則以心應也而心之所謂好爵者已博也出而言不善

則千里違而亦無踰近夫千里懸矣一言即不善而響豈遲潞於彼則以心違也而心之所謂爾靡者先辭也言如此而行可知言必載好爵而後通如此而行又可知故好爵病而言行之出身發邇者病言行病而其所以加民見遠者亦病言行脈可封之物有脫而亟從之機遠民非可愍之人有遲而相求之理故言行之發即君子之樞機而心之好爵與而即共載而出樞機之發即榮辱之所主而人之應或與吉即相對而時試觀天地之心與斯民之心原從紀之一柄而具故斯民之動與天地之動皆自吾言行之善否而分或象猶以絕或匿情以忤民心固斷不逆者或和以致乎祥或乖以致其災造化亦歷歷不爽者而言行可無慎乎慎不從言行之時而慎蓋在言行之先預蓄乎樞機之自誠念不早為閑即聚為善言善行而人且協於其先有不以應而以違者夫安得不凜凜也慎不從言行之迹而動蓋在言行之外獨凜於感通之原微念不以為計即防為善言善行而人且深於其原有當應而反以違者夫安得不惕惕也慎之而好爵在矣所云爾靡者不可解矣慎之至於不可解而好爵通矣所云子和者不可解矣慎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於人乎

同人先號兆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先號廣正見同心蓋係戀在彼也後笑正從先號來益見其
終取必喜其合也
大號咷本以笑者豈同心之結終不可解乎否則君子之道
出處異矣語默異矣而要二人可以互換而不可以相濟豈
非同心之故歟心一同而無嫌於異也如此而九五之於六
二可知也彼其二人固所稱同人之先中直也志已素結何
讒邪之離間即有伏戎乘墉之輩爲術多端而難間之心愈
新於交攻之日神以先受何意味之不投即有乘剛弗克之
徒爆術不一而相投之心益驗於積聚之餘吁先號故知必
有後笑哉不然見讒邪而相睨即異患直而若忘矣以讒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
所失矣

茅爲物薄而用可重須從極慎上說不可把往茅言
當大過之時物力受亨正人亦作人皆曰此何必置慮而初
於豫大之時已深覆隙之懼即覺亨究亦而何敢忘戒其慎
矣方當圖維之密法度已備聽蔽已祥人皆曰此萬萬無虞
而猶於祥密之餘尚極隙漏之憂即已備已祥而何敢忽戒
其慎之至矣乎夫錯地之慎在安置整頓之初也雖爲功而
藉茅之慎僅加檢點之周也易爲力物固似乎薄也然慎亦

錯地則圖弄之未周也尤有可虞而慎在藉茅則防患之說
密也更無賸欸用又莫當其重也斯術也所謂慎也斯慎術
也又所當慎也術而不慎則圖維之法已無初六之密而失
也拾而八九矣術而不慎則圖維之念又無初六之慮而失
也亦十而二三矣魯謂慎其慎術已往而將有所失也哉吁
要盛危明尋乃與大過之初六乎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節涵渾含說去爲妙
夫勞而不伐是有功於人而不德者甚惟天賦之賢植福

厚故一切之浮名不能牽之而動夫功固浮名也奚所親爲
已有狀以驕人爲也此惟人力之涵養爲極厚故一切之浮
氣質能歛之而況夫矜功周浮氣也其所翹然自矜據以自
尤爲也彼誠思非德之盛則武不見德而望之者衆固無以
答天下彼又思非禮之恭則我自見德而忌之者多抑何以
藏吾身故見謙德之相側身以待我乃惕然省曰彼元老舊
人且甚無以自全矧我僅有功而不謙亦何長有此位乎此
有所懼而致恭也而富貴可常據矣又見鳴謙之士自謹以
著脩乃翻然思曰彼一介下人且猶有以自表矧我既有功
而能謙更何能難保此位乎此有所感而致恭也而功名可

無悔矣君子有終之說斯不誣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

右第八章

小人盜名器意可長標之而不知小人盜君子之有小人又

盜小人之有我盜君子已實為盜者之手小人盜我彼實取
諸盜者之手是初我為盜而名已彰固不足為禁及后我為
小人所盜而實又亡又何所恃以為帶使取完仕以塞君子
之路而反以為盜者之資亦左計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吳會元墨莊全錄之

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自一至十之數孰為調停均節於其
間者吾由河圖以分屬之則知天地不能以一元渾淪之用
濟其陰陽分佈之宜亦不能以嗣續無間之神亂其微顯流
行之序是故分天分地立兩間之大義始乎一卒乎十辨一
氣之均調於天地之五數圖之五位也而五固以見相得有
合之妙焉陽先於陰陽之分也乃陽不患其不尊而患其無
助無助之陽終不可以成造化而陰則先之而不充者又偏
之而不為私者矣陰後於陽陰之分也乃陰不患其不從而
患其孤立寡文之陰亦不可以成造化而陽則從之而不為
屈者又和之而不為昵者矣蓋天之易地之簡雖能有間斷
之神而非交通之數則安能各自為功天之施地之受雖其
着聯屬之數而非相得以聯其等又安能交相為用即立五

奇五偶之積說外相得有合之需惟相得則俱能生也亦俱
能成也此不奪彼彼不侵此而變化以分分生分成而屈伸
各有操矣鬼神行於相得者然矣惟有合則互為生也互為
成也此以攝彼彼以藉此而變化以合合生合成而屈伸遂
為操矣鬼神行於有合者然矣夫天地之生成本於圖數也
如此哉而數尤不為妙乎
先講成變化句似畧再衍之為此題難故
生成本不分天地亦不分五數豈天生某地生某耶豈某數
生某々數又生某直至一二三四五生了金木水火土而後
六七八九十成此金木水火土耶生成原分不得必合天地

而後生成之者。故天數一十有五、而不可以生成、地數三十、而亦不可以生成。惟總為五十有五、天地不分焉、乃能生之成之耳。吾今思之、天地生物、自微及著、自著以及於堅貞健、原而後已。故自亙古亙今、而現其大變化。混沌之茫昧、於無端蹙霧瀉、然而茫昧者開朗矣。然而開朗者立質矣。久之堅固、山川不能鑠、久之原重、氣化不能移。歷千百年、大絀固有大伸哉。而何非嗣續之數、成此而行此也。自一暑一寒、而現其小變化。初復之微、妙於無朕中造朕、衛而微妙者畢達矣。條而畢達者成形矣。究且各立歛之、而益練究且保合藏之、而綱歛窮貞元之交、一伸亦一絀矣。而何非奇耦之序、載成

繫辭說意　五卷　十九

而裁衍也。務論生者、不必離成以言生。後日所云生者、是亦今日所云成。安知二之生、非即一之成、三之生、非即二之成、而五六生、非即二與四之成也。謂水即為火土金木之所從生焉可也。尋論成者、不必離生以言成。後日所云成者、是亦今日所云生。安知六之成、非即二之生、七之成、非即三之生、而八九十之成、非即四與五之生也。謂土即為水火木金焉所從成可也。乃知變化不分天地、而生成既屬之五數、則有不得不分屬天地者。變化亦不分五位、而生成既屬之有序、則有不得不分居五數者。變化亦不主名水火木金土、而生成既屬之徵顯、則有不得不分言五行者。吁、河圖之數、有以

易有今緣衍大用依不策子理用不外子數揲求之辭數也而益乎理矣務以稍神物

妙乎生成、固如此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夫數學不明乎於天下、而人顧以方使小之。抑知分掛揲扐之法、實與造化協。夫大衍之數、乃所以神〻物之用。然非衍之大、則其用缺而不周、故有母子之法、而立盈非奇之以一、則其依方而不變、故有空懸之法、而主縮儀而有分二法矣。而二儀立、儀而有掛一法、揲四法矣。而三才建、四時行、又儀而有歸奇法、再扐法矣。而一閏與再閏生。夫二儀受大極之

繫辭說意　五卷　二十

成、而清寧所以貞、倫類所以繁、即天地不能窮於朕。乃推衍之餘、而棋巧賠肖、而開之所有、奎臆列於枯策之間、人物並三才之娛、而時序之推遷、茲屋之五禪、即賢智不能探其藏。乃揲求之際、而歸然乘除、千古之所流、即楷示於頃刻之內。乃知兩儀三才、四時餘閏、因從大衍之數該之、術謂數學為方技而存見少乎。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夫過揲之策、非無象也。而一歲之日數、實有當焉、何也。凡陽皆乾也、而惟以六爻之老陽紀乾之策、是其數則主館乎。夫

人之揲乾者謂乾一已耳數且視坤之二而倍減之又謂乾九已耳數亦僅視坤之六而分增之未聞有增多乃爾夫何但八百而二焉備不止也且二百之外有一十之益矣一十之外又有六之益矣豈過揲之中實有扶陽之意焉抑數之適然與數之自然有不得不爲饒者在也是可知乾之策已

凡陰者坤也而姑以六爻之老陰紀坤之策是其數固五之乎夫人之論坤者謂其爲坤而且加乾一一倍之多即謂其爲坤六而亦僅離乾九三分之一未聞有加少乃爾夫何約二百而百焉大相懸也即自百而益之亦四十之而已即自四十而再益之亦六之而已豈揲數之時實有抑陰之意焉

抑數之偶然與數之必然有不得不爲之者在也是可知坤之策已　此兩句家雖須要如此鋪演

二篇之策

吾聞聖人之設象也而曰象天下之至賾夫一畫即當一物而天下之物其遺於外備多吾今以二篇之策當矣夫就物之數有萬其有情耶其無情耶其見聞所到耶其見聞所不到耶此謹非吾性所皆備而不可無所格之此謹非吾性所云皆盡而又不可無所格之願遂境以閱其臚列之鄉即窮生而不足惟數揲以當其名目之賾一按策而可知物之屬陽者親上乃陽數且六千九百一十二矣而親陰數獨就謂親上者實多乎吾不敢知惟合陰策而共紀之則彼萬物之雜然者固推衍乎四十九策中也物之屬陰者親下乃陰策亦千六百八矣而視陽數獨爲謂親下者實少矣吾亦不敢知惟併陽策而合言之則彼物數之有參者固括於三百六十四爻中也物之錯綜則提挈不及度似有遺佚之虞而惟加之五五又加之錯綜則一一檢閱而併育並生彼事彙之妙此實寓矣物萬其數則扶類濟亂時又似有盡審之意而惟陰陽不並揲老少不同方則一一分明而不害不悖彼類聚之機此默濟矣吁多識物者寧獨詩也乎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夫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而要有所爲變通易者然後易乃爲民利則求卦之法是也於是有四營之法在而可積營以成十八變之大成於是此有八卦之法在而可因重以成十八變之大成蓋四營之後成三爻而三爻之後成一卦天下能事畢乎而未也於是有引伸之法在而一卦可變爲六十四於是有觸類之法在而卦卦可變爲六十四蓍策不由少而由老則亦不自本而自之天下之能事尚未畢乎而非也吾想三畫未成六畫則吉凶之道隱而趨避之故構百妖所當與能之事固不止此即大成未及引觸則吉凶之道猶隱而　此四段是法

趨避之故猶拘百姓所當以能之事亦不止此乃令且大感
矣且引伸且觸類矣是則向迷於吉而拘攣不敢趨以與天
下相循行者令且揭然知吉在是而趨之不能已其趨之
之心至與天下相循行而可也是天猶之不能者此代為之
牖也而功大也是則向之迷於凶而聊固不敢避以與天下
相攻闘者令且昭然知凶在是而避之不自知其避之
心至與天下相攻闘者而可也是神啟之不能者此代為之
隊也而益弘也所謂天下之能事畢而百姓與能者固如此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右第九章

此章言數法之事而其數有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其法有
陰陽老少之進退離合彼數法如此之變化有非人為使然
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神之所為見非智力所能與也而數
法固妙矣哉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章就易上說不必粘著聖人尚辭四句非把辭占象變來
尚是也他總不得了數聖人之道四不是起尚辭四句是起
至精至變意而尚辭四句以明其至精至變夫能知來物者
是則至精見矣夫能通變若是則至變見矣夫此至精至變

的未其通他只是一部卦書耳一束枯策耳乃一卽用他遂
能知來也如是遂能通變也如是者起來這個易書若是用
半分人力穿鑿成的便不確當而不足極深以通志了那個
筮策若是用半分人力推其來的便不貫洽而不足研幾以
成務了惟順天地間有自然之理而為易書故極確當而可
以極性命之深以通乎天下之志一卽而至精於就出來推
順天地間有自然之數而為蓍筮故極貫洽而可以研趨避
之機以成乎天下之務一揲而至變者就出來直待疾而後
遂行而後至哉然則辭與占誠為至精而人力不與也象變
變誠為至變而人力不與者也人力不與則辭占象變與天

地理數一般樣了。卽此便爲聖人之道。相似說天地之道一樣。蓋聖人天地。一而已矣。要曉說神處。只是說他至精至變至神。都乃中上二節。非又原他。是自然也。句斜不整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右第十一章

只易爲民設一筮便得決疑

此章專言卜筮、要歸向上向、

易有體有用。兩者齊重焉。而要也。有用乃能運其休以與萬民用耳而卜蓍尤重故夫開物成務以通志成務者惟蓍是頼。而卦爻僅以胃道斷疑而已。何也蓍而貢神也。卦而方知也。爻、而易貢也。物而可使之物也。使畫爲洗心之聖人得其理不使其物卽、卦、爻、不、事、何、況、於、蓍而凡民不能也。故作易之聖人明天道而見兩間有神物是天衷類崇而賜之也。察

民故焉見民用不可不先。是聖体上天而務之也。故遂濟其念。發揚其心而制蓍焉卽闔闢變通所生之蓍以制之法。令民用而不知何也。試見蓍不可無也。亦見而太極卽生兩儀兩儀卽生四象四象卽生八卦而吉凶卽定大業卽生。柳何能明示吉凶而令民疊疊也哉。惟蓍法一制則卦爻中所藏賾隱深遠之理無不章章而民疑斷。已卦爻中所定吉爻之道。所生趨避之道亦無不章章而民志通。民務成。已然則此蓍也不幾與天地四時並大耶不幾與富貴聖人並大耶是故何以神物稱而與變化齊運與天象共垂與河圖洛書爭稱而相爲輝映焉。試以四象亦此不示係辭非此不斷吉凶

字字洗 民漸理 退點

非此不斷焉耳乃知有洗心之聖人則不必本太極以設卦爻行諸然者則方知易貴者不可無也何也患民也有洗心之聖人則不必本卦爻以制蓍何非然者則具神者不可無也何也民甚愚也吁卦爻圖畫而蓍尤甚焉其以用易以前民用矣哉

聖心一易也易常靜而聖心亦常靜故曰洗易精微而聖心亦精微故曰密洗云者是靜却欲障并靜却念障聖心惟精退安知有退惟既洗之心從此摒之而不及即從悉摒之而又不及有若退而藏者耳聖心無擒攫安知有藏惟洗心之後從事斷伺之而不見即從念微伺之而又不見有若藏而

密者耳民有三物而知吉凶聖人無三物而亦知吉凶則其退藏之中不以念滯而神獨運矣夫未定者為來雖修德可以摒災隱節或以兵禁來者固未定哉然不朽之神即不息之宰其萌苗於樞紐所運之處已先融焉脉上潛運之中實窺其微而養不知其退藏之中不以一念滑而智獨懸矣夫一定者為往必至之災不可摒一成之券不能違吉凶固一定哉往照物之鏡在無物之先其明貴於思致未及之處已先蘇焉惺惺術證之中若窺其跡而實不藏有神自知來有智自藏往蓋洗心退藏之中實有此聰明睿智之休已徹吉凶之理於方寸久矣必俟吉凶之物臨焉神哉此聖人事也

實人一 驗信人 明其以 顧天驗 諸其事 天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畢觀天者聽諸人而已矣天人一理也未有人所助而天不助焉也蓋觀致天之助者亦聽諸所以致人之助而已矣順信一理也未有當於信而無當於順焉者也天之所助者順不以行逆天之理豈有逆天之心者人之所助者信不以以睽人之真豈有睽人之心者而大有之上九何以崇焉惟能尚九五焉耳以依道高德重豈不可以微王係而乃下從九五且也非抱空念而真心見於賤履之間密曰除有娟茲之

心而乃陽與抗節也是信為信而履處即順也且也非傷形迹而協恭本於悃款之實實曰外托匪服之飾而乃內懷庄標也見順為順而思處即信也夫履信而出於希異尤曰勉而挾匪赤也乃上九試見乎有君如此矣恐負之是履信又以尚賢有非希異榮寵也者而信不既至乎有不足允當犀情者乎夫思順而本於阿附尤曰傷而植匪節也乃上九誠見乎有君如此不可失耳是思順又以尚賢有非阿附風旨也者而順不既至乎有不足意符實懷者乎天人一焉者也其乎天履即其乎人履而人所助履即天所助履故曰自佑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之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
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形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

右第十二章

夫易固在人心聖心藏易以爲意吾心亦藏意以爲易是自
有而自示之亦自有之而自証之乃爲後先共妙於易而果
何哉夫易書所載者言耳而豈足以盡聖人之意蓋意涵於
未畫奇偶之先而立象以盡焉彼設卦與係辭變通與鼓舞
聖人有意而未遑及也而立象時固已兼括之矣盡情僞與
盡言盡利與盡神聖人有意而未悉吐也而立象時固已默
示之矣然則立象於乾坤固爲易之緼耶易之所以卦畫立

變化行者固恃有此耶蓋奇偶二畫合之而形上之道寓按
之而形下之器寓化裁之而孱通之變寓推行之舉措之而
可行之通一成之業寓信乎立象固足以盡意乎而非以待
凡民也則立象不足繼以立爻立爻不足繼以變通是類索
之所存也然又非以待上智也則得象之後可以忘言且得
意之後可以忘象是神明之所會也神明者自然而然不從
學習而來或不從學習而來者乃赤子誠然自妙之時業已
渾成易理者也心自成易即心自成象併先聖人之象且置
之而卦辭字說已然或云者自然而成不從講求而得夫不
從講求而得者乃此心擬議不從之中業已暗契易理者也

心自契象即心自具意併立象之意且忘之而變通字綵已
此固存乎德行之人而可爲類聚哉乃知智者不患而明
故觀象可以自得而不必沿辭則后聖之設辭與變通者贅
上智不勉而神明將會意可以自得而不必泥象則併先聖
之立象盡意者亦贅立象之聖與神明之士謂之千載一心
可也

繫辭說意上　栞　終

古臨 陳際泰大士父 著
同社 沈國元飛卿父 閱
鹿城 葛爲朗調父 較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章極散碎大抵要見得天地示人易簡者是要人法他以立於無為之地此即天地大德處也但天地之神之所不及而聖人作易以任之而顯陽之以吉凶之辭且以吉凶之貞勝者陽之是把易簡之理做則乎而人修悖循珠出吉入凶

出凶入吉介在毫釐敢不懍懍正是成就天地之大德處技跂不必繼

且從天聖人之作易也人皆以為成先聖之餘而吾則以為成天地之餘蓋其情深其詞危執一理以惕天下令天下相胥以立何也八卦列而象見周重設而爻生此一剛一柔伏希之易然乎而文周則又于剛柔相推之中係以吉凶悔吝之辭若曰一定之吉凶未定之吉凶此中固已寓之動之為吉之情動之為凶之情他日特俾知之蓋恃剛柔以為本而隨從通以趨時有為一剛柔爻也而變通之後先居此則為吉今居此則為凶又為此剛柔位也而變通之後此居此則

為吉彼居此則為凶蓋夫人之心定其為吉固利安於無事即定其為凶亦莫奈于誰何今乃非吉即凶曾無顛躓之所有如此乃今倏吉倏凶第在轉移之時有如此吾觀貞觀有容貞明有樞因識天下之動固有一理在而一吉一凶各此嵩于其則試驗則於凡物各以其情處焉或為之密察亦或為之偶差範于彼柳名以其物命焉旋殊即以吉言俟差即以凶言而乾坤示人易簡之理固其所為一已爻象模此而設則爻象之詞亦模此而生就易簡以為變通之術而一出一入吉凶遂移于瞬息之間情何情也就易簡以為程物之術而或修或悖吉凶遂分于呼吸之候情何情也他日撰著之餘爻象動而吉凶見人見吉介于凶不趨即臨于凶而不得不趨人見凶避于吉一避即入于吉有不得不避迨至功業定也乃知聖人之情固見于辭也然則聖人之為危辭情在成先聖之餘也情在成天地之也情在成百姓之餘也皆以佐其所不及也乃易辭所不及禁又精有位之聖人佐之則理財正辭禁非之義見矣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

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彖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日之為道非聖人不能

之道也

右第四章

當黃帝堯舜時天氣自塞而之閉民心因而趨之而幾不自
禁焉聖人順其時變而通之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則幾盡
之使趨合于民心之欲趨其化民也有不知所以化者矣氣
運旋轉民亦氣運旋轉中之物從爲自旋且不知氣運窮之
而轉又安知因而利導者之化之哉神而化之非殺民以不
欲矣不宜之有而要之自質變而之文也安知文之可常循
也則文非不敝之道質窮而以變々於文々窮而又以變々
於質也文質所以遞運而無既也則變窮爲不敝之道並[illegible]

則校之以變々則校之以通後之文窮質々窮文不知幾更
而有變之々通隨時輒救之則宇宙可以久而不厭若有天
佑之者矣何也乘其幾救之後而亟極非終變化也然必乘
其幾救之後而乃極非有爲也極之因氣化因物情而救初
無心也三帝變衣草爲衣裳而天下卒以爲安非以窮而能
變又非窮而後變也孰吁三聖法乾坤而人當法三聖矣

易曰憧々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

推本太極同歸之學

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

夫天下之人心本無念而妄著一煩擾之感外本無境而先
造一往來之形望以天下事必思乃得乎必思之至而慮乃
得乎寧知吾心雖有思有慮而天下空空耳何處著思何處

著慮何也天下總一太極自其應諸事曰途自其幾諸念曰
慮有此太極之同歸者爲殊途而因應閒已定有此太極之
一致者爲百慮而所終因自此感未起則殊途百慮者皆於
節以待而預著思慮毋乃先挑以驚其神歟而何必爾也感
一起而殊途百慮者若逆節以流而更著思慮毋乃起視以
亂其運歟而何必爾也試觀日月寒暑之運所以屈伸往來
而與乎歲成明生者亦惟循自然之序而已而心之感當順
其自然可知試觀求伸存身之故乃知致崇德而馴乎窮神
達化者亦惟循自然之序而已而感在心當順其自然又可
知吁造化聖功矣爲雖大而脈絡次第亦已棣成乃知無思

無慮所以勘理之餘多慮適以擾事之實而憧憧何為哉

尺蠖之屈二節

先屈乃可以求伸先存乃可以待盛而聖學可知已夫盛德之士有深於寧極之真有從心不踰之妙豈不欲之然不可以思慮助之而至于是貴有崇德之功在下學乃基上達求盛固在崇矣力行必由精察求崇又在精矣而要義在天理凡異不以心出而從適非精不以心入而微明亦非精入神而義精矣以此致用而用有不利耶未有以物見為實行者也以此利用而身有不安耶又未有以協理為抱歉者也如是而德可崇矣何也全體之微見俱從體驗而入矣有物

日逐以相益者焉如是而德性崇矣何也本體之自然不從功力而得若有物當前以相隔者焉故存之為神與於務之宰窮焉而無分毫之隔此公俟此所崇之德久之渾於深之又深之中乃能乎而盛難從至已達之為化與密移之運奏焉而有脗合之機此必俟此所崇之德久之妙于自然而然之境乃然乎而成難預揣也夫神化不可先取如此天下事槩不可知矣而乃憧憧乎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明

夫即有可射之禽而非弓矢無所危之即有能射之人而非弓矢無所乘之領有時而無器則徒憤疾僉邪按撫機會且任其総害而無利有器而不藏則露才揚己用周壯頄且受其及害而無利夫且有器矣夫且有器而藏矣如此而行時以把其先而掣其背何不利之有乎蓋以器而動則有迅利

剝決之物何能衝其堅深而無礙固有可獲理矣何者挾成才而動者也以藏器而動則有藏斂鋒之識自能中其肯綮而無礙固篤篤無不獲理矣何者挾老成之才而動者也吁解小人者宜法已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要在心上說且無論萬難之寄可以基存即此念念執業丕是包桑的根本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析是疏公餘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入但知明之初六爲負九四不知九四非特負天子併負初
六何者相臣擇人而任有長短並用之利而不才小用之即
初六可免于咎知初六之獲戾九四誤之也故初六之德薄初
六之智力小而不勝任人之任也猶可言也九四之德薄九四
之智力小而不勝任人之任也不可言也大臣誤天子罪大
臣誤小臣亦罪夫何辭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

易經說意　六卷　九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入情入理

天下惟靜故神惟神故能知幾必神而後可神必介石之貞
而後可孔子讀豫之六二而有感也乃曰知幾其神乎夫來
所豫而諂上者必得所豫而瀆下者也不諂不瀆心所豫矣
不以豫樓則心清而幾知矣而要之幾豈易識乃動念之微
而言凶之先見者也揣念以應便有時刻之延所知已當既
着之時而非幾之知即稍起念猶有轉盼之待所知亦當差
着之後而非幾之知乃君子幾起之時即見起之時所見之
會即此件之會兆所于俟者何哉蓋亦以介石之故欲心不
樓于豫之動故能慧其介石之貞心既寧于靜之神故能慧

其自然之號揣念以應是拂拭而使明也而機屬後準矣物
之象洞洞燭燭幾偶起而即照焉自然而照即謂神彼不然
神而必揣念者乃有延而此寧用延矣起念以迎是轉盤而
向明也而機亦屬後作至堅之念悵悵悃悃幾逸前而即覺
焉自然而覺即謂神彼不能神而必起念者乃有待而此寧
用待矣甚哉君子於當斷睹之幾當斷者之幾有不知豬乎
子當其順之幾象致之幾有不知者乎而德之介石之所爲
也夫據之時鳴者所自貞者實者指人瀆人者紛紛而此獨
不染詩以成其介石之名誠萬夫之望人也已吁六二真人
望而衆焉者耶

易經說意　六卷　十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原幾二字也有熱會

心與道一無近之名近者自有精離而言也然亦自其但稱
離而言也是爲不遠復者然之夫失甚則祇于事矣固遠而
非近有岐出之離豈其元吉夫失即不甚亦祇于悔矣猶遠
而非近有退外之觸豈其元吉惟一念偶違便覺渾合處有
相判之痕即當念稍違乃于顯合時銷抱歉之慮即悔且不
祇而復何遠之有彼復既不遠而道何不近之有雖有無定
與无失者同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右第五章
以下共上分也而乃有莫益或擊者云何此咎不在民而在
君天下有三取法缺一不可天下從人欲者必且存剝取之
心天下忿隘取者必不俟羣情之契其必安身而後動乎毋
者修以弱于人欲之危其必易心而後語乎毋煩背以乖乎

平易之念其必定交而後求乎毋未孚以解其作倍之繩修
此三者故全然夫節儉自奉之主民也諒其約素而儉費過
取之令民猶疑先自後賛而取益之道未全剝危以動者乃
復懼以語即自心亦虞不克副焉民莫所愛慾歆之主而供
彼煩背也夫愛惜民力之主原非漁天下而稍一濡之私乎
民猶疑剝下奉上而取益之道未全剝懼以語者乃復死交
而求即自心亦覺不相契焉民奚所慫恿勢之求而共效忠
心也夫與傷對莫之與則傷之者至是即莫益之或擊之者
矣夫衆立心勿恆之故狀益必恆能修三者故耳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
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晝後天聖人作辭上
夫象爲意之符辭實象之賴然聖人之有辭累而世運所乘
自有不獲已然耶吾即先后天之易而知伏羲之畫乾坤實
爲易從出之門焉夫陰陽合德之中已成諸卦剛柔之体天

地之事已無不體即神明之德已無不通使世長長死事此
莫不可而奈何係之辭焉彼其稱名雜而不越也統稽其類
毋亦衰世之意乃爾蓋世衰則民偽繁一途之迹不能救以
故開之以雜世衰則民心昧多歧之亂益以迷以故總歸之
不越吾試觀之彼其明指消息之變而預揭吉凶之災若曰
已定者固莫逃而未定者且將至也然此猶構之也而非令
其心之自悟故行習處指爲神理性命處即在庸行俾人構
焉以自悟焉耳存修寔之意于當名而寓定分之思于辨物
若曰稱謂不宜奸而族類不宜混也然此猶訓之也而非令
其心之自懼故修悖處言無阿隨吉凶處辭無假借俾無懼

便已與欲兩截分了非姑俟之而後清淨乎欲也故靜于物
自之所以為自者惟此善耳滾之時先纖塵之私障我本來
自具惺然覺矣此惺惺中固萬善所齊篇也所以稱為德之
本恆之為言本從不厭夾雜而偽倘外不障感即不恆者亦
可冒于有恆惟徑係擾而就力猶故焉蓋功與道相守先義
心于外故絕厭心于內就其一則有此功力乃所以扶其德
而歷千變萬態之途完入而完出者也真個能固乎德而一
之損欲障難損塵障尤難當銷鎔之會功力若可施若不可
施豈非難事到銷鎔之後欲障化意障亦化更无着於椅矣
易矣夫矜持之念能令人執玉捧盈鎔輪于肺腑是甚害事

而惟到後易之時此害固遠也是修去情識之害德者也求
益之功夫從頑時做盡了至此時但從容優養德其天機而
已或稍挾意念是即助也是即向時在所損之數者也夫益
時未必隨事順利而有時宜之妙但此等亦由工夫亦是神
化機括則興利不在於乎德之順遂為裕者此寔基之矣固
者時偶然耳業且有處難不厭之功力令日益無入不得
之心神蓋吾自得之心非順逆之所能入則亨者在我過拂
逆之地而忘焉此先入不得之心即不怨不尤之心也非寡
怨尤造詣至此益驗矣夫欽爾止尤有勉强之情安所止乃
為居其所非執方隅以為所非存株守以為居若曰天尔于

榔焉耳今日深根穿柱者即他日困應掃化者也天蒙非即
境而生從是索義是為外而非向安得不于井之地而內非
之義非臨境而生稱應索義是為襲而非集安得不于井之
時而預辦之故井為辦義與者入于理而與理一順理以應
事時低之時昇之而鎔鉄不與乃開其所以低所以昇升者
不知升者亦不知何隱如之所謂虛而出境之外合之則神
貧而遊于境之中迷之則是者也非以行權乎我無制從之
心事若有所制而不過矣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出入二節俱指易上說不要牽著人講易書能令人如此也
不常而可常者易也惟不常乃能極理之准惟可常乃能歸
理之宿而要之實善學者得之吾以易之為書也有不可遠
者焉而何以識蓋人心一日無畏則人心正人心一日不警
之以易則人心之畏亦已而或狗而不還則戒慎之途隘而
易之為道遷矣或遷而不屢則戒慎之途猶隘而遷之為屢

此屢遷
行雜紅
兵有理

矣且變動且周流而上下之無常剛柔之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如是所云屢遷非耶惟屢遷則用物宏矣而人一出一入之處悉有法度俱焉而不與人以自便之路亦惟屢遷則其取精多矣而于至憂至患亡故直為文勘破焉而不與人以姑假之端由辭度理一歸於開而體恐懼者固有典常哉雖然人心之畏緣易書而融也非人心之畏緣易書而有也必人心有戒懼者存而出入之度乃能戒之使懼耳必人心有最戒懼者存而憂患之故乃能懼之使至耳益人為實道為虛而苟非有其人也則有見易而若有者法易而若已者又有對易而渺不相及者戒懼之道其可虛行耶

乃知易不可已已之而心已心尤不已已之而易已心因以愈已吁易貴善學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右第九章

吾觀易之書大率卦主其合爻主其分合則渾全而原始要終以為體分則相雜而與時推移以為用時乎初則為本難所原之始而擬之也故其知難時乎上則為末就所要終而成之者也故其知易時乎中爻則為德物為是非就所撰之時物而雜之撰之辨之者也故其義備此可以知存亡矣此可以知吉凶矣第為庸眾言也而非為智者道也使天下而有智者乎則爻不如彖之約使天下而不皆智者乎則彖不如爻之詳試觀二與四相雜而善與位異遠近之分懼與譽懼所自來也然惟柔中稱焉試觀三與五相雜而善與位異

貴賤之辨功與凶所自來也然惟剛柔稱焉此爻為物蓋卦辭之所未及初上之所未盡而惟中爻詳哉其言之也詎可略而弗觀乎君子由彖以會始終之聚由爻以極時物之詳斯于易也深矣

此甲午應天程也釋絕精矣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所以廣大悉備者何以故天下之道不外天地人三端而易寔具之故易所謂爻者即是道之變動易之所爲物者即是道之散殊易之所謂文者即是道之昭著易之所謂吉凶者即是道之消息易具天地人之道如是而天地人之道包括無盡則易書之道亦包括无盡安知爻之所在非所消息于無難者耶安知物之所在非即佈滿于充塞者耶而又安知文之所在非即昭回于兩間吉凶之所在非即循環于宇內者耶不必假觀三才按易書而閱焉廣大悉備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宇宙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人心所以不死而免于咎者獨惕畏之一念然不惕之以危則不畏不在々惕之時々惕之則猶姑跳之虜寬假之會而亦不甚于畏乃易不然彼以衰世而挾盛德之資若文王當付之時然者衰則不可不危之故其詞危焉夫槩謂之平人固相胥以爲安耳且坦途以遊矣其危槩謂之傾人亦相戒以爲險耳且見險而避矣其危惟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也雖有一髮之幾貫兩半中分之地微有戒忽之念即亡逆懸危之端而且也吾出入之途研磨而此危乎易傾者無虞滲觸非曰一事始張皇之他可見虞者且也吾人關涉之日繇長而此危乎易傾者見制猶伴非曰一時姑勉持之居可見處者而得不畏歟未有心能兢惕業者而尤有咎者亦得不甚畏歟要歸之使人免咎者實爲易之道而非盛德衰世之時孰爲此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先後天之聖人能出其能以位天地之所不及而濟民行之遂故天下皆聖人易書不必作天下无聖人易書不能作吾見聖人之心易矣聖心无一毫險崎之私爲至健亦惟無險

倚之心為德行之恒易夫易與險對易為坎物則險非坎物
矣究歡與心相遇必朗然燭也而知險益以見心之為恒易
也泚哉之中謂非易在乎聖心先一毫作機之私為至順亦
雖纖作機之心為德行之恒簡夫簡與阻對簡為習處則阻
非習處矣然爾習與心構必恒然然也而知阻益以見心之
恒簡也寧一之天康非易在乎故易理與心讀不知為兩昰
簡中時聚理之渾融果所不慎心之曉與易理既不合為兩
易藏中即聚理之所徐忿奚形不研處天下之吉凶尚有非
聖心之渾融而天下之趨避而有出聖心之徐忿者耶而心
先有易所見然非易矣故變化云為之先見者是妖祥動体

之屬也昧者不見而易簡之聖人具一象而知有一定之善
敗焉變化云為之方施者是一念善惡之屬也即智者不知
而易簡之聖人具一占而知有將然之災祥焉又何必備見
之謀以為能哉而百姓不能也而先天聖人作易以成之則
有八卦以象告者在後天聖人作易以成之則有爻象以情
言者在惟以象告則剛柔雜居中而吉凶之故以見焉變動
之時已陰示以趨避之利而愛惡遠近情僞一一先含其情
其獨以利言者即欲百姓之避害者也先天聖人然也惟以
情言則剛柔變動後而吉凶之辭實肖焉遷隨之處已顯示
以趨避之途而吉凶悔吝利害一一詳擇其情其多以凶吉

者正欲百姓之常吉者也后天聖人然也即懸技多寡游居
之辭觀之而以情遷者可知矣以利言者又可知矣信乎非
先天聖人不足以佐天地之能而百姓不能與能非後天之
聖人不足以佐先天之能而百姓欲能不能呼惟不必易書
之人乃能作易書之人聖人功亦大哉

易經說意卷之六終

繫辭説意七卷

吾臨　陳際泰大士父　著
同社　沈國元飛仲父　閲
男　沈　琦　一　訂

説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參天兩地而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右第一章

此章全是贊蓍謂聖人之作易也有體有用而有貫務(?)可以
運體以臨卦爻之所有故幽贊神明而蓍生焉謂蓍為聖人
之所生還為聖人用可也而天地之數從此倚穴而生矣謂
天地之所生還為天地用亦可也而蓍之所係豈淺鮮哉始
也觀十八變或陰或陽以成卦繼也發揮一卦或老或少以
生爻卦爻設矣有不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者乎何也宇宙間陰陽等事謂之道德順等事謂之德道
德之不混淆者又謂之義此皆理也皆性也是即命之森羅
而佈列者也極无乖戾謂之和極無逆慶謂之順和順之能
條分者又謂之理此皆窮理也皆盡性也是即命之歸根而

或至二字物併翦做

見理之言

復命者也命之本體宗大而當進至大之境至有自此到彼
之意焉而或萬分中有一分之虧是謂止而不前不名為至
今理而曰窮性而曰盡是易固大固弗包者也而命之境界
已該閒於和順與理之中命之本體宗精而當容至精之宇
至有殊途同歸之意焉而或萬分中有一分之謬是謂寄而
不歸不名為至今窮而曰理盡而曰性是易固精固弗入者
也而命之真宰即還還於道德與義之際夫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固卦爻之有所哉而非三天兩地島睹此焉則蓍之功
於是為大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兼三才而兩之二句要數過以起下二句不如時說
順是和順之順也性命不分天地人隨所見在而別名之耳
夫易所順之性命何在彼立天之道所謂陰陽者立地之道
所謂剛柔者立人之道所謂仁義者非乎而易之為易之夫
三才不兩則天地人止矣惟兩其三才而成易之六畫則陰
陽剛柔仁義（剛字可疑）乃備矣其位之分陰分陽而六位成一定之章
也其性命之常乎何也性命之體宗方方則不容有轉移此

之分處實相肖焉耳其爻之迭用柔剛而六位成不定之象也其性命之變乎何也性命之用窮則不容有拘挐此之迭用實不爭焉耳是之謂順性命之理人即此窮理盡性焉可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第五章

逆圖逆順亦逆故書逆數

矣先天之圖乾在上坤在下而艮兌震巽離坎環侍左右此其大象毋亦通於造化矣乎夫天清地寧立兩間爲大分而職君職藏握六子之總樞由是西北東南山澤互通氣矣由是東北西南雷風且相薄矣由是正東正南水火且相射矣而其所以成造化者即卦從此出焉以八卦分處於內設以八卦遞加於外於是陽卦從震爲主而究也至乾而止夫即橫圖生卦之說圓以乾兌離震爲序則自震數之豈非數往者順耶然惟數往蓋見自震以遡於乾者也而數庸非逆乎於是陰卦從巽爲主而究也至坤而止夫即橫圖生卦之說圓以巽坎艮坤爲次則自巽數之豈非知來者逆耶

然惟數逆益見自巽以遡於坤者也而數庸非逆乎何也震一陽始生陽自一生不自一止故自復先其氣自噬嗑嗣其脈浸假而爲乾哉然皆後日所舉至者也則歷離歷兌以至於乾夫誰非逆數已巽一陰始生陰自一生亦不自一止故自姤察其端自井繹其序浸淫而爲坤哉然亦後日所馴至者也則歷坎歷艮以至於坤夫誰非逆數已蓋陰陽消息之端自微必著自著必極於著則此逆數者不可逆而知也陰陽消息之變微時不見其爲著著時不見其爲甚著則此逆數者不可逆而知也吁乾坤爲造化之極而諸卦觀成而數圓至妙者乎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風雷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右第六章乾健三節俱明后斋解神也者一節

此題極難當融會解之

先天有對待之易矣後天有流行之易矣人見後天之位殊
以為其義神化而不並用初孰知皆足以寄天地之神焉者
夫神何為者也神非所稱存者歟存聊不試於先而非曰離
物神則不顯於有而非曰即物神也者始妙萬物以為言者
焉彼且有事以調摩生之命孰能先變化乎而先先後天之
六子也則欲兼物而神已欲出欲不兼物而神又不能自任
也勢必待六子以佐其權矣彼且先事而藏萬有之宗[illegible]
自變化矣乎而無先後天之六子也則將親物而神已先[illegible]

將不親物而神又不能自遂也勢必待六子以肩其任矣由
是成物之始而雷之動風之撓火之燥始事之官如此也由
是成物之終而澤之悅水之潤艮之終始終事之官如此也
夫有此水與火雷與風山與澤六卿之分職各從守以翊
造化之功夫有此為相逮為不悖為通氣若寒來之周心共
和辨以蒙於移之運然後變耶自無而臨有耶萬物既成其
始耶而神無不始也神實未始有始也神之所以始而未始
有始者子之能也然後化耶自有而臨無耶萬物既成其終
耶而神无不終也神實未始有終也神之所以終而未始有
終者子之能也然則先天也後天也皆子之寄也而先天六

子也後天六子也又皆神之寄也時曰義相仍而不並用也
哉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
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
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

坤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
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
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為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
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
為妾為牛

右第十一章

此節甚明然作得須有關係方妙
天下大分始於家庭父母總其權男女分其責惟是陽不亢
陰少不凌長然後綂紀一而次序明決順之道成矣於易卦

閒佚子古

可思焉彼夫乾稱父坤稱母六子稱夫男女而長中少之稱
然列也豈無故哉蓋兩儀生而天地分二氣合而父母立天
職其生為萬物父乾為天有父母焉其諧建人極而司燕貽
者乎地職其成為萬物母而坤為地有母道焉其諧端章程
而司壼闈者乎乾坤定位而相摩相盪立變化之宗父母正
位而化上立上顯嗣續之用以繼神明惟長子事則一索得
男之震足以當之而坎之中男艮之少男皆其分賤以聽者
也以主蘋蘩惟長女事則一索得女之巽足以當之而離之
中女兌之少女不過同居受成者也吾於是得統治之道焉
握樞總理莫大乎嚴君而二老列上下之分則內之綱紀乎

六官外之鈞陶乎六合而天地清寧之象成矣吾於是得悟
和之道焉參贊化原莫大乎男女而六子別長幼之序明昔
宮無虞嫡之嫌閨內無紛俱之情而內外肅雍之化洽矣亞
哉易也其稱名小其取類大所以杜天下萬世之亂源者不
出此詎曰卦畫云乎哉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
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有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
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
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
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
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
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
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
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
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
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漸女歸待男
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序卦雜卦分截串搭。各隨人意見命題。不必預擬。
繫辭說意七卷終

易經說意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際泰本以時文名，故其說經亦即用時文之法。中間或有竟作兩比者，自有訓詁以來，一二千年無此體例也。

易辰九卷首一卷

〔明〕賀登選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年賀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辰九卷》提要

易辰序

生生之謂易易者生生而不窮者也天人亦然此其所以百千萬世用之而無盡藏也羲文周孔四聖之易晦蒙千載至周邵程朱而始出其先得而用之者顏曾思孟與子房鄴侯之流後得而用之者文山疊山文清敬齋諸先生雖後先之作用不同而用易則一也學士家以朱子本義為宗本義亦引而未發夫易有太極神明十翼皆生於孔子非僅解注成說已也鄱陽賀澹餘先生由西臺巡方南國得請予養太夫人歸田十載著易辰一書則深得

易道生生之意者也卽以乾坤二卦言之如潛龍象人心前此未有邵子云筮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除一不用於此見聖人之心不相孚耶九四太子則暗與胡文定合亢龍則謫逆鱗徑尺曰亢象武坤之六五黃裳象后妃疑龍象娼操雉莽又豈先

儒所及發耶如岆之類六十四卦每每見之彼其由柱史南北直指大猾乇奸茂銓制而遷官剔嶶寧而發鐀使不浮遂觸忤權倖竊票縱逋欲中傷之而
朝端大臣公道難泯是以張冢宰以太平城功敘晉僕少又竊票獲逋再序竟浮
允請以歸豈非有得於易之用者乎不佞家世學易漫述易石一集於時督屯奔走遂有關西廉訪之
命卒卒未竟讀先生書若可不述矣蓋共間不泥前言造化生心非勞薪所浮研者遂携梓人至任校正發刋將與不佞肇建

聖宮興文進業兩相光贊以詔後學不有裨歟是以不揣愚鹵而序之簡端

旹

順治丁酉菊月之吉

賜進士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按察使河東道家弟翟鳳翥頓首拜書

序

溧陽治弟宋之繩撰

易自秦火幸存其傳於漢代有田何焦贛費直三家今世单行者則費氏易耳慨韋編之微言既絶諸儒異同蠭起聚訟紛如或爲圖解辯疑或爲訓傳意蘊或曰外義

曰正誤曰索曰鈐曰原之屬亡慮數百家其言非不恢奇冥蒐而求其合於經者蓋亦寡焉夫經者如日月之行於天有不可易故曰易而其間必有躔度次舍必有樞衡附麗則諸家之説苟能翼經以傳世者猶之乎其緯也余少而玩易未能闚經緯

之精微及讀楊誠齋所著易傳適然有當乎心喜然有得乎解也其序曰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而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矣余因以爲天下之理盡乎易易之剛柔過剛者不全過柔者易柔惟中且正足救其失

以矯其偏陋孔子繫詞云剛柔者立本又云變通者趨時此豈悖乎其義若後世隨流俛仰以赴運會云爾哉誠齋既原本中正苞括指歸復以列代事蹟旁注側出於其間卽一乾卦論之以潛龍爲虞舜之陶漁以乾惕爲元公之負扆其它皆鑿鑿中

綮則誠齋固得史家之法以附著於經者其功蓋不淺矣鄱陽

賀澹餘先生讀易馬跡山中不入城市數年而易辰遂成貽書餉余余受而卒業嘆先生之作何其似誠齋也君子之於言也必繇諸衷其衷也必繇諸道先生出則無

負於民處則無負於國是其無不正也安貧而無怨於其邑樂道而無懟於其口是其無不中也然則先生之胸中不且具夫全易哉故其爲書也宗宋儒而不宗漢人取傳註而不取詁疏無穿鑿附會之解無踳駁支離之病至國家之盛衰人材之消

長以及邊防內外之堅瑕緩急皆捃摭漢唐宋已事其美足鑒者其則言無咎其慝足戒者其則凶悔吝不憚傳稽曲證務合於陰陽倚伏進退存亡之大而詮釋名義援據精詳則又所謂因象以明理因理以知數者即以繼明道考亭無難豈董似誠齋而已也使非先生是書則列聖之傳不幾晦而先儒之學不且汾也乎是誠能以緯翼經者也其名辰也固宜先生清剛仁惠嚮以直指按江北與余有知交之素故爲敘列之如此至於易之精微余自知終未可以有言也

序

通身皆易通天地皆易通古今皆易易其可以言盡乎亦曰學易而伏羲不得之文周文周不得之孔子各以其所身至者爲易易亦隨其所至而即在故易義散言之天人神鬼統言之元亨利貞不得其用種種皆寐語耳

賀潛餘先生學易而身體之固有見於天地古今之無往非易也長安風塵撲面先生官大行緼袍敝履鍵户研思者有日持斧江南德施方普遭時否革退處芝山鄱水之間嘉遯而掃周流之跡故其說易也援聖人憂患之心通以潛惕之精神其義罔弗匠心深切即其闡繹諸儒無非發明己意以抒四聖人之蘊而實有關天人倚伏生民理亂賢奸得失之故本天以驗人

即理以徵事可卜可筮俯仰皆見夫亦猶極之
不可動焉王鄭諸家弗論程朱兩先生言因以
象著而易始明學易者始實見有所以立體而
致用其庶幾不爲寐語乎夫學易莫大於乾龍
上古聖人具龍德必受命而位乎天位揖遜道
衰乃散處於潛見惕躍閒吾夫子見龍者也時
舍也而不疑於所行墮都出甲莫展其用即畏

匡圍蔡信斯文之在茲至於今想見文明天下
一人而已此吾讀易辰信學易如夫子身試焉
而天地古今莫能外焉者也

同郡眷弟葉應震頓首拜書

叙

蓋易書至兩漢時說者紛紛舉吾象數飛伏卦體互
變之說穿鑿固執而不可通而輔嗣伊川又專去象
而論理考亭作本義以爲眼從立虛象以盡易用始
於卜筮而理畢備焉故本義之書言簡而旨具取絜
淨精微不贅易之爲數而已旨是繼而言易者乃斷
然以本義爲宗矣作者卜筮之本意既明白立可見

其理弗象不卒不可廢也時儒者益稍稍附起其爲
說既支蔓所折衷欲以示後學不亦誤哉番郡
賀先生嗜古讀學而見徹宦臺中出而持斧請養以
歸遭時變故執高節以不仕乃益研經籍而尤精於
易謂尚文辭既躐其本專卜筮亦秘其藏乃本先賢
之精意出以獨見辭既有所據而象又有所歸使讀
者知文象之爲事理之要題曰易辰甚得大易時中

之旨而略言之其參帖視本兼如僅增三之二焉如其自盡易而易之兼乃盡於其則於易之潔淨精微尤可見焉蓋漢儒易說至今兼出辭而顧之可深存也宋以還儒者易說至先生其編出而其餘亦可舉觀也佐於先生爲後進亦唯其竊其經之皮毛以俾贊轉一舉而不知其堂奧何等也徒以急升斗之祿捧檄來從先生於鄉得進讀先生是書乃益顧盲己向所秧敝帚區區自給及觀此則昔參龜鼉之喻也佐何幸復得贅一言以附不朽則又先生之命也其當叙

潘川晚學章國佐拜書

易辰序

朱子曰易變之義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非不易孰與易之非窮極其必易之數則不能見其不易故莫不變唯天莫變唯天古之至人取極於天起象於數相與交分相與互搆以求其盈虛消息以得其進退主輔而後乃垣野可辨山澤可奠經絡可候蓋一秉於親義序別信五教之理而參兩變化不可紀極故曰唯變所適適也者適也適之於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是故天下之治莫大於禮禮莫盛於周周禮莫著於易焦孟以來爲易者不可勝數有宋

卲子獨底其盛朱之於卲則猶述而不作
者要之述之於作亦猶禮之於易亦猶五
教之於參兩亦猶不易之於易而已矣昔
饒氏三峯先生爲紫陽羽翼饒州萬年縣
雙峯之故里也歷訪遺裔湮沒不振子賀
子 鄧人也顧能振起絕緒嫺熟朱卲自

成條理葢潛思三十餘年黙漢唐宗宋著
易辰分圖書上中下十卷依經論說五卷
曰易辰夫生今之世作今之官其航海而
迷東西乎得賀子人品如北有斗依魁杓
而識嚮方心不啻足矣又安知其思慮靜
正遂已植髀寫筌引勾度股上達於極以

庶幾毫芒而不爽者乎欲問賀子某某辰
爲年來耕牧所得某某辰爲六條計察所
得譬如北辰十二辰取象焉自當絕勝諸
家人之巧力固不可以尋丈計也不揣固
陋聊附不朽

旹

康熙丁未夏月穀旦青齊翟世琪頓首拜

撰

易辰叙

道原於天地傳於聖人而備於易易也者範圍
天地聖人者也聖人不能去易爲聖人天地不
能去易爲天地即聖人亦不能去易而別有經
天緯地也故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易
之根也天地之全體也其初無爻象無文字而
推之其數無窮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六其象

無方龍馬龜麟昆虫草木形形色色變變化化
易之不測天地之不測也不測者何也爲物不
貳故不測也作易之聖人以天地還之天地以
萬物予之萬物無所增也無所減也一以貫之
者也不離乎一而位焉育焉是以有功於天地
萬物也而合其德合其明合其序合其吉凶聖
人渾身皆易也豈猶以爻象文字爲易耶理學

名儒主敬主靜之學皆不離乎一而以天地萬
物爲任者也無極者一固無極也無妄者一固
無妄也後學之宗也義文周孔之功臣也後之
儒者飾文鑿句拾其餘馨非不表著於時而體
脩不至所謂爻象而易文字而易者也若
澹餘賀先生歷仕歸田産不百畝室無重屨貴
而降貧而樂示余易卷者四經先生參悟二十

年而成帙其間精義微言原流一貫不障於理
不泥於數不滯於象告鬼神而通晝夜其庶幾
焉功在先賢澤及來茲非爻象而易文字而易
也以天地萬物爲己任者也授之梓人公之天
下後世易道之傳其有賴乎

旹

康熙丁未歲季春之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鄱陽縣事陞任滁州知州晚

學生鄭邦相頓首拜書

易辰序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嗟乎易豈易言哉易自奇偶而三之六之天人相與之微已盡于是後世聖人懼天道之弗彰人事之不齊不得已而繫辭焉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也嗣後紛紛聚訟說愈

繁而理愈鑿理愈鑿而易愈晦惟明道考亭輩稱為羲孔功臣他如老莊丹竈失之虛無京房管輅之徒又以術數測理瀆謬滋甚是無異乎以管窺天其去易何啻什伯也然則易終不可言乎不知風雨晦明天不可測而其垂象示人終古不易者也

政是也窮變通以人事靡常而盡性盡物
剛柔克協則五倫之理實著于厥躬是也
茍使盡人以達天由其可測以幾於不可
測則陰陽變化之機吉凶消長之理一以
貫之周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君子脩之
吉小人悖之凶程子曰達在六合之外近

在一身之內易庶幾不遠乎雖然易豈易
言哉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吉之道
正在不廢考驗耳學者于五倫未經考驗
通身俱是過尤即既經考驗通身仍是過
尤誠能鑒前人已歷之休咎而時效之時
改之知之無不明處之罔弗當忽不覺其

與天為徒矣此
澹餘賀先生易辰所由著也先生蚤年擬
危科歷清要由大行以晉柱史自河洛秦
晉岷蜀以暨金陵歐歷中外埋輪澄清偉
績勁標史不勝書其郎易之泰乎厥後以
就養

太孺人依依膝下幾二十餘載生平雅道
自淑澄懷鎮物韜光潛實其郎履之九二
乎公立憲明倫身乎易矣而又上下古今
出其巨識參究本義彙成一書以示來學
使羲文周孔之心傳光昭如日月余讀而
嘆曰大哉言乎公之言易曰本諸河圖少

示象數以辭宣諸象〻本諸身蓋以身備倫物之全通變萬象皆於是乎出其在盡人以達乎天也如此並占宗本義删定諸家支蔓歸于至要蓋以經如七政之在天必緯麗得所而後萬世爲昭公該博于約以緯翼經學是由其可測以幾夫不可測

也如此豈若繁鑿虛無爲易閒瀆謬之門哉其辭簡其義晰內可貫乎格至誠正之微外可達乎齊治均平之效內聖外王直與真西山衍義等書並功於世也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援摭往事縱橫八面而應之使讀者發皇耳目開

拓心胸良由公之積漸於經史者深悱惻於天人者切歟或曰公自酉戌起家邊巡三十餘年始出易辰以惠世厥或以晚見公集爲嘆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松栢歷氷霜凌霄漢皆以晚故也孔子所云假年學易其在斯乎昔人有言曰五倫間有

多少不盡分處學者請是書篤踐彝倫由反身而誠之實脩以深契夫天人休咎之微旨則易辰爲功於天下後世豈不偉哉今而後易可言矣

昔

康熙丁未孟夏同邑年家眷弟史彪古頓

皆拜撰

易居敘

易居者何宋呂潛餘賀先生舍易之書也潛餘起家鳳雅飛聯聲纔發旣含藏幾縱周隙攜　予蕭嘉鄉林泉二十年來牽讀親丞咲之餘所早夜所學者眷睠易是脫益所纂新彖舊蘇盈皆跌坐小樓叩樵吹燦滷自得日踴多驚者議纂言者易茂其繇謹也色如縷塵其前編也事非吹影益取上下千百年古人成敗新戲之藪以發揮其胸中雜組爲詭之道而不僅拘于蓋不辭入今綫縷不機女者管輿曰否多髮爲星纂發爲居郵呂曰居經否之辭以居經辭斷辭之辭也所知矣斷潛餘言易而籤括曰居洵謂古字曰蓍孚古之芳慧古之役擾家繽辭而相感者季莊僧潛餘肇椿始本書丞成而編籍之鑿之警欝書告成而尾識之壽名染棗惠哉友朋夫固米之辭之

肅敘一

刊之叢集

告

康熙丁未端陽前五日庚告以[illegible]沙嚴氏謹跋

易辰書後

天之有辰也猶人之有心天有三百六十經而辰爲之極人有五官七情而心爲之宰其在於易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是也北極者天之辰太極者易之辰至誠者心之辰天也人也易也莫不各有其辰然非有悟於易之辰者必無以體天之辰於心而非有得於心之辰者亦無以會易之辰於天

賀濟餘先生爲東南理學首倡其自臨民平餈以及居家訓徒一以至誠相與此其心辰固已與天與易參之爲三合之爲一矣念年來寄跡林泉著書自娛而尤篤意於易出其心所獨得參以先儒論說合訂成書顏曰易辰讀其書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既不泥文以解

義泥孔以釋周而且一卦有一卦之蘊一爻有一爻之蘊亦不使外卦矛盾於內卦爻義牴牾於卦義周之精卲之大程傳之言理不言占孝亭之言占不言理此殆兼之矣其兼采衆說而折衷於一是也如辰之統星而星之光皆辰之光也其獨抒已見以發前賢之所未逮也如星之拱辰有一定之辰而乃不迷於無定之星也是書也始於子丑

成於午未蓋歷二十年之雞鳴風雨而以其躬行身體之易衍千百年來羲文周孔之心至是書成手授予曰汝太祖養默汝祖思默俱以羲經起家予於此其必有說予受讀而卒業焉不禁怡然神往曰此殆　先生之自寫其心辰乎　先生之心以誠爲主嘗告予曰剛則無欲剛天德也至誠無息則剛矣天道如是易道如是　先生以心

合天之辰以天之辰衍易之辰讀是書者有能以易辰而悟天辰由天辰而不迷於吾心之辰是則先生之志也夫予小子何敢言易惟是以蘭譜之誼得立雪於　先生之門十餘年來服膺　先生之心辰爲最久而最悉故述其所以拜手而書於易辰之左

昌江門人方繩祖頓首拜題

姓氏

古番賀登選澹餘　葺述

三餘葉應震寶持

灊川章國佐翊茲

古番史彪古聚菴

西昌陳艮貞一之

古番　王　虬雲士
　　　王開道俟聖

昌江方繩祖其武　仝閱評

易辰圖引

易則河圖河圖易之本也讀易須玩河圖河圖有數陰陽之理以顯蓋河當天地之中龍馬出圖負文於背其點五十有五如小兒初生之髮旋毛若星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河圖不出亦須畫卦得圖而决耳其則河圖而畫卦先儒謂除中五與十爲太極不用用其子之八數是已愚聞數

只有五五行也其十則五行之副陰陽二氣也然五行陰陽只是一氣其中五之下一點即一六之水其上一點即二七之火其左一點即三八之木其右一點即四九之金其中一點即五十之土究之只一點金木水火非土不生所謂道一而已筮卦除去五點以存五行又除一點以存太極其用只四十有九何也八卦之數也八卦成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爲三十六遡其原則一畫之陽與二畫之陰又加太陽之一少陰之二少陽之三太陰之四爲十三合之爲四十九則中五與十當年雖無太極之名既用其子則其母退處宜已看圖者朱子謂要知作易根原不如且看卷首橫圖今先天第一圖是也初只一畫一陰一陽從上加去而八卦之上各加八卦爲六十四然乾坤爲易之門六十四卦往來

其間乾坤爲易之緼六十四卦包裹在内陰陽無獨立之理故一陽二陰陰陽無對待之理故再加一畫此參天兩地之説也且三畫爲三才天地人也三才始於一畫天地人一氣也至於文王改易伏羲卦位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之顛伏羲本日月所生文王推日月所旺體用之義也若洛書之與河圖體用方圓生尅制化互相經緯陰陽互根一六生水二七

生火及崇陽抑陰一理也理氣數如是而八卦成矣天動地靜曲直縱橫陰陽之交代消長井然相次天造地設詎人所能爲乃楊子雲謂六爻之外仍可加去歐陽子至不信河圖知者過之如是夫本義列圖取其簡易不惜出看易横圖之門戶此學者畧之今列其概思過半矣必究其詳自有啓蒙在

古番後學山叢賓登選薰沐謹書

凡例

一本義明易之宗何須謬測竊謂筮占尊本義足已至於伊傳百家考亭小註各有精詣不可槩置者擇其要渺以便省覽

一易本河圖妙在象數自列學官象數不講厥其本矣是以特加發明尤爲要領

一易立歷象謂不宜填實恐占時拘泥也但易原有君臣民物王昭圖不告朱　太祖曰彼此互推有何拘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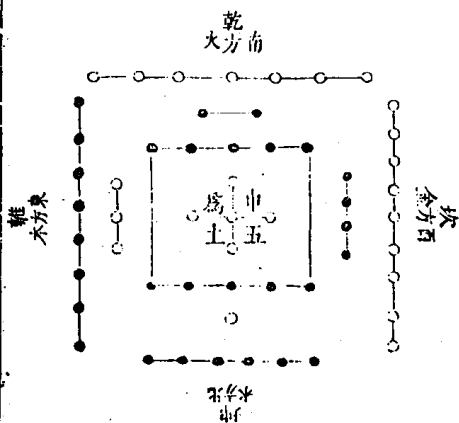
一五經埀世罔非箴規士子入官或忘前言而制治利弊因類附入作鏡前車凡可槩推

一圖書作易之原程子謂熟讀六十四卦乃可案圖朱子謂要知作易根原不如且看卷首橫圖此爲要路

一予小子讀易者哉荒村廿年以紙堆擬愁疾及烏哺指曇殘編翻檢見輩思以此窮我酸悰強拉入梓爰不得已志以辰言自述其謬倘大君子與善爲懷不惜啟誤指迷千里惠　教所深願企者焉

登選謹識

易辰圖目

河圖

伏羲時龍馬出圖於河其旋毛有如星象共五十五點河洛天地之中故神物與焉其數一奇一偶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一九為太陽二八為少陰三七為少陽四六為太陰二老朋於西北二少友於東南此陰陽互根也王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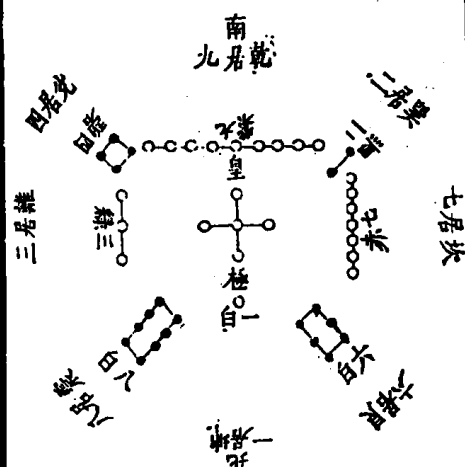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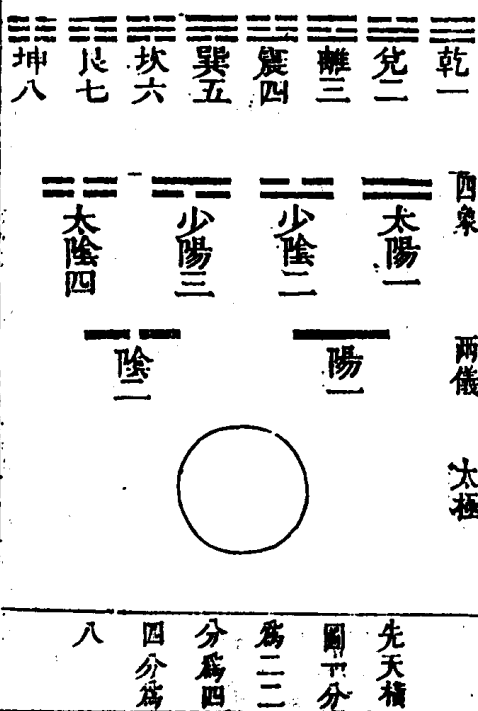
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子曰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圖易之所自出也洪荒之世天地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粲然可見雖仰觀俯察非一而聖人作易之由不妨得此而後決也

辰曰伏羲一畫出自河圖讀易必按圖數蓋溯其本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以氣言地以質言雖道生成有等

待耶天一中有地曰六者五行皆備特水先見焉地二中無天火從何生曰七者亦五行皆備火次見焉大約由輕清生起而一六二七洒泒在天地上其實五行一氣一時都到矣

一二三四老少陰陽之位六七八九老少陰陽之數但東北屬陽故一三居內西南屬陰故二四居內內數之主也

洛書

禹治洪水天錫洛書法而陳之曰洪範九疇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云其數陽方陰偶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王註

朱子曰洛書與洪範初一至次九者合而九疇則固範之所自出也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次三曰八政次四曰五紀次五曰皇極次六曰三德次七曰稽疑次八曰庶徵次九曰五福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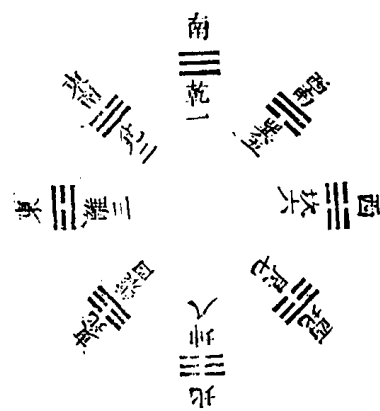
河圖以生成分陰陽而同處其方洛書以奇耦分陰陽而各居其所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體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用也

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又曰易有太極是聖人謂陰陽只是一氣今畫作一奇一耦便是兩箇了故推之一畫之前曰太極者言有是陰陽之理不落象數之中亦非在象數之外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可分而道不可分一不可分者也

太極是渾淪一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聖人不得已畫作一奇一偶然後下體不動從上加去皆自然之法象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謂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蓋有一而後有二是未生如今日數來日爲逆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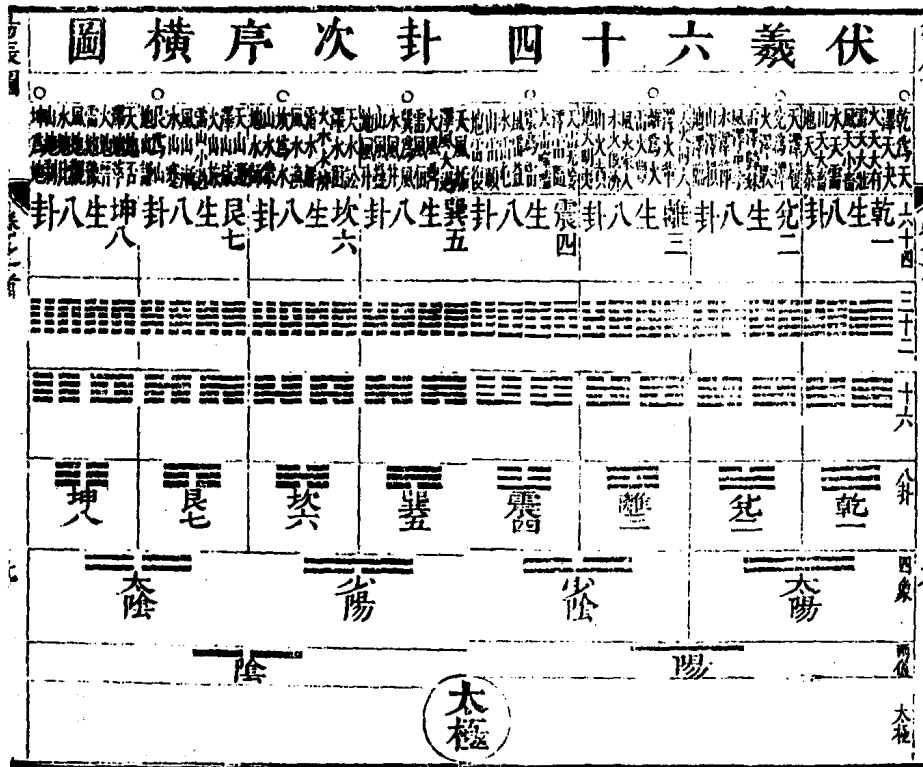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乾陽居上坤陰居下乾自震而左行坤自巽而右行天左地右故曰剛柔相摩皆取立待配合之義以别其體　王註

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放此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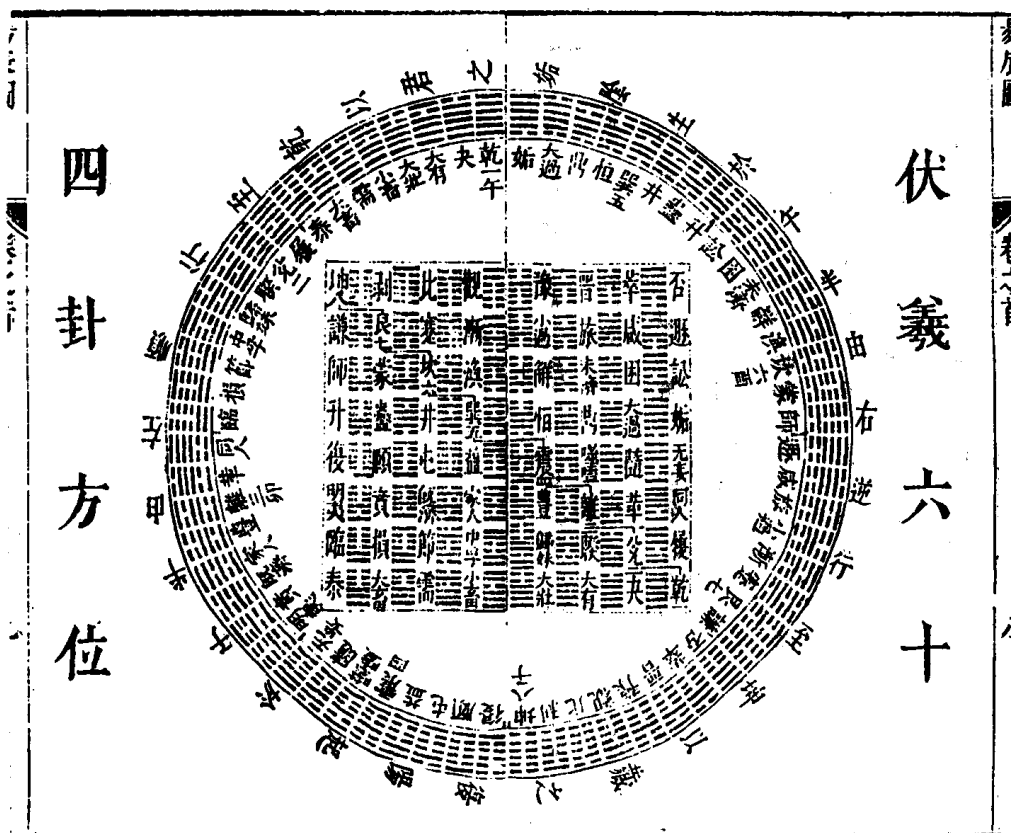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陰下尊卑之位也

辰曰圓圖則以橫圖從中折開以震之一陽順行至乾為午以巽之一陰逆行至坤為亥若橫圖則皆逆也

朱子曰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止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旣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辭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

辰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每一卦上生八卦至於乾過一宮仍居一兌過宮仍居二離過宮仍居三至坤過宮仍居其八之本位皆自然之序也

孔子之時易未有圖邵子得之陳希夷乃有圖於是程子謂邵子

曰只是加一倍法邵子稱其聰明益先未說破也然亦未有太極字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而又推其陰陽渾然之全體周子復繪為圖於是天道之原流粲然可見稱為神明之府信矣雲莊云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於數本非二致合而觀之可矣近善於言圖者夫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朱子曰右伏羲四圖皆出於邵氏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內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董氏曰方圓分作四層者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天地定位也然周圍二十八卦皆天地定位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山澤通氣也然周圍二十卦皆山澤通氣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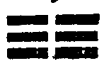
也然周圍十二卦皆水火不相射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恒益風雷相薄亦足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辰曰圓圖始於乾坤方圖起於震巽皆起於中易之道也左陽向生右陰向消雖惟乾坤爲純陽純陰觀七日來復則陰盡含陽曰藏陽盡生陰曰若特盡无可見之理耳至於乾上坤下以立體坤上乾下以致用在乾爲體陽之所以常尊在坤爲用陰之所以致役日移影換瞬息不停化育於是爲顯矣

文王八卦次序

乾　父　☰

坤　母　☷

震　長男　☳　得乾初爻

坎　中男　☵　得乾中爻

艮　少男　☶　得乾上爻

巽　長女　☴　得坤初爻

離　中女　☲　得坤中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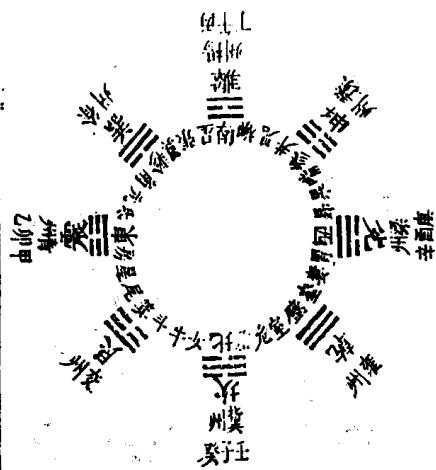
兌　少女　☱　得坤上爻

天陰陽互根具在逆其只之妙此易道之所以大

朱子曰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謂作傳者也然不本伏羲所畫之易不識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彖傳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二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如說卦三才天地人六位六虛位一陽一陰之說即所謂後天之學也先後各自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自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論也

辰曰八卦是天地一大簿帳除先天之學如三索六子之說又在八卦中出一象猶十二月也只是推出易中無所不包耳

繫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只以乾坤分男女只說得一邊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及文王次序坤索於乾而得男乾索於坤而得女之說則以三男本坤體三女本乾體也男得於坤女得於乾夫然後陰陽互根之義顯而夫子言易之精文王畫卦之旨迸透出矣

文王八卦方位

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鳥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龜七宿二十八宿經天分野俱與卦位脗合形諸上者應諸下積諸下者應諸上此地輿與天文合一之妙藏於圖中皆理數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可強也王註

李氏曰離爲日生於東而正照於午坎爲月生于西而正照於子在先天爲卯酉在後天爲日中夜分時也先天居生後天居旺不特坎離震木旺於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土旺金水之間艮土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爲序此易之用也夫

朱子曰聖人之則之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圖終

易辰自敘

夫天以其情日與人相求人亦以其情日與天相感而天人感求之情易與辰是也孔子曰天垂象聖人則之程子曰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内暫於瞬息微於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爻之義焉夫易之不可

遠如是不可假易如是而在辭說間已哉顧易自西河子木而後老莊丹竈易日以遠及河洛學與經周邵程朱之廓清而義文周孔之心法燦然復明於世雖伊川主人治本義主筮占要以開物成務則一也迨易列學宮制歸文藝盡刊象數象數絕

廢則譎綱陰陽變化倚伏之機天人神鬼吉凶消長之理皆絶濾而靡所據所謂乾坤毁而易幾乎息者又奚異於分門角逐之流乎竊謂筮占尊本義足矣若伊傳百家考亭小注由象數而窮其義類究其底蘊精邑玄微汰之則不詳收之又太駁爰

是擇其要妙傳以管窺妄意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敢云有獲獨別說書朱子曰星陳極拱有翼其臨敢無當於什一乎是故易無象也而三百八十四爻其象辰亦無象也而三百六十度其象董子謂天人之際甚可畏也陰陽王事之本春秋五行

洪範庶徵王聖象明月幾地赤有明徵矣至於京房明易乃塞涌水之災虞翻測辰亦乖輔頰之序一則瀆易一則違辰所以言易不言辰不尊言辰不言易不信易之與辰直在信而尊之耳夫易本近也而曰辰豈推而遠之哉蓋引而近之也引而近之者何曰誠也誠斯明明斯著辭宣諸象象本諸身所謂求言自近以人占天若推而遠之與易於其近則包羲氏之易邈矣

順治甲午浣花之吉古番後學賀登選謹

書於上港之浣雪齋

目錄

易𡰱一卷

周易上經

伏羲畫卦有畫无辭周文王周公乃繫以辭故曰周易易變易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盈虛消息而天道人事畫是已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一者奇陽之數一一者耦陰之數從象上說乾者健陽之性坤者順陰之性從理上說至健莫如天故以乾象天至順莫如地故以坤象地也

乾者萬物之首文王之易首乾易爲明陰陽之大分而作也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謂乾道大通而至正也天地間凡柔者不足有爲惟剛健足以有爲而物莫之阻凡萬物剛者必正柔者必邪故乾云大亨而至正也

朱子曰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天便是一地便是二天之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而實地容

得天許多氣故坤耦而虛伏羲畫卦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文王諸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便是開物成務之道理

初九潛龍勿用

辰曰潛龍象人心也天下唯一无對人唯心无對潛不與見躍飛對曰勿用者即傳所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確乎其不可拔言人心之健而不物於物也伏羲畫卦從下而上以象氣機始此一畫而筮占五乘十除一不用存本也周公繫爻辭謂初便是潛九陽便是龍初象地龍宗出便是未可施用而程子曰容者用之原此之謂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辰曰二在地上曰田又人位而九則剛健二則以中該正故曰大人夫田陽類草木陰類龍之出潛而作霖雨惟田受之氣相求也士一出潛便有生民之寄在知稼穡之艱難耳故其占曰利見大人也

大人者是何等必有所謂與天地合德是何等識見所謂與日月合明其進退合四時之序其好惡合鬼神之吉凶以九二推之合德者剛也合明者健也合四時者中也合鬼神者正也士尚志志其大也物利見利其大也人而屈於私欲則與天地不侔而小矣故周公於九二特以大人許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以陽爻居三之陽位在下卦之上重剛不中有以成其危矣但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辰曰乾以九五定君位則九四象太子也再之繼以震也飛不承以躍乎龍本飛而在天者今或躍在淵儲君出閣育德於青宮時也不言龍不敢見頭角也言躍經筵進講所以廸胄德也傳曰中不在人本義曰特未飛耳皆非人臣所敢當觀離之九四突如爲不善繼則乾之九四或躍爲善亦可知有舉非太子所宜无咎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爻九五爲盛剛健中正以居尊位以天德居天位有飛龍在天之象聖人作而萬物咸覩劾以此爻定天下至尊之名分矣

上九亢龍有悔

辰曰龍領下有逆鱗徑尺曰亢亢武象也上之一爻坤曰戰離曰出征師曰關國解曰射隼乾上九亢悔之戒雖通乎上下而於武臣尤切何也爲其以利擧示人也兵爲凶門天道好還必如禹之不伐旦之不驕曹武穆之戒殺郭令公之罪己慶流家國何亢悔之有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占法用九用六者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朱子謂天下物之變皆是老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變則陽變陰剛而能柔故曰見羣龍无首吉也

辰曰九卽口曰重六卽乂曰交故曰變八卽一一曰耦七卽一曰奇故曰不變筮策九六常少用其少者占若无九六未嘗不用七八也河圖一二三四老少陰陽之位六七八九老少陰陽之數陽王進九者陽極其盛陰王退六者陰極其縮故云老七八進退未極故曰少也五與十陰陽生成之數太極之體而七與八六與九皆爲十五乃太極之子故用以爲占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卽文王卦辭傳孔子所作多自發明己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於文王曰大哉乾元乃統天者乾元是天之所以爲大元亨利貞无斷處貞了又元亦惟一元之運行有所統攝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也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言元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品物是植物聖人指其最易見者示人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卽元也終猶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爲耳卦之六虛位奇陽耦陰亦時也

此條時字是重聖人乘龍御天只是時中堯舜所謂允執厥中也

此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朱子曰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不是正說性卻是說天人相接處保合太和如一顆粟有箇軀殼包裹到此方是乾之利貞處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所謂氣候相催一元之生成處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元首者君象也聖人聰明睿智高出天下之上以君天下正所謂大明終始乘龍御天有道以化及萬民者天下之人咸有生意以底輯寧是聖人之功業結果成就處此聖人之利貞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朱子曰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日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坤初爻首揭陰陽二字而乾曰陽在下坤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矣陽在下言君子處微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蔡氏清曰天德陽剛之德也不可為首不為物先也用九者剛而能柔即剛健中正之意中正便有和柔在蓋乾為首非有心於為首雖為首而天下安之不見其為首也如任剛自遂則太剛必折矣

天行以上謂之大象潛龍以下謂之小象後倣此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申飾也乾坤特加文言

朱子曰乾之四德元譬人之首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

此解此得行字之趣

配之會藏貞則冊田元氣之所藏也貞者事之幹貞是正而固然

亦未推到知上看得來知是那照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

之幹

元亨利貞文王只是說大通而利於正夫子於此分為四德曰仁

義禮知亦易之蘊也自屯以下仍以占言不作四德看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元者善之長以下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以下說人事之當然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以天德責之君子身上故本義云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盖

以君子當乾卦也元亨利貞在文王只是占辭孔子彖傳分為四

德又有不同者在天自其生成萬物言在聖人自其執治一世者

言在君子則就一身所行者言也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

也

蒙云二條若遇小失何試便見功就

憂樂圖世運民生與无悶不悖確乎不可拔非專言退遯富貴不

淫貧賤不移皆是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程子言閑其邪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物已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不同且如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

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

德

程子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其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乃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修辭立其

誠爲實脩業處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君子進德脩業非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本乎天者親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植物是也聖人人類之首聖人既作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者矣天下士民安得不欣然而快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在五外故曰无位士民皆從九五故曰无民无輔者驕亢也

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下位下也此與陽在下象无異旨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孔子一人而已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謂革潛爲躍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元龍有悔與時偕極

辰曰元龍有悔王陽明管東溟諸儒俱泥本義六爻皆龍德之辭以元龍爲伊周非也易不可泥六爻皆龍德亦大槩之辭若本義又曰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故本義自是活看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辰曰勑日天德不可爲首潛至道之根芽也次曰天下治神武而不殺也此曰乃見天則則剛而能柔斉九官殛四凶雷霆雨露冬雪春融惟其時也先天後天鼓盪於聖人一氣中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則必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百穀草木元亨方是開花就結子時方見乾之性情便是利貞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不言所利者所謂飲却神功寂若无也便有貞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辰曰始亨性情分言四德乾始美利而不言利則元亨利貞俱見矣此則贊乾之包四德大而精循之統天而引及無聲無臭之至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聖人贊乾之純粹精則至矣乃又以六爻盡四德之義事理曲盡而聖人之時乘以御天者豈有外於此哉此條是起下文甚妙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德固在君子而乾之功則在聖人又總結其意也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清曰既學問聚辯須寬著心胸以居貯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蓄而不見其涯際也及事至物來則須行以仁蓋仁者當理而无私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理此決是不可易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卽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中不在人卽本義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有大人之德乃可以當其位此就大人極言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與天地合撰何先後之可言哉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爲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叙曰乾獨知曰大明終始曰首出庶物曰知至知終此以知言也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亟卽貞也貞下起元貞卽乾道之始終

兩贊聖人其於知幾存義之道不其切至矣乎

此第六節後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順也坤是地道臣道妻道利牝馬之貞利以順爲正也先迷後得是坤主和任巳倡先則非若婦人主斷制是牝雞司晨矣陽主義陰主利家人六四富家大吉是也西南陰方職和東北陽方職倡故有得喪之別文王取象始此元亨利牝馬之貞巳盡坤體君子以下則中古辭也陰體柔躁不能自守故戒以安貞則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曾言元也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應卽坤元也造化原无兩箇元也地之道順承天施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柔順利貞坤之德如此君子之所行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辰曰陰无一故曰先迷陰有十故曰後得卦爲筮占故有西南東北之分如玄武猶北方馬援勒既當尊意東方是也若以理言之西南只當陰字東北只當陽字坤西南之卦也故東北有喪朋之慶如文王卒商之畔國以事紂而不敢當有二之歸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君子攸行言地之德而及夫君子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有合乎地互相發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辰曰地勢高下相因曰順坤以順爲德而曰厚者若崎岸必崩重淵必塹焉能載物故君子之以厚德載萬民者唯其能順也順故厚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須是並用有以善惡言者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聖人作易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劉習靜曰坤初六在姤爲五月井㭬已寒故履霜便知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總是如此總在柔順而中正上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則心无私方則事當理地道光以人事言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呂氏曰人惟知未光大總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若自已知識光大自能含晦以時而發所以能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陰而又陰如結囊口而不出也或事當謹密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或時當隱遯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辰曰愼字之義真心也括囊隱顯都可用人臣真心任事雖當以言爲諱之時識可格君默能斡否豈蹈不密之害若孔光不言溫室中樹直小謹耳

六五黃裳元吉

辰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六三從王臣道也六五黃裳妻道也六五以陰居尊有中順之德后妃之象也黃土德能生裳下服在內主內治而統貫魚文在中也程傳謂臣居尊位非常之變至以羿莽媧武爲比夫上六非羿武乎帝乙歸妹非六五乎本爻柔順居尊何故易爲戒辭

先儒謂乾坤六爻无應夫乾坤大父母兩卦自相應乾坤之動不曰陽在下陰始凝乎乾四或躍陽之動坤四結囊陰之靜坤六五黃裳元吉於以配乾之九五飛龍在天父天母地陰陽人治之大本壽故曰元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五象中也象六象陰也陽位而陰居之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辰日陰盛之極至與陽爭此正羿莽媧武之象也龍陽也傳曰爲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先儒所云與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蓋扶陽也王介甫云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陰固傷而陽亦傷也愚則謂蚩尤與莽終不謂龍涿鹿昆陽之戰龍屬誰耶黃帝光武非龍耶如春王正月誰得而擬之哉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自古亂臣賊子以陰邪小人竊竊神器勢窮理極卒就誅夷曰其道窮其爲陰類之戒至矣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筮得陰爻者用六而不用八六爻皆陰變爲陽則爲乾之永貞矣蓋陰柔則躁而不能永貞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變爲陽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乾固是剛坤雖柔而發用則不可禦至靜而生物有常順不是放倒靜不是可移所以云坤元之至

後得主而有常

言君子後得而主利者乃其常道然也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乾主元坤主亨故以亨終之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

此上以申象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辯之早從自己心上起一念之惡順之是不戒履霜之漸也周子通書曰幾善惡可弗慎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

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已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卻是都无事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此是以學言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終者无其始而終其事此含章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而應衆人強自隔絕氣至而覺者獨賢人也

君子黃中通理

中釋黃字通理正是黃中處通者中所發理者有條理德在內也五爲中通者陽也理者陰陽分也

正位居體

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所以别飛龍之上治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雲峰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大抵敬以直內則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理是內外夾持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人道不可一日无陽六三人位也陰中而有王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上六天位也積陰而有龍曰王曰龍皆所以扶陽也戰而俱傷

雖亂臣賊子罪不容誅而君臣之鬭其流毒已慘矣此人國之君臣宜戰戰乎辯之於其早也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春云揲蓍坎離稍義參同抱朴之處矣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乾坤始交而遇險陷如物初生之際尚鬱結而未通爲屯也元亨利貞一陽震動於坎險之中可以大亨而在於守正也非不可往勿遽往也初九陽居陰下爲卦之主是以賢下人而可君之象如漢之光武嘗爲匹夫而人皆指目之屯難之時就宜立以爲君也

清曰坎陽在陰中故金水內景人物照影在內也離陰內陽外故

日火外景人物照影在外而也日火外影也金水內影也月是金水之類何獨外影曰月體亦內影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影爲其外影者月无光得日之光而爲光故兼外影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有光輝外射尤見月之外影實得之日者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動乎險中有亨貞大道理

案云觀屯卦有天難然後萬物屯則屯爲開闢之始見皇極經世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是雷雨之動滿盈從此影出箇天造草昧之象來草是雜亂天下未定昧是晦冥名分未明宜立君而未寧未寧象外之意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未雨雷未奮世難方殷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君子有爲之時經以治其大綱綸以舉其節目所謂治亂民如治亂絲之意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辰曰屯初九是乾坤開闢屯蒙之第一爻剛陽且正如盤古開天

帝王崛起爲草昧廓清之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文武是其人也故初九爲成卦之主而上遇陰陷則爲蚩尤苗黎飛廉惡來之類故有磐桓難進之象磐石也桓柱也皆難動之物磐桓即卦之屯字利居貞即卦之勿用有攸往爻利建侯其人也即初九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清曰貴以德言賢者自有一段尊貴處不必是位屯難之日衆人中獨有超羣之才而其念慮作爲一皆舍己便民之圖如此民皆不能舍之而他往也以貴下賤正是志行正處

䇿五就風化
士誠如貞字
又於叙物之
叢亦合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辰曰此大易於建侯之始首重風化也屯如爲礽所難邅如難進也乘馬班如中屯如邅如之意也六二柔正而乘礽剛正應在五邅回待時女子之貞也勢窮理極正應自今豈奪於戎馬哉還軍灞上漢高所以終成王蠋見殉樂毅所以不振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應剛是常道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辰曰天子冩講武於田獵以時舉事二虞萊野植旗二虞山虞澤虞萊野芟草也今六三以陰居陽震彬動極蒐獵非時故曰即鹿无虞无應也鹿指五鹿爲陽也六三在兩陰之間有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无應舍之可也往則羞吝此戒人君之好用兵而不已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即鹿无虞匪周宣之車攻以從禽也往而不舍漢祖之圍白登唐皇之困高麗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男下女爲婚礽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礽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正應也士大夫有不待其求而往者何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陽爲明四之往應者以礽九之明男女正而婚姻時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卦有二陽礽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中屯膏不下與以賢下民者不同時之已去者也雖陽剛如時何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辰曰礽陽震動解衣推食拜將銷符漢高之光也九五剛而陷於險項羽刻印刓敝不以賞功以致犯難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也上難極非剛明何以济今以柔當之唯有无益之泣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亦如范增鍾離眛所托非君之象何可長也

[illegible]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曰蒙蒙者陽在內而外誘未入故有亨道九二飛也內卦之主剛中而能發蒙童蒙六五也學記有來學無往教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則瀆而不告也貞正所以成其亨只不失赤子之心是已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辰曰蒙自亨在九二以剛中之道啓發之也賈誼曰太子乃生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選天下端士以衛翼之太子乃生而見正人行正事此謂蒙以養正之聖功三代之所以長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有本也果行如泉之達育德如山之靜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愚蒙而出在僻陋其蒙滋甚須以朴作教刑又暫舍之以觀其後若一於嚴苛反有害於蒙者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也此爻具包蒙納婦子克家之三象六五居尊九二有子象剛中者能幾諫葺瘵幹正家國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接濟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故其象如不正之女取此女何所利耶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愼同

六四困蒙吝

蒙者全賴明者以發今既遠於陽不得賢明者以近之又無正應

不得賢明之父子兄弟以為之助困於蒙矣故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剛也初與三五皆近乎陽卦作无陽而四獨遠之也

六五童蒙吉

辰曰六五蒙之主也柔中居尊以應九二之剛中故曰童蒙吉童在童孚昔高宗學於甘盤一再學於傅說曰啓心沃心伊尹告太甲以修厥身得聖功之本焉齊桓公之於管仲唐玄宗之於韓休九齡任以為相而不求正其身心師傅去而媮隨之矣如成王太甲以真誠純一應師傅之啓發卒成令主吉何如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貌言巽以心言謂非貌從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辰曰聖人詮爻實配道義也蒙一卦正君臣男女之綱立教養兵刑之法非盡托言也如擊蒙者直是負剛之寇逆命之奸利用擊伐如舜伐三苗宣王征淮南之夷也恐其用兵剛暴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蓋初六發下民之蒙而上九擊奸宄之蒙也發蒙至用兵乃盡耳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去衆蒙之害故上下順豈為一蒙言哉

章云涉[illegible][illegible]天
[illegible]作句義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待也乾剛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待之義也人之所需固有處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今九五坎體中實是其心實知義命无計較遲速之私故光亨也世又有心實而事不正者故又利於正也坎水在前乾剛臨之而不遽進是有孚信而正固所以利涉大川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險在前人謂剛健者多陷非也陰柔之人必躁當故陷剛健便不躁義不困窮此以卦德釋卦名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清曰此處只重正中孔子却把位乎天位加其上何也需而有孚且正者亦有賴於勢位如唐憲宗之討淮蔡所謂凡此蔡功唯斷乃成倘非其據尊位主張得過斷不撓於衆議而无以濟中興之業矣

有大人之位有小人之位有大人之器有小人之器大凡有位望之人其心胸見識自是出衆人一頭地若瑣瑣闒闒之徒其有所待心胸自是窘束更无磊磊落落寧耐不動之意今九五實兼有孚得正之意所謂安以待之故往有功乾之功也

王云此[illegible]
於[illegible]曰飲[illegible]
決其濟時之
意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待其陰陽和而自雨耳飲食是宴樂之具謂只是噉飲无所作爲俟其自至之意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國外曠野之地未近於險去坎尚遠也初九陽剛不躁於人事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類又戒以利用恒者必志不妄動斯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陽道上進爲常坎險在前而不遽進不陷於險未爲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近於險有言語之傷九二漸進近坎故有此象終吉者以其德言蓋剛則不躁中能善處如與不善人爲鄰或同僚之類終能免乎險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乾九二寬以居之衍字只是剛字在中以爻位言如人本領寬綽所行自不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所處之地已濱於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於害乎過剛不中只是貼致寇至一句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災在外是咫尺間即戈矛也能敬愼則不敗聖人象外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辰曰需之所謂險陷在六四一爻明其敵而後攻正其罪而後討六四陰柔據上下之要害二之小有言三之致寇至皆四爲之也閉塞賢路兎窟自營待三陽相需以進乃見殺傷而出故程子謂失其所安如盧杞丁謂不竄不出也本義以筮占言故不問耳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易象如其血玄黃以陰言也今必至見傷乃順以聽寫出小人情狀陰邪首鼠很很獶獶非小人而何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爲需之主陽剛中正而處二陰之間唯需于酒食不形稜角以待三陽同德之援自此坎險可平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辰曰需之九五如唐憲宗之用李絳裴度武宗之任李德裕不動聲色而削平強藩以中正也文宗欲除權宦而與不中正之注訓謀之至于露蹀血致反噬之災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之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唯順之可也李氏謂四逃其穴者避陽而去上入于穴者避陽之來是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辰曰上六不當爵祿之位朱子所謂僧家之有西堂是也六四當位乃殺傷之地上六不當位是依傍之徒故未大失夫國家有險難時君子必出而斡否維傾以身任之今出自穴入于穴君子也孰哉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則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故曰訟九二中實有孚也上无應與見窒也坎爲加憂是惕也卦變自遯剛來居二得中也有孚見窒者其情本直而反見枉於是乎不得已於訟惟能懼則得中而吉也終凶者反是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有險以僥倖者言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易卦變始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

箕六王事合從於上者訟宗供大周係

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矣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宜活者陰柔只當小事者居下只當小心者於訟之初事既小其人心又下所爭辯者小未成爲訟故聖人不以訟言而曰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辯明卽止正不永所事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訟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僅可以无眚而已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辰曰六三陰柔非能訟者守其舊而安於正理雖危終吉也古人食邑有多寡三德六德各稱其位後世受爵不讓至於已斯區安得

吉耶六三能守舊居正故或從王事亦无成如田叔之按梁獄焚其辭空手來見袁安之按楚獄釋繫四百餘家徐有功以死爭寃獄而嚴善恩賞傷用鍛鍊之興理枉八百五十餘人蓋國家以王訟爲羞而刻木畫獄誠疾痛之辭也夫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辰曰人臣興起大獄必獲罪於天如漢巫蠱臨淄之獄非上意也江充王文儀自取族誅爻報灼然聖人以從上吉釋食舊德知祖宗每立法寃大而人臣不可變亂舊章流亦貞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當訟時故有訟象然以居柔故又爲不克訟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者蓋上乾爲復自道而渝則乾道變化故也命者理也九二險體本義言其本欲訟九四乾體故訟止而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曰不失者以其訟爲失改過則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辰曰當訟之時九五陽剛中正以君尊位如舜禹文王幾无訟之化故三四曰吉而九五則元善大吉也何也君罔兼於庶獄其所聽者大也今中正而得其平則正直无中傷之弊而下民无覆盆之寃故吉亦大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豈特心不偏而斷合理唯至尊身心中正則奸訐無欺可投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剛居訟極是以健訟之才而濟以必訟之心終訟者也凶可知已故雖勝亦凶此蓋无情實而喜訐訟者非有孚窒惕者也故本義入无理二字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辰曰象每分設若此象則儆擊斷之吏以清訟源如趙廣漢之鉤鉅嚴延年之酷虐雖受服亦不終也

險順是卦德
水地是卦象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古者寓兵於農為卦下坎上坤坎險坤順伏至險於大順坎水坤地藏不測於至静之中師之義之象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五陰順而從之有將在閫内之象六五以柔居尊而任之出師既正又用老成之將奏凱可必而於理為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辰曰師貞王王者言傳以衆正以王師言王六五也大將能體天子救民除暴之心而兵無濫殺則文中子所謂王者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能以衆正之謂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也

兵如毒藥惟不得已而除暴則民諒其心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辰曰聖人告人君能用師之大本謂師未可輕用者賦欽急則民无所容訟獄繁則衆无可畜薄稅寬徭其民不可亂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為師王動必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以王師出令謹節言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參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出師之道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辰曰大將先律已而後律人唐李晟恢復東京駐馬含元殿前家不敢通軍尉取一賊鼓一賊馬皆斬可謂有律之師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所歸而有剛中之德威德兼著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亦何由而成功乎王三錫命是錫之寵命所

謂乘鉞授綏以為帥并褒其成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辰曰讀懷萬邦之辭則一民非辜有罪在朕躬之意也昔文帝之於亞夫勞軍細柳營將軍傳令於徼躁軍中不得馳驟天子按轡徐行使命曰皇帝敬勞將軍亞夫以介胄不拜成禮而退千古盛事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一卦觀之則九二獨爲將以各爻觀之則皆偏裨之事六三以陰居陽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犯非其分曰或輿尸者有僨轅之理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辰曰輿尸程子謂衆主言人君命將之不一本六五弟子輿尸來師出无統如唐九節度潰於扶離又若後世以中官監軍是也朱子則據本爻才弱志剛若騎刼代樂毅趙括敗長平姚平仲忌种師道而先發喪師也由程子儆人君任將之不專由朱子戒將校行兵之弗審爲用師者誅皆可鏡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傳凡師三宿爲次兵家尚右左次猶言退舍六四陰柔不中然猶得其正知難而退賢於六三矣故曰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用師之常理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中之君不爲兵端者田有禽如蠻戎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得不執辭以伐之所謂師貞也故无咎然任將不可不審且專苟用老成人而以新進恭之出師雖正亦凶矣九二在衆尊之曰丈人自君視之則曰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辰曰中之一字聖賢之統緒而卽兵家之心書也曰長子以中行者趙奢堅壁後聽許歷之言榆信破趙且拜左車之計若李陵獨爲一軍房琯效古車戰而敗豈謀定而戰者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清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王三錫命命之於其始開國承家命之於其終功之大者命以爵國而爲諸侯功之小者命以承家而爲大夫然師旅之興久沽負販靡弗任使封賞罔无弗及至於與參謀議則小人勿用如漢光武定天下惟鄧禹耿弇賈復三四公得與聞議而已懼小人之奇生事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辰曰師者大君所愼夫功成論賞豈杏春割朱宣命將髮爲之白曹翰屠江州子孫行乞王韶克河西卧見斷屍蓋大將首惜生靈

小人安忍弄兵聖人之所深戒焉

虞世南謂相臣不可不讀易愚則謂將臣尤不可不讀易王伯厚云郭逵以大將顯其後兼山白雲先生皆明易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种世衡种師道累業爲名將天子令大將讀書則无亂邦之虞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九五一陽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然必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凶矣

清日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玄宗其始非不勵精圖治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致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永者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可謂元而永矣一則有黃老之雜而不能追三代之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遷惑則是元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亦有咎而未能稱人之比也春秋責備之意於以釋易義若文帝仁宗後誰方駕

彖曰比吉也

比吉也三字衍

比輔也下順從也

五陰從一陽而曰下順從避九五也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後夫上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封建萬國所以親諸侯親諸侯所以親萬民也顯其比而无私之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是初心之誠也拜獻之誠信本乎夙夜故无咎及其事君之素心不渝而克實則匪特无咎而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應故

曰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辰曰坤臣道也比之初六不欺之誠本諸自矢不期福而自至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本與五應所比又正故曰比之自內貞而吉也內比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已仕者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身求志以待君求不自失也若伊尹武侯必待禮至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而不中正乘承應皆陰所近皆非正人故曰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辰曰匪人謂佞陰邪是易入人柳宗元劉禹錫不世之才而敗於王文叔之類蔡邕楊雄不亦痛歟學者當知所戒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柔貞外比九五剛徒中正之君君臣道合而曰外比者不與

初應當比輔一人之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不顧身家故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曰外比於賢者見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而三可知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辰曰九五一陽顯比之王不言開封建制井田與學校教養元元而以田獵爲言者蓋親輔以仁言而田獵以義言也夫天子蒐戰配天地生殺配四時會發合物非務不除而祇三驅之失之不追寓好生於除害之中故羣陰之害去而仁義兼盡此顯比之道也

不然冠賊奸宄不加剪除雖欲與百姓相親得乎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列車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皆免唯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獲者皆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一相似闕一面之綱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旃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辰曰物害不除是不及也暴殄天物一網打盡是過也前禽不戒登邑人之適得其中哉蓋王者仁民之餘恩有以及乎庶類而百姓化之此顯比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乾之上九首出萬物比之上六陰柔而无以比下无首滅頂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才弱无爲上之德志无无歸順之誠无首无終者也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辰曰一部易名分紀綱在扶陽抑陰小畜上巽下乾以一陰畜五陽非常之變陽終非陰所能遏故曰亨陽自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陰倡而陽不和能係而不能固也六四一陰如商紂及後世呂雉武曌若文王之演易絳侯之左袒狄公之爲唐豈非巽面健剛中而志行歟

清曰凡雲之屯上不已而逶迤行布者爲陽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氣盛故也若其積聚密匣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久且自散矣故爲陰而不成雨氣已衰故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當位是小君下移而无君此小畜也

巽而健剛中而志行乃亨

陽爲陰所畜宜不得亨然以巽而健剛中而志行陽猶可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溼潤下降爲雨且如飯

僢蓋得審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涇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
所以云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而无質能畜物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在君子爲
威儀文辭而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本在上之物初九爻位皆陽而又乾體雖與四應不爲所止畜
復其自道何咎焉曰咎者恐爲四畜今陰不能畜誰得而咎之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辰曰汲黯面斥夫公孫杜黃裳發憤乎常執誼其義勃然豈陰柔
所能止哉卦言畜以陰言爻言復以陽言也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自守而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
中而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之牽復不如初復之捷然牽而能復亦不爲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剛而不中審比於四而又非正應陰陽相說爲其所揜如藏
破輪推而不得自遂也故曰輿說輻輻車轑也與大壯之輹不同
輹車轉軸也輹可說輻无說理然九三性剛與之爭故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自爲也苟正其身何至反目之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辰曰六四以一陰畜五陽世道之變故聖人開之曰若有孚信於

二陽則雖見傷害而憂懼可出且无咎也或曰如是則易爲小人
謀矣夫易爲常不爲小人謀哉遯之小利貞否之貞吉亨皆戒小
人也呂夷簡請劉太后曰太后不爲劉氏計耶狄梁公請武后曰
起二子則鶴翼起是已本義以占言多不照應本卦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陰畜陽故至殺傷及危而上合乎陽故惕出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清日本爻陽剛中正孚而再不捉起其所處尊亦未必王君位[illegible]

[illegible]也

是同行中之尊者曰有孚者雖在陰類亦當自有一段信義以相維繫所謂禮樂无處无之也列國之兵其制皆統天子而敢私用之以伐人國大亂之道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辰曰小畜六四爲主九五則其黨也富者陽也有才力者唐李英公討薛延陀時魏元忠謂李孝逸曰千載一時則元忠自在小畜之五矣至於陰極成雨後人之誚元忠有以夫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四之畜道成於終矣密雲不雨而今雨矣剛中志行而今處矣尚陰德而滿婦以爲貞而實危戒陰也月幾望陰盛不利於君子戒陽也言陰陽兩不利之象爲戒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辰曰北朝武帝賈氏之淫妬无不自竊後而君子征凶者吾毎痛心于二陸知孟玫之讒而不能遠舉也若張華裴頠又何責焉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履虎尾非所履故以名卦不咥人亨是以兌履乾全在卦德以說而應乎乾上是處危而不危也朱子謂躡他脚跡相似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寮長上有利害難處及一切事爲有危機所伏卽是虎尾也然不咥人亨就是得遂其進了故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之義今人只說得躡字不省其進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柔履剛以二體釋卦名義只說得履字奠以健說之性言爲涉下卦德處分明是兩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德以說而應乎乾說非柔媚特剛中而柔外所行无忤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辰曰履帝位又以卦體之九五推言之履道至帝位乃盡也光明者有剛中正之德而不忝帝位自然有一段光輝發越之極盛處但先儒所謂不沾著虎尾言思詗臨淵馭朽之意自不可少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人之所履禮而已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有以辯上下上下旣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已

初九素履往无咎

呂東萊曰此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辰曰士君子嚮舉而升諸朝由是涉歷出用盛土闕廷禮樂之盛都市人物之靡麗漸遠漸消主人翁不知其在家者守其素心

不渝其初磨不磷涅不緇窮居不損大行不加是獨行其所願也獨行不是離羣索居是孔子所謂王忠信豈特如進自礪雖爲公卿大夫亦不爲物遷不致墨氏之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又有貞吉之戒者陽性上進欲其能固守耳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辰曰中不自亂說到本領上去蓋中不自亂誰得而亂之故漢申屠蟠絶跡若礪晉帝忠恐溺深淵眞幽人之貞吉也夫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是眇而自以爲能視跛而自以爲能履志剛如此動與禍隨如武人本无能爲却爲大君播惡於衆時間被其害者旣多已亦豈能久乎終歸于咥人凶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辰曰項籍謂衣繡夜行而背關懷楚是眇能視也秦政蒞淵浮海

而身死沙丘是跛能履也咥人之凶其君也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不中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愬愬戒懼故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志剛故凶四志行故吉行者得遂其進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則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爲之勢下以允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爲之志如此者雖正亦危傷於所恃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居尊位而恃其聰明獨斷獨行正亦危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轉來却到那起頭處

視履之終只是一事之終祥兆也人事无一件无祥兆或善或惡皆有之但非心静而明者不能自鑑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辰曰卦以上爲終履之終而得大善是脚跟頭便見其到尾處畢竟有終元吉不是實説是起勵便稽考其事幾到杪无咎方有大慶還是慎始之意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又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在人事則小人退聽君子居中而用事蓋從天地影出人事來吉亨就人事言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辰曰泰有天地氣運之泰正月陰陽交而萬物通是也從此影出箇天地之大氣運來天地人皆通則以人事爲主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事之泰閲世五百之期大氣實於人身君明臣良風雲玄感時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辰曰上古聖人治曆明時制田里興學校財成輔相乎民後之人君不能俯舉如民何故財成輔相爲一代如此闕然所以不曰先王而曰后責成今之人主也又必本之天地交者責元后之明[illegible]

相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一陽進而衆陽相連而進猶拔茅而其茹亦起也曰征者非一人行大其行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也

九二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辰曰泰之九二所以告相臣者至矣包荒者相度也伊周尚矣若唐之牛李明之張江陵張永嘉能包容荒穢乎馮河相才也犄埼之逐任守忠范準之進澶淵是也不遐遺相識也如星宿之一日夜必經天朋亡相學也韓愈白樂天不黨牛李之類若是則无剛折柔廢之咎中行之道也人君用此一个臣泰階平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胸明澈底如何做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但天下有交勝之理勿以治亂之消息有孚而以艱貞處之猶可為也若一委之天運則聖人之扐可无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陰陽消長之交正須人力挽回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辰曰邪正不兩立陰陽不兩盛泰已過中小人何日不伺其釁而動或朝廷之怠成臣鄰之偷渝朋黨之相撓於是三陰翩然而下不待力之富亦不須期約而相孚以來也然四則罪之魁奸之尤也陰不富者无拳无勇職為亂階如蔡京托紹述之名秦檜言有一術竟非其情實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皆者三陰也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剛中之賢曰帝乙歸妹者是其象也元吉兼保泰上說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剛中之臣人君之行其言甚難今泰已過中其君易驕猶幸其柔中聽言是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積隍土爲城猶治道積累以成泰泰極而否城土復頹之象勿用師人心潰也自邑告命非唐德宗興元下詔狂將悍卒无不下涕而德宗下令則惟河西數十州而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令也恩命反亂而爲治不付國事於不可爲也

王云深斷歷代治亂根源洞若觀火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上下不交民情壅遏也蓋由匪人閉塞君心不利君子之正道故石介曰否下就係以小人聖人以致否咎小人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淸曰天地一泰則陽明氣勝自然生出聖賢君相及許多君子來而天下之泰成矣不然陰氣用事產出一番庸瑣姦惡的人來所謂凶德參會而天下之事非矣此理斷斷其不可誣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收歛其德以避小人之難蓋以其剛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連類以進初六則陰柔不正之首而在初則惡猶未形也若能正其心術則吉而亨蓋變而爲君子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味貞吉志在君之辭方知自古敗人家國者只知身之富貴耳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是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者是即小人之吉也大人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則不失矣亨以道言也

清日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乎小人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也故大人否亨嗚呼嚴哉蔡邕之於董卓張俊勔年之於汪黃亦爲其包承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辰曰高蹈純跡謂之不羣與之同事而不爲所濡乃謂之不亂羣謝安之於桓溫溫嶠之於王敦是也

六三包羞

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是已打破頭面了然尚自順承那君子未肯做十分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上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辰曰小人做許多罪過而包羞只是位不當也位不當非全是無才如蔡京王安石只不當做宰相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而將濟之時有命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无咎也蓋九四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无由而索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辰曰有命程子謂君命朱子謂天命觀象曰志行則爲天命无疑也或曰東漢之衰宦倖持權竇武何進命不出於君故起而圖之疇類皆罹於禍非也竇武何進持疑不斷正不能行其志者不然李訓鄭注有君命而何以敗嶠允平勃无君命而何以成耶朱子云有箇機會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是也天命謂理數君子知機故能行其志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大人乃繼世中興之主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者也曰其亡其亡者心危慮深故能挽國命於將傾收人心於已去也

[illegible]云致否者小人傾否者君子挽休否亦有歸得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夬九五位正當恃其聰明而獨斷也否九五位正當則心存戒懼而常懷隕越之虞者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辰曰先否後喜如敬事後食之後九五休時之否若少康有一旅而脩德上九傾時之否如遺臣靡娀寒促而興商盖君視其德臣視其力捐軀而不顧其私者也若王蕪因人成敗豈能先傾否者哉

象曰否傾則終何可長也

王云不分內外親疏貴賤而概一人字便見大公无我胸頃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與人同也卦唯六二一陰而在人位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與人同也日于野者曠遠而无所私也凡公于一家公于一鄉一國皆是如此則足以致人之信從何衆不遂雖涉大川之險亦同舟共濟矣然必合於君子之道乃爲亨而利也

辰曰利君子之貞者正則公也刑賞學術皆有公私舜殛鯀而命禹武誅管蔡而封微箕孔子誅少正卯而見互鄉之童子孟子與匡章遊而絀仲子皆同人之貞也司馬光非君子乎倘以見偏而免役保甲皆因其人而罷是君子之貞猶未盡也奚那舉子謝安舉玄不害於同故同人非人人而同之公好惡而不失正彼雖不我同吾何與焉然不曰同人于朝者三代之直道在民于朝則有功名意氣心矣故于朝无當猶于野焉

章云在猶未同人之道舉而不害於同乃見其義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不曰應五者見其无私也

同人曰

衍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曰同人君子類族辨物所以審異以致同論才品乃可官人別四民乃可一衆律呂審而正樂業不析而衛生若不能審其異則反混淆而不齊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爲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无所於私故爲同人于門之象以无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矣

辰曰人之學問才術不同如孔孟顏曾便可于野子路冉有未免偏比故同人于門者學力未堅識器未宏且未經涉世蓋一剛介獨立之士耳於聖門如原憲漆雕開子羔一流儕无私耳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以內心有所係之意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貴无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則有私係矣有私係則情有所偏同人而如同于宗人則吝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辰曰惺堂史氏曰周制五服之外慶吊不通祖訓皇次子次孫封郡王郡王子孫授以官爵則不封王明矣至轉國奉國祖免而盡賦制不加矣蓋諸周制五等不封次子唐宗不出關朱宗散居京邸而明宗濫觴之極至於換授暴虐民膏盡而寇起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二與五同者也九三剛而不中欲同于二而非其應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以顧望義則不正懼五之見攻終不敢發故曰三歲不興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春秋周鄭交質若敵國然今三之不臣視五若敵然義不勝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又以二自應五乃欲乘三之墉而攻二而弗克攻蓋以剛居柔能改過而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五以義直不勝憤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用大師克之而遇也然三之非理而強可見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是全无位任者雖物莫與同者如二之吝三四之爭則无之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辰門同人于野所謂通天下之志者道大行而志得也今于郊之荒僻如晉寧徐穉袁盎魏桓輩之棲遯雖於志未失而志亦未盡得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是其卦德所有之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卦體所有之大故曰大有

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天指九二乾之主也大有之元亨是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无虞矣然本乾健離明來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陰安得盡有諸陽陰居尊位而又有大中之道故也大字本卦名來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健則无私文明則灼理應天時行命德討罪奉天而行時行是應天之實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命有善而无惡火在天上无所不照遏惡揚善所以順天然必

以反身爲本。

華云積初之意即是艱則无咎之本肯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當大有之時初九亦富有也然陽剛則正居下則卑上无係應則无私交又在事初未涉乎害何咎之有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辰曰大有初九便有害伏矣䟽廣曰富者怨之府讀交害之辭可弗愼其初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爲大車得應乎上爲以載有所往而如是謂有是德而又得是君則能成功而免責矣

華云固非一日之積亦於運行中見之大臣曰賦飲華云忍擇无往而勝也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辰曰積中謂剛中積衆精以自強乃能勝其任也如伊尹一介不取與孟子養浩然之氣是也寇萊公李文饒剛而未中所以未免乎敗況其他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之上是諸侯之象然非有剛正之德而爲人君所賢則亦无由得朝獻於君矣此周禮所謂時見者无常期也小人則有苞茅不貢者矣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辰曰漢之吳王不朝者煮海鑄錢恃其富強終不能保有其國故曰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貌詩云以車彭彭盛也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挾震主之嫌者也然以剛居柔不極其剛能自謙抑可免於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辰曰韓延壽買刺史也以車服僭侈而不終故須明君尊臣卑之義禍盈福謙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中之君剛或不足處已以下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厥孚交如矣所治既廣物性不齊安能一一孚於我哉故又當有以威之則恩威兩盡可以保所有而不隆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柴云威如在
信字內并下
賢者自妙上

辰曰信字不獨解孚字并威如亦在矣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信以發志也下特申言不威之敝耳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大有之世蓋正治官明刑詰戎懲貪勅法皆不可廢若大象則臣民過廢皆易之而无戒備之心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朱子曰上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乎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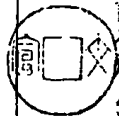
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於爻辭未明者必補出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煞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艱則无咎直至上九而九无交害人事之所以愼其始上九自大祐天命之所以厚其終此謙之所以次大有也

易辰一卷終

道亡指謙而
亨在其間

程子謂此卦
爻也無乃下
剛與此謂各

易辰二卷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謂有德有功而不居也若无而不居是本分事非謙也止乎內而心不矜肆順乎外而卑以下之謙之意也山至高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唯謙自亨通而有終此君子之道也

辰曰本義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以筮占言也李溫陵以先屈者不知其有後伸者終不能沒所有爲有終如此是老子之術矣可乎愚謂君子安履乎謙終身不易固已至於所以謙者終未講到君子之所以謙者一剛之大正也剛則无慾無可矜肆爲謙耳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謙之必亨天地本无謙聖人說個天地亦謙明人之不可不謙也邵伯溫亦說天地不自大亦然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說鬼神言禍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主一事言耳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辰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此主地言先儒以為與前山至高而屈於地之下主山言者不同愚謂裒多益寡就治世上說固非卽就君子自己說損己之多以益人之寡為謙亦非也君子胸次沖虛不計多寡平施之辭亦自人觀之耳故曰象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用以涉難亦可況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張子曰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又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又言貞者謂六二以陰處陽所以戒之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正解貞字謂非足恭干譽者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辰曰卦辭君子有終正指此爻周公特加一勞字成天下事非陽剛之才不可卦唯九三一陽成卦之主位既居下之上德又剛而得正故云蓋推原其勞而要之以吉也諸爻只是謙耳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指五陰言所謂尊而光民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不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已自能謙无不利益无怨无斁矣然處功臣之上更當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則益善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辰曰相將天子之下一人撝謙不是過當事漢宣帝時魏相謂踈廣不可及奏董賈所言行之丙吉深厚不伐唐田神功見李晟與參佐平拜乃悔而徧拜諸將今楊武陵坐受左平南之拜以致縱閫亾師則知將相居功臣之上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為至當已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而能謙雖有四海而不居從之者衆矣猶有不服則以
其鄰侵伐之書曰友邦冢君咸聽朕言是也如是何事不可爲者
故曰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聖人又慮後世有干戈妄動者故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行師然質柔而非天子之位但可征已
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才力不足故志未得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順而動故
曰豫雷出地奮萬物發舒而和樂順而動又是所以豫處濟大事
以人心爲本故利立君行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卦體五陰應九四之一剛剛應則志行矣卦德順以動乃豫之所
以然只是一剛而已

豫順以動故天地亦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順動只是循理天地不違宋景公有人君之言而熒惑退舍是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

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北陸景短不過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序
順陰陽之氣而動也聖人順動就正身言朱子曰若是舉動不順
了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故順動有本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王作樂象其聲雷出地奮也又取其義豫也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樂極九變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自鳴故凶卦辭以衆樂爲義爻辭除九四一爻與卦同外皆自樂故吉凶異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辰曰唐王叔文王伾當順宗時特李中言牛昭容宦女倜然自得汲汲如狂不及稔而敗柳宗元劉禹錫因之喪其名節是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易以溺人初應四三五比四皆有所溺而爲凶悔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於四无與特立於衆陰之中方其靜也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所存得正故靜吉也

清曰有守之人其心自靜靜則生明矣如蜀山人不起念十年能前知董五經程子欲來之信息亦只是靜

[illegible]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辰曰任道非剛不可豫六二柔也而何以介于石不終日夫剛中柔克柔中剛克今中而得正即坤之六二敬以直內故介于石義以方外故不終日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四爲由豫卦之主六三不中正而近四視著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也在人事趨附勢要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失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大有得矣然任大責重難以獨力理當至誠不疑必得俊乂吉人之助乃不至有覆餗之虞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邵子云使周公避召康之嫌豈曰不孝天下事去矣惟公至誠勿疑所以朋盍簪而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清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溺於豫者是痼疾也又乘九四之剛只天下事盡付九四之大臣太阿倒持矣九四剛而不遜猶龍虎之未易馴我以柔而居其上不亦危乎然以其得中无大失人心之事如衰周之君或下堂而見諸侯或威令下同六國弱亦甚矣猶綿延數十世又恒不死之象也李唐肅代之後大概皆然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處上之中位與號猶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辰曰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晉武平吳遂有羊車之蕩憲宗平蔡遂有土木之興凡豫皆昏冥也但以震體能動渝而能變則漢武困田千秋之言罷遣方士止搉賦立本農深陳已往之失可爲帝王改過之光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昏冥於豫其可久乎

亭云此是変設爲物所隨者貳自得正言若我不正物必不我隨也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卦變自困九來居初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兼之皆剛來隨柔之義二體此動彼說亦隨之義故曰隨剛來隨柔彼來隨我不主於剛也卦德此動彼說亦彼來隨我所主在震也故卦以物隨爲義已能爲物之隨物來隨已只是一頭彼此相從其道易矣故必利於正若我不貞則雖亨而亦有咎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變釋卦名卦體所以致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清曰大正道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必貞乃无咎而天下從之古人是慎於所隨雖流離困苦而終不失身於匪人有猝言猝痏而逃去者甚至引頸受刃終不枉道以徇人

隨時之義大矣哉

辰曰隨時王肅本作之字作之字則是言隨之者之貞若直作時字則主乎物隨者之貞也曰隨時者時乎時乎間不容髮如漢高

工候聖云嚮息ノ是以止作爲生和勿謂寶以精細如不息乃二

大度陳韓棄項而歸光武直柔彪援棄隗而隨其時爲人所隨者之義豈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清曰若勤作工夫人亦不可太過譬書教人到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而面色青黄日間作事無精彩乃知此節亦係大理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初爲隨主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惟所隨

得正則吉也又當出門以交不私所隨則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辰曰有官守則非常布无事念頭所向便要正也如雞鳴而起爲善是從正爲利便不正出門交如宓子賤所師者三人所友者七人是也坊説謂出門即上從正爲吉則本義又當出門又字爲何説耶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蓋物陰必從陽初陽小子也五陽丈夫也六二陰柔不能自守以

庇五苟且而比初則陽是係小子失丈夫也失者備之之詞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辰曰邪正不兩立花士良告其黨曰人君勿令親書籍近士夫人君讀此豈不寒心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近九四之陽舍初陽而從四故係丈夫失小子然三四不正不可以隨有求得而不知止故以居貞戒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辰曰李夌陽言壽寧侯納士奪民犁下乞處之死孝廟恕罪而還官太祖以駙馬歐陽倫夾帶私茶而致之法及戰國之君有聞賢臣之言而止歌者之田者皆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九四與五同德隨而有得者也然勢陵於五雖正亦凶必孚以至誠而處以無纖芥之嫌斯有明哲之功而无可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清曰蕭何守關中以子弟從軍鄭子儀功盖天下朝廷處之失宜

朝受命夕戒道與萬世人世之決也霍光驕乘宣帝芒刺在背亞
夫快快不獲滅終其義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孚於六二之正應孚于嘉之會也人君孚非其人
與信賢不專可謂嘉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王九五言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民之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蓋君之至誠可通於神明也
太王遷岐邠人從之實有此象周之王業始於岐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誠信之極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晉文之舅犯趙衰顛頡介
子推田横之五百人蓋隨之善辭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又下卑巽
而上苟止故為蠱蠱極則亂當復治元亨者治之幾也利涉大川
乘其機而治之甲日之始事之端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
前事過中而將壞宜先事而新之後事方始更當致其丁寧之意
正有事而治蠱萬全之策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變自賁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自旣濟來兼之剛上柔下上
下乖隔所謂蠱也巽而止致蠱之由下面方是治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
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一似漢唐之衰到
那極壞則將復興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蠱壞之極須是大善
以亨方能治蠱雖是天運亦人事能致然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治蠱莫大於振民而新民莫大於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以立者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猶易濟故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然已危矣未可以易心處之戰戰兢兢先甲後甲可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考存亡之通稱不承其事而承其意善繼父之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又戒以不可貞者以剛承柔母性多暗不可固執以爲正也固則傷恩害義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辰曰漢惠之庇如意不得其術魯莊之事文姜不能制其下若狄梁之起廬潁考叔之托遺羹不亢不隨大臣曲爲人主計得中道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巽體得正觀之有過而不過之意故无大咎悔以心言咎以理言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剛是諍君之臣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事敝而裕之无如蠱何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清曰用譽如宋仁宗仁柔有餘剛斷不足然能尊用賢臣如韓范歐富之徒皆列在要地是柔中居尊九二承之以德者故能爲有宋令主稱慶曆之治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辰曰臣以剛德承君必君以柔中下之故曰用譽譽如六官皆民譽蓋賢者也宋哲宗乃用蔡京之奸卒成熙寧之禍非承以德者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辰曰上九陽剛在事之外有取於不事王侯者何哉蠱者下卑巽而上苟止君子高蹈遠舉如梅福張翰之流是也若夫幹蠱已畢抱道不仕如嚴光四皓不受羈紲如是者真能砥世礪俗聞其風者凌厲澡雪不致滕孽於社稷矣然曰高尚其事必求志自適非若東晉之放達故其志可法則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人知承以德者可以起敝不知志可則者可以維風而不致世運之蠱者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曰臨君子之道何用凌逼於人爲盖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君子亦有不得不用其凌逼時又所以臨之者說而順剛中而應故曰大亨而利于正也八月謂自復一陽之月至於遯二陰之月豫爲陽消慮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者卦德爲君子操心不苛刻處人循道理作一人言剛中而應雖言二爲五所任剛中不已甚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解亨字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當陽長之時而計其消之不久儆君子知所戒而爲善後之圖

象曰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教思如兌澤之深容民如坤土之大二者皆臨下之事

初九咸臨貞吉

咸皆也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皆曰咸初九剛而得正故曰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未嘗臨陰之任當固守其正以從二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視初九則勢上進矣故不但吉且无不利也然不言貞者二之剛中又盛於初之剛正其貞已无待於言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辰曰或謂五柔二剛以此相臨豈能遂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未爲不是但臣无臨君之道卦以二陽偏臨四陰人君溺於陰類二陽臨陰似乎相近耳未順命者見以道事君者不苟於從上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固是臨下二陽然亦卦之所以爲兌者故爲以甘說臨人夫惟至誠可以動物卬惠而實不至亦何益哉

蓋六知是知賢臨是臨民蓋言得賢以治民其乃大君之宜也非以知臨九二御人甚術

然制行在我若知其无益憂而改之則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以陰居陽自家有愧故爲媚說之態苟能憂而改過亦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清日柔順而正處得其位下應初九陰陽正應故爲至臨臨得切至如琴瑟之相和此大臣以誠任賢而不自見才善於臨下者今之監司能用此道則守令之賢者得行其志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他爻位當只以己之位言此以柔臨剛而位當則有相濟之道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辰曰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謂之知臨非以知臨九二也君以知臨九二是君與臣角智騁才豈大君之宜哉喫緊在以柔居中柔則下賢中則无我如漢文帝止輦受言不自用而用人豈非大知者歟夫一人之耳目詎能周徧民務故自用則小用人則大日大君之宜信哉其吉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辰曰知中君或有之行中乃爲知臨故象稱出行字大舜之大知
用其中於民是也譬之漢元帝明知殺吾賢傅而不能正石顯之
罪亦不能行之類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自始至終有厚道焉故曰敦臨以厚德臨人
无不服矣故吉而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非與内之二陽應而志在二陽斯爲厚之至也勑二以君子

臨小人六三以小人臨君子六四係友之交六五君臣之義上六
又槩言之非復指小人臨君子矣

下有孚二字極有精神此時精一無念之雜天下於一敬之中雖其不過外人見他如此耳故云天下平只是一箇敬其臨而不薦如是更無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觀官喚反）觀字之義甚大中庸所謂
修身則道立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九五君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
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夫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借
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方請東榮洗手於洗百未一舉而云不薦
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是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如
未薦而孚信在中尊嚴可仰也

楊氏時曰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但人自
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
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在上以位言内順以宅心外巽以制事有是德故所爲无不
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爲天下法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是爲聖人不犯手做底蓋祭

則必薦不薦是喻聖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故彼曰神武而此
下文亦以神道言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設教而天下服矣
辰曰觀四時之不忒可以見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蓋至誠
如神誠於此動於彼不設之設不教之教存神過化非如後世天
書封禪之矯誣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劉三山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衞之淫風教以禮別

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謂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王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
六陰柔去五甚遠不能遠覽童觀之象此觀不以目言以目則童
子所見更遠此君子小人以位言下民日用而不知其常也君子
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見不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童觀
是茫然無所見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也
浙曰士君子在天地間亦須遠歷四方以廣其聞見如禮記所謂
東西南北之人者昔司馬子長南浮長淮泝大江望雲夢洞庭之
陂彭蠡之豬見九嶷之邈綿巫山之崖峩泛沅渡湘北過大梁觀
楚漢戰場西使巴蜀畧邛筰講道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
嶧有此闚見方能就一部史記邵堯夫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

嘗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楚適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在洛幾三
十年如此然後能收拾宇宙間許大道理而歸之皇極經世一書
辰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曰觀於海者難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所觀之大也又曰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焉然又有大焉者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之
過太虛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如是者知人物之變化窺天地之消
息通天下於一身觀未發時氣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乃蘇
轍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何爲至比見名公奇傑爲背荷等之

如觀泰山如見異人

高黃河之大且深則聽全高賢又大觀中一大事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爲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我者彼我對待之稱如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以見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四陰爻惟四得觀之道而二失之三之進退在我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於五九五陽剛中正邦家之光是其所生六四觀而賓之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辰门闕廷禮樂之盛未足爲光王者賓賢爲能爲光也或曰其志意蘇貸于王朝是自炫也何光之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項氏曰觀本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漸危如九二履正德无咎耳明二陽向消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時官牛李皆欲攻李德裕但以武宗剛明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德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兼觀民之義蓋在卦外不

當事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在位未可忘戒懼不徒爲衆觀所仰而然志如是耳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嚙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有間則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

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雷上電、卦變自益、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六五雖不當位而利用獄也、人事除間以刑、而曰獄者、鬧貫其情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物有間者、梗吾治者也、漢高唐宗之芟除暴亂、及孔子之誅少正卯、魏相之去副封、申徒嘉之欲誅鄧通、皆是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辰曰、雷性烈、電性熛、治獄者雖斷與明、非柔而得中、則失之暴矣、故以柔濟剛、而得中方可治獄、獄者生民之命、王者愼之、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罰、刑也、明罰、是明其五刑則刖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布諸詔令、以儆有衆也、先王以立法言、若折獄則曰君子矣、

王六二噬鼻生人之始深淺其鼻株株校其非言除驟務不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在卦下、如人之足趾、夫止惡於初、則惡由是而可止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立法使使之不行、校足械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滅、沒也、在治獄是深嚴之義、膚者豕腹柔脆之肉、以六二之中正治獄甚易、而治強梁之剛、不得不用深嚴之法、曰无咎者、非過刻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而深嚴、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腊肉、獸腊全體骨者、堅韌之物也、六三陰柔不斷、不中正、乃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猶噬腊而遇毒也、故小吝、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如弱於齒而有筋骨之傷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朱子曰古人聽訟使入鈞金束矢金欲其實矢欲其直也直而實者是償其費其不直不實者沒所入矣是教人不輕訟也金銅也束矢百矢也又其輕者立肺石以告耳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者所不足在不中正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中而居尊位用刑而人无不服得黃金亦明其得中道也噬乾肉難於噬膚者六五中而不正也訟出矢獄出金訟小獄大五君也書君罔兼於庶獄故也朱子謂纔是治人彼必爲敵難將位與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辰曰聖人於用獄一卦艱貞其辭者獄非易事也嘉靖間妖人李福達匿勳臣郭勛家事發勛謝罪矣給事程輅等不聽勛乃貴㔫以爭大禍依衆張聰桂萼遂反坐總憲李璟御史馬錄二十餘自而妖賊逃死良以不知艱厲之戒也然後知聖人之慮深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清曰過極之陽准初在卦始例則是積惡之義在卦之上准又在卦下之例是何校之位惡極自我作罪大自人加也陰過只是柔暗剛過則是怙終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聽也此與滅趾不行皆爻辭外意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文也文陰陽相間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文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夫忠信本也義理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本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

彖曰賁亨

亨字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先儒謂天文上有剛柔交錯四字清曰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以人事言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此柔來文剛所謂陽得陰助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必曰分剛上而文柔爲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也

剛柔交錯天文也天文如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天文无一息之或停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內離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其實君臣父子兄弟有文以相接而分序秩然此所以爲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說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胡潛齋日日月五星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天之文也此卦之陰陽交錯乎六位者君臣父子等燦然有禮以相接文之明也燦然有分以相守文之止也此即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聖人觀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五倫之則道以禮樂辨以釆章而化成於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辰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在象上說不在君子身上說見得錢穀出入水衡兵制之數稽考簿書月前可據若折獄則關生民之命豈可擾戾臆矜挽見乎不然安知這君子只是明不及遠者乎雖然如今折獄之官須想以存心居以察

理亦聖人惟欽惟恤之意見折獄為大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君子行義必於在下發足之時初九剛明自賁於下蓋義以為榮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安步當車猶有車之見義弗乘則內榮矣孟子所謂天爵也

六二賁其須

須之美生而美也六二柔麗乎中正九三爻正皆无應二陰柔必

附麗乎陽而動如須之生而美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袁梅巖曰陰瞭附陽而明柔弱得剛而立下廢得上而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然不可溺於所安永貞則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辰曰唐肅宗之於張良娣李輔國昭宗之於楊光復皆不能永貞為其所制而張承崔柳仲全為二令殺恐僕皆平日與之作綠而

透絕

章六採得本旨

過娶二令之女於人覩將者初仕可不以為永戒耶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也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不成賁而皤如人白馬亦白矣而其往來之心如飛翰之疾然九三剛正非為寇也乃求婚媾耳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疑於比三君能守正而不與亦无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辰曰六五為賁之主陰性柔吝艮土丘象又止象不去賁朝而而賁丘園束帛戔戔稅桑田而葛屨霜敦本尚實雖若吝嗇較之无實而致飾者終吉也本爻非求賢之意蓋從爻上言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善之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物極必反夫文勝而能反以就於質蓋補過也故无咎白賁非全是无色本有色而復於无色耳

紫云可見衆時聖人不可無此一段洗回老心

彖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辰曰國運趨於奢侈神僊土木征伐封禪上與事下得志也如文帝惜露臺斬山陵武帝致悔於輪臺衛文還淳於渡河是上得志也愚見季世君臣懸絶朝儀空設衛兵萊傭上下塗飾神氣盡而國隨之名實質文關乎世運者大矣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九月之卦一陰生於五月至九月五陰盛長只存一陽在上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陰盛陽衰於人事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外艮君子當順時而止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柔進逼陽變剛爲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君子尚消息盈虚以爲進退此句非卦德所以申順而止之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厚下所以安其位見剝下者自剝其安身之基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剝牀以足之象今雖未至蔑貞其勢必至蔑貞也朱子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只說君子之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辰曰剝无君是滅上也然滅下滅上之漸也如季氏伐顓臾公賦

入私室履霜堅氷至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所以分辨上下者剥辨進而上矣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未有與黨猶有顧忌之形故君子當避他患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方剥陽而已獨與陽應去其黨而從正剥時之无咎者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四陰之中而獨與上九相應不恐黨邪害正亦未免群邪之禍而得无咎亦天道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辰曰六四大臣近君剥之所以爲剥者陰禍切身身君身也言身則君臣一體皆剥无正可濊所以六五无君矣凶何如也竊謂爻无弗包古來小人多誘君以女戎曰剥牀曰陰禍如飛燕進而適嗣絶武擧立而李唐幾李世勣亦族矣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夫剥足剥辨幾何時日切近慘然於其禍幾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后妃衆陰之長九五君也六五后也四夫人三九嬪二世婦初御妻一陽在上則后妃率其類而承寵愛制於陽則无不利矣聖人不取剥義因是扶陽亦六五得柔之中而奉一陽在上故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三以陰應陽固无咎五以羣陰承陽終无尤聖人何嘗不爲陰謀但亦有可與之幾三正而五得中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清曰剥之時衆君子既已凋落尚有一君子存此萬夫之望所賴挽回天下之春於一綫者如一樹果皆零落而存一碩果偶得不食剥未盡而復生之象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則剥極於上而自失所蓄載者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辰曰觀象一陽在衆陰之上曰君子得輿无君子衆陰亦无所歸五陰在下曰小人剥廬見君子如大厦之帡幪而小人剥之則自

失所庇日終不可用其戒人君也至矣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爲純陰十月之卦自交過節氣潛陽已旋生起來了朱子謂以一月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就一畫陽在卦六分之一在地下十二月二畫較出上面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上上面不脟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大抵剥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復亨者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陽无可亨之理今陽往而復反復回吾道之生意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无疾者以動而順也朋來无咎者若自我做壞朋類亦不得其休庇惟我動必順焉則无咎陽德方長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

辰曰十月純陰未嘗无陽如龍蛇之蟄燒痕之根種子不死至冬至而律應葭灰也曰復曰反皆本有之物也故曰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若哭如其來如能免於疾與咎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七日七爻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長之時君子不詘命也必盡人事如動以順行是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子曰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天地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

宰處三陽之時萬物落新天地之心却不可見萬物未生冷冷清清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辰曰一陽之復人于子半夏四惕然可見一氣之生一念之善不可推動他況一歲之動陽善哉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三復斯言在孟子雞鳴而起間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而復於善不抵於悔故云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辰曰脩者省而去之之謂也心不正則身不脩有不善而速改之過言過動身其鮮乎故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資其善而不勞復之休美者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張子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此獨言仁克己復禮為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是箇立心制行不善的人又有輕躁之病是為頻復頻失頻失故危若能復則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辰曰六二生質之美曰仁休者不勞也六三學問之力曰義頻者躁動也躁動雖危以剛毅克之則无頻失之咎矣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亦以其柔而得正故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以理言仁以人言仁字較親切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中是立心行已之無偏順則應事接物之循理當復之時亦不待自拔於羣邪之中以從道而復也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中中德也厚其復而无悔者常自考其中與否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陽也復之一陽君也至於迷復是純陰而反君道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无妄只是實實處便是理也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他那裏便有災來

辰曰无妄便是正理如何又要利貞如俠客小信念頭豈不實但然諾死生以私意要結便是妄而不正不可謂之无妄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清曰剛中而應必兼應言何也如今人做官本身自好自是持正柰家中无好妻子便自家做不成好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柰上司親臨與我不同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誠者天之道匪正則是逆天之命故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先王法此善順天時以養萬物因所性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則獲上得民順親信友事无不立功无不成何往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能動物自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辰曰為善是无妄期福便妄矣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所謂正誼明道而不計功利者也利有攸往亦只作不妄說如龍逢比干皆不計利害而直行胸臆是无妄也以自巳立心之理言也若論世途遂有險阻矣至於事功則不然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不稼不穡胡取爾禾有三百廛兮不然尸位素飡付君國民瘼於罔計可謂无妄也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辰曰諫諍之臣固是无妄亦有居是職而恐蹈塞礙之誚者人君唯當問其理之是非乃動曰好名愚謂好名亦无妄也何也名理也名分也曰理曰分是无妄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六三地頭不正如或繫之牛行人牽牛巳去而居人反遭詰捕之擾也六三處不得正或居非其地處非其人有莫之致而致者若以德言不得為无咎而有災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之謂也魏移梁武帝納侯景之擬所言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蓋時不可為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清曰固有謂固守其陽剛之道也陶淵明志欲為孔明柰无一旅之衆故終於處士謝疊山亦欲為宋程嬰然亦无所藉手而卒於竟上下无應與故只宜固守耳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辰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又柔順中正以應乎巳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有喜矣如漢昭帝之於霍光君臣皆正乃上官傑日夜譖之周成王之於姬旦君臣皆正而三叔流言是无妄之疾不藥而自愈也宋神宗英主也只為王安石堅癖自用

士散民離此須用烏頭附子以攻去之始得而方諱疾忌醫致有嶽寧之禍人君其自診哉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辰曰九人讒田單齊王殺之燕人讒樂毅昭王殺之此不試无妄之藥者也滑王昵狐援而筋懸廟梁宋高宗殺陳少陽而英雄飲血不試有妄之藥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謂其處時之極也非无妄之極无妄之極則是至誠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辰曰宋神宗河西之征寇準天書之召有妄之行災所宜也若文中子獻太平十二策馬援五陵之師意豈有妄但時值其窮耳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故曰大畜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能日新其德卦變自需九自五上剛上也德不稱位則下不戴之非大正不能也卦體上九在上而六五居其下是尚賢也非去讒遠色不能亦非貞不能也卦德又能止健自反必直亦非貞不能也利貞兼此三義故曰利貞而不家食吉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爲利涉大川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畜有三義剛上是畜德尚賢是養賢止健是畜武也皆主艮之上九一剛之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辰曰或謂不家食吉及利涉大川與大畜无干非也苟國家不尚賢豕交獸畜則賢者將褁足而去舟楫濟川也歟哉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利涉大川專取乾行之象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譬則心之象也昭昭小明愈畜愈大與天同體矣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爲艮所止初九若恃其陽剛而遽進則爲所制而危厲利在於自止而俟命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辰曰阜徵皐甫崇蓄勳止之而不聽禁徵孔融左丞祖止之而不聽皆爲所害是不能止而犯災者不知人也

九二輿說輹

九二亦爲九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可謂知時者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知幾而自說其輹非剛中不能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物從其

類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須戒以艱貞日閑輿衛不特壯而恃審之則可進矣考工記殳戟矛軫皆衛名閑習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合志皆陽也若是箇陰便非合志而止畜乎三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辰曰大有所有者大如大臣任重諸侯來朝是享受之大大畜則所畜之大如牿童牛豶豕牙是制治之大也然以柔居尊而諸陽聽命則一也

六四童牛之牿畜才也六五豶豕之牙畜武也周禮飾牛牲施楅衡於牛角童牛則角未繭栗其天全也遂牿之早學記禁於未然也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年十五則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此賈誼所謂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知也故曰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子曰天下之惡已形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也止於微小則大善而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辰曰牛馴物而童則其三六全如學校之育才豕躁物而牙則其勢猛如爵祿之駕馭殉陽未進制之猶易之二剛巳進其雄之跋扈飛揚矣人君須得其機會要領而制之也故曰豶豕之牙也牡豕曰豭其害物在牙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而剛躁之性摧矣機會在柔中居尊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辰曰唐李絳於魏博納土勸憲宗即降白麻賜錢百萬河北倔強

一時奪氣又如裴度平蔡得其機宜以至楊於陵之分土爲重徵牒還剌史之兵皆所云豶豕之牙而百姓相慶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天衢謂大虛之間雲氣飛鳥之所往來何其通達之甚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非畜之大所以行之大也如牿牛豶豕艱貞與衛君臣儆戒經制周備夫然後剷平險阻而道大行矣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故爲養義卦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必自內含四陰如食物也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頤須是正則吉觀頤觀其養德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未說到養人處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觀其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韓則非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辰曰蕭何說高祖大王養其民以致賢人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相表裏養道至此乃盡頤之貞正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震山下則生物之根荄發動故爲養象養德莫先於愼言語養身莫要於節飲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離卦中虛爲龜頤卦體似離惟虛則靈故曰靈龜龜咽息自養不

求食於外初九陽剛在下宜无欲而自守乃上應六四之陰而朶頤是陽說乎陰而動念垂涎矣於是反爲四所鄙曰舍爾觀我凶之道也夫初本我也而四曰爾動於欲則反客爲主矣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辰曰凡看得外物輕者其内必有至貴至重者以鎮壓之初九在下而剛陽天爵自貴也乃歆羨乎上亦失其本貴者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初上二陽與陰所資以爲養者也二在初之上求養於初則爲顛

而拂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又非所應則往而得凶丘上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惟是之人必徇私而害義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居上有養人之責雖陰柔不能養物但柔而得正所應又正應幾能求在下之賢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顛而吉也虎視常垂首下視初九爲下而專其欲逐逐爲求而繼蓋不專則賢者不告以善不繼則未少有而止而施於下者能无窮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辰曰食爲民天宋乾道間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加息以償歉則蠲息之半凡十有四年儲米三千一百石因爲社倉其法甚詳且善孝宗下其法於諸路荷行

之得其人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拂於常經矣然用賢養民人君之正道唯守此用賢之道則得盡其才故吉若不度德量力而欲自用以濟天下則既無明決之才又失機宜之用不可以濟大事矣

居貞者謂用賢則吉不可涉者謂自用則殆在六五本身陰柔上説勿分常變若能用賢變亦可涉成王漢昭是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堅固以順從乎在上之賢斯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則吉上九由頤就他事任上說至利涉大川却是適變以其陽剛而在上位能濟天下之險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之一卦下三爻求養己多凶上三爻求養人多吉也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主時事言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有棟橈之象影時事之大過耳然二五皆陽而得中過而不過卦德內巽外說又有可爲之理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辰曰大過如主少國疑時事杌楻非伊霍不能濟又如大廈將傾唐祚垂絕非李郭則兩京不復利有所往即其人也故曰亨此在人主用大過人之才如二五皆陽而得中又內巽而外說者是也大過豈遂不可爲哉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謂陽過在事爲事之大者過

棟橈本末弱也

史氏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脚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回腰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爲末大過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大過之才不能濟才即上所云剛過二句便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獨立不懼周公以之遯世无悶顏子以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使六爻不出乎棟撓之一說則付於天下事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別發其義當大過之時上剛易缺折柔以藉之可矣必藉

以白茅物之潔者益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懼而无咎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辰曰上有剛君人臣一味戇直或不濟事如青苗之毒天下命康節門人上寬一分民受其賜鈎黨之興史平原獨無宋哲宗欲斷司馬光之棺許將陳祖宗之仁厚不戮辱大臣皆由用其機權方可回天濟人故曰柔在下蓋才大而心小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象近澤之楊雖過於老若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爻象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足相成也

九三棟撓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太剛則折故象撓而占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適得其平故其象爲棟隆而吉然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唯不足信任又益以柔則反過於柔矣故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初六本九四正應乃曰它曰下則以爲僕人而遠之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老婦上六也九五雖陽過比上六過極之陰則爲少矣无咎者陰狀陽非陽之咎然亦非美矣九二之枯楊指二九五之枯楊指上

蔡云新説作易理入照破千古下有此獄花一拈

初則稊而五爲華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辰曰武曌之與呂雉極合此象戟股飛書何可久也䄂鐵蓮華亦可醜也易豈獨韻叶風雅而實義凜春秋如是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恐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忘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有孚之象而兼以心亨言者人唯中无定主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撓之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透徹則理有能爲之機由是斷然行之无疑矣不然此心微有險阻卽不可行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坎居六子之先加一習字習重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坎外陰內陽流水也兌則坎之下又有一畫塞其下故爲止水坎爲流水便不盈故能出險此兩句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人之有孚而不欺其信處耳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坎有孚維心亨心亨本於剛中維自信乃有出險之功

王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専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専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辰曰德行教事都從重險來習氣之難除也反身自省多在微色發聲習俗之難馴也知民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教民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處重險之下故其象如此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明人本有出險之道而初六陰暗柔弱自失出險之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然剛而能振中而无忤雖處險中知時識勢不失機宜亦未為甚病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陽本无求今曰求小得在險中能自求而不至陷沒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良善之行而在重險間來往皆險其陷益深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辰曰黄山谷云不加功而言命猶不掘井而俟泉也六三之坎坎孰有以來之哉惟其陰柔而不中正故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君臣當坎險之時不无艱阻人之常情勢安則縱勢危則憂憂則相求五剛四柔剛柔有相濟之理六四大臣不拘拘於上下之禮只用樽酒簋而貳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不必由戸只自牖以進可矣牖室之所以受明者君心雖暗有明者焉其性之偏長者是也人臣由其偏明者委曲以導之則吾之言易入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辰曰秦藩請以陝邊自益楊廷和等不肯草詔梁儲進藁曰此土廣饒毋畜士馬廣奸謀誘為不軌上覽而駭愕止之又若觸龍之悟趙太后張良南宮之悟高祖皆由所明入以柔際剛也

未濟之中者
蓋未領
坎云中德未
有大小以大
中作得志行
道對天下言
權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

淸曰大凡坎險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以此爻仍象水者誤也陽剛中正而居尊位與時亦將出是二義陽剛中正是能動而有孚心亨也不盈猶未平也然時將平矣卦爻都是影出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辰曰陳明卿謂中未大其小心翼翼時乎愚謂中未大就未發之中言文王尚未出險未到雒新勘亂平天下險阻時也不然險中心小出險便心大乎

上六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又乘五剛有繫寘之患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不能改者殺之若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辰曰陰則性險柔則欲深爫之入坎昧擇術之明上之險極无改過之勇聖人之戒人深矣非實象也

如此猶省
世典土何止
上云哉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離附著之意在此卦不及明義象乃言明也萬物皆有所麗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貴乎得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畜牝牛則吉也牝牛柔順之物畜養習之也

利貞亨所該甚廣如臣之委贄士之托交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至一物一事之間俱要得所麗之正學官專以臣言非本旨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龜山云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盖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麗乎中正是以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稱大人以其明也繼明指二體日新又新而繼世亦是君象之重明則指二五君臣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則既不安於下而其才又足以進故其志欲進而履錯然唯能敬之則无咎非令其无進但欲其慎動而安詳耳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辰曰一失足成千古恨禮云不失足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色於人如火之燥以水制之言行一不愼將自焚身故曰履錯之敬也歟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曰黃離以中該正也存心之善曰中處事之善曰正黃離元吉泛就人事言如立正位行大道人君用賢臣納諫諍正心誠意皆是坊說專以臣言大謬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辰曰天地之本起於中河圖之數五之與十一中也坎離象之而卦坎五陷於險故曰中未大唯離之六二中而得正故曰得中道坎離陰陽互根六呂六律易圖顯之圓圖起於垢復在天地爲子午方圖起於巽震在天地爲風雷黃者雍州之土色離乎天中大易之心其見於此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辰曰韓持國一日與伊川言歎曰今日又暮矣先生曰何歎爲曰老行去矣曰不能不去去可矣愚謂程子豈如釋教頑空詭恥忘生徇欲於早歲則生身靡孩故能勘破死生如日暮耳

前明將盡爲日昃何以不以象後明蓋前之有後日而又日也若上九則无繼明矣前明太虛之火萬古常存後明火見於外如燧火其氣薄故九四日焚如上九爲甲兵兵亦猶火非除暴未可妄爇其氣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子曰明者知其然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此安常若時之理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朱子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於上爻離爲火故云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辰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懲亂賊觀九四之焚如所謂不戢自焚者而州吁之自藏莊公之失教於叔段皆可見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而不正是立心固端正但處事或不當上下二陽如左右都是權臣唯能憂懼乃得保其位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有嘉折首剛及遠而威振也獲匪其醜明及遠而刑斷也及遠二字九居上是剛遠離之極是明遠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詩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明王者出征非好用兵也聖人於用兵皆有救其末流之意如此

易辰二卷終

易辰三卷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交相感應此與乾坤交而二氣通同意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也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而二少相與又婚姻之時也故其卦爲咸其占爲亨而利貞取女則吉也

咸亨利貞者感有必通之理君臣朋友未有无感而通者故曰亨然不以正則爲邪媚故利於正固也咸亨利正不止取女取女特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凡易言吉亨皆主於正者也亨是目前通達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无破敗

彖曰咸感也

咸感也皆也咸者无心之感唯无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故曰交感卦名咸而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

也

天下原无无對之物有感斯有應感而應斯通矣二氣感應即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故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萬物化生是天地之感而通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生形化者感人心者誠於此動於彼和平二字要說得摸那聖人感人心處大凡即其所感處觀之天地萬物之情舉无所遁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山虛而澤通君子之心虛故无感不通如人以言感吾納之而酌其是非人以事感吾承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入為主斯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而不受矣

初六咸其拇

清曰咸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感於最下咸拇之象感之尚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此說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

言而定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凡得遂其進者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識者非之

卦雖主於感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即虛受人之理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此一關節最大如初與二及三與上皆失之動五又膠於靜而不能動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踈逖之士感非其分且非其時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二當其處又以陰柔故有此象然有中正之德如人氣躁急而心則中正知義理者故戒以動凶而靜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辰曰五脢不能感二二不待五之感而躁動則不順矣實指之下筆言語妙天下无故而謀與楊與薦石顯自蹈刑戮悲夫聖人曰

凶曰害戒人之拔足者備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執者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股亦隨之而動吝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位居人上如股之不能自主反徇夫褻御臣僕之私情是志在隨人也如是而往則爲其所亂而日究於汚下矣

九四貞吉悔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辰曰四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不言心者咸乃无心之感也然心不可見而心之官則思思却要正詩曰思無邪是也九四不正故戒以貞則吉貞者正而固也唯正而固自虛而无我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若憧憧往來累於私感唯其朋類從之而狹矣

此爻關涉甚大分明是心學心法堯典所云執中大學所云正其心是也朋從爾思如拇如腓如股如脢如輔頰舌之類也

聖人心學最於思憧憧則意亂之非思之過而心學之壞也

象曰貞吉悔亾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則私已而害人皆感害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蓋人之一身衆體皆聽心而動獨脢不然乃曰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不能感物志如此抑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上六當其處感人以言而无實凶可知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辰曰咸以人身取象而心其主也渤曰志在外可以見思不出其位矣三曰志在隨人可以見心在自得矣五曰志末可以見心爲本矣而上曰滕口說以見感人以言乃无志者也合而觀之咸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爲正而貞吉一辭之爲要矣

蒙引持義說到心上見感感无心全是淨心之學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剛柔各得其位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凡人之動不順則勢亦不濟又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此論常理當說出沿事物上去葢上例皆以人物之常理言也

辰曰恒者貞也必利於守正如楊墨之學執斯之刑名所守非不久若不正則未也程子於利有攸往句謂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朱子曰父子雖親命士以上須異宮君尊臣卑不相交亦不得雖有變通却於正理不悖夫變通之說正是恒之貞而亨處若固癖便非貞正之恒矣貞字已在恒字內利有攸往卽恒之亨而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朱子曰古字作恒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不正則久非其道故恒包貞字此彖全以明利貞之義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清曰久於其道終也統言恒也利有攸往始也於恒中抽出言之也本義動靜相生以其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其動之端而言則曰始其守不堅其用不利故曰終則有始蓋動靜不可正訓終始而一動一靜實相終始也在此則靜爲終動爲始利貞只就自家身上守得這道理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而以靜爲主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雖極言恒久之道却含有正意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辰曰雷震則風奮總是陰陽搏激之氣所發故曰恒君子立不易方而本於雷風之恒者在人事則爲舜之納於大麓大風雷雨弗迷言其理有常定變而能恒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之也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上視乎四

勢分遼濶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唯明者其幾今初柔暗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不唯不塞其望怨由是起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何如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疏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便非常理本有悔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分明是所爲有失後來補救得好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淸曰亞夫將兵致得軍中夜驚亦未是節制之兵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亦久中悔亡之意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淸曰九三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心慕爵祿是有德而不能恒蓋初志可觀晩節頓改如漢之華歆其後事曹操其爲鷹犬至破壁殺伏后又如唐臣張文蔚蘇循楊涉薛貽矩輩皆有名行及朱温纂唐勸進奉璽无不奔走於賊庭是雖竭東海之波莫雪其汚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不恒其德无往而不得辱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又非其位於人事凡所處非其地非其時所爲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也故其象爲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辰曰蕭望之當石顯用事之時而欲罷中書宦官之權又久而不去劉更生令外親上變事欲執退恭顯皆非其時安得禽乎三曰不恒其德四曰久非其位皆以明恒貞之理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如使以吾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恒則何嫌哉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從一而終夫子而從婦是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矣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有震恒之象動衆擾民凶莫大焉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辰曰在上之恒宜於安靜宋蔡京韓侂冑喜變開邊以速動爲常紹述紛紜王津首禍蓋恒非全无事好動則非恒理也如上下有制御御有章琴瑟不調則取而更張之此恒亨之理也又五代士卒以貫關爲常宋太祖於戰士之覬望者以劍斫其皮笠驗而斬之士氣頓新豈振恒之速動比哉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也遯而亨者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六二是小人中之好者君子若猶可爲但二陰浸長終不能過故君子能遯則身遯而道自亨苟不自遯則身中小人之禍而道亦與之俱否矣然小人亦須守正從古小人害君子終未有能獨免者小人而信聖人之辭則亦爲君子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朱子曰剛當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時當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朱子曰以下二陰釋小利貞是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

遯之時義大矣哉

驗方浸長處之爲難不是決去之難蓋剝牀之勢惟有見機而遯而已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此遯字與卦名小異此遯字是相遠之義君子於小人不必惡厲以遠之惟嚴以自守小人自不麾而去盖邪正不容並立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在後如尾遯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既不早尚可往進乎唯敬慎不敗也

業云與本義[illegible]以[illegible]同回避氏心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不言遯蓋在大臣之位任國家之事者不當遯也用中順之道以自守將以維繫乎人心故曰莫之勝說

王云固志作大臣不遯將衰世正與此[illegible]任人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辰曰當遯之時如溫嶠李石輩能固志以維繫人心畜其從五之誠也夫泰有勿鄎之孚否有疇離之祉而遯遂空國朝廷養士何爲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將爲陰柔所溺而元氣危矣然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辰曰朱趙汝愚斬一官於韓侂胄以致身死國危不知畜臣妾之道也如朱勝非陷於苗劉之逆而能誘之不敢肆其毒是不可以大義告之亦隨病發藥耳

業云此言不可大事亦言遯之[illegible]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六與小人有交好者而乾體剛健不撓於私能絕之以遯

是自克之君子能之小人不能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辰曰爻曰好遯在世運上說見君子之識機象曰君子好遯在人心上說見君子之樂義而非君子皆不能矣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是君子下應六二六二亦柔順而中正却是小人中之好者初无害我之意況九五剛陽中正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卽便决去了全身全節所謂嘉遯也

要知去將好又與去得早不同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其他遯者或迹涉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无疵在人又不我嫌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如俗云去得妙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謂夭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中傷之禍无自而及无不利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是不能遯的病根有所疑故病无所疑故肥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恃壯妄爲豈其利哉四陽爲大壯者是方亨之勢也若五陽之夬其勢近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得謂之壯矣人三十日壯亦是血氣方盛時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有兩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大者壯以時言剛以動以君子言合之乃云大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云者言大者却要正也不是所以大者以其正也上大字是說陽下正大字方是說理天地之氣一舒而萬物皆生一翕而萬物皆成天地无黍私於其間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人可不利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一震之頃萬和都消君子淵默有雷聲克去已私何等果决故取象如此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以剛陽之資而處下位則不安於下且當陽壯之時其力足以進銳於進者故爲壯於趾其凶有孚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在上亦不可况在下乎曰其孚窮謂其未識機也

九二貞吉

九六處壯者貴變而故六爻皆以不極其剛爲貴初三所以凶厲而二之貞吉以得中也

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是其所爲未免恃壯矣然所處得中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爲過當之舉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不致有恃壯之咎故曰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辰曰以陽居陰如人有才力可爲而不顧所安若王允以蔡邕下獄又不赦李傕郭汜石介作慶曆詩以譏夏竦皆非中道安得吉耶中道是正理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乘貫屬如此訓明析從

辰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爲用壯客氣是尚在君子則爲用罔旁若无人雖正亦危者蓋除奸止暴須有機會智謀不全憑勢力若用壯用罔則如羝羊觸藩而覊敗與困躓矣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壯以力言罔以理言而羸在其中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然爲以陽居陰則不極其剛有轉而貞吉之理且悔可亡矣况前遇二陰其象有藩决可進之象故曰壯于大輿之輹也二陰无阻所謂機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上句是无阻於前下句是可進而前兩象一義也此二句總重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以進是爲忽然失其壯矣如是雖非尚往之吉亦无用壯之困也故无悔

樂云玩此武
恒適乃吉

蹶云壯之六
爻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居中何謂位不當蓋失其壯而莫能進也由其位之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才本柔才之弱也艱是人事貞柔是天資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雖竟可進若全无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只无悔耳安得吉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辰曰馬伏波之征蠻不度時量力自蒲以進上霧下潦飛鳶站站

進退不能不詳也趙充國之征羌行也田十二議亦有沮之者惟其擘畫之周而能成功艱則吉而无咎矣

王云欲不失
則德不明引
喻頗覈達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卦象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卦德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順以臣言如竭股肱之力篤忠貞之節是也卦變自觀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是遇虛中納賢之君柔指六五康侯安王之國有功於社稷蒼生故君寵錫之接見之親幸如此也

象曰晉進也

雜卦傳晉晝也彖日進此進兼明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易以明爲日明時景也順麗句釋康侯用錫馬蕃庶意柔進釋晝日三接意柔指明君下賢或謂指臣非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辰曰明德人所性有惟君子能以自明而不爲物所蔽王荆公云野馬熠熠濡樓日光入隙方見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

了了見此其語微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以陰居下有欲進之心應不中正有見摧之象當此時唯守正則吉苟上未見信亦當處以寬裕不然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故裕則无咎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彼雖摧之我不改其正也未受命未當事任進退有餘裕也若受命而裕則爲曠廢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本有其德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惡對頭在上阻抑我六二只无同心汲引之者特可愁耳如是而能守正則中正之道久而必彰將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曰其王母以五其正應也

清曰王父王母自秦漢及唐宋皆然至元朝禁士庶間稱者然於此亦假象凡柔德之君與冲人亦是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王云受福緣本中正猶始進之所彰者位之勸也

辰曰巧宦佞臣初或倖進決无令終若中正之純臣誠中正而有以受之也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位不中正宜有悔者然三能率下二陰以上進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信之者以其志在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德之爵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高位非其宜也竊也貪而畏人雖正亦危矣竊位安得爲正蓋始進未必不正特大明在上而彼德不相副未免負乘之咎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辰曰貪而畏人位不當而曰貞厲者非始進以正之說若從鼠進必不正矣其云貞厲如所云正乎凶也較直捷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辰曰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者本義謂大明在上大明在上而不

正使是操切太察故有悔然亦惟其大明故終得悔亡何也明王必任人勿貳用賢勿疑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然後可也朱蘇軾告神宗曰陛下用人太驟求治太急非治體又如漢武帝以法制馭下汲黯所云賢才未盡其用而輒殺之陛下誰與爲治乎又如漢宣之明趙蓋韓楊不得其死病根在以陰居陽上本體失正故也失得勿恤明君之藥石也夫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辰曰中盤於邁百世之長利而移之淮則塞徼空矣養梟於鄭饑游之秦濟而制其符則挺而走險矣官久任則下習而費省民稅寬則不竭而本富計臣進得失之計焉勞夥窮慶何有焉失得勿恤持大綱而不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以剛進之極而伐小邑雖危吉而无咎若窮極其力亦可羞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日昃非日中之時故曰道未光也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又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他卦只云利貞在明夷則利艱貞蓋是時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艱難守正只是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辰曰凡言象者非真也其似耳明月景也明入地中是浴於咸池如有見傷之象或謂日爲士星所掩則鑿已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文王爲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已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合於明夷全卦之義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箕子名胥餘

辰曰明夷者伏羲所以名卦只是明入地中大地晦冥天下无邦之義及文王乃有利艱貞之辭周公乃以箕子繫六五其他爻分明以六二比厥考九三比武王六四比微子上六比紂初九比太

[illegible]

公伯夷特難於顯言耳至孔子逐於彖傳補出文王以卦名當之而以卦辭歸箕子也當紂之時西伯昌囚於羑里今開中其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求有莘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赤貍玄豹奇怪之物獻之而得釋又合六二夷于左股拯馬壯吉之義蓋恐謂明夷一卦當商周興亡一大部書日翼曰股曰大首曰腹曰心意以見君臣爲一體足夾者傷心剝膚者順首千古聖賢千古綱維權變萃于此作易聖人腐心疾首所以告有人國者至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人君炫聰明則下情不達人臣炫聰明則見忌上下皆取亡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者上六爲暗主而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倉卒以行至於三日不得食焉主人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如醴酒不設穆生去而申公白公訝之之類是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illegible]

決幾于義者不待其事勢之廹身而後去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明體居暗主之下視初稍近視三四五猶爲遠如傷于左股者手足之用右爲便左非便用故本義云傷而未切又救之速者傷未切而拯便是速也只是箇去得早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清日象傳甚不好說吳草廬以柔順中正言則不切大抵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若失其機會便是不得法了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與上爲正應在明夷則以至明伐至暗之象九三剛陽出而專南狩之權以應上六柔暗之敵爲民除害一舉而獲其首惡之大者然九三以剛居剛戒以疾貞者猶冀其改過則伐可已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辰日志大得有三以明極當暗極一也遠者鍛羽近者傷股二也驕觀或剖或囚衆畔親離三也湯武而下惟漢高光武之於秦莽新莽允協大得除害之志其他未可藉口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上爲暗主傷人之明者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爲其所傷者初與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辰曰宗臣有匡救之義乃飄然遠去迹似恝於君親然彼昏不返宗祀宜存不避去國之嫌但哀其不得已之心意而已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諫死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在他處此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裡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若逼於禍遂失其所守則是亾其明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非生成暗者彼不能自明其德并爲欲昏而晦始爲天子終爲匹夫且欲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始也傷人之明終以自傷惟命不于常可不畏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二順則所以爲文王上六失則所以爲紂

[illegible]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一家之人也卦之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故爲家人立家之道須内外各正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家而不正則非家家人者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及卦辭只言利女貞蓋非專欲女貞也欲齊其家者必先正乎内也一家之人莫難於一婦一婦正則一家正一家正則天下定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卦言利女貞彖因及乎男者以見刑于寡妻之在男也天地大義猶云陰陽大者正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推二五有父母尊嚴之道趙汝楳曰父義母慈母何以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内外齊肅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卦辭只利女貞而聖人補出一家之人見能正家在女貞能刑于妻寡所以御于家邦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已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先能正其身心以謹内外之閑於夫婦之始男不入女不出媟褻之悔亡矣能正始是正家之本云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於其始則人心未變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如人資質本剛而治家又剛而不當是過

於剛者也過於剛未免少傷於恩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也若一於寬則致婦子嬉嬉而家豈必爲之珎矣嗃嗃言家人主嘻嘻獨言婦子尤見其非所宜聖人之意微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辰曰家人六爻九三獨以卦名者以其當一卦之中以剛陽而嚴內外之閑主乎一家者也下卦之終曰厲吉上卦之終曰威如其於利女貞不啻告誡者矣節謂節制男子制義也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六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主乎內而能富其家者也勀閑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主乎內而享其富家之序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辰曰女子以順爲正二四皆正故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四其一家之母乎二巾正四正而在上位有姑婦之象故曰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我既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王者若以此而至于其家則情義兩全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辰曰假與云至如假于太廟之假其義則兼格于神明蓋言誠也惟誠能格物程子所云夫能刑于婦乃能內助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又周公以其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而又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既无家人嗃嗃之悔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而无凶者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辰曰利女貞便有脩身在威如之吉孔子恐人只作威厲於人看故以反身釋之反身者正倫理爲本而衣冠威儀无敢媟褻故本義利女貞者先正乎內蓋身先之也言有物而行有恒是已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卦德內說而外明如人內和說而外又達於事理卦變自離柔進居三云云卦體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皆可小事之意也夫睽本不可有事今有此善若補偏救弊之類猶可爲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睽全自卦象取在物則火澤睽在人則二女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而明有其具也柔進有其位也得中而應剛有其輔也當睽時猶可小有所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非始睽而終合乃靜別而動交何也一本故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謹案睽其分於人爲可爲辟地之法上二睽是本睽下一睽是當睽背一睽是睽之不善者使二睽是睽之正者而同歸其所以濟睽乖之睽則合背末二睽四之也

辰曰睽義有三睽小事吉此睽是睽乖之睽君臣不交朋友不合北山谷風之詩是也天地睽而其事同此睽是睽異之睽陰陽之分唯異乃同也大象君子以同而異是睽別之睽人臣散黨同之患植中立之道也卦辭其精彖象其粗耳若夫用易者三睽互濟大人宰相之學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清曰初九當睽時但有合便好无合便不好上无正應睽也故悔同德相應則有合矣故悔亡上无正應如有是子而无是父有是臣而无是君有是弟而无是兄之類同德相應謂雖非父子君臣兄弟之誼當睽時同心相與如劉備之與孫氏本无正應然於曹操南下孫劉皆危乃同心戮力以制之是亦喪馬勿逐自復悔亡之象也見惡人无咎承上文同德者故與之黨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此睽之時然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見惡人无咎如郭令公見魚朝恩陳寔吊張讓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裴云出門同人不期遇而遇此睽之時用絶妙機大丈夫一道宜[illegible]伏謀過者

[illegible]

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也而當睽時則剛柔相戾然本正應也爲人臣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辰曰納約自牖從偏明處入遇主于巷從身遇處說蓋至誠以感動之如李泌涕泣恐左姫不死之意若范雎設入永巷非其道已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本爲正應但三以孤陰而處二陽之間欲進而應乎上則上九見九二曳其輿九四掣其牛猜恨方深欲刑之云云然邪不勝正終與上合而无初有終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清曰睽孤且設說出初九爻來只言本身是陽不得箇陰以爲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字方說出初九來蓋言有序如此本義亦云睽孤則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上文只說无應下文方說出初九語意稍矣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爲國彼此推心戮力捍賊而相合也

裴云說交孚[illegible]人何[illegible]心[illegible]

辰曰睽之二與五三與上皆應雖睽而不孤九四无應故曰睽孤遇元夫者初九以剛居初尤得其初心者與之同德相應故曰交孚又曰厲无咎者蓋睽則有物以間之可不危厲其心乎如關羽淹七軍操議徙都避之乃殺羽孫吳致爲陸遜小兒所紿豈非不能危厲以至於敗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illegible]將相爲[illegible]一心[illegible]有志不遂

辰曰智勇不交孚豈特有咎志亦不能行也如關張初不協於孔明先主釋之藺相如交好於廉頗陳平交好於周勃然後得行其志象曰志行者勉將相與僚屬也

子示以志行正是勉人交孚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或所爲乖方有悔也然得悔亡者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之應方睽時在中下賢吾見其與二合直若噬膚之易也

裴云睽而得合[illegible]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辰曰往有慶在睽而得合說二視五曰主尊之也五視二曰宗親之也然伊霍異姓之卿而太甲漢昭以爲宗臣劉更生之於元成宗臣也而下獄故有慶者有腹心魚水之義非宗亦宗者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匪孤而自疑其孤已以剛明處明極睽極之地見六三在二陽之間若豕負而見載蓋自猜狠而乖離也張弧說弧匪寇婚媾往遇雨疑盡釋也先睽後合其象占如此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辰曰以周宣之明而疑杜伯以尹吉甫之明而疑其子以光武之明而疑馬援疑未亡也紓而究之則疑可釋矣

於□難在東北則西東者其先難之地只以[illegible]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險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於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險而守正則吉也

辰曰或謂東南蜀也蜀道之險只在蜀門其中沃野千里非險也東北遼也唐太宗伐遼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士卒以此證蹇非也東北艮方此指醫无閭於海也西南不指蜀據文王時蜀道未開蓋指豫陝也若以占言或指居易或指其所向又不拘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艮一陽透於二陰之上陰不能揜故曰見險而能止也故艮每以光明言之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變自小過陽往居五而得中得所安也艮位東北入于艮則窮

王云水阻山上不得下流乃蹇之象

於險矣利見大人六二往應九五則有濟險之功貞吉者二五皆位可以正邦國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往蹇來譽以蹇之時論也若語才弱則九三非陽乎蓋時之蹇難匪才弱與位卑之故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illegible]

辰曰聖人以濟世爲心非忘世也太公伯夷居東海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故曰宜待也聖人恐來譽爲處士之盜虛聲而以宜待釋之即反身修德之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節忠貞盡節之臣正應在上而陷險中君臣之義死生以之是爲王臣之蹇而又蹇全非爲其身也宋陸秀夫張世傑立一君又立一君死而後已此之謂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illegible]

辰曰終无尤有二義或其功之未成才之未濟其心已極終无尤也又有蹇蹇愕愕而争之君乃加以殺戮而不聽豈知其无尤哉監門曲江是已懸見禍朝皆爲身誅一二蹇蹇又以爲禍此國事之所以不可爲也

九三往蹇來反

[illegible]

辰曰九三不在王臣之列而艮止是其本位往則蹇反而下就二陰得所安矣反如返故鄉歸故櫃詩曰卻別青山德衙淡又曰歸去嗜淡夢醒山又曰今始返自然皆謂山中也二陰性靜一陽能止故本義云得其所安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知止則人心服也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唯來連九三合力以濟可也隱謂此將相之能事也鮑叔薦管仲徐庶薦孔明令名无窮焉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辰曰陽實陰虛三以陽居陽實也六四來連則亦實矣故曰當位

葉不得已
而後可投艱
於此時耳稚

貨也

九五大蹇朋來

朱子曰九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中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時須得羣策羣力乃可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辰曰當大蹇之時而朋來者如漢高輟洗而見酈生張子房借箸而銷印光武祖幘而見馬援先主三訪隆中得孔明如魚之得水以中節也若項羽刻印刓敝謀臣之所以解體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辰曰本義謂已在卦極往无所之來就九五與之俱濟則有碩大之功竊謂上六才柔卽就五未爲來碩六四連三爲實則上六應九三爲碩也鄭侯舉淮陰是其象矣大人則君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明其爲九三也大人乃謂五曰從貴矣

加此看卦變
則通解皆活
可謂神於易
者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在險能動則出乎險解之象也難之旣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朱子曰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平安无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竊闘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方見次第

利西南者卦變自升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中者平易之道其來復吉以中有所往而夙吉亦以中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故能免乎險所以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淸曰利西南往得衆也當解時以平易之道近民也二居所而又得中亦以卦變言若非以卦變言三往居四入于坤體則亦不見得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矣來復者解時以安靜之道爲中如省刑薄歛簡吏輕徭此得中也本義平易安靜平易不駭民安靜謂政

簡非都无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窮冬之時天地閉塞至是而解則雷雨作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拆得二陽而發育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所以解萬物之難

初六无咎

雖既解矣以柔在下安靜而不擾民上有正應陽剛无私而有為

使以為安何咎之有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亦所以示意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安靜解難以无事為主苟其應亦柔則廢事矣惟剛柔相際義乃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辰曰難之作也其三狐乎初之掛柔而善附者也三之負且乘貪而躐進者也上之隼驚而害物者也九二剛陽中正得中直之道故能田獲三狐而去之又戒以守正則吉者見三狐之險而善伺君子宜慎之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黃矢對三狐言得中道以正己言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罷以六之陰柔不正而居下卦之上負且乘致寇至雖以正得之亦可羞吝夫致寇則凶矣而曰吝者為士君子言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辰曰戎則大於寇矣祿山之戎林甫所致朱泚之戎盧杞所致卦體曰解此原致難之由曰自我為人臣者得不悚然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初在下如拇陰也四與相應皆不得其正然陰陽不類四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居陰故曰位未當惟其未當所以視初如拇宜解去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解君[illegible]如解小人解至高墉之隼
則削株[illegible]根之戒也[illegible]透

辰曰卦凡四陰陰小人也六五君位乃與三陰同類與之共事其害可勝言哉聖人開遷善之門曰君子維有解言人君自心解去小人如去贅疣以小人之退爲驗故曰吉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辰曰小人伺人主甚密必君子能解其繾綣之私則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辰曰二以三爲狐才柔也上以三爲隼志剛也凡國家除惡莫如盡解六五君子維有解小人退已而上六又射隼於高墉之上何也五王之除唐亂留一武三思而難作曰獲之无不利者謂去惡未盡未爲利也曰公者上爻乃勳伐世臣之位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辰曰人君所惡者直臣不知直臣是愛君者人君所好者佞臣不知佞臣是悖君者公用解悖如朱雲折檻張禹禍叩陛稱賀何其壯哉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辰曰損減省也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土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唯損所當損出於至誠而不得已則有此四者之應而可行矣有孚還作自信爲長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非得已當損時即祭享不妨至薄古享禮陳饋八簋四爲中二爲簡以此知損益皆不以正供言而正供可推矣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行亦奉上之義而曰損者須有節愛之誠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辰曰損下益上凡正賦皆然如此曰時者三則在饑饉兵凶可知也損盈益虛總重有孚二簋可祭享則國用可知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澤氣上潤便是損若詞懲忿如山窒慾如水便是兩箇象損只當

在損字上討便是損而又損修身之要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陽剛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舍已急公得奉公之

義矣故无咎然下之力量有限而上之所需无窮亦當斟酌其淺

深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宜若无益於上然由是而啟夫時君尊德樂

道之心爲益於上不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正也

九二只是一箇剛中在此爻則爲自守而不妄進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乾如三人行也損上一爻以益坤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

則上亦兩而下亦兩得其友矣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

皆兩而已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言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疑不專也詩曰一人兩心刺彼不深此之謂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辰曰善柔者得直諒之人一言而決如有疾者得藥石而去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辰曰六五柔順虛中以君尊位與九二剛中弗損益之相應曰或

益之者本乎柔順虛中不知益之所自來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吉莫大焉程子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是

也 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一千二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注卅龜甲

緣也 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兩貝爲朋朋二百一十六元

龜十朋故二千

一百六十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順乎賢者之言故曰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非制田里教樹畜之謂蓋如國家豐裕而下賜民田租之詔此所謂貞吉惠而不費也得臣无家近者悅遠者來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小惠未徧民弗孚也不費之惠大得志也

益六下下大光文從益卑

民說无疆且發時弊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乃人君損己以益民也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夫以中正之道益民何行不得故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盖益爲興利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辰曰損益皆不以正供言益損上益下二句言益下之事自上下下二句推王者之心後世有蠲賑之名而无實者有司棄之亦朝廷不能發覺而實未下究耳是道未光大也光大如君心化作光明燭照見流十星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利有攸往以二五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震五行之木巽八卦之木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當人心而後已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損乾初畫之陽益坤初畫之陰陽下陰上天施地生其

王云皆神非一臣九公何以報稱公孔明非鞠躬盡瘁何以副九重

益无方凡益之道天地之於萬物人之於萬事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是極替益道之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是箇急底物遷善如之雷是箇勇決底物改過如之益莫大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无所報效須用大有作爲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爲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朱子曰自下不厚事推之凡居下者如子臣僚屬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纔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也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辰曰損之六五益之六五辭雖同而意異蓋君臣之別也在損之六五十朋之龜以嘉謀嘉猷啓人元龜言在益之六二則以受君之爵任言然所以上受下之益唯虛中下受上之益唯虛中處下也舜命禹曰汝唯不矜汝唯不伐周官居寵思危則所云弗克違也但六二陰柔恐不能固守此德故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挽持是初用圭之義

章六四有之象盖切

誠孚于克誠居中處下亦誠德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謙受益者不知其所自來也蓋不求而自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然當益時衆皆得益而君下之上乃危懼恐懼有益之以凶事之象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无咎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孚信也圭所以通信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之益用凶事正欲其有孚中行也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於上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辰曰人臣當大獄兵凶饑荒厲還清責重之時而身執其咎乃能濟事若游移推委有何益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辰曰六三不中六四但正俱告以中行者戒辭也夫損益皆國家大事惟大臣以中道行之則有益於國家也陜右阻三面而固守歷代所都宋之與明皆議之而不果人謀之未盡也夫遷都勞民

甚巳然以益下則未嘗不利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商民多水憚於遷徙盤庚三篇告其益民之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辰曰三代降而有誥誓有孚惠心者勿問之矣民之所貪而利不廉惠我德者大得志矣益勿問者孚以心大得者孚以德甚德其上得未大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好進求益不已貪而无厭自當有莫益或擊之象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者未究言之也若究言之更有災來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必揚於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所以然者君子之防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常密有危道焉且无諸巳而後非諸人當先治其私而不專尚威武以取快也疾之巳甚則有反噬之虞矣如是小人乃可得而決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易於剛乘柔不嘗柔乘剛則害志甚也一柔乘五剛變亦甚巳剛長乃終者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是爲君子之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者其澤勃然君子斬澤不施非夬決矣 謂大象无夬靜者泥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前趾進也當五陽決一陰之時宜其進也然居下則勢微而任壯則謀寡不勝宜也蓋決陰自有其時其機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辰曰兵決尚謀須知已知彼若諫官豈可計成敗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能居柔以聽其剛得中而戒於過惕然若臨大敵譚然若儆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驟至亦勿憂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辰曰得中道在事理自能制勝上說非前趾不應之決也裴度欲平淮蔡蔡為賊傷卒用李愬雪夜擒吳元濟宋張浚勸王秀州一夕一人持刃立燭後公曰苗劉之刺客乎曰然又曰公忠義來相告耳遂攜衣升屋時月明其去如飛公明日取死囚斬於軍門卒薙苗劉此皆有戎勿恤得機宜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當決陰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者也如是有凶道矣然此九三獨與上六為應如遇雨若濡而為君子所慍果竟夬而又決斷然割絕亦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辰曰顏杲卿詐受祿山金紫而斷其歸路使河北響應溫嶠曲事王敦而竟能殲之初為所濡而卒決絕之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才剛而志柔才剛故居則不安志柔故行則不進唯讓眾剛前行如牽羊然縱之而驅其後乃可進也然以其不中不正聞言不信安得悔亡又反言以儆之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聰耳也明聽也坎耳塞其內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九五決陰之主而與上六為比陰柔之薄我為深非夬而又夬未能去也但力於決者尤須有備必合於中行乃无咎也

蒙云辰發至此欲爲小人叶君舉從之矣

彖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辰曰中未光朱子所云微茫閒有些箇意思斷未得者如武宗將誅逆璫璫求赦衣上意將回即是此意此夫子象外之意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呼號終必有凶矣

彖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辰曰唐李懷光之畔將士不復稟畏朱泚以臣禮待之卒快果命盧杞遇赦表高陳京諫以極惡窮凶乃死於澧州自古小人凶於人國必中其身如此

王云滿則藏君子而一小人生其間可以其終而不終之時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而一陰忽見不期而遇故曰姤蓋駭之也遇已不正蓋非六禮所聘又一陰而遇五陽婦人從一而終今陰陽相褻而聚是女壯也女壯不貞也若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曰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不期而遇主陽遇陰柔遇剛則主陰遇陽矣女壯不貞故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夫婦之道恒也貞則能長女德不貞墻花路草可與久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一陰方生五月之卦五月在辰爲午南離之光萬物蕃衍故云聖人又看出姤卦也有好處如此蓋推其象而廣之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九五以剛德而遇中正之位則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也此爻干龍行江淡有以變其氣容如東底喬木之吟是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之生雖微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君與民无相遇之理唯王言一布則萬民快覩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爲小人言羸豕孚蹢躅爲君子言豕雖羸其心實陰躁不可不早爲之備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辰曰不曰進而曰牽者謂柔道最能誘惑君心非明而决者不能早絶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也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制之使不得逸於外猶可以无咎若九二不能制使逸於衆則爲害廣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辰曰晉惠帝不能制賈后唐玄宗不能制楊妃皆禍及宗社明胡宗憲餙二名姬餽王直姬引婢策殺之功成歸督府之門一將刎之告胡曰二姬色美而功高宜刻留哉亦義士也

[illegible]將士[illegible]切

五六人主必才足以制小人而後足以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過剛不中其情亦趨乎陰但下不遇初上復无應有居則不安行則不進之象旣不遇陰柔之傷雖孤危亦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辰曰齊康公游涇水之上而遇三女女三爲粲以十其圖故不遇尤物者亦免禍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不正而二制之故包有陰而美之物初與四應又如民庶如君之有民今爲二有上失其道則民離凶由是起蓋四不正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辰曰民本我有而不有非民遠我我遠民也出一民字恐人以魚仍爲小人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甘美而在下杞高大而在上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以陽包

陰包含章美以防姤生必潰之陰不惟陰不能潰而陽且復生於
下矣非有隕自天耶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辰曰乾爲天九五天位即天命也命即志也九五中正而防一陰
之生則陰不能潰陽而陽爲碩果之後生於下矣曰自天者蓋一
不與五應志能新命故曰有隕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當遇之時已獨剛元不與物合似吝然无陰邪之傷亦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易辰三卷終

男 [illegible] 校梓

易辰四卷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坤順兌說彼此之情聚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
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王假有廟人必聚已之精
神則可以至於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羣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爲
之主然後亨又二五皆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大牲必
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彖辭五句各是一事本義占吉而有
戒辭言萃時如是則亨且利而吉否則不亨利而吉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上有剛中之君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
天命也

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聚于身既沒則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可得聖
人觀萃卦設爲廟祧以聚祖宗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欣洽而萬類滋以交感之正故也孛彗災沴則凋瘵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氣上萃則涸於下君子爲世道慮可不預爲之防哉除簡治也除官除道皆修治之意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正應九四而隔於二陰質柔躁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萃也若呼號正應乎則一握之衆必以爲笑能不恤而往從正應則協乎天理而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言其惑於小人之羣亦陰柔不正志不立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五君臣當萃之時而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柔順中正如祭者有其孚誠則雖禴祭之薄亦利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初六孚而不終志變也六二中正所以志未變而能引吉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四五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特小有羞吝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六巽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處近君之位下比衆陰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則不正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可乎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借竊之咎不然威權太逼未有不召釁者九四可以戒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辰曰民之所萃當歸九五今九四上近君而下得民非其位也非其分所敢當故戒以大善則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亾

萃有位无咎者以其有剛陽中正之德也有其德則人无不信矣若猶有未信者則反而自脩其元永貞之德如此又何不孚信者故悔亾也

象云未光在志字上得解蓋四字則淺第之辭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辰曰大禹泣罪成湯自責文王望道而未見視民如傷不自假滿也不然未見其未光特志如是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陰柔无位求萃而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勢孤而不知懼則其害豈特不得萃而已哉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求萃不得故不能安於上惟能憂惕如是乃可不然喪亡无日已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南征指仕進南有向明意非征吉比也卦變自解來三以柔而進居於四是柔以時升也卦德内巽外順内既善酌事理而外之行不失時宜是德之利於進也又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機會利於進也故曰元亨元亨者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蓋人之欲見大人者未免懼其不見欣納意故曰勿恤也

象曰柔以時升

以卦變言指六四也進而當其可之謂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其所以謂之時也易以陽爲大巽順不足以爲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巽而順剛中而應要做一人看大人只渾淪泛說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程子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上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辰曰順德最難詩曰應侯順德蓋矜之也前是以順作慎恐謂順爲極則而積小即慎字意也

初六允升大吉

摭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故二陽挈之而拔茅連茹其升必矣故象曰上合志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九二初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從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而下應故下祭者利用禴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反觀之則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所以允信於初孚感於五蓋升進者有本无間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辰曰人君不信仁賢則其國空虛升虛邑者非虛无人也九三以陽剛之才進臨坤地六五虛中而下賢王道蕩蕩志可展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辰曰賢才之所以疑阻者相臣耳今九三陽剛六四陰柔剛柔之際不无所疑但四以柔升之相開誠接士所以士有彈冠之慶而无所疑不然士有裹足而去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是積其誠意以升者故曰王用亨于岐山文王諸侯而曰王者周公追王之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登祭以積誠通於神明言本義登字非特以身言也

六五貞吉升階

辰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吉此爻先儒以爲踐祚之吉占愚謂六五之貞吉全在應九二之剛上揚曰何以守位曰人故應剛乃可以升階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辰曰爻以陽爲大初六大吉上合九二也六五大得志下應九二也不然彖之大得志與本義必能正固亦无所據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昏冥於功利而不已者聖人設一變化之術曰反其汲汲於外者而汲汲於不息之貞不亦利乎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辰曰升仕進之卦深戒尤在上六蓋暗極而升如迷後者焉近事分宜受伊王之賂後倒藉而被掠江陵蔭遯王府基後亦藉没升進而不知止豈知昏夜冥行鐘鳴而漏盡耶象曰在上消不富可弗省哉

上六困木在[illegible]中不能生[illegible]之象

剛揜者[illegible]也不以[illegible]揜爲[illegible]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揜之而不得伸也故曰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困而能亨則正矣二五剛中故曰貞也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矣大人則吉而无咎然困而有言則非困亨而貞矣此延戒人之處困者非戒大人也

潸曰困亨是有命而安之也有言不信明不可尚口益取困窮是又有義存焉義命之説深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意自行乎

象曰困剛揜也

剛揜者以剛爲王言君子爲小人所揜蔽如春秋日食春王狩于河陽之辭明陰不敢揜陽也

險而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子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陨以中不剛耳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隕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物之底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自振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才柔而不正如暗地底行无向明之處也能正則明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亨音享

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反困於得所欲之多以剛中言則爲困于酒食之象以剛中而有同德之君則寵命自數應來也朱紱蔽膝王者之服以行來爲義亦應接之困也其占則利于亨祀者取无應而心專底意思征凶者謂爲六三所掩无咎者誠一自守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人之陰柔者不勝酒食之困有中德者他耐受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本欲掩九二之剛以陰柔而不中正進則遇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在下而失所據然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上无應非妻也但空宮而已故凶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室不見其妻不祥也

辰曰崔武子美棠姜不辨姓筮之遇困之大過卒妻之成淄難作盧蒲嫳殺成與彊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无歸矣崔子弒君而妻同姓乘剛也以至无歸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正應九四處不當位不能濟物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是又困于金車不能自拔以就四也向使四當位則不至此然邪不勝正其占雖吝終必得合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叅云委主受制於權小每以輕發而敗故必內能斷而外善處乃有遲久也

四志在於拯初、以居柔、故來遲、然與初爲正應、終能拯其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上爲陰揜、是爲勢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爲強臣所迫。有劓刖而困于赤紱之象。然剛中而說體、內能斷而外善處。必能制其近習。去其權臣。而徐有說也。猶祭祀之久當獲福矣。利用祭祀。亦本遲久有說來。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中直就困時言也、人君在困、亦有不可全以剛見者、故曰徐有說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困極時之窮也、陰柔、才之弱也、所以困於葛藟、于臲卼。斯時也、動則有悔、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悔其前之非而改之。是吉行也。无復葛藟臲卼之困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陰柔也、悔者由凶而趨吉、故有悔曰吉行、吉行與行吉不同、吉行在本身上說。猶言善行也。

皆人志意

叅云說人性功將用假見有本之言大似之學也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辰曰、澤无水命也。井有水性也。愚謂夫君子致命以志。養性以敬。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改邑不改井。孟子所謂言、性、則故、而、已。性、不、與、習、移、也。无喪无得。性、體、无、加、損、也。往來井井。月映百川。萬物一體也。汔至亦未繘井、猶井而不及泉、是學无成功、猶棄井矣、緝熙敬止。學之所以井養而不窮乎。

井取新、詩曰互泉槐火一時新、而本義曰事仍舊者、以筮占言耳、

不然、剛中何謂哉、伏羲井卦特有其名世本載黃帝始穿井文王時汲器无木桶今制自漢也瀨亦制自漢以行雷易井爲五祀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卦名義、巽入也、巽乎水而上水、井以上出爲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辰曰、宋仁宗朝、元昊寇三川、种世衡、請城寬州、寬州、寬險无泉、鑿五十尺、而亘、令鑿石定賞。泉果而然。賜名清澗城。爲學爲治。皆當如此。

使种无臘誤。是未繘羸瓶。棄成功矣。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朱子曰草木之生津液皆上行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勞民是制田里教樹畜勸相是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皆取井養之義若不是聖人之愛民如何這等說。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井泥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辰曰禽鳥得氣之先詩云鳥聲歡酒家。此廢舊之井鳥亦不飲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則有泉宜其上達。祇以上无應與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以井言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甕敝漏也谷井傍穴鮒蛙屬射注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竝六極體陽
剛爲泉之義

剛中而无應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治也胡氏曰初井泥不食九三井渫而不食何哉行道之人爲我心惻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王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辰曰王明者必求賢天下非无賢明王不與斯民不被其澤也。

六四井甃无咎

辰曰剛陽之士其性易見陰柔雖正其質特修勑撃斂耳如井之未泉也然能甃治則泉自達故曰无咎蓋在坎體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爲甃甃者去其污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潔也井冽以人事言寒其寒泉之性也以天理言九五陽剛中正功足及物矣故曰食井以陽爲泉者水冈天之一陽而生坎之

王侯學云劍
指事泉指理
中指性正指
學吉劍不易

一陽泽溢外發上也此陽泉陰泥之說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辰曰九二不正六四不中故射鮒不泉九五則中且正天資美而人事盡窮理而性見矣中不偏性也正不雜學也如黃老申韓楊墨之性學非寒泉之澤物可知已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辰曰收汲也坎口不揜而曰有孚者九五君也上六大臣也九五陽剛雖能及物必須大臣有孚於汲引故五但曰食而此乃謂其

出有源而不窮也大臣誠以格君不蔽善不隱賢所謂井收勿幕可用汲而上下並受其福吉莫大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辰曰人臣无成而有終上六陰柔臣也而曰大成者臣能進賢无貳所以大成君德故曰元吉也

章云當變而
變為時若則
為亂而已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澤在上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心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革去故也王變法說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之慮始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所革皆當故曰利貞而未信之悔亡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坎離以氣化言天一地二也澤與火則陰矣所以相滅息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辰曰秦晉銷兵唐變府兵明革遜國皆革而有悔焉惟漢革肉刑宋不殺大臣諫官良法美意千古保邦之道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辰曰湯武革命拯民於水火之中非富有天下也武王封武庚再封微箕至於入春秋見於經之所封者梁偏鄅鄫膢郕絞六樹牟等國尚有一百二十四以至公官天下順天應人若後世皆篡耳後世篡君者將同姓勝國必駢首就戮而後快可以湯武藉口哉

王云治曆謂省今以識其所革者王者敬天勤民之大政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曆昔作歷易作曆然曆歷也謂日月五星之纏次曆之從日如甲子爲曆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推日月五星而後可定四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初位卑時淺而上无應援當用中順之道以自固不可以有爲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黃中色牛順物中順治燥之藥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於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非得已者必已日然後革之戒其未可遽變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辰曰後世敝法如宦官與政廠衛掌刑舟車間架手實青苗之類革之宜不待夕漕之役戍馬之役民須審處而革故須已日革之乃可行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三就朱子謂三番結果成就蓋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於革者所以征凶而正亦厲然時當革矣若區畫詳盡人自信而安之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已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未免有悔然卦已過中去離入兌水火相息時當革矣而剛柔不偏得革之用是以悔亡在我可革矣人或不信未可也必人之有孚然後革而獲吉以陽居陰言其性質陰柔剛柔不偏言其作用得宜自不相悖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所處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信志逮是上下信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清曰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是大人自新新民之極故能革命以有天下蓋大人之變豈止是事上變是從自新裏面做出來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舉一世重新鑄過一府豈曰小補之哉虎變謂希革而毛毨仲秋毛落更生鮮澤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辰曰九四革命尚父鷹揚伊尹自亳載也九五虎變如武成湯誥宣昭義問而已故曰其文炳蓋以理勝非用威武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清曰上六革道已成是治定功成之日也君子小人之革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无干預則本義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居貞言不可復有所革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人指王者其文炳禮樂風化是也豹變泛指君子其文蔚言動威儀是也上六居革之終而君子小人之革有異者下愚不可移有虞之世苗之來格象之烝乂皆革面而已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飪烹調之飾也卦初分爲趾次實爲腹五中虛耳也上剛鉉也鉉貫鼎耳以舉之者又以巽木入離火鼎之用也故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變自巽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爲元亨蓋柔進有其位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又有其輔重器長保於无厭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鼎鼎象也享帝貴誠用犢而已犢未有化壯之情也養聖賢則饔飧牢禮朝曰饔夕曰飧牢禮不止三牲如簠簋壺鉶皆是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耳目聰明有巽鼎之德柔進上行有握鼎之位得中應剛有輔鼎之人是以大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水至木杪則爲滋爲液象井泉之上出也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

井象則當務巽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巳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命藏於木木盡而火亡矣正位象離聽政之位凝命象木木巽爲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未免有否惡之積今因其顛而出之此因敗以爲功也得妾而因得其子是因賤以致貴亦猶鼎云云此象中之象

天下事固有偶然如此者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辰曰鼎鉉之調宰相之職子路改過令名无窮焉王荆公不世之才未能改過是悖而不能出否者元載怡然於覆餗皆不知從善而自新耳已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辰曰人无剛德之實則陰邪可以干之九二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然近初陰若與之比則陷於惡而爲仇矣二以剛中自守有以絶夫溺比之私初雖近亦不能即故吉見二之善守也蓋相臣必有門客而初六爻巽而善入此爻曰疾曰仇嚴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辰曰士不變則爲奇才者言也鼎有實者有實德而非浮華須愼所之生不五鼎食死必五鼎烹悲夫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正越五應上與五不相應是鼎耳變革不能舉動雖有上卦文明之腴而亦不得爲人所食矣然以陽得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淸曰此爻是箇剛介壁立之士而不偶於其君失於取裁之義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近君任重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重矣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初六陰柔而四任之敗

矣形渥虐餘元載黄作刑剭司馬光斷亦然

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辰曰宰相一人豈能周天下之務但須任剛直之賢若房琯用劉秩之少年張弘靖任韋雍之貴劇豈不債轅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猶鼎黄耳而貫之以金鉉也以九二為金鉉亦取其意也利貞者任賢勿貳也

[illegible]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辰曰陽實陰虛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今六五用九二之賢是用其中於民中以為實也若用人不以中德則翩翩失實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如人內則順親外則獲上信友得民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柔節即所謂剛而能溫者也

[illegible]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皆起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古謂雷從地起若无地以閉遏之亦无由奮擊而為雷矣震有亨道當震之來而虩虩然謂事可懼而吾懼之如此則雖雷之震猶百里特主器長子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謂能恐懼則致福也匕匙也匕以載鼎食升於俎鬯暢也秬者釀黑黍為酒和以鬱金草使之芬酌而灌神以鬯酒也

象曰震亨

震動也在天則陽動而物亨在人則志動而心亨故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有則則安而无懼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辰曰長子而恐懼有法則物不能奪出而主祭廟社无廢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也恐懼作之於心修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卦之主以三畫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卦言爻加一後字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圖之已蚤宜其吉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辰曰人君敬天勤民自致福祉若敬勅之過則人臣不能逹其志又須有和懌之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高陵勿逐七日得

清曰六二乘初九之剛以柔弱之質而遇強梁之人或艱險之事

是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因怖而喪其貨貝遠避而躋高陵之上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時過事已則有望甑弗顧之達當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逐七日得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辰曰六二乘初九固謂乘剛而當震初則尤廹於剛昔孫劉廹於魏而能自守中正也趙楚遏於秦而冀馮亭黠中之利兩為所敗是昧乘剛之勢者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猶散自失之狀神情不收拾也六三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又不正是以如此聖人教人改行因懼而去其不正則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辰曰在陽曰震動在陰則為震懼初九有則六二七日得當位也若六三位不當便自取眚咎宜改行而去其不正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失位也行不中正陷於二陰之間為陰柔所制不能震拔也故曰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陽本光陷於二陰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清曰以陰柔而居上位又當危急存亡之秋蓋无時而不危也求其人如唐之文懿宋之高理諸君是也但不足制變以其得中而能自守是以无所喪且能有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天下理莫善于中大无喪明其有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處震極志氣殫索而瞻視徊徨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无以集事變其凶必矣蓋未能早圖之也若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然亦未免婚媾之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嚌嚌於未病之先故戒於震鄰則无咎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身動物也惟背爲止艮其背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是不有其身如是則雖行於有人之地亦不見其人矣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靜所以得无咎也

朱子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己身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便似无此身一般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理不見箇人也

清曰必曰行其庭者如處事之際正衝磚着人處亦照管不得如伊尹之放太甲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韙之名而不辭伯夷叔齊咈然非責武王之伐商雖八百諸侯皆以爲當伐吾亦全不管他至不食其粟而死皆是不見人處

辰曰惟不獲其身則能不見其人如武侯集思廣益本於澹泊寧靜鄴侯免張后輔國之禍本於絕粒歸衡是无我處真艮止也聖人見道理這箇軀殼只不相干周子謂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此謂之主靜之學

王云艮非有咻無用之學乃是驅策失公相與爭無相與之意欲亦不義理不作爲亦不矜義止止所不相與之妙也

葉云動靜一誠行止皆位思入風雲艮非指止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體篤實篤實則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人以面前爲身面後爲背卦體似人背面而立二卦各自去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𩪻限不言膝有背面而立之象亦可釋

彖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辰曰艮其止只一個誠字○指前○其○指下敬字又在誠字之前兼山艮各止其所見君子動靜只一個至誠也止其所所是腔子內即程子所云思入風雲變態中亦不出於分外位非富貴貧賤之位蓋以心言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以人身取象初六陰柔而卑趾之象也才弱而在艮初能不進故无咎然陰柔多躁故戒以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辰曰足容重重止也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葉云靜不求止之學在以我御物不當以我隨物

皆止於其所不至於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於已得矣但如不拯其隨何隨謂三也三蓋過剛不中艮其限有痼疾者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或問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而唯隨也若不拯而唯隨是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不肯退聽乎二二與三皆有一心字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夤脊骨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辰曰一變化不可泥如艮以止爲義九三過剛拳於止而不動如人之勁風又以堅止不變爲病可以知艮之義矣

粲六切喻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辰曰宰相自翰院曰中堂自六部曰政府蓋上下君臣之樞機猶艮卦之夤膂也此而勁痛則元氣不通而危厲薰心矣心君也一身之主也君臣一體如是相臣而堅壅嫉賢可乎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而不能濟乎動若艮其背則兼時行而行說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辰曰不獲其身者身不得而圍之艮其身者身得而範之矣故曰止諸躬也此原憲漆雕開一流人若孔子則爲萬物不得其所而周流七十二國孟子則距楊墨放淫辭以正人心曾子明至善之學以立人極子思子則爲性命之宗齊家治國平天下豈特艮其趾艮其輔止諸躬而已哉

當六五諸詞必更爲分明能成己不能成物原非不足於內之驗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以陰居陽爲不正是不能止其所當止而有悔也然以柔得中而當輔之處爲能艮其輔而言有序之象曰衆止言不失時而有序則悔可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也蓋六五以中兼正如人脣偏而啓得中故悔亡也

上九敦艮吉

程子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謹惟解得知此變矣)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淸曰敦艮只是愈久不變物莫能奪之意先儒只有愈久不變意思却添箇物莫能奪者欲暗備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意也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與諸爻不同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女歸以漸者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行也女歸固以漸而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也漸而利正者從原頭說如魯昭之娶同姓當日禮數未必有闕但有不正在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女歸吉以漸人臣亦猶是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此卦變自渙者九進居三自旅者九進居五皆爲得正之位進得其位之正則有功而可正邦此不以女歸言矣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體言謂九五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德善俗皆以漸而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干水涯也鴻漸于干始進而未得所安之象其占爲小子厲凡才弱而位卑上无應與者是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命也非己有以致之故于義爲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江河之濱大石而有安平處六二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言二有是德進居於位而遭逢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謂敬事後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冥行失勢之理故爲鴻漸于陸夫征不

後婦孕不育之象利禦寇者以其過剛也可見取象之法不拘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羣類皆歸而已獨不歸婦孕必育而已失其道是過剛不中也利禦寇順相保正謂過剛也非過剛豈能戮力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掌不能握木木非所安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九三之剛如以養弱之資而遇艱險之人或艱險之地艱險之事則不得所安然柔順而巽體處得其宜亦无可咎也故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辰曰得平柯不在事境在自己善處能順以巽即平柯也順是和易巽是謙遜蓋人心險於山川處之者宜知險阻即居易之理

某云或者幸而得之辭君子不幸而處剛柔之人余存白以爲疑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山无石曰阜婦二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設象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也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故云不孕然三四終不能奪其正故曰終莫之勝而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辰曰人君求賢能篤舉以之則讒不能間而得所願天下凡正理所在雖一時有所沮隔終必伸也此天道也

達賢出登光於當世而顯名一時其言足爲上九之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辰曰陸逵也逵雲路也漸二不素飽五得所願君臣已合治平已登而上九无位鴻飛冥冥如四皓于陵可以砥世礪俗故曰其羽可用為儀法也若旌纛之飾與漸逵何取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清曰本義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如夷齊王蠋龔勝都是甚等

様剛腸甚等様脚跟不可亂也數字何其的確哉

葉云若歸妹之彖妙論[illegible]答上所字[illegible]

章云此節釋卦名義[illegible]后所字極好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其爲戒深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辰曰。歸妹天地之大義者。交感而萬物生。女子之嫁。子之終而毋之始。猶天地陰陽之匹。豈不大耶。此立歸妹之象。見不可不正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辰曰。此一所字春秋一字之誅。云以說而動之歸妹。非大義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中四爻皆不正。家人與漸中四爻皆正。故歸妹曰位不當也。位不當者。柔男女內外之正。而柔乘剛者。悖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而水氣騰。女子從人之象。君子知以說而動之女。華落色衰。必相棄背。故有永終知敝之戒。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少婦也。與妹之少女不同。初九在下而无正應。非匹也。婁也。然陽爲賢正之德。雖賢僅能承助其小君。不能專行。爲跛能履之象。故往吉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以姪娣充媵。所以廣胤嗣而使所出者一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吉相承者。以有常久之德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辰曰。初无應跛宜也。二有應正妹之身而有配。何亦曰眇耶。蓋上應六五之陰柔而不正。碩人其頎。女賢而配不偶。能成內治之功乎。其占利幽人之貞。守正不出可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辰曰。幽者日所不照。道不能顯。固志守道。未變常也。若夫青松落蔭。稠戶無歸。夜鶴怨夫帳空。曉猿驚夫人去。是變常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在下卦之上。本非賤者。以六居三。陰柔而不中正。无應則宜待。

乃急於從人而反歸爲娣是自卑爲賤者也夫人志在稼位而㐀於自賤何以異於是哉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不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陰女之有賢德者以无正應不輕從人故有愆期之待正與六三相反士不待招而往何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詩咏摽有梅三星在戶皆其象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辰曰六五尚德而不尚飾只在柔中上取居尊帝女象月幾望不尚侈也如文王后妃有葛覃之勤儉致關雎之和鳴唯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清曰以德而行自不尚飾凡把外面許多事好歆艷的輕覷了須是內面有箇物事麼得他底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旣非賢德而桃夭之時已過无應則莫有以爲家者女子若妹便有筐篚之資男子之娶便刲羊以宴新婚今日无實是未嘗承筐无血是未嘗刲羊故曰約婚而不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者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不及刲羊无血者卦爲歸妹設也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豐是國家亢盈民物繁盛王者至此盛極則衰宜有可憂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須看宜字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辰曰尚大者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當此之時隱憂已伏宜以天下幽隱爲心民无流亡而賦无逋租乎士无驕黑而刑无束濕乎事无過舉而邊无生心乎若宦妾之竊權勳衛之肆毒究濫之扉雪佛梵之横糜是上下若狂志欲盈肆飲酒沈湎花鬧離披其能坐享无恙乎故曰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彖傳日中有兩義前宜日中謂守其中而不過後日中則昃謂日中爲盈極而戒其盈也朱子謂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有似人爲者總是滿損虛益之理而已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之象噬嗑是明在上是立這法律故曰先王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明見下情曲折方得故曰君子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豐當國家興盛動作之時初九與九四兩剛明動相應是均敵也夫陰則應陽柔則應剛今初四相配是配主也兩賢貳相厄矣而

日雖均敵无咎者非明則何之非動則何用故才力不相下而德則相成故不惟无咎而且行有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辰曰人臣事君才力既均則須相成如蕭曹房杜謀斷相資智勇共濟垂光竹帛矣乃汲黯見忌於公孫弘錯見𠟃於袁盎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草蔽也六二爲離卦之主至明者而爲六五陰暗所蔽故有日

云發若者以不發發之使人於非斷行處往往於人以誠

中見斗之象往得疑疾者六二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蓋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此萬世人臣事暗君之妙術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辰曰事暗君當以口舌爭之益堅其蔽矣孤援予奪所以深其疑李泌狄梁所以發其志。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旆也沬小星也蔽愈甚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蔀故沬之見甚於斗三剛正而明德可以有爲上幽暗不足以有爲如折右肱之象右肱如魯論所謂便作事者折右肱非三之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臣之事皆大事也非謂可小事也暗甚不能有爲而不能用其有爲之臣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二離明而上應六五之暗九四剛明而上比六五之暗故均爲豐蔀見斗之象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配如陪臣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夷如降階四近暗君而下資同德之助以輔五則豐可保也。

至云君來之溝其坊哭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在位近暗君上說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辰曰日蔀日沛六五之暗蔽而无章甚矣然下明而上暗曰來章者幸有三四之剛明也賢明之臣雖在左右特須人君有以來之來之者賓之師之言聽計從也本義設此以開之亦以升體能動也唐之玄宗肅宗非暗君而爲林甫盧杞所蔽人君近正人終須有慶譽如太甲成王垂照千古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豐非慶來章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楊氏曰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着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

熯熠行於室屋鹿遊於臺榭豈復觀此家之有人跡乎

蒙云衛風世情相視相後章云相遊之論避俗和谷以為相道尺為可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辰曰古之賢相開館下賢後世迹絜而神汚高其閈閎不開讜言之與利弊非人之迹之自藏也障蔽之甚宜其闚无人而宵行者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羈寓也上從四俗作酉非也與羈不同羈馬絡首也六五得中於外正也順乎上下之二陽則所依又正也艮止則心有定離明則燭物情於以處旅必亨通曰小亨旅雖亨亦小也又曰旅貞吉者事有大小道无不在也貞字本六五來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貞吉即柔中而順乎剛內止而又外明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難處者旅之時動而得宜之難也

世云山爲火之所旅地爲因之所旅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辰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愚謂士之有才名者必遘刑以立威又不留心於獄夫子謂有位亦旅耳刑之於獄未可作郵傳觀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陰柔居下位如負販之徒計較瑣屑必遭侮辱士君子之於旅

次多召意外之災眚可旁通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其志猥陋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旅即次則安次舍也懷資則裕資貨貝也得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者其身正也故終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不中性剛而所處又不當所以失童僕之心曰喪其童僕雖自以爲正亦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辰曰人性如火以之處旅與下尤難制不亦傷乎昔有仕者以多嗷飾不飲酒爲作尹秘楚良可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以行爲義處而不行雖異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四以剛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能用柔然非其正位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辰曰此卿人臣周流天下未得正位雖有儲偫輿馬之從而心未快蓋上无剛陽之與而下唯陰柔之伺易象何所不載乎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辰曰人君无旅故旅不取君位然譽命出於人君周禮行行人之官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士執雉固象文明而行人執爵有射雉之義子產使晉毀垣而納車幣鄭公使欒丹正辭而定封疆有與命焉雖不无一矢之得失亦何討焉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辰曰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上逮也而復黜之濟河內宿瀹之賑青州上下俱被其休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科上槁有巢象離爲牝牛火有聲有笑號之象杰驁驕者先笑也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上九過剛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驕氣方盛喪其順道安得自知易之爲道酌盈濟虛可弗警乎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卦以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陰力甚小也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也然所從不可不擇故又戒以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

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巽之德順而善入於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申命之象中孚是丁寧之意

彖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擧柔皆順乎剛爲小亨利往矣然其中又有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命風象申命隨風象膏澤下於民爲大亨申命亦巽之小亨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故云文人治身當如武人也

坐上巽爻各不出於撝巽故五以衍巽而吉上以過巽而凶二之紛若勢所不然其也已甚亦違所為得中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修立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古之尊者坐於牀卑者望立拜跪皆在牀下。九二以陽居陰旣失其剛而在下位卑者多畏人故有不安之意若能如巫史之自達其誠意於神明則安矣史職卜筮巫職禱祠二居中不至已甚故吉而无咎若上則失所斷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辰曰聖人之誨人巽豈爲卑諂如九二之得中則吉也謝安謂桓温曰明公作宰何須壁後置人得中也若嵇康則不及王坦之倒執手板則又過矣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旣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志本非能巽者其巽也勉爲之耳非出於誠故吝非巽之吝頻巽之吝也頻巽便是頻失矣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窮極也其志非誠於巽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清日、陰柔旣不得已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承乘皆剛、又非陰柔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剛反爲之助所謂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故不但悔亡而且爲有獲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上殺以充籩豆奉神也次殺以奉賓客下殺以充君庖

三品以其所獲射之貫心而鮮美者爲差等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本无不善而居巽體則苟且偷安有不免焉然以其體剛健中正終於奮厲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是无初有終也其改圖也丁寧於其變之前揆度於其變之後善於處變如此所謂貞而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正、治巽而不果之藥故吉、

王云相臣剛[illegible]非義弱過[illegible]非辰之所[illegible]甚深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辰曰九二巽在牀下位卑而有不安之意也若上九則居高位宜其秉國成斷斷如爲國家所倚賴若夫不疑之敢偽於韓琦之遺任守忠可也乃亦巽在牀下則孔光伏謁於董賢楊再思六郎乎張易之自巽之極失陽剛之德而凶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過巽亦窮而喪其斷矣

王云[illegible]大公至正方不流於遷遁[illegible]補之術故曰利貞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此卦名兌兌只是說動以說者多失其正故文王繫辭喫緊於利貞之義歟朱子云剛中故說而亨者剛則无妄說宜其亨也柔外故利於貞者正恐其妄說也故曰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

彖曰兌說也

咸者无心之感兌者不言之說說以不言感以无心所謂貞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通條是利貞意剛中而柔外卦體本柔聖人轉以剛中本義所謂柔故利於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民忘其勞民忘其死者貞之利也不正則民不勸安在其爲利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初九和兌吉

剛九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應則不失於私
繫故得周其說而无偏黨之私說之和而得其正者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不正則有所疑矣凡疑者於理未順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此就爻言若以人言則孚者心也悔者事也
但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
友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爲悔矣大德既備小疵奚恤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誠心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就二陽以求說凶
之道也蓋脅肩諂笑說之妄者也无往而不得凶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辰曰王世貞父忬爲邊撫嚴世蕃因山人以索畫山人索金不獲
譖之蕃以殺忬夫山人墨客胡爲乎來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夫處近君之位其求說
於我者无所不至故商度所說未能有定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
處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夫柔邪如是而不沒其勳
心喜可知矣蓋疾何可喜疾而去之可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辰曰喜以已說慶以衆說大臣而介然去其所疾所謂遠佞人放
鄭聲君臣有慶詎一已之私喜也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九五密近上六上六陰柔處說之極陰柔小人內
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斲喪人之行業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
言令色安得不深以爲戒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位正當本義謂與履九五同履之九五位正當傷於所恃則凡事
必行而无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於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
危道也

上六引兌

辰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者曰引蓋不知其然而入其術中唐太宗謂封德彝曰人說佞人吾不知其爲誰意者爾是耶以太宗之明而不覺德彝之佞况其下焉者乎聖人設一引字懼人君之入其術中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辰曰人君惡直而好佞不知其獻媚者心術不可測也曰未光所以儆人主者微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曰渙卦變自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四得九之位而上同於五則濟渙有日矣所以亨也渙有兩義因民渙散而萃之假廟是也祖考之精神旣散至於廟所以聚之則人心復萃矣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險是也然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邀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僥倖故深戒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辰曰二四往來是彖義而朱子謂變卦无關彖兩爻者則拘矣旣變則豈特兩爻哉蓋卦變自否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九五互艮上畫爲廟九居五是王乃在宗廟之中在中王乃萃已之精神以萃祖考之精神以考爲享者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濟險也

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于郊而立廟立廟對享帝則該假廟意矣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巳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居卦之初不言渙者渙之初其拯之也易爲力故不言渙初柔非濟渙之才而居九二之下能順乎九二則爲拯馬壯而渙可濟矣坎美脊之馬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吉以其能順乎剛中之才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失其故居宜不足濟渙而有悔也然所寓之地乃是要地可以用武有所憑藉興復之功可成故曰悔亡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支故有机以憑之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玉几之類蓋九奔而二机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清曰九居二雖非其位乃下卦之中如關中四塞之固洛[illegible]下之中荊州用武之地是也宋高不復舊京僅守江左先主棄荊州遂爲偏安漢高即日西遷宋太祖欲都關中而爲太宗所沮國祚修短于焉攸係故能宅中圖大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巳之象以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才任雖未優却能散其私意所謂鞠躬盡瘁者故得无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天下國家自可濟時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蘇允明云渙之六四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謂能渙小人之私成天下之公道是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蓋六四雖非陽剛居陰得正故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辰曰物以羣分六四與初六六三爲羣唯六四居陰得正與初三不相應非特馬壯渙躬直渙二陰之羣而光贊剛君共心胸與事業光大爲何如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辰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如唐興元下詔、散其居積、如武王散財發粟、天下之民有不歸心者乎、故曰无咎。唐姚令言將兵至京、德宗犒以菜餤、衆怒曰瓊林大盈金帛盈溢、擐甲鼓譟而趣之、是不能散之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人君每歛財吝、散者能渙、王之所居者、唯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者能之。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崔子之亂、晏嬰能出、白公之亂、葉令能出、傷害去而憂惕出者、其才足以出險故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凡不能見幾而作者、皆不能遠害者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蓋坎下一畫、塞其下流也、若江河則通流矣、節固自有亨道、又卦體陰陽各半、无過不及之偏、二五皆陽而得中、卽中正以通、不至於苦者也、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則苦矣、故曰不可守以爲貞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辰曰、坤以五節乾三之剛、乾以三節坤五之柔、剛柔不偏、則豈儉適宜也、而剛得中、又裁制當理、節之所以亨也、在人事氣質不偏、而其才又剛、而當事宜也、節非剛者不能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辰曰、鮑焦以抱菜之介而亢身、陳仲以螬李之餘而爲蚓、其道窮矣。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子曰、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止、遇艱難則思止、若方說而能止、則爲節制之義、當位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

節而能通者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氣序節而歲運周用度節而財用足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所以爲節也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所該自廣今在財用上說議德行則欲其隨時合宜如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出處皆有攸當之類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古者宮室之制戶在內庭在外初九陽剛不躁得正又不妄動當節之初而位處其卑未可行也故不出戶庭時當正故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以剛爻塞乎其前而當節初故曰知通塞鄉隣有鬭者雖閉戶可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在庭外三如門二可行矣九二當可行之時光體也剛而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懷其寶而迷其邦故其象如此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无咎與他不同言无所歸咎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不能節者也故曰嗟若士君子立身一差萬事瓦裂能免嗟若之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辰曰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无下箸處子孫以驕奢亾族石崇以

歌姬喪身元載以婪賄致劉自貽伊戚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九五自然有節者也蓋五主節者也四以其順正而遵五之制則其節也本身自然而无勉強故曰安於節者非謂臣節也節字總一般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剛中而甘節四柔中而安節是其節也承乎上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如此。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辰曰凡節過則苦中則甘漢文帝甘於節民一亭惜十金之費山陵唯瘞甎之藏獨覯萬化之原而不恐勞民傷財居帝位而身心中正故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清曰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曰无咎節上六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道已有窮節之苦者自窮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爲虛事皆不妄爲實只是一時而言卽敬以直內底道理存於中爲孚見於事曰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但不可以不正耳故戒以利貞也

清曰信及豚魚則吉謂於難感者能感之豈必真有其事耶至信可以涉險謂不僥倖以苟免言忠信行篤敬素患難行乎患難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言也然信或不正則如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以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非天理之正矣故又戒以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辰曰柔在內卽中虛剛得中卽中實只作一人一念一時說蓋敬則內欲不萌是柔而虛也外誘不入是剛而實也下說上巽乃做君民之孚說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外實中虛如乘木舟虛也此以卦象言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震川澤誠无象而動天地君子觀其象而於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也盡人心中孚之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之初上應六四又皆正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度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君臣朋友之間固不可有二心亦在知人善任苟彼本无他而我自起疑隙未見克終者矣故戒之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能度六四可信而吉者初之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實應之物之相感莫如母子是鳴鶴在陰幽之谷而其子和之也我二也我有好爵天爵也二有懿德五係戀之天理之自孚也謂剛中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潛曰敵謂上九三不中正上又信之窮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信之窮者故其象如此得敵二字最重如衛靈之无道有王孫賈之徒輔之則亦不喪劉禪至闇得孔明而正祚數十年此聖人不得不罪其敵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此象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實所以无恒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以日為主四得正近君為幾望之象馬兩為匹古者駕車兩服兩驂不能純色兩相匹耳今初與己匹膺君之任絕之而上以信於五如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入牛李之黨馬匹亡也占者如此則无咎

章云消長之眾在于立黨有心世道者毋忘許往正人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辰曰宋神宗謂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无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艸非長松也朝廷无黨中主可治不然殆已然而漢之勾黨宋之僞黨則又朝廷錯認爲黨此處惟明君能辨其是非耳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其象兩相攣固何咎之有此爻以九五爲君所以云攣揚也

秉云光武謀於鄧禹先主得於孔明格脈絡而涉險可濟所謂有機樣者中孚寧如詞臣批宜進呈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辰曰有孚攣如天子有腹心之臣老泉所云聖人有機是也蓋與問機密而羣臣不知如漢武之於霍光真宗祁年之於寇準國家恃以安危故曰位正當也以其剛中而孚於九二故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曲禮注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若信之極而不知變非所信而信信而不學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窮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猶翰音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言甚難也

章云小過仍是時中此釋最妙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辰曰小過之時四陰用事仕者當有戒心故小過而亨者權也權須不失其正曰利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以二五柔而得中三四剛而失位也飛鳥遺之音宜下不宜上凡事宜卑下歛退一步做也大吉者利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事亦有待於小過而亨者大約是權時之宜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辰曰正理无時无之於小過之時而過孰不過反非正矣如孔子之獵較孟子之適梁客齊皆是又孟子不與驩言而曰禮皆有時宜在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大事須剛者爲之而又得位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陰以乘陽爲逆承陽爲順卽小事亦不逆陽也飛鳥之象者內實外虛也

章云不可如何天待物之人言更爲緊切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晁氏曰恭過則僞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將驕之以爲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如鳥之飛也滿招損故曰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辰曰初之飛雖以陰柔而爲鳥翰亦以九四動體而與之應有心國家者竭其幾而絶其黨可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小過都從過上說此易例也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故曰遇其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其君而遂過臣者臣不可過也臣雖小過亦不可君臣之分嚴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皆稱弗過然小過又宜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之者而自恃其剛弗過爲之備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矣能過防之則免矣過防亦小過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辰曰崔衛之從朱三請召募以陰防之而反爲賊伺其敝聊托崔湜防三思而反爲武用弗過防而從之所以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三過剛則須防九四以剛居柔過乎恭矣故无咎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得其宜也故曰遇之若往而以剛進則危矣然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辰曰位不當以時言蓋陰盛之時也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如夏言與曾銑議復河套爲國家疆土計是用永貞而蹈分宜借此傾之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又當小過之時不能有爲也然或得剛明之輔猶冀其可爲也顧乃弋取六二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雨之故雖云才弱實以過高而不能成雨小過不宜上而六五已上故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有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豈唯不與二陽遇直欲超而過之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則又上已

王云乾初之論

黃云位當内外與此大

䷾離下坎上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辰曰濟從水是借利涉者喻事之成也旣濟事之已成者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是君臣陰陽之已濟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是紀綱内外之已定也而曰亨小者朱子謂旣濟是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是小小底正在亨通恐謂開創旣定而郊社宗廟明堂與學可謂小乎蓋三陰乘剛小人得志是小亨也利貞云者人君宜進賢納諫敬天勤民思夫兵猶火也不戢則自焚民猶水也障之則必潰創業或怠於垂成守成或墮於侈逸故在利於正也初吉終亂其陰雨苞桑之戒乎

彖曰旣濟亨小者亨也

辰曰旣濟亨小者三陰乘剛在君爲志可逞在臣爲謏可售如好大喜功征伐封禪神仙土木聲色逸遊皆小事小人之亨而當戰戰以爲戒者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辰曰卦有體用旣濟位當虛位當也剛柔正是君臣舉職所謂利貞也如朝廷紀綱已立法度已勅循名責實君得君之道臣得臣之道是也不然君不虛心納諫臣只冒祿徇私是徒有位當之名而无剛柔之實也蓋位當者正而剛柔不失其位者利貞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可玩

初吉柔得中也

辰曰卦之與爻互見也初吉柔得中謂六二則九五之爲剛滿可知九五剛中何爲剛滿卦是旣濟故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胡氏曰味止之一字卽雜卦所云旣濟定也之義旣濟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覆其運者若一切不爲則亂所由起矣夫氣機之運不使一息或停譬之人心火腎水動靜互根而升降无端焉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之用利害最大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之可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朱子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濡尾只是爭些子時候要

濟而不敢輕濟如曹操臨戎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云與兮若冬涉川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盖言既濟之初能謹勅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剛能自制而不遽進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上應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九五居既濟之時元而不能下賢以行其道如婦喪其車蔽不能行也然中正之道不能終廢時過則行矣故有勿逐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七日來復之期自六二数起仍得其處而道可行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鬼方幽遠之小國離為戈兵有伐之象三年克之謂其久也戒兵不可輕動小人生事不可用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謂師老則民困元氣必傷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爲戒繻滲濡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又終日戒備斯免覆溺之患盖以柔居柔朱子謂是心小底人能慮事而戒懼者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人之於事有所疑然後思所以處之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在紂爲已過之時在文王爲未濟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之道爾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辰日六十四卦夫子於乾卦外唯此象出一時字於六二出一中字以時中許文王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又居險體之上若是陽剛猶能戒懼今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如狐之涉水不惟濡尾而濡首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辰曰晉陽師起尚有迷樓之醉襄樊已失不減湖上之娛往往然矣若輪臺改圖與元罪已則能自拔於胥溺之間不然聖人之易一不必作矣

象辨水火而曰慎則君子亦各具一水火相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辰曰未濟亨未成之時未濟者時之方來而无窮故聖人設之大易之終謂易道无窮也凡作事必有與之同心者木火不變未濟之象凡作事又必以正六爻不正亦未濟之象然水火終必濟蓋既有其德直待時耳

朝廷用老成人相如裴度將如趙匡國許議遠猷豈有際會之機

小狐當未濟時而輕躁欲濟所以濡尾而无所利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謹慎而未濟者以濟矣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不續終下坎狐象初陰似濡尾言小人之不足以濟也六爻雖不當位而陰陽相應在人事上下協力終能出險還解亨字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辰曰合山云脈水陽心火陰而火實陽熱水實陰冷手陽足陰而手足各三陰陽互根交差析之如纏身其天地詳約備於此矣焉

濟之方以人身取物極切

謂未濟如人身之體既濟如人身之用慎辨者必使水上火下交相有濟拼治陰陽人官物曲如之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在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有此象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謂力小而任重不度其終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君道艱難之時五以柔居尊位二以陽剛應之剛有慶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居柔得中能緩其行如郭子儀李晟當艱難之時而極其恭順所以能保其終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正有不中中无不正九二以中該正中以心言正以行言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而不中正无才无德故為未濟而征凶然以柔乘剛與以剛乘險者不同又將出乎坎故為利涉之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違云是字理此透溪所未發

諸爻皆位不當而六三以陰柔居險極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唯能震懼而貞固以克之則事濟而悔亡矣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謂撥亂興衰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中以求九二之賢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輝光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辰曰人君知人善任則將照千里而无沉亡伏莽之虞故曰其暉吉暉者光之盛而能及物者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辰曰大易无咎即不失是一是字是之一字本義以義命二字釋之其體曰中其用曰節其理曰義命命在天義在人如未濟上九以本卦言則暉光之五已濟孚於飲酒若郭令公韓蘄王不敢生

家云不安于義命則失是王璡職以前論

事不失是也以前卦言則將濟矣若漢高祖高會彭城酈子冠軍高會无塁濡首而失是也聖人恐人不安於義命則教之飲酒而俟命不則旬織而歎烏烏有憤隕之凶聖人恐其放意沈湎則戒以有孚失是而濡首不則曲江賦詩及阮籍山濤有耽溺之咎與夫小樓吹徹玉笙寒是也義命之旨深矣大易性命之書卽是之一字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其節也

辰曰乾知進退存亾未濟不知節知進退存亾便知節知節是知

蒙云節間進退存亾須合乾義在知與不知始終見大易時中之旨如此

進退存亾易之所以无大過者知節而不失是也夫伏羲文王於六十卦下一節字周公於未濟之終曰无咎曰失是而孔子曰時曰中曰節夫易只一中而節正隨時以處中者千聖之統緒盡是巳時中中節子思子本厥祖以作中庸中庸大易之嫡冑而性命之傳也夫大易性命之書於此見之

易辰四卷終

男　易傳　恭生　校梓

首二句實在繫辭上下二句乃實寫王侯聖云統天地之實一語深得義精心

易辰五卷

繫辭上傳

繫辭文王周公繫諸卦爻之辭傳孔子所作是易之括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言聖人作易只乾坤二畫作了一部易而乾坤二畫卽陰陽之法象也非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之實體卽見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朱子謂摩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推盪不曾住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巳自兩儀生四象八卦皆是下體不動從上加去又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雷霆風雨日月皆易中所有陰陽變化莫非剛柔推盪之理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婁寶持云此理甚微此說甚快

王云生人化[illegible]讀易者且切宜細參之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

清曰天地生物有男女之分者蓋太極實函陰陽男女交感有以天時干支勝有以人事力量勝或所居得氣之異須讓一邊強者造化氣数貫徹人身剛柔清濁自有莫之爲而爲者象之一物膽不附肝隨月易位舉一物而可推矣

朱翊鋅曰男女搆精形之始也父情母想命之始也內形先生兩腎象兩儀天一生水也腎生肝水生木也肝生心木生火也心生脾火生土也脾生肺土生金也生尅制化漸堅漸析而竅通焉外形先生鼻亦兩儀也次耳水也次目木也次口火也而土寄四形前世之魂忽投於中天地之魂萬古常存自已之魂臨時投入父母之魂交感會合者也三魂合而胎始靈當在母腹七竅塞而一竅通及其時辱門而出墜下罃惶困地一聲母子分爲二體剪斷臍帶一點元陽真氣直沉海底矣此竅塞七竅開開口而元陽漏洩純乾變爲兌卦自此六賊爲媒搬得中間乾乾凈凈如無賴漢假作門面家中無一物悲夫

許翊[illegible]改過是生生之理此說甚精切可[illegible]扶後天之功也

辰曰天以日至爲元人以子半爲元堯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元氣雖耗天心不死馳逐暫息夜氣忽清從此滋培省而又省庶幾元氣歸舍仍返先天易書不重无過而重改過是卽生生之理故厲无咎吝大易之首善補過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見陰陽之一氣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徤故易坤順故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交而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人能體道之極可與天地參矣

右第一章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晝夜之象明易與天同不是閑言

此總言易之爲書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總言爻之變動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憂在心虞在物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所能及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剛退極而進也剛化而柔進極而退也剛象晝之陽柔象

夜之陰矣六爻虛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也此明剛柔之爻變動於六位而占之所以斷吉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窮理而安分愈固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吉一而已凶悔吝有三聖人明吉凶之理以告人君子謹其得失之報以自迪天祐之者亦理而已矣

讀本體一款妙 王云善作能補切矣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言象變中或時位之未當才德之未備足以致咎其間豈無一節之善能更變是補過矣善能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言上下小大以陰陽所主言辭辨吉凶使人知所趨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大是好卦小是不好底險易亦以是分所之使順其性命之理也。 精言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包羅得有彌是縫合綸是條理彌而非

綸則空疎。綸而不彌則散漫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也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聖人仰則以易而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則以易而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所以明者陰變陽也夜也下也北也深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原夫人物之始而即以反其終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凝而陰變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而陽變陰也是知死生之說矣陰精與陽氣聚而成物魂游而魄降散而爲變神之伸而鬼之歸亦陰陽之變是知鬼神之情狀矣

辰曰窮理至死生亦云大矣竊取唐荊川與友人書言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是帶來的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還他去於

只釋原始反終真是斬釘削鐵

上云易總數人不失故物耳中上二一道破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透切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聖人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過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廿六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无所畦町而濟仁利物之心蓋无時而不在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上言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之化滔滔不窮聖人裁爲四時畫爲九州是範圍即彌也萬物之生總總不齊聖人制爲五倫教爲耕耨是曲成即倫也聖人通乎晝夜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故隨時變易以從道命在聖人之掌握矣如此聖心一神也一易也一物而在謂之无方變化圓融謂之无體

右第四章此言易道之大而聖人用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清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機不停今年春夏秋冬明年後年積而至於十年爲一紀三十

年之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而一會十二會而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未已也可謂其大无外矣又自四時而下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刻有百三十五息一息有一噓一吸均一造物動静之機也可謂其小无内矣自吸呼之微積而一元二元三元至十百元之无窮獨非此一氣之動静乎聖人強而加以太極之名夫太極是此理之尊號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故神陰陽流行繼之者善氣方行而屬陽成之者性質一定而屬陰繼之者天命不已成之者物與无妄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屬陽知屬陰此言成性之後知仁纔見得陰陽之一偏百姓習而不察深會乎陰陽之道如君子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人之氣稟或有所偏而造化則无不全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大業顯諸仁盛德藏諸用盛德陽也大業陰也

生生之謂易

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在天爲消息盈虛在人物爲動静榮瘁其變皆无窮也易字節該得是以理言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夫天地人變易不窮如此然乾始之而有朕兆一團氣耳坤終之乃有形體方成度數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蓍問易蓍極六七八九之數因所值而知吉凶所以決其事占未定屬陽事已決屬陰皆一氣幾之動静而道之見於占事者然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謂兩在故不測神易之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乎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簡則備矣

首言易理之廣大就外面包括得盡曰大就其中含蓄得多謂廣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天地間有聲色象貌者此理皆无所不有也三句說廣大底模樣其實在第三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辰曰易理之廣大由乾坤而出雖乾坤各有動靜其實只是一箇動靜坤之翕闢全是順乎乾之專直故曰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大生以氣言廣生以形言形氣豈有兩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言理之在易書者也

右第六章 此章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于乾坤之二卦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爲主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是大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窮之於心則識見超邁循是理而

行則功夫篤實禮卑是就切實處行稍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欠闕了崇效天知如其高明卑法地業如其博厚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易行謂陰陽之變化也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自此出而易以行也

右第七章 此章贊易道之至聖人所以業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擬諸形容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是物宜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動凡人之行事與一念之動皆是會謂理之所聚不會則於理有遺不通則於理有礙典禮是脈德如此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因天下之至賾以立象而美惡兼收因天下之至動以立爻而有所擇湛使言動皆合卦爻之理可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變化以人事言如言之淺深詳畧動之往止久速之類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擬之議之是學易者之變化如下七爻之例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動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六六樞機此意在是以句見之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辰曰本義謂當屬文言此蓋重出非也愚謂止言謙則有終此則言亢龍有悔正以相形亢而无輔者人君愎諫棄賢則如車之無輔而墮載不能行矣觀存位无位可見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作易根原者在此章

朱云鬼神但伸往來氣機者

釋解六三爻義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云此包括一氣之流行氣漸次堅實蘇說從此推

蘇子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行一曰水得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木生而後堅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胎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

靖曰天一生水之時連火木金土俱有了但彼時之火木金土亦只是其火之水木之水金之水土之水而已夫水元也元統四德資始之物其於亨利貞亦只是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而已猶未成也待水之本體旣成乃以次成火木金土土則分貼四德不同其實蓋五行元爲渾淪一物但須分段落與節候耳木火木金土本只是一氣分而爲二曰陰陽却以陽分太陽少陰而爲水火以陰分少陽太陰而爲木金土則於四行无不在而成其終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焉謂天地三三才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爲著數於天地之數去其五者存五

蒙云存一則與揲相符其理不疎甚微數之自然可破紛紜之說

行之本也其用四十有九又去其一者存太極也致用者必存其本有用者必待於无用所謂理數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辰曰大衍之數五十若不去其一以爲本則過揲之數不相對此自然須存一而後四十九之數陰陽太少過揲无弗相符也反觀之而益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二百一十有六策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此乾坤老陽老陰之數爲三百六十少陽之策二十八六爻凡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六爻爲百九十二合之亦爲三百有六十也盖只是四十九之數四象積之而數皆均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盖陽爻爻作三十六策陰爻爻作二十四策也

蒙云神不可知神之所爲則可以變化之道而知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明以决人之疑是可酬酢幽則言人所不能言而助神化之功皆易書之所爲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爲故曰神盖河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變化自然受命如響思維路絶也

右第九章此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作易之本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四者皆變化之道以者以易之書也以言則無不當以動則無不時以象則盡制物之制以筮則窮先知之神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爲字本乎身心行是見之事爲而加之人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天地之鑑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象之事變則其象之未定者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蓍卦何嘗有思爲但叩着便應所以爲神耳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至深難見底道理如幽明之故死生鬼神之情狀研幾如一箇卦有吉凶悔吝幾微處都研出來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爲占則能前知非通志乎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而可以制作非成務乎然辭變象占通志成務都非人力所以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示吉凶通志也成務定業也冒天下之道斷疑也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字皆以言卜筮之妙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謂蓍之變化無方方知謂卦之事理有定此言易理未說到
卜筮上聖人以此洗心恍然入於太一而不爲虛通乎萬象而不
爲遠退藏於密是此心本體寂是主靜萬化出焉者此條聖人之
心易蓋聖人以神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沒些私意小知在
裏聖人便是易了所以不筮而知吉凶如神武而不殺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矣

上章言蓍卦之德知來藏往已具於聖人之心從源頭說來此節

謂聖人明於天之道福善禍淫而民之故則有得失順逆故興神
物以前民用此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辰曰首言易之開物成務次言蓍圓卦方三節言聖人與此神物
此節分明借戶以明乾坤蓍策之義見而爲六七八九之象形而
爲剛柔動靜之爻此聖人制揲蓍之法以前民用下節方推易卦
之理此節无緣以天地化育言矣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一每生兩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
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
始備此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定吉凶此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富貴謂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蓋皆舉其極者言之備物制用謂聖
人教民以耕耒漁佃爲粒食鮮食之類立成器如舟車弧矢之類
是也天下之賾悉具卦爻之中但其理隱而未見深謂陰陽未分
吉凶未形惟蓍龜能探索而鉤致之以爲趨避以成事業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爻易只變象辭占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而圖書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釋大有上九爻義此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立陰陽老少之象設之於卦繫辭以斷吉凶變通謂陰陽老少之交易盡神謂不疑也

蔡云聖人不欲人以言語文字泥易從神明一邊看之在造化則於无在畫不可於有

八卦横圖每一陰一陽相對六十四亦然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云確切不可移易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爲易之緼此乾坤兼六十四卦之陰陽言緼謂包蓄乾坤其易之門專指始初二畫諸卦所從出也

畫底横圖陰陽相對卦爻變化之體已立於此矣曰易立乎其中者尚未及筮占也設若无此陰陽之畫何以有變化之象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若又无箸著策卦爻之變則彼圖中陰陽之卦畫亦无所用之矣故曰乾坤或幾乎息凡此皆以明乾坤爲易之緼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卽畫也而上卽太極也器卽卦也化而裁之謂筮之而陰陽變化則裁然爲兩概以定吉凶夫然後或行或止則通矣由是措之天下與民同患如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孔子之删定贊修千古不朽之事業於是成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蓋重出以起下文象以物宜謂文王之象中設卦以盡情僞一句、繫辭以定吉凶謂周公之爻中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設卦亦豈能盡利盡神哉若能五盡必須神而明之神而明之必須躬行心得之人故曰默而成之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謂盡易之理者在人非乎日洗心退藏者易書亦空設耳

易辰五卷終

門人 徐而板 史廷菽 校梓

易辰六卷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奇耦成形體未說到天地雷風處此時只有三畫說得象說不得爻因而重之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而後卦有六爻其體有上下位有內外時有始終序有先後數有九六而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六爻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陰陽往來相錯聖人因繫以辭命以吉凶此時未占然動已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必因卦爻之後而後見此則占時所動之爻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一剛一柔六爻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易只一時字。

吉凶者貞勝者也

辰曰上傳以吉凶爲首下傳以貞字爲首此傳本義謂吉凶常相勝非也貞者正而固只有一箇貞字一正能勝天下之萬變以理言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

貞夫一者一貞可馭萬變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貞觀貞明天地之法象一也若天地之性情乾確然示人以生物

之易坤隤然示人以成物之簡此貞一之實理原於天地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觀效此像此而知上之所云乾坤乃以天地之性情言此即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爻之奇偶所以效夫易簡謂諸陽爻皆是徙而易之理諸陰爻皆是順而簡之理也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謂乾震坎艮爲陽卦皆陽長而陰消皆像乾之易坤巽離兌爲陰卦皆陰長而陽消皆像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內謂蓍卦之中動猶未成也外謂蓍卦之外見則卦以體耶爻以節著而有可見矣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功業以用易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辰曰上傳言吉凶悔吝已詳下傳之首專以貞字爲主夫貞者一也元亨利貞雖云四德惟貞能包此三德故曰吉凶者貞勝曰貞

夫一所以救人者一貞而已

吉凶以貞勝論理不論勢從聖人有天位者說起故曰大寶大寶者理財正辭禁非所謂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而已若夫守位以仁呂氏改作人字豈人能守位哉夫仁即貞也貞內含元故曰大寶也仁字正對義字

右第一章 此章表元亨利貞始終只一貞字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萬物之情

朱子曰仰則觀象一段只是陰陽奇偶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凡草木鳥獸无不有陰陽鯉脊三十六鱗龍脊八十一鱗草木雌雄如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在背女陽在腹也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聖人畫卦精以通神明麄以類萬物如此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麗也兩目相承實則百千萬目只是相承以兩也網罟漁佃之

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有合於益之象也耜耒首也耒耜柄也天下之益莫大於此耒耜稼穡之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无爲蓋上衣下裳尊卑有序父子君臣男女長幼拜跪坐立井然見前何須勞擾而天下始治哉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者虛其中剡者銳其末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北人用車如南人用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豫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下止上動臼杵脫粟之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

章云此制器爲圖通之是 聖易之法若備可通不也而不可通乎其餘皆如此哉內有八卦之象亦見如此

諸大壯

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棟椽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足以當大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辰曰、伏羲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曆、制嫁娶、造琴瑟、爲文明之祖、神農勒藝五穀、披山通道、作甲子、造甕甑、堯作曆象、授民時、舜作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禹隨山濬川、益焚山澤、稷播五穀、夔典樂、皐陶制刑法、易皆可推、而聖人偶擧此十三卦、皆與之暗合、見神而明之、可以宜民於萬世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是故二字、承上十三卦而來、易者卦爻奇偶之形、象者所以似三才之理也、

彖者材也

彖言一卦之材、如卦象卦德卦體卦變、皆是彖者象之體統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乃逐節之變、於動爲切、然未說到吉凶悔吝、動乎只有得失、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君二民、則大而公、二君一民、則私而爭、陽統陰、陰從陽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謂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消思慮只順其自然而已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信音申

辰曰氣化往來如鼻息人所不能无若憧憧往來則私役之而狹矣動靜自然則利利无心也有心則害生矣欲因應自然除非窮理如下文精義是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屈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信也內外交相養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下學之事盡力於此亦无所用其力矣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

九四爻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釋困六三爻義道无小大下學上達以下十卦无非精義之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

知幾其神 依靜則見

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緼、交密之狀、化醇、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男女通人物言、

此釋損六三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釋益上九爻義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如學易如是推之吾心如明鏡止水則物來順應而私意不能干矣

右第五章此章專言感感之道在於正心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易之門陰陽合德只是奇偶相交由二而四而八以至六十四也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世衰道微人之情僞滋熾聖人不能不明其道以示人衰世之意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陰陽消息卦爻有以彰之吉凶悔吝卦爻有以察之君臣上下之位有窮通賢否之分是各當其名辨物者服食器用飛走草木各於其類正言者是非得失斷辭者吉凶悔吝以占言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肆陳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伏羲畫卦夏首艮曰連山商首坤曰歸藏夏商之末世道中衰易亦不彰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下舉九卦之德以明憂患之意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九德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自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如謙本卑却尊而光云云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三陳九德聖人說處憂患之道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非謂九卦之外皆非處憂患之道也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遠猶忘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度者事理當然之則外內以卦體言實以人心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辰曰故則所以致憂患者知險知阻所以明其故也五代君臣師保茂矣至无父母史樨堂氏云一出言一行事只思此身是父母所生无敢肩越語與切實易之教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初率其辭以揆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道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典禮也則也所謂出入以度者也

右第八章 此章以玩辭觀占深有望於人之行之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擧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陽或居陰陰或居陽唯從乎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天地間自有箇吉凶存亡之理若然可知不待求之易卽求之易在智者觀其彖辭思過半矣不待求之六爻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剛柔統論三五

右第九章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兼統言之也兩分言之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兩者三才各有體用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未說到筮是說爻之陰陽變易等謂遠近

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陰陽各有定位爻不當位則吉凶生

右第十章此章論爻畫有天地人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然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能懼終如始要歸无咎易之教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論文王著易之旨出於危懼人能懼終猶始乃得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本聖心之乾健以行常是平易无險然以其有憂患也則健者如自山上臨下而有險焉知險則不敢易本聖心之坤順以行常是簡約而无阻亦以其有憂患也則順者如自山下上山而有阻焉知阻則不敢怠如是危懼无易者之傾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事未至而心與理融乾之事也研諸慮者事既至而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在天道爲變化如晝夜寒暑在人事爲云爲如語默動靜吉事有祥者天則見於垂象人則動乎四體此言易之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十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即七八九六之變動乎著卦之內者也利謂變而通之以盡利

情者卦爻實理所向之念遷者因之而然之意愛惡遠近情僞皆

卦爻之情也吉凶悔吝利害皆吉凶之類也然若之近者其吉凶

尤多故又槩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右第十二章

易辰六卷終

門人徐而枝
史 師棟 校梓

易辰七卷

說卦傳凡十一章

說卦者言伏羲文王卦位之不同而卦德卦象皆備載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聖人能贊化育和氣充塞乃生此物聖人作易因之得以筮占也

蓍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上有黃雲覆之下有靈龜守之蓍神

卉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丘氏曰天陽也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天之數地陰也象耦

耦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故三奇爲乾則三

其參天之數是謂老陽曰九三偶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是謂老

陰曰六二奇一偶爲巽離兌則二參一兩爲八曰少陰二偶一奇

爲震坎艮則二兩一參爲七曰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

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於道德是黙契本原理於義是應變合宜物物皆有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言聖人作易之極功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然這上也有這箇意思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辰曰性命之理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

又細分之則陰陽各有其位謂六虛位也迭用剛柔謂筮占所畫成卦之章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辰曰按圓圖自中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已生之卦也何謂已生蓋卦始於一畫之奇然後有二畫之偶今從八卦之震左上以至於乾猶今日數昨日底故曰順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未生之卦也何謂未生蓋偶生於奇後由巽右下以至於坤猶今日數來日底故曰逆若横圖自乾至坤皆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章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右第四章

紫云六子功用俱是乾坤主宰

[illegible]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王云神即帝之出入不滯處

艮以止言故不言山又不可以止言故言艮蓋休止便有生机也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言帝天之主宰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究竟只是氣機耳。此八卦之見於一歲之造化者離明以德言坤地坎水以象言兌秋以時言八卦可互推也

右第五章 邵子定文王八卦方位本坤西南得朋塞不利艮之東北而知之也邵子因文王而推出伏羲之圖爲先天云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只管到後天六子之用然必本於先天陰陽之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火字指日此水字亦雨露之屬若日用之水火只用於萬物既成之後而非其變化以成萬物之功者也

右第六章 聖人推八卦之方位運行要以三才之理責之人身一乾坤而已故下章曰乾健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即所謂卦德也夫子欲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

栞云稍妙點出之見

少女

辰曰八卦次第是伏羲底三索而爲六子是文王底然而坤三索於乾而得男乾三索於坤而得女此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本是一氣但得氣有多寡而太極亦於焉可見矣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栞云知此便剛道若泥之

辰曰此廣八卦之象使知易卦可以窮理若荀九家亦未之盡也

千百亦非

右第十一章

至其次存仍用先天圓圖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兩卦相對者言也

易辰七卷終

易辰八卷

序卦傳

張子曰、序卦雖無極至精義、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遍精審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王云孔子恐後人雜亂文王卦序故各爲一篇之理以序之上篇言乾坤爲氣化之始終坎離水火也以體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言乾坤爲萬物之首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之初生氣鬱積於內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蒙者專就動物有知覺者言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無王則何戴 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晁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物壞則事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

大也臨不可以爲大臨者大者之號 物大然後可觀天下皆山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唯東海可觀 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德故大畜小畜以物力言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用言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地之初无物人物都是氣化生出程子謂今沙土无物自生物若有人物便須是形化矣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氣化之初自有牝牡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陰陽配合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上經天地即乾坤下經夫婦即咸也 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天屬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親矣 睽者乖也乖必有

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之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變也鼎能變物）鼎王器者莫若長子（食爲民天享帝立廟故不日位而日器）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

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二篇大約陰陽消長之理而已）

易辰八卷終

[illegible]云孔子旣序[illegible]之又從錯[illegible]之明易道[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可用也雜卦[illegible]動[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易辰九卷

雜卦傳

此卦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乾坤易之門剛柔雜成諸卦比有親則樂師動衆則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受采無色則質全天下之至賁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以无故爲善蠱以能飭爲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離在上夷離在下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以不捨爲通困以剛揜而窮○上經止此

咸速也恒久也

有感則速无倦則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

壯則止遯則退也

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解内險已解蹇外蹇而難睽睽而家人親否泰君子小人相反陽進消陰進須能持陰長消陽陽退須蚤○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革以火鎔金爲去故鼎以木鑽火爲取新小不可過中孚貴信物盛則多事旅寓則親少

離上而坎下也

章旣不仍其先後之序則亦可不仍其交對之序夫斷以陽決陰言易因變化之道而扶陽抑陰甚矣決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巽畜乾寡不可敵衆以兌履乾柔可以御剛不處謂進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辰曰自大過以下凡八卦非錯循也下傳十三卦以大過與夬終之崇陽也雜卦亦以大過與夬終之亦猶是耳男女飲食生民之

大欲存焉君子小人於此攸分陽大過太剛必折柔遇剛女壯須防女歸待男漸之吉也頤觀所養頤之正也男女飲食水火既而定也若夫以說而動之歸妹三陽失位之未濟女非義而男窮是必以剛決柔斯陽長陰消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憂大易由作也

易辰九卷終

男 韻陶 恭生 校梓

易辰九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登選撰登選號澹餘鄱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以三百八十四爻取象之義雜引史事以證經葢仿誠齋易傳之例而深切則不及之其以乾初爻爲象人心乾四爻爲象太子之類亦頗穿鑿自序謂易無象而三百八十四爻其象辰無象而三百六十度其象故以辰名其書焉

易序圖說二卷

〔明〕秦鏞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江南製造總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序圖說二卷》提要

易序圖說叙

易義大著於萬曆中東林諸賢維時錢啓新先生創獲於像象孫淇澳先生標指於明洛吳覲華先生之述精而顯先伯父忠憲公之孔義約而微皆程朱後易學之宗匠也乃於卦序皆有所略焉者何歟說者謂卦序分明一世運圖固也然卦氣推算之說窮理之儒所不欲道而其

中範圍天地之妙又不容以擬議教人畧之者其以此歟後三十年而秦侍御大音乃著易序圖說予稔知大音之爲人若樸若谷端居澄心豈好過用其聰

明而欲軼駕於前賢之上哉再三讀其書何與如也而粲如也浩博而有歸也徃復而彌確也夫易之爲言義無盡藏隨人尋繹故四聖有四聖之易漢魏諸賢有漢魏諸賢之易閩洛諸賢有閩洛諸賢之易東林諸賢有東林諸賢之易遞明之遞述之四聖此心也此易也諸賢此心也此易也吾此心也此易也大

音之易固天地間不可無之易大音之易亦天地間自有之易前賢之所畧後賢補之今日其卦序發明之日歟代變以來士君子之不得志於時者或高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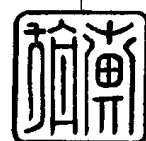
無生之學或相摰竹林之遊此亦肥遯之所托也而大音无悶之懐與憂患之思兼至寄栖禪榻掩關著書可以自娛可以垂世以人言之存乎景行莫如東

林諸賢以教言之存乎精義莫如學易緜斯而友千古緜斯而翼六經吾不能量大音之所詣矣然則大音之不得志於時也乃其所緜紹心學而維世道者

歟抑卦之有序有雜猶之有正有反孔子雜之所以翼文王之序也於序而知天地之化之神於雜而知聖人之用之神化即用也用即化也天地聖人一也

大音參雜卦之文於序卦之下亦以示學易者言序必兼言雜歟其所以爲卦序發明之日歟

同邑同門年弟高世泰謹題

於再得艸廬

秦侍御易序圖說引語

盖予熟復易序圖說而始自嘆其拘隅也予學易有年矣則豈不亦惟序哉頋自序卦傳而外不遑他焉秦侍御大音與予舊相聞也既久不相見頃中春惠然相問訊而相諮曰易肯出其所著圖說以示而屬予引之以予為庶幾知之也者予甫受讀

色然不相應也覽厥大指亾則惟序然已恢恢乎遊序卦傳之表矣而予猶守其樊中雖然今之處樊者覺有以異乎向之處樊者矣予向也仰鑽十翼廢徹百家即古昔一二巨儒所非言孔子之言概置弗省而今乃於是為畱笥時叜展對也亦獨何與予向見諸儒先言易亾言序者即言序

也㠯仍乃卦序者於是卦序棄如而人以其意謀易爲今大音之說易序也於卦豈有改矣所兼雜㠯求端而博其趣衡從其條理非孔子之言也旣乃知猶孔子之言也孔子傳雜卦參差異態顚倒㫺義亦豈不惟序矣且其傳序卦也雖序兩卦之相受云爾乎而連類以觀豈八卦之不秩於

其間二篇各竟豈六十四卦之不耦設於其際然則大音之說蓋引伸孔子者與夫述聖詔愚辟播王言於荒裔也或受辭而靡他或通志而不越之二者孰愈哉予乃永念曰舍周無易舍孔無傳此向之所持㠯卻衆而求心也引伸則有二三則微此今之所信以得朋而廣㠯也蒙莊廼稱言

异㠯同爲是不同爲非殆未可以槩乎夫君子敬業樂群亦審其不同㠯致同而已矣崇尚通瑔尚瀍將無同雖然大音之過予則遠矣其憂患宜未予若而敏叡百之其在癸未甲申乙酉之歲仕路方屯世喪多故其於易也一年而書思二季而視艸三季而觀成樂玩居安時乃殆庶以視予

之淹思跼頤多窒而寡通者夫如何也雖然予兩人之齒則齊蒙莊廼更稱衛有君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以大音之賢頤又喜易庸勿於伯玉乎思齊哉大音而思齊伯玉也予則請從

丙申秋七月同邑社弟周夢華題

易序圖說序

侍御大音秦先生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方從問易屬為之序且命毋以一日長為辭福孫敬謝不敏已受讀卒業迺作而歎曰至哉先生之說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一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而未能盡合遂或

㠯為非易之蘊或以為非聖人之精觀先生之圖說則非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无不合焉夫序卦以六十四覆為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㠯上經分為五節象陽下經分為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与二覆象陽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二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皆不出一節之中如㠯屯蒙二陽配需訟二陰㠯師比一陽配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顧愚㠯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明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後天之

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取覆對而剝復夬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天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為天根月窟往來之關鍵得其用焉先天以多為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序卦㠯少為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

亦取諸剝復夬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卦配而變例旨從上下經之遥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南代乾坎北代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首之旨乾坤中之以頤大過坎離終之旨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得其用爲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二坎象也覆卦

數凡四九旨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三五得三九以正對卦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在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爲首尾五卦之中樞即爲八正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所以不與諸覆卦爲伍而變例旨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夬姤從遥配而夬剝之用歸於復姤以二濟從

正對而二濟之用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嘗較定先天方圖而以屯西配蒙東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髮今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北配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畜履南亦皆不爽毫髮雖先生之所未及言而此心此理之同固有不謀而合者竊幸

藉是旨求益故敢因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系序義以覆象明彖爻又附先後天諸圖而各系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於純粹中正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同邑通家後學嚴福孫謹識

周易序卦圖說

繫辭云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旣云居之而安自不應强生見解但序之爲言明有次第學者苟不於其中探討意義亦豈能居之而安乎據序卦傳止以卦名聯屬不取反對爲義或

云此聖人慮後世妄作輒更其序故作傳以明其爲一定之序而非其意義所存是則然矣乃雜卦傳又何以作也以序卦爲定則雜卦不應作以雜卦爲變則序卦不應執竊謂六十四卦惟文王能序之惟孔子能雜之後之學者能以雜卦對待之義求序卦流行之理亦庶乎能居之安矣作序卦圖說上篇凡五段下篇凡四段合上下凡九段配乾之數中間入彖爻處甚畧舉要而已朱子有言註易不欲詳恐障其光明也今序之而已

其又多乎哉獨爻數配合頗有自然之妙倘以是質之先儒而不無一言之幾乎道則或因是而求居安之說其於羲文周孔之心畫或不至於河漢云爾

序純卦 [illegible]

乾坤坎離震艮巽兌 [illegible]

序體卦

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

序辟卦

乾坤泰否臨觀剥復遯大壯夬姤 [illegible]

序一陽

師比謙豫剥復 [illegible]

序一陰

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 （凡一陰之卦六皆自姤而來）

序二陽

屯蒙臨觀頤坎晉明夷蹇解萃升震艮小過 （凡二陽之卦十有五皆自臨而來）

序二陰

需訟无妄大畜大過離遯大壯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 （凡二陰之卦十有五皆自遯而來）

序三陽三陰 （凡三陽三陰之卦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 （二濟之成卦於坎離）

序乾 （序乾共十六卦）

乾需訟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无妄大畜遯大壯夬姤 [illegible]

序坤

坤師比泰否謙豫臨觀剥復晉明夷萃升

序坎

屯蒙需訟師比坎蹇解困井渙節既濟未濟

序離

同人大有噬嗑賁離晉明夷家人睽革鼎豐旅既濟未濟

序震艮

屯蒙謙豫隨蠱噬嗑賁剥復无妄大畜頤咸恒遯大壯蹇解損益震艮漸歸妹豐旅小過

序巽兌

小畜履隨蠱臨觀大過咸恒家人睽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漸歸妹巽兌渙節中孚

錫山後學秦鏞大音氏著

上經第一段凡二卦

乾䷀ 覆卦交卦俱無變坤

坤䷁ 覆卦交卦俱無變乾

乾剛坤柔

乾坤二卦乃周易之所以爲周易也夏連山首艮殷歸藏首坤今周易以乾爲首而繼之以坤故乾坤二

卦乃周易之所以爲周易也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雜卦傳亦首曰乾剛坤柔然則此二卦者乃序卦之所不必序而雜卦之所不能雜其爲六十四卦之首無疑矣以先天圓圖言之乾南坤北以握四方之綱故其位定以兩儀横圖言之乾先坤後以統萬物之散故其理全若後天乾坤退居二隅仍首乾坤者何蓋乾居陽卦之首坤居陰卦之中八物流行之中仍有主宰在乾父也坤母也無父母則六子且無從生而八卦何繇以立試觀太極初分兩儀即判陽儀即乾陰儀即坤然猶未有乾坤之名也殆至奇耦遞加剛柔迭變其不變者是名乾坤然則乾坤即是兩儀兩儀即是太極太極即是無極所以生天生地在生人生物之前而乾坤爲諸卦之首也以六爻體象言之得乾之下爻爲震得乾之中爻爲坎得乾之上爻爲艮得乾之半體爲巽兌得乾之全體爲離無適而非乾也得坤之下爻爲巽得坤之中爻爲

離得坤之上爻爲兌得坤之半體爲震艮得坤之全體爲坎無適而非坤也是故乾坤者在八純卦中則爲八純卦之首在八正卦中則爲八正卦之首在十二辟卦中則爲十二辟卦之首在純陽純陰卦中則合爲十六卦之首今夫六十四卦者皆純卦正卦辟卦純陽純陰之卦所雜揉而變化也乾坤既爲諸卦之首即又安得不爲六十四卦之首乎所以周公錯六爻特於二卦加用九用六孔子作十翼特於二卦

著文言二篇是皆特起義例以示別異於諸卦所以明非六子之卦所能並列也雖然尤必以乾爲首何也上經以乾坤坎離爲主在四卦中又以乾坤爲主在兩卦中又以乾爲主乾爲天爲君爲父爲首雖與坤爲對待而實爲坤之主作易者立象以盡天地而取義以明君臣是故每卦皆以五上爲天初二爲地又以五爲君二爲臣是凡卦皆有尊卑貴賤之義而況乾坤又爲卦主則扶陽抑陰之義當自此始乾先

坤後又何待言是故陽實陰虛卦之象也陽全陰半卦之數也陽盈陰縮卦之理也坤在乾範圍之中亦猶諸卦在乾坤範圍之中乾又安得不先坤也至於卦自下生理數具足在一卦中又以下卦之乾爲主在下又以乾之初陽爲主或謂易理皆重二五不知彼言爻位此言卦序中庸之中却在二五一貫之一即在初陽震陽復陽乾初之陽即是太極初分之一孔子一貫只將此一畫貫徹將去別無奇特然則潛龍勿用之義何居夫太衍之數虛一不用其以一爲君者正以不用爲用也學者苟不從源頭討徹一番止向爻辭拘執强生見解不知變化其於易理終無入處矣大抵卦理卦數不越卦象今夫奇耦者象也不知數即在其中盡一畫以三分爲率坤虛其中止得其二所以然者乾圓徑三故用其全坤方圍四故用其半然則乾之一畫即三三畫即九因而重之即爲十八覆而觀之即爲三十六乾用九四九三十六

正乾之數以三乘六仍是九也坤之一畫即二三畫即六因而重之即爲十二覆而觀之即爲二十四坤用六四六二十四正坤之數以二乘四仍是六也君子觀象得數觀數得理只將乾象反覆細觀便儼然見三百六十日之一歲三百六十度之一周便是天行之徤只將坤象反覆細觀便儼然見二十四氣之流行二十四方之布列便是地勢之厚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在其中焉此乾坤二象所以爲六十四象

之總也乾坤兩彖詳略顯微不同最宜細玩乾彖包舉全易天體虛運君德職要故其詞以略妙入神元亨利貞四字屯隨臨无妄革諸卦皆有之此獨以不添一字爲貴夫所謂利貞者在他卦中多是勉其貞而戒其不貞若乾體粹精之極何勞戒勉所以彖傳只是贊乾而文言又變例疏爲四德以合于天之四時地之四維人之四端先儒又以六爻分配四德纔見得乾彖之大而能精渾然一氣流行無不包攝真

聖人化工之筆彖傳提出兩乾字最分明乾元資始內乾也雲行雨施始而亨也然流形言品物則亨中已有利矣乾道變化外乾也各正性命利而貞也然保合言太和則貞下又起元矣大明三句是過接語以明始者明終以兼三者成六以統天者御天是從內乾說向外乾也首出庶寧是總結語首出似指上九然以始物者首物又終始之義也全傳總是贊乾君道尚在言外大抵彖傳是兩分說文言四德是四分說文言後段是一滚說總只是四字中具足此理聖人未嘗添設一字也坤彖與乾稍別乾初始稱潛龍坤彖先言牝馬乾三始見君子坤彖早著攸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爲諸卦彖起例處皆不于乾而于坤蓋文王以君德處臣位故于乾道似不欲深言而獨於坤道言之親切詳明如此最是聖人微情坤之元亨與乾無異而利貞不同以其利牝馬之貞也牝馬是行物之地君子是行地之人龍飛而馬行大人

飛而君子行是本分事所以坤德全要柔順利貞地順承乎天者也君子順承乎君者也君子有攸往原以從王爲義則必以得主爲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又何疑焉經文多言西南言東北無言東南西北者蓋緣後天卦圖原以陽居東北陰居西南劃然分開坤地平易艮山險阻陰順相生陽逆相尅此其大槩也今在坤宮西南是其本位三陰爲朋行到西北自然喪朋最後遇乾自然得主取象最明若論卦爻內

卦本位當爲西南外卦流行當爲東北若在文王自我西郊化行南國視紂所居恰在東北喪朋得主尤爲精切夫既得主矣喪朋何害既後得矣先迷何害君子于此只須柔順以安之不惟利貞而且安貞吉之道也觀此一語文王已於憂患中得安身之所矣彖傳亦提出兩坤字坤元資生是內坤坤厚無疆是外坤以內坤說元以外坤說亨而利貞要義又合而言之則以坤非四德可言故變其文也乾六爻皆君

道當以九五爲卦主五天位也以天德居天位夫固居然一天矣然君德實備于九二故並稱大人德施之普見于二作覩之義全于五二五大人初無分別蓋緣剛健粹精金氣充實光鮮發越自然利見二五正龍德正中之極則也要之乾健不息精神却于三四兩爻逗出九三人位故言君子兩乾之間故曰乾乾惕之爲言以心從易心無時不惕乃所以爲易也易爲憂患之書劈頭提出惕字最爲警策試問所惕何事躍與不躍之間乃其惕之大者或之者疑之也疑正是惕直至在天而雲從在田而雨施天下皆已利見而大人猶不改其憂勤惕厲之心夫是之謂乾學蓋乾惟能惕所以能健若非提此乾惕徹始貫終勢必至潛而猶思用亢而不肯悔其又何以爲乾也坤六爻皆臣道當以六二爲卦主二地位也故坤德備焉夫坤之德曰柔曰靜曰厚今言直方大何也夫惟有直方大之德而能一于順所以爲至柔至靜至

厚也到得黃中通理時全是土色純粹德容充然併無直方大之可言矣夫坤德之盛何以能然要看三四兩爻爲坤腹聚處精神蟠結深固一氣不漏爲萬物資生之母夫乾君坤藏含章藏用之道也無成有終藏以善其行也括囊藏之極也試問所藏何物坤直方本乾動直來故坤中亦有乾氣運行在乾爲文明在坤爲章含之又括之直至六五黃裳章美宣著始得暢發然猶曰文在中也此坤藏之義也蓋坤惟

能藏所以能順若藏之不容勢必至陰凝于陽始于履霜之凝而終于龍戰之血坤貞之謂何又豈所望于坤也用九用六皆承上爻乾惟亢而能悔遂變乾爲坤能無首則自無亢悔之憂矣坤惟戰而不勝遂變坤爲乾能永貞則自無龍戰之禍矣乾雖變仍是用九坤雖變仍是用六葢他卦之變皆以之卦爲占獨乾坤不占之卦而別繫之辭所以明其變而不變爲萬物之權輿也文言於乾說誠於坤說敬於乾說

仁於坤說義又于乾說性說學問說知至字字爲儒宗鼻祖易眞道之奧府矣然皆論語所罕言者子所雅言不及于易易固難言哉合而觀之彖辭精簡卦德已全六爻旁通卦情始暢彖傳止于詮釋而理無不足文言極其推廣而意非有餘三聖之筆如出一手學者能深觀于二篇之詞即以是包舉全易可也

合先後天乾坤圖

內卦即先天也外卦即後天也六畫卦中具二圖義

乾坤元亨利貞總圖

乾元西　坤亨南　利東　貞北

乾卦包六子圖

陽順陰逆順者升逆者降也

巽　巽　離　離　兌　兌
艮　坎　震　艮　坎　震

坤卦包六子圖

陰順陽逆

震　震　坎　坎　艮　艮
兌　離　巽　兌　離　巽

乾坤配天干圖

甲　丙　戊　庚　壬
乙　丁　己　辛　癸

乾坤配地支二圖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此即辟卦起卦身法准此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戌　申　午　辰　寅　子

此納甲圖與上天干圖配

地支納甲流行陽順陰逆變圖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合先後天是爲重義乾闢貞元坤居亨利四序流行干支布氣左[illegible][illegible]轉包孕六子大父大母資生資始以此二象翊彼兩儀誰少誰多理固無殊

上經第二段九四對八卦

屯 ䷂ 蒙
需 ䷄ 訟
師 ䷆ 比
小畜 ䷈ 履

屯交卦解變卦鼎
蒙交卦蹇變卦革
需交卦訟變卦晉
訟交卦需變卦明夷
師交卦比變卦同人
比交卦師變卦大有
小畜交卦姤變卦豫
履交卦夬變卦謙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比樂師憂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此上經第二段九四對八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二十四積數之爲四乾四坤以此八卦承乾坤之後明乎其代乾坤用事而又爲能不失乾坤之體者也夫乾坤之後繼以六子先陽後陰固不待言乃不用震而逕用六坎者何坎中一陽得乾爻之嫡傳故坎陽最貴本卦取象維心聖學執中用中皆執此用此此理不易雖然猶有未盡葢河圖洛書之數其一皆在坎位五行一曰水十干甲生於亥十二支始於子人身之命在乎腎神龍得水而變化萬物無不始於水者乾彖贊乾元之盛何以不言日晅雷動風散而獨言雲行雨施雲雨皆坎德也說卦傳曰雨以潤之葢坎中一陽流通潤澤之美爲萬物所待命此卽乾元生物之仁或謂水司冬令屬貞不知貞下起元其理益著觀聖人於屯卦言雲雷屯又云雷雨之動滿盈於需卦言雲上於天皆以雲雨體坎與他卦之言水者逈別正與乾彖雲行雨施相應乃知坎體卽乾體坎德卽乾德也坎德之盛如此便當配合乾坤而必以屯蒙先之何也雲雷者天之交山水者地之理乾坤既立正賴經天緯地之人聖人出世欲與天地並列而爲三才必有一番開乾闢坤手段雷動雲興定一時草昧宇宙水流山峙開一古學問淵源作之君作之師屯蒙二卦正是經天緯地第一等事業非他卦之德所可並也屯君德也故言元亨屯之爲侯也孰

建之以民歸也然民雖歸而我則勿往利貞也夫屯
所爲難者獨以五在彼膏雖屯而位則君也猶將事
之敢勿貞乎當其時應初者求遠初者憂而屯之盤
桓如故蓋乘剛者不字而即鹿者又舍則帝業之艱
難固如此蒙師道也故言亨蒙之爲教也非師之以
童求也然初則告而瀆則不告利貞也夫蒙所爲養
者獨以五在彼心雖蒙而功則聖也有以包之何勿
吉乎當其時不學者困叛道者去而蒙之爲教不遺

蓋發之若脫梏而擊之若禦寇則師道之廣大又如
此天造草昧伏羲之卦也然有屯膏之主在上而下
以居貞自守故又爲文王之卦開萬古群蒙孔子之
卦也然有童蒙之主在上而下以包蒙納之故又爲
周公教孺子之卦合而觀之義文周孔四聖人許大
作用皆在于此所以繼乾坤而立極爲全易之首也
然屯既言君道而又以十年乃字明女子之貞蒙既
言師道而又以納婦克家著金夫之戒此何以故蓋

全易陰陽相求皆有婚媾之象而屯蒙二卦乃陰陽
雜揉之始故爲之發其義例於此亦所以明夫卦爻
取象非一端而已也夫屯蒙皆坎德也然屯不以君
德予坎而以予初出震義也蒙既以師道予坎而又
以予上成艮義也乾坤之後並列三陽於是陽氣充
塞天地而不終慮乾之變爲坤矣屯蒙之後坎獨用
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合乾合坤並列四卦需訟以
坎合乾以中實而應剛中孚之至也需有孚以光亨

而孚故貞吉其利涉可知訟有孚以窒惕而孚故中
吉終凶其不利涉可知需以剛而不陷爲吉初尚處
乎遠險其不犯難固也漸而有言終且致寇彼方以
身試險而卒能需乎健故也夫此皆以剛履險故能
需耳若六四以柔居險固已處于必傷之地矣而又
能以順求出合剛柔而濟險則五之宴樂不亦宜乎
彼上六者既不能健又不能順其入穴也無惟而猶
望其終吉難矣訟以惕而不終爲吉二方得中應乾

其不克訟宜也事則不永德則食舊彼實以陰濟險而亦能無訟乎惕故也夫此皆以下訟上故能惕耳若九四以上訟下固已處于必勝之地矣而又能以命自安合上下而無訟則五之元吉不亦宜乎彼上九者既不能惕又不能渝雖受服也何益而欲免于終凶難矣此二卦乃覆卦第一乾需以居易俟命訟以反躬循理皆聖人敬天之學也師比以坎合坤以一陽而御五陰尊之至也師之尊在下其吉也以貞

而吉故无咎比之尊在上其吉也以元永貞而吉故亦无咎師之吉莫吉于師中中則無耦故三命不渝而有始終之任所以示勿貳也將見以出師則有律以左次則无咎而田禽之執可以報命矣雖然吾所慮者有二焉或佐閫而成撓敗之辱此不專任之失也所謂弟子者也或恃功而成驕逞之患此又過任之失也所謂小人者也彼命師者可不戒哉比之吉莫吉于顯比顯則無私故三驅不誡而無得失之心

所以示無外也將見有比之自內者有比之自外者而盈缶之孚亦有他吉矣雖然吾所悲者有二焉或不識天命之有歸而比其所私所謂匪人者也或窮于人心之已去而比已無及所謂後夫者也彼顯比者何容心哉此二卦乃覆卦第一坤師以畜衆則井田爲兵法之祖比以親侯則封建爲治世之經皆聖人因地之法也要之四卦之德貴需與比蓋坎陷也其在下則陷愈深故坎陽以在九五者爲最貴需吉

而訟凶比樂而師憂自然之理也水在天上則爲雲爲雨在地上則爲江爲河其能爲雲雨者坎之功用而其爲江河者則坎之體用則需以俟之體則比以親之皆非險患其不能無險者訟與師也險在下如陷阱故爲訟險在內如伏戎故爲師人世險患不出師訟二端不獨小人有訟雖君子亦有玄黃水火之戰不獨亂世稱兵雖禹周亦有征苗伐奄之師所以九二皆在險中惟恃上有虛中聽訟之大人推轂之

賢君則可以無終訟之凶喪師之辱耳大抵人世上
天下地皋足皆坎吾人處坎之道險在前者以需而
勿進爲義險在內者以往而出險爲功志行者有涉
川之戒憂深者有出穴之吉總之能保此一陽不爲
二陰所陷則可以出坎入坎而優游天地之間矣已
上六坎各以一陽爻爲主共得六陽六陽卽全乾也
所以明坎雖用事實乾德也乾坎之功既盛則不得
不濟之以陰而小畜履生焉然何不以離濟坎葢此

處坎爲主則離不得用事洛書之數坎一離九坎始
離終故離最後出又離爲眞陰乾坤未交則午陰不
生巽兌二陽乾體故以巽兌之陰濟坎也小畜之反
爲姤陰始生也履之反爲夬陰將終也陰卦多矣而
獨先小畜履者何此處欲以一陰之卦配合爻數除
二離不用而姤遇夬決非所宜先故以小畜履代之
巽長兌少故小畜又在履之上也小畜文德之懿履
九德之基皆陰德之最盛者二卦以陰爻爲主三四

一陰居下之上居上之下正文王現身之卦葢文王
之德則陽而位則陰又西伯陰行善則其德亦爲陰
德夫陰陽之患非以陽陷陰則以陰疑陽君子居陽
則不爲陰所陷居陰則不爲陽所疑是以畜之而无
咎履之而不傷也畜者蘊隆而不施履者擇地而後
蹈脩身處世之道莫善于此小畜以陰畜陽有密雲
象其亨也以不雨亨履以柔履剛有虎尾象其亨也
以不咥亨畜者畜內乾也吾自有乾德而吾自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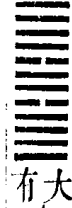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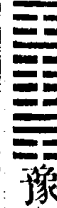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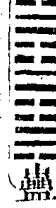
則其道貴密夫惟往而又復進而忽止畜之以其漸
則雖有陰陽不和之患而其道可以徐通血亦可去
惕亦可出業有孚矣其无咎乎將見畜之極而固則
有孚者至于攣如而其道爲富畜之極而通則不雨
者至于既雨而其德爲盈矣履者履外乾也彼且爲
乾位而吾將履之則其道貴和夫惟素履能乎坦履
不懼履之以其誠則雖有剛柔相薄之患而其道可
以不傷眇亦能視跛亦能履雖有凶也其終吉乎將

見爲履之夬則猶不免貞厲而常存愬愬之心爲履之旋則直可以考祥而無失坦坦之故矣小畜曰婦貞厲履曰夬履貞厲以其近于姤夬故危之也畜既不進履又不處有屯如之象焉所以與屯卦相終始而不失處坎之道者也大抵此段卦序正見文王後天之學後天以坎加坤一點元陽落在地中而天開于子正河洛秘旨也坎之左爲震艮故以坎合震艮坎之右爲乾故以坎合乾然坎實居坤之位故坎又合坤若巽兌中陽俱得半坎以之合乾是亦坎道之流行也惟離卦正與坎反是爲對待坎離相見則易道過半坎離相交則易道已畢此處純坎用事故八卦之中無離乃精義也總看八卦已具一陽二陽四陽五陽而獨無三陽又具一陰二陰四陰五陰而獨無三陰以三陰三陽皆自泰否而生此處乾坤未交故無三陰三陽也然[illegible][illegible]遂以泰否承其後焉

屯蒙至履卦八卦圖

太乙之精先天地生坎水實統五行開屯開蒙是誰之力承乾合坤是謂坎德巽兌中實得坎之半合乾而來抽精互換八卦相生胡獨後離有坎無離其義難知坎離相見易道之終獨保初陽厥惟始功

上經第三段凡四對八卦

泰䷊否　同人䷌大有　謙䷎豫　隨䷐蠱

泰交卦否變卦否
否交卦泰變卦泰
同人交卦大有變卦師
大有交卦同人變卦比
謙交卦剝變卦履
豫交卦復變卦小畜
隨交卦蠱變卦蠱
蠱交卦漸變卦隨

否泰反其類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謙輕而豫怠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此上經第三段凡四對八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二十四積而數之亦爲四乾四坤此段大義重陰陽之交以陽下陰上爲交以陽上陰下爲不交最爲直截自乾坤後歷八卦而爲泰否泰否卽乾坤也凡三陰三陽之卦總是乾坤之交不獨泰否但餘卦體雜不純而泰與否則爲純乾純坤之交故此兩卦獨爲全經變化之樞紐夫天地之交不可見而氣爲之驗氣之在地中者不可見而人與之接三爲人位在地之上乃泰否成卦之主自復以來陽氣出地而遍乎人間則爲泰自姤以來陰氣襲人而行乎地上則爲否雖有交不交之別然而陰陽迭運如環無端總是一乾坤之交也乾坤既交則乾中一陽已施於坤爲坤所有而乾遂變爲離以乾合離此同人大有之所繇生也乾坤既交則乾之上下兩陽並施於坤爲坤所有而坤遂變爲震與艮以坤合震艮此謙豫之所繇生

也以互卦言之同人互巽大有互兌謙豫皆互坎儼然乾生三女坤生三男則是乾坤交而生六子之象也乾坤交而生六子而六子又得乾坤之精氣以相交則生化無窮宇宙不息於是遂以隨蠱繼之隨蠱者長少男女之交也咸恒損益既未濟六子正配之交爲下經綱領之卦故但以長少之交配合于此然何不取漸歸妹而取隨蠱凡陰陽配合非應則比漸歸妹四五爻密比於中故取象夫婦以繼咸恒之後

若隨蠱則震巽主爻在下艮兌主爻在上四爻皆不易其位純是本體未豕所以列之上經也大抵此段精義只一交字盡之泰否八卦總是君子小人相與之道須細細理會泰否二卦彖爻反對極整與他卦異泰陽來于內陰雖往也陽必上交乎陰而成泰故吉亨否陽往于外陽既往矣必不能下交乎陰而成否故不利君子貞夫大小往來之故難言之矣方泰初之拔茅固無以自異于小人也何從得君子之名

乎惟君子原不獨爲君子故九二以包荒爲主遂以包荒之故而得亡其朋庶其不我遐遺乎而九三之君子深于平陂往復之故則卹卹然憂之以爲三陰之翩然而來非國之福也所幸有虛已尚賢之人君不難以小人爲君子用以一其歸而泰道成矣如是而不免于復隍則君子之所無如何也方否初之拔茅亦無以大異于君子也何以得小人之名乎惟小人原不安于小人故六二以包承爲主雖未能以包

承之故而得亂其群庶其否者復亨乎而六三之小人忿于君子小人之名則赧赧然恥之以爲三陽之聞命而至非吾之利也所幸有無心休否之大人不難以君子與小人合以救其亡而否道轉矣如是而遂足以傾否則亦小人之所無如何也總之君子處泰之時則道在朋亡朋不亡則小人之怨深矣其究也朋愈盛而卒至于禍亂之相尋是豈小人之罪乎君子處否之時則道在不亂群亂群則小人之計得

矣卒之群已亂而無救于危亡之猝至是又豈小人之罪乎由是言之泰二之君子固即否五之大人也惟否亨故能休否以爲君子則正與小人爲對待以爲大人而小人爲其所包荒久矣故變而言大人彼不利君子之貞者亦能不利大人之亨乎吾願天下之爲小人者皆化而爲君子天下之爲君子者皆進而爲大人其可矣嗚呼易之示人深矣夫天下人品君子小人常相半此其大常也若論世道之隆則必

至有君子而無小人方爲極盛於是遂以五陽之卦繼之同人以一陰同五陽爲同人以同故亨亨則利涉而又必利貞也大有以一陰有五陽爲大有以大故元亨元亨則吉無不利故不言所利也同人之難擇乎人之難也暱於近者其交不廣雖無咎而不免於吝也處於僻者其交不聚雖無悔而不足以亨也且君子惟不爲苟同所以能同所居各異則出處語默道不同也物或間之則啓釁搆爭勢難同也大師

之克其求同亦已切矣是乃眞君子之同也如是則雖乘墉伏莽者亦以不同同之蓋至是而天下之志可通豈非于野之亨乎大有之難居其有之難也信發於所有餘交如之孚有而足以孚也威生於所不足威如之吉有而不設備也且天子惟不私其有所以能有匪彭者不敢僭所有以逼君也用亨者不吝推所有以予臣也大車之載其所有亦已多矣又孰非天子之有也如是則雖在下無交者亦以不有有

之蓋至是而百福之有來集豈非自天之佑乎夫同人曰利君子貞明其爲君子也同以人也大有曰小人勿克明其非小人也有以大也其交道之盛乎君子生當此時抑幸矣然而五陽之不能不爲一陽者其時也今夫以一君子處乎衆小人之中而又居凶懼之地交道最難苟無以處此將何以爲王持世運之一人乎則取諸謙豫謙山止地故尊而光坤有終艮成終所以亨也豫雷出地故順以動震建侯坤行

師所以利也人之不能謙者多以其勞不矜不伐而勞乃克終是所貴於謙也然而更有進焉鳴謙則併忘其勞謙謙則併忘其鳴下而又下謙之至也吉莫甚焉雖然謙之輕也人或侮之矣遠或在鄰近或在邑將必有征伐之事焉雖尚可服之以撝謙然亦僅能無不利而已豈可謂得志乎禹拜善而征苗公孫肩而征東甚矣謙之未易言也人之不能豫者多以其疑開誠布公而朋皆來集是所由以豫也然而必

有本焉堅確無私則勿疑審幾能斷則勿疑和而能介豫之本也吉孰如之不然豫之怠也人或溺之矣鳴豫在下冥豫在上相與爲不死之疾焉雖不能無望於盱豫然亦僅能後事而悔耳安望其先幾乎君子見幾而作聖人知幾其神甚矣豫之未易言也夫謙之君子能以其隣不驕故也豫之君子能合其朋不吝故也則夫一陽之可以進爲三陽者其理也第泰否三陽三陰各得其朋保泰休否猶易爲力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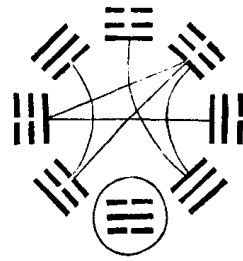
之變漸不可知君子小人雜陳而進互體而居則交道爲尤難焉吾既不得盡交於正人而又將或有所交乎前人此交之變也則非隨蠱不可隨以剛來下柔爲隨隨之亨元亨也而又言利貞貞者救過之則无咎之道也蠱以剛外柔内爲蠱蠱之亨似非亨也而乃言元亨元者造事之始先甲之義也隨有二道以陽隨陰曰渝變而不失正也以陽相隨曰孚功而不違道也凡此皆吾所自主隨而非係者也若三陰

之用隨爲係而已矣係則不能隨矣係此而失彼猶可言也拘係而不舍窮孰甚焉以此知隨之不可及也蠱有二道以有厲有悔者幹父其事艱危而可以无咎也以用譽者幹父以不可貞者幹母其事深隱而爲能得中也凡此皆吾所有事幹以爲裕者也若四柔之於蠱爲裕而已矣裕則不可幹矣處蠱之外而不事猶可言也處蠱之中而不事吝孰甚焉以此知蠱之非得已也夫能隨則天下無不可交之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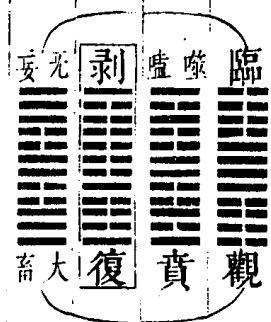
蠱則天下無不可治之事故隨蠱聖人之德也否則隨而不溺蠱而不傷者鮮矣是以隨蠱皆曰元亨焉卽與大有之聖人何多讓哉已上八卦總是交理然又皆以陽下陰上爲貴泰三陽在下否三陽在上其最著也同人不能如大有之元亨以大有之陰在上大有尤得泰之道也豫不能如謙之皆吉以謙之陽在下謙尤得泰之道也隨三陽在下三陰在上卽泰也蠱三陰在下三陽在上卽否也三陰三陽之卦凡

二十其能配合否泰惟此二卦此一段脉絡分明處也以後天卦位言之乾自南左旋下於西北坤自北右行上於西南乾坤交也離坤方乾合離是交於坤也震艮乾方坤合震艮是交於乾也隨交於二分蠱交於六甲全圖皆交也合看八卦惟一陽三陽五陽而無二陽四陽又惟一陰三陰五陰而無二陰四陰蓋以二陽四陰二陰四陽俱屬純陰純陽之卦此方論交故置不用也然則下經六子之交其必本於此

夫又按大有同人二卦乃南離始見於經最宜深玩圖二七在南書離九在南惟天與火同故火在天上泰否以後着此二卦遂令萬古乾坤不至昏暗千聖理窟無不光明以序則同人在大有之先離自下升也以德則大有在同人之上離德在上也水無往而不在故屯蒙六坎猶未足盡坎之功天則無有二日故大有一離已足為離之主即全易卦占亦無有吉於此者凡諸卦具足四德而不無餘辭以德不如乾也今并其利貞而去之則其德又盛於乾矣夫乾之與離吾孰從而二之故曰天非日則無以為天也乾非離則無以為乾也若夫泰否以後十六卦皆有離而無坎亦猶前之有坎而無離則又何也日月相望水火不相射至坎離而始相見至既未濟而始交其義精矣微矣

泰否至隨蠱八卦圖

乾下西北坤上西南否泰乃形乾坤既交陰受陽施午陰始生以乾變離以離加乾放大光明山平雷起下濟上行匪交曷凝澤雷山風物之無情胡乃意傾維交之道義不及坎此義難名陰陽始交慎無泄焉以葆元精

上經第四段凡四對八卦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臨交卦萃變卦遯
觀交卦升變卦大壯
噬嗑交卦豐變卦井
賁交卦旅變卦困
剝交卦謙變卦夬
復交卦豫變卦姤
无妄交卦大壯變卦升
大畜交卦遯變卦萃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剝爛也復反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此上經第四段凡四對八卦陽爻二十陰爻二十八除剝復兩卦則陰陽爻各十八配三乾三坤其剝復一對與下經姤夬遥合不與諸卦相配故聖經於此特發異例說詳於後此段大義以陰始以陽終自泰否以後陰陽既交則陰消勝陽故坤德用事以辟卦言之坤爲十月卦觀剝復臨乃坤之前後卦也離得坤中陰故以二離列於四坤之中坤離用事陰道既

盛故轉之以純陽爲上經覆卦之終也上經具十二坤前此泰否合乾師比合坎謙豫合震艮皆非純陰惟臨觀合巽兌爲純陰故當爲坤之主卦但二卦體雖巽兌象變震艮故又當以二陽爻爲主臨者上臨下也臨二陽在下何以爲臨自泰以上壯往夬決皆有戒心惟臨陽在下象震有進而不逼之象進乃所以爲臨也觀者上觀下下亦觀上也觀二陽寖消何以爲觀自姤以上遁往否消皆有去志惟觀陽在上

象艮有止而不去之義止乃所以爲觀也臨之爲道無凶也無凶而至於有凶此以天道示戒也天道則務在勝以人故四德具焉蓋足以有臨其事備矣觀之爲道有孚也有孚而存乎不薦此以神道設教也神道則不可參以人故四德不著蓋觀我以生其事冥矣臨有二義內卦以剛長爲臨故得正得中皆吉而甘臨則有戒外卦以柔道爲臨故用知用仁皆吉而至臨亦無咎內外相臨而無爲蓋相與而泯其迹

也觀亦有二義四陰以觀法爲義故趨首仰觀遠近不同雖以婦人小子之見而各足二陽以觀示爲義故垂睇俯觀人我無間非有君子之德則不能上下相觀而莫遁蓋相求而得其情也此二卦乃坤道之精微一切名法聲色皆所不事不動而敬無言而假大順之治也君子厚德載物於此最著夫坤既承乾用事則離亦代坎秉權離在上經除本卦外止有四離大有麗天同人辨物噬嗑賁何取焉八卦五行相

配乾兌金震巽木坤艮土皆分陰陽獨水火無陰陽乎不知坎陽水也兌澤陰水也巽木亦得水而生故兌巽各得坎體上下之半離陰火也震陽火也火至於上則其道光明故震艮各得離體上下之半震爲雷爲木木生火雷即地中之火地二生火火炎上故以木旺發聲是雷火乃發洩之火動而明者也艮爲山爲石又爲剛土火生土土得火性而剛故石中有火擊之則出是石火乃蘊含之火止而明者也然此

二者皆非火之本位惟離中一點虛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流行空中觸物則然麗空則明此爲眞火然則噬嗑賁者乃聚陰陽虛實之火而爲卦也噬嗑何以亨雷電合而章是爲威明所以多刑獄之詞賁何以亨剛柔雜而文是爲文明所以著觀察之理噬嗑之道在間九四之爲金矢也間也吾慮其因間而撓者不少矣夫天下之事莫不有間而可入從其有間者而治之則力雖艱而功必倍故噬膚噬肉皆噬也

不如噬乾胏之爲艱貞也噬者飲食之道也而其事近於刑夫刑惡其濫亦去其大惡而已可不爲荷校者戒耶賁之道在雜九三之爲濡如也雜也吾慮其相須而賁者必多矣夫天下之物莫不相雜而多端本其不雜者以加焉則文雖盛而質不掩故車馬束帛皆賁也不如白賁之爲无咎也白者繪事之質也而其事近於禮夫禮從其儉亦本其太素而已柰何以爲戔戔者咎耶蓋臨觀之時往往有明而不欲過

用故其道如此夫然則離明之復反爲坤順也賁變爲剝噬嗑變爲復乃爲一陽之卦一陽之卦凡六謙豫最爲和美師比最爲尊貴而喫緊着力則無如剝復二卦蓋精專之極以與五陰角故當群陰用事之日非剝復不可也剝不言亨以不利往也然剝非無可往也往則消矣往則不利不往則利若剝而又往是無剝也故剝之不欲其往者人事也復之言亨以利往也然復非徒往也往則又復矣復則剛反往則

剛長若復而不往何貴復也故復之不嫌於往者天行也剝以剝落爲義然能爲碩果則生意堅固亦非陰所能剝也是以得輿若五陰皆剝陽者是宜皆凶然應於上則能無咎近於上則無不利亦何苦爲剝牀剝膚之凶乎吾願爲五陰者宜相率以從陽毋自剝其廬也復以反覆爲義然能不遠復則是未嘗出入併無待於反也是以無悔若五陰皆來復者是宜皆吉然隔於初則頻而厲遠於初則迷而凶安得保

其休復敦復中行之美乎吾願爲一陽者宜利往以得朋毋自失其道也極而論之有天行之剥復有世道之剝復有人心之剝復須一一理會何謂天行之剥復純坤十月之中正剝復交會處剥之上九其陽漸消積一月而始成坤坤之初六其陽漸生積一月而始成復故謂冬至爲復者以全爻論也若以分數推之則十月已有陽矣謂七日來復者以初爻論也若以全卦數之則七日皆有陽矣所以剝復二卦覆

看最妙剥陽未盡復陽已生中間更不須再着一坤卦也何謂世道之剥復人才當彫喪之後必有一二典型歸然獨存便是剥陽世事當否壞之極必生賢人君子挽回氣化便是復陽爲剥之君子必須砥柱波流以俟復陽之漸升爲復之君子必須力肩重擔以接剥陽之垂盡宇宙若無此二種人則陽氣滅絶不成世界矣何謂人心之剥復旦晝爲剥夜氣爲復七情爲剥未發爲復震雖動体復乃静功惟其至静

所以能動顏子千聖絶學只辦得一個復字其工夫全在心齋坐忘得來世人終日勞擾層層剥盡畢歲窮年竟無一刻之復豈不哀哉由是言之剥復一陽總爲天地心造化生生不窮聖賢燈燈相續總只在此二卦所以聖人序易獨將此二卦提出與下經夬姤配合爻數旨最顯明夫此剥復一陽如許力量便有轉坤旋乾手段於是剥復之後變坤爲乾復變無妄剥變大畜上有天炤下有雷起此中着不得一毫

夾襍故曰无妄内乾爲實外艮爲門此處全無些子滲漏故名大畜无妄大畜是坤返於乾全是乾道變化无妄是各正性命大畜是保合太和乾道原始要終皆在於此无妄既言元亨而必以匪正有眚明其利貞之義大畜既言利貞而又以養賢利涉著其可亨之理皆乾德也剛來爲主是卽復陽所謂復則不妄者也无妄則誠利往之道也第夫人雖有求誠之心而苦不能貞之於其後有疾而貞之以勿藥有行

而貞之以勿往可貞則無咎矣雖然人心之易妄也有故大都以禍福之念萌於中耳不期而獲不召而災能一聽乎天而不以已與此眞无妄之心也葢以妄還妄而无者不失其常也剛上能止是卽剝陽所謂君子得輿者也得輿則駕良馬之力也第夫人雖有可用之才而苦不能艱之於其始其脫輻利已也則艱其日閑輿衛也則又艱能艱則利往矣雖然人才之難畜也亦有故大都以陰柔之徒在其上耳童

牛則牿之豶豕則制之能一聽乎人而皆爲我用此眞大畜之世也葢以大畜大而小者亦食其利也合看二卦總之二陰不能爲累卽由此返乎純乾可矣然必有无妄之德而後可以享大畜之時无妄正乾學也故四德具焉夫上經之乾始於合坎而終於合震艮可見乾體授受非三陽不能臨觀純陰變化到此其得力轉關只在剝復二卦也大抵此段卦象總以臨觀剝復爲主一陽二陽陽爻雖少而爲主故以

列之上經繇否三陰以至觀四陰剝五陰其陰漸消如月幾望此流行消息之勢天行也不能禁陰之使不進也繇泰三陽以至臨二陽復一陽其陽逆行如日再中此原本反始之意人事也不欲陽之遽往也自乾坤歷八卦而爲泰否泰否歷六卦而爲臨觀臨觀歷二卦而遂爲剝復何也陰至四五其勢漸疾來而莫禦惟有與陽之速反耳此聖人所以示戒也又按一段大意與屯蒙一段互看尤極明晰屯蒙需訟

乾合三男也陽旣盛則陰不得抗故先合坎於坤使其陽剛之性漸就和平而後小畜履之陰可得而濟也臨觀噬嗑賁坤統三女也陰旣盛則陽亦不得過激故先合坤於震艮使其陰柔之氣漸就消沮而後无妄大畜之陽可得而制也陰陽相救相反亦不容驟其理如此至若震艮爲下經主卦此處連用六卦與前六坎相配離爲上經主卦此處止用二離與前六坎相對此又扶陽抑陰之義也

臨觀至大畜八卦圖

臨觀之義地道上行也離得坤陰其道光明也一陽始終地維不傾也乃返乎乾陰不獨成也坎位伏藏陰道方盈也以陽制陰震艮之能坎勿與爭也

上經第五段凡四卦

頤䷚　頤交卦小過變卦大過

大過䷛　大過交卦中孚變卦頤

坎䷜　坎交卦無變卦離

離䷝　離交卦無變卦坎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離上而坎下也

此上經第五段凡四卦陽爻十二陰爻十二積而數

之爲二乾二坤頤大過之合一乾坤也坎離之合又一乾坤也此四卦覆不成卦有變無對是爲正卦與乾坤一例故另爲一段與首段相對以正卦始以正卦終以父母始以六子終確然不易之理也夫坎離之爲正卦固不待言頤大過中孚小過何以爲正卦也曰此卽震艮巽兌之別名也只看小成八卦震艮巽兌一覆卽變故重卦亦然旣可反覆便與乾坤坎離不同及至將此四卦以陽配陽以陰配陰便覺位

置一定覆無可覆儼然與乾坤坎離同體則是體反爲用用反爲體故以此四卦代彼四卦此造化天然之巧也然頤卦綜爲小過大過綜爲中孚雖不可覆猶可綜也惟坎離二卦覆無可覆綜無可綜確然㒸然不變不化此坎離所以爲得乾坤之嫡傳也歟然則頤大過既非本體之純何以並列之上經以六子之體不備則乾坤之用不全也四卦體例一同何以先頤大過蓋中孚小過只一顛倒四主爻皆在中間

遂有變化氣象所以爲下經之終若頤大過震巽主爻在下艮兌主爻在上本體不動此其所以異於中孚小過者也先頤而後大過何也陽先陰後亦猶乾先坤後坎先離後也頤上下皆乾中互純坤坤者物之所致養也故頤養有吉道焉然能貞則吉不能貞則不吉是在於其所以自求口實者觀之不觀頤而從求頤則口腹之人而已是故上止下動頤之象也止吉動凶頤之理也此卦全要看上下體之別上止

皆吉下動皆凶頤初動之主也動於欲而失其虛靈之性其凶固矣乃二三何以皆凶二以丘頤凶雖求初而愈拂三以拂頤凶雖應上而非貞皆以動故凶也頤上止之主也止於無欲而成其頤養之道其吉固矣乃四五何以皆吉四以顛頤吉雖有欲而非貪五以居貞吉雖拂經而何害皆以止故吉也動止之間而吉凶判焉觀頤者觀諸此而已極而論之上天下地中包萬物天地養萬物也上聖下賢中包萬民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若近取諸身上乾首下震足中互坤腹中虛則氣無壅而陽氣自項至踵盤旋不息皆頤養之道也實者虛之以養離腹則爲靈龜虛者實之以全艮剛則爲雄虎夫人能克盡養道可與天地之氣相接此正卦之頤所以直接乾坤也頤不覆則變是爲大過大過無貴乎大也大何以勿貴大者過也棟撓致過之道也利往乃亨救過之術也此卦亦要看上下體之別初上同一弱也然巽體以弱

順剛則爲所藉兌體以弱乘剛則爲所滅矣三四同一棟也然棟在上則下重上輕而棟隆吉棟在下則下輕上重而棟撓凶矣二五同一比陰也然比初陰則相與而枯者可榮比老陰則可醜而生者亦竭矣然則爲居中之陽則在上者吉以下陽能載也爲比陰之陽則在下者利以下陰能生也利往之道其在斯乎處大過者可以思矣要之大所以過只在陽多四陽爲徒非壯則遯況今上下二體各立門戸巽兌

二象多其辭說二五乘權三四附之其能免於過者鮮矣處下則亨居柔則吉能無望於大過之君子乎大抵頤者剥復之合也故陰雖多而獲吉大過者夬姤之合也故陽雖盛而必危夫救過莫若以中遂以坎離繼之坎離與乾坤相終始其理難以言盡以五行言之一曰水二曰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有氣化而無形質爲得天地最初之氣若木金土皆其後矣所以在河圖中獨居天地之正位此天地生物之始

也以八卦言之乾兌天澤爲金震巽雷風爲木皆以方位配合非眞金眞木也坤艮以一母一子分陰陽土而居四維亦似非中央眞土也惟坎離爲眞水眞火所以金木土之卦各二而水火之卦惟一至尊無耦後天之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明坎離之卽爲乾坤也然坎離尤通於乾德何也坎月離日日月麗乎天者也坎耳離目耳目附於首者也以重卦言之兩坎上雲下雨雲行雨施也兩離明始明終大明終始

也故尤合體於乾而與乾相應也要之坎離之德惟在一中京房卦氣納甲之說以坎流戊離就巳遂以坎離分屬陰陽之土最爲精義蓋中央者土之位坎離得中故皆屬土形家之言水土同位坎流戊也日家之言火土同位離就巳也若驗之身心尤可得學問之大原今夫坎離皆心也或以心腎爲內體之坎離則離固屬心矣然聖人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維心亨以坎正心體也坎體一陽陷於陰中人之一身

血肉皆陰中有一點靈光活活潑潑動不可禦豈非
陽在陰中正坎象也心以血養血亦屬坎易言復其
見天地之心邵子詩曰天心無改移此皆言復陽非
言坎陽然冬至子月夜半子時皆在坎位先天圓圖
復亦在坎所以者何正由坎體眞陽原在坤中故陽
氣來復必在地中是復乃流行之坎坎乃本體之復
故曰復天心也坎人心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正是此意坎既爲心離又爲心則何以解

人有此心往古來今萬事萬物以心歷之無不燭炤
所以惟心屬火爲能與日同功天若無日便是黑暗
世界人若無心便是頑石塊土心之妙處只在中虛
室虛則生白火空則發焰凡物中虛則氣聚氣聚則
生光離中虛頗似太極圈子但太極中虛是天地未
分時體段離中虛是人心未發時氣象先儒教人看
未發氣象正是教人叅取一點離光此光放之彌六
合直是炤天炤地聖學崇有黜無故以心學繫坎而

不繫離其實離光不息方能坎體逼眞坎離總是一
物坎爲心精離爲心神精欲其實神欲其虛中實之
謂誠中虛之謂明明通而誠復教通而性復誠明合
一方是聖學舜禹十六字傳心人心惟危卽坎之陷
道心惟微卽離之虛執中用中執此用此此學問源
頭也誠明稍分便是儒宗支分派別見仁見知忠恕
是坎克己是離主一是坎主靜是離格物是坎良知
是離此學問宗派也若以重卦言之當以內坎爲心

外坎爲耳豯內聰達於外聰也內離爲心外離爲目
豯內明達於外明也若止就心學言則內爲本體外
爲工夫曰習曰繼緜是工夫俱指外卦說又內爲本
體外爲作用內坎仁體外坎仁之用內離知體外離
知之用仁知同源體用合一方是聖學爻中雖無此
義卦中實有此象故覩于坎離而聖賢之心學盡是
矣坎之道其功在孚以剛中而能孚動體也故其亨
也以利行而亨離之道其功在畜以柔中而善畜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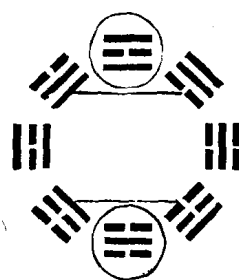
體也故其亨也以利貞而亨此其道當於坎九五離六二見之夫九二六五獨非中乎剛中以五爲主柔中以二爲主自乾坤已然水潤下故貴上火炎上故貴下坎陷在下故貴上離麗在上故貴下所以坎五離二獨著心學坎二重淵也故有險坎五川流也故不盈夫水滿則溢何以能平原泉活水流衍暢適疏濬既施混混不舍遇坎則止盈科則進故曰既平夫然則坎止即流行也是爲利往之道豈非行有尚之

亨乎故坎五操心之法也離五積薪也故薰灼離二毋灰也故温養夫火炎則赤何以爲黃本來眞火中正純全温養既到綿綿若存全無火氣止有土德故曰黃離夫然則離德即坤順也是爲資生之母豈非畜牝牛之吉乎故離二養心之法也水到渠成火還丹熟豈一旦可致工夫全在坎四離初坎四近五納牖之誠是存誠工夫心惟存誠故能中實夫誠者所以通也失其所以能通之理則爲嶶纆之繫而已矣

離初近二履錯之敬是主敬工夫心惟主敬故能中虛夫敬者所以止也失其所以能止之道則爲過中之昃而已矣内坎全是險陷無論入坎來坎而九二亦遽難以出中外離全是離麗無論焚如折首而六五亦不免於涕沱蓋人心剛中柔中是乾坤初體只因上下兩爻不能免於陷麗便與天地不相似但能保此剛中不陷於欲透此虛明不麗於物不陷不麗跳出坎離圈子便與乾坤無異矣夫坎離之中德如

是所以惟此二卦在卦象則爲男女之中在卦位則先天爲南北之中後天爲東西之中在卦氣則戊巳爲甲乙壬癸之中在卦爻則爲上天下地之中在卦序則亦爲上篇下篇之中而已豈不諒哉至其近與咸恒接而遠與既未濟配也又自有說既未濟水火之交也坎離乾坤之交也何以言之觀於卦象已極明了四子三畫卦陰陽不雜獨坎離二卦陰陽交錯有交象且夫坎陽何以爲月坎本坤體坎納離光陰

中陽也離陰何以為曰離本乾體離分坎覕陽中陰也坎陽何以居坤陽生子中也離陰何以居乾陰生午中也然則是坎離也欲分坎屬坤離屬乾而不得欲分坎屬乾離屬坤而亦不得故曰坎離乾坤之交也以重卦言之兩坎相接三四中虛坎中離也兩離相抱三四中滿離中坎也亦交義也所以終否泰起咸恒而配既未濟也夫坎離既得乾坤之正且中又得乾坤之交則聖人序卦之意於是存焉學者懲小儒穿鑿之見以為非易本意而不深求其旨是又深於誣易者矣

頤卦至坎離四卦圖

此圖用後天坎離

是名正卦宜合先天
四子四維其位自然
坎離四正環中互映
泊然無交靈惺寂靜
乾坤不用坎離代之
先天後天理全於斯
六子之位乾坤之門
全易秘奥咸是窮原

錫山後學秦鏞大音氏著

下經第一段凡五對十卦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咸交卦損變卦損
恒交卦益變卦益
遯交卦大畜變卦臨
大壯交卦无妄變卦觀
晉交卦明夷變卦需
明夷交卦晉變卦訟
家人交卦鼎變卦解
睽交卦革變卦蹇
蹇交卦蒙變卦睽
解交卦屯變卦家人

咸速也恒久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

解緩也蹇難也

此下經第一段凡五對十卦陽爻三十陰爻三十積而數之爲五乾五坤下經大意以咸恒損益爲用以震艮巽兌爲體以中孚小過爲體用之合咸恒一交而震艮用事於是以震艮合乾坎居前後而坤離在其中損益再交而巽兌用事於是以巽兌居上下而乾坤坎離在其中下經乾坤之體凡四咸恒後次以一乾一坤損益後次以一乾一坤而乾坤終焉下經辟卦凡四咸恒後繼以二陰之遯大壯損益後繼以一陰之夬姤而辟卦終焉以此知咸恒損益爲下經之主卦也此第一段以咸恒爲主乾坤氣化之始天地所以生物咸恒形化之始天地所以生人故以是

配乾坤爲下經之首自遯至解八卦震艮已交於巽兌矣乃出居於外而依其父兄巽兌已交於震艮矣乃入居於内而從其母姊是謂交而不瀆爲能不失陰陽之正此所以爲咸恒也咸恒之所以取象夫婦者以其六爻俱應卦六爻應者凡八泰否道合君臣既未濟義無專主若損益則咸恒之對而獨有取於咸恒者何盖山上澤下其本位也故當以澤上而山下山澤通氣爲交風行地上雷在地中其本位也故

當以雷上而風下雷風相薄爲交又咸恒坤包乾損益乾包坤泰乾在坤内爲交咸恒乾入坤中亦爲交此咸恒所以取象夫婦而居損益之先也咸少也恒長也咸先而恒後何也艮兌之交在上止而説相感也震巽之交在下動而入相薄也人生自少至長其交也始於相感而卒於相薄此先後之義也以先天横圖觀之艮兌雖少男少女而實太陽太陰之所生與乾坤合體故先之也少男少女未爲夫婦而情欲

之感最真絪緼搆精實基於此咸之至也長男長女則有夫婦之象凡配合匪正必不可久夫婦結褵之日即期偕老豈不爲恒故序卦傳亦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要之聖人取義亦非一端太和爲治世之象有恒乃作聖之基聖經提此二卦必非漫然學問不能感人終無效驗夫易秉承比應原以感應爲義卜筮家以世應爲占亦本諸此故不感不可以爲易也人心一能有恒便貫古今夫易與天地相終始

是至恒之物數家推衍律歴亦不外此故不恒不可以爲易也此咸恒所以爲下經之始也夫咸恒皆言亨皆言利貞而不言元所以別於乾坤也於咸則正告之曰取女吉此專而言之也於恒則第明之曰利攸往此不專而言之也咸九四爲通氣之交心位也故於此著朋從之戒不言咸而其咸至蓋貴乎致虚也虚者寂也感而非寂則感且紛矣是故咸拇之感咸腓之感脢股頰舌之感其病總在於妄感皆召致

於憧憧之思者也惟致虚則無之恒九二爲立方之地静體也故於此係悔亡之占不言恒而其恒亦至蓋貴乎久中也中者時也恒而不時則恒而咎矣是故浚恒之凶振恒之凶恒其德貞之凶其咎同歸於不恒皆不免於承羞之吝者也惟久中則無之要之陰陽之患有感而失應有變而失常天下事其不咸不恒者固多矣此處當別有作用故聖人遂序次八卦於後八卦皆純陰純陽與咸恒反故多憂患之意

然以乾之合二男配坤之合中女以震艮之合中男配巽兌之合中女卦爻相配實有妙理考其卦情蓋皆處夫不咸不恒之中而爲能不失咸恒之理者也八卦中震艮用事當以遯大壯蹇解爲主震艮合坎爲用合乾爲體又當以遯大壯辟卦爲主遯自臨變大壯自觀變以二陽臨四陰則爲臨以四陽遯二陰則爲遯以四陰觀二陽則爲大觀以四陽遇二陰則爲大壯陽少而吉陽多而凶其故何也臨觀體象震

艮以陽爻之少者爲主遯大壯體象巽兌以陰爻之少者爲主故於遯大壯多戒詞也遯之時小者浸長故貴小利貞小者貞則亦大者之利也壯之時大者益壯故貴利貞大者不貞則亦非大者之利也士君子審於出處之際可以功成而身退好遯可也可以入世而不得嘉遯可也否則亦寧肥遯而不顧耳其可爲九三之係遯乎我將畜之彼將執之爲遯尾而已矣士君子審於進退之間退則爲安貞之吉不壯

可也進則尚決藩之往壯亦可也否則亦寧喪羊而無悔耳其可爲三上之觸藩乎旣不能退亦不能遂爲羸角而已矣夫二卦皆以陽盛爲憂是宜濟之以陰坤陰離陰巽兌之主也故次晉明夷晉明主在上而事之者在善用其順則雖晝接而不可以爲榮是故始進而摧如未孚也再進而愁如亦未孚也蓋至罔孚者衆允而始得免於悔焉所謂介福受之而已不足喜也若求進而不已則爲鼫鼠之竊位進益危

矣雖有六五之勿恤而伐邑之厲將及故曰進必有所傷危之也明夷闇主在上而事之者在自晦其明則雖艱貞而不可以或失是故垂翼之飛赴難也夷於左股被難也南狩而獲非能拯難也蓋自是獲出門庭而始得免於難焉其於大難蒙之而已未有傷也若求出而不得則爲箕子之明夷艱愈甚矣雖有上六之不明而不息之明愈貞故曰傷於外者必反幸之也二卦遇雖不同德則無異大都求明而若遠

用明而益晦蓋坤順之德如此坤離之道巽兌得之故次家人睽家人有正內正外之義焉而外者必驗之於內故利女貞今夫家人之所以為家人者非以二陰之當位乎是故富家毋儀也思齊之德宛然中饋婦道也好逑之風如覯如是則假家可以無憂而嗃嗃可以俱化矣雖然閑家者猶必閑之於門而上九始得其威如甚矣處家之難也睽有天地萬物之義焉而大者必通之以小故小事吉今夫睽之所以

成睽者非以二陽之上亢乎是故九四睽孤也交既合則元夫可以交孚上九睽孤也疑既亡則張弧可以婚媾如是則初亦可以辟咎而三亦可以有終矣雖然遇主者猶必遇之於巷而六五始可以悔亡甚矣處睽之難也合上四卦觀之君明臣良相得益章甚樂矣然而晉之不得不為明夷者其勢也家人父子相聚為歡甚樂矣然而家人之不能不為睽者其勢也睽於內者思出於外而外又有明夷之傷傷於

外者必反於內而內又有家人之睽人生安往不得憂患哉凡此皆陰盛故也宜以陽救之蹇解純陽正與壯遯相應蹇難之興也克戡禍亂宜以剛中為蹇主解難之散也與民休息宜以柔中為解主蹇有二道止而徐圖則往有功往而不可則來有譽大都以來君子之朋為主君子之朋不來其如大蹇何是故四有近君之位三有剛明之才皆蹇之所不可無也然必以王臣之匪躬者連之初尚遠險而亦待焉待

二也上已出險而亦從焉從二也此無他誠足以鼓之也以此濟蹇蹇不濟矣解亦有二道代虐以寬則來復吉救亂貴速則往夙吉大都以去小人之黨為主小人之黨不去其如致寇何是故田狐則獲之墉隼則獲之此解之所不得已也然必以君子之自解者先之維小人有解然後有孚於君子九四是也維君子有解并可有孚於小人六五是也此無他公足以服之也以此解禍蹇不解矣蹇利西南坤也不利

東北艮也解利西南兌與離也對震坎言之也蹇解皆東北之卦故利西南西南地氣自北而南則天下治蹇解之謂也陽入乎陰和順調適又無非咸恒之理也夫遯壯東北之卦也遂次之以坤離三女西南之卦也遂次之以蹇解然則蹇解之利西南又何疑乎益咸恒之理不獨在卦爻又在卦位不獨在先天又在後天後天以陽之終卦與陰之始卦相薄而成交以陽之偏卦與陰之正卦通氣而成交此二卦者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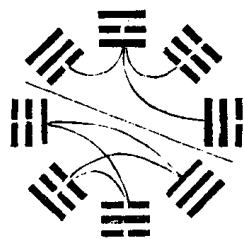
乾坤坎離之交亦在其中是故遯壯八卦以其對待而言則有不咸不恒之象以其流行而言則有爲咸爲恒之理泰否之交以其所必交者合泰否之全局咸恒之交以其所不交者驗咸恒之大力其義一也益自遯壯以至蹇解盡八卦之能事而後咸者可咸恒者可恒矣要之遯壯蹇解始終震艮用事其得力只在動止二爻陽壯喜動知止則遯陰蹇凝止善動則解遯者出世之學問解者入世之作用配合四卦

亦似分屬處明夷之傷勢不可解惟有一遯微子之抱祭器文之脫羑里皆是也處家人之睽義無可遯必須善解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是也遯止在內以藏密爲體解動在外以出險爲用是故艮止之學至遯而深震動之功至解斯大矣抑遯象尤宜細玩遯者陽遯陰也陽遯而去遯於何所天下雖善遯者不能不居於天之下地之上是故艮止一爻當爲遯主上天下地止得其所包身不殆遯之象也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是遯學又艮山上連於天爲高山之象下二陰爲深谷之象至人之學未有不得力於深山窮谷者可與乾初合看潛者潛於淵入淵恐不深遯者遯於山入山恐不密潛在未用世之前故謂之潛遯在已用世之後故謂之遯潛則或躍故潛於淵遯則不出故止於山然乾亦曰遯世無悶以此知遯學卽乾學也孔子去魯去齊避言避色厄陳不死圍匡不殆遯非聖人不能用也後世黨

綱諸賢只縣不知遜學聖經於乾坤之後首提一屯於咸恒之後首提一遯嗟乎其旨深矣又按下經首段多與上經相接咸恒與頤大過接遯大壯與無妄大畜接晉明夷家人睽坤離巽兌與臨觀剝復噬嗑賁接元氣流行無可間斷再合上經首段亦似遥對上經乾統坎此以坤統離上經坎合三男此以離合三女上經坎用事故以乾合坎此以震艮用事故又以乾合震艮至於睽蹇屯解則又相為終始之卦也

卦始於屯至此而解陰陽相和而解又豈非咸之為乎

天地絪縕男女搆精
化育弘功實惟咸恒
聿觀三圖爻義具足
氣接神連卦象相錯
長者交合少者情至
會情言理非真實義
其理維何致虛守中
於以作聖誠立明通

震艮二男有父兄在
巽兌何依亦有母姊
咸恒旣交不奸其類
太極中分劃然對待
中有妙理一氣運行
陽動陽止摩盪無形
厥陰在內式禀儀型
攝乾歸坎周天之經

下經第二段凡五對十卦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損交卦咸變卦咸
益交卦恒變卦恒
夬交卦履變卦剝
姤交卦小畜變卦復
萃交卦臨變卦大畜
升交卦觀變卦无妄
困交卦節變卦賁
井交卦渙變卦噬嗑
革交卦睽變卦蒙
鼎交卦家人變卦屯

損益盛衰之始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下經第二段凡五對十卦陽爻三十四陰爻三十六除夬姤二卦則陰陽各二十四爲四乾四坤其夬姤一對與上經剝復遥對另配爲一乾一坤此一段重損益二卦爲主損益卽咸恒之交也咸恒一交而

次以乾坤坎離損益再交而又次以乾坤坎離此配合之最清明者但損益旣交而巽兌用事巽兌旣爲主則凡乾坤坎離皆必得巽兌以成其用究竟巽兌之所以能成其用者亦不出損益二端而已損卽咸反益卽恒反亦猶泰之有否旣濟之有未濟也本應相對立卦但咸恒巳覆而成對故不得不取咸恒之反另爲一對而別立名義也損益以君民取與爲義乃損益之大者損下曰損益下曰益此聖人垂戒深

切著明處損者陽往於上也陽往於上則上之利而下亦無不利焉此損之利往也如是而僅爲二簋之享則損之所以有孚而元吉也益者陽往於下也陽往於下則下之利而上亦無不利焉此益之利往也如是而又有大川之涉則益之所以日進而無疆也夫理財之道本乎用人非廉吏無以事上非仁人無以惠下損三之一人行乃無家之臣也上業巳得之矣行於上以急公趨事則初與二雖斟酌以損而仍

弗見其損當是時受益者五也但弗自耗損巳不可勝用其元吉可知一旦有水旱兵革之疾亦必有遄巳之喜其所益不旣多耶益四之告遷國乃有孚之臣也公業巳從之矣遷於下以利用大作則二與三乃交受其益而莫知所從益當是時能自損者五也惠心孚於下巳遍爲爾德其元吉可知假令無惠心益下之德則必來或擊之凶其所損不旣多耶由是觀之損益理財泰否用人原非二事蓋損三卽泰三

也益四卽否四也去泰三於外卽否之漸故爲損來否四於内卽泰之漸故爲益損益正否泰關頭爲人王者可不猛省且夫天下事其能弗損益之者蓋亦鮮矣損陽以益陰損乾之陽以益坤之陰故名損益損乾之下爻以益坤之下爻則是巽損而震益損乾之上爻以益坤之上爻則是兌損而艮益繇是言之不有巽兌之損無以爲震艮之益損乃所以爲益巽兌乃所以爲震艮也是故損益盛衰之始巽兌損益

之始也所以損益之後卽繼以巽兌而連用八卦也八卦中巽兌首合於乾故當以夬姤辟卦爲主夬姤卽小畜履巽兌初見於經其始爲小畜履故此處巽兌用事其始爲夬姤又小畜履爲乾交陰之始夬姤爲乾交陰之終而至其關鍵緊密則尤在剥復夬姤遂對處剥變爲夬復變爲姤陽始於復而終於剥陰始於姤而終於夬陽生陰死陰生陽死消長變化如環無端只在姤復二卦邵子以復爲天根姤爲月窟

故其詩曰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語意精妙絶倫今聖經於六十四卦中除乾坤爲純然本體之卦餘六十二卦剥復以前爲二十卦夬姤以後爲二十卦自剥復至夬姤爲二十二卦以此四卦配列上下經之中爲天根月窟來往之所如鉤連環結相生不斷所以諸卦逐段爻數配合獨此四卦不與諸卦之爻相配而遂自爲配以剥復一陽合夬姤五陽爲乾以剥復五陰合夬姤一陰爲坤所以上經陰

爻多八下經陽爻多八只緣此四卦之故也此最是易序精微不可思議處以卦象言之夬三月卦也此時陽氣充滿於下鬱蒸在上之陰則散而為雨能生萬物陰既潰散則有陽而無陰此將復乎乾之卦也姤五月卦也此時陽氣流通於上忽遇在下之陰則鼓而為風能善萬物陰既蕩摩則陽退而陰進此巳過乎乾之卦也夬陰之將終似易決也而以柔乘五剛實有不易決之勢故非矢之以孚號有厲不可姤

陰之始生實未壯也而以陰遇五陽巳處於必壯之勢故非絕之以勿用取女不可衆正巳盈庭矣而君側尚有未除之姦此時決上者五也而五不能以獨任五孚號二惕號咸得中以決事而壯頑者又奮其獨行之勇則上六不過如莧陸之易除耳何患其有凶耶此固非壯趾之所能勝矣國家方全盛也而海內巳生召亂之人此時遇初者二也而二豈能以獨制二包魚五包瓜能合志以禦患而遠民者又凜其起凶之懼則初六不過如金柅之久繫耳何患其躑躅耶此固非姤角之所能及矣大抵宇宙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只因夬姤相續夬之一陰踞位之尊姤之一陰得時之進夬陰方去姤陰巳生但能處此一陰得所則乾無失其為乾此乾之所以終於夬姤也下經乾終於夬姤坤終於萃升萃升即臨觀也上經坤卦用事以臨觀為主故此處以萃升為坤德之終萃有含弘之義升有光大之義品物咸亨莫著於此葢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中生木正生物之功最顯盛處然燥土不能生也澤國土有水氣厥草維夭厥木維喬其精日聚其氣日升此萃而升之義也故升次萃萃之道下徃地道格幽而達冥故有假廟之義假廟者利見之所也故亨升之道上行天體南高而北下故有南征之義南征者亦利見之所也故元亨萃五大人也其萃也以位則不可以亂二孚中四同德其萃固吉乃至任人之號笑嗟咨而卒合此莫徃也

則萃之至也升五大人也其升也以時則必始於初
孚而禴順而享猶舉其事乃至極德之升虛升冥而
卒莫覩其迹也則升之至也大哉萃乃所以爲臨乎
升乃所以爲觀乎地道於是終始焉而已夫天之生
物也以地天地之養人也以水火水以井養火以鼎
養然井自困來鼎兼革義正須合而觀之困以剛柔
相揜爲困欲令柔土不揜剛水上出此必有物焉以
制之非木而何此其道莫若井雖然汲井者固以上

出爲功繫井者必以深入爲義苟非澤水原自下逼
則井之道亦安得不窮乎此困而井之義也故井次
困革以水火相息爲革欲令火亦不滅水亦不涸此
必有物焉以隔之非金而何此其道莫若鼎雖然鑄
乾兌爲精金者鼎之體撩巽離爲柔火者鼎之用苟
非水火業已相濟則鼎之實亦豈可得食乎此革而
鼎之義也故鼎次革困井在下之大人也亨貞之吉
困所自有疑與信聽之人也羸瓶之凶井勿與知得

與喪忘乎我也困者窮達一致之學苟非其人則株
木不已且爲蒺藜葛藟不已且爲兀臬此夫能爲困
而不能爲亨者也若困德無損則困卽是亨居則困
於酒食行則困於金車在位則困於赤紱惟其處亨
猶困所以處困能亨人第見其有終徐說後事而亨
而不知其困未始變也此之謂困窮而通也井者體
用合一之學苟無其具則井泥不食固已無禽井谷
有泉亦爲射鮒此夫可用甃而不可用汲者也若井

道旣得則井卽是通應於上爲井渫近於上爲寒泉
其出於上則勿幕惟其利物無我所以與物無求人
第見其福王澤民待時而濟而不知其井未始改也
此之謂井居其所而遷也鼎革在上之大人也革惡
其悔革而悔亡是卽革之元亨也鼎貴其吉鼎而獲
吉是卽鼎之元亨也革者大命也聖人不輕以舉事
是故巳日乃孚則待之三就有孚則待之盍其居貞
以俟如此夫然後四有孚而改命五有孚而虎變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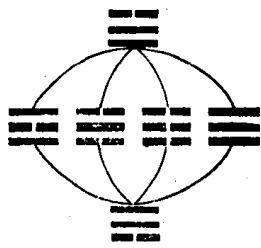
一世之君子小人而相胥於革焉而革之大命成矣其不可革也若鞏其有所革也必當此之謂順天應人也鼎者重器也聖人不輕以任人是故二有雉膏之美能實鼎者也則任之上有金玉之質能舉鼎者也則任之蓋其虛中以聽如此夫然後下有出否之利上無覆餗之憂化一巳之耳目聰明而端居於鼎焉而鼎之神器奠矣舉之而行則不塞置之而安則不傾此之謂正位凝命也合四卦觀之困而井者物

之所待養也其象爲水水潤下故施之以利萬民澤萬物而所養者衆革而鼎者亦物之所待養也其象爲火火炎上故隆之以享聖賢享上帝而所養者尊蓋水火致養之具而惟聖人爲能盡其用也巳上八卦並列乾坤坎離夫天地之生物水火之養人而皆資於巽兌以成用然則巽兌之功亦大矣此一巽也在天而風行在地而木生巽水則水寒巽火則火温夫惟其損之而有以益震故至此此一兌也在天而爲雨在地而爲澤水泄而不涸火燃而不竭夫惟其損之而有以益艮故至此蓋巽兌能自損以益人而巳亦未始不益巽兌其明於損益之幾者歟大抵巽兌以柔用事易之道未嘗不貴柔天下事未有不能巽入兌悅而可以有濟者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爲道日損爲學日益觀於巽兌夫亦愈知損益矣抑易三陳九卦於八純中獨取巽以爲九德之終蓋巽以行權權非聖人不能用也乃八卦皆兌上巽下兌

尤貴於巽其說蓋有數義先天卦序乾一兌二乾兌皆陽後天卦位乾始兌終乾兌皆金兌與乾同體也兌居坎位坎陽水兌陰水坎水生物之功兌能有之兌與坎同用也若近取諸身則兌爲口巽爲股六子中惟兌得與坎離同附於乾首古今言語文章皆從口出故夬爲書契之始雜卦終夬亦是此意凡此皆兌之所以貴與要之兌上巽下只是因其本位兌主爻在上巽主爻在下不離乎體以致其用亦猶上經

六震六艮震下艮上之意此本義也又按前段終於蹇解此段終於鬨革蹇解屯蒙之反鬨革屯蒙之變蹇解然後盡屯蒙之作用鬨革然後成屯蒙之事業易序之精義於此又可以思矣

泰否變損益圖

益上曰損損上曰益
名實既非莫知其[illegible]
觀於泰否乃始瞭然
吉凶之位各以情遷
理財用人無有二義
惠下則仁舉賢斯知
損益之交感衰之始
請觀斯圖格物窮理

上缺下斷是名損折
有能損者益從此入
損益交融吐納萬理
富有日新如母孕子
所孕維何乾坤坎離
天地日月精光四馳
父母生我我亦能生
生生不窮損益所成

下經第三段凡五對十卦

震	漸	豐	巽	渙
艮	歸妹	旅	兌	節

震交卦無變卦巽
艮交卦無變卦兌
漸交卦蠱變卦歸妹
歸妹交卦隨變卦漸
豐交卦噬嗑變卦渙
旅交卦賁變卦節
巽交卦無變卦震
兌交卦無變卦艮
渙交卦井變卦豐
節交卦困變卦旅

震起也艮止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渙離也節止也

此下經第三段凡五對十卦陽爻三十陰爻三十積數之爲五乾五坤自此以至終篇凡十四卦無乾坤焉無適而非乾坤也震艮巽兌配二乾二坤豐旅渙節配二乾二坤漸歸妹配一乾一坤此段十卦俱變震艮變爲巽兌豐旅變爲渙節漸變歸妹合下段中孚變小過既濟變未濟下經末段其變不疾而速有至理存焉約畧大義繩乎其爲四子之卦震艮巽兌體也所以收咸恒損益之用而立其體漸歸妹交也所以繼咸恒損益之交而盡其變豐旅渙節則四子之交於中德以自救其偏又所以開中孚小過之先而漸返於中者也震艮之先巽兌亦猶乾先坤後坎先離後先陽後陰也震之先艮巽之先兌先長後少也夫乾坤之後有泰否坎離之後有既未濟今震艮

巽兌乃退處於咸恒損益之後何也乾坤坎離純然本體體立而後用行震覆爲艮巽覆爲兌體乃兼用故變其例也震艮之後巽兌之前漸歸妹乃錯居其中所以聯其勢而合其交也然又必居於豐旅渙節之先者所以別其此之爲交而彼交於坎離之非交也夫漸歸妹旁交也若長少之交於中男中女則於交義無取焉蓋交義以兩而配若坎離覆而不變則以一參二非交之道是故坎離有正交無旁交然四

子與坎離雖非匹耦而不能不資其德以相助則豐旅渙節生焉豐旅是震艮學問故居震艮之後渙節是巽兌學問故次巽兌之後此一段大義也前段既以咸恒損益交卦爲主則此段似當以漸歸爲主然震起艮止震出艮成實包易之全局故當爲一段綱領之卦震艮既以覆而成變則卦德卦情俱已不同震艮覆看總是一陽上下然震爲陽之陽而艮爲陽之陰何也震動艮止陽體本動止卽非陽夫艮太陰

所生與坤同體是故艮體主靜雖陽體而陰用也巽兌覆看總是一陰上下然巽爲陰之陰而兌爲陰之陽何也兌見巽伏陰體本伏見卽非陰夫兌太陽所生與乾同體是故兌性好剛雖陰體而陽用也此震巽與艮兌之別也若以重卦言之更須精晰震艮原以一陽爲主故雖云洊雷兼山而陽性孤行不以並立爲義震卦當以初陽爲主葢震雷原在下故蟄之深深其發必迅一動而不可止動之極也若九四則

泥而不達而失其震動之情矣艮卦當以上九爲主葢艮山原在上故敦艮之吉其道光明一止而不可動止之極也若九三則危而不安而失其艮止之義矣此重震重艮之別也夫震動也動而不爲所動則震驚以勿喪爲功艮止也止而妙於無止則艮背以不見爲極震初主鬯之子也恐雖致福而其得力不如五五者出震之帝也與動俱動其動無形震未嘗往於何有來震本無驚於何有喪葢有事若無事矣

既已無喪則亦無得彼喪貝而復得者豈能及焉而況於震行無眚震鄰無咎特其後事而脩省者哉敦艮成終之學也道雖大光而其工夫則在四四者艮止之所也與止俱止其止無形不獲之身是謂艮背無咎之身是謂止躬葢有身若無身矣既已止躬必能訒言彼發言而有序者必由是焉而況於艮趾之貞艮腓之隨特其隨身而俱止者哉震艮之學如此夫震艮後有豐旅亦猶巽兌後有渙節配合分明何

以忽接漸卦聖人欲以漸教示人最有深意陰性喜遲不患無漸陽性好疾若忽動忽止而不以其漸則動亦易息止亦不固又帝出震而成艮聖學亦始乎震而成乎艮艮背是聖人成終之學方震動時豈能一蹴到此必須循序漸進步步穩實方到得艮止地位故震艮之後受之以漸聖經拈此一卦欲令權教頓宗一切墮落最是喫緊示人處漸取象女歸者何漸歸妹卽隨蠱之反隨蠱交而非交止有隨係蠱惑

之文而此則兩卦主爻相比故正其爲交而予之以名曰歸妹而漸彖亦曰女歸也若文王後天之學以乾坤配於西而以艮巽配於東其在東也有主物之功焉此漸之所繇配也以坎離配上下而以震兌配左右定春秋之中氣闢夘酉之門戶應天之時應地之方此歸妹之所繇配也漸歸妹本非正配自此圖一定而終古相配永不可離此其所以爲夫婦之卦而不異於咸恒者也咸恒先天之配而漸歸妹後天之配也漸女歸吉而歸妹征凶何也漸爲長女已及歸期歸妹少女歸期尚宜待也漸女自外歸自夫家言之則女待男行歸妹女歸於外自母家言之則歸妹爲女之終也漸中四爻皆當位乃夫婦之經歸妹中四爻皆不得位則夫婦之權也凡此皆吉凶之理也女歸之理自納采問名以至親迎凡人事之有漸次者莫著於此故爲漸今夫君子之仕也猶女之歸也皆不可以無漸是故觀于飛鴻得難進之義焉方

其在下而飲食衎衎甚吉也然進乎此而有難安者矣及其在上而羽可爲儀甚吉也然未進乎此而有不可遽者矣蓋自漸干以至于木棲卑者爲陸高者爲陵皆非所安而君子不辭焉者以爲吾苟不失正則雖有不孕不育之凶而猶無害其爲女歸之吉云爾所謂利貞者也若歸妹雖征凶乎其吉固在賤而有德貴而好儉幽貞有義待年有禮皆賢女也惟六三以妄說取困特以反歸示戒士君子苟無以甘

壞則隨所徃而得歸隨所歸而獲吉其不爲承筐之無寔也審矣柰何以征凶槩之耶葢咸恒夫婦也而深於學問漸歸妹夫婦也而通於出處易之廣大固如此矣夫四子長少相錯隂陽相和則其去坎離之中德不遠矣何也震艮皆柔中也震得離之下半體艮得離之上半體得離之半而不能不取乎離以自全則取諸豐旅巽兌皆剛中也巽得坎之下半體兌得坎之上半體得坎之半而不能不取乎坎以自全

則取諸渙節夫豐旅之不能不先渙節亦猶震艮之不能不先巽兌也豐明以動尚大也而正此大者之足憂宜日中勿以大而驕也旅柔得中固小矣而正此小者之足貴旅貞吉正以小而亨也今夫豐未始不亨也然而難保也能以離二之明來而爲章不能以豐五之明徃而爲照昏則見斗晦則見沬雖日有慶能勿憂乎善處豐者宜及日之未中出震位而圖治尚可旬日有爲若待日之過中入豐屋而自藏雖至三歲不覿矣甚矣豐宜知戒也今夫旅未始不可亨也然而難必也焚次猶可以徃焚巢則何所歸童僕喪則親葢寡資斧得則心懐慚瑣瑣之災其能免乎善處旅者能不自失明則終有譽命固爲旅而能亨其次亦能麗乎明則卽次稍安亦庶幾貞而獲吉矣甚矣旅宜知擇也嗟乎秦皇漢武天際翔也舜復旦湯日新宜日中也太康焚巢而晉文以覊旅定覇有譽也若仲尼旅人文明照世射雉有餘榮矣處豐

旅者宜何從焉夫豐與旅爲處約樂之道豐常有餘宜受之以渙旅常不足宜受之以節故豐變爲渙旅變爲節然此非得巽兌之道者不能故豐旅之後繼以巽兌巽兌與震艮異彼以卦主爲貴此以剛中爲尊也巽與兌異巽上陽爲風之散過中而無力兌下陽爲澤之聚乎中而可悅也重巽與重兌異下巽過卑上巽濟亢故隨風繼至則後者秉權內說無私外說易妄故兩澤相摩則卑者受益也巽小亨以亨孚

柔也故貴利徃欲其徃以從乎陽也兌亨不以亨子柔而以亨子剛也故貴利貞欲其正以遇乎陰也巽初四柔也柔宜順剛是故陰性多疑能貞則決陰性善悔有獲則亡此夫以剛克柔也柔巽乎上也巽二五剛也剛亦順柔是故二將敷誠辭必煩悉五將更事令必再三此夫以柔濟剛也剛巽乎中也若夫二陽在上此不善巽者也曷足貴乎兌內體二陽居乎陰之先者也二陽相孚其占俱吉和而不同信而不

疑悅之以道悅也利貞也兌外體二陽介乎陰之中者也二陰相比其詞多危絕之則有喜孚之則有厲悅之不以道不悅也亦利貞也若夫二柔在外此徒說者也可不戒乎夫巽柔承剛而能順兌柔乘剛而能說皆有孚之道焉此半坎之義也是故不觀於渙與節則巽兌之能事未畢也巽風懼其疾而撓也水遭之而若脫則渙兌澤懼其瀰而溢也坎流之而不盈則節渙之亨非以萃渙亨惟萃渙者能渙故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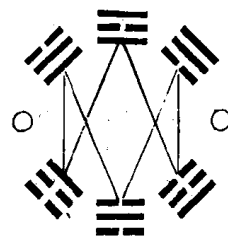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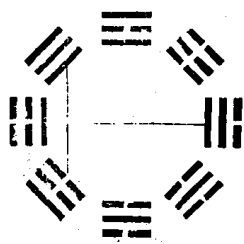
節之亨非以苦節亨惟能節者不苦故亨也今夫始聚而終散者物之情也是故渙之初不言渙尚無所事渙也然能不相倚而相拯已有渙之機矣若夫當渙而不渙奚可哉夫人苦不肯渙耳有如大臣渙其群小臣渙其躬王者渙其居能奔者渙而出險能去者渙而遠害若然則何人不當渙何事不當渙不亦洒然暢適而無支離之患哉今夫始虛而徐盈者物之理也是故節之初不言節尚無所事節也然能由

知塞以知通已爲節之地矣若夫當節而不節奚可哉夫人苦不知節耳有如審節而必求其安中節而不覺其甘盡節而不辭其苦不足而使之足有餘而辭其餘若然則何物不有節何時不有節不亦恬然各得而無願外之心哉且夫渙節之妙非可言盡風水相遭爲渙取義至精一片虛明脫化景象全無沾帶學到悟時氷泮雪消言思俱絕渙之爲言此學問最解脫處也卽謂諸卦之理皆消融於此中可也澤

水呑吐爲節取義尤精一段流行坎止工夫自然湊泊理到至處比權絜度銖黍不差節之爲言此工夫極精微處也即謂諸卦之理皆調劑於此中可也嗚呼至矣雷發而雨散風行而水流渙與解同水不安於山水不容於澤節與蹇同然而渙與節深遠矣乾坤不用坎德無以發其蘊故需訟師比以坎始四子不令坎德無以盡其用故蹇解渙節以坎終焉要之此段大意妙在卦變凡卦變之例有三一曰覆卦之

變一曰綜卦之變一曰錯卦之變易序自正卦而外皆覆卦也其以覆而兼綜者十二其以覆而兼錯者八其以覆而兼錯綜者凡四然覆與綜猶之乎交變云爾非卦變也惟錯卦全體俱變其斯爲變之極至除八卦能兼外其餘則皆散漫於上下之篇而已獨至此處忽以屯蒙鼎革之變相爲終始截住五十卦其自震艮以下無不盡變可謂序易者無意乎蓋震艮十卦之變變而未化變者化之漸中孚四卦之變變而入化化者變之成六子之變化無非乾坤之變化然則大易終篇之旨趣不亦深乎又按焦氏之易以卦氣起中孚者以節爲六十卦之終也夫卦象一周而乾坤終於節此又天地節而四時成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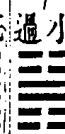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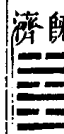
震艮至渙節十卦圖

震艮巽兌爲八純卦故用先天

先天四隅後天坎離錯而成圖
惟惟奇奇卦各八純宜返其位
中有旁交亦日相配漸歸咸恒
是一是二君子之道造端夫婦
四卦既合可綽可經坎離入焉
變化自生變化至此乾坤何有
是子代父是女代母中有玄機
卦卦相錯理至終篇其變自遞

漸歸妹圖

下經第四段凡四卦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中孚交卦大過變卦小過

小過交卦頤變卦中孚

既濟交卦未濟變卦未濟

未濟交卦既濟變卦既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此下經第四段凡不對二卦又一對二卦陽爻十二陰爻十二合爲二乾二坤中孚小過之合一乾坤也

既未濟之合又一乾坤也此四卦配合終篇極有妙理中孚小過卽頤大過既未濟卽坎離與上經終篇相對以乾坤始之以六子終之不易之理也以中孚小過爲正卦之終以既未濟爲覆卦之終正卦始於乾坤中於頤大過坎離而終於中孚小過總是乾坤之理始於合中於分而終於變也覆卦始於屯蒙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始於純陽中於陰陽之交而終於陰陽之渾淪也中孚小過者四子之變化既未

濟者坎離之變化而有不變不化者存四卦包括終始義蘊無窮所以爲下經之終也自咸恒至此凡三十卦四子之德可謂體用兼備錯綜盡變矣然而四子之本體自若也於是以中孚小過正卦終焉中孚與大過反小過與頤反頤大過先少後長中孚小過先長後少用中體也頤大過先陽後陰中孚小過先陰後陽體中用也中孚以巽兌變離小過以震艮變坎上下之交皆歸於中體中用也巽兌得坎之半而

卒變爲離震艮得離之半而卒變爲坎陰陽之性不易其初用中體也若以中爻互卦言之中孚互頤小過互大過巽兌變震艮震艮變巽兌此尤體用之交寘變化之極致也此二卦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眞有守坎抱離旋乾轉坤之象中孚有豚魚之義焉中孚則吉而豚魚亦在所孚之中是以吉也小過有飛鳥之象焉小過則凶而飛鳥告以處過之道故亦吉也中孚孚在中也二五以剛中而孚則三四以柔內而孚然而爲中孚之主者二五也五之孚二如毋之抱子二之孚五如子之應父當其時四最易孚者也光曄已滿三最不易孚者也性情猶乖而二五乃囿之於一氣之中而固結不解則孚之至也若夫下猶求信而難安上猶小信以自鳴則中孚孚其中不能孚其外也小過小者過也二五之陰其權既尊則初上之陰其勢愈盛然而爲小過之主者三四也四多懼故性厲必戒三多凶故或戕之凶當其時在上者爲

公也則弋而弗取在下者爲臣與妣也則遇而無盍而三四徒自陷於陰晦之中而不得自出則過之甚也如是則上之而災眚固及下之而凶亦不免故小過過於小不可過於大也極而論之中孚風和澤暖春氣醇濃之時也生氣充滿豚魚皆吉其周初之盛乎二陰人位則皆吾民二陰腹位則皆吾子夫誰能置諸其懷而保之若赤非文王其孰當之與國人交孿如孚也父作子述鳴鶴和也虞芮質成庶民子來

無不孚之人鳴鳳在郊騶虞在囿無不孚之物而太和在宇宙間矣自巽至兌化行西南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中孚之謂也中孚聖人之德也小過雷收山靜秋氣剥落之時也厲氣殺物飛鳥亦凶其春秋之衰乎二五皆陰君臣昏暗上下皆陰天地晦冥夫誰處乎人之位而欲撑持天下之𡚁缺非孔子其孰當之仕魯居衛弗過遇之也圍匡過宋弗過防之也過衛而見南子遇其妣也討齊而告三家遇其臣也

於是乎削跡伐檀而飛鳥離之凶矣維震與艮道在東北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過之謂也小過聖人之時也中孚得乾之體故在陰之鶴即在田之龍陽和正作覩之理小過得坤之體故飛鳥之吉即牝馬之貞上下乃得喪之機嗟乎聖人有中孚之德則可以濟處小過之時則又未可以濟故以既未濟終焉坎離爲上經之終既未濟爲下經之終八純卦中惟以坎離一體一用上下相配必非無故而云然卦

象以覆變而兼錯綜二變變有三例與泰否同卦德卦情俱宜細推乾坤之交以陽下陰上爲泰今水火之交以陽上陰下爲濟何也河圖天一地二火上水下卦位離南坎北亦火上水下此水火之位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此水火之性也性不可易而位可易易其位而因其性則在上之坎下濟在下之離上行此既濟之理也六爻一陰一陽相錯而居絪緼搆精交之至也又皆陰上而陽下三陰在上三陽在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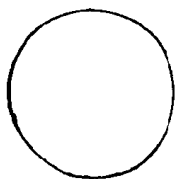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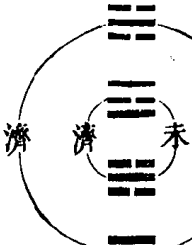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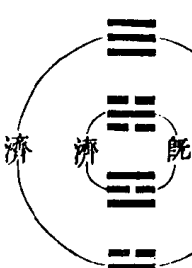
與泰交同義此既濟之情也初三五皆陽二四六皆陰六爻皆當其位全經惟此一卦陰陽各得其所而萬事萬物繇之以濟此既濟之德也火上水下則皆反是故爲未濟雖然未濟時也而其可以濟者道也卦情雖不交而陽能下陰爻位雖不當而上下皆應至其陰陽相錯與既濟同且坎離卦主只在一畫陽畫即坎陰畫即離二四六皆坎初三五皆離六位三才皆坎上而離下凡此皆具可濟之道道可以濟而

未濟則謂之未濟云爾而非不可濟也故不易其濟之名也既濟而終亂則既濟一未濟也然而初吉者無失其初此既濟之亨也未濟而濡尾則汔濟猶未濟也然而汔濟者終可以濟此未濟之亨也既濟剛得位者也則爲既濟之主者九五也夫此九五也初固嘗曳其輪矣既而時可有爲又嘗輿師而奮遠夷之略矣迨乎既濟已成乃始揚休頌烈乎中用禴庶幾祭而受福焉然而未足恃也所可慮者既濟之時

人才雜進而小人陰伏於其間是不可不利貞也夫三陰固不同矣二喪茀而復得是可用也四衣袽而將敝猶宜戒也何意既濟之終而有上六者狃於宴安而有濡首之危甚矣小人之釁深矣使盡如六二之馳驅則初吉者終安得亂乎未濟柔得中者也則爲未濟之主者六五也夫此六五也初固嘗濡其尾矣既而時尚未可又嘗涉川而凛征凶之戒矣迨乎未濟將濟乃始文明漸登光輝日著庶幾貞而獲吉焉然而未足恃也所可幸者未濟之時泰運將開而君子樂爲之效用是不可不有孚也第三陽亦不同矣二曳其輪審時待用者也四伐鬼方盡瘁戮力者也何意汔濟之時而有上九者怠於再成而耽宴樂之娛惜也君子之志衰矣使盡如九四之奮勵則汔濟者豈不既濟矣乎大抵既濟之終即未濟之始未濟之終即既濟之始故繫詞多同所以明夫既未之非二時也夫狐之爲物也善變食陰陽之精遂知來

物能在田狐涉水皆濟坎者也故易終始取象焉然則審於既未之稱宜先未而後既今則先既而後未何也古今一未濟之局也唐虞之雍熙亦既濟矣而有未均之不肖須以禪讓濟之湯武之革命亦既濟矣而有太甲之失德成王之幼冲須以放桐負扆濟之以文王言之道可以濟時可以濟而退處於未濟是故以未濟終者文王之意也若孔子則終身一未濟也蓋氣化流行從無間斷治亂否泰無一刻不需

人事斡旋從古聖賢道濟天下亦祇做得一事了得一時其未了之局更待後人若謂有既而無未則造化或幾乎息矣是故以未濟終者復以乾坤始此終而復始之義也以卦象言之未濟火上水下爲既濟之本體坎在外爲及物之澤坎在內爲生物之仁凡既濟之功用俱從未濟本體中發揮出來正所謂心上起經綸也所以人當既濟時其胸中當有一箇未濟的本體在若論人生出處始終既濟之後决有未

濟整頓乾坤事已了功成身退天之道譬如神龍雨者爲雲雲者爲雨變化之後復歸深淵蟄而不動蹊是言之未濟一卦乃是聖人歸根復命之學所以在既濟之後也要之易象無窮任人抽繹可以斷貞悔而分之可以推雜撰而廣之可以取反對而合之卽因重而倍之斷貞悔而分之則是易卦不終於未濟而終於坎也始於坎而終於坎自是宇宙至理濟之爲言從水原以水濟火非以火濟水造化生物之功只是雲行雨施聖神功化之極只是霖雨蒼生上天下地莫非水德用事所以圖出於河書出於洛亦有妙理存焉十干終於壬癸十二支終於亥四時之令歸藏於冬萬物之質變化於水所以然者蓋由水能生木貞下起元其所以爲終者乃其所以爲始之理也若不終於水而終於火則是一終而不可復始矣是故屯在蒙之先始於坎也未濟在既濟之後終於坎也以未濟終者復以屯始循環無端此乾坤之理

所以不息也推雜撰而廣之則既濟之中互未濟焉未濟之中互既濟焉水火互藏其宅陰陽互爲其根晝夜反覆之道日月升沉之門此亦象之最精而理之最微者也取反對而合之卽因重而倍之則是既未兩卦亦可合爲一卦既濟在上未濟在下上下皆坎內有重離坎包離也重離相接二陽在中離包坎也以坎包離正如腎精下固天津上通中有神物火氣暖融以離包坎又如毋腹之空物生其中氣滿大

宅是謂玄宮又孰非象之所固有而理之所不窮者歟盍嘗觀邵子之作太極圖也當其陰陽甫判卽屬兩儀攸分易之首乾坤是也周子之作太極圖也當其動靜初倪已是坎離相抱易之終旣未濟是也其首乾坤也固太極之判爲陰陽而其終旣未濟也則是陰陽之復歸於太極也今以卦爻觀之除乾坤而外其自二陽以至五陽皆有重陽重陰之爻承乘不一獨此二卦則一陽一陰交錯雜揉絪緼構精無間可入直是打成一片分析不開顚撲不破旣無二老六子之可名亦無四象八卦之可擬儼然太極未分時氣象周子有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觀於斯象益悟斯理蓋泰否之交以兩而化旣未濟之交以一而神聖人演易到此觀象悟理直欲大地渾沌粉碎虛空無復可以措意着手直是經濟學問大歇手處此旣未濟所以爲易道之終也歟

四子變化面目全非
望之儼然是坎是離
坎離交融尤爲奇特
粉碎虛空復歸太極
太極歸無無形有理
先儒作圖疇昇斯旨
以易配圖罔象玄珠
刻舟求劍千里懸殊

易序圖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秦鏞撰鏞字大音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清江縣知縣是書以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因合先後天而求之上經分五節象陽下經分四節象陰每節中又一一分析而引雜卦及彖爻象辭以爲之解案序卦雜卦先儒多疑非孔子之書故言易諸家往往粗陳梗槩至元蕭漢中讀易考原述分卦序卦之義始詳爲發明是書較漢中所言推闡加密而穿鑿附會亦以過密而生葢此類皆易之末義必求其說亦皆有理之可通然謂四聖本旨在是則殊不然也

讀易略記四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易略記無卷數》提要

讀易略記序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吾讀易二十餘年而後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數聖人者之作易也皆相遇於其天也嘅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唉然而出之若不慮而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亦有端有委不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問符也順數逆數之於貫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于序卦之次屯蒙離卦之次比師一若棼一若亂而莫不有大義存焉乾之健爲馬而又爲龍也坤之順爲牛而又爲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于鼎之爲鼎頤之爲頤小過之爲飛鳥噬嗑之爲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微義存焉此豈非天懷所獲純任自然觸緒横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以語易也然未嘗極思殫慮賾而務其所不思所不慮者則荒忽虚无之教非聖人之爲教也又何足以語易自古迄今註易者無慮數百家要唯程朱二子爲得其正程傳之所未詳者本義詳之程傳之所未安者本義安之庶幾極思而得所不思殫慮而得所不慮者矣抑猶有未詳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也猶有未安者安于所變而不安於所未嘗變也後之人依違離趁是非互見要未

有能洋之安之者余自壯年始知讀易泛濫于義理象數天地人鬼之變者有年若河漢而未有極也自世變以來險阻艱難已備嘗之嗜好意見已盡竭之閒居無事數與先輩張元岵論難經旬頗有所獲乃日夜取數聖人所爲卦者爻者彖者象者繫者辭者極思以研之殫慮以精之又參酌于古今人之註易者而進退之殆將與數聖人者酬答于一堂之上而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咳雖不敢自謂已得惟求合于其變而未嘗變者時或有遇焉夫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矣故履之六三于彖不咥于爻則咥同人六二于彖則亨于爻則吝若此之類亦夥矣此其所以異者時在乎卦爻分合之閒知其所以異則知其所以同也至于一爻之辭而此以爲善彼以爲否如小畜六四之于九三此以爲否彼以爲善如隨六二之于九五若此之類亦又夥矣此其得失存乎參錯之中幾悪係于芒芴之際固非爻象之不可典常而直爲此憧憧也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微彰剛柔屈伸往來之故殊塗而同歸天下復何思何慮哉余從千載之下欲以愍人之心而妄揣夫聖人之心求其會通以俟遇乎其天其亦不自覺而貽笑于大方也柳詩有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有所見不忍棄置驟錄之以質諸世之君子若程傳本義所已詳已安者弗贅也至經傳之分合無關大義又不必非已或曰子學易于石齋先生而解易不宗象正者何也夫象正則先生之自爲易也孔子之所不盡言言之不盡意者也余唯循循焉因孔子以求文王周公因文王周公以求伏羲雖先生復起亦必以余爲知言戊戌七月下辛日記

讀易畧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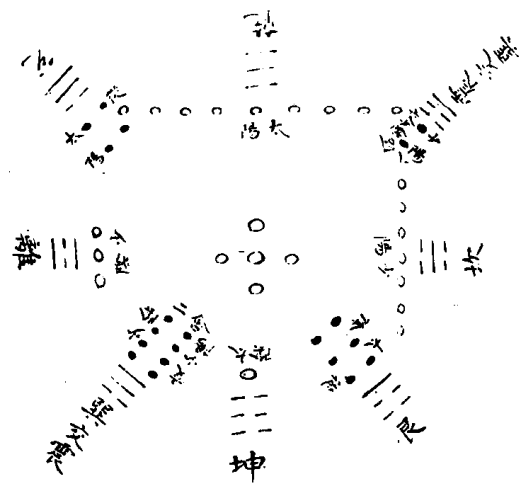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圖説

宋朝瑛字康流纂記

易止有卦可以昭然示人而已不特太極無極即兩儀亦無儀四象亦無象也何以言之兩儀混于四象之中四象混于八卦之中猶之太極藏于兩儀四象八卦也第太極無體可執而儀象有形可索耳邵子之原卦也於兩儀之上別立四象于四象之上別立八卦又於八卦之上別立十六三十二以及於六十四卦此邵子之所謂先天非伏羲之所謂先天亦非文王周公孔子之所謂先天也夫八卦既列兩儀四象俱屬贅疣十六卦三十二卦併無名號將安所用之而推疊繁瑣豈易簡之本旨乎原其畫卦之始必自一陽一陰漸次增加固也而原設之陰陽即爲遞加之本分列之卦象乃其變化之形譬如百物之子及其既成父母男女形質齊列而次第判然不必如一竹一木之自根而幹自幹而枝而葉也必自根而幹而枝而葉則不得不爲乾一兌二之序矣夫乾一兌二之序固自有說非卦之生以此爲序也如卦之生以此爲序則子先於母少先于長此義之不可通者也晦翁以爲父母男女之稱誤之孔子特就已成之卦取象如此非伏羲之初義然一索再索三索豈謂已成之卦即晦翁亦自疑之矣今爲之說一奇于右設一偶於左所謂太極生兩儀也陰陽之氣不專于一則于陽儀之上再設一陽於陰儀之上再設一陰即所謂兩儀生四象也陰陽之數各成於三則二陽之上又益以一陽而爲乾矣二陰之上又益以一陰而爲坤矣剛柔相摩奇偶交易則一陽交于二陰之下乾一索而得震矣一陰交于二陽之下坤一索而得巽矣陰陽既動於下勢必日進于是乾之一陽進而交乎二陰之中是乾之再索而得坎也坤之一陰進而交乎二陽之中是坤之再索而得離也乾之一陽又進而交乎二陰之上是乾之三索而得艮也坤之一陰又進而交乎二陽之上是坤之三索而得兌也陰陽上下之間各散而爲四所謂四象生八卦也横而陳之乾坤皆位于一震巽皆位于二坎離皆位于三艮兌皆位于四兩〻斜延隅次相綴環而周之乾位于上三男自右而下屬于坤〻位於下三女自左而上達於乾參之洛書較然顯著陰卦主靜得其體數故坤據一而巽據二離據三而兌據四也陽卦主動得其用數故乾居一而御九震居二而御八坎居三而御七艮居四而御六也諸卦不易而震巽則易備之諸畸不相應而五事庶徵則相應也二八分位乃從其類二八交互乃順其敘耶

子一切道之而獨取兩生四四生八之說以爲加一倍法然乎否乎夫數生于象〻生于氣〻之變不測則數之變亦無方而執一法以求之則泥矣由夫子之說而推之則作之也簡而序之也順証之也明由邵子之說而推之則作之也煩序之也逆証之也昧由夫子之說而推之則乾一兌二之序並行而不悖由邵子之說而推之則一索再索三索之序相格而不通學者宜何從焉

天地之氣三陰三陽人身之氣亦三陰三陽故爻止于三卦止於八天地之化有正有對人身之經有手有足故陰陽之數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要其名實不越八卦而已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不云六十四也若加一倍法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以至於百千萬億猶未已也何僅止六十四乎邵子所傳之卦圖誠先天之圖也所傳之卦序非先天生卦之序蓋逆數運行之序也其說詳于後

八卦圓圖

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出皆在未畫卦之前明矣則洛書者則其方以立體先天對待之易是也則河圖者則其圖以致用後天流行之易是也先天後天俱出于伏羲離用則无以立體離體則无以致用也禹之敘爲九疇亦兼圖書而取之鯀不能用而用於禹若天啟其衷故曰天錫非洛書至是始出也詳書畧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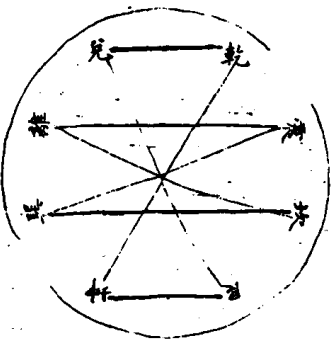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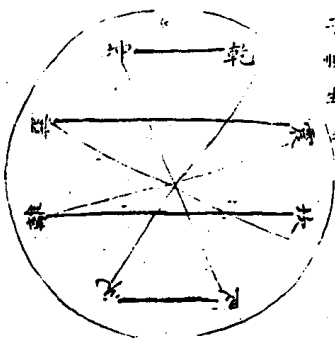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圖

兌	艮	離	坎	巽	震	坤	乾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卦	八	成	而	畫	一	加	又
- -	—	—	- -	—	- -	- -	—
				四象	而成	一畫	再加
—	- -	- -	—	—	- -	- -	—
						兩儀	初畫
—	- -	—	- -	- -	—	- -	—
太陽	太陰	少陰	少陽	少陽	少陰	太陰	太陽
逆	以	會	之	之	布	以	順

八卦平衡交午之圖

平衡取之為父母六子順生之序

交午取之為二太二少頫附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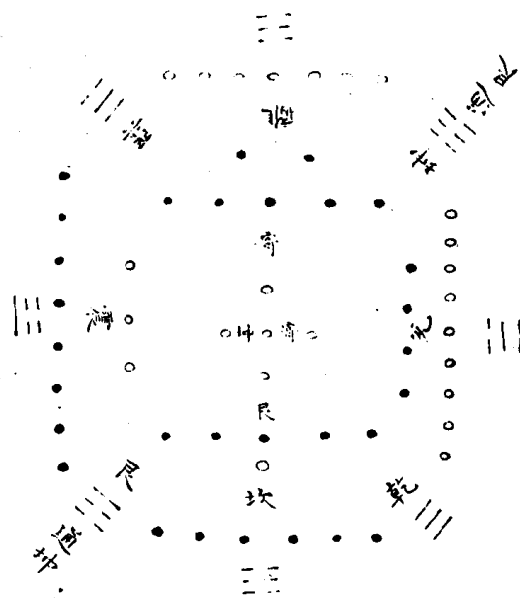
交午取之為父母六子順生之序

平衡取之為二太二少頫附之序

上圖乾統三男坤統三女六子並而順行下圖乾統三女坤統三男震巽交而逆行

後天八卦圖說

易之為書惟變所適不為典要然遡源窮流未有不相通者如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此圖之序世以為出於文王而不知其出于伏羲也合之先天之圖位置絕不相紊而變化有所自出邵子所云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乾坤退居坎離得位者皆影響之說非有確然不移之理象也嘗論之卦之未成則有生氣、之生也自下而達卦之既成則有化氣、之化也自中而分故乾與坤為對化以乾之中爻交乎坤中而為坎以坤之中爻交乎乾中而為離是離代乾而居南坎代坤而居北也于是坎離繼之坎與離為對化以坎之下爻交乎離上而為震以離之上爻交乎坎下而為兌是震代離而居東兌代坎而居西也於是震兌繼之艮巽又繼之四正之氣純、則乾坤坎離之變者一而不變者二四隅之氣雜、則震兌艮巽之變者二而不變者一變者一則變者為主不變者一則不變者為主故兌與艮為對化而兌之中爻則仍乎兌以為巽震與巽為對化而震之中爻則仍乎震以為艮是巽代兌而居東南艮代震而居東北也艮與兌為對化而艮之上爻則仍乎艮以為乾巽與震為對化而巽之下爻則仍乎巽以為坤是乾代艮而

居西北坤代巽而居西南也陽之變者自中而文於下陰之變者自中而文於上此乾坤坎離之所以行也陽之不變者自中而復于上陰之不變者自中而復于下此震兌艮巽之所以立也稽之河圖莫不符合一六為坎、者水也二七為離、者火也三八為震、者木也四九為兌、澤金所鍾也巽者木之成也故居于三八之末乾者金之老也故居于四九之終坤為柔土火之所養故居于二七之餘而寄五艮為剛土水之所藏故居于一六之餘而寄十素問曰黔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亦其所也坎水之與離火震巽木之與乾兌金諸卦衡氣莫不相害而坤艮皆土衡氣相通猶之先天諸卦不易而震巽嗣易也坤艮亦震巽之同位也先天之卦所以司生後天之卦所以司化生化之序原本自然非聖人所得而意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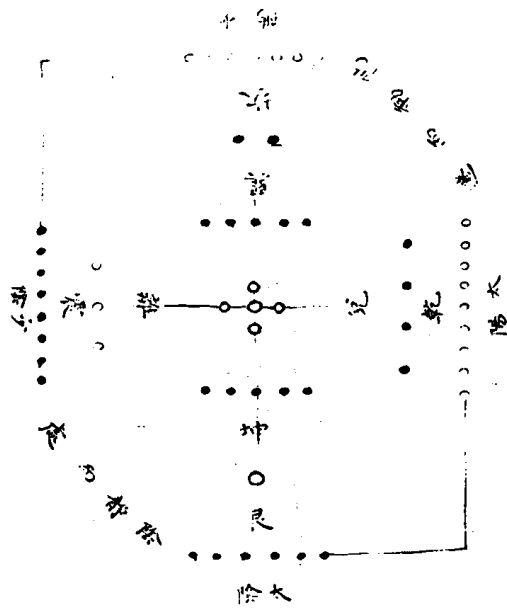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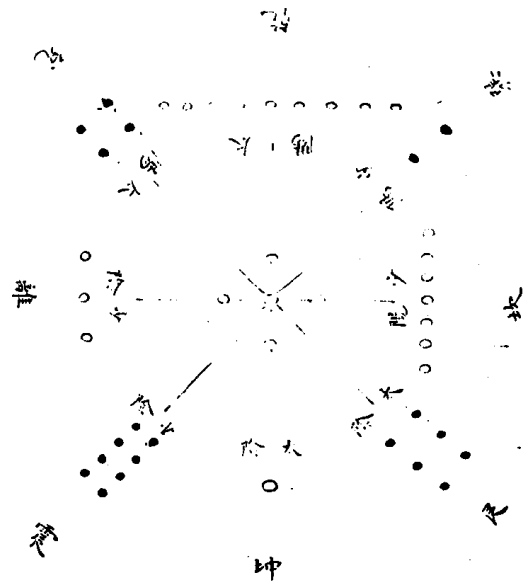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圖

先天八卦對化成後天八卦圖

☰	☷	☵	☲	☳	☱	☶	☴
乾	坤	坎	離	震	兌	艮	巽
乾從坤化	坤從乾化	坎從離化	離從坎化	震從巽化	兌從艮化	艮從兌化	巽從震化
陰動于中	陽動於中	陽交於下	陰文於上	陰靜於中	陽靜於中	陽正於上	陰正于下
變離	變坎	變兌	變震	變艮	變巽	變乾	變坤
☲	☵	☱	☳	☶	☴	☰	☷

揲蓍卦數圖說

卜筮者易之小數晦翁以爲聖人作易教人卜筮或者以爲不然然此固夫子之言非創自晦翁也大傳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蓋聖人默成之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卜筮者所以自考也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徵之以神德行顯之以前民用所謂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也後人不能以天良遇之而依依於枯莖朽甲之間百不一中遂以卜筮爲不足據是猶以莛叩鐘而不鳴謂鐘無當於聲也然乎哉夫卜筮之法雖不盡傳要惟寂然之中感之於所不期與之於所不思者爲竅神此天之所以與萬物者凡初无妄之真百姓與能亦有一得苟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雖甚智巧不可以自必也聖人明此以作易凡所設之象皆天地自然之象所設之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聖人未嘗以意參之世之學者且以九八七六之數爲準于陰陽之進退若聖人擬議而爲之者則是影響髣髴之見而已豈有確然不可易者乎夫天地之象莫著於日月日月之數不踰於三五故洛書之縱橫文錯河圖之內外勻已无不得十五者老陽之數必究于九老陽究于九則餘六以爲老陰矣老陽究於九則少陽必次于七少陽次于七則餘八以爲少陰矣是七八九六之數不始于蓍策亦不始於卦爻當四象之生此數已具迨八卦既成而揲之蓍策无不妙合也河圖流行以致用洛書對待以立體欲觀四象之本數則河圖洛書其較然顯的者矣乾居九則坤得一五以爲六坎居七則離得三五以爲八兌自重陽而出而次于老陽艮自重陰而出而次于老陰故艮得六兌得四五以爲九巽爲少陰而交於少陽震爲少陽而交于少陰故震得八巽得二五以爲七陽卦皆得所專陰卦皆得所合也雷風相薄數亦交易山澤通氣數亦會通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數亦各得其正而不奸也於是用大衍之數除一以爲外贏掛一以爲內畸以四揲之而得十二十二用九而餘三則乾之三奇也十二用八而餘四則巽離兌之二奇一偶也十二用七而餘五則震坎艮之一奇二偶也十二用六而餘六則坤之三偶也以其本數求其本象自然符契之合孰得而擬議其間哉擬議而作之是妄作也擬議而用之是妄用也得其无妄者以從事焉而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者在是矣卜筮豈小道乎哉

洛書八卦圖

河圖八卦圖

是者逆數逆數之序九八七六逓降而下陰陽家皆用之如太玄所列甲己子午之數是也乾兌皆九兌以九而變八故首乾而次兌震離皆八震以八而變七故先離而後震巽坎皆七巽以七而變八故先巽而後坎坤艮皆六艮以六而變七故先艮而終坤是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不啻父母六子之序而逆數行乎其間矣父母六子之序數往者順也九八七六之序知來者逆也邵子之說誠非無本第以此為生卦之序是知有逆而已不知有順而後有逆遂使六子先于其母乾坤何以為易之縕興易之門耶

讀易畧記

浙水朱朝瑛學

周易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太極之在六十四卦無乎不均乾元動而得其亢初爲六十四卦之統會無不通之謂亨無不宜之爲利無不正之謂貞譬之太極爲水乾元其泉也六十四卦其支流也無非水者而酌之不竭挹之不涸者惟泉亦得其亢初之氣耳諸卦遂中亦有四德而夫子釋之曰大亨以正而已不得復爲四德者此何說也乾之陽剛純粹無所不貞亦無所不利故總之則一元分之則四德自坤以降未免雜以陰柔利固不可以易言也故常以利屬於貞爲戒勉之辭自屯以降諸卦之元皆資於乾坤之元以爲元故其元不可見即其亨之大者以一爲元也此四德之解所由異而聖人原無二義

乾德不獨在天人皆有之元亨利貞君子體之爲四德以人合天也故夫易者人心而已人心所至天亦至之而況於鬼神乎況於萬物乎六十四卦之要在乎九三九三之要在乎幾〻者吉之先見而無凶悔吝是人心也而即天心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者純陽之象震以初陽爲純乾以全陽爲純曰潛曰勿用時也而聖人所甚重者惟此時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二爲地道故有在田之象王輔嗣曰田之利益及于萬物象九二之德施是也九二大人即指九二九五大人即指九五利見者天下利見之也有其德者占得之即以天下之利爲利無其德者則象爲客而占爲主此亦稽實待虛之意不必以大人五指二五總之占法隨事而變不可預擬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說易者不說占可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厲无咎

三四爲人道故稱君子郝楚望曰此爻爲三百八十四爻人道綱領學易之樞紐也說文引易曰夕惕若夤〻與寅通補此一字義更完明說文近古必有明據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陸蕃文曰九爲陽四爲陰或躍陽使之也在淵陰係之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上爲天遊故有在天之象

上九亢龍有悔

石齋先生曰悔則不吝不吝則无咎故悔亦非龍德不能也

按亢者上九之遇悔者上九之德也六爻皆爲聖德謂上九非聖不得云中正純粹矣凡云悔者或指可悔之事或指能悔之心可悔之事不宜有能悔之心不宜无各隨其象而辨之此則悔與惕類者也象占不必太分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爻皆曰九陰爻皆曰六是用九用六之意已明何必復贅以二用且以用九用六爲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下繫以乾變爲坤、變爲乾之占所指既殊何緣相屬攷之春秋左傳晉蔡墨以用九爲乾之坤則如用九用六者自指六爻皆變而言嘗以揲蓍之法求之凡揲成而六爻不動者占本卦之彖是用七八也一爻二爻動者則占本卦之動爻雖用其動不用其變是用九六无異于用七八也三爻動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四爻五爻動則占之卦之不動爻是九六與七八兼用也惟六爻動則占之卦之彖始全乎用九六矣易之言用九用六蓋以此也凡人不遇大變不可舍其經事而輕言變道故凡爻雖謂之九六而不言用獨于六爻皆變而言之也他卦之用九六皆占之卦乾坤則不占之卦而立二用者變則疑于失其素履惟乾坤純德乃能用之而不失也乾爲純剛雖變爲柔而不失其健之性惟善藏其用不露圭角而已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坤爲純柔雖變爲剛而不失其順之性自可以得主而有常故有永貞之利他卦之駁而不純名雖用九六而實不足以用九六故不立二用也如孔子之見南子乾之用九也伊尹之放太甲坤之用六也有伊尹孔子之志則可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道聖人相間而言亦可見裁成輔相、須爲用之意張元岵曰惟其資始所以統天雲行雨施正是純天之作用惟其御天所以乾道變化各正保合正是御天之效驗詳其語氣若斷若續矣

按元亨不言性命至利貞始言之者造化之氣盛而不餘則

天有慈陽伏陰物多夭札瘥厲是不終有其性命也故物之各正不見于其費而見於其藏乾之變化不見於其通而見於其復聖人之首出不見於其動而見於其靜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自強不息居敬之學厚德載物立誠之學乾於大象言敬則於小象言誠坤於大象言誠則於小象言敬乾坤為易之門誠敬為學易之門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乾坤初爻即太極初生之兩儀故特著之曰陽在下曰陰始凝他爻象傳稱剛柔者有矣未有稱陰陽者稱陰陽以衆初之氣未成乎質不可以剛柔言也繇此思之則兩儀即於四象四象即伏於八卦明矣乾坤居其先六子居其後亦明矣大人造者命自大人而立也盈不可久故悔悔者所以變盈為謙可久之道也乾變為坤君子處此極難惟退藏于密乃可全其天德故曰不可為首既曰首出庶物又曰天德不可為首惟有時不為首者乃能首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宜以乾道全體之于身其所以行四德者真有呼吸青冥迴旋灝氣之作用所謂御天而行非特天工人代而已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惟能行者斯能達若枯槁者流與艸木同腐安在其不可拔也不可拔者即用世之大本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不伐與无悶總一庸德而已德之庸者遯世不損修聞之有

善世不加何代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修辭非省之之謂本忠信以出辭即是修本忠信以出之言言可見之施行即是立誠歷百世而其言不可易則天下之事業皆藏頓于此故曰居業知至至之者慎獨之事始終終之者盡性之事幾者德之蘝微而不可見即一陽之不樣於衆陰者也義者業之時措而無不宜即太極之發其於萬物者也劉念臺先生曰知至至之始乎天也知終終之終乎天也所謂大明終始聖學之極則也石齋先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其微極是以危至故危者微之所以審幾微者危之所以存義也君子之德業非危則無所繇著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何玄子曰无常无恒釋或字之義上下進退乾道變易之際撫之若驚怵其如疑審慎之盡也欲及時者不先不後幾及之而已也三曰因時四曰及時窮理達天之學也无咎者聖人无大過之心也按四有定位而云上下无常進退无恒則謂聖人用五卦亦或一見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精氣之極自能感召如師曠鼓琴而風雨總至理有固然不足怪也龍陽氣之極故能致雲虎陰氣之極故能生風或曰龍噓而成雲虎嘯而成風者非也管輅曰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況龍之變化虎之文明召雲召風何足為疑得之矣九五大人還然與萬物為類徹是九二之庸言庸行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爻中正純粹莫非同德豈有不相輔者以其无位是以无輔如周公被謗成王不能明二公不能救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杜黄裳曰秦皇程書隋帝傳餐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乾乾曰反覆道即此意也胡致堂曰黄裳之言要契無風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乾乾又曰行事即此意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為太極生物之初氣乾之全體皆變而能不失其本初故曰乾元用九不失其本初乃能復返乎極所謂天則即太極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利貞者之為性情猶利貞者之謂性命也自性而上之則為命自性而下之則為情皆在天人相與之際未及愛惡攻取之憧憧也劉念臺先生曰元始之氣所謂繼之者善利貞性情所謂成之者性此言其體也異利不言言其用也性情合而言之未嘗以性為未發情為已發後人一切分疏非性情之本體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曰日可見之行是君子未嘗一日忘用也其潛也不忘用則其用也亦不忘潛此體用一原之學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書贊湯之德曰克寬克仁是寬仁為君德也脩己治人總是一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文中子曰天下皆憂何能无憂天下皆疑何能无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惟憂所當憂故卒无憂九三以之疑所當疑故卒无疑九四以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居兩乾之際故曰重剛中不在人謂非復人道之常可以處之也郭青螺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是湯自疑

矣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人疑之矣故曰試

之者疑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誠之至足以格天故先天而天弗違明之至足以達天故後天而奉天時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退知亡知喪猶然君子勿用之志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先迷後得主利李氏集解盧氏曰主者指陽得陽乃利橫渠東坡諸子皆從之合于文言斯為近正坤道代終故先川而後則得主東北喪朋王輔嗣曰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云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蓋以陰從陽正如剝之六三以失上下而无咎何貴於得朋何嫌于喪朋一卦之義總以從陽概之

陽能兼陰，陰亦能兼陽，陽之兼陰制而用之也陰之兼陽資而取之也如坤曰光大曰動剛皆資于乾以有此也惟其至虛是以能受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必有陰本以相濟其極也至於相陵相悖故聖人於其始進則戒之於其既極則斥之方其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著其並行不悖之義此聖人裁成輔相之苦心也

坤之與乾陰陽大反乃乾取象于冰坤亦取象於冰者乾以時令坤以氣質也以此知說卦取象草舉一隅剛柔健順雖各有依據而義可相通惟變所適康成叅升之徒既失之滕

固即輔嗣謂馬取其健牛取其順者亦得其一說而不得其又一說也屯賁睽夷諸卦以陰爻而得馬何取于健革與旣濟以陽爻而稱牛何取于順乎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則變而從陽矣直者乾之性也方者坤之德也大者乾坤之合也習猶試也事之疑者必先試而後行吾行其道光明洞達何假于習而後利乎他爻不言動此言動者以爻變釋爻猶以卦變釋卦間見錯出不為典要引而伸之可以盡通雖戒女壯于潛龍而不為過識陽復于履霜而不為迂以此思易易可知已張元岵曰柔則曲六二獨直柔則利六二獨方柔則小六二獨大柔則靜六二獨動柔則暗六二獨光以其居中得正與乾相配乾之力量到此坤之力量即到此分毫不相上下也言地道者以地之可以配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胡氏曰乾九四坤六三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聖人不欲人急於進如此張元岵曰无成自然有終曰知光太明其有遠大識見不沾沾露才揚己此是无成有終之本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此云无咎无譽大過九五亦云无咎无譽此以為不害彼以為可醜者四多懼而多功也多懼則宜有咎者也而无咎故不害多功則宜有譽者也而无譽故可醜

乾初九曰勿用坤六四曰无咎无譽總以淡泊寧靜為安身立命之本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而御天應地之德業不外此矣一部易經此義為主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三之有美以其不中故須含之五之有美未嘗含之自然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胡仲虎云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按窮陰之下必有伏陽陽伏于下便有除陰之勢陰薄陽而戰以為陽實使然故曰龍

戰乎黃者天地之雜蓋言陰之似陽陰之血黃以其似陽故稱以乎是陰獨受傷非陰陽兩傷也初之冰霜忽變為地道之光惟其動也動則化惡為善五之黃裳忽變為于野之戰惟其窮也窮則轉福為禍亦猶之子從陽不從陽之閒而已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未變乾已得稱大至此而云以大終者坤之所以能大以順乎乾也以坤變乾未必能自有其大而一失其順即不能取大于乾矣惟變而不失其順故能以大終而利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言君子體坤之學也乾之文言體乾之學以元為首此之文言體坤之學以貞為主蓋柔道所難〻於守正以至柔至靜而有剛方之德則得主非依倚也故能有常含物非纖雜也故能化光順承非因循也故能以時行貞立而利者誠利亨者誠亨元者誠乎元矣以逆為順君子之善用順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世濟其善其善日深是即餘慶世濟其惡其惡日甚是即餘殃由來者漸微之家者如此蓋言順也孔仲達作副致解亦是順為坤德而坤德之中有善有不善焉一失其正而禍福倚伏所謂辯之不早辯者正在此也春秋宋督弒其君與夷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敬義猶是用力持循不可便謂自然程子亦以乾之九三為聖人之學坤之六二為賢人之學當論之如至誠能盡其道如制律然至者候氣而銖黍不爽得其宜初之謂幾終者合樂而高下皆應集其大成之謂存義直內方外其道如測矩然敬者立矩以揆極无所不正之謂直義者順矩以施權无所不濟之謂方彼近察自然此不免于擬議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无成者不敢居功之意董子繁露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故曰天風天雨莫曰地風地雨

也此即地道无成之謂與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吕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
秋落氣至即應不待思慮計較也獨稱賢人者衆人自隔于
天地耳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
之至也
正位居體位謂五之位體謂六之體也以陰居陽以卑居尊
或形静而好躁質弱而愛剛則不能以自安矣六五順德守
中故能正其尊位而无愧居其柔體而不遷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健順皆純何以云雜乾奇故能純坤偶故易雜以得主而有
常者又以疑主而多變也黄變而玄陰陽莫辨故曰天地之
雜夫尊卑貴賤之間辨則治疑則亂天下之禍未有不始于
疑者既辨之于其初尤不可不辨之於其終也天玄而地黄
辨之而較然无所疑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
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侯非大君之謂蓋為天子立功者也處屯之時必有非常之
才膺非常之任而後可以建非常之功張子房阻漢王立六
國後而說以王三將者則以非三將之才不足以濟險也左
傳衛襄公筮立其子皆遇屯史朝曰利建侯嗣吉何建〻非
嗣也故立六國不足以當建侯王三將差足以當建侯也宜
建侯而不寧者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張横渠曰雲雷皆氣之聚處屯聚也聚則結塞而思通經綸
者所以通之也張元岵曰君子當屯之時躊躇顧盻懍決經
營有雲雷擊盪之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者欲行不行待上之求也動乎險中亦有滿盈不寧之
意雖不汲〻於行然居正乃所以行正也善下者人樂歸之

故宜建以為侯䟦指陰爻民自泛言張横渠曰磐石桓
桓磐桓猶言柱石建侯在下如柱石不可以動此義亦佳但
初九為屯卦之主貴其動也而取象于不動非其旨矣自當
以盤旋之解為正磐古本作盤管子小問篇君乘駮馬而洀
桓注云洀盤也列子鯢旋之潘為淵莊子作鯢桓之審潘審
注皆云盤則盤桓之為盤旋久矣非起于馬融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初九之盤桓當而後進也遠于五也六二之屯邅止而未進
也牽于初也震坎皆馬故二四上皆有乘馬之象十年者亂
之終也亂終而君臣反其常也謂二五之相應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何玄子云六三之即鹿蓋反覆遊名字之流猶史稱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者若陳嬰其舍之者也陳涉項羽輩則吝矣
按鹿為陽類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有躁進逼五之意故有即
鹿之象承乘皆陰上無正應故有無虞入林之象從猶即也
郭京易舉正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石經亦全按其語
氣似宜補入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初雖得民尚伏而在下四從草昧之中求而得之非明者能
如是乎求有咨訪審擇之意
蔡虛齋曰本義下求婚媾正謂六四下求初九與程傳同語
錄以程傳為未然者蓋謂婚媾通指陰陽程傳以婚媾專屬
陽剛為未然耳雙湖雲峯誤解語錄遂失本義之旨按雙湖
祇拘于陽倡陰和之說然摽梅之詩亦云求我庶士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屯膏困於時勢雲峯謂五自屯之非也九五陽剛中正
是以有為特以陷于陰中輔佐柔弱故有屯膏之象詩曰芃
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有王无伯膏斯屯矣
小者謂陰指六二也大者謂陽指九五也草昧之時豪傑奮
興民无定主六二守貞專于從五使五不至於孤立是其吉
也九五當此自宜破除常格廣外用人而猶狃于六二不知
道變是其凶也苟能因四以求初何艱弗濟象曰未光則猶

有振起之日也其漢高之困于滎陽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既无應而又不能自強泣何益乎楚因相對徒見譏于志

士刀

☶☵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張元岵曰蒙者喜怒哀樂未發之體人人完具山下有險險而止者如登萬仞下臨不測此時攀援路絶擬議無從豈不是蒙之象忽而水窮雲起豁然流通所為以亨行也蘇子瞻曰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旅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呂伯恭曰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故曰志應此義宜精不求而應所謂志氣如神也故即以筮發之剛中者誠在中也以我之誠合彼之誠也瀆蒙者以我之不誠滋彼之不誠也再三言不專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自治為教人之本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下輔嗣曰處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發也用刑人尚嚴也數教尚寬立法尚嚴、則未免於桎梏然治之于蒙之初則啫欲未深天機自動正法之中隨有鼓舞之樂而桎梏自脫矣過此以往則為困蒙之吝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以正蒙之法必于初焉正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不接家必不治故蒙之不得不包猶婦之不得不納也納婦而吉子亦克家皆所謂包蒙之吉也婦子皆蒙象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獨不言蒙而言女者天下惟無恥之人終不率教君子勿
取馬見金夫不有躬无恥之甚也六三不中不正喪其羞心
故象此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柔而得正非不可教其失在于不親師友故困〻然後能
自強道必終于困者特以難語爲吝耳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有篤實之義而六五又有柔中之德故爲童蒙之象六五
變則爲巽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劉念臺曰擊蒙之法行之於五則爲寇也行之於三則禦寇
也教貴因人如此按此順正與前相照不爲寇而禦寇則六
五之順者兩順即六三之不順者亦順矣故曰上下順不順
不應例改當從程傳爲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
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〻往有功也
乾者易以知險故能不陷然不有九五以爲之主則知不能
遠而險亦未必克濟故需之不至于困窮此剛健之效也需
之往而有功此非徒剛健之功也需之要在于有孚九五有
孚則權術不事而光明通達此正三陽之所需也中正在上
以御三陽故時未至而不陷者時既至而能有功一卦之德
九五盡之矣故特以天位表之卓去病曰惟坎爲外卦得乾
九五然亦須視所加之卦何如他卦無稱位天位者于此獨
稱之乾在下也三陽方升同德爲助始能成其天位之實他
无是已陸景鄴曰凡人阻于勢而不能不需者非其真心也
九五位乎天位勢無所阻而能需故曰有孚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張元岵曰雲上于天卷舒而不迫悠揚而自如故爲需象
天下方亂不可暇逸以養稱天下既治不可慢易以隳功惟
自亂適治之際民困方甦危情未定正如物之穉者不可不
養故必優游和裕以俟其自復飲食宴樂與民同欲所爲坐

致太平之道也蕭何曹參粗得此意吳草廬以飲食宴樂稱
狀其需徐是象非實則六十四象聖人明繫以六十四事未
嘗于大象之中復設一象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為事之賊㝡宜用恒然見可而進不凌節而行濟險之常
道也二之終吉亦此意特二任事而初未任故二獨有言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過剛故多輕忽以致寇知其所由致則知其所由弭矣
坎為盜故稱寇晦菴曰乾三乾乾夕惕是敬慎者乃其固有
之德也馮元敏曰二不必避言而自阻三不必畏寇而自退
唯寬衍以需其責敬慎以備其灾乃所以為需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為血卦故稱血坎陷也故四上二陰皆稱穴出自穴者棄
險以避陽也六四柔而能正處險而不戹人于險處險故曰
寇曰血不戹人於險故曰出自穴曰順以聽順以聽者順三
陽之情而聽其進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與大象之飲食晏樂稍有不同彼是實事此是假
象坦懷宏度無促無忌此需于酒食之象也凡處于險徒之
閒者惟坦懷宏度可以服人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上皆柔而係正四能出穴而上反入者四之出穴以避賢
者路也上處卦終不嫌塞路故入于穴蓋需之極則无可復
需故犯難行耳不當位而犯難似是經營分表大失時宜然
志氣之所感激豪傑兹起而應之協心以闢蔑不濟矣所以
吉也蔡虛齋云不當位與困上六未當同義此明以位言恐
未必然賁之四曰當位疑蹇之四曰當位實俱從乎數則九
位當位不當與當位不當位俱讀乎數无數初上以不用事
為不當位二三四五以陰陽失位為不當位也

需郊需沙誠可敬也需泥致寇何足敬乎要其才志有何取者聖人欲上之敬三先戒三以自敬夫惟自敬而後可敬也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惕中止訟之本也大人能使無訟之人也涉大川冒險以求勝也剛來自需五而來雖不得正猶得中也卦變之說虞翻泥長生本緯書辟卦以起卦變其不可通者如睽之柔進而上行則曰卦自大壯而變夫子則取之无妄二進于五亦无以解其取之无妄者爲何說也晦翁則變而廣之謂純已咸之卦而推之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然以渙之六三爲得位乎外終不可解且諸卦可變何獨取之一卦伊川子瞻皆謂卦變本諸乾坤蓋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之說以其在上則謂之往謂之進以其在下則謂之來謂之復義甚顯然較更自然：无妄之初其來自乾而云自外又不可解如謂陰內陽外固有定分則賁之柔不得云來矣且泰否之往來與升之柔以時升純乾純坤復從何卦爲往來升降也

朱允升以十辟卦與六子卦爲卦變之主其說殊支離不足取陸君啟謂剛來自外卦剛之類來剛上自內卦剛之類上柔亦如之三剛三柔固類也一剛一柔亦類也然泰否之卦剛柔截然將從何類而往從何類而來乎來瞿塘據兩卦之反對以求其茂差爲簡當然知其一未知其二夫易有文易有反易文易著于乾坤反易著于反對正以陰陽之一感一應一進一退明造化之機盡人事之變故夫子以此釋彖者往往而見也卦之變有取諸乾坤者有取諸反對者大抵不越乎二者而已取諸乾坤者噬嗑賁損益渙節是也取諸反對者或以全體言之臨復是也或以二體言之則泰否隨蠱咸恒是也或以一體言之則升是也或以二體之主爻言之則蹇解是也或以一體之主爻言之則需訟无妄大畜晉睽明是也至六爻之中以反對相取損益夬姤其寬著也他卦之爻亦閒有之郝楚望頗得其解而咏鹵龐襍罕足取者要惟明乎文易反易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雲上于天陰陽和也天上水下陰陽不和也不和故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辯之能明以其有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而逋爲句潘去華曰邑人三百户大夫之常制也无眚周禮大司馬之職曰馮弱犯寡則眚之註云眚謂四面削其地也

按象傳曰歸逋竄也明以常人自處不敢據有其邑故能无眚如謂退處小邑以示卑約於竄義未明趙鞅之奔晉陽春秋書曰入于晉陽以叛夫以叛書豈論大小哉唯傲然自專不自引罪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錢御泠曰飲食必有訟虞芮爭畔卝鬩爭鬩琲邢爭鄗所爭皆食邑也按食舊德承上邑户而言以六三之不中不正又承乘皆剛雖食其所世守之邑不可謂非正也而不免於爭則不能如九二之无眚故厲然大人在上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三雖初厲而得終吉者賫其柔也柔則畏威而從上也既不敢爭利則亦不敢競功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復有自反之義凡理無定見責於人惟見非理之在人責於己惟見非理之在己竇嬰之訐田蚡灌夫之辯望之自以爲理而不知其非所以相激益深斯爲沙川入淵者與渝者剛變而柔則爲渙蓋渙其爭心故安貞吉凡爻之言渝者皆取於變卦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不曰聽訟元吉而曰訟元吉者非徒聽斷之平也即訟者亦皆化於其德如虞芮之質成是也後世若寇恂賈復李晟張延賞之徒至煩天子爲之釋怨襄已甚矣可謂元吉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訟受服如則天時以告密除官者是也不足敬謂名器濫而不足重也非特其人之可賤已

二二 訟下
二二 中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之无咎全在剛中而應所謂誠能格君也五陰皆聽于一陽二欲自王誰能禁其不王乎即不自王如韓信之於漢高李光弼之於唐肅緩急之際不相關切君臣猜疑遂生怨咎二惟盡誠以感動其君所以事順而下從處凶危之地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即牧誓所云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也否臧凶者不以律雖臧亦凶也臧者義戰也義戰而无律傷人必多故凶亂征云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是也律之義始于樂〻之有律者銖黍不可參差故法制禁令取義于此太史公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胡雲峯曰文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之義當從程傳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六三一又不可云衆然志剛不能聽二而質柔又不能自主或復委柄于人則號令不一必無成功故凶六三互坤有衆象如本義之說蓋止无功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崔憬曰偏將軍左次常備師也師順用柔與險无應進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按此解是退復其舍非避敵也故曰未失常來矣鮮曰先乾後坤先右後左故明夷六四陰也曰左腹豐卦九三陽也曰右肱按古人尚右不獨凶事爲然詩曰一朝右之又曰惟天其右之又曰寔然左辟皆以右爲進左爲退也詳禮記曲記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陰柔居尊以順而得中故能任九二以收功以不正而

多疑故復参以六三而不當長子謂九二弟子謂六三也二
五震故云長子凶者指六五而言任將不專必致潰敗雖有
執言討罪之正亦凶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當師之終掌紀功賞地之法者即夏官司勲之職也廢
於兵事之外以論功而無嫌大君有命六五命之也開國承
家祇功之大小爲賞之輕重也小人勿用倖功者勿録也如
宋璟抑郝靈荃之賞是也上六順極故有此象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言陰而順此言順不言陰者師之五陰順從其臣此之五
陰順從其君夫既順從其君是謂大順險于何有聖人見比
之可樂故躍然而讃嘆之曰比吉也原筮者不以人歸自信
其吉仍前内省常存明神之難欺故有原筮之象蒙之初筮
吉曰以剛中此之原筮亦曰以剛中者皆言誠也凡再用而
不改其初者謂之原文王世子末有原是已不寧即考工記
所云不寧侯是也後夫謂上六也後如松柏後凋之後上六
自外于九五不來者也不然王者於人來則不拒何後者獨
凶耶觀于失禽不誡則九五不必致凶于上六乃上六自凶
如虞之分北三苗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者明惟初六有之蓋君臣相攄惟比之
寵先者其相信必深其功亦不可量若蕭何護高祖于布衣
鄧禹覲光武于同學也

張元岵曰事在謀始一則曰有孚再則曰有孚重其始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中正自守未嘗求人、自求之如伊尹之三聘而後往
孔明之三顧而後見故曰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匪人或指上六則非正應或指二四兩爻則兩爻俱吉不得
謂之匪人比之匪人猶否之匪人也六三不中不正以陰柔
而處上下之間其爲比也進退无恒故曰匪人比時而有此
一人即爲亂階不知者備以爲向化注注罹其害故聖人深
儆之若呂布侯景是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曰以從上者見非獨以賢而比之乃以天命攸歸上下之分
已定也若竇融之于漢錢俶之於宋是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焦弱侯曰顯比之如太陽中天萬物畢附而來者從者俱无
容心焉張元岵曰三驅不誡正是顯比氣象用智用術便是
晻昧之道按三驅之禮三面爲圍一面爲門向我來者不殺
是爲取順背我去者出圍不追是爲舍逆取舍皆失也邑人
不誡即車攻之詩所謂徒御不驚者不以得失相警也毛傳
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是不追者謂不
窮追而已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按
上六陰柔不能率先以比故曰无首在上而不爲首雖復爲
之附者亦終于不比而已故曰无終卦辭所謂後夫凶亦謂
其終不來也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
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楊用脩曰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
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无雨驗之風雹亦然

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止言一陰畜五陽而五上助四以
爲畜亦有巽畜乾之義蓋五陽之中有爲所畜而相得者五
與上是也有爲所畜而不相得者三是也有爲所畜而仍自
遠者初與二是也蓋初二三爲異體之應應之而仍以巽五
上爲同體之應應之而卒以同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陰之

力未能有爲惟合上下之應則健以濟巽而九五之剛中居
高而志行者足以爲四之助五之志行則四之志亦行小畜
之道所以亨也曰乃亨難辭也蓋以陰畜陽力有所不及曰
尚往者陽未盡和也施未行者陰未能遽行也上九旣雨旣
處而柔者之志猶有所疑雖行而不能必行小畜之亨若此
之難也大畜以剛止剛必用柔以御之小畜以柔止剛必藉
剛以合之此用人之善道也六四不可謂之小人大抵和柔
孫順人望所屬故賢士多應之如晉之王導唐之張說是也
九三則庾亮姚崇與之競者也九五上九則郗鑒蘇頲之流
與之合者也初九九二則孔坦崔沔之流不與之黨亦不與
之合者也王導偉而以功名終張說勢位旣盛幾危其身可
謂貞厲而凶矣總之六爻皆美材而三四資性稍偏勢位相
逼故不相能近世學者乃云自乾言則四爲陰柔小人自巽
言則三爲強暴小人易雖不可典要豈一爻兩辭自爲矛盾
開後世俗立門戶是此非彼之漸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聚於上未能充滿及下小畜之象君子自飭于威儀文辭
之閒備其德美亦小畜之義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凡爻之正應皆應而進於上也小畜之初正應六四者應而
止于下也應者爲人止者自爲應而止遠遜其自爲之道而
已故曰復自道何其咎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與四應而非正與初相比而有中德因初以止於下者
也故曰牽復進退之際亦不自失其中吉之道也亦者亦初
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恃其健決志欲上進而爲六四所止中懷不平嫌隙遂搆
故爲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彖言尚往其意氣也此言說輻
其事勢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性多寬厚上有相信之人爲之護持雖爲九三所抗而處

之洎如嫌隙之生漸且消釋故為有孚血去惕出之象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與四同體而寵覩四又以柔下之故五以誠心相結以大力相助為有孚攣如富以其隣之象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為諸陽之首而居巽極能調伏諸陽以和於一陰崇尚陰德至于積滿故曰既雨既處正與不雨尚往相反曰尚德載謂六四之德也六四非有大德五上與之同體居高而揚之故易見德也六四才柔不能持盈人望既屬矜心易以召敗故曰婦貞厲四得五而志行以其中也得上而貞厲以其滿也及其未盈君子為之庄救猶可無患然以柔者處盛大之勢必至于狎小人而疑君子則君子去之將身名俱喪猶及國家矣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張元岵曰大畜以陽畜陽須四五二陰為之調御小畜以陰畜陽須五上二陽為之控制此剛柔相濟文武互用之術易之大機大用在此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虎以象乾之威如革之九五不咥人者威而不猛也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悅而應之亨之道也所以亨者犇力全在應乾彖以二體之性情言故曰不咥曰不疚爻以各爻之勢位言故曰咥人曰貞厲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辨上下不言于上天下地與上天下水而獨言于上天下澤者坎下於地而澤為水之所鍾則又下于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大禹謨曰敬修其可願所謂可願者即此惟微之道心初九在履之始未染于俗平旦之氣惟獨如之不能以象喻也雖鳴之善惟獨行之不能以銀助也推此以往即為坦道故曰中不自亂不以名利自亂即貪忮者无所加也何往不自得

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〻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據剛自用自專是為眇視跛履之象乾威已臨罪无所逭咥人之災然斯死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大君在上庶小用人宥其情愆取其剛志以武人待之則亦武人自為於大君之世是咥人之凶終于不咥也念臺先生曰本言履也而推本于視惟其强不知以為知故亦强所不可行以為行也

按訟之三亦不中不正以柔承乾彼以陰而吉此以說而凶者何也惡其專也不專則從上故吉專則傲上故凶易道伸陽而絀陰故陽之專者六爻其辭皆吉陰之專者六爻惟大有之得尊位則吉小畜之得位僅无咎而已餘皆未免于凶吝也

九四履虎尾愬〻終吉

象曰愬〻終吉志行也

以小心謹畏事剛决之君非徒无違于君正可以救其君之過故曰志行胡雲峯曰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以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故謂五為虎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明之德行中正之事若决江河沛然莫禦然事有變通必斟酌于輕重緩急之間不與其衡然後事起而人安之故履以和行而終之巽以行權執不移苟而一失時宜則人情或有未安故雖貞亦厲然貞而得厲于心固无疚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處履之終省其得失以驗諸休咎洪範云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是也祥者吉凶之祥也其旋者居高而能反其素履也初九曰往故上九曰旋禹之功至於地平天成而舜之命之必曰敬脩其可願所以贊天地者惟此所以膺曆數者亦惟此故曰大有慶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泰之陰陽交而能應故小人有感化之理否之陰陽應而不
交故君子无委蛇之情陰陽者氣也剛柔者質也健順者德
也泰文則孚於德故以健順言否不文則滯於質故以剛柔
言魏鶴山曰内君子外小人固為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
不為外在内而情意不親不為内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有過不及者氣化之變也无過不及者氣化之常也后因其
常以制其變非有所矯而為之也蘇子瞻曰否未有不自已
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者不立崖岸不逮疑嫌也馮河者委身於艱難之中而
盡瘁以圖濟也不遐遺朋亡者不棄疎遠不私親近也此皆一
純臣之誼故得上合于六五之中行以下配上者謂之尚
象傳獨舉包荒而言者當泰之時上有柔順之主應乎剛健
之臣正可以有為一有遽起謗立崖岸之意必不能竭股肱
以濟難必不能破門戶以用人故包荒為要矣九二心跡光
明淵達何疑嫌之可逮何崖岸之可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言包荒也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言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勿恤言世運之往復不必憂也其孚言開誠布公共此艱貞
以祈永命也于食有福即退食委蛇之意記云受祿不詘其
受罪益寡是即有福也
泰之上爻為泰否之際三爻為天地之際猶卯酉為晝夜之
際而子午為陰陽之際也人皆知夜始于酉而不知其始于
午也人皆知否始于泰之上而不知其始于泰之三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之勢漸外去陰之情樂内復翩翩者六四來復也陰虛道
消之時不富之象四得氣之先為諸陰倡以其隣之象其來
似害陽而實應陽故不相戒備而反以相孚孚者孚于陽也

中心願者以陰應陽非矯飾也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若裴矩之佞于隋而忠於唐近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周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是帝乙處商家泰運之終故六五象之五以柔中下應九二而互體歸妹故爲歸妹之象周用穉曰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

象傳内君子而外小人六五亦可謂之小人耶胡是若云卦分兩體以象言只是兩象以小人言只是兩人爻分六位以象言則是六象以人言則是六人各據卦爻而論故有不同也以此論泰卦之兩象則陽象君子陰象小人爻之六象則二卑象臣五尊象君惟六四爲從善之小人而已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則怠忽易生故復否曰命亂者明由人事非獨天運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謂否時之匪人也與同人于野艮其背例同不利君子貞謂小人必不利於君子之貞君子不可以不知戒也

否之匪人非泰之小人比也凡上下之所以相維者志也非勢也志不同則勢不足以維之事變一起必至潰決故云天下无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故君子之辟難必先辟榮一切近名之事辭而勿爲使天下視我祇一椎魯無所用之人我乃得以自全矣此君子辟難之道而老莊用之以爲常則謬耳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之志在外志在治天下也否初之志在君志在得君也夫志在得君小人自以爲人臣之正也始進之日邪正未分聖人亦即以正期之曰苟能念不忘君何否弗濟吉亨可期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以小人遇大人但可云承不可云包陸景鄭以牢籠為包又非小人之吉矣包承當與包羞一例二為柔中異乎羣陰凡所以順承乎上者二獨以一身包羅其事故曰包承此亦良心所動未必盡出僞爲故曰小人之吉在大人則安其否勿以小人之順妄意泰文斯亨道也夫小人亦有可制者如遯之六二勢未成也亦有可化者如泰之六四勢已衰也此則勢在方進類已成羣六二雖善未能絕類苟信其順引為同志則流品混清薰蕕襍糅必至剝盡而後已可不畏哉如漢之鄭衆非不小心謹敏有功无過而宦官擅權以禍亂天下實自此始亂羣故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爲不中不正之小人向之自以爲貞人亦以貞期之者至此而情態畢露豈不可羞小人猶晏然在上不自引退含羞忍耻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張元岵曰三陰治世衆君子在波濤陷溺之中莫保其命忽逢九四如大海得岸纔處逢生聖人繫辭到此且悲且喜不覺失叙而呼曰有命此非一人之命而百萬蒼生所繫之命也但留得在便可有爲立待定便可蒙福可不慎哉按无咎曰志行則无咎之中君子大有苦心凡所以急病讓夷獲穀綢繆推善引過隱忍匡救者擧在此故疇類皆麗其福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即六二所稱大人也休否者深心大度靜以維之其亡其亡者以小人之小順未必非大逆之漸常懷戒懼可以永固而无患故曰繫于苞桑蓋即大人否亨之義而究言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天時則否之運終以人事則治否之道備否乃可傾矣何玄子曰先否者先天下而憂後喜者後天下而樂也

泰道已成一小人亂之而有餘否道已成衆君子救之而不足譬之嘉卉之生風霜瘁之一朝而摧百尺而露滋之經歲不能長數寸者易亂難治氣數然也故泰之无平不陂著戒

於三而否之否終則傾者故于上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小人之合心于朝市于野者取象于聲利之所不及則小人之所不爭故君子得行其志可以涉險而无難乾行者六二應乾以行其志也文明以健則文明非阿世之學中正而應則中正非獨行之德君子之道所以合天下而歸于正也故不曰通天下之情而曰通天下之志項平甫曰同人以柔為主然必以天德行之故曰應乾曰乾行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

卦以二體為二人則君子相與無小人以間之故涉險而自通爻以六位為六人則君子相與而間以小人故用咸而始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大小懸殊而氣皆上達是以不同為同也族有親疎之等物有貴賤之差君子以不同同之乃歸於大同蘇子略曰比以無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謂五為宗則五為正應不可謂吝如以不應責二則不得以不正責三四矣謂三為宗則二五同中正而應者也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謂五與二也若猶有舍五就三之疑何斷金之足云按八卦相錯下體之二即上體之五以其同本故謂之宗二處衆陽之中而獨與五應此衆陽之所深忌也非九五用師二之弗克也決矣終雖无吝有吝之道也聖人憂之重之故危之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爻義鮮曰對五而言三在四下故曰伏對二而言三在二上故曰升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胡雲峯曰春秋文公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發傳義弗克之旨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張元帖曰若无伏莽乘墉一番險阻不見六二與味之真亦不見九五力量之大使六二不蒙于宗之吝亦何以答九五號咷之情哉

李隆山曰出而與人同此至易至簡之事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故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不可以涉世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則已離乎爭地矣然去而未遠猶有徘徊瞻顧之情焉故僅免于悔而志亦未得若以郊為荒僻無人則郊外之野不更荒僻乎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陰為小陽為大柔之得中而曰大中者柔得尊位而為衆陽之主則衆陽之有皆其有故曰大中其德即大中之德也曰剛健文明見非存而不蔑之謂中曰應天時行見非守而不變之謂中此中之所以為大蓋大而化之者也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遏惡揚善是即應天時行之實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之无交與五之交如相照上方虛己求賢人皆應之而初獨遠焉又无繫應違時孤立不免有害然亦各行其意非所當咎艱則无咎謂若輕世而肆志則非大有之時所宜也

楊慈湖曰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未必害也乾初則貴其潛需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初則貴其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以剛居柔得中有應以此處大有之世柔則能容剛則

能固得中則能調適有應則能通達是為大車以載之象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傳晉文公將納襄王筮得此爻卜偃曰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此當為天子享諸侯也過剛之人或生驕侈故戒以小人勿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匪斐通詩衛風有匪君子考工記匪色似鳴皆是已彭子夏傳作旁諸家多從之者按劉熙釋名彭排彭旁也在旁以排敵禦攻也詩傳彭彭旁旁同音同義則彭旁通用從來久矣

九四以剛居柔附于文明之體乃以文物典章給事左右擁蔽太平者也故曰匪其彭言九五以文明居中四亦斐然其旁也辨析事宜燦然條理故曰明辨晳也曰明辨又曰晳顯繫外辭非內辭諸家如彭之為旁而不知匪之為斐義固難通更為別解益失之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而无備王注甚明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不威若武王之歸馬放牛戢干戈橐弓矢者是也程子以无備不可為訓故强更之于理則通文則不屬矣愚謂无備本於發志信未足以發天下之志誠不可无備信既足以發天下之志亦復何須為備乎後世師其意而得之者漢光武之憤坐迎哄輕騎按行其信已著於天下也師其意而失之者蜀費禕泛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遂及于郭循之難晉李特破蜀以為大事甫定但當安民不復聚兵自守卒為羅尚所襲其信未著于一方也然則信以發志要在平生不在一時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言福不言德福即其德也記曰福者備也无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上九之下順六五尚之於衆陽之上此上九之德也然我思順而衆弗必順其能獨順乎我尚賢而衆弗必尚其能獨尚乎大有之時衆陽助上以應五而无不利焉不可謂非天也是上九之福即其德也非世之所謂福也徵天者於人徵人者于己也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明惟大有之時則然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尊而光當與繫辭同解不矜不伐何其尊重不忌不嫉何其光明惟尊而光所以卑而不可踰不可踰則同乎上行也君子之終光明上行直與天地合其道而盈謙之得失愈可知已顏子曉曰凡事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有之矣惟要之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古易作捊取也稱物平施不抑不昂謙之則也顏子曉曰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其實則反中而已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人皆知謙者之能退而不知謙者之能進也今日讓尊而就卑此謙、之志也他日讓易而就艱讓簡而就劇亦此謙、之志也故利涉大川自牧者養其志以有爲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近三而相得自能道達其謙志所謂鳴謙也發於中心非匿情以干譽者故得正而吉凡謙之不發于中心者其所爲必多不正王莽之謙與周公之謙氣概自然不同不待敗露而後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以柔順比三得人自助故无不利撝謙謂撝揮其謙道推賢讓能見之實事不徒爲下士之虛文也六柔四柔坤體又柔疑于謙而違則者也然下乘勞謙之君子雖過謙而適得其宜故曰不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恭儉之主自損以益人而羣臣化之爲不富以其鄰之象處尊而能謙天下所咸服也有不服而用侵伐仍以謙德行之

如禹之舞干而苗格文王之因壘而崇降何所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柔而失位志不得伸然順而有應反躬責己以鳴其謙人自感激而從之故可用行師可者僅辭也柔不足以及遠征邑國而已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上六鳴謙之訓與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國語司空季子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所謂居樂者震出地上長君有土也出威者衆在雷下共聽號令也即順以動之義也韋昭注云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則以建侯屬坤行師屬震矣鄭康成云震為雷諸侯之象坤為衆師役之象又以震為建侯坤為行師二說想屬支離坤震固不可分也或曰屯有震則言建侯謙有坤則言行師豫合震坤故兼言之然復亦有坤有震止言行師未嘗言建侯也聖人法天地以動而曰天地如之者無或不順之事以干天地之和而天地得安其常是為天地如之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彖言出威象言崇德以威之不可褻也即樂記所云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房玄齡曰震之初九唱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唱始逸豫所以貽凶按初六亦非小人見四之可以有為而應乎己自謂太平可立致不禁鼓舞揚厲以明示得意識者已憂其輕躁而取敗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介者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不可合即大傳所云知幾也大傳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即幾而見者也吉先見之謂幾吉之見而不雜于凶之謂介六二得其中正則无利欲

之機即理之至微者亦確然明辨豈俟終日而後決如蓍龜
則見幾似乎機入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者傲然高視而自得也六三不中不正恃四親己故傲
以柔而傲故悔以柔而悔、亦不及故有无窮之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簪即古之笄然古不稱簪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
裳于衣注云簪連也則此亦為連屬之義劉念臺先生曰世
道人心之豫皆四為之也陽馭陰也夫惟開誠布公統羣陰
以作合絕私交而廣善類世乃不窮于豫古大臣以人事君
之義也按彖曰志行象曰志大行則建侯者謂建四也行師
者四行之也建侯以佐天子行師以庄王國惟得人者可以
當之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劉念臺先生曰五以柔處尊而當豫時豫且甚而介于疾矣
幸其得中而秉四之剛自能常懷畏忌有長善救過之益故
能貞以處疾而不瀕于死所謂美疢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
生理焉按乘剛或美或惡皆有畏忌之義故美惡不嫌同辭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何玄子曰上六變剛而成晋明出地上向之冥冥者今反為
昭昭矣故无咎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
之義大矣哉
剛柔指兌震二體而言也震自蠱之艮而來也
蘊子暗曰時者上所制也不隨己而隨時其為隨也大矣與
程傳義同而明暢勝之不必從王肅本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需之飲食此之宴息正見君子之法造化無微不合程子云
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着一毫私意便是廢天職寢息亦然九
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也是即隨時休息之

義劉念臺曰隨下震上兌統六爻觀之分明夜氣節候初昏一陽未就寐也進而二陰則真陰用事深深久息過此則子之半也一陽微復道心種焉又一陽繼之漸醒漸明平旦之氣開矣陰中之陽寐中之寤寵為得力及將旦而仍得一陰所以節束陽氣使不遽洩也故曰天將旦而故寐惟人亦然若反其道而用之於晝亦作如此消息是即通晝夜而知今人謂晝可自主夜不得自主者是悖說也晝以人用夜以天用故旦晝之所牿亡夜氣足以存之夫子隨時之義特取嚮晦者以此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商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初九為隨之主而未有所繫動而適變不執一隨故曰官有渝陽變為陰則舍六二之私比而從九四之正應故曰從正吉如是則出門而交集思廣益何功弗就是初變成革之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以剛居剛故能不執一隨二以柔居柔故不能兼有所與當隨之時近則相得柔道循循安於所近而已二以柔居柔則其志下故所係在初三以柔居剛則其志上故所係在四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三隨四四位尊望重三地近情親故所求皆得然以下求上疑於不正故戒以居貞二狗朋友之義而遺其君臣近于固者也故曰弗兼與三急功名之交而離其黨類近于躁者也故曰志舍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之所隨者五也臣既得君其下皆附之故有獲隨有獲嫌於貳得民心故凶有孚在道則誠積于躬誼形於主可以明其有獲者乃有功于君非以為己又何咎乎九四剛而能柔不激不阿即是在道在道則功自明非有意於明之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君前為趨士士前為藝勢故習于寒素不樂貴文者賢主必樂得之以為臣九五剛明中正六二之遠之此正九五之所

深嘉而信之者也故曰孚于嘉上下交而德業成何吉如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陰柔處外頑民爲梗者也德化所窮不得不以法制之故曰拘係之旣來則必有以固結之故曰乃從維之人心固則國祚亦固故曰王用享于西山享者保享之也周書曰我惟是其教告之我惟是其戰要囚之拘係之、謂也又曰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維之、謂也又曰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王用享于西山之謂也王謂

九五

䷑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者艮也自隨之震而上爲艮也柔者巽也自隨之兌而下爲巽也山靜而風撓之風行而山厄之故曰蠱者事也皿之虫教之飛爲蠱亦皆事之生也夫巽而止不事、也惟不事事乃以生事如不事、之足以生事故還以有事治之以蠱治蠱而蠱除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本草蠱虫爲厌可治蠱毒此醫家從治之法往、皆然治天下者亦有之故取象於此先甲後甲猶巽之先庚後庚也甲之日以象乎其始也又天地之仁氣也蠱壞者治以仁與之反本故曰終則有始庚之日以象乎其更也又天地之義氣也巽順者治以義與之適變故曰无初有終仁義之氣必積而後形其形也必積而後成周語曰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天之道也卦象之設三爲小成六爲大成故取象於先後三日以明積漸之效也漢翼奉曰曆中甲庚性中仁義楊子雲太玄之斷曰庚斷甲義斷仁也蓋本諸此矣諸說皆妄惟子瞻差近然如子瞻之說當云三旬不得云三日矣本義之解出于漢詔頗爲有據然漢武偶遇辛日夜有景光因而附會易辭乃鄭玄應劭之徒信之不疑過矣本義亦以其差勝他說姑取之耶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利涉大川即振民之義先甲後甲即育德之義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承前人之敝而率先犯難以幹之可稱有子而考得无咎然以柔質當之未免有厲而有志竟成自終于吉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者考未有悔過之言救過之行而遂知有悔心有救志曲禮云視於無形聽于無聲者是也若禹之於鯀承其九載勤勞之意而已蘇子瞻曰蠱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諸爻皆有父象九二內卦又居陰位故獨爲幹母之蠱

天下積柔之弊亂難治九二以剛中之道扶植而振起之可矣若任其陽剛大嚴厲以必正之則人情必有所不堪故曰不可貞如魯昭公逐季氏以致乾侯之辱唐德宗芊李惟岳之繼襲以致奉天之難是也楊龜山謂治蠱之道不可逕正亦非無所本者特以一爻之義槩一卦故晦翁非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重剛不中矯枉而過正者也故有悔然不陷於不義豈有大咎如司馬君寔之輔哲宗盡改新法是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平王之棄西京肅宗之失河北雖再興而不復根皆裕蠱之類也母蠱爲柔蠱衰象也父蠱爲剛蠱亂象也救衰者宜漸救亂者宜急也舊說以因循不治爲裕蠱則不得言往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四以柔居柔則爲裕六五以柔居剛則爲幹初六之幹蠱方始事而承以意則柔爲厲六五之幹蠱既成功而承以德則柔爲譽五所爲德以得中也處尊位而行中道令日之善以彰昔日之過以隱始以爲幹蠱終以爲濟美矣故曰承以德也禹之功至於地平天成而鯀之九載勤勞亦可以配帝此用譽之極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處蠱之終在事之外表記所云事終而退臣之厚也周公曰茲予其明農哉亦此志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仲連張子房其庶幾乎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九六者陰陽之變數七八者陰陽之正數自陰之陽者六變而七故復曰七日自陽之陰者九變而八故臨曰八月距臨八月則爲觀卦非謂夏正八月也臨反爲觀剛之長反即爲消也故曰不久於臨則著其不久之凶于觀反稱其不薦之孚者時未至于凶非戰兢惕厲不足以防之時既至于凶非坦蕩簡易不足以濟之故聖人處吉而不敢以爲吉處凶而不敢以爲凶觀雖不言消長之義所以處消長之道則具于此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剛之臨柔以氣言地之臨澤以形言六爻之相臨剛以德言柔以位言若孟子所稱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即此義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臨當從程傳陽雖浸長陰猶撓上初九九二非有勢分以臨之也惟恃陽之實德有以感之而爲臨夫陽之浸長天之命也陰未順命以讓陽使二止于中不能銳進此正二之所利也其進也需則其養之也厚其保之也固而消之也難是以吉无不利觀泰三之无往不復則知臨二之未順而吉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柔乘剛故憂當從程傳勿作轉語焦弱侯曰甘臨无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應乎初得陽之初氣以爲臨者也初氣之感致一不移故曰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其處己也能擇其中而致之其用人也能擇其中而取之以

中合中非天下之大智不能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既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進於否而近于剝反極其盛者其立極在九五其轉機在六四六四為衆陰之領袖衆陰所視以進退也處得其正順而能入比于九五相得甚深上播九五之德以照臨天下、率衆陰之順以趨向一人所以回否象於既往而消剝運於將來也與六四在巽者八卦无有不善者

盥通作灌古字類然馬融王弼得之灌而不薦賓禮也禮器曰諸侯相朝灌以鬱鬯無籩豆之薦蓋初至之禮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曰大賓客則拜而載果是諸侯朝于天子亦止祼而无薦即四爻賓王之事也故為上下交孚之象有孚謂九五之孚于六四也顒若衆陰望之顒然可仰也觀之為觀中正而已而神道寓乎其中陰陽相與以有成四時錯行而不忒天之神道也聖人法天以制禮陰陽為端四時為柄處存玩樂以合剛柔上下之交百姓日用而不知神道之教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方觀民亦天子下交之禮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張彥陵曰小人道言小人之材分當如此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之為義利近而不利遠二五雖相應而相隔故所見者小不獲觀其全盛為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之觀觀四五之相與也剛柔相資化氣也即生理也三其
親炙之者故曰觀我生中正之德非其固有而觀化最親沐
至失道進退焉而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光即生氣之著于外者非獨陽光即六四亦自有光也詩云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自六四觀之不知其自己出也以為國
之光而已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以天下之生為生者觀衆陰之順于己自然太和保合
即己身亦在亂亂化氣之中而睟然盎然是為觀我生萬物
一體反身而誠之君子又何過咎之有張元岵曰无咎者寡
過之謂也聖人神道設教不過使民寡過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位雖無民道非為我故靜觀天下之生自覺物我無間
是為觀其生其志未嘗一日忘世故曰未平雖無觀民之功
而有其志又何咎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取象于頤中有物亦以見先養後刑之義呂刑曰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言養而後刑也剛柔分乾分
九五以為初坤分初六以為五也相分正以相合而寬猛調
矣明動由之以生故雷電之合成于剛柔之分也聽訟猶折
獄也訟尚剛中此尚柔中者既得中道剛柔一致也上行自
初而上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馮元敏曰不言用罰而言明罰不言行法而言敕法使人知
所避而已其心固不欲用也所謂柔中也此除間之本務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亦用刑之人非徒受刑者也初剛而在下習于刑名法
術之學而欲身試行之以位賤而格不行為屨校滅趾之象

既不能行必悔而易轍故无咎此所謂小懲而大誡者也如漢之趙禹始為文深及中廢後乃据法守正者是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荀九家易艮為鼻艮始萬物鼻亦物之受形所自始也滅鼻者除惡務本之象當噬嗑之世初為新進喜事好剛而急法二乘之而灑似衆中厖易見德而不忍欺故其情易得而片言可折其象為噬膚既得其情則惡無所容而根株可拔其象為滅鼻如此為治雖柔何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說文作昔云殘肉日以晞之周禮有腊人儀禮有腊𦚔皆謂野禽之肉毒說文云厚也周語云厚味實腊毒言味厚者久則有毒也非鴆毒之毒故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說文作𩠹注云食所遺也揚雄從𠂔揆胏者肉之帶骨人或棄之九四以剛而茹剛有噬胏之象不屈不撓有金矢之象然用刑雖當德化未光故戒以艱貞以全體之象言九四為一卦之間以各爻之位言又為除間之人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黃金良金也象和中之德噬胏而得金矢者野禽之肉或有之噬肉而得黃金此希有之事九四用法以明其直人之所有也故取象于金矢六五用法以明其德人之所不必有也故取象于黃金如子羔刖人之事庶幾近之此可謂之祥刑矣然不如九四之吉者何也明其直者脩法而已故曰利艱貞吉明其德而又不可背法其情有不自安者故曰貞厲无咎彖言不當而爻言得當者獄事之得當也當去聲与前異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當明罰勅法之時上九剛而處尊獨越于法外以慘礉擊斷為己任不復審其罪之輕重虛實為荷校滅耳之象如漢之義縱王溫舒唐之周興來俊臣諸人卒至殺身滅族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變之說伊川于賸為正但不可以例隨蠱咸恒諸卦耳噬嗑云剛柔分此則柔不云分亨字或分字之誤柔為文剛為質柔來文剛禮之以文為貴者也剛上文柔禮之以素為貴者也小利有攸往謂賁之道不可一往而不反也文明以止正止而不過之意亦是人所受于天者自然之物則故聖人觀之以施其斡旋觀于剛柔之交而識變質文所以異尚也觀于文明以止而成化野史所以並治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賁者為文而已不及炫耀故象山下之火石齋先生曰明庶政无敢折獄法火之止于麓也賁而敢折獄焚田之象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四艮體尚質初九處離之下賁而未變其質素心相應義合而進辭榮受瘁固其所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此正所謂柔來文剛也有剛者以身致治乎必有柔者以文飾之不可相無故與上俱興係果曰自三至上有頤象二附之以動故為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濡如者不僿不靡自然文明氣象是即直貞也張元岵曰文勝則僭下之陵上自此而起永守其貞則何陵之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也

離為文明艮為篤實四位艮而近于離欲以其質易下之文而才地俱柔疑不能決故依違于文質之間有賁如皤如之象下与初九相應急于求助有白馬翰如之象初位離而四位艮似乎文質之相悖戾而潔白之志自相契合匪寇婚媾復何尤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此條明係聘賢而孔穎達以為无待士之文謬矣至謂儉約非待賢之義則澗溪沼沚之毛可薦于鬼神而況人乎況于束帛乎中心喜之自无假于過飾故迺雖似吝而心則可以久要終吉之謂也六五上九剛柔相比而相得故其象占如此婚禮帛五兩為束注云十端也戔戔子夏傳作殘殘說文云戔從二戈兵多則殘也言其狹小如殘帛然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四五雖屬艮體猶遵柔道未免乘馬束帛之營營上以剛為艮主則純乎質而無文矣率其素履自有優游泮渙之文安往不得吾志而又何咎哉文止反質乃見化成故曰賁无色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變剛有日消月爍不使自知之意非冥心靜觀不能時其消息盈虛而謹持之順者宏裕之深心止者堅忍之大力雖為柔變而自有必不可變者碩果不食此即天心之不泯者也故六十四象不言觀獨此言觀者天心絕續之介于此見君子知天立命之學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地非不厚也山非不安也猶有崩落而附于地者況可以不厚不安乎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蔑貞自下即履霜堅冰之意王輔嗣曰牀者人之所以安也

按小人之害君子必自微者始故曰以足至以辨則一綱打盡矣以膚則害及民生漸成禍亂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徧通左傳陽虎之亂季寤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是也儀禮徧皆作辨禮記亦有之初方剝足二已剝盡其勢如此楊慈湖曰未有與言未有陽為之應也无君子與之正救也丘行可以咸六爻皆應為相與艮六爻敵應為不相與證此傳義益確矣按二与五應五為一卦之尊位故不思救于初

而思救于二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必不能超然絶羣起而助君子者然君子之勢已窮矣苟有一人與之相應亦可以權濟一時稍紓禍患故引而進之曰失上下亦勢之無可如何而姑與之如王允之用呂布是已

六四剥牀以膚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禮記膚革充盈疏云膚者革外薄皮剥未及内勢已無間故曰切近災崔氏以薦席觧膚絶無稽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剥至于五已極矣而一陽止于其上屹然不可動揺五不能復有所往反率羣陰以媚于陽蓋勢盛則作威計窮則效欵陰柔之性固然也无不利者上九之功非六五之能而聖人因之以為五勸故隱其剥陽之悪而著其從陽之善以政過為五之利也如不恃陽之有以制陰而徒望陰之從陽豈可得哉以宮人寵王輔嗣曰寵似宮人而已不害于正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張元岵曰民所載謂當時公卿大夫無不肆其攻撃君子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而草野之民擁護推戴此正人心不死世道來復之機也不然君子何所倚藉哉

陰之從陽面從未必心從在五以為貫魚在上猶以為剥廬也石齋先生曰君子之不勝小人亦已久矣而世猶欲以君子謂小人以小人謂君子詩曰式遏寇虐無俾正敗言小人之終不可用也

艮以厚終故艮之上爻无不吉者即至于剥而猶得以不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者自剥之上反而居下也程子曰既屈之氣不可為復伸之氣此言物之生死則然若天地之氣屈者自可復伸日為陽之主日南則陽氣隨之而降日北則陽氣随之而升消于

此者長于彼消于彼者長于此剝之剝反即為復此其較然
顯著者也在上謂之出在下謂之入出入之間其氣至微未
能抗陰順以行之直養無害也根基既立後起有朋類之
來可以无咎七日來復諸家皆以七月釋之侯果引七月之
詩一之日二之日為據按詩于陽月稱日于陰月无稱日者
復前之月皆陰月其不得稱日可知也月令曰日短至陰陽
爭陰陽尚爭故反復進退極其正數陽氣乃通七日者陽之
正數也復中漸次如此非別有地卦以間之而或取于中孚
或取于坤卦或即取于剝卦以成七日則鑿矣王輔嗣宗復
者反本之謂猶周子利貞誠復之說主乎靜以為言也然天
地之心不見之于純陰之靜而見之一陽之動者萬象森然
一元呈露體用不分顯微未判此造化之樞機所以妙萬物
而無窮者正在乎動靜之間天地之所謂復即君子之所謂
獨也曰復以自知曰復小而辨于物即君子之所以慎獨也
邵子之詩得之矣周子以利貞為復尚偏于靜程子以動之
端為復又偏于動不若邵子明之于動靜相接之處其釋復
義為最親切也冬日閒居嘗占一絕云蕭森門庭靜掩扉閒來
深坐証忘機霜寒木落禽無語珍重葭灰一點飛亦猶邵子

意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何玄子曰商旅舉其最動者省方舉其最鉅者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祗但也自知不善即是悔心知之即能自克不但空悔而已
顏應雷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只從念頭起處
斬截此回天奪命希聖希賢之要訣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有休息之義與頻復相照頻有出入休無出入也頻者見
義而從休者資仁以安也
二在初上非下也初為一卦之主二以柔依其主其情則下
故謂之下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一陽即是天地之心存之為仁達之為道二近而相親故見為仁四遠而相應故見為道道者中道也天地之心無所偏倚者初九之中也天地之心感于吾心不可掩抑者六四之中行也獨復有獨知之義惟獨知故能獨行雖應初九不倚初九以為功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考自省察也四應陽故不待省察而自復五不應陽而得中以己之中求合乎初九故必省察而後復敦義已詳臨卦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窮陰最遠于陽無四之獨知亦不能為五之自省是迷于復者也天地之心即為君心天地之道即為君道迷其心即反其道有災眚者反道之咎徵喪師亡國者咎徵之事應也十年弗克者終弗克也子夏傳曰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自大畜之上而來也剛來為主天心之復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剛中而應動物之誠也皆所謂无妄也正者位得其正謂初二五也匪正者位不得其正謂三四上也才之剛柔其性也位之正不正天之命也正則用當其才故利此天命之所屬也不正則用乖其才故有眚此天命之所違也天命不祐雖无妄之往豈能違天而行乎天命以氣數言无妄之往何之矣舊說增入有妄甚謬或引拘典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此空門微旨于經義无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周子不除窻前草謂與自己生意相合此即茂對時之義推而廣之則神化之事與天地同流是為先王之茂對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為動始以陽剛處之信心而往動與天合未雜以人故无妄也亦无不正何往不吉得志謂慊于心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雖柔中正而乾應之故有天章其功未著而穫福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象如漢田千秋唐馬周之類是也無功而得之不可以無功而享之利有攸往盡人力以副天意也蓋得之也易則失之也亦易故曰未富徼之也坊記引此以為貴祿賤行之戒意亦大同小異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柔而有應非有妄也而所處之時地不得其正故有災牛者因柔而取象初二宜動而動四五宜靜而靜惟上九宜靜而動故災及之六三靜亦不免動愈可知斯真无妄之災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夫子深致嘆焉亦盡其在我者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柔剛居柔亦不正也而居于乾體乾至剛也爻位之柔乃其適值卦位之剛乃所固有雖不正而可以歸于正也故曰可貞无咎凡九四稱位不當者震離兌皆有之惟居于乾體無稱位不當者可以知固有之義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健中正无妄之至也其疾如堯舜之三苗文王之昆夷不攻而自服也不攻而自服則攻之適足以為害而已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乾體有應非有妄也然窮而无位亦匪其正故動而有災夫危其身而有利于天下君子亦為之逸其身而无利于天下君子必弗為也來瞿塘曰无妄未有不可行者以時位與亢龍同故皆曰窮之災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輝光日新並承乾艮王輔嗣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按剛上

者自无妄之初而上也剛為主于上則自畜其德而即以畜
天下之德凡天下之豪傑必寧靜以致遠故止健即為大正
而天下多可用之賢〻者上帝之所簡也故養賢即為應天
而天下无不可濟之事張元岵曰賢謂四五也尚之于三陽
之上也上以剛御柔即以柔御剛此陶鍊心性之法亦造就
英雄之術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氣聚于山中是畜之最大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子曰他卦相應為相援在大畜則相應為相止愚謂相止
正所以相援也恃剛驟進則災尤乘之惟能止而待時則无
災无尤可以逐三而漸進矣輻者輪中直木輪敝乃脫輹者
軸上伏兔車不行則脫之是脫輻者勢不可行而脫輹者自
不欲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錢塞菴曰馬稱良者受畜而不踶故謂良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止乾者上九也陰何能止乾自止而已自止則乾亦不能遽
進以是為畜乾也牛豕陰類即謂四五也爾雅云豕子豶是
豶豕猶童牛也陸農師曰牙者畜豕之杙今海岱之間杙謂
之牙朱允升從之按鄭康成注牙作互古者牙與互音義相
通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亦音牙鄭司農云福
衡之屬蓋如修閭氏之互所以闌止之者楚茨詩疏引之互
竟作牙是牙猶牿類也曰牙曰牿者象四五之自持也曰童
牛曰豶豕者慎之于其始也慎之于始則易為功故喜且慶
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虞翻曰何當也猶云當路也魯靈光殿賦曰荷天衢以元亨

唐張銑注云荷賴也揆其文義与詩百禄是何何天之龍義正相通今人常語曰感荷曰欣荷蓋本諸此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所養之得失在于自養之正不正自求者審擇其正而已求者自求觀者亦自觀也省察者深則不狥口體之欲而自養〔出〕于正自養既出于正則自立〻人安性而不得所養哉天地以正養則可以養萬物聖人以正養則何以養賢及民頤之時關係如此其大也可不審哉李隆山曰頤中虛未受外物之間故能擇其所養是求實者正在乎能虛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其聲不及遠所謂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此天地所以養萬物者如此其不擾也故君子法之以慎以節慎言語以養性節飲食以養身養性者養身之本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原有潔清之質故象靈龜而震體有跡動之情故象朶頤皆指初九也天資所稟不勝人欲勝者為主不勝者為客爾之者外之也我之者内之也汪彥章以頤與損益卦體似離故有龜象然爻義无取于外剛内柔與離絶不相涉故晦翁非之若大壯之為羊晦翁亦取于似兌矣

張元岵曰壯年曾見一書忘其名中云朶頤獸名出滇中腹大項短食物無厭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此解得之蓋二无應于上而比初居下不奉上而反私其下故曰顛頤拂經謂拂事上之義也于丘頤非特不奉上更有求于上以為養也自三而上雖若聚丘之多非其同類妄求取辱凶可知已其養初也柔之牽也其求上也震之動也夫下之事上〻之惠下者正也故觀所養于下體以無所奉為凶觀所養于上體以有所施為吉下不干上〻不剥下者正也故觀自養于下體以有求于上為凶觀自養于上體以无求于下為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養以靜爲正六三以柔而居動極是拂其所以爲養者矣貞凶如巽上六之貞凶程傳曰在正道爲凶是也十年勿用者終勿用也道大悖者縱欲敗度無所不至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王輔嗣曰四居上體而應于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此解甚得下則失之程子反更其顛頤之解而仍其虎視之義晦翁遂疑此爻爲不可曉本義所說未免依違穮乎

眈以虎指初九之剛是已眈眈逐逐亦柔順之情狀物之内養者莫如龜外養者莫如虎初不爲龜則爲虎矣于此重言之者明夫最不可馴者可以食化而无咎也昔子産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曰無欲實難苟得所欲以從事而要其成何愛于邑此君子恕以體物仁以化物之誠絶非籠絡英雄之權術也其所施豈不光乎上對下而言即指四也猶益卦之言自上下下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陰柔處尊不足以養下拂惠下之義也然能順以從上無求于下爲守得其正而吉不可涉大川者不可自用以求濟也陸次雲曰卦象舟虛與中孚同故亦有涉大川之象有利有不利者則剛柔之異耳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蓋居師傅之任教其君以養民者貴而无位故厲五能順從故吉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小過秖是剛柔之過不分君子小人大過者發揚蹈厲之意多小過者收斂謹密之意多也發揚蹈厲者識或不足以定其本力或不足以持其末所施一失其當致敗其大勢者有之故有棟撓之象然過而得中又巽且說以善其所爲自可以圖迴斡旋不至于敗故利有攸往亨

司馬溫公云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

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无悶
澤之滅木澤過而木弱也君子剛中以持之而本末不撓故
不懼不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唐凝菴曰本雖弱而有弱之用何咎之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王輔嗣曰稊楊之秀也程子曰稊根也楊用脩云夏小正柳
稊傳云發乎也毛沫出卵曰孚柳初發苞如卵形故曰發乎
按二在下不宜取象于秀然楊无根而反生枝之下垂秀亦
為根故本末同象二為陽過之始視初則已老耳此過而不
過者也故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相與者柔居剛、居柔相
濟為用也
九三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胡雲峯曰三應上是欲其末四應初是救其本鄭台沙曰九
三救其末于已過之後故不可有輔而棟撓九四救其本于
未過之初故不撓乎下而棟隆有他謂三也子夏傳曰非應
稱他四比于三恐其隨之而撓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五為陽過之中終視上則為士耳實則皆過也醜在上為多而
陽為主故歸醜于五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老婦之醜以不知止取禍何以云不可咎志在勤劳以濟難
也漢馬援當之矣據鞍顧眄以示可用醜也身沒行間變謗生
薏苡滅頂之凶也然馬革裹尸立志如此以此為咎則碌、
牖下者得藉為口實矣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

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水當重險則流而不盈不盈則平之性也行險而不失其平
之性水之信水之剛中也人亦有之是以處患難之中往往
嗜欲意見一切捐除雖此心湛然中有定主事至而應自能
觀會出謀所謂往有功也由是思之天下之險不足為吾困
而適足為吾用耳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故知險知阻天地
且然而況于王公乎況于吾人乎能善用之則險之時用亦
大矣程子曰水盈則出坎丘行可云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
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非坎水也鄭孩如曰不失其
信舊說不失其就下之信以上言水流不盈觀之還從子瞻
之說以不失其平之性為是章本清曰六十四卦獨于坎卦
指心象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如一陽陷于二陰所云道心
惟微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文王之文明柔順是常德行也釋卦繫彖是習教事也顛沛
必于是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即有孚是也坎之有孚以二五之剛中三四為其所包猶
有可孚之意初上則否故云失道坎為溝瀆窞者溝瀆中之
坑穴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猶未失中也未出乎中則動不違時故雖處險猶有
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來往于重險之間可謂勞矣以陰柔當之未及出險力
倦意弛半塗而廢為險且枕之象前功盡棄同歸陷溺為入
于坎窞之象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樽所以盛酒簋所以盛食缶者瓦盆亦所以盛食禮器篇所
云盛于盆者是也樽酒不貳惟簋則貳所以貳者用缶而已
朴陋之至也李隆山曰八純卦六爻俱無應惟以比而相交

際為美按六四柔而無應時復遇坎卒无悔吝者以柔承剛
君臣相得也故坎之諸四俱免于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方處險而不憤懣將出險而不驕矜祗覺世界境廓然超于險
阻之外此不盈既平之象即彖所云心亨者也九五中正故
其象如此中未大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之意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處險之終可以出險矣以陰柔居重險之上而失剛中
之道險終不可出也故凶周禮司圜土罪三年而舍三歲不
得是終不舍也初六可以不入而入焉失避險之道上六可
以出而不出失濟險之道張元岵曰上六之徽纆叢棘止因
不能有孚不能心亨挺而走險身世俱沒豈不痛哉王文成
云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老翁不知虎持
竿驅虎如驅牛旨哉斯言可以悟孚亨之義已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陽包陰無偏無陂故曰以麗乎正猶乾卦之稱中正也或
云重明謂上卦正謂下卦其說亦通終覺大拘大壯云大者
正也不指初九、四則此亦不指下卦可知中正亦不專指
六二大意謂物得所麗行生乃遂用明以治天下可不審所
麗乎麗于不正則競麗于正則化此利貞之義也正矣而或
過用其明不出于中猶未足以成化也二五以柔道用之而
麗乎中正故亨治天下者亦何必察察以為明第養其至順
之德以全吾明而明乃不窮矣此畜牝牛吉之謂也張元岵
曰傳云水性弱人狎而玩火性烈人望而畏聖人却言坎之
亨在剛中離之亨在柔中知水中之剛火中之柔易道思過
半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繼有日新又新之意故曰兩作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錯然文貌詩云錯衡是也文明之體著于最下故有履錯然

之象剛而能正是其敬也敬之于始則無驟盛驟衰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明也與九三之離同凡天地人物有黃光者皆吉祥之氣
也此亦聖人嚮明而治之象與六五分先後不分上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鼓缶而歌悲歌也非歌則嗟者終始革易之際時不可為也
故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離自下而上層火忽發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九四質剛而
志柔處于變革之際質剛則易犯時之忌志柔則惟懼禍之
及曰突者來于不測也曰焚曰死曰棄者極于非常也曰如
者皆意擬之詞非其實也无所容者亦跼天蹐地之意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柔居尊與于多難之後憂危慮變可輔之以有為故
吉離王公者謂可以在此位也蓋因上九以成其功如唐高
祖肅宗是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以陽剛而處明極是宜為王矣耀其明威而不處其位有出
征之象張橫渠曰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倪鴻寶曰折首猶
崩角也嘉者嘉與維新也蓋明威所至無不附麗非吾族類
亦來享來王故曰獲匪其醜所為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
下者其在此與

周易下經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以咸名而傳以感釋之天下無心者不能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剛柔相與以止而悅觀之則男之下女非圖與而取之有心无心之間契合自然此即天地萬物相感之情也

卦以二體言之艮之所以能止者剛為主也兌之所以能悅者柔為主也剛止而柔說此卦之所以吉也又以六體言之相感之道先者為主艮先以柔則是柔者為主也兌先以剛則是剛者為主也柔而在下感之易動々者多則一剛之止亦不固剛而在上感之難說々者少則一柔之說亦不深止者不能止說者不能說此爻之所以俱未善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以柔處咸之初動之微而氣先者也人行則拇在前故取象於此所感尚淺志動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柔居柔咸之氣易動者也故為咸其腓之象見動則易喪其守故凶幸有中德動而能止故可以轉凶為吉順者順乎艮體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本止也牵于初二而亦動如股之隨腓拇而動也在三以為時變所適道在委蛇進亦不競退亦不固專主於隨以是為善止也不知義所當隨而隨則隨人即為隨時義所不當隨而隨非隨時也隨人而已行無特操必以苟賤取羞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々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々往來未光大也

四感於初未交物害陽剛之真氣尚全故貞吉悔亡然以剛居柔在上之下不能為說而又不能忘情者也較量於往來屈伸之際憧々不定計慮橫生如朋類之從來集爾思也夫

天下之事一往一來一屈一伸義有自然本義以出處故處歸无慮此聖人所以感人心者光明正大之道也六十四卦无非剛柔往來之義大傳獨于此詳之者夫婦爲人道之始初四又爲夫婦之始不著於初六而著於九四者剛爲主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說文云背肉也禮内則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脥〻脥脢同咸其脢如盎背之意九五居尊得正處咸之時而不能下有厚重自持之槩無周旋相接之能是其象也无所私係不爲物引故可以无悔然體不足以伸其用則其志亦存乎形容之末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本說也柔而處外四五不能助之爲說雖有美意不得見諸施行徒欲以言動人爲咸其輔頰舌之象竝舉輔頰舌者以言動人則言之不得不激切振聳故敎與說俱也滕者振聳之意說文滕水超涌也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以恆名而傳以變言之天下不貞者不能恆貞而不變者亦不能恆剛柔相與以巽而動觀之則其應也有道剛終而柔始之柔終而剛又始之亦貞亦變之閒循環無端此即天地萬物有恆之情也卦以二體言之巽之所以能巽者柔在下也震之所以能動者剛在上也下巽而上動此卦之所以亨也爻以六體言之恆久之道純者爲貴初以柔爲巽主不純乎柔而位剛是二三用剛之嚆矢也四以剛爲震主不純乎剛而位柔是五上用柔之濫觴也剛而居下則不能自安於巽得中者猶可免悔不中者且无所容矣柔而居上則不能自遂其動得中者猶不能无凶不中者乃大無功矣巽不安於巽動不遂於動此爻之所以無全美也楊慈湖曰所恆即所感知所恆即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蘇子瞻曰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

以爲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無端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胡雲峯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蓋惟其至恒而不已故能變亦惟其至變而不拘故能恒按易之爲道著剛而卦方君子獨有取于方者人皆知圓之善變而不知方之善變也有定理以御之而縱横變化無不脗合旁行橫越無不辨治察廓放紛無不湊會所謂從心之矩其在此與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爲巽主巽入宜浚然由淺而深其浚可久初以柔居剛不能循序而達始即求浚爲陵節而不孫矣不恒已伏於此故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以剛在下亦不能純巽宜予有悔者也惟其剛中是以不亢而悔亡書曰惟天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中則未有不恒者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以重剛居上下之交震巽之際所謂進退无恒其究爲躁也躁動躁擾自相違悖跋前疐後无所容身已不知羞而或代之羞也相代謂之承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爲震主宜善于動也以剛居柔有不能制柔之象故曰田无禽无功已見于此若九二處巽則不嫌以剛居柔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柔而得中爲能恒其德也然柔中爲婦人之道令居震體在上而爲夫子則非所宜耳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振撼而不能自持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張元岵曰九五陽剛當位而二應之此時權柄猶在嫌隙未生蓄藏其用挽回世道全在於此故曰遯而亨與時行者遯中之妙用也按遯不言違而言行自不得作避世解矣臨以陽臨陰而陰爻在上亦得臨陽遯以陽遯陰而陰爻在下亦能遯陽蓋君子既不與小人競則小人亦不與君子爭故陽亨而陰亦利貞以其長也有漸未至暴橫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陰之始進也進爲首則遯必爲尾矣小人不能速退以安君子危之道也但止此而不復進猶可以免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凡革惟黃牛者寬堅韌而可以固物六二雖處相遯之時能以中正與五相應其志有足取者因其志而維持之亦能固結而不我叛故其象爲執用黃牛蓋以黃牛取象中順于革初離道執之明是執二陽不可爲陰所繫而陰不嫌爲陽所執也苟執之不固進此而否則小人成矣六二雖順不可用矣如漢鄧騭亦非賢者得李郃楊震以持其間終无顯〻大過可謂固志者與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小人如臣妾然常使爲我所役終不任以大事則小人不能爲害故曰畜臣妾吉馮元敏曰此蓋當天下之責身不能去則調停其間而默爲之制如狄梁公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應初六而乾剛之性无所私係自然柔不能干故曰好遯好者不激不阿善藏其用此挽回世道之機權君子小人之消長所由分也故曰君子吉小人否夫子言君子好遯小人自否高危激烈之行非君子之所尚已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剛健中正雖應于二無所私係與人共功而不有其功與

人同善而不有其善此遯之宜嘉亦遯之宜正者也何吉如
之嘉遯與好遯相似好猶近于衒嘉則純乎道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正與九三相照三德而上肥者有繫无係之辨而已有
係則有疑子夏所謂心戰而癯也无係則无疑子夏所謂戰
勝而肥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矣

所以壯者剛也所以處壯則不可過剛在于得正而已壯之
所以利于正者以大者本出于正也復曰天地之心仁是也
此曰天地之情禮是也陽羸不過四陰詘不過二三分損一
而陽得其中此天地正大之情也君子法之制禮之中盛而
不亢以之持己則順以之與人則平此大壯之利也大壯亦
猶大過皆以陽居陰位爲吉不以得位爲正胡雲峯曰孟子
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即是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
是直養無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猛厲奮發之象克己者當如此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處下而銳進征必有凶然其剛正之志有以自信雖凶
不避也象曰其孚窮者言以孚取困非其咎也蓋東漢諸君
子之流與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彖言正爻亦言貞彖則言中惟中則能正也正出于中斯大
者全其爲大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過剛不中上六動極應之以張其勢是小人用壯也壯
者即君子之壯而小人用之也三亦不察上六之佞爲所蒙
蔽而與之相應是君子用罔也罔者猶俗云勿罔君子之罔
也三之處己雖貞而失於知人危之道也如漢蕭望之之于

鄭朋唐陸贄之于趙憬是已卦之全體似兑故爲羊象三欲
與上合四陽而阻之爲藩象三與四爭而屈于四爲觸而羸
角之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者言小人之用壯者由君
子之自閑非小人能罔之也君子罔而與小人應猶可言也
君子罔而與君子競不可言也宋寇準與李沆爭一丁謂而
準卒爲謂所傾呂大防與范純仁爭一楊畏而大防卒爲畏
所賣此其觸藩而羸者與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以陽居陰不可謂正當壯之時以不恃其壯爲正也已雖不
恃然以剛遇柔自无所阻礙故曰藩決无所抵迕故曰不羸
出其才力自可任重而致遠故曰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易平易也無所阻礙無所抵迕即四之所謂藩決不羸者也
五以柔居尊恬然待四之來而受之非特不用壯且并其壯
而失之庶可以免用壯之悔矣位不當者德與位不相値嫩
惡不嫌同辭此云位不當嘉之也六爻皆惡當位而嘉易位
例之變也時爲之也夫子作春秋深得此義詳春秋畧記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欲與三合而四隔之故亦有觸藩之象三以剛應故不能
退四以剛阻故不能遂不退不遂則无利可知也不詳者不
詳于事勢之難易也知艱以自守勿罔君子則咎可轉而爲
吉四與五同義可以知其近相取也上與三同辭可以知其
遠相取也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姚小彭曰晝日三接觀禮延升一也觀畢致享升致命二也
享畢王勞之升拜三也胡仲虎曰大明之時下以順德麗之
上即以柔道爲治不欲以多事擾天下也故受賜而被親禮
者惟曰康侯何玄子曰晉睽鼎言柔進而上行皆指離、之
所以爲離者柔也離性本上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取之按易
道貴剛而六五在離體者凡八聖人无不以柔之得位爲美

以其明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者自昭而已非爲天下而耀之而天下自麗焉上有明君則下有康侯亦其德之自昭于天下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雖應四而志則從五親其類也五爲一卦之主順之爲正二三未進而初獨行故有摧如之象義雖吉而久未見信也裕者徐以待二三之進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初二並進非獨行矣而同志尚少故有愁如之象欲進而未進故曰晉如又曰摧如愁如擬其難進之象如此故曰貞吉非實有摧之愁之者也二與五明良相得庶事惟康即此之謂介福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初以獨行爲未見信至于三則以衆行是相信也然惟信之於獨而後有以信于衆故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剛而不正不能援引三陰而上畏明主亦不敢阻三陰之進故爲鼫鼠貪而畏人之象庸碌之臣盛世多有若嫉賢蔽明而據高位豈得爲大明之時焦弱侯說頗得之但以爲畏慎之象于鼫鼠不類此與豫之九四皆下據三陰上承柔主于豫之六三曰位不當九四曰志大行于此之六三曰志上行九四曰位不當象同而義則相反者何也豫以四爲主此以五爲主也五爲主者正也四爲主者變也故豫之三陰四得而有之不得而私之得而有之故以得衆爲四功不得而私之故以恃四爲三罪此之三陰四不得而有之又豈得而間之不得而有之故以上行爲三勸不得而間之故以蔽賢爲四責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虛中而明故能失得勿恤謂不計一時之得失而寬裕以持其終也若漢高之豁達大度庶幾近之兵雖屢敗而卒以興

亦失得勿恤之明驗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張元岵曰以剛居上角之象也晉其角是厲廉隅立崖岸之人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故有用伐之事按大明之世物衆地大孽牙其間亂生一邑者有之此上九所爲用伐也然者危道而其才足以戡亂故吉而无咎夫不避險難人臣之義得矣其於聖賢蕩平之道槩乎未有當也故曰貞吝曰未光

十五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錢塞菴曰內明外順即晦其明之意二語承上起下非專以艱貞屬之箕子也張愚東曰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王畿故曰內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史記稱文王陰行善此即用晦而明也若云垂旒蔽明黈纊充耳不合本卦之義矣或以陰謀非聖人所爲不知陰行善者內施德于民而外則爲紂分謗如宋子罕謀築臺而弗聽即執扑以行築者事君之道過則歸己況處猜嫌之際乎此正文王所謂文明柔順者耳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避禍機也三日不食象其久于困窮義不苟祿也有攸往主人有言所謂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也初九處明夷之始以陽剛伏而在下故有此象于飛垂翼所以甚微故猶可去本義得之若作斂身避禍之象則君子于行詰意重複矣

十六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柔而中正爲順以則言所以免禍者有道非徒以拯力也劉心臺曰閔夭之略非陷君于不義也此亦一君臣彼亦一君臣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馮元敏曰九三之于南狩除其傷君者也文王伐崇正在岐南不可疾貞者急則所害廣而近于作威也按本義云文王興于羑里原不指伐紂若伐紂則明夷後事且敵也而非應矣受命專征以底扶開主正三上相應之象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凡右陽而左陰故豐三陽也曰右師之四與此之二四陰也皆曰左以左股為未切左腹為幽隱取義未確言腹則已幽隱不必在左也離體二之尚居明地四則入于晦中故有入腹之象五與四同五尤深入而四尚淺故五不可去而四猶可去曰明夷之心者凡人處艱難之際嗜欲都捐本心胥湛苟其德不足以自持而委蛇周旋鮮不積漸而失其本心矣四柔而得正故能避難而獲其心錢塞庵曰獲心意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不可息者言有箕子之志則可無箕子之志則戕也舉一箕子而天下之蒙難而正志者皆舉之矣程子曰以君道言義亦如是此所謂稽實待虛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下之五爻擁戴之也後入于地怙惡不悛自墜厥命下不能救也曰照四國依然大明景象或以紂之位言或以紂之才智言皆不足以當之紂之初立失德未著而流風善政猶存有箕子為之太師以治其內文王為之西伯以治其外微子微仲比干膠鬲之徒布列于朝天下想望丰采幾三宗之業復睹于茲所云照四國者非耶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男為政而利女貞者非責之女也以男之正家必自女始也內外之辨如天地之不可易蓋其嚴哉家不難有嚴父而難有嚴母不難有嚴母而難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合而成一嚴君焉則家道之正无或有不正者以敗之而

天下之定亦由于此故彖傳曰嚴而六二之傳曰順其順也
乃所以爲嚴也苟或不順是二君也其能治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天地之氣盛而生風火者氣之盛也故曰風自火出家道之
盛天下化之象風之出于火也有物有恒家道之所以盛也
來瞿塘曰有物者言之不虛也言孝則實能孝言弟則實能
弟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應九五感其巽德而成有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雖悔厲而吉然太嚴者不可爲繼其
究也或至于太寬嗃嗃嘻嘻之相因亦人情之所常有也嘻
通作嬉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泰之六四以失實而稱不富此則稱富者六四巽順以承九
五九五之所親厚力足以昌其家也身名俱泰故曰大吉此
之稱富備蹇六四之稱實也在位在臣位也在家人中則以
王之親子弟而列職于朝者如魯公康叔唐叔皆有分物以
昭令德者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感格也如來假之假惟感格其心故能交愛以成其嚴蓋
合父子兄弟而无不愛不獨六二五也感之深者無變志故
不必憂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男女室家之初未嘗不肅敬而後漸怠慢也君子反身敬終
如始則志之未變者終无變矣

䷥ 睽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

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小事者不大其事也事之未乖當慎小如大事之既乖當化
大爲小睽說文六目不相視也舉天下悖亂縱横紛、構鬭
入于說而明柔而能應者之智中直視爲家人反目之事則
不俟調劑自然漸次氷釋矣故曰小事吉有離有合此天地
人物自然之常理其事小其用則大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人競趨利而避害此世之所以睽也不知利或失于過求害
或生于過拒初以剛正之德居于兊體不以利之遠我而過
求之利常在于不求是喪馬勿逐自復也不以害之近我而
過拒之害常消于不拒是見惡人无咎也此皆所謂悔亡也
喪馬勿逐如沛公之退就漢中是已見惡人如沛公之謁謝
鴻門是已傳獨言辟咎者以人之畏咎重于慕利也或指四
爲馬又爲惡人在四又爲同德殊屬乖悖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者紆廻屈曲有阻而後通之象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胡雲峯曰三上兩爻皆意見之見非真見也本无輿曳本无
天劓疑故其見如此其見如此故无初本不如此故有終按
其人謂上也天且劓天刑之也上爲天位而處睽極故疑其
將受天刑不敢進而與合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張元岵曰九四性情孤介是冷面孔熱心腸之人所以一遇
元夫便如以膠投漆凡爻以正應爲相與以敵應爲不相與
此獨取其同德者處睽之時故貴其同不貴其異五之噬膚
上之張弧以其異也四之交孚以其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宗謂二也處睽之時以柔遇剛將弱肉視之自不无齮齕之
勢故曰噬膚睽之物情愛我者未必非美疢惡我者未必非

惡石小逆而大利往且有慶又何咎乎管仲謂桓公曰君毋
忘射鉤此嗌膚之慶也曰臣毋忘檻車此遇巷之道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九四以无應而孤上九以睽極而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舉
其極可厭憎者以明睽極之意遇雨者陰陽相和而兌澤上
升也張元岵曰上九抱剛强之性挾明察之才但知破朋黨
之門不覺成孤立之勢於是三疑上上亦疑三雖欲不孤不
可得已所以不至終睽者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二五同心而
一卦之疑盡亡上之意見能不渙然氷釋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
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曲禮曰南鄉北鄉皆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皆以南方為上
是西南為上進之象東北為下退之象禮之常也坎艮震三
卦遷位東北故取象如此若坤以西南為本位則又以東北
為進與此義不同亦猶禮之有東上北上隨時而取義者其
變也解之九二在蹇則進而居五是往得中而可濟解之九
四在蹇則退而居三是艮終止而道窮夫蹇之所以為蹇者
險而能止也惟其能止則安而能慮故曰智々者知所以善
其進非徒知止而已也當酌時宜動而中節故曰往而得中
若但知止而已則自守之智何以濟蹇故曰其道窮也有功
者道窮之反正邦者有功之實凡逆境之來皆摩厲身心增
長才畧之藉故坎睽蹇皆言時用西南東北諸說紛々義皆
不合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身修德正所以濟蹇之具非止而不進也孔仲達以為獨
善其身誤矣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不當位遠引避難以待天下之清此分之所宜也故往則
陷于蹇而來則名高於天下矣若諸爻之来正為往討故不
言待也

六二王臣蹇〻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〻終无尤也
蘇子瞻曰諸爻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
二獨有應于五君臣之義深矣故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
无來蹇〻而已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張元岵曰三有剛正之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而切
近於二二乃蹇〻之王臣也有心無力正欲與三戮力時艱
廿五
而三來就之遂得其所安故曰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來連〻三于五也卦惟三五二陽而四間之然三爻皆當其
位既無不正之人四轉同志以交持雖柔而亦剛雖虛而亦
實故能聯絡其間協力以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合天下之蹇以自任故曰大蹇朋者謂諸爻也四上為
同體之朋三為同德之朋二為相應之朋即初之遠之者亦
將因二以致之矣天下無不來不言濟蹇而蹇之已濟可知
也以中節者以中道御制天下故善類協心皆來取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項平菴曰上無所往以不來為往猶初無所來以不往為來
也內程傳指九三為是上六才柔不足濟難故以應三為吉
利見大人與三戮力以佐五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廿六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昔人嘗云天下事須犯手做此即險以動之說也若徘徊觀
望計必萬全或致失時安得免于險哉蹇之九三往而居四
是以得衆而利也蹇之九五來復于二是二得中而有功也
震之九四動而出險為衆所倚故曰得衆動而得衆動得其
時也來復得中不先時也往夙有功不後時也雷雨作而甲

拆亦惟其時而已解之時法乎天地豈不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禮司刺掌赦宥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
愚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謂與九二比也與天地際之際同解難之初剛柔
不接後將畸勝而不可救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廿五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天下之難有二大則有鷙害之賊小則有狐伏之奸九二剛
中內治振飭不事激刻而伏奸盡發無所遁匿就我牢籠故
有田獲三狐之象三狐如三品十朋之類不必指何爻以寔
之也六三之寇上六之隼亦然聖人取象或在卦中或在卦
外不可執也黃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黃矢亦返故得黃矢中直
即中道貞者固守此中即來復之意不變于往夙之時者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亦與解難之事故負而且乘據非其位盜思奪之解難
而適以召難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難而適以召難險之不可防者也然六三陰柔上无正應
九二得中非其所與所恃者惟九四耳九四與六三以不當
位而相比天下所疑畏而不至也能解而去之斯無有不至
无有不孚者矣朋謂餘四爻也五上同體也二同德也初爻
于二以應之也張元岵曰拇者小人之鼓奔走於君子者也

廿六

君子去之非忍痛割愛不可故曰解而拇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柔中居尊以溫厚和平之德解陰釋難如春氣至而堅冰渙
然惟見其解不見其所以解之故曰君子維有解吉如此之
爲解不惟服其勢且有以服其心小人之退非九五退之蓋
自退也故曰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之所謂隼即六三之所謂寇也寇由小人致之不去小人則懷惡而討其心不服今小人既退則悖逆之來非我有咎可以明正其罪一舉而定如憑高而射獲之有何不利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亦賦稅之常未至剝民奉君而名之曰損是文王視民如傷之意其道上行劉念臺以為道在自損是也自損之途不一而制用為大損而有孚周官所謂九賦斂財者人皆信其不得已也二簋用享周官所謂九式節用者時詘不可舉羸也用享禮至重也舉此則下此者簡之矣二簋物至薄也舉此則進此者緐之矣剛必至三乃損柔必至上乃益所謂損剛益柔有時也然一卦有一卦之時一爻有一爻之時故損不獨在三益不獨在上所謂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遇澤而巉巖之勢損矣懲忿之象澤遇山而浩瀚之勢損矣窒欲之象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雖無位而與四應上下之分不可急緩罷私事而速往就之斯无後至之咎也以上求益於下其志有所不可違以下進益于上其情有所不敢盡故酌損之孔仲達曰尚庶幾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項平甫曰初過而四不及故損益以求中也二五得中而二復損己以益之反失其中矣故貞則利而征則凶蘇子瞻曰以損己者益人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損之三益之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二益之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其益者皆有十朋之獲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行則得其友行者六三也友者上九也大傳云致一者致兩于一也三則疑兩則專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致一之極

神化生焉始于男女極於天地而行乎君民上下之間無不得其懽欣和洽之氣則損道之行爲能致一而无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喜自喜也使亦自使也陰柔爲疾不能自克已亦覺其可憎得初之陽剛以損之能使自憎者轉而自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蘊子瞻曰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上謂天故曰祐以上爲上爻者非是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張元帖曰卦損下以益上上其受益之主也夫惟正之供无一不取給于民而曰弗損益之何也彖言可貞利有攸往言有孚也此曰貞吉利有攸往則知弗損之益亦惟有孚而已孟子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於民无纖毫之損而于上有鉅萬之益豈非大得志耶錢塞菴曰天下臣服故曰得臣四海爲家故曰无家是即弗損益之也三曰得友以陰偶陽言上曰得臣以陽乘陰言

☴☳ 巽上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自上下下出乎自然在下非有所邀在上非有所市故其道大光木道猶言震巽之道也以中正自持固无往而非益而有震動之才有巽順之用又何艱危之弗濟以此道益人者亦以之自益故曰日進无疆言王道之本乎天德也天地之施生无方道亦與之爲无方故曰與時偕行言人事之通乎造化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即日進无疆之義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謂增益其事詩曰政事一埤益我毛傳訓埤為厚是也

初九陽剛自上而下為震之主用之以有為必大振作而受其利矣又能安於為下以盡其職之所當為未嘗好大喜功增益其事故有无咎之吉无多事之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辭寵明著王謂五也二受五益還能益五使並受其福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是也損六五傳曰自上祐亦本諸此也自外來者來于意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凶事謂水旱兵革之類三為諸侯不中不正故有凶事用此以恐懼脩省是心性之自益即不中不正者亦固有之雖凶何咎自此而盡心求益有孚于九五之中行則可以告公用圭假天子之靈以鎮撫其國矣公者天子三公謂四也告之者因四以請于五也用圭者周禮典瑞珍圭以恤凶荒蓋使臣執之致命於諸侯者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倒稱不中復之四得稱中行者以應初也此之三四亦得稱中行者損上益下之時所以聯上下之交者在於三四故特稱中行以明上下一體之義四之中行蓋順九五之心以行其益下之志也四以益下為志凡求益于四者有叩即應故曰告公從遷國因三之凶事而取義諸侯之國或以凶事不能自存者四以王命遷之凡所以防其患難周其困乏鎮撫其流離者惟四是賴故曰利用為依遷國此特舉其事之寵艱且大者以明其益志之無窮象云利涉大川者蓋謂此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蘇子曰益之九五則損之九二也惠之以心則惠而不費九二益之以弗損之益九五惠之以不費之惠其實一也蔡節齋曰上以有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也此可與子瞻之說相發輔嗣以因民所利為解與惠

心殊不相關勿問元吉者益之道在四五孚于四即所以孚
於下故不必問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上九以剛居亢不與爲益者也當益之時外以益下爲
名內實爲自益之計民孰與之民既弗與必有意外之變矣
此皆由於上之立心不能如五之心順理則惟恐不利繼欲
則惟恐不順故政令不一人心不附而外寇得以乘其隙也
此卦自初至五无非相益者獨上九莫益故曰偏辭猶其不
能全美之辭也民說无疆而傷之者自外來此亦千丈堤之
蟻穴也可不懼乎使上九能慎以持盈則益者全于其爲益
大傳所云脩此三者故全也彼曰全教以持盈也此曰偏斥
其敗類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也

君側之奸未易摘發故盡其誠以號于天下猶有危難也君
子不避危難心跡乃益光明告自邑危難之警告自邑也大
抵君子之斥小人必在朝之公事小人攻君子而不得往、
摘其家事以傾之故君子則于庭小人則自邑也戎即暮夜
之戎即之者迫之也持之過急則挺而走險故所尚乃窮惟
自勵其正大之行無所回撓則剛德日長陰沴自盡也君子
之去小人不爲已甚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以五剛決一柔
猶不可以迫之而況不止一柔者乎東漢諸君子宜其窮也
不曰陰盡乃終而曰剛長乃終非去惡務盡之謂君子亦正
其本而已唐五王不殺武三思意欲藉手天子亦未爲失計
所可惜者大臣正色立朝危言悟主何至使篡逆之黨得通
宮禁議者不此之咎而歸咎于不殺三思夫殺一三思則一
三思復進豈可盡乎以代宗之斷屢誅大奸而大奸卒不能
止何況中宗如此者可與語易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而自決天無容心焉君子之好惡一以天道行之
去小人而不與小人構祿君子而不與君子市故能致其決
也若去之而有爭心祿之而有德色必有不能決者矣是以

君子忌之來了凡曰居德則忌備云无敢析撒皆反辭也胡
雲峯謂大象例無反辭誤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論爻之位則初為最後論爻之時則初為最前故曰前趾以
君子夬小人于義无咎然位則最後動則最前傷于躁矣故
不勝為咎也京房劉賁之流是已孫武子曰勝兵先勝而後
求戰是勝在往前不勝亦在往前也故曰不勝而往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廿五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五四與上同體三又應之初在最下皆非上所畏惡者也敵
罪致討始於二之惕號故上所與為難者莫急于二〻所以
有戎也義敵一振衆志自孚故勿恤上六為陰故曰莫夜蓋
小人陰謀之象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二之惕號既發於敵矣三之作色何害然二之於上與為敵
者也備之猶易三之于上與為應者也備之甚難使剛壯必
意見於顏面則起情一敵禍機先發矣故凶凡乾〻坎〻謙
謙蹇〻中言之者皆其甚者也夬則不同決者一決而已不
能一決而加勉焉是謂夬〻蓋決之難者也惟夬之難姑與
委蛇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含怨而已无稍幾微色見以啟
猜疑故曰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不正不能決柔而介于三與五之間居則不安于三進
則不合於五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四為兌體羊象也在

廿六

乾之前而為乾所牽制不得私于上六故悔亡然惑于同體
難以激裝故聞揚庭之言而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〻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〻者亦決之難者也三與之應勢有所難動五與之比情
有所難割勉強以決之循乎中道而行可以无咎以其出于
勉強故曰中未光即谷永所云公志未專私好猶存也未光
者終有時而光也莧陸柔物非難決者按子夏傳曰木根艸
莖剛下柔上是其草易除其根難除也上六非難決所難決

者九五私比之心爲上六所託根也故取象于此若唐代宗
可謂夬夬而中未光者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壯之上六得柔主而終于吉夬之上六得剛主而終于凶者
小人失所附猶易與爲善得所附遂難與爲善也上比于九
五自以爲得所附而不知其終于夬夬不可號也

䷫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
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陽至于四而姤云壯陰起於一而即云壯者道心惟微積而
後著人心惟危幾即難遏也君子小人之進退亦復如此此
作易之大旨也本義以不貞爲壯取義稍迂不如程傳爲正
不可與長當作消長之長夫姤之所以可慮者以陰之漸進
而長也如止于初而勿與之長姤亦未嘗不善柔之遇剛即
天地之相遇乾道不亢而品物咸章且柔自遇剛剛自遇中
正治化有主而天下大行皆姤之至善者也一不愼而陰禍

廿八

伏焉治亂倚繫豈不大哉焦弱侯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
年而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
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
生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
作于女真是五陽之盛而一陰已生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馮元敏曰陽氣升則風自下而上陽氣伏則風自上而下天
下有風陰之將壯也后之施命豈得已哉亦不能無虞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見凶謂凶害未彰其兆可見也禮記蹢躅焉踟躇焉皆遲留
之義小人藏奸以取信於人攸往之初如羸豕然信其蹢躅
之狀莫能見其凶矣柔道牽者柔道易牽君子即以柔道牽
制之不亢不狎乃所謂貞也張元岵曰柔之爲道纏緜不斷
金柅之繫如服牛乘馬因其性而馴擾之也按說文柅籆柄
也籆即絡絲之籆一作檷云絡絲柎也蓋貫籆之鐵莖故曰
金柅若止輪之木安得有金且女壯故取象于女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鄭焮如曰繫之包之全在于二繫不住包不固二且化而爲
陰衆君子皆當避矣故姤之不遠爲避者二之力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夬之三與五其決一柔九四介于
其閒而不能協力姤之四與二共遇一柔九三介于其閒而
不能避嫌故行止皆困也臀无膚止不安于四行次且行不
合于二也姤之五陽反而向内以就初也行未牽者行不遇
初未得牽制之也其厲也以此其无咎也亦以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張元岵曰二有魚則四无魚矣四不中正不知義之不相及
也據正應之理以與二爭而妬功忌能之禍自此起矣象曰
遠民者言士君子以斯世斯民爲念則功不必自己出名不
必自己成期於民安而已无魚之凶止因生民利害漠不關
心故妬功忌能身爲禍始而不悔也夫子揭出遠民千古媢
疾肺腸洞然如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有陽不能无陰陰不可使長亦不可使不得其所也陰陽相
麗乃以資生故泰之九二以包初六曰以杞包瓜初六巽之
陰也故象瓜九二巽之陽也故象杞杞者柳屬枝葉柔韌可
以包瓜使不易潰九五之于初六不亢而絕不狎而親制之
以中正之道德化内含恩威不露則一陰之來不見害氣之
伏反爲生氣之資轉沴爲祥得之非意故曰有隕自天此非
一陰之能爲繇九五中正之志有以範圍造化而不過也邵
子曰觀其姤則天地之心亦可見矣旨哉言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以剛居上亢極而无餘裕柔遇之而窮爲遇其角者也不能
爲五之含章亦不至如四之起凶故吝而无咎
䷬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
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聚天下之人心莫重於報本反始故曰王假有廟危為王者
莫不致其孝享苟非大德之人不能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
先王則聚而未得其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非備物不足
以順時非博施亦不足以備物德教加于四海而後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此聚以正之
實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此孝享之至所謂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者是也天地萬物之情總无能忘其本者觀于所聚而
可見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何玄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二者皆萃道之至大者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陰柔惑于二陽未知所適既孚于四又疑于共主故有
孚不終乃亂乃萃猶言乃亂其萃謂所萃之志不能自定也
若號者號九五也九五至尊初六才弱位微而求萃焉所挾
者小而所願者大祇見咲于人而已一握者小之貌也志在
共主非不正也何恤于見咲但往而從之則无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註云夏則陽盛其享以樂為主
二五以中正相孚散氣之應通于神明故利用禴中未變指
初三言初三未變其萃五之志故引之以孚于五而无不孚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比于九四復恐不得於五故萃如嗟如未能得五或反失四
故无攸利不知萃於四者即所繇以萃于五也往又何咎萃
上无正應人不求我、自求人未免小吝耳六三上互為巽
故曰上巽言其巽順相得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下比三陰上比九五而以剛居柔為得眾而不敢自有率之
以媚于天子之象故曰大吉无咎位不當者如大壯之五亦
嘉之也義有取于純剛純柔者則以不當為咎義有取于剛
柔相濟者則以不當為美以不當為美者猶夏五兌五之以
正當為偶也亦惟其時而已輔嗣以大吉為大功伊川以大

吉爲无所不正俱以此爲戒詞本義亦然然屬强説張光岵
曰四乘衆陰以歸五故爲萃不然權分勢散可爲萃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匪孚謂未孚於上六也一夫不向化亦大人所深恥故曰未
光不强而致之惟益勵其德至于大善永貞則去者自來故
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當萃之時上獨處外不能萃者也猶比于九五有散萃之象
蓋陰柔在上无歸命之處見而有孤立之危情齎咨涕洟不
能自安必將翻然求萃于五故无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
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李隆山曰反萃爲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
時升[illegible]萃[illegible]中在上其勢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
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按二與五應則用見者
六五用見之也勿恤有慶者雖以柔臨剛而有得人之慶也
巽坤之交爲離有南象地氣自北而南爲將治之候自南而
北爲將亂之候故升之取象南征爲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猶言馴而養之也坤巽皆有順義不必以順作慎勿忘
勿助慎在其中矣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當衆柔俱升之時初獨謙下以承二二所爲合志者也二孚
於五豈能舍初獨升故曰允升從大人以升必有大故故曰
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錢塞菴曰用禴與萃二同而義稍異萃取合散爲一升取自
下達上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以九三之剛上遇坤體人皆虚己以順之也故无所疑張元岵曰當柔升之時二三以剛介於其間未免有異己之嫌今二既有喜三亦无疑同寅協恭惟以進賢爲事有慶志行豈獨在二五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用亨與隨上同義保享之也六四柔正處升之時功德漸隆而能不失臣節故取象于文王之亨岐山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所保亨者岐山而已此正六四柔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歴階而升雖峻極可到故大得志以治道言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治道之升至五而極矣上六超然事外以沓冥昬默之敎治天下者故曰冥升反其好高之志出于勉勉不息之正道而後可消不富者一切政事必至消磨无復有盛衰之業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即坎之維心亨剛中是也尚口者兌象兌取說心尚口之說无坎之孚故窮張元岵曰他卦言亨利貞此言亨貞蓋困而能亨即得其貞也尚口乃窮非徒不信而已顧厨俊及互相標榜黨錮遂起宜聖人獨以尚口爲戒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聖人之窮无死法聖人之死无怨情至于致命以遂志雖極天下之險阻艱難何足以困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歳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拘滯之象幽谷沉淪之象初在剛下非棲剛者故居于險體比二而不附應四而不從徒以陰柔自錮而已是不明于邪正又不明于利害者也故曰幽不明劉念臺先生曰病在心困也心亨則明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剛中之德處困而不憂不懼燕衎從容有困于酒食之象是其所以自信者深矣自信者深必有以信于人九五同德相求有朱紱方來之象然朱紱之來與不來弗敢知也亦惟守此剛中知我其天而已故有用享祀之象自信之極可以通于神明所謂享者莫享于此雖見阻于六三往則有凶然行之以誠无往而不自得于義无咎也說文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采芑之詩美方叔曰朱芾斯皇則人臣之貴者亦得服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以柔掩剛、、困柔亦自困矣剛之困也其身安其名榮以義命自處也柔之困也其名辱其身危以智術自斃也陵二而反為四所遏阻二而反為二所傷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蔾所比既乖又無正應衆叛親離身无所庇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上掩五而可悔三掩二而不可悔者上說而三險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而相救必藉同德四以剛居柔欲拯二而未能故來徐徐下謂二也四居高位有延攬之資處困而濡滯不進故曰困於金車金車所以徵辟賢人也雖不當位未能濟困而上比九五同德相助終必有濟故曰吝有終凡遠而相應近而相得者皆謂之有與若指應初而言非其義已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一卦之主以天下之困為困者上有上六下有六三上下皆困於小人九五之志視之如傷而引為一體之痛故其象為劓刖雖有寵錫賢能之典而時未可為其象又為困于赤紱然剛德不回中道不激委曲調劑化之以漸則上下相通而不相徐矣故曰乃徐有說九五當此復何為哉惟益積其誠以受此亨貞之福于句攢耳故其象為利用祭祀鄭猿如曰知其不可力爭從容和說靜俟機會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以為宗廟社稷之主矣利用祭祀者不喪匕鬯之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困極而將出其困較輕于三特以才弱未能自遂故有葛藟臲卼之象上之有悔乃五之所以有說也曰動悔者小

人自糾其失曰向所動者皆悔也凡小人為惡雖親悔之其根未拔未有不自蔽者令隱情畢輸无復匿慝則悔者斯真有悔矣所以為吉行也劉念臺先生曰處困之道第一義明第二義誠第三義俟第四義說不能則終之以悔三其絕物乎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者不過取水上行之象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晦翁云草木之生津潤上行是也或以為巽者汲桔或以為桔槹或以為井幹即說文所謂井之構韓者皆於象義不合邑由人建故可改井由地脈故不可改有本之水不涸不溢是謂剛中汲水為往出水為來井井即養而不窮之意若不止于一井故曰井井天下治法可改而君子之道不可改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用之以利濟天下隨取隨足然為而未成猶弗為也遽以矜心敗其所守則生平之功隳于一旦矣汔至羸瓶凶孰甚焉本義亦未繘井與羸其瓶作一句釋之與象傳不合當從程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唐凝菴云非古以轆轤汲水謂之禽按漢張讓傳作渴烏以轉水井上之禽或當類此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困以同德相助故九四比于九五為有與井以二氣相濟故九二比于九三為無與亦猶困之上六以乘五為相揜井之上六以乘五為勿幕也上以陰乘陽則水上出初以陰承陽則水下漏卦惟初二易位為坎也然于初曰下曰時舍與乾之初二同辭明非不足用也于二曰无與明非无德也在乎自脩以待之而已顏子瞻曰下趨者谷之道也九二之所趨者初六失井之道而為谷故曰井谷子夏傳曰井中蝦蟇呼為鮒魚蓋蝦蟇初生為蝌斗有尾似魚漸大則尾脫而足生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惟得正故渫惟不得中故不食王明受福亦就汲水取象

詞氣方順凡人民所聚必依井泉井泉之通塞即爲人民之利病用汲所以受王明之福也故君子之德施象之〻求者期望之意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互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此君子内外交養之道也按四上者三五所繇以上出三正而不中故不可改而可脩四之脩〻三之業也五中而且正故可成而不可改上之成成五之功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二五皆剛中二以下比而爲谷五以上比而爲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一䌫之羸功敗于垂成一幕之去功收于元吉人有仁心仁政而民或被其澤或不被其澤者秖爭于萬分之一不可以不慎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不曰水火相消爲革而曰水火相息者息者生滅之揔稱也水盛則火伏〻則蘊勢而反熾火盛則水竭〻則滲渴而反升生滅往反更迭不常故曰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亦有相勝相復之勢焉故革之不可以不慎也已日者革遂已成之象自旦而暮自暮而復旦而後信其日之革也自治而亂自亂而復治而後信其事之革也然革道之成豈易〻哉惟文明以說則達乎消長之理不拂乎緩急之宜其道大通而行以至正康所革者无不當于天時即無不當於人心所以无紛更之悔而有可信之功也大哉時乎知革之時者湯武之革命比于溫涼燠寒之序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澤中有火即水火相息之義治厤明時者亦明其消長之變而已一歲有一歲之消長歲差有多寡而歲實爲之進退矣一月有一月之消長月離有遲疾而朔實爲之損益矣一日

有一日之消長日躔有盈縮則過表有舒促而晷刻為之饒
乏矣此則曆法之通于易道者後世乃以日法閏餘強合象
數何其固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說文云革皮去其毛更革之象而黃牛之革則寬堅韌可用
以固物者當革之初時未可以有為初九體剛而居下不進
有能革之才而反為能固之用故取象于此或以黃牛指六
二之中順則二方自革非阻人之革者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胡雲峯曰卦曰己日乃孚爻曰己日乃革者君之革以造始
故革而後孚臣之革以代終故孚而後革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士喪禮云馬纓三就注刺緇一匝為一就也二已征三又征
是紛更也故征凶而貞亦厲夫初蓄其志二乘其時至于三
又即此而致其詳焉不過因時而審其輕重革自得其正而
可信矣又何必他圖以取凶厲哉不曰何粗而曰何之疑到
征凶語意甚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當上下之交革言三就之後眾所為悔亡所為孚者于是
而觀其成故直曰改命吉改命與革命不同革命者革夏商
之命而除之湯武是也改命者如周自后稷以來天命之屬
周者已久更而大之文王是也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是也袁了凡曰信事者孚在事後信
志者孚在事先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變不言威而言文者天休之所震動不尚威而尚德也德
之所孚湯未革夏而室家相慶武未革商而士女來迎徯待
占而後決哉此之有孚亦猶四之信志也然泰誓之篇猶曰
朕夢協朕卜此聖人畏天之小心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他爻並稱君子小人者必有賓主此則无賓主可分蓋革道
既成又居說極皇風丕變天下同軌特以建白於上者爲君
子順從于下者爲小人總歸于一而已于此而別有所往則
盛世之頑民也征凶居貞吉即多士所云爾乃尚寧幹止爾
克敬天惟畀矜爾〻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是也面猶向也即南面北面之面

䷱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者任大責重之象故曰象也以木巽火即耳目聰明之象
歟何替否亦如五味之和也享上帝即柔進上行克享天心
之象養聖賢即得中應剛克厥宅心之象總之鼎與井同皆
借喻之辭語云在德不在鼎雖曰重器聖人何取于一鼎而
盛言之井言養而不窮象意已明故不曰象也耳目聰明即
離德之中虛外明也本之以巽則非作聰明可知攷說文云
鼎者和五味之器儀禮饋食凡神俎皆自鑊升鼎自鼎升俎
鑊以煮之鼎以和之皆有火也亦有用鼎以煮者如內則所
云矩鑊湯以小鼎薦脯其中者即今重湯煮法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何玄子曰位如鼎之器命如鼎之實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
之實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在下爲趾以柔爻居之才弱不能自持故顛出否以受實
也鼎以實貴猶之母以子貴君子善補過其象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我仇有疾即初之所謂否也二與初相比故曰仇即詩公侯
好仇之仇也初已出否故不能即二二以剛中自守則不我
即者終不能即矣君子慎以持盈其象如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李西溪曰卦以全體爲一鼎鼎分上下二體爲二鼎下體之
鼎有足而無耳故九三之鼎耳革上體之鼎有耳而无足故
九四之鼎折足按三四以剛居巽離之間木火熾盛之象火

滅則金流故其耳革其足折耳革則行塞不可舉以出大也
周禮亨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謂水火皆有限量也今水火不得其齊雖有雉膏失飪而不可食矣汏之以水猶可滅其烈焰以成亨飪之事故曰方雨虧悔終吉九三過剛不中不通時變雖有美才不適于用劑之以隨時之義而後可以有為故其象如此何玄子曰三變為坎方雨之象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在初不過顛趾失于才弱也九四居高而不正是德薄無以自立有折足之象任重無以自勝有覆餗之象形渥沾汙之狀其事既敗其名亦織也本義作刑剭出于鄭康成康成釋經逞臆易字不可為據信如何者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今不勝任而覆餗其所謂信者成否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鉉在鼎外上九之象五虛中以受上九之助如以耳受鉉故曰中以為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以金為質以玉為飾在五之耳中則取其用故謂之金在五之耳外而不用則取其飾以明剛柔相濟之義故謂之玉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有二義震來從內言震驚從外言惟未震而能內自震者斯臨震而不復震矣來者即一陽來復之來虩虩者陽之動也震動則志氣清明樂止无所不順故有笑言啞啞之象無所不順之謂福不失其常之謂則郭青螺云震動也動无不止艮止也止無不動震之為卦稱震者二十而繼之有則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則動中之止之功也艮之為卦稱艮者十二而歸之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則止中之動之功也按兩震之中互一艮兩艮之中互一震動止相涵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彖曰震來虩ゝ恐致福也笑言啞ゝ後有則也
震初猶屯初皆主卦之爻故以卦辭繫之謙三亦然此皆以其爻之善而繫以卦辭之善者若大過之三未濟之初則又以其爻之不善而繫以卦辭之不善者蓋以象義未明所主故復發之于爻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鄧伯羔云億大也觀六五傳辭可見按喪貝者失其所守之象人生而靜天之命也故君子之學主靜以爲寶當陽剛震動之初六二以柔乘之其勢必危以動危以動則所爲拂亂大喪其寶矣既喪之復逐而求之是愈動也紛ゝ得失中自有超然不擾之境此九陵之象二以中正自臻于此不見其喪復何所逐其心既靜則動雖无動而喪者可以復得之也日者陽也七者陽數之正也陰消而陽息凡自消而息者必用陽數故喪而復得者皆稱七日深求之則鑿矣

六三震蘇ゝ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ゝ位不當也
張元岵曰二中正故勿逐則自得三不中正故震行則无眚震行謂人于震時判得一下不與事俱困便謂之行便謂之无眚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三以柔而失位猶可行而无眚四以剛而失位乃泥而不反者四震于已震之後是狎于震而不能奮發者也故遷善改過得力多在起念之初二互艮有陵象四互坎有泥象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初始震爲往四洊震爲來所謂驚遠而懼邇也故曰危行二五皆柔中五獨以柔居剛以中居尊動无不得其靜故无喪靜无不得其動故有事有事即修省之事五所以自保其中者也五所謂中即初所謂則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其即恐懼修省之謂與

上六震索ゝ視矍ゝ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ゝ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ゝ矍ゝ懼而失則故曰中未得謂未得中道也以鄰爲戒

先事預防可以无咎但不得中道以爲至計而隨事防之則事變之來也不可勝防語曰謹備其所憎而禍發于所愛媢嫉有言即此意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背與詩衛風言樹之背同毛傳云北堂也鄭箋云房中半以也庭者向明交接之所行其庭者行乎其所當行也止所當止非有所徇于己自然行所當行非有所徇于人一動一靜不失其宜盡己盡物各當其理故能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以其道妙萬物而无物此無他惟適於時而已時止而止止亦未嘗不行時行而行行亦未嘗不止人事之盡通乎天道篤實之至徵其變化其道豈不光明矣乎書曰王啟作所又曰所其無逸此曰止其所所之爲言中有主也蓋陰陽交者應以形陰陽敵者應以性應以性則不逐于形身且不見何從見人極之不言而喻四體無爲而化天下不過止其所而已无善而至善存焉豈有咎與程子云一部華嚴不如一艮卦學者明于此義斯可以讀易矣華嚴頌言曰體性本不動无我无來去而能窮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于動靜而不隔其于止義深矣八十一卷不越此義而種種譬現終屬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然不易之理如艮卦之著明者也艮之大義所循者道所遵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耳而四之慎行五之慎言則尤艮學之實功也關尹子亦云神无我精無人其意亦畧相似而義實不同二氏以精神爲道故以去識爲光明聖人以倫理爲道故以致知爲光明其爲止則一其所以爲止者虛實自異此有所而彼无所也老聃論道曰强爲之名佛氏論心曰無有是處縱有玄悟安所用之王輔嗣釋艮以老楊慈湖釋艮以佛皆未足與語易也艮一陽著見于上故有光明之義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天地之間止于此而無所不達于彼者惟光與思而已思之在人即人之光明氣也光遠而自他有耀非逐物而致之也君子以位起思不以思逐位豈有出位之思哉君子不言無

思其言無思者謂無憧〻往來出乎其位之思耳非塊然墮
聰黙明之爲無思也位與所不同位者身之偶值所者理之
定在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諸爻之例未有以不當位而稱正者惟未濟九二中以行正
此并非中亦云正者止于其初則猶然未萌以前氣象故曰
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以柔居柔處艮之下不能自動爲艮其腓之象然不能自動
者心不能自靜隨感而已其才力不足以自振救而中正之
志亦有所不安是以其心不快如此者得良師友以輔之猶
可拯也莊子云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是以不拯爲快者
吾末如之何矣劉念臺先生曰未退聽者久隨而不返拯亦
不我聽只以不拯爲妙義此等心病最可畏蓋私心易拯隨
心難拯也告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于心勿求于
氣者是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蘋子瞻曰夤者自上而屬于下者也艮于下之極則自上而
下者絶矣按夤者引也漢志曰引達于寅脊骨上下相緣故
於義爲連屬傳止言艮其限者言三之薰心不必待其列夤
當其艮限之時拘執強制已大不自得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爻自取象艮其身自以形體之收束言傳自取義止諸躬自
以道德之體備言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愼行難而愼言尤難六五以柔居尊言即爲行能止于言斯
无不止矣苟非得中何以幾此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郝楚望曰上无所往矣可止之時當止之所也四止諸躬身
无妄動五止其輔口无妄言上九益以陽剛篤實培養於終

所謂慥慥之君子也故曰敦艮按此為主靜之學而主敬之義存焉曰以厚終則學之所以成終者在此而所以成始者亦在此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女歸指二五之正應也漸之進也程傳云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之字當非衍文進得位進以正俱指九五居尊得尊位也以陽居陽正也其位剛得中總結上四語得位而不正未必能有功居正而不中未必能至于正邦九五之有功而可以正邦以其位之得中也而位字相承語氣不斷止而巽者所以漸進之道止則不躁巽則不妄以此而進則得位而正中以此而往則有功而可以正邦所謂利貞者如此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崔仲凫曰山上之木多美材非若地中蒲柳之易成也按升之順德取象于地中之木者一人之德積之歲月而有成也漸之善俗取象于山上之木者天下之俗需之百年而後定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禮曰前有車旗則載飛鴻取其飛有行列次第也處于窮下上无正應故厲而有言有言者譏其少年未練習也于義无咎安之何異吳草廬云元積初時不肯苟合特以困蹈而受多言改遂妄進不安于義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石齋先生曰趙衰三讓卒不失位范燮三掩以得親諸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漸之謂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鴻水鳥孕必于陸其育也夫婦易抱故夫既不復婦孕亦不育也无偶之鴻常為羣鴻司夜遇警一號衆羣皆起是禦寇也九三過剛與人同進而有孤亢之情故衆不復離與共禦守之責故象不育然危難急切之際必須孫有力之人以順道御之可用以相保也故象禦寇郅都見憚於匈奴康敷愍

而中節者與乃與酷吏同傳權德輿所爲嘆息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志巽以承五而已乘三之剛而能順以相保藉其力以事五非所必而可以得安故曰或得其桷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于陵于磐夫婦相隔故不孚五不輕于用心二亦不急于求合中正之道以漸而進其象如此未進則無民物之寄無任養之責是不孚之象也然時至而應誠極而通其相得之深亦未有能勝二者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何玄子曰儀〻則也詩曰鴻雁于飛肅〻其羽言其羽翮整肅肅飛有序可爲儀法也

䷵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六十四卦中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未有不吉若此之甚者男女之際聖人尤致謹焉故推其義于天地以明人道之重不可苟也歸妹非凶惟說以動則所歸者爲妹自歸而位之不當柔之乘剛所必至矣是以凶也卦之所以爲歸妹者以兌之從震而六三則兌之主也故六三爲妹不當位柔乘剛皆指六三言之若二五之得中以中爲重二者可弗論也在卦則以兌從震爲歸妹故主六三而云凶在文則各有歸妹之義吉凶以情遷矣詳六爻之辭蓋亦爲仕進者取象而不徒以歸妹言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五行可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按春秋于哀姜之始至書夫人姜氏入于出姜之始至書逆婦姜于齊於其始之不正知其終之必敝也知其敝斯能永其終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爻皆取象於女二與五應五為女君二其娣也初則與二相承連類以進故有歸妹以娣之象二不言娣因上文也初以陽剛之德處于宂下不能大行其志故有跛能履之象與二同德相濟故征吉二以陽剛處內而守陰不能遠見故有眇能視之象安其常分不改中德故利幽人之貞同一跛眇也在履三為凶在此則為吉為利者彼以柔而志剛此以剛而善下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不中不正上又无應躁進妄悅則為苟賤而已故象須惟反歸於下與二相依猶得循次以進故象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失位无應與六三同九四獨有陽剛之德足以自守不妄從人故有愆期遲歸之象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古人為衣其飾在袂故以袂言君不如娣屈已下賢之象月幾望者謙柔之德盛无以加之象傳衍二語蓋嘆賞之辭其位在中以貴行者言以尊貴之勢行其中道不嫌過自抑損以為中耳處貴而不能下人人所共忌而避嫌也二不以五之相讓而遂變其幽貞五不以二之自遠而遂忘于推舉可謂兩得其道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居高而无逮下之德不成婦道不足以奉祭祀者也故曰女承筐无實婦既不成其為助夫亦不成其為主故曰士刲羊无血凡无德而進則進者與進之者皆有名存實亡之害是其象也名存實亡治道以廢又何利乎彖之无攸利在六三爻之无攸利在上六者事處其極救乃益彰君子所以永終而知敝也承筐刲羊祭祀之事程傳詳之象言所惡于上六之无實者无實而必飾為有實也承虛筐以饗大典不如其不承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

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剛則如幾有大識見動則應變有大作用故能成其大業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尚大者治之以道而不尚權術也盛衰進退理之自然憂之則生疑疑則不明不足以治天下夫明以動者或可明而不動不可動而不明王者廓然昭融存其正大如日中之照无不周而已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世莫有憂之者與時消息則雖有遷變未嘗不復其明此保大持盈之道達諸天地而不悖者自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又何吉凶之足憂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噬嗑曰電雷明在上也此曰雷電明在下也明在上則威行而下無隱匿故有噬嗑之象明在下則威行而下无疑畏故有豐大之象石齋先生曰噬嗑之明罰飭法何法法大明于上而雷乃動于下也聖人之為刑也不掩物于所不避不悟令而與之死豐之折獄致刑何法法雷動于上而火自明於下也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閔曰何以刑殺人也不使人閔曰何以教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周禮天官之職旬終則有日成月終則有月要歲終則有歲會三歲則有大計所以弊羣吏之治而進退之故上下之相遇大吝始于旬終而成于三歲于初曰旬者取象于日成以為終期也於上曰三歲者取象于大計以為終期也初與四同德相遇大可有為雖受事之初无違失之咎不可自謂已能當益勵其志往以圖功而後有尚尚猶配也傳言過旬災者士始進而遇合此衆忌之所集也日窺伺而指摘之雖旬无咎過旬而災生者往往多有安得恃无咎而自足不立效以見志乎自已出之謂咎自外至之謂災凡爻皆以剛柔為配此獨以剛配剛者明動相資貴于同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蔀見斗蓋天變也五之敝二如此天下皆疑二能無疑于故往得疑疾以其離明得中又從六五之中故有孚發君讒者蔽其蔀也由疑得信其信乃深故可以發志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劉熙釋名云水草相生曰沛蓋蒙氣昏晦之象日中見沫者蒙氣盛于日中而小星皆見此天之異變也三以陽居陽陰不能蔽而與上六相應不能用其明故有此象陽剛有用之才遇上六之動而自亢孚之而不孚發之而不發豈可與圖尚大之事有才而被蔽故有折其右肱之象一折而反可以終免于從昏之陷故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比五故象與六二同然六二之幽不明不書九四之幽不明則書者二當位而蔀者可發四不當位而蔀者不可發也四不明而賴初以明如行暗中而得明者引之則不迷故曰吉行自下並上謂之配自上並下謂之夷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雖柔暗而得中以六二之明孚之而无不孚即四之吉行亦且援初以並至剛柔相濟明動相資向之豐蔀者煥然而章如積陰而覩白日无不慶且譽者何吉如之陸氏曰六五之所以吉者不在有譽而在有慶譽止一身慶流天下也此象傳之義也張元岵曰明以動而曰照天下夫窮寥蔀屋邈在萬里人主何所用其照哉惟以知人為任而已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如趙主父楚靈王窮兵耀威廓其疆土跡其雄風遠畧豈不天際翔哉而不親正人不聞正言庭除之近蔽而不察卒至禍生于肘腋而莫之支救豐其可恃哉揚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為此卦疏其大義也說文云闃靜也徐鉉作狊非是

䷷ 離艮上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處旅之道以柔為第一義中而順剛則屈伸不失其則所以善用其柔止而麗明則動靜不失其宜所以善成其柔此處旅之善道故曰小亨言小者亨也小者柔之謂也曰貞吉言

柔而能貞者吉也貞者中而順剛止而麗明之謂也再舉卦
名者明處旅之道得正爲難旣失其居而能不失其正所謂
造次顚沛必于是故吉也於此可以見君子之純心定力故
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胡雲峯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石齋先生曰
火就燥則易達故不留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錢御冷曰旅初即豐上豐上遠二明窮于外故大而失居旅
初遠五明窮于內故瑣而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柔而得位處之而安有即次之象守其中正止而麗明
韞藉才猷人樂爲用有懷資得僕之象蓋處旅貴柔柔而中
且正者惟二爲然故旅道莫善于二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五

三雖得位而過剛不中所爲躁擾禍人家國有焚其次之象
人心不附莫爲效力有喪其童僕之象君子之處人國視其
人如家人利害與共故人亦樂得而親之苟負其剛氣視之
若萍遇然不顧其利害其失人心宜矣故曰以旅與下其義
喪也三近離火故象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詩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處者久居旅者託宿也九四失
位以旅爲常故曰旅于處資斧所資之斧剛象也四能以柔
用剛乃以自全其剛未得位者勢在委蛇不得以直道行之
故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古者士執雉故取象于雉一矢亡者謂射雉而獲之止喪其
一矢耳虛己求賢所損者少所益者多是其象也賢人旣附
則民樂歸之而天命亦用休夾振元岵曰上逮謂出潛離隱
躋乎高位也其夏之少康周之宣王自旅人而爲天子者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三六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五順乎剛而上反亢而不下其孰能容之焚巢宜矣巢者寄
居高危之象終莫之聞者喪其順德譽命終不及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所以為巽者非徒以陰之在下能順乎剛乃以剛居五
能順乎中正而後陰順之也君子之行令也順乎中正則下
易行而難犯下易行而難犯則職業无不修舉故小事言小
者亨也有大事則樂于赴功故利有攸往有隱情亦樂于達
上故利見大人小者之亨利正所以為大人之亨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以陰從陽義主于進以為順可進不可退故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禮運前巫後史與卜筮瞽侑皆為養心守正之助者蓋一言
一動常若鬼神臨之也九二之巽乎中所以涵養而維持之
者亦然故有史巫之象紛若言其類也史巫皆事神之官史
即太史小史亦掌祭祀之事者古之尊者坐于床卑者獨拜
床下故以為卑巽之象以二之卑行之則為得中以上之尊
行之則為上窮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情不能巽而時不可以不巽拘情則違時從時則
拂情故頻巽而志窮君子處此亦惟裁之以中道不激不阿
則志行而不窮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巽順于上下之間有得人以事君之象故曰田獲三品
有功也解二曰三狐則田獲有去之之義此曰三品則田獲
有取之之義取象既異義自不同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剛巽乎中正其初无赫赫之功其終有振起之業故曰无初
有終處巽而行之以剛有裁制焉故取象于庚用剛而仍本
之以巽有漸次焉故取象于先後三日其詳已見蠱卦此爻
變則為蠱故與蠱庚甲相直亦所以防蠱也凡爻中著詞未
有如此之備而重復者以其剛中正而又能巽以行之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喪其所資之斧是喪其剛德也旅之四亦以剛居柔曰得其
資斧而此獨云喪者居巽極也貞凶傳言正乎凶者上九未
必有凶而君子正之以為凶也漢張禹胡廣之徒依阿澒涊
取媚一時而過隆寵渥以終其身卒无纖芥之患自以為身
謀之至善也然尚方請劍為已寒心微中致書廣亦喪氣身
雖幸免尸居而已豈非凶乎上九多以亢為義此以亢
而居巽極用諂以求遂其驕者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不以正則為妄說故王者必大居正大禹謨曰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利貞之謂也石齋先生曰君子之悅人若兌之
司秋也使物成實各得所欲而已錢塞菴曰秋氣揫斂而變
色然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說以忘勞說以忘死乎江建
安曰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三男之卦則不言貞蓋陰
柔多溺于不正而陽剛為能有主也按本義亨利貞並存兩
義總之亨貞皆以剛中為主柔其依之而出者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陸次雲曰周召以匡濟相規誨孔顏以絃誦當討謨顯晦雖
殊其于講習一也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與九二同德相从故和未疑者未疑于陰也若四則疑
于三五則疑于上未寧有厲不可言和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比于六三宜有悔者也而剛中之德能自信其志以為
說不為六三所惑故吉而悔亡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者來上以求悅也六三之爲悅極乎下而將進乎上此位之不當非特六三之凶乃世道之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者計度未寧者憂危之意兩間爲介分限也疾者即我仇有疾之疾說而爲疾者美疢乃滋毒也小人之邀寵者必多方以中上之欲容之既恐養奸攻之又恐激禍故深計而重憂之以身介乎其間正色不撓而一切蠱惑之事不得以近至尊則疾去而有喜矣九四下比六三而陽剛足以制之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故其象如此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二五皆比陰五獨有厲者六三覆非其位而爲小人之說君子所不說也上六不爲小人之說而有君子之說此出于陰柔嬌飾亦足以害九五之聰明而九五自恃中正以爲其志可孚也故推誠以與之然而孔壬之良亦傷焉有危情矣故曰孚于剝有厲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以柔居高而處說極是外假敬譽以悅人而取信于人主者也廣納賢士收人望內實依回阿世取容故曰引兌曰未光如公孫弘之建館開閣韓安國之推賢舉士可以當之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大傳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是渙者發舒沉鬱解釋猜疑相與以蕩乎正貞之道也蓋以險遇順故二自乾來不陷于柔以順化險故四自坤往能合乎剛剛柔无間此渙之所以亨也如是之爲渙渙之適所以聚之王乃在中者正位以定天下也故其象曰王假有廟假者感格也誠以服人之象乘木有功者履順道以濟艱大也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不云乘巽而云乘木者以利用言之也利貞者言渙之利貞者如此以結上義故夫子弗釋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之氣散于水上而為淪漣瀠洄鬼神之氣散于空中而為
焄蒿昭明皆散而得其聚也張子正蒙曰聚亦吾體散亦吾
體此所以明鬼神之情狀矣先王知此故以享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渙之初不惟不陷陽且能拯之而拯以馬壯馬蓋感于上
之順遁為寵先則其從而效順也為寵急馬壯不指九二第
象其急于拯而已張元岵曰初六質柔而乘剛履剛者衆壯
馬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泰誓曰邦之杌隉是机者不安之具王褒講德論曰鷙邊机
臣馬融長笛賦曰動杌其根皆此義也九二互震又得初之
馬壯有動而出險之象故曰渙奔其机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比于六四化于六四之巽順而散其陷陽之私故曰渙
其躬志在外者志在四也如張說之從宋璟劉知幾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為諸陰之領袖自坤之二以出故能以巽德化其同氣之
陰為渙其羣又能得其正道率三爻以從五為渙小羣而成
大羣故曰渙有丘五互艮故有丘象夷者等夷謂柔類也功
德光大非柔類之思慮所能及且與九五同其功德矣故象
曰上同即匪夷之義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興命以申百族宣暢如汗之洪于膚理
故曰渙汗渙王居者分天下以封建也春秋天王出居于鄭
杜預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擇地中以建王國而
侯甸男采布列于外大小相維內外相制故正位而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當從本義為正惕之作逖猶慎之作順古字音同例多通用
也上九處渙之極一切出危之事无不解散如放牛歸馬示

天下弗服者是已傳多節句王居无咎涣其血與執黃中之例同不得强經以從傳也張元岵曰天下之大全在血脈流通方无丐膈之患上下之間扞格而不通彼此之際固滯而不化群如受症之不汗血塊之不疏有立視其死而已涣之為卦開鬱滯之劑也涣躬則无悔涣羣則元吉涣之作用全在此而文至于汗涣而血亦涣元氣自然冲和非假廟之誠有以開導之耶

䷻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澤以節水之流寬為之防以適水性此治水之善法也人欲之流遏之易以潰決聖人制為聲明文物諸可悅之事以習之使有所游衍以自得而制節之嚴即寓于其中此治性之善法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剛柔分坤分六五以為三乾分九三以為五也彖傳稱剛柔之分者三噬嗑也賁也節也噬嗑自否賁節自泰純剛純柔合之而遣以分者否也一剛一柔分之而遣以合者噬嗑也純者慮其撲而不文分者所以文之謂之賁純者慮其盛而不節分者所以節之謂之節故噬嗑之分以治否賁節之分以治泰也剛得中以九五言行險者制節之嚴如天塹之不可越也要皆本於人心之所安故曰說以行險九五之德足以副其位故能本乎其所安以行乎其所不可越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大中至正可以通天地民物而不窮此節之所以亨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有所限制不至泛濫而肆出節之象也非所容有限之謂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說文云半門曰戶胡雲峯曰初前遇九二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陰偶有門象按初九處不用事之地九二隅塞在前未可以行九二處用事之地六三非蔽之者為可行之時也初九以剛遇剛九二以剛居柔故皆有不出之象水之始至

當塞之以節其流初九是也水之大至當通之以節其溢九
二是也當通而塞是知有塞而不知有通其失時必至于極
也操決起完難之雅而退讓以避怨則坐視其敗而已豈非
凶乎不出不事於外處凡動靜語默皆是大傳之稱幾密亦
困知通塞而極言之初九能任幾事而密者也九二以密而
廢幾事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又誰咎也與解卦三爻語同而義異當與同人之初同義玩
其辭氣自見且爻辭明言无咎何得強同解三之各蓋六三
來自坤五以節乾者也柔而失位未免不節之過來自坤五
有過即能知悔故无咎則字意殊緊切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周用齋曰道即中正以通之道安節者安于上之道不獨安
於分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來自乾三以節坤者也居中得正剛柔皆受其節焉節
之无不宜於人猶味之无不宜於口也故曰甘節吉施之可
大坐之可久故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大道所在雖凶勿凶上六過中得正孤行一意信于其道而
不信於天下之大道如野人食芹而甘之不知其苦也不可
以繩天下故凶猶可以律一身故悔亡象不言悔亡者專以
治人言也六爻取義皆以相對而相比初與二為出處之節
知此則知禹稷顏子有同道也三與四為安勉之節知此則
知太甲成王有同德也五與上為甘苦之節知此則知周公
孔子有同功也周公甘而有尚孔子苦而不窮者也若清淨
寂滅之教斯苦節之窮矣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
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之三四曰不中則此之三四不得稱中明矣中孚者專

以剛言之也柔在內而剛得中者謂以陽包陰柔有可孚之
情二五得中剛有能孚之德下說而上巽者上下相孚化邦
之象也豚魚俗云江豚凡風欲起則水氣先湧豚魚必浮于
澤上是風澤相孚感及豚魚以象上下相孚化及微戌也北
地風欲則井泉皆漲知南地亦然特水多力分人不覺耳乘
木舟虛者巽體象木而全體內虛象舟祇以明人之有信為
濟險涉遠之具非取義于中虛也利貞者不徒信心而信之
於理也信理而動則盡性至命之學也故曰應天自中虛之
義起而說者遂竊莊子虛舟之說以釋此彖益謬矣所謂中
實中虛者不可離之為二也誠者中實也不思不勉中虛也
此傳與本義之旨也但如此解則中孚已是天道何必利貞
乃應乎天其義似贅耳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〻成而孚輸而孚此議獄緩死
中孚之意之說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剛而不中非能孚者居卦之初本真未改常自省度其所以
孚則必有能孚之吉矣即有他岐之感初亦不敢即安也有
他不燕正其省度之實張元岵曰一誠之外无非偽妄所謂他
也有他即惕然不安如曾子之三省顏子之四勿其庶幾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所孚者廣其子不必指屬何爻好爵如天爵之爵猶言
良貴凡一言一行之善皆是也靡子夏作糜相觀而善之謂
易象亦有比興二體此蓋以鶴鳴興起好爵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敵猶敵應之敵謂四也三之敵即四之所謂匹也兩陰相比
四正而三不正不相得也三不正而居說極以四之同類而
相比也自謂得之四弗許也三終不能忘情故其中憤懣不
平衆樂靡定〻亦有心人哉四何絕之深也亦自反于正而已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王輔嗣曰居正履順以承于五內毗元首外宣德化充乎陰
德之盛故曰月幾望潘去華曰六四柔承剛如月受日光以

為光郝楚望司馬四亡謂三也四純陰類上從九五何咎之有按三四皆陰本孚於二五三不正故憚二之剛而與四之柔四得正故棄三之不正以從五之正于三言得而稱敵明三自得之四則不可得也四言亡而稱匹明四自亡之三固不敵其亡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所訣者廣孚乃化邦正謂此爻也不必專指九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剛之所以能孚者以其得中以中為孚之極上九過中即失其孚矣高自標持徒為夸耳王輔嗣曰翰音飛音、飛而實不從也漢書敘傳云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是知東漢以前多為此解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者柔過也過于周旋謹察則動而鮮失可以得亨但貴因時合宜不失其正耳得中者即柔之所以為貞也剛失位者失要位也不中者无中德也柔得中則可以補偏救弊故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則柔无所倚藉以共圖故不可大事以卦體取象飛鳥亦有材弱任輕之意飛鳥遺音蓋以小事之吉聲名流播之象鳥在上者多漂搖而其聲懼在下者多安集而其聲樂故曰不宜上宜下材弱而任輕者欲以聲名上人則逆而招忌惟斂其聲名以下之則順而得宜此其象也所謂與時行者在此故小事之吉積而成大吉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錢塞菴曰雷在天上為大壯在山上為小過陽不足而陰有餘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本在下吉道也質柔志剛而應乎九四、在上而動初亦動而俱上是初之凶四以之凶也能左右之曰以初應四而即上、應三而不能下者四為動體能左右初六三為靜體不能

左右上六也卦有飛鳥之故于爻之始終言之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妣君臣諸說紛紛皆取象于爻中殊覺支離之甚按六二
柔順中正在家則能守法在國則能行義者也創法于家者
其祖類多謹慎而其妣又加飭焉六二之有守則過其祖而
遇其妣矣制義于國者其君常主裁抑而其臣第順承焉六
二之有爲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矣家與國咸宜過與不及盡
善所謂寧爲小而不爲大寧爲下而不爲上者復有何咎此
說蓋本之張元岵而參以臆見不幸諸爻似較直捷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胡雙湖曰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言陽弗能
過也按諸爻例此義爲長防之謂防陰之敗而制之也從或
戕之謂從防制之後而或加以搘擊焉則二五之得中者將
反激而成過故凶也凶如何者言不可測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剛居柔不當其位陰不畏忌故曰无咎曰遇之過有譴過
之意知時不可過而善遇之也如必往而求其正位則危時
逆天此危道也故宜戒位有時而不當亦有時而當此消息
盈虛之數時至則遷違者順時而已往求之不可固守之亦
終不可也故曰勿用永貞長者久也不可長即衍勿用永貞
之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升于上獨尊而不與陽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胡雲峯曰小畜之四小過之五皆互兌故云自西在穴謂二
也二居艮中故云在穴穴處者常兆而弋取之者相得之象
兩陰相得未足以澤天下爲之兆而已所謂小事吉也已上
謂上于剛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不與陽遇而處窮上遠過乎陽故曰弗遇過之柔既召
悔亢又取忌所至必遭困厄有飛鳥離之象離之者言有
所拘繫不得自遂也凶自己致是謂災眚若无妄之灾眚君

子弗以爲災眚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濟者不難于剛而難于柔既濟則柔者亦无不濟故曰小者亨剛柔正應而位當則邪者无所容故利貞此亦天下之極治者矣然天下之亂釀于極治而亂之自釀多起于柔其始也寬裕以養之多以柔道而致治其終也狃于柔道之有成樂燕安而不振未有不至于亂者此柔道之易窮也故聖人以初之吉歸之柔者之中還以終之亂歸之柔者之止其爲世道慮意至深切矣傳不言水火文濟之義而既未濟之亨皆曰柔得中蓋主離以用坎也而文濟之義在其中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相濟之中有相克之勢故象之以思患火在水上則相違之中有相安之情故象之以慎辨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其輪者曳而前也用力之象以剛質而居濟始雖勞不恤雖難不避爲下而盡瘁雖濡其尾于義何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人之儀衛也用世者必藉威望以自重猶婦人之出必須儀衛以自尊也二以柔正自處所之者赫〻威望耳欲柔而得中臨事自不可犯其所爲威望者固在豈待求而後得七日義已見震卦二爻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既濟之時上下恬熙用兵之難必三年而後克況可恃以小人啟多事之漸乎故戒以勿用藉乎臨曰未濟之時上下一心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屬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亦易以致疑故未濟之四伐鬼方而志行而既濟之三則以是爲憊也潘去華曰高宗不屬五而屬三者取其中興在變易之際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美繒也衣袽敝絮也繻有衣袽即春秋傳繭絲無棄管蒯
之意蓋无物不備也終日戒无時不戒也有所疑者出離於
坎濟道一變﹅斯疑﹅斯戒﹅斯備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張元峙曰東鄰西鄰猶言彼此蓋假設此詞以明事神者在
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之義西鄰之時言應時而不
懈也按殺牛而祭无名是非時之祭盛而无當于禮也九五
陽剛中正動无失時自能昭其明信不假外物故象稱祭彼
稍其隆盛徒飭文具之末者如東鄰殺牛爲夸而已豈知九
五順時之義爲能祈天而永命也哉故曰實受其福言實有
以受之也坊記引此而曰君子苟无禮雖美不食云時者亦
即禮之謂也古人以西爲尊故于五位每稱西小過之西郊
及此之西隣是也隨之西山亦指九五言之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鶡子曰人不蹟于山而蹟于垤夫天下之濟巨險以從容涉
安流而陷溺者往﹅有之矣不戒故也上六以陰柔而處濟
極故濡其首厲楊廷秀曰其在晉武平吳之後唐玄天寶之
末與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
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艱難險阻所以磨厲賢者之資
五柔而得中則進退得宜何患乎未濟亨可知也小狐指初
未出中未出險難之中也柔而不中見易而輕嘗之銳始而
難爲繼遂以自困而已凡事賴于老成敗于年少故以小狐
象之要其剛柔相應亦自有可亨之道誠能協心以圖濟雖
不當位固无害耳晉桓溫伐秦而不度霸水伐燕而頓兵枋
頭此中亂所云會值可乘反更逍遙者也卒以取敗其汔濟
濡尾之象與使能聽薛珍郗超之謀燕秦不難定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尊卑大小各守其分士農工賈不遷其業有相濟于无相濟
者君行于不相濟之中求其相濟之利故辨之不可以不愼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朱子云極猶言極則姚承菴云所謂極則即柔得中者是已初以陰柔居下而應四欲濟而不知所以濟之道故有濡尾之象同一濡尾也既濟以剛故无咎此以柔故吝張无咎曰既濟之初曳輪而濡尾狐非曳輪之物蓋馬牛之類也未濟之初但云濡尾此象之所謂小狐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者用力以行往而應五也六五柔中委任乎九二以九居二之位而行五之事故曰中以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質柔而好躁往而求濟凶其宜已但使周旋險阻之閒悉彼艱危增其慧智則此時之未濟者正大有濟于我也故曰利涉大川他卦之涉大川皆以能濟爲利此在未濟之時即以未濟爲利也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固如此故諸爻之中於此獨言未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出險難而嚮文明故貞吉悔亡有賞于大國者受賞于君也對鬼方而言故稱大國震用伐鬼方者震之而已不必克也未克而受賞者震之而莫不震將濟之效也不至于憊故曰志行九四以柔用剛故有此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摽恭下士即爲君子之光此蓋誠積于中而不可掩者故曰有孚暉古字作[illegible]象日之散若四射君子之光暉于事業文章者如此故曰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禮萍氏職司水禁而先以幾酒謹酒蓋以酒之溺人甚于水也上九剛明之德有以自信即窮易溺者不足以溺之故象孚于飲酒以不自失爲孚也濡其首者自恃剛明一縱而不可復收也向之所爲不自失者達以遂非而失其是矣是者事之宜所謂節也不知節即初之不知極也初柔而失中故當險而求濟以濡其尾上剛而失中故狎險而安于不濟

以濡其首皆失其亨道非所以處未濟者也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地一太極也太極者理之至也理動而有氣于是有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此卦爻之理具于天地間者也理著而有象于是有雷霆風雨日月男女此天地人物之理具于卦爻中者也乾得其最靈萬物資始故曰乾知大始坤得其最厚萬物資生故曰坤作成物其始也確然有理以始ゝ而胎ゝ無以蔽之以易知也其成也隤然順理以成ゝ而安ゝ無以撓之以簡能也人之所為以理存心而主敬如乾之確然而易則無不可知之心以理制事而主靜如坤之隤然而簡則無不可從之事易簡揔歸于理故曰天下之理得變ゝ化ゝ無不由此理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位一而已矣方即

辨物居方之方方以類聚如高為貴類卑為賤類是也物以羣分如動為剛羣靜為柔羣是也吉凶生即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之義蘊子瞻曰賢人者賢于人之人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卦爻未立極渾而為一故主靜卦爻既立極散而為三故主動ゝ者剛柔變化不滞于一而未始不一也一則未有不吉也易之序即消息盈虚与時偕行之序爻之辭即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義居而安之樂而玩之易之理得則天之理得天之理得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有得無失又何憂虞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有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以垂教有吉而無凶悔吝者君子用易以立命虞者疑慮也即左傳爾無我虞之虞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陽主吉陰主凶然剛有時而失柔有時而得是大者亦有吉有凶小者亦有吉有凶也大小不齊而可齊者存乎一卦之時也卦之時宜乎剛則大者吉矣卦之時宜乎柔則小者吉矣顯而吉凶辨之于辭而可明也微而悔吝則憂之无咎則震之蓋毫釐千里挽回斡旋之際不可以不嚴也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得失著明者直其辭以斷之得失隱微者危其辭以儆之小有小之險易大有大之險易辭之易者指其所當趨避辭之險者指其所當戒慎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仰以觀于天文而知天者乾之氣風雷日月者震巽坎離之氣也俯以觀于地理而知地者坤之氣水火山澤者坎離艮兌之氣也健順動入陥麗止說幽而託于性情者明而達于天文地理凡幽明之所以相感者觀于易而知其不隔也帝出乎震而其始實原于艮勞乎坎而其終實反于艮艮為萬物之所終始以是知物之死者為天命之時止則止其生者為天命之時行則行凡死生之所以相禪者觀于易而知其不貳也乾為陽物魂与坤游而變為巽離兌坤為陰物魄与乾游而變為震坎艮以是知二老退居鬼之屈者藏諸用六子用事神之伸者顯諸仁凡鬼神之所以相濟者觀于易而知其不窮也易与天地準者言聖人之作易与天地相似者言聖人之用易旁行而不流即中明不過之意言應變不拘而無所流失也不必分屬仁知萬物之衆知難周也樂天知命則反身而皆倫故不憂天下之廣道難濟也安土敦仁則恃源以不竭故能愛晝夜之道者天地萬物之著微而消息著而盈虛皆是也此之知即幽明生死鬼神之知而此則非徒知之也直与造化為一矣消息盈虛与時偕行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〻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一陰一陽分之則兩一合之則一一張子所云一故神兩故化是也一神兩化則所以陰陽者在其中故曰道繼之者善周子所云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也成之者性所云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是也仁者得氣之厚故見其厚者而謂之仁知者得氣之清故見其清者而謂之知不必分屬陰陽大業以藏用言曰富有盛德以顯仁言曰日新即程子所云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者是也此皆言道之在天地者生〻謂易言道之在卦爻者生〻者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生〻之理即繼之者善旁皇流衍變而不窮故謂之易而乾坤則易之蘊也爻畫初設體兆斯彰曰成象對待既立作用斯著曰效法極數即七八九六之數

繇乾坤而極之六十四繇六十四而極之四千九十六也通變所去即勝翁所云稽實待虛者是也陰陽不測揔結一章之旨在天地在人事孰非陰陽又孰爲陰而孰爲陽用之不匱孰之不着合之不混分之不别神也易也道也一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語類云乾之大坤之廣不是易象乾坤乾坤乃易之子目蓋言易之廣大乾則得其大坤則得其廣耳又曰乾畫奇便見其靜專其動直坤畫偶便見其靜翕其動闢按廣大變通陰陽易簡皆指乾坤言之而易之緼皆己備于此變通者即乾坤之摩盪陰陽者即乾坤之奇偶易簡者即乾坤之易知簡能至德謂天地不貳不測之至德易簡者廣大之原專直翕闢者易簡之實寂然不動專也翕也感而遂通直也闢也往來屈伸揔相推于自然以爲廣大則至廣大以爲易簡則至易簡天地如是人心亦如是而已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語類云高即不穩如何能廣地惟卑故能廣也按成性存存者知禮交攝崇卑一致之義崇非虛矜卑非自畫存存不已而道義之出自然上下同流效天法地其樞紐総在于此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有以云者以天下之至一見天下之至賾故至賾而不可惡以天下之至靜見天下之至動故至動而不可亂物而曰宜非獨象其形也亦象其理陽之理實故爲之奇畫以象其實也陰之理虛故爲之偶畫以象其虛也會通者時中之義典禮即時中之用吉凶即典礼從違之效擬議變化揔一時中而所異者在思与不思之間而已擬議者象辭變占㝠焉會心變化者語默動靜自然合節集韻賾通作嘖藾子瞻曰從

臣從口一也春秋傳嘖有煩言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
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机之發栄辱之主也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
所失矣
楊誠齋曰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藉也慎之
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力薄則任小如鉅力厚則負重若輕惟德亦然厚之至者非
勉為謙自視常不足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
臣〻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户庭言語理自相因君子隱處之時其静觀世變者至熟矣
即出而闗吾君仍守其慎密所云不變其塞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蔵誨盗冶容誨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
之招也
楊誠齋曰司馬盗魏曹㨗教之粛衍盗齊道成教之知盗者
非徒知奪伐之盗知教奪伐之盗也故終之曰誨盗項平菴
曰鶴鳴言誠之應同人言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
悪亢户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心之敬心也按自
天佑之簡宜在此章之末言人盡合天若有天助所謂擬議
以成變化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〻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劉会畫囬夫數五十

劉念臺曰天數五一節語意已完當自為一章按天下萬事萬物皆本五行故雖窮變極化至不可測者不能越乎天地五行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劉念臺曰說卦傳篇首三句詳其文義當在大衍之前按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是蓍之為數參兩而已矣蓋數生于象、統于規矩規矩之象莫大乎天地天用規、徑一而周三地用矩、徑一而匝四三者參天之奇四者兩地之偶也規之周分三而稍盈數有未盡故伸規以為勾展矩以為股推而致之其數可盡也勾三股四隅弦必五是即所謂倚數、之所齊无有畸零此天地自然之數也衍勾之三以為勾冪而得九衍股之四以為股冪而得十六併之則二十五衍弦之五以為弦冪亦得二十有五是弦者勾股之合也故倍弦之冪以為大衍而得五十則勾股弦三者之所併積也勾股之較適餘其一以徐除五十則得四十有九以為用策開而為矩得勾股之併七故以不用之一加併而得倍股減併而得倍勾、股于斯進退焉削規為矩以勾股而求弧矢弧矢亦于斯進退焉矩之匝數二十有八規而周之二十有一以不用之一加于規周遭合其盈分未盡之數規矩又于斯盈縮焉是以較御併以一御七者天地之數所為進退盈縮之准也凡萬有不齊之數細而圭撮黍絫大而日纏月離無不以此數推而得之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一月之差氣朔盈虛相視也一歲之差日星消長相視也以不用之一還除所用之策得十二者四天地之數成于十二故掛一而四揲之數之餘者天地之樞機見其末而可以知其本故歸奇于扐再扐而掛陰陽老少損益其間以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由此豈有纖毫私意造作而成者哉周髀用之以測天地有形之象大衍用之以測天地無形之象縱橫反覆隨變而合可以弘紀衆理裁制萬類其所同也而大衍則愈精矣神矣縣者

紛、率多牽合支離不深考其所以然不知其確有不可易
者于是楊子雲遂為三十三蓍司馬溫公又為七十五蓍迹
日倪鴻寶亦曰八卦六爻出于天地之自然四十九策出于
聖人之裁制夫聖人之裁制苟不本于天地之自然何以效
天地之變化而顯道神德行哉陰陽未分始以五十陰陽既
合終以六十五十者二十五之倍也六十者三十之倍也始
于天數終于地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同符于天地也吉
凶貞勝之道蓍以顯之使民趨吉避凶日遷善而不知誰之
為是顯道者即所以神德行吉凶在神知之在蓍故可與祐
神下言知神之所為即所以祐神之意以陰陽二畫之変化
知陰陽二氣之變化凡吉凶推移神不可知者蓍皆有以知
之故曰知神之所為
蘇子瞻曰十有八變而成八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
有八卦焉三變皆少乾象也三變皆多坤象也三變而少者
一震坎艮之象也三變而多者一巽離兌之象也按三變而
成爻則一爻而寓四象陽爻之中有乾震坎艮之象焉陰爻
之中有坤巽離兌之象焉四、相乘至六爻而得四千九十
六六十四卦共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石齋先生用
之以窮(易)象而易象之變于斯極矣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觀(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
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
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無思
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有四道分之各得其一合之則惟卜筮一事辭變象占无
所不舉故以卜筮言之而結之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
之謂也此指卜筮而言(者)言動若制器特以見易之所包者廣
而神之所為莫神于卜筮也卜筮並言者左傳曰龜象也蓍
數也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周札云凡卜辨上下左右陰
陽其理與易通也札祭義曰昔者聖人建天地陰陽之情立
以為易、抱龜南面是古者卜筮俱統于易可知

蘋子瞻曰世之通于数者論参伍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于乾鑿度曰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二四六八為四隅五為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于十五也按河圖洛書聖人所則前章言蓍策之合于河圖此言蓍策之合于洛書参伍錯綜之辭惟此最確此說不特見于鑿度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是即参伍錯綜之說也通變謂三五之變通于九六七八凡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文無不森列于此也極數謂錯綜之數極于十有八變凡天下之事得失憂虞之象無不斷決于此也

張元岵曰深以義理言窮理淺則不足以動人心幾以事變言見事遲則不足以赴机會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聡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以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〻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变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神以知來者未來之吉凶其兆已發露于蓍策之間知以藏往者已往之得失其理皆包括于卦爻之內洗心于密藏神机于不試与民同患除凶禍于未形故曰神武而不殺齋戒以洗心藏密之意但前言作易此言用易耳闔户闢户言易道之廣無物不寓即闔户闢户而皆易也皆神也易有太極者言萬物之理皆有其極而易則有太極為萬物之大原所

以闔闢往来而不窮此吉凶大業所由以生也而吉凶之定
必藉于蓍龜蓍龜所以超于萬物与天地四時日月冨貴聖
人而並大也冨貴猶云帝王也凡物無不可占而蓍龜之生
本于天地蓍龜之用雖出于聖人而亦本乎天地則所以示
以告以斷者亦皆本乎天地之理易所以冐天下之道也
曰易有太極則太極不外儀象卦曰易有太極則執儀卦以
爲即太極者又不得太極也兩意已倫于此故周子之言无
極不如夫子之言易有太極簡而該也但非周子之言則此
義不明則河圖者則夫陰陽之相濟爲用則洛書者則夫陰
陽之各得其所而已至于数之自然随变而合非聖人有意
擬之而既得其要自与默契是亦則之也
吴草廬曰神明其德即蓍卦之德也神而明之存乎聖人張
元岵曰陽儀之上加一陽陰儀之上加一陰即爲四象随于
二陽二陰之上各加一陽一陰是爲乾坤然後遵一索再索
三索之旨爲震坎艮巽離兑之卦此于四象八卦父母六子
之說俱相符合楊庭秀曾有此論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義詳本文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変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
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
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変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
是故夫象節劉念臺以重出刪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変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變者卦象之變通者通乎事理利者事之宜也立象繫辭效
於自然天趣所觸无往非道雖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故曰鼓舞盡神乾坤者易之體所以立易者乾坤之用所以
行自其藏者謂之縕自其發者謂之門張南軒曰易之論道
器特以一形而上下言之也道託于器而後行器得其道而
无弊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于性在道不墮于無在器不溺
于有也語類云化是漸移變是頓斷化者如潛化而為見截
初以為潛截二以為見便是變也胡雲峯曰乾之變當潛而
行潛之事當見而行見之事皆謂之通也按神明者神明乎
變通也有虛靈不昧運用无方之意蓋由鼓舞之神而從事
焉者默成以平日涵養言故曰德行深造自得左右逢源者
有契于象先繫表不煩擬議而合者故臨事之際自能神明
乎變通此正書之所不能盡其言、之所不能盡其意者也
謂之云者就易而著其理存乎云者就人而著其用故前之
化裁推行以作易者言後之化裁推行以用易者言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
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
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
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以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
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
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卦之小成大成總之一陰一陽之道是剛柔者道之立也故
曰立本變通者剛柔適宜道之行也故曰趣時吉凶之變不
一而道則一故天下亦有理當吉而反凶者究竟凶不勝其
吉亦有理當凶而反吉者究竟吉不勝其凶故曰貞勝乎以
道也是道也天地日月猶弗能違而况于人乎順則吉悖則
凶即此之謂貞一即此之謂易簡即此而見功業即此而見
聖人之情變者陰陽相變事之幾也惟幾也故可以成天下
之務如陰變陽功在不遠復陽變陰功在繫金柅也情者聖
人教人貞一之本旨也乾坤不指天地謂小成之卦爻象謂
大成之卦劉念臺云天地之大德節宜在下章庖犧氏上于
離于益之類皆理財事也于夬正辭事也于豫于睽皆禁非
事也于乾坤正所以法天地生、之德于无窮以為守位聚
人之本自此而外皆可類推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黄帝尭舜氏作通其変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尭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乗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随重門撃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数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地之宜孔仲達曰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司馬貞史記補引此亦無天字

此十二章事皆經世利民之事雖取諸卦象亦因象以推其義非徒以象也如垂衣裳而天下治有窮変通久之理豈可以象概之乎取象者或穿鑿不経或参錯不一不如韓康伯取義為長取諸離者物麗于網罟也益者教天下以利用厚生也噬嗑者利之所聚必以威治韓康伯曰設物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垂衣裳者恭己之象劉念臺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変化而无窮聖人所以奏垂裳之治而享守位聚人之吉利也渙者渙然无所阻滞也随者人随物物随人意動而説也豫者先事為備順動而暇豫也小過者不遺小事過于細密也睽者睽而後合也天下之情不可以太弛威之者小逆而大利也餘卦則本義詳之擧此十三卦而六十四卦可以類推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着也

是故云者承上章而言易之象如明而為離風雷為益之類象之像如因重明之相麗而得網罟之麗因風雷之相益而

得耒耜之益彷彿其義觸類而旁通之也材者像象之質動
者像象之爻彖爻具而吉凶悔吝無不瞭然天下之務所以
成也象之所像廣矣大矣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奇謂一陽也陰卦耦謂二陽也即下一君二君之說陽
卦以陽為主陰卦亦終以陽為主故陽為君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来明從尒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来日月
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彼感此應往来紛紜有所較量慮之則百任乎自然致之惟
一一則无彼此之隔无屈伸之異又何思慮之擾日月寒暑
有往則必有来有屈則必有伸其相感于自然者一如其自
感自應而无不利也觀于尺蠖龍蛇而知退者即所以為進
亡者即所以為存屈伸感應之機不在天下在于吾身吾心
有義焉義一而神精之則進退存亡无所不利故精之入神
乃以出而致用義之屈而伸也用之安身乃以進而崇德義
之伸而益伸也一身心之間而義之屈伸相感于自然而無
間者如此持此義以与天下往来雖有殊塗百慮而屈伸之
相感固同歸于一致矣于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且不可得
而知其可得而思象(慮)即窮義之神至于知化往来屈伸直与
天地同流盛德之至豈不光大矣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
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
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有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悪)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

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天下危亡之幾常伏于極治之日即事事防之而變或生于所不及防如武王之有三監安其位而危也唐太宗之有武氏保其存而亡也漢高帝之有諸呂有其治而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幾者即天地之心人之所獨知而不可以衆著者有善无惡故有吉无凶迨上下既交則威疚利回熒于其志所獨知者不可復見矣君子不諂不瀆故道心之微不雜于威利而介然可識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此吉之先見之說也微彰剛柔之介毫釐千里莫不有幾焉惟知幾為能研幾惟幾為能成天下之務故曰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知幾者知善而已知其善者則不善自可知保其善者則不善自不復行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亦明往來交感之義絪緼構精皆致兩于一者也絪緼說文作壹壹壹從壺從吉壺從壺從凶謂不發泄也氣之蓄聚如釀在壺故曰化醇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抑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危以動者從欲故危懼以語者違理故懼上下不交正與損之六三相反錯舉諸爻雖若不倫總之則精義知幾而已諸爻所言者非往來屈伸之義則微彰剛柔之幾也義即太極

之行无不宜之謂義幾卽一陽之辨于陰不可見之謂幾㮌
乾之九三曰知至〻之可與幾也知終〻之可與存義也此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所謂惟變所適者在此
所謂既有典常者亦在此劉念臺先生以周子幾善悪之言
為非是蓋以吉之先見本無凶字也然周子之言善悪亦自
有主客之分猶太極之生必先陽而後陰耳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各得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
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
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應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蔡虛齋曰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
止之類於稽其類言文章類乎世運也何玄子以開而當為
句名辨物正為句言斷辭則備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語
氣正同較之舊讀差妥開而當開明而切當也名辨者尊卑
之名辨也物正者陰陽之物正也斷辭備者吉凶之辭備也
稱一物之名故小取兩儀之類故大因貳以濟此正衰世之
教貳者情偽相感愛悪相攻也因之以著吉凶悔吝之占使
民知所趨避以濟其行失得之報實試諸行事而愈以明其
不誣也故曰以明失得之報如舊說則末二句文似倒矣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
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
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礼復以自
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
權

劉念臺先生曰有基始無壞先之以履入德第一義也有基
而後可守謂之柄故次之以謙有守而後內反諸心斯有本
故次之以復有本而後可固故恒次以恒〻則道心堅矣乃進
而講克治之功故次以損修又進而求涵養之要故次以益
裕若不恒而漫言損益抱無用處也于是次之困以言辨身
世之故離合之交堅志熟仁益有徵矣又次之井以言地靜
深之候取之左右而逢源也乃終之巽以言制泛應之曲當

于此而出也此九者之序也按庸行之謹不辭煩碎故曰恒雜而不厭巽順自能稱物不露权衡之迹故曰巽稱而隱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屡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变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保(師)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其出入為句謂爻之出入于内外也以度外内使知懼為句謂揆度外内之变以明著進退之理使知出入之間一失其宜皆足為患不可不懼也如咸之時則剛宜下而柔宜上恒之時則剛宜上而柔宜下是外内之变也曰不可為典要者時之所遷變也曰既有典常者道之所會通也猶曰无適无莫義之與比而已苟非神明默成之人則狃于常者不適于時違于变者不歸于極道何以行哉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位故曰時初為本、者末之所蔵故難知上為末、者本之所推故易知胡雲峰曰雜物撰德如屯之物為雷(雲)為雷其德為險為動下互坤則雜物為地撰德為順矣上互艮則又雜物為山撰德為止矣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也按互體之說出于夫子文言乾之九四則(進)上互退則下互故曰无常无恒上下兩互不啟其乾故曰非為邪非離羣此互體之最著者非漢人妄作也存亡謂天道吉凶謂人事統六爻觀之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无不瞭然知者則又不待六爻秖以彖辭得之可見易之會通變而不常變也張元岵曰六十四卦中亦有柔居陽位而吉剛居陽位而凶者故柔危剛勝獨為疑辭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動故曰爻、有等故曰物、相雜故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中言六者非他而歸諸三才之道才一而已道則有兩也天之道曰陰与陽地之道曰剛与柔人之道曰仁与義爻兼六爻言之不當謂不相準也愛悪情僞遠近之間參差百出而吉凶以之生也使物常相準則得失不形而吉凶何自起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与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百物不廢謂危平易傾之道凡事所不能違也錢塞菴曰危辭多在爻而不在彖蓋周公目擊傷商周間事故爻辭以述文王之意凡周公之辭即文王之辭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悪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知險知阻全由健順健者莊敬日強無私欲之蔽故以坦易之心遍物情之險而无不畢照也順者純任大道無意見之惑故以簡靜之心遍物情之阻而无不洞徹也既知險阻則處險阻之道在于和故悅諸心制險阻之道在于幾故研諸慮審趨避成功業在此矣變化云為謂天道人事相流通也吉事有祥謂天人志氣相感召也在天下有吉凶而聖人先見之幾有吉而无凶也象事知器謂觀象而知已然之理占事知來謂推占而知未然之應此聖人之心易也非作易以盡其情而究其變何以与天下百姓共明之情謂往來屈伸之情以象告者未能喻諸百姓故因象而言情不越剛柔之雜居而著其上下往来則吉凶之大概可見也變動謂六爻之動其情有變于彖者各從其時之所宜而取義故曰以利言爻情既變則吉凶亦隨之以遷或在彖言吉而在爻則凶或在彖言凶而在爻則吉下之相攻相取相感皆情遷之事也如歸妹本凶六五以愛相攻而吉夬本利往九三以悪相

攻而凶同人以柔應乾六二則遠相取故吝困以柔揜剛上六則近相取故悔睽志不同九四以情相感而乎利也比皆順從六三以偽相感而傷害也凡此之類非聖人之知險知阻不能言之而人心之險阻在于近者爲不可測跡雖近而情實遠則愛必至于惡故凶情不勝其偽故害相取之不善安所歸咎故悔且吝聖人以其情者之爻象如需之九三小畜之六四亦惟教人以敬慎不敗有乎无咎而已豈惟筮占之際凡日用之酬酢往來無非易者修之吉悖之凶不可以不審也然而人心之險阻往々微于其辭故有知言以知命之道審其情偽而決其利害大抵不越乎虛實之間而得其易簡險阻之故由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能不逆不億而先覺爲雖未至于聖人亦可謂賢矣此爻象所不告變動所不言學者神而明之元非易之用也舊說以人之情辭喻易之情辭殊覺漫衍無謂或云聖人準此六者以繫爻如化工之肖物更不可通

張元岵曰攻者務入而中之也取者欲得而致之也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倚數以上三句當在大衍章之首參天兩地觧已見前未入用則曰陰陽已入用則曰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特曰發揮卦謂八卦變謂陰陽之交爻謂六爻發揮謂以剛柔之理發揚布散于六爻也道謂一陰一陽之道德謂至易至簡之德和順謂合于自然義者消息盈虛之義理者各得其當然之條理也窮理之原即是盡性盡性之原即是至命觀變以下四句當在下章是以之下錯簡在此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立者聖人立其名也天積氣故曰陰陽地積形故言柔剛人得其形氣之最靈故言仁義陽剛以生物天地之仁心也陰柔以成物天地之義心也繼善成性本乎天地故兼三才以

為易陰陽剛柔仁義相与有成缺一不可故兩之以成卦此
聖人窮理盡性之事陰陽柔剛雖分天地本其始則皆陰陽
要其成則皆柔剛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造化之分陰分陽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造化之迭用柔剛也易象而著為六位
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用九六以乘之周流乎六虛一
經一緯天地為胎故曰成章此聖人至命之事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
順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澤上山下故曰山澤通氣震与乾坎為類而在坤離之間巽
与坤離為類而在乾坎之間其位交易故曰雷風相薄離東
坎西火附于木水附于金得以相濟故曰水火不相射卦之
德方以知〻以藏往蓍之德圓而神〻以知来數往者數已
成之卦也知来者知未定之卦也已成之卦以位之先後一
二三四為序一為二老二為二長三為二中四為二少此卦
之以順序者也未定之卦以策之升降九八七六為序九為
老陽八為少陰七為少陽六為老陰此卦之以逆序者也天
地之氣已往者日蓄於外則未来者日消于內故律呂支干
之數皆始乎多而卒乎寡易之數以九八七六為序者亦猶
此也自老陽以歷乎少陰自少陰以歷乎少陽則乾必左行
而歷兌自兌而離以及震〻巽者少陰少陽之會也少陽交
于少陰自少陰以歷乎少陽自少陽以至乎老陰則巽必右
行而歷坎自坎而艮以及坤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此皆本
陰陽老少之數升降于九八七六以為序者用此可以知来
故曰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胡雲峯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者氣
之行故以象言入者質之具故以卦言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〻東方也齊乎巽〻東南也齊也者
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
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乾坤大矣退處一隅与六子同其功用于此正見乾坤之變化也禮曰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變而不失其尊猶有統六子之義焉以由變化而出不得不謂之後天後天卦位或以方言或以象言其實皆以時言也八節之氣分治于八方故舉其方不舉其時坤獨不言方与時而稱地者坤雖位乎西南土實旺乎四季不專一方与一時也艮以靜為動根故物之終始成于此亦即利貞性情之義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以震巽離兌坎艮為序是言後天流行之用六子成萬物之功下言後天六子所以成萬物者皆本于先天對待之體蓋後天卦位雖与先天不同推其變化揔由先天而出乾坤无為不變之中有變者存一陽動于坤中而為坎一陰動乎乾中而為離故水火相逮化氣尚微離之一陽交于坎下而變兌坎之一陰交于離上而變震矣及乎化氣已繁變者居二而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故雷風不悖則一陰靜于震中從巽而變艮一陰正于巽中下從震而變坤矣山澤通氣則一陽靜于兌中從艮而變巽一陽正于艮上從兌而變乾矣變化流行神妙斯著六子循序萬物告成後天先天固同歸于一致也去乾坤而言六子者乾坤藏諸用六子顯諸仁凡六子之所為神皆乾坤有以神之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動則陷、則止皆由健來入則麗、則說皆繇順來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馬取其健牛取其順龍以奮起象震雞以卑栖象巽豕處汙濕象坎雉體文章象離狗外剛而內柔艮象也羊外柔而內剛兌象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俞息齋曰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一索再索三索者皆索之乾坤也不必俟乾坤既成而後索當其奇偶交而為少陰少陽即六子之體已兆矣如謂索者揲蓍以求爻則乾坤亦索而得何必六子語錄亦云不當常指揲蓍揲蓍有時不依此序只是乾求于坤而得三男坤求于乾而得三女則此章本義非定本明矣又謂卦畫既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亦未必然已成後何所索謂之索則固未畫以前之事也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廣明卦象所以資占者之决而已夫占法不可典要惟慹天
機所觸致于自然在志氣清明之人往〻得之况窮理盡性
至命者乎此即所謂物与无妄至誠如神者也故周公之取
象不襲文王孔子之取象不襲周公皆約舉大概畧示其通
変之方隨據一端第存其彷彿之見故曰象也者像也八卦
有正象有餘象正象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父母男女之類
不可易也其餘則依正氣象以得起或隨他象以変豈可執乎
故一馬也而乾取之震坎亦取之一木也而巽離取之坎艮
亦取之蓋易道甚大廣而天地細而草木蟲魚幽而鬼神明
而君臣父子上下親踈之事皆不越乎八卦不越乎八卦則
不越乎四象兩儀不越乎四象兩儀則不越乎太極區而別
之有以晰之于至微樸而陳之有以通之于至変反于吾身
而无不備觸于吾心而无不通可以藏往可以知來可以茂
對時而育萬物皆舉諸此矣如必屑〻焉執此以為乾執彼
以為坤推之卦爻而不合則支離破裂迂回曲折以求之是
豈足以通神明之德哉
良馬老馬乾之正也瘠馬駁馬乾之強者変而瘠純者変而
駮也木果程沙隨曰以實承實若艮為果蓏則下有柔者存
焉是也為布質柔而平廣也釜取其養生也吝嗇静翕之象
均動闢之象母牛坤之正也子牛坤之変也素問曰地在人
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有其舉之而物得以托焉故為
柄〻即持載之意乾坤皆有変象老而変也乾変而仍為馬
坤変而仍為牛純陽純陰変而不失其性也
玄黃吳臨川云乾坤始交故兼有天地之色孔疏云相雜而
成蒼也旉于氏云花之通名蓋与荂通吳臨川云花蒂下連
而灶上分為花出也大塗萬物畢出也竹葦下本實而上幹虛
也善鳴馵足作足的顙皆取其神駿有震動之材也馬之駿
者必善鳴戰國策曰聲達于天若出金石是也馵玉篇云馬
懸足謂足不踐地也作足〻趋越也的顙說文作馰白額也
一曰駿也作足即駉之思馬斯作是也小戎之詩並稱騏馵
車轔之詩獨取白顛其為駿馬亦可知已反生者勾萌之始
屈而下向象一陽之動于下徤者乾之行也蕃鮮者巽之絜
齊也乾者陽之究巽者變之究也　巽柔而順故為繩直巽
德之制故為工白者陽之色陽見于外故為白長者木之象
也木長則高陽達于上也進退不果者巽懦之象臭者巽入
之象髮者陰所生寡髮廣顙多白眼皆陽盛于上也陰柔之〻

性多欲又巽而善入其取利必深故近利市三倍躁卦震也
觀震巽之對化則六子之對化可知觀震之究于乾則巽之
究于坤亦可知此皆夫子一隅之舉也草廬之辨亦固矣哉
溝水之通流而注于川者瀆水之通流而注于海者矯輮者
柔之中有堅性也不柔則不可矯輮不堅則矯輮之而易折
矣弓輪者矯輮之所成也險故憂々故心病以未習也習坎
而孚則心亨矣水藏在腎開竅于耳心病則火炎而水鬱故
耳痛水在人身為血々之色為赤美脊亟心下首薄蹄取其
中強而上下弱也上下皆弱故力憊而曳行險故輿多眚通
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陽匿陰中陰隔而有盜象太玄以水
為盜翼奉以北方為陰賊蓋本諸此也　日与電皆火之精
也甲冑戈兵皆外剛之象中虛者能容大腹之象乾卦因火
与日也鼈蟹蠃蚌龜五者皆外剛內柔之象也科上槁叢生
為科附麗之義也槁而自上暵乾之義也一說科即盈之科
空也木中空者上必槁也亦通淮南子見窾木浮而知為舟
窾讀為科　徑路者山中之路物所由以入以出也小石者
山之餘也門闕者因徑路而取象亦象卦體也果蓏者草實
詩曰果蠃之實亦施于宇是草實亦得稱果也故于乾則剔
之曰木果程沙隨之說是已閽寺取其禁止也為指因手而
取象也爾雅熊虎醜其子狗是狗為虎子也虎鼠之微物其
剛在齒牙鳥之為物其剛在喙象卦之剛在前也鳥喙多黔
舉其多者概之也木之枝節在上象卦之剛在上也　女善
媚悅是為巫鳳故為巫々以口舌為官故為口舌秋氣肅殺
故為毀折柔不能自斷必有所附以決故為附決剛鹵者墝
瘠卑濕之土也澤无水而為地即為剛鹵矣妾者少女從長
而為娣也　胡雲峯曰象有不言而可見者乾為君以見坤之
為臣乾為圜以見坤之為方坤為文而可見也知始于天者
不可見矣為柄而可執也知乾之氣不可執矣離為乾卦見
坎之為濕坎為血卦見離之為氣可以觸類而通矣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々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々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々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々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々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々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礼故受之以履〻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〻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与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〻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〻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
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〻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〻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
合故受之以噬嗑〻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〻者剝也物不可
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〻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〻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〻者麗也
衆而无統則亂故必有所比〻而无以畜之則相凌故必有
所畜則而養之大小上下各安其分故物畜然後有礼履而
泰然後安以喜随人者必有事謂以逸楽随人者必至潰敗
而生事也有事而後可大蠱根錯節正君子見效之時也物
大然後可觀者發于事業俊偉光明故可觀也可觀則従之
者衆故有所合自蠱而臨而觀蠱者去而後合故曰噬嗑无
妄則物〻循理故可大畜不養則不可動養則可動矣大過
者發揚蹈厲剛之動而過也陷必有所麗陷于世患者資賢
豪之策力陷于人欲者資朋友之講習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礼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〻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〻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終壮故受之以晋〻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〻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〻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〻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〻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〻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〻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〻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〻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〻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〻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〻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〻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〻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〻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其与世升降有時而遯也物不可以終壯不可終于壯而已必進而麗乎明壯而進故進必有所傷与漸而進者自别解者緩也緩必有失謂蹇難相迫惟從容可以解之而從容靜俟必損失其威勢也損而不已必益謂能自貶損未有不受益者益而不已必決謂治道日進乃可以正決卯也決必有所遇謂亢者既決于上而卑者必善遇于下也聚而上者謂連類以進也升而不已者知進而不知退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故反于下則為井下者穢之所集故不可不革、、濁而為清革故而為新也定鼎者新命之象故革物者莫若鼎知止而進以漸故進必有所歸、、而終不可變者莫如歸妹矣居其所而不變自能積小以成大故得所歸者必大凡人情相入則不但能相容且能相說故入而後說、、不可狃故散之散而無以收之則潰故節止之節者所宜信守也小過者率循謹密柔之守而過也故過物者必濟既濟則事已終而事之終必有始故不可窮以終、、之以未濟者終而不窮于終也

蔡虛齋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極者也亦老变而少不变之義也張元岵曰據已定之序而聯絡之中間取義不拘本卦之旨不執一定之見過方成圭遇圓成璧得其一言可以酬酢機宜保全身世所為欲使後學者至矣若其奇偶之饒乏配對之均停其義有所不必詳也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与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屯者萌芽初發未離其本蒙者美惡未辨已顯其端大畜之止適中機會无妄之行適逢災厄萃者聚其不復往升者慮其不復來謙者之過猶失之自輕豫者之過乃失之自棄噬嗑者去有間以歸無間賁者因有文以反无文兑悦而情見巽卑而志伏隨前无故妄作必凶蠱後當飭不振必壞大壯則止所以保其盛遯則退所以維其衰大有者人歸于我無所不容同人者我同于人必有所擇革者革命為去故鼎者凝命為取新小過陰過于陽過而非乎中孚陽孚于陰信而不過豐則勢盛而事集旅則勢弱而人離小畜陰寡而不能止人履陽盛而不能自止需相須故不進訟相違故不親大過以下依蔡伯靜所定卦既對而韻亦協顛與回切与親叶

大過中盛而自恃則顛頤中虚而自審則正既濟陰陽各當其位為定未濟陰皆處剛陽皆處柔為男之窮歸妹女既歸則不可復變從一而終漸女未歸則不可驟合秉礼以待始之過宜防其始夬之決宜成其終

文王序卦一正一反兩、相次原非易序之本然特其變通之一端也故夫子舉其次第則化其反對舉其反對則變其次第總之惟變所適不為典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旨則不越乎知幾而已知幾則興利而祛其弊保得而救失剛柔樂憂可以消歸于一致後先緩急可以因應乎時宜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易之本序則所稱天地定位者是已此序以象不序以義者也序以象則有正對而无反對者易之所以立體也序以義有反對亦有正對易之致所以致用也象不遺義然一、而索之則泥義不遺象然一、而証之則離泰和蕭氏以二篇之卦先攷其體之分合而後定其序之先後陰陽主客用事不用事無不各有條理然而支分節解殊乏自然易簡之旨恐不如是

讀易畧記 無卷數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美之號康流又號罍菴海寧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旌德縣知縣其易學出于黃道周此書亦間引道周之語然持論與道周又異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又別爲先天後天之圖取一索再索之序爲先天取對卦化氣爲後天殊爲創見抄本不分卷數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然細字至二百五十一頁必非一卷疑彝尊所見或不完之本耶